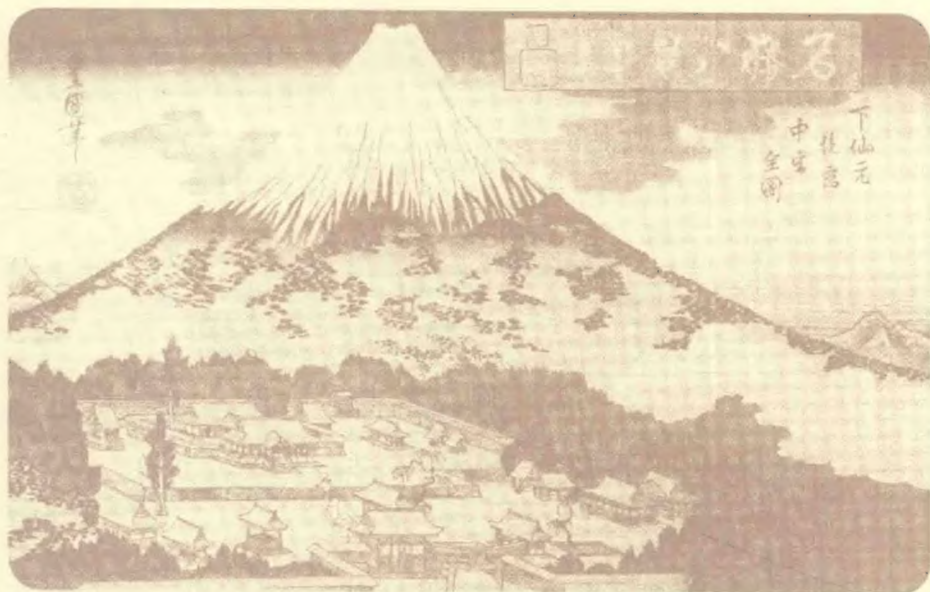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四十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四十册目錄(總第59册)

國史綱鑑卷之十八

馬杉繫編修

後深草天皇 諱久仁、後嵯峨天皇第三子、母中宮藤原姞子、在位十四年、

寛元四年丙午春三月、卽天皇位、時甫四歳、尊先帝曰太上天皇、以關白左大臣藤原實經攝政、前右大臣藤原實氏為太政大臣、右大臣藤原兼平以下並如故、

夏四月、御太政官廳始視萬機、

鎌倉執事武藏守北條經時善射、然性多病、不能堪任、是夏讓職弟左近衛將監時賴、尋卒、當此時北條朝時子光時、有寵於前大將軍賴經、以為我與時賴、俱義時曾孫也、而時賴族屬疏遠、不可踰我襲職也、潛欲除時賴自代之、賴經預其謀、已而事頗泄、人情洶懼、近國兵士馳集、時賴使之嚴備變、賴經遣使開諭、時賴拒而不納、光時恐懼、剪髮謝罪、不許、遂流於伊豆、

秋七月、前征夷大將軍藤原賴經為北條時賴所逐歸京師、

時賴使三浦光村護送賴經、光村從而赴京師、察賴經慨歎狀、潛有迎復志、賴經父前攝政道家啗光村及其兄泰村等、以圖滅北條氏、光村及還鎌倉、與泰村日夜計畫、密運致私邑甲仗、

冬十一月、大嘗、

十二月、太政大臣藤原實氏罷、前内大臣源通光代之、攝政藤原實經罷左大臣、右大臣藤原兼平代之、轉内大臣藤原忠家於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實基於内大臣、

是月、天皇始臨萬機、

寶治元年丁未春正月、攝政藤原實經罷、以前關白藤原兼經攝政、

是夏、北條時賴攻殺泰村光村等、滅三浦氏、初泰村與時賴外祖安達景盛爭權相惡、因告泰村有異圖、時賴以其勳舊、且有姻戚、亦不推究、會時賴往泰村家、泰村族人畢集、舉措異常、時賴怪之、間出而還、泰村解謝、時賴遣人潛察其動靜、始知其有變、命嚴守備、泰村懼、遣使謝罪、請罷兵、時賴許之、令衆撤守備、泰村感喜、贈誓書、報未至、俄而景盛使孫泰盛率兵攻之、泰村錯愕、出兵防之、時賴卽命北條實時守衛幕府、遣弟時定將兵撃之、泰村光村等不能支、舉族出走法華堂而自殺、時賴奏狀京師、令諸國索捕泰村親黨、遂遣兵襲殺泰村妹夫千葉秀胤父子於下總一宮、

二年戊申春正月、太政大臣源通光罷、尋薨、

通光、權大納言通親第三子、一門顯貴、家世号久我、

夏六月、上太上皇中宮藤原姞子号曰大宮院、

秋七月、尊太上皇准母曦子内親王曰皇后、

冬十月、太上皇幸春日社、

自後屢幸焉、

建長元年己酉春二月、閑院火、

天皇避於冷泉富小路第、廢務三日、奉幣伊勢以下八社、告火災、已而京師大火、延及蓮華王院、上皇奉宸筆告文於白河後白河後鳥羽三帝陵、謝火災、

秋七月、追稱新院曰順德院、

新院初稱佐渡院、至是改之、

八月、前太政大臣藤原公房薨、

冬十一月、覲太上皇、

是冬、申識定沽賈法、

二年庚戌春三月、太上皇幸熊野、

自後屢幸焉、

冬十月、覲太上皇、

三年辛亥春正月、式乾門院崩、

門院諱利子、後高倉院女、四條帝準母也、

三月、上太上皇準母皇后曦子内親王号曰仙華門院、

夏四月、閑院成、徙御焉、

是冬、天皇始讀孝經、

四年壬子春二月、前攝政藤原道家薨、

道家、攝政良經長子、暦仁初、剃髮更名行惠、稱光明峯寺、又東山入道、創梵宇於京城東、名東福寺、以擬東大興福二寺、使僧圓爾居焉、有五子、長教實、襲九條氏、次良實、二條家祖、次賴經、為鎌倉主、次實經、一條家祖、次僧法助、住仁和寺、準三宮、僧準三宮、昉於法助、初賴經謀討北條氏、道家暗助之、而不成、道家之薨、世相傳非良死也、

是月、鎌倉執事北條時賴廢其主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奏請迎太上皇第二子宗尊鎮鎌倉、許之、詔拜宗尊三品親王任征夷大將軍、

初、三浦泰村之死也、弟光村謂曰、嚮使從關白道家客吉早決事、何有此死乎、北條氏聞之、知事連道家賴經、遂廢賴嗣、

夏四月、前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為北條時賴所逐歸京師、

先是、藤原賴經怨為時賴所廢、聚兵京師、應之者頗衆、又客分遣長久連僧了行等、招將士、佐々木氏信執之、時賴命鞫之、悉得其情、竄殺久連了行等、及迎宗尊親王為主、時賴養攝政兼經女為己子、納為親王妃、

冬十月、攝政藤原兼經罷、左大臣藤原兼平攝政、轉太政大臣、

五年癸丑春正月、天皇加首服、謁石清水廟、又行幸賀茂社、

秋七月、頒新制十八條、

冬十一月、攝政藤原兼平罷、太政大臣前内大臣藤原實基代之、

是冬、大上皇慶法勝寺阿彌陀堂、天皇臨幸、

六年甲寅春二月、太政大臣藤原實基罷、

冬十二月、藤原兼平罷攝政、改為關白、

七年乙卯春二月、三品雅成親王薨於但馬、

雅成、後鳥羽帝第四子、承久之役、與弟賴仁親王俱預其謀、為北條義時所流、已而竊謀逃去、事泄被幽、至是薨、年五十六、有三子、皆為僧、

康元元年丙辰秋八月、正二位藤原賴經及其子前征夷大將軍賴嗣並薨、賴經時年三十九、賴嗣年十八、

是歲北條時賴罷疾薙髮、以長子時宗猶幼、季職於武藏守長時、自參知軍政、嘗創最明寺於山内、至是退居養病、法名道崇、号覺了坊、

正嘉元年丁巳春正月、立女御藤原公子為中宮、

公子、前太政大臣實氏女、初與前關白實經約婚、太上皇聞之、命實氏納為天皇女御、遵待賢門院故事、至是為中宮、長於天皇十一歲、

夏六月、覲太上皇、

二年戊午秋八月、立皇弟恒仁親王為皇太弟、右大臣藤原實雄為傅、

正元元年己未春正月、行幸法勝寺、

是月、前右大臣藤原師經薨、

師經、太政大臣賴實子也、

三月、大宮院慶大藏經於前太政大臣藤原實氏北山別業、天皇上皇臨幸焉、

是日、詔禁諸國殺生三日、

夏五月、前關白藤原兼經薨、

兼經、關白太政大臣家實子、稱岡屋關白、

是月、閑院火、

天皇避於三條坊門殿、遷御富小路殿、

秋八月、覲太上皇於大宮殿、皇太弟從之、留八日、

先是大宮殿火、至是成、太上皇徙御焉、天皇覲幸賀之、

皇太弟加首服於大宮殿、

冬十月、遣參議藤原伊賴顯雅於後白河後鳥羽二帝陵、奉宸筆告文、禱火災及疾疫、

是春至秋、疾疫流行、奉幣諸社、讀經諸寺、而猶未已、公卿以下人民多死亡、

十一月、左大臣藤原道良薨、前右大臣藤原公相代

之、道良、關白良實子也、

是月、天皇讓位於皇大弟、

> 天皇自少多病、太上皇聽決庶政、及太弟生、促天皇遜位、天皇資性孝友和順、常承太上皇意、愉色婉容、未嘗違焉、

龜山天皇 諱恒仁、後嵯峨天皇第六子、後深草同母弟也、在位十五年、

正元元年己未冬十二月、卽天皇位、時年十一、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稱前太上皇曰一院、關白藤原兼平、左大臣藤原公相以下並如故、

> 一院聽決庶政、

文應元年庚申春正月、白馬節撤樂、

> 先是、太政官下符園城寺、許建戒壇、至是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訴之、六波羅鎭將北條時茂等率兵守衛禁闕、僧徒不能犯、遂棄神輿而去、勅遷神輿於祇園社、追奪園城寺戒壇官符、中外騷然、因諸節會撤樂、無幾神輿歸座、

三月、遣使諸陵告卽位、

秋七月、一院準母仙華門院崩、

冬十一月、大嘗、

十二月、天皇始臨萬機、

弘長元年辛酉春二月、立女御藤原佶子為中宮、

> 佶子、右大臣實雄女也、

三月、左大臣藤原公相罷、右大臣藤原實雄代之、內大臣藤原基平為右大臣、

夏四月、關白藤原兼平罷、前關白藤原良實再為關白、

> 兼平、關白太政大臣兼經弟、父家實、家世稱近衛、兼經為嗣、兼平家更号鷹司、子孫襲稱、

秋八月、改中宮佶子曰皇后、立女御藤原瑄子為中宮、

> 瑄子、前左大臣公相女也、

冬十一月、以前左大臣藤原公相為太政大臣、

二年壬戌春正月、宣仁門院崩、

> 門院諱彥子、四條帝女御也、帝不進御后妃、彥子專受寵、而無子、及帝崩為尼、崩年三十、

三月、覲一院、

秋八月、太政大臣藤原公相罷、

冬十二月、卜定愷子內親王為齋宮、

> 愷子、一院女也、

三年癸亥春二月、覲一院、

秋八月、前左大臣藤原實經代藤原實雄、復為左大臣、

是冬、鎌倉執事前相模守北條時頼卒、時頼嘗擢用青砥藤綱、藤綱性好施、其在職剛直、姦吏歛跡、初時頼及罷執事職、恐諸國吏或有挾私害民者、身自羸服、陽為遊僧、間行四方、潛察風俗、有人抱冤結者、就問事狀、乃云、我嘗仕鎌倉、為子訴冤、自作書與之曰、宜持到鎌倉、其人從之、冤遂得解、時頼行抵難波浦、日暮投宿老尼家、聞其嘗為人所奪食邑、及歸鎌倉、命復其舊邑、其餘所歷之地、察問辨覈、隨其善惡行賞罰、由是郡國守宰皆自修飾、風化歸厚、戸口豐安、初時頼見泰時卒後、綱紀廢弛、獄訟滋興、其在職所施行、一守貞永式目、遵源頼朝父子三代舊制、士庶歛然靡服、天下稱治矣、嘗上書大將軍頼嗣、勸兼講文武、擇學士中原師連、武人安達義景等數人、置其左右、備顧問、寫

貞觀政要一部進之、屢試將士騎射、校其能否、性儉素、食不貳味、一夕燕居、會族父宣時至、時頼手舉酒、時方深更、無下物、宣時即入廚索殘醬、侑之、盡歡而止、其淡薄如此、卒年三十七、自少深信禪教、粗通其旨、為宋僧道隆創建長寺於鎌倉、臨終著衲衣上繩牀、跏趺作頌曰、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搥打碎、大道坦然、新院遣使弔喪、諸將士無親疏、悲慕慟哭、為薙髮者甚衆、至幕府下令諸國禁薙髮、時頼得士心亦如此、有七子、曰時輔、時宗、宗政、宗時、政頼、僧時嚴、宗頼、

文永元年甲子春三月、流權大納言藤原實藤於淡路、

先是實藤殺延暦寺宮仕法師、僧徒憤恨、請流實藤、又訴四天王寺別當職永屬園城寺、朝議不決、至是月、僧徒自火講堂、四天王院、戒壇院、常行堂、法華堂等、遂奉日吉神輿入京、犯禁闕及一院新院宮、官兵及六波羅兩府鎮將北條時茂、北條時輔等奮戰拒之、僧徒敗潰、棄神輿而走、勅遷神輿於祇園社、流實藤、以四天王寺別當職屬延暦寺、至四月、神輿歸座、已而延暦寺僧徒襲園城寺、燒戒壇及堂塔房舍、

秋九月、前内大臣藤原家良薨、

家良、大納言忠良子也、

二年乙丑夏四月、關白藤原良實罷、左大臣藤原實經代之、

冬十月、關白實經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基平為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基忠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冬忠為内大臣、

先是權大納言藤原為家奉一院勅、撰續後撰和歌集、至是冬、又奉天皇勅、撰續古今和歌集上之、

三年丙寅夏四月、天皇一院新院臨幸慶蓮華王院、

六月、召還流人藤原實藤、

秋七月、征夷大將軍宗尊親王為北條時宗所逐、歸京師、時宗等奏請以宗尊子惟康代之、惟康生甫三歲、

初時頼薙髮、時宗猶幼、族長時政村相繼攝事、以輔時宗、是夏、宗尊近臣及僧良基嚴慧等、竊與其黨謀滅北條氏、事頗泄、時宗與政村議、廢宗尊、宗尊實不與焉、一院聞之、遣左少辨藤原經任伺北條氏意、知其無他、乃安、於是宗尊還京師、居承明門院故宮、

四年丁卯冬十月、前太政大臣藤原公相薨、

公相、太政大臣實氏第二子、性急寡恩、至薨人不甚愛惜、世傳公相面上長下短、及葬有妖術者發其冢斫首去云、

十二月、關白藤原實經罷左大臣、藤原基平代之、

五年戊辰夏四月、勅遣權大納言藤原通雅於伊勢、奉宸筆宣命及幣帛於大神宮、禱攘蒙古難、

先是北條時宗為鎌倉執事、乃奏、蒙古因高麗求通好、高麗奉書附使獻方物、其書畧曰、大蒙古國皇帝呈書日本國王、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國主臧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

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通高麗、開國已來、又時通中國、至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終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至是朝廷命前權中納言菅原長時草答、下時宗議之、時宗以謂蒙古書辭無礼、不宜報、抑而不遣、遂却其使、

六月、關白基平上意見十二條、

是月、遣使諸陵、告蒙古難、

秋八月、立皇子世仁親王為皇太子、右大臣藤原基忠為傳、

冬十月、一院薙髮、

是月、修佛事於東大寺、至明年受戒於東大寺、

十一月、關白藤原基平辭左大臣、尋薨、

基平、關白太政大臣兼經子、稱深心院關白、

右大臣藤原基忠為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家經為右大臣、

十二月、号中宮藤原瑄子曰今出川院、

瑄子無寵、及父公相薨、出居外舍、天皇不復進御、後數年為尼、

是月、以左大臣藤原基忠為關白、

先是一院將受戒青蓮院、梶井門徒憤恨、襲青蓮院、北條時宗聞之、廢梶井青蓮院兩門跡、付於天

台座主慈禪、至是梶井青蓮院兩門徒奉八王子神輿詣闕、訴座主慈禪、官兵拒之、兩門徒棄神輿而去、時宗遂奉朝議、復兩門跡、神輿乃歸座、

六年己巳春三月、關白基忠罷左大臣、

夏六月、前太政大臣藤原實氏薨、

實氏、太政大臣公經長子、以新院及天皇兩朝外祖、為世尊重、子公基公相一時並為左右近衛大將、平重盛宗盛以後所未有也、文應初薙髮、号常盤井入道、頗善和歌、及薨、藤原為家特惜之、語人曰、常盤井相國嘗謂寬元六帖近俗、續古今集無秀逸、是確論也、實氏嘗途遇北面齋勅書者、見實氏下馬為敬、實氏劾奏曰、齋勅書者不宜下馬、北面其不知礼、此輩豈得仕朝廷耶、因黜之、其存大體如此、實氏妻貞子、生大宮院及東三條院二后、大宮院生新院及天皇、以外祖母敘二品準三宮、

至後宇多帝弘安八年帝與後深草龜山二上皇及皇太子皆臨幸其第賀貞子壽九十其尊重亦如此、

秋九月法皇新院及大宮東三條二院幸四天王寺、

先是蒙古使黒的殷弘奉書來求答書對馬島人拒而不納黒的殷弘虜島人而去是月令高麗人送還之、

七年庚午春二月行幸春日社、

秋八月五條殿火、

天皇避於万里小路殿已而徙御二條殿、

冬十月行幸龜山殿臨法皇宸筆法華八講、

十一月前關白藤原良實薨、

良實攝政道家第二子文永中祝髮号普光園院家世稱二條、

十二月詔賜姓源朝臣於征夷大將軍惟康王叙從三位兼左近衛中將、

八年辛未春二月右大臣藤原通雅罷内大臣藤原師忠代之、

冬十二月遣權中納言藤原公守告蒙古難於大神宮、

是秋高麗遣使告蒙古來寇已而蒙古遣其臣趙良弼至太宰府索其國書良弼曰當直致王都乃以寫本示之府致之鎌倉良弼欲必得報書以十一月為期若無報則將以兵問之北條時宗因大納言藤原實兼且奏法皇與公卿議謂宜依菅原長成嚮所草書少加修飾以為答時宗聞之曰懼戰賂答書臣以為不可因奏止答書是冬令太宰府移牒逐還良弼、

九年壬申春二月天皇朝龜山殿視法皇疾、

是春六波羅南府北條時輔叛鎌倉時宗與大將軍源惟康議命六波羅北府北條義宗擊滅之時輔時賴長子以母賤不得為嗣出居六波羅南府心常不滿及弟時宗襲父職恥為之下潛蓄異圖事覺與義宗戰死之時宗命併殺其黨與、

是月法皇崩於龜山藥草院年五十三火葬奉安御骨於淨金剛院遺詔稱後嵯峨院、

法皇脱屣後屢親寫佛經藏石清水北野每春必謁石清水廟齋宿又屢與大宮院同幸熊野日吉四天王寺尤長和歌所至吟咏嘗命藤原基家藤原為家等撰續古今和歌集親臨裁定先是二皇子相踵登祚法皇聽政院中殆三十年矣特屬意龜山欲使其胤子承纘大統立後宇多帝居東宮爾後北條時宗建議立伏見帝為後宇多帝太子自是後深草龜山二帝之後迭承皇統於是朝權益衰弱矣、

秋八月皇后藤原佶子崩、

佶子有容姿年甫十六入宮天皇寵之生知仁親王皇太子世仁覲子内親王至是崩年二十八稱京極院、

十年癸酉春二月前太政大臣實基薨、

實基、左大臣公繼子也、

夏四月、詔公卿以下諸學士各上封事、

詔曰、客星春見、坤軸夏震、是政事有闕歟、民心未慊歟、況頃日陰陽失節、水旱不時、帑藏雖有名、貢賦無實、庶官常乏、榮進之道、兆民併為游惰之奴、古不云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宜極陳得失、凡号令之不便於時、言而無諱、政化之有益於國、犯而勿隱、庶得忠謨、以匡政術、

五月、關白兼皇太子傅藤原基忠罷、以前右大臣藤原忠家為關白、左大臣藤原家經兼皇太子傅、

秋八月、前左大臣藤原實雄薨、

實雄、太政大臣公繼第二子、

十一年甲戌春正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

後宇多天皇　諱世仁、龜山天皇第二子、母皇后藤原佶子、在位十四年、

文永十一年甲戌春三月、即天皇位、時甫八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稱前太上皇曰本院、以關白藤原忠家攝政、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家經以下並如故、

新院聽決庶政、猶在位日、

夏六月、攝政藤原忠家罷、左大臣藤原家經代之、

秋七月、前征夷大將軍一品中務卿宗尊親王薨、

宗尊、後嵯峨天皇第二子、北條時賴廢藤原賴嗣、迎宗尊為鎌倉主、崇奉不啻、所廢之後、還京師、無幾薙髮、薨年三十三、二子長惟康、次僧真覺、二女長掄子、次瑞子、共入宮奉仕、

冬十月、蒙古來寇對馬壹岐筑前、

對馬守護代右馬允惟宗助國、壹岐守護代平景隆等拒戰、皆死之、太宰府發兵迎戰不利、賊兵掠沿海郡邑、已而賊船二百餘艘漂沒、餘賊遂宵遁、

十一月、大嘗、

是冬、奉幣諸社、修法於延暦寺、並禳蒙古難、

十二月、前右大臣藤原公基薨、

公基、太政大臣實氏長子、

建治元年乙亥夏五月、前攝政右大臣藤原忠家薨、

忠家、攝政教實子也、

秋七月、以前右大臣藤原通雅為太政大臣、

九月、相模守北條時宗斬元使五人於鎌倉、

先是蒙古改國号元、是夏元使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等、持國書至長門室津、以講和為言、潛偵我國勢、時宗命収杜世忠等五人、押送鎌倉、至是悉斬之、以北條實政為筑紫探題、節制軍務、簡鎮西將士、鎮戍邊海、權停京都大番兵、悉遣之鎮西、奏請省減國用、休息民庶、充軍旅之須需、豫備元寇、

冬十月、攝政左大臣藤原家經罷、勅前關白藤原兼

平攝政、

十一月、立皇從兄熈仁親王為皇太子、以右大臣藤原師忠為傅、

初、後嵯峨帝之崩也、皆謂、後深草上皇當總萬機、而龜山上皇親決庶政、後深草不得預焉、及天皇嗣位、後深草益憤懣、北條時宗以為本院身居正嫡、雅無失德、宜使其胤踐帝位、遂奏議、以熈仁為天皇儲貳、於是後深草意乃釋、熈仁後深草皇子也、

十二月、師忠轉左大臣、皇太子傅如故、權大納言藤原忠教為右大臣、內大臣藤原師繼罷、權大納言藤原家基代之、

是歲、權大納言藤原為家薨、為家權中納言定家子也、父定家以和歌著於世、而為家年二十餘、未得和歌要領、定家數誚責之、為家甚愧、詣日吉社祈神助、忽有方寸紙、飄然落其袖、視之有道字、為家大悦、以為靈貺、留宿七日夜、作和歌一千首、及歸定家及僧慈鎮等見其歌、大稱、自是才思日進、數奉後嵯峨帝勅撰歌集、康元初、薙髮号中院禪門、薨年七十九、為家嘗誨人曰、凡作和歌、如渡危橋、不可左右回顧、又曰、譬之作重塔、始自基址、必當留心下句也、晚節懶思索、常好作連歌、有三子、曰為氏為教為相、子孫累世皆以和歌稱、

二年丙子夏五月、太政大臣藤原通雅薨、

通雅、右大臣定雅子也、

冬十二月、以藤原兼平為太政大臣、攝政仍舊、

三年丁丑春正月、天皇加首服、覲新院於龜山殿、

北條時宗將發兵征高麗、是歲下令西海及山陰山陽南海諸國、修戰艦備軍器、

勅十二社、始自是月、每月一社、祈攘元冦、

夏四月、攝政藤原兼平罷太政大臣、

冬十二月、皇太子加首服、

弘安元年戊寅冬十二月、以攝政兼平改為關白、

是月、勅禁車服僭侈、

先是藤原為氏奉新院勅、撰續拾遺和歌集、至此成、上之、

二年己卯夏五月、奪檢非違使別當藤原親朝官、

是日、石清水神人奉神輿入京、訴親朝罪、廷議遣兵禦之、神人棄神輿而去、因有此命、

六月、相模守北條時宗斬元使周福欒忠等四人於博多、

是夏、元將夏貴范文虎等、遣其部將周福欒忠及通事陳光僧靈果、持書至太宰府、猶以和議為言、太宰府却之、不聽、即報鎌倉、時宗怒、命悉斬之、已而遣關東將士於筑紫以備、

三年庚辰夏五月、行幸北白河殿、

是夏、延曆寺僧徒聞園城寺金堂將準御齋會、率衆攻之、與衛兵戰、

秋九月、前內大臣藤原家基薨、

家基、關白基平子也

四年辛巳夏五月、元將范文虎大擧以高麗兵為前導、軍艦數千蔽海而至、

太宰府發兵拒之、壹岐對馬不利、益徵兵諸道會太宰府、廷議二上皇宜赴鎌倉、親召東國兵守京師、而未果、

六月、勅石清水及諸寺禱攘元寇、

是時、元軍從壹岐進擾五龍山、高麗兵從對馬至宗像海、與元軍合、將侵太宰府、關東諸軍及九國二島兵悉聚太宰府、築塢海岸、延袤數百町、高丈餘、可俯射虜舩、列營守之、探題北條實政督兵壓岸而陣、虜兵不敢近岸、部將草野七郎夜襲燒一艦、殺虜兵二十許人、虜乃聚戰艦鐵鎖聯之、設弩以備我兵、連進舟皆脆小、多為機石所摧破、元傷甚衆、河野通有以輕舸進、虜弩乱發、部下多死、通有亦傷左肩、不屈、勇氣愈鋭、而虜艦高大不可登、便緣舩檣一躍而上、所殺無算、擒玉冠一將而返、我兵繼進、大友貞親、秋田城二郎以下九國將士殊死戰、各多斬獲、虜艦退保肥前鷹島、會海中青龍見、硫黃氣四塞、虜將范文虎等危懼、單舩先逃、無幾捷報至京師、新院猶深憂之、謁石清水廟、誓念一夜、奏神樂、親禱虜寇攘斥、

秋七月、新院幸春日社日吉社、祈神助國安、

先是勅修孔雀經法於宮中、至是月更召持戒僧數百、轉讀經於石清水廟及諸社、以攘國難、

閏七月、遣大納言藤原經任於伊勢、奉幣大神宮、新院特奉手書、祈以身代國難、

是月朔、大風、有黑雲覆石清水廟、有白羽鳴鏑、出廟西去、

無幾、太宰府驛奏、本月朔大風、虜艦悉沒於肥前海、

先是北條時宗使宇都宮貞綱將中國兵赴援、貞綱未到鎮西、海風暴發、虜艦破壞、或漂沒、虜兵溺死無算、屍隨海潮流入浦口、浦口為之塞、可踐而行、殘卒數千泊上鷹島、結修壞舩將逃歸、少貳景資及鎮西將士乗勢掩擊、殺獲粗盡、請降者千餘人、悉収斬之、初虜軍載兵器及耕具至、以為久屯之計、至此大敗、後聞元兵十万、得生還者三人、高麗兵一万、死者七千餘人云、

五年壬午春正月、以客冬春日神木入京師未歸座、勅罷元會諸節會及叙位、

冬十二月、以興福寺訴、流權中納言源具房、資平、因幡守賴重、彈正忠職直、

客冬春日神木入京也、事係石清水神人傷春日神人、興福寺僧徒數百將犯闕、官兵拒之、僧徒棄神木而去、源具房以下奉勅裁石清水神人罪、僧徒不服、故及之、石清水神人聞之、奉神輿至大渡、請宥具房以下罪、不報、於是僧徒意乃降、奉神木而還、石清水神人益不平之、遂棄神輿而去、

六年癸未春正月、僧乱以日吉神輿入禁闕、罷諸節會及叙位、

先是延暦寺僧徒還日吉神輿於中堂、訴四天王寺別當職復屬園城寺、不報、至此又以不聽祇園赤山京極寺訴、僧徒大擧奉祇園京極寺及日吉神輿入京、六波羅鎮將北條時國北條時村發兵禦之、反所敗、僧徒闖入禁闕、置諸神輿於紫宸清涼二殿、截御簾、破壞年中行事障子、天皇避於西小御所、僧徒逼御座、將直訴事、天皇御腰輿潛幸內大臣藤原家基近衛第、尋幸故內大臣源通成

業、遂遷御万里小路殿、

三月、召還流人源具房資平、

冬十月、日吉神輿歸座、

七年甲申春正月、前大納言源基具準大臣、

秋七月、前關白左大臣藤原實經薨、

實經、攝政道家第四子、家稱一條、是歲以病削髮、号圓明寺、薨年六十二、○是歲、鎌倉執事相模守北條時宗卒、時宗時頼第二子、生甫七歲、冠於大將軍宗尊親王前、宗尊授之名、幼而能射、宗尊嘗觀射、俄命小笠懸、衆皆以不諳射儀辭焉、時頼召時宗命之、時宗騎而臨場、一發中的、時年十一、宗尊賞歎不已、時頼悅曰、斯兒固有繼業之器、諸子中最愛之、遂使時宗襲職、時宗為人剛毅勇斷、大

敗元寇、朝野稱之、卒年三十四、有一子曰貞時、襲父職為執事、除相模守、

八年乙酉夏四月、以前關白左大臣基忠為太政大臣、

秋八月、立姈子内親王為皇后、

姈子、本院長女也、

冬十月、新院、新陽明門院幸四天皇寺及住吉社、

是冬、北條貞時攻殺前陸奥守安達泰盛、滅安達氏、泰盛以貞時外祖為幕府評定衆、與貞時家宰平頼綱相軋、頼綱譖之貞時曰、泰盛子宗景、自謂曾祖景盛、實頼朝子也、慝冒源姓、遂有異圖、是其志欲為將軍也、貞時納其言、發兵殺泰盛父子、悉夷族黨、頼綱意望不厭、潛圖以中子安房守為將軍、而貞時不之知也、後數年、頼綱長子宗綱告其謀、貞時乃誅頼綱及安房守、流宗綱於佐渡、已而

召還、襲父職、後又以罪配於上總、

九年丙戌春三月、行幸春日社、

是日、車駕至美豆頓宮、雷電雨雹、大如摘子、從官失儀、

夏六月、新院幸日吉社、

是日、大風雨水、車駕淹留數日、

十一月、西大寺僧叡尊慶宇治橋、本院新院臨焉、

十年丁亥春正月、覲新院、

秋八月、關白藤原兼平罷、左大臣藤原師忠代之、太政大臣藤原基忠罷、

冬十月、以正二位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惟康為親王、叙二品、征夷大將軍如故、

是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号曰太上天皇、稱新院、龜山上皇曰中院、後深草上皇曰本院、

伏見天皇諱熙仁、後深草天皇第二子、母從三位藤原愔子、在位十一年、

正應元年戊子春三月、卽天皇位、年二十四、

秋七月、關白藤原師忠罷、左大臣、右大臣藤原忠教為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家基為右大臣、大納言源通基為内大臣、

八月、立女御藤原禧子為中宮、

禧子、大納言實兼女也、

冬十一月、大嘗、

十二月、以所生從三位藤原愔子準三宮、進号曰玄輝門院、

二年己丑春三月、覲本院、

夏四月、關白藤原師忠罷、右大臣藤原家基代之、

是月、立皇子胤仁親王為皇太子、内大臣藤原兼忠為傅、

秋八月、以準大臣源基具為太政大臣、

九月、中院薙髮、是月、關白藤原家基罷、右大臣、

冬十月、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為北條貞時所逐、歸京師、以皇弟久明親王為征夷大將軍、

先是、惟康有滅北條氏之志、貞時聞而大驚、遷廢之、倒載綱代輿送還、時人曰、將軍流於京師、久明、本院第六子也、

以内大臣藤原兼忠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實兼為内大臣、

三年庚寅春二月、本院薙髮、

三月、賊淺原為頼入宮作亂、衛兵赴討、為頼自殺、

為頼稱八郎、甲斐人、小笠原氏族也、性素無頼、不事産業、每招結徒衆、所在為羣盜、是春、潛至京師、夜與其二子、擐甲騎入禁中、問女孺曰、主上臥何處、女紿曰、在南殿、為頼即赴之、女急入内告變、天皇時在中宮、乃女裝避春日殿、宮人携寶器從、或抱皇太子避常盤井殿、為頼已入寢殿、中宮衛士格鬪被創、適宿衛兵五十餘人排闥而進、為頼自知不免、與二子俱上紫宸殿、剖腹而死、檢其所射箭鏃、太政大臣為頼六字、其所佩刀、前參議藤原實盛家藏名鯰尾者也、因収實盛父子、初後嵯峨上皇鍾愛龜山帝、遺命大宮院太后、定其胤子永承皇統、因付後深草胤子以長講堂領、及後嵯峨崩、後宇多帝立、龜山上皇乃置後院別當、聽政院中、不使後深草上皇與聞焉、後深草憤懣、求哀於北條時宗、時宗為奏議、立後深草皇子熙仁、今上是也、及為頼作亂、時人以為龜山上皇所使、上皇

懼、賜誓書北條貞時、事得寢、

是月、天皇始親政事、太政大臣源基具罷、

冬十二月、謁石清水廟、行幸賀茂社、

四年辛卯春正月、覲本院、

夏五月、關白藤原家基罷、左大臣藤原忠教代之、

冬十二月、關白忠教罷、左大臣、右大臣藤原兼忠為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兼基為右大臣、以前内大臣藤原實兼為太政大臣、

五年壬辰春正月、以春日神木遷座、罷諸節會奏樂及

敘位除目、（是月、興福寺僧徒訴參議藤原冬李以下五人不待神木歸座與朝會、乞除五人姓氏停朝參、許之、已而僧徒又訴參議藤原冬良以下七人與朝會、因除七人姓停朝參、至夏神木歸座、冬季冬良以下各復姓、藤原氏聽朝參、）

秋九月、大宮院崩、（大宮院諱姞子、後嵯峨帝中宮也、生後深草帝、恒尊親王、龜山帝、雅尊親王、貞良親王、綜子內親王、崩年六十八、帝遜位後、相共供佛寫經、每出遊必同車、以二帝母儀保全隆盛、豫樂從心、終始無憂、嘗置酒龜山殿、酒闌把杯謂龜山帝曰、諺云、天子無父母、然無妾侍先帝則上豈踐萬乘位哉、何無一曲以報、龜山帝歌為壽、姞子貴寵兼渥雅無比、然後嵯峨帝臨崩密遺命、以欲傳位於龜山帝子孫之意、朝廷舊藏坂上田村麻呂所佩之劍、傳為鎮國寶、乃屬姞子授之龜山帝、後深草上皇嘗聞知之、由是不能無憾於姞子云、）

冬十二月、太政大臣藤原實兼罷、（是歲、高麗使其臣金有成來言、宜更通信於元、不則有復用兵之事、北條貞時召有成於鎌倉、拘留不遣還、元遂絕窺窬念、）

永仁元年癸巳春二月、關白藤原忠教罷、以前關白藤原家基復為之、（是春、陞伊勢風社位為風宮、賽元冠平、）

冬十二月、前攝政左大臣家經薨、（家經、關白實經子也、○是歲、中院創南禪寺於東山、）

二年甲午秋八月、前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兼平薨、（兼平、關白太政大臣兼經弟、家稱鷹司、薙髮號稱念院、）

三年乙未春正月、元會撤樂、停奏事及敘位、（自客冬神人僧徒擾亂、春日神木遷座、至是歲冬未歸座、以故罷公卿官位進退及年中諸節會、）

四年丙申春正月、元會撤樂、停奏事及敘位、（是歲、神木未歸座、特勅罷諸節會、）

三月、覲玄輝門院、

夏六月、關白藤原家基罷、尋薨、左大臣藤原兼忠代之、（家基、關白基平子也、）

五年丁酉春正月、元會撤樂、停奏事及敘位、（是春、神木未歸座、且以神人僧徒擾亂不已、勅罷諸節會、）

夏四月、富小路殿火、（天皇避於春日殿、即夜遷土御門殿、已而還御高倉殿、奉幣諸社、告火災、）

秋八月、春日神木歸座、（先是北條貞時置地頭於奈良、遣兵鎮護、神人僧徒擾亂、至是神木歸座、已而罷地頭、）

閏十一月朔日南至、詔賜宴群臣、是月富小路殿成、

徙御焉、

六年戊戌秋七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

初、天皇為北條時宗所擁立、因與時宗子貞時謀、立皇子煕仁為皇太子、至此傳帝位、後宇多上皇不懌、誚責違後嵯峨帝遺詔、貞時乃議定使後深草龜山二帝之後迭立、限以在位十年、終馴致元弘之亂、

後伏見天皇 諱胤仁、伏見天皇長子、母准三宮藤原經子、在位四年、

永仁六年戊戌冬十月、卽天皇位、時年十一、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立皇再從兄邦治親王為皇太子、以關白藤原兼忠攝政、左大臣藤原兼基以下並如故、兼基兼皇太子傅、上太上皇中宮藤原鏱子号曰永福門院、太上皇聽決庶政、

十一月、大嘗、

十二月、攝政藤原兼忠罷、左大臣藤原兼基代之、

正安元年己亥夏四月、攝政兼基罷左大臣、

六月、以前內大臣藤原公守為太政大臣、尋罷、以兼基為太政大臣、攝政仍舊、

冬十月、行幸藤原公衡北山第、又行幸攝政兼基二條第、

是歲、元僧一寧奉其國主命、至博多諭通好、北條貞時怒、議者或欲斬之、然以緇徒特宥之、執放於伊豆、此後元人遂絕往來、

二年庚子春正月、天皇加首服、

夏五月、攝政藤原兼基罷太政大臣、

冬十二月、兼基罷攝政、改為關白、

三年辛丑春正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太子時年十七、長於天皇三歲、尊天皇曰太上天皇、

是時、本中新三院并伏見後伏見二帝共五上皇、上皇之多、自古所未有也、

後二條天皇 諱邦治、後宇多天皇長子、母准三宮源基子、在位四年、

正安三年辛丑春三月、卽天皇位、關白藤原兼基左大臣藤原師教以下並如故、後宇多新院聽政院中、

夏六月、以前內大臣源定實為太政大臣、

秋八月、以皇再從弟富仁親王為皇太子、左大臣藤原師教為傅、

初、伏見帝竊使人言於北條貞時曰、中院每切齒於承久之事、必有再舉意、立其胤子非卿家之利、貞時乃立後伏見、新院勅貞時以後嵯峨之約、貞時乃定後深草龜山二統迭立、於是後宇多皇子邦治以再從兄為後伏見之嗣、伏見皇子富仁以再從弟為後二條之嗣、

乾元元年壬寅夏六月、覲龜山中院、

秋七月、太政大臣源定實罷、

冬十一月、以右大臣藤原公孝為太政大臣、

嘉元元年癸卯春正月、以天皇患痘且春日神木入京、元會撤樂罷諸宴會及敘位、

秋九月、立女御藤原忻子為中宮、

忻子、太政大臣公孝女、公孝家世号德大寺、未嘗出后妃、至是人皆榮焉、○是冬、新後撰和歌集成、

二年甲辰春正月、東二條院崩、

院諱公子、後深草中宮也、生姈子内親王、貴子内親王、崩年七十三、本院深悼之、遂至作病、

三月、太政大臣藤原公孝罷、

秋七月、本院崩於富小路殿、年六十二、火葬、藏御骨於深草法華堂、稱曰後深草院、

冬十月、准大臣源通頼罷、

十二月、内大臣藤原内實薨、

三年乙巳春三月、覲後伏見上皇、

天皇與上皇使學士講羣書治要、聽之、又設蹴鞠及詩歌合宴、留上皇宮三日、

夏四月、關白藤原兼基罷、左大臣藤原師教代之、

是月、北條宗方矯大將軍久明親王命、殺北條時村、北條貞時怒、執宗方誅之、初、時村欲除宗方及族、師時等、而專其權、反為宗方所襲殺、時村、政村子也、

秋九月、中院崩於龜山殿、年五十七、火葬、分藏御骨於淨金剛院法華堂南禪寺金剛峯寺、遺詔稱龜山院、

中院性英發、有膂力、多材藝、而淫蕩、皇后中宮之外、所幸凡十六人、有二十五皇子、十二皇女、至通後宇多皇后及典侍、然深崇佛法、屢幸熊野日吉四天王寺及伏見、帝立、怏怏不樂、以涉日、適淺原為頼作乱、中院不自安、自是不復出遊、遂崩、

冬閏十二月、關白藤原師教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久平為左大臣、

德治元年丙午夏六月、内大臣藤原實家罷、

冬十二月、以實家為太政大臣、卜定奬子内親王為齋宮、關白師教罷、皇太子傅左大臣藤原冬平代之、

奬子、後宇多天皇女也、

二年丁未秋七月、後宇多新院薙髮、

是冬、新院受戒東大寺、自是屏絶婦女、○興福寺僧徒奉春日神木將入京訴事、廷議遣兵守治撤橋拒之、已而遣前權中納言藤原雅藤、下院宣罷防禦兵、神木乃入法成寺、藤氏公卿奉迎之、

三年戊申春正月、以春日神木入京罷敘位、

秋七月、神木歸座、

先是、下宸筆勅諭興福寺、不服、遂流其所訴、備中守頼綱及僧仙海、下院宣諭興福寺、至是奉命、

八月、征夷大將軍式部卿久明親王為北條貞時所
逐歸京師、以久明子守邦為征夷大將軍、
守邦時甫八歲、尋為親王、叙三品、
是月、天皇弗豫、未幾崩於二條高倉殿、年二十四、葬
於北白河、稱後二條院、
初天皇即位之日、右近衛中將藤原家定奉御劒倒授內侍、時人以為不祥、至是謂其應云、
花園天皇諱富仁、伏見天皇第三子、母從三位藤原季子、在位十二年、
德治三年戊申冬十一月、即天皇位、時年十二、改元曰
延慶、立皇再從兄尊治親王為皇太子、以關白藤原

師教攝政太政大臣藤原實家以下並如故、以左大
臣藤原冬平為皇太子傅、尋師教罷攝政、冬平代之、
是歲、後宇多法皇灌頂東寺、受真言奧旨、築一堂於大覺寺側、謝絕人事、覃思密教、躬為大阿闍梨、後使皇子性圓法親王住大覺寺、永傳真言之流、又徵元僧一寧、屢問禪要、
延慶二年己酉春正月、進準母藤原寧子号曰廣義門
院、
寧子、左大臣公衡女、後伏見帝女御也、生光嚴院、光明院、景仁親王、新室町院、及皇女某、至是為天皇準母準三宮、
三月、攝政藤原冬平罷左大臣、以前右大臣藤原公
衡為左大臣、
冬十月、太政太臣藤原實家罷、前內大臣藤原信嗣
代之、
十一月、大嘗、
三年庚戌冬十二月、太政太臣藤原信嗣罷、以藤原冬
平為太政大臣、攝政如舊、
上後二條中宮藤原忻子号曰長樂門院、
先是後二條帝崩、忻子出就私第、削髮為尼、無子、
應長元年辛亥春正月、天皇加首服、

三月、以攝政冬平改為關白、尋冬平罷太政大臣、
先是鎌倉執事北條貞時辭職、相模守師時代之、是歲九月卒、基時代攝事、十月貞時卒、貞時欽慕祖父時賴治蹟、辭職後、僧衣遊歷郡國、觀察風俗疾苦、前內大臣源通基嘗譴於後宇多上皇、奪食邑屏居田盧、貞時微行至京師、偶過其盧、見荒閑可憫、徘徊久之、值有人出、竊問審其寃枉、東歸後、上陳其事、上皇大懟悔、復通基食邑、其他搜姦解寃頗多、
正和二年癸丑春正月、以春日神木在京罷叙位、
秋七月、關白皇太子傅藤原冬平罷、以左大臣藤原
家平為關白、
八月、聽興福寺僧徒訴、神木歸座、

冬十月、伏見上皇薙髮、

先是上皇聽庶政於院中、至是屬機務於後伏見上皇、移居伏見殿、幽閑度日、

十一月、右大臣藤原道平兼皇太子傅、轉左大臣、

四年乙卯秋九月、關白藤原家平罷、以前關白藤原冬平復為關白、

五年丙辰秋八月、關白冬平罷、以左大臣兼皇太子傅道平為關白、已而道平罷左大臣、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

是歲、故北條貞時長子高時為鎌倉執事、時年十四、高時舅秋田時顯、及內管領長崎圓喜、受貞時

遺囑輔高時、高時以宗嫡襲世職、而擧止無度、時顯圓喜合心協謀、一遵泰時約束、頗稱無事、

文保元年丁巳夏六月、右大臣藤原實泰罷、

秋九月、伏見法皇崩於持明院殿、年五十三、火葬於深草、祔御骨於後深草帝法華堂、稱伏見院、

法皇善和歌、工書、嘗命藤原為兼撰万葉集以下秀歌、編曰玉葉和歌集、

冬十二月、右大臣藤原公顯罷、

二年戊午春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天皇既遜位、自是與皇兄後伏見上皇、倶居持明院殿、友愛最厚、

國史綱鑑卷之十八　終

國史綱鑑卷之十九

馬杉　繫　編修

後醍醐天皇諱尊治、後宇多天皇第二子、母典侍藤原忠子、在位二十一年、

文保二年戊午春三月、即天皇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後伏見上皇稱本院、後宇多法皇聽政院中、關白藤原道平左大臣藤原經平以下並如故、立皇姪邦良親王為皇太子、經平為傅、天皇於龜山上皇為皇孫、生而英敏、上皇愛之、常置左右、欲其得大位、祈之石清水廟、然以後二條

長且無過、不可超次立之、及花園踐祚、朝議以後二條皇子邦良為儲貳、後宇多法皇曰、朕有所思、宜先立尊治、次及邦良也、議乃決、

夏四月、進生母準三宮藤原忠子、号曰談天門院、忠子、參議忠繼女、入後宇多帝宮、為典侍、生天皇及承覺法親王、性圓法親王、奨子內親王、嘗龜山上皇私焉、居於禪林寺殿、嘉元初薙髮、至明年冬崩、年五十二、

六月、左大臣兼皇太子傅藤原經平薨、大納言藤原師信兼皇太子傅、經平、關白家基子也、

秋八月、以前內大臣藤原實重為太政大臣、前右大臣藤原實泰為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定為右大臣、

冬十一月、大嘗、是月、盜殺前參議源有時於郁芳門、

十二月、關白藤原道平罷、內大臣藤原內經代之、

元應元年己未夏四月、慶園城寺、去年四月、延暦寺僧徒燒園城寺、至是營造成、慶之日、遣兵防護、已而解兵衛、延暦寺僧徒又燒之、堂舍悉焚蕩、先是東大寺僧徒以訴事、奉八幡神輿入京師、廷議遣兵拒之、僧徒棄神輿走、勅權安之蓮華王院、

六月、關白藤原內經罷內大臣左近衛大將、以前權大納言源有房為內大臣、尋薨、

秋八月、立女御藤原禧子為中宮、禧子、太政大臣實兼女也、天皇為太子時、見而悅之、遂入東宮、生權子內親王、及天皇登極、敘從三位、尋為女御、

是月、行幸藤原實衡北山第、是時、以八幡神輿在京師、宴席不御樂、

冬十月、太政大臣藤原實重、內大臣源通重並罷、以前內大臣源通雄為太政大臣、

是冬、以八幡神輿仍在京師、權停五節、還神輿於東寺、

二年庚申夏四月、前權大納言藤原為世上續千載和歌集、

為世權大納言為氏子、世以和歌著、家稱二條、嘗判祖父為家父為氏歌、謂詞意幽玄義理深邃、後世非人之所能及也、子為藤為冬、孫為定、亦皆以和歌稱、

秋七月、前攝政左大臣藤原師教薨、

元亨元年辛酉春正月、元會諸節會並撤樂、

以八幡神輿仍在京師也、至是夏神輿歸座、

冬十一月、內大臣兼皇太子傅藤原師信薨、

十二月、後宇多法皇還政、復置記錄所、

自是天皇日御記錄所、親聽斷民訴、廢京畿諸新關、特置大津葛葉二關、天皇雅留意政治、與公卿及儒臣、討論經史、僧玄慧以才學聞、召而侍讀、

二年壬戌春正月、覲後宇多法皇、

夏四月、右大臣藤原房實兼皇太子傅、

是夏大旱、穀價踊貴、勅減膳羞、命檢非違使別當源親房、閱飢民、賑粟、喻都下富戶發糴、置場監賣、先是長崎圓喜子高資代父為內管領、乘高時荒縱專行胸臆、無所少憚、於是海內漸怨憤、衆情日離、而高時昏乱不已、日夜以酣飲為事、嘗見犬鬪庭上大悅、索犬於諸將家、又課百姓出以充租賦、遠近獻致、積至千頭、餋以粱肉、被以珠繡、載以籃輿、役民舁之、道路遇者下馬俯伏、每月十二次分朋縱鬪、召會諸將觀以為娛、其群吠搏齧震地、如爭戶者、聞者皆惡之、京師有田樂戲、盛行、高時多召優人、付諸將各養一人、每宴、師進作戲、自高時以下、競脫衣裳以為纏頭、竟席積成丘堆、其費不貲、時人皆謂其不終焉、

秋八月、左大臣藤原實泰內大臣藤原冬氏並罷、

正中元年甲子春正月、宴群臣於紫宸殿、

是日、令群臣賦詩奏樂、

三月、謁石清水廟、又行幸賀茂社、

夏六月、覲法皇、是月法皇崩於大覺寺、年五十八、葬於蓮華峯寺、遺詔稱後宇多院、

法皇自少好學、博綜衆藝、時論謂文學亞於後三條帝、

秋九月、相模守北條高時殺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於京師、執中納言藤原資朝藏人頭藤原俊基於鎌倉、

先是天皇常有誅滅北條氏意、資朝俊基參預其謀、身為修驗者、歷遊諸國、竊結兵士、賴兼美濃人、源賴光裔、父祖以功授官、國長賴兼之族、並以驍勇著、適二人更番京師、資朝欲引為同謀、慮事泄、乃與俊基及大納言藤原師賢中納言藤原隆資左衛門督藤原實世僧遊雅玄基武人足助重範等數延賴兼國長、深相交懽、每宴會皆露髻散髮、坐無位次、令婦女二十餘人行酒、名曰無禮講、宴語款熟、終以計告之、賴兼等傾心相謀、然恐物議故召僧玄慧說唐韓愈詩、又講孫吳、賴兼族賴春

亦與焉、賴春妻六波羅奉行齋藤利行女也、一夕賴春對妻語及身後、妻怪詰之、賴春遂以實告、妻以為事不濟、則我夫君死矣、濟則我親黨滅矣、不如早發其謀、使夫君有告變之功、父家亦獲全也、遂告之利行、利行大駭、責賴春曰、如何為此不祥之計、事若自外發、吾屬無噍類、賴春曰、計由賴兼國長、因請圖保全、利行馳告六波羅北府常葉範貞、是時會攝津邑民作乱、範貞乃託鎮制之、徵四十八所籌兵及在京將士、賴兼國長不之察、明旦範貞遣山本時綱小串範行分兵三千為二急襲賴兼國長、賴兼方起理髮、時綱單身逼之、賴兼奮然挺刀格鬪、已而敵衆大至、賴兼自知不免、走入臥室、潰腹死、家兵亦盡鬪殁、範行已襲國長、國長會被酒而臥、倉皇驚起、小笠原通弘者在其家、出望敵衆、告國長曰、謀已露、君宜決死也、即執弓矢上門樓、射殪二十四人、銜刀投樓而死、國長乘間與其兵二十餘人、闢門待敵、伊藤秋澄父子四人從門扇少隙、匍匐而入、國長擊殺之、衆懼不敢逼、

國長開門大罵挑鬪、敵衆爭進、國長擊卻之、範行悉精銳而戰、自辰至午、國長殺傷二百餘人、範行沮靡、適敵將佐佐木時信率千餘人毀民舍自屋後入、國長知不可支、與從兵二十二人交刺而死、已而高時遣人収資朝俊基、致之鎌倉、使吏鞫問、俊基曰、兵革之事、搢紳所不干預、至如無礼講、不知亦為何名、我世儒官、有暇招學僧玄慧等為文礼講、無乃傳聞之誤耶、高時以為其言有理、且以朝廷近臣才學優長、不敢拷治、付二人於侍所、

是月、天皇遣中納言藤原宣房於鎌倉、賜誓書於北條高時、

是時高時將廢天皇、天皇慮之、使宣房諭高時以寢衷無他、高時乃改前議、謝曰、朝廷之事、固非臣等所敢議也、因奉還誓書、事乃寢、

冬十二月、關白藤原房實罷、太政大臣藤原冬平代之、

二年乙丑冬十二月、參議藤原為定上續後拾遺和歌集、

為定、為世孫、為世子為藤、無子、養為定為子、初天皇勅為世撰集和歌、而為世以既奉進新後撰、續千載兩集、乞使為藤代奉詔、未及成、為藤甍、於是詔使為定續成之、至此成、

是歲北條高時遷藤原資朝於佐渡、釋藤原俊基還京師、

先是權大納言藤原為兼圖滅北條氏、為高時所執、資朝視而歎曰、大丈夫處世、得如斯則足矣、羨

嗟久之、嘗與藤原實衡同直禁中、會僧靜然入朝、實衡望見其腰背曲僂、眉毛皓然、有起敬之色、資朝曰、彼老憊耳、何敬之有、他日絆老狗皮毛悴落者、贈實衡曰、此物亦有可敬之資矣、又嘗愛盆樹、多聚條幹盤屈者、一日適出、避雨於東寺門側、有丐兒數人、率多癃殘跛躄之類、資朝以為奇貌異状可愛也、注視久之、已而覺其醜穢可厭、因謂世所謂奇怪皆物之反其性也、不如平易正直之可尚矣、吾頃日愛盆樹而輪困離詭、何異於此丐兒哉、比還家、悉抜所植盆樹而棄之、蓋其志操卓然、不猥隨世之好惡如此、

嘉曆元年丙寅春三月、皇太子邦良甍、年二十七、

初後宇多法皇臥疾大漸、邦良入而起居、法皇素知天皇不愛邦良、竊為危之、因口授治世之要、丁寧告戒、先是天子屢易位、而皆年少、未閑治務、法皇預聽政事者有年矣、已而致政於天皇、其間內

外諸臣恩寵隆替、不得志者頗衆、前大納言藤原經繼、中納言源有忠、右衛門督藤原教定、左衛門佐藤原俊顯等數人、受法皇眷寵、而皆抱官途不遇之歎、法皇常憐之、然未得隨意任用、乃託邦良、俟卽位日盡登拔焉、邦良哀感奉教而退、法皇竟崩、邦良悲慕、追福切至、至是遣源有忠於鎌倉、密謀登祚、北條高時亦欲使邦良速卽位、未幾薨、遺命辞贈号、邦良為人和易、中外莫不悅附、及薨宮僚嬪侍削髮者三十餘人、雖人主登遐所未曾有云、

秋七月、立本院皇子量仁親王為皇太子、右大臣藤原經忠為傅、

天皇欲選諸皇子立為太子、第三皇子兵部卿護良有英姿、天皇特愛之、乃屬意護良、北條高時舉貞時約、執兩宗迭立之議、天皇遣中納言藤原定房於鎌倉、依後嵯峨帝遺詔責讓高時、高時遂不

奉詔、令護良削髮居天台大塔、更名尊雲、時人稱大塔宮、至明年天皇補尊雲延曆寺座主、以結僧徒心、

冬十月、前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薨、

惟康、宗尊親王長子、襲父職為鎌倉主帥、為北條貞時所廢、還京師、薙髮居嵯峨、薨年六十三、有三子、皆為僧、一女適久明親王、是歲、北條高時罹疾、內管領長崎高資勸罷執事、高時乃薙髮、号入道崇鑑、高資素與北條氏族金澤貞顯好、欲援為執事、高時弟泰家憤恚、薙髮自廢、已而高時疾瘳、起將殺貞顯、貞顯懼亦薙髮、群下爭皃剃、以慕效之、圓頂者盈府庭焉、時人以為不祥之兆、高資又以己意推北條重時曾孫赤橋守時為執事、北條維貞為連署、於是衆益不服、

二年丁卯春正月、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冬平薨、以前關白藤原道平復為關白、

是春、召法勝寺僧圓觀・醍醐寺僧文觀等於內寢、祈中宮產安、實呪詛北條高時也、天皇素崇佛教、及圖鎌倉、以天下武人未易驟徵、欲賴僧兵資軍興、數行幸延曆東大興福諸寺、豫收衆徒心、圓觀・文觀及淨土寺僧忠圓並預焉、已而事頗泄、高時遣人併捕三僧、悉流竄之、先是陸奧人藤原季長與族安藤竞勢爭邑、訴之鎌倉、內管領長崎高資、高資性貪婪、多私、兩納其賂、久不判決、至是季長竞勢俱叛、鎌倉高時遣將士擊之、不克、自是高時稍不平高資所為、鎌倉殆亂、

冬十月、行幸法勝寺、留十日、

三年戊辰冬十月、前征夷大將軍久明親王薨、

是月、行幸法勝寺、留三日、

元德二年庚午春正月、關白藤原道平罷、右大臣藤原經忠代之、

是春、設和歌會於清涼殿、令公卿侍宴、陽示和平、

三月、行幸日吉社、親臨慶延曆寺大講堂新成、

是日、以尊雲法親王為新堂呪願師、進二品、蓋欲結僧徒心、賴其力除北條氏也、先是尊雲與贊密謀、遂發講讀、專習武事、

秋八月、關白藤原經忠罷、左大臣藤原冬教代之、

是秋、北條高時疾、長崎高資密令其族高賴圖之、事泄、高資委罪高賴、流之陸奧、

冬十二月、卜定懽子內親王為齋宮、

懽子、天皇女也、

元弘元年辛未春三月、行幸權大納言藤原公宗北山別莊觀花、

秋七月、北條高時使人再執右中辨藤原俊基致之鎌倉、

先是高時拷治僧圓觀文觀等、頗知朝廷密謀、至是、後伏見上皇密遣使鎌倉告變、高時急會諸將議之、衆相視未敢言、長崎高資前曰、前日不果廢立、所以貽此患也、夫爲今之計、莫如速遷車駕流大塔宮、斬公卿預謀者、則事必定矣、二階堂貞藤諫曰、國權東移、殆百六十年矣、威服四海、榮傳累世、其故無他、以輸忠貞於王室、布德澤於庶民也、已拘廷臣流僧徒、令復遷天子竄親王、以殺戮公卿、後世其謂之何、神祇在上、豈可無自畏、且使我兵威實強大、雖朝廷有異圖、誰敢與之、古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宜益效臣節、靡懈則天威亦安、得不霽、高資作色曰、文武之用、幾急異勢、孔孟之道、非今日所宜言、若不速決、有動討我、悔何及矣、承久之事、今所當則也、高時卒從其言、是時藤原俊基已所執、行至遠江菊川、題驛舍柱曰、以珥志倍毛加加流多迷志遠岐玖我波能於奈志奈我礼珥美遠夜志豆迷牟、承久時中納言藤原宗行爲北條氏所殺於此地、故云然、

八月、天皇奉神器、夜潛出宮、大納言藤原師賢、中納言藤原藤房從之、

先是北條高時將行廢立、遣二階堂貞藤等將士三千入京師、尊雲法親王諜知之、即夜馳使奏曰、高時遣兵將遷乘輿於絶島、殺臣尊雲等也、陛下宜乘夜幸奈良、假御衣於近臣、揚言行幸本寺避

賊、賊聞之、必盡銳來逼、則本寺僧徒勢不得不力拒、延及數日、漸徵畿内官軍夾攻、殲賊必矣、今旅衆未集、城壁未立、而賊兵奄至、何以禦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願陛下速用臣計、不然則大事去矣、是夜、師賢藤房及其弟參議季房等宿直禁中、天皇召與議、藤房曰、事急矣、宜疾出宮、天皇即奉神器、駕婦人輿、陽称中宮如北山第、出陽明門、北至三條河原、皇子尊良親王及大納言藤原公敏、中納言源具行、左近衛少將源忠顯追及、中宮亦潛出宮、赴嵯峨、匿皇女懽子内親王第、季房從之、天皇勅師賢著御衣駕御輿赴延暦寺、權中納言藤原隆資、左近衛中將藤原爲明、源定平屬之、乃揚言車駕幸延暦寺、西塔以綴賊兵、僧徒聞之、戎裝競集西塔、一夕間、衆及二三萬、

明日天皇至奈良、已而幸笠置、東大寺僧聖尋率衆徒奉之、

六波羅鎮將北條時益、北條仲時、聞天皇出幸、遣兵索宮中、獲大納言藤原宣房、中納言藤原公明、左衛門督藤原實世、前參議平成輔、拘之、東大寺僧顯寶北條高時之族也、於是衆徒稍沮、聖尋知事不可成、是日奉天皇赴鷲峯山、而以其地幽僻、遂移御笠置山、急造行營、聖尋甚力之、聖尋關白藤原基忠子也、時益仲時既迎本院新院及皇太子、御六波羅、

尊雲法親王、尊澄法親王、邀擊賊軍於辛崎、大破之、

尊雲與弟尊澄、督僧兵陣八王子、時益仲時聞車駕在延暦寺、遣其將佐佐木時信、海東仲家等兵萬餘人來攻、尊雲出僧兵逆戰、斬仲家、走時信、已而僧徒集西塔者、知行幸非真、恚其所欺、稍稍引去、尊雲兵亦散盡、留者十數人、乃夜多設燎火爲疑兵、潛與尊澄分路出走、尊雲赴奈良、尊澄至笠置、藤原師賢等亦皆奔歸行在、是時伊賀伊勢大和河内官軍多集行在、

天皇勅遣中納言藤原藤房、召見河内人楠正成、委以興復、

正成、左大臣橘諸兄裔、世居金剛山西、父曰正康、其妻禱志貴山毘沙門而生正成、因以多聞為小字、自幼好學、頗通武略、天皇在笠置寺行營、詔四方勤王事、其應之者未精鋭、天皇憂之、適有奇夢、召寺僧快元問之、對以正成、因遣藤房徵之、正成即至、天皇使藤房傳命曰、汝應命至、允足深嘉、今日之事、一以煩汝、汝其有何策以決廟算、詳陳其所見以聞焉、正成奏曰、逆賊暴虐、自取禍譴、天討所加、莫不勝也、但東兵勇而無謀、若以力爭、則武藏相模之兵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則易與也、然成敗兵家常事、或遇小衄、願勿煩聖慮、苟有臣存焉、何患不濟、天皇悦焉、正成拜謝而歸、脩城赤坂、取民儲充兵食、守者僅五百人、行在有急、則將迎駕於此也、日夜督勵版築、

九月、賊軍犯笠置行營、遂陷之、

先是時益・仲時遣六波羅兵十餘萬圍笠置、官軍足助重範・錦織俊政・石川義純・僧本性等力戰、殺傷無算、賊兵披靡、數日不敢逼、會賊將北條高時遣大佛貞直・金澤貞冬・足利高氏以下六十三將、發武藏・相模・伊豆・駿河・上野五國兵二十餘萬來攻、有賊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真者、率五十餘人、夜冒險岨、緣藤葛而上山、會雨暗甚、密從邏卒後、周觀諸營、遂至行宮傍、縱火諠噪、賊兵以為有内應、鼓譟相應、聲震山谷、官軍驚潰、天皇與師賢・藤房・具行等突圍而出、俊政・義純及其子義石、殴戰死之、重範就擒尋被殺、重範源滿政之後、世居參河足助、因氏焉、承久時、有錦織義繼者、奉勅勤王、戰敗而死、俊政乃其後也、並以勇敢聞、先是重範・俊政但奉天皇密旨、圖北條氏、及事泄、詣笠置行營、以身衛護車駕、其戰狀有大可觀者、至是墜命於賊手、是時天皇逃至有王山下、將幸赤坂、賊兵追及、親王以下文武官僚悉為賊所執、

是月、備後人櫻山茲俊起義兵、遙應官軍、無幾自盡、

茲俊、衆七百餘人、略定備後、城一宮據之、將攻鄰國賊徒、與笠置行在相應援、會笠置陷、茲俊衆皆散、乃知事不成、詣吉備津神祠、手殺妻子、火祠而自盡、從死二十三人、初茲俊深敬此神、常祈新其祠、而不果、欲立功邀賞以給其資、至是燒官祠、其意冀朝廷營創也、

賊將北條高時令二階堂貞藤・秋田高景奉皇太子量仁稱帝於京師、是為光嚴院、

量仁、後伏見帝長子、母女御藤原寧子、

冬十月、天皇為賊兵所擁、幸平等院、

賊大佛貞直等請傳神器於新主、天皇使藤房傳命曰、神器歷朝相承、親所受授、雖時或有亂臣、非敢所可與奪、且寶鏡遺之笠置、唯有寶劍自隨、若欲強得之、朕將先親用之、貞直無復所奏、已而請幸六波羅、天皇勅備行幸儀仗、

天皇又幸六波羅南府、賊北條時益・仲時將兵擁車駕、

天皇已御六波羅、唯藤房・忠顯給侍之、親王公卿以下悉所幽、時益・仲時等復請傳神器、天皇乃以偽器授之、

是冬、楠正成棄赤坂城、逃於金剛山、

初正成城赤坂、豫設機壁、多蓄巨石、及笠置陷、賊大佛貞直・足利高氏等奄至、兵凡三十萬、正成與

弟正季及和田正遠等、分兵迎戰、殺傷千餘人、賊驚沮而退、尋復肉薄来攻、正成斷索倒積壁、因連投巨石、壓殺七百餘人、賊更蒙盾競進、城兵以長柄杓沃沸湯、賊多爛死、於是賊退為長圍、以困城兵、正成倉卒守城、儲糧不多、乃謀於衆曰、我數有利而賊勢不挫、內之資糧、外無救援、欲率先天下建功者、死固所不顧也、雖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智士之所尚、我今陽死、賊必引去、制勝在其中矣、衆皆然之、是夜會風雨晦冥、正成施奇策、火城而逃、賊捡城中、以為正成真死、収兵而旋、正成匿金剛山、賊已抜赤坂、遣湯淺定佛守之、

二年壬申春三月、天皇遷於隱岐、

先是、天皇御六波羅北條高時獻僧衣、請雉髮、天皇却之、至是車駕播遷、左中將藤原行房、左少將源忠顯、及內侍藤原廉子從之、

備前人兒島高德起義兵、候車駕於途、謀奉天皇討賊、不成、

高德稱備後三郎、本姓三宅、居備前兒島、因氏焉、和田備後守範長子、夙好讀書、方天皇在笠置、謀聚兵勤王、天皇嘉其志、賜之錦旗、已而笠置失守、及車駕西遷、高德乃聚族謂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我欲奪駕於途、奉以舉義、若事不濟則死焉、亦足以成名、衆奮從之、俱上舟坂山候之、聞護送兵轉出山陰道、馳至美作杉坂、則車駕既過遠矣、於是衆皆散去、高德欲竊謁天皇、道其心衷、竊服踵後、數日不得間、乃夜入御館、斫櫻樹題詩而去、衛士無識字者、因白之天皇、天皇亦不知何人所為、然心忻然竊自喜、

是月、賊將北條高時配遷皇子尊良親王、尊澄法親王、恒良親王於土佐讚岐但馬、

夏四月、天皇至隱岐御國分寺、

千葉貞胤、小山季朝、佐佐木高氏、率兵五百、護送、傳高時命、使守護佐佐木清高、以本國及出雲兵防衛行宮、

楠正成復赤坂城、徇河內和泉、

初正成以兵五百、出攻赤坂、守將湯淺定佛督邑民、夜輸糧米、正成諜知、邀而奪之、更苞戎具如米囊、使卒三百陽為輸夫、擔致城中、別出兵為追擊狀、城中望見、以為輸夫為敵所追、乃開門納之、既入、披甲譟呼、外兵應之、並攻、定佛不能支、遂降、正成併其兵、進屯渡邊橋、京畿大震、

是月、京師新主改元正慶、

五月、楠正成逆擊賊兵大破之、進陣天王寺、

正成欲進取天王寺、六波羅遣二將、發兵五千餘来攻、正成分二千人為三、設伏大敗之、賊潰走、爭渡橋、溺死無算、已而六波羅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兵五百来攻、將士欲逆擊、正成以謂、公綱坂東驍將、紀清兩黨從之、且承敗衂之餘、以寡兵孤進、志在必死、我能拒之、所亡亦多、天下之事、豈止今日、我今輸一籌引退、數日出奇詐之、則坂東慓急士氣索然去矣、是不戰而屈敵兵之策也、遂棄天王寺而却、使村民數千、大燃炬火、連夜星布山澤、滋多滋遠、公綱在天王寺、望見之、勒兵嚴備、意敵衆日盛也、夜潛引兵而去、果如正成所計、於是正成復入天王寺、請寺僧觀上宮太子未来記、因優遇士卒、禁止暴掠、遐邇歸望、兵勢彌張、尋還金剛山、高時聞而不自安、命參議平成輔、中納言藤原資朝、右中辨藤原俊基、權中納言源具行、流大納言藤原師賢、前權大納言藤原公敏、中納言藤原

藤房參議藤原季房、及僧聖尋、俊雅、皆嘗致力王事、謀討兇賊者也、

是冬、護良親王築吉野城、楠正成築千劒破城、赤松則村築苔繩城、以圖復京師、

先是尊雲法親王在奈良、匿般若寺、賊兵來索、不獲、尊雲遂與從者赤松則祐、村上義光、片岡八郎、矢田彦七、平賀三郎、及僧玄尊、勝意、英實、豪雲、裝為修驗者、將赴熊野、途過十津川鄕、依土豪戸野兵衛、蓄髮更名護良、納兵衛族竹原八郎女為妃、八郎大喜、結柵要衝、為守備計、已而熊野別當定遍應賊、懸錢索護良、於是近邑貪婪徒、稍生異心、護良患之、遂出十津川鄕、潛赴吉野、玉置莊司出兵塞路、護良遣片岡矢田二士諭之、玉置不從、以數十騎擊二士、片岡奮鬭死之、矢田逃歸、以告護良、謂死不可免、會紀伊人野長瀨六郎及七郎率兵三千來援、玉置兵不戰而潰、護良厚謝六郎等、

以為神助、遂進據吉野、招聚僧徒、據寺為城、以兵三千餘守之、是時天皇在隱岐、護良竊上書言事、遣赤松則祐齎令旨至播磨、使其父則村起兵討賊、則村具平親王後、世居播磨、夙崇禪教、薙髮号圓心、性恢豁有大志、及則祐傳令旨、深以為榮、遂舉義、奔附者千餘人、乃出兵絕山陽山陰二道、使中國兵士不得應賊、正成已城千劒破據之、使平野將監守赤坂、

三年癸酉春正月、天皇在隱岐、

二月、伊豫人土居通治得能通言起義兵、與長門探題北條時直戰於伊豫、大敗之、

通治、通言、並河野氏族也、通治任備後守、至是同共舉義、畧地入土佐、及破北條時直、四國兵士悉來屬、通言乃具舟、將進復京師、

賊將北條高時遷皇子恒性於越中、命名越時有弑之、

恒性自幼為僧、住大覺寺、高時畏其有義舉、遂及之、

是月、赤坂城陷、

賊復大發兵、其將阿曽時治圍赤坂、大佛高直圍千劒破、二階堂貞藤圍吉野、赤坂守將平野將監拒戰旬餘、城有暗渠、為賊所泄、時又久旱、兵士困渴、賊仍以火箭焚樓櫓、將監力守不能支、遂降於賊、尋所殺、

閏二月、吉野城陷、

左馬權頭村上義光、及子義隆奮戰死之、守將護良親王走高野、城乃陷、於是賊時治貞藤併兵逼

千劒破、正成奮戰數破之、千劒破東西臨谷、南北嶮峯斗拔數十仞、而賊恃衆蟻附急攻、城兵大發矢石、殺傷無算、賊將令史十二人注死者、三日夜不絕筆云、乃令諸軍禁擅進、正成縛藁人數十於城外、誘賊擊殺八百餘人、賊造飛橋、欲騰入城中、城兵連擲火炬、唧筒灌油燒斷、飛橋賊墜崖谷、焚死數千人、會近郡農兵奉護良親王令、截賊糧道、賊兵大困、逃亡相繼、六波羅又遣宇都宮公綱赴援、高直貞藤等、公綱以家兵千餘人疾攻不能拔、此時所在義兵並起、聲勢大振、赤松則村出自苔繩、徇山陽道、進屯攝津摩耶山、擊賊兵大敗之、於是護良親王密疏奏之行宮、高時懼有奪駕者、益嚴行宮警備、而衛士稍歸心天皇、

已而天皇乘夜潛出隱岐行宮、少將源忠顯從之、

先是天皇使侍姬藤原廉子、賜酒於中門衛士富士名義綱、義綱感喜、密致誠款、勸天皇潛幸出雲

伯耆間、天皇乃遣義綱、往諭其族鹽冶高貞、招集兵士勤王、高貞拘義綱、天皇遲之、數日、義綱不還、因與忠顯謀、託以侍姬產期在近、移就外舍、天皇乘婦人輿、夜出、途斥輿步行、天闇不知所嚮、適有村民、負天皇至千波港、求船御之、將幸出雲伯耆間、守護佐佐木清高倉皇飛舸追躡、天皇與忠顯匿船底、清高不之覺、轉柁而去、

伯耆人名和長年奉迎天皇造行宮於船上山、聚兵衛護、

長年、初名長高、具平親王後、曾祖行秋、承久之役勤王、拒賊於宇治、不克、長年常以勤王為志、為人勇健善射、資產饒贍、宗族強盛、為國人所畏服、天皇船已達伯耆大坂港、聞長年巨族、且忠誠可倚、勅遣忠顯傳旨、長年感泣拜命、急率子弟一族、奉天皇幸船上山、俄而有衆從後至、天皇以為賊追

至、遣人視之、乃長年弟僧源威、及大山寺僧徒、赴王事也、天皇大喜、長年募邑民、運廩粟於船上、伐木為寨、弟氏高以松煙薰布、畫近國將士旗号、以作疑兵、明日佐佐木清高與佐佐木昌綱、以兵三千來攻、望見旗章、不輙進、長年以兵寡、皆伏樹陰、別出射手發矢、以待日暮、已而昌綱突進、中矢死、佐渡前司在賊中、以兵八百歸順、清高不之知、麾衆競進、長年手射殺其四將、及夜雷雨驟至、長年乘以突擊、賊軍崩潰、死傷壞山谷、清高僅以身免、於是近國將士來集、鹽冶高貞亦已歸順、與富士名義綱等、率兵來赴、官軍大振、少將忠顯以功為藏人頭、兼左近衛中將、勅忠顯長年俱議復京師、天皇召長年詔曰、聞汝祖先勤王、累世忠義、可謂偉矣、顧長而年高者危、乃改長高賜名長年、叙從四位下、任左衛門尉、兼伯耆守、又詔曰、朕之出隱岐、無舟何以濟海、無汝何以破賊、而地又名船上、汝宜以舟為徽号、乃御筆畫帆舟賜之、製文及和歌、具述風濤漂泊之艱、以稱長年功、

下詔諸國、討賊北條高時、

三月、赤松則村累破賊兵、長驅入京師、京師新主及本院新院避之六波羅、

先是則村據攝津摩耶山、賊北條仲時時益遣兵五千來攻、則村與子則祐等擊却之、仲時時益復發兵一万來逼、則村自率精兵數百逆戰、不利、僅以身逃、還本軍、明日大舉進擊賊於瀨川、大破之、乘勝夜向京師、左衛門佐藤原忠俊率兵先進、明旦則村踵至桂河、賊兵二萬臨河而陣、則祐單騎先渡、則村乃麾衆悉渡、賊兵奪氣、不戰而走、忠俊奮進、縱火七條民舍、新主驚悸出走六波羅、時日已暮、則村以兵寡且疲、按軍不前、俄而賊兵從後奄至、則村反戰敗走山崎、忠俊亦轉戰皆不利、遂走男山、

肥後人菊池武時起義兵、討賊北條英時於博多、不克死之、

武時、其先出中納言藤原隆家、隆家孫則隆為太宰少監、居肥後菊池郡、子孫因家焉、武時六世祖能隆承久之役、奉勅勤王、祖武房文永弘安間、擊蒙古賊有功、父隆盛生時隆武時、時隆與叔父武本爭邑、遂交刺而死、武時因嗣焉、天皇及御船上、武時與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協謀勤王、密致忠款於行在、天皇嘉奬、賜錦旗以勵其志、先是北條英時為鎮西探題在博多、聞武時勤王、欲誘殺之、武時覺之、告急貞經貞宗、貞宗顧望不答、貞經亦聞王師數敗於京師、疑懼不安、遂斬武時使者、送首英時、武時恔怒曰、恨為豎子所賣、令吾出兵、豈假手於他人耶、即率子弟一族及家兵百五十人而出、兵皆輕死鋒鋭、進攻英時於博多、英時窘迫將自刃、會貞經貞宗率兵數千援英時、武時度不可

克分兵五十附長子武重誡曰我令赴義投命固其分也汝急還國完城聚兵以報乃父之志武重固請同死不許武重揮涙而去武時遂督餘兵冒賊軍而死武時有十五子皆勤王前後死節及天皇還京師錄諸將功正成進奏曰元弘之勳勞實難辨優劣然而如臣等僥倖承恩武時則應勅致命者宜為功臣第一天皇頷之云

天皇聞赤松則村敗勅左近衛中將源忠顯帥山陰山陽兵赴援兒島高德等屬之

先是高德與父範長率其族馳詣行在天皇召見始知櫻樹題詩之人置之麾下中將源定平逃匿山崎及則村敗績奉定平詐稱聖護院宮據山崎以聚兵僧良忠據男山俱塞西海道良忠關白藤原良實孫也賊因之大兵來攻則村擊却之是延曆寺僧徒復奉護良親王令與賊兵戰不利

時忠顯等至丹波但馬守護太田守延奉恒良親王起義兵來會忠顯軍初恒良為北條高時所遷但馬守延奉高時命防衛之至是歸順俱應則村於是則村軍復振

夏四月左中將源忠顯與兒島高德太田守延等奉恒良親王進陣西山峯堂號兵二十萬

是時赤松則村與源定平僧良忠等攻六波羅不利忠顯高德守延等進擊賊兵於京師亦敗績守延死之高德奮戰不却忠顯使人謂高德曰敗卒疲劉且我營距賊太近恐致不虞乃欲移營少退高德對曰勝敗在運小衂何患則村僅以千餘人三進三敗猶期必勝今我殘兵比賊尚多且軍之所據後山前水順得守禦之勝奈何棄之僕請力戰當賊兵君宜整陣為後備忠顯不從俄奉恒良親王走男山高德亦遂退丹波

陸奥人結城親光歸順

親光上野介宗廣子世居陸奥白河因稱白河結城久隷一倉親光應北條高時命從事六波羅至是奉護良親王令旨歸順使人告父宗廣宗廣在鎌倉聞之大喜與子弟密議義舉之計

下野人足利高氏歸順

先是高時遣名越高家及高氏率大兵西上半衞京師半攻行在高家即入京師進攻山崎赤松則村逆擊破之斬高家高氏讃岐守貞氏子其先出自源義家世居下野隷鎌倉及天皇幸笠置北條高時命赴攻高氏適遭父喪因辭之高時不聽即起赴役至是高氏會疾高時復強赴役高氏怒始有歸順志及其入京師密遣其臣海老名季行於船上行在乞歸順詔許之

下詔左近衛中將源忠顯戒愼行軍機務

五月官軍拔六波羅賊北條仲時時益等伏誅

初忠顯令諸軍曰千劒破圍未解我若緩攻曠日賊必捨圍來戰宜先其不來急攻拔六波羅於是足利高氏自內野赤松則村自東寺忠顯忠俊及僧良忠等自竹田進戰皆克兒島高德與狹野朝忠安達祐秀以下轉自若狹入諸軍遂圍六波羅賊兵不能支爭先逃亡留者僅千餘人賊糟谷宗秋謂北條仲時時益曰及東面圍未合宜挾新主赴鎌倉仲時等然之奉新主及本院新院東走至近江番馬驛為土寇所遮時益中矢而死仲時及宗秋以下四百三十二人皆剖腹而死

是月上野人新田義貞歸順

義貞源義家裔父曰朝氏賊兵攻千劒破義貞從軍竊蓄歸順志使其臣舩田義昌請令旨於護良親王遂稱病還本國日謀滅北條氏已而北條高時課軍糧於上野太急義貞執使者斬之因與弟

脇屋義助、率大館宗氏、堀口貞滿等百五十人、出兵笠懸野、未數日、族人大井田經隆、率兵二千人、自越後至、甲斐信濃諸源兵亦五千餘人來會、義貞進至武藏、近國兵士不期來集、衆已二萬餘人、聲勢大張、是時賊大佛高直、阿曾時治、二階堂貞藤、解千劒破圍、退走奈良、後皆出降、尋誅及伏誅、

左近衞中將源忠顯馳使行在、奏復京師、

捷報已至行在、天皇與群臣議還幸、下詔停關白冬教左大臣基嗣官、復前左大臣道平前權大納言左近衞大將經通前權大納言右近衞大將道教官、

新田義貞攻破鎌倉、賊將北條高時伏誅、

先是高時遣金澤貞將、櫻田貞國、長崎高重等拒義貞於入間河、大敗、高時更使弟泰家赴援、亦大敗、結城宗廣、小山秀朝、千葉貞胤、並歸順、應義貞、賊軍遂引還鎌倉、適聞仲時時益敗死、上下失措、

義貞放火、自三道進、連戰皆克、遂長驅入鎌倉、賊兵崩潰、死傷降亡畧盡、高時與子弟逃入東勝寺、終自殺、從死八百七十餘人、長子邦時為義貞所捕伏誅、

征夷大將軍守邦親王薙髮尋薨、

守邦代父久明親王為鎌倉主帥、至是二十六年矣、然虛器空位、為北條氏奇貨、

六月、天皇還幸京師、

先是車駕發船上、行在金持景藤執御旗、名和長年執御劒、鹽冶高貞前驅、朝山義連後拒、藤原行房藤原光守文服、其餘文武從官悉戎衣、詔廢京師新主、已而車駕次兵庫、赤松則村、土居通治、得能通言等奉迎、是時鎌倉捷聞未至、上下猶懷危懼、未幾新田義貞馳使上捷書、於是始知高時伏誅、關東悉平、衆皆歡呼、勅授義貞官、是日楠正成率兵詣兵庫、勅賜謁勞慰之、命以其衆前導、至是車駕還宮、勅去京師年号正慶、削新主所授官爵、是時肥後人菊池武重等驛奏賊將北條英時伏誅、九國悉平、

以護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詔復源長通右大臣、藤原公賢内大臣、

尊良親王、尊澄法親王、中納言藤原藤房等至自配所、

是月、本院後伏見上皇薙髮、

先是北條仲時時益敗死、本院與新主及新院避御伊吹護國寺、至是薙髮、是日天皇下詔曰、凡除賊黨外、將士食田領職、一皆擊舊、不許更來請、如特旨與奪、非此限也、已而源定平、楠正成討北條氏餘黨於奈良、招宇都宮公綱降之、由是降者相踵、

秋八月、置決斷所、議賞將士功、

是日、左兵衞督足利高氏賜名尊氏、

冬十月、中宮藤原禧子崩、

天皇幸笠置、禧子匿嵯峨、明年天皇遷隱岐、禧子往六波羅、與天皇訣、悲不自勝、作歌述懷、自是憂思成疾、因削髮、及車駕還宮、詔蓄髮、復為中宮、病增劇、遂崩、

是月、以參議源顯家為陸奧守、與上野介結城宗廣奉皇子義良親王、出鎮陸奧出羽、前大納言源親房輔之、

顯家上疏、以任重固辭、詔曰、古者皇子皇孫及執政大臣之子、内輔朝政、外總戎旅、方今海内統一、

朝野寧靜、文武之道、何有二揆、其遄往以守我藩屏、顯家拜命、

十二月、立珣子内親王為中宮、卜定祥子内親王為齋宮、

珣子、後伏見天皇女、祥子、天皇女也、

是月、以皇子成良親王為上野太守、出鎮鎌倉、相模守足利直義輔之、

詔以安藝周防租賦、充營宮費、徵諸國歲入二十分二、始造楮幣、又鑄新錢、並用、

是月、立恒良親王為皇太子、左大臣藤原道平為傅、

恒良、天皇第六子、内侍藤原廉子所生、而兩中宮藤原禧子、王氏珣子、並無子、長子尊良、第三子護良、雖天皇特愛焉、皆宮人所生、廉子素得寵、從幸隱岐、及還益專房、善迎合上意、無言不聽、請託皆驗、而以護良有大功、恐立為太子、深結足利尊氏、因欲以立恒良、天皇遂從之、

秋九月、謁石清水廟、又行幸賀茂社、

冬十月、中納言藤原藤房棄官而去、

先是、敕藤原實世議將士賞、將士集闕下、數万、爭功紛拏不決、旬月間僅銓定二十余人、而多失當、藤房代之、覆審略備、而内降得賞者已多、藤房知不可諫、稱病不朝、代以藤原光經、上自擇北條高時邑為供御、以泰家邑賜護良親王、大佛貞直邑給内侍藤原廉子、其餘近侍及僧尼伎樂以阿諛多受地、雖軍功論定、無地可領、内敕與外議牴牾、往々數人爭一邑、天皇恢復之初、鋭意於政治、論理雜訴、天下漸無事、以為無復可憂、聲色自娛、内寵左右專受請託、蔽塞聰明、以逞其姦、於是志士解體、天下復思亂矣、當此時、大起土木、營建宮城及馬場殿、支費甚廣、至造鈔鑄錢以助用度、藤房諫之、不省、適出雲守護鹽谷高貞獻千里馬、天皇大悅、呼為天馬、内大臣藤原公賢等首稱賀之、藤房諫曰、天之所瑞、則賢才、奇異物非所瑞也、天皇不悅、後屢上言、請却之、藤房謂為臣之道於我盡矣、至是入北山岩藏為僧、天皇大驚、命其父大納言宣房召之、將再任用、宣房親馳至岩藏、則藤房既去矣、不知其所之、藤房弟季房、元弘中卒於配所、宣房養孫仲房為嗣、

十一月、勅褫征夷大將軍護良親王官、流於鎌倉、

初、足利尊氏之克京師也、忌護良威名、竊圖激而除之、會護良候人法印良忠部下剽掠京師、尊氏捕二十余人梟之、護良聞而大怒、遂圖誅尊氏、約東士衆、繕修器械、羣情恟々、天皇憂之、遣參議藤原清忠詔論護良、不從、上疏條陳尊氏罪惡、請斥之、尊氏乃知其終不利於己、結天皇寵姬藤原廉子、誣以謀反、因上護良徵兵書、天皇赫怒、詔和歌會召護良、命武士執之、幽馬場殿、誅其親臣三十余人、護良憂憤、莫能自明、屢上書言其冤枉、有司畏憚中外、屏而不奏、遂遷鎌倉、尊氏弟直義遣兵迎之、鑿土牢於二階堂谷幽之、是時北條氏餘黨多伏誅、楠正成討僧憲法於飯盛山、平之、土居通治得能通言破赤橋重時、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誅規矩高政絲田貞義、並傳首京師、

十二月、以上野太守成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

是歲、置武者所、以新田氏族為頭人、置關東廂番、以足利氏族掌之、置陸奥評定衆、以源顯家為頭人、又置新決所於京師、以卿相為頭人、掌治五畿七道事、其大事、天皇親臨、記錄所裁斷、楠正成名和長年等預焉、於是諸國將士悉朝京師、因錄軍功、以足利尊氏為第一、為武藏常陸下總守護、弟直義遠江、以新田義貞為第二、為上野播磨守護、其子義顯越後、弟義助駿河、以楠正成為第三、為

攝津河内和泉守護、名和長年為第四、為因幡伯耆守護、赤松則村為第五、為播磨守護、尋奪則村職、更給佐用莊、因大觖望、心常不樂、

二年乙亥春二月、左大臣兼皇太子傅藤原道平罷、右大臣藤原公賢代兼皇太子傅、

夏六月、權大納言藤原公宗謀逆、伏誅、

公宗太政大臣公經之後、承久之役、公經通北條氏、後相黨援、家出五后、世逞威福、至是公宗竊謀北條氏恢復、乃欲請迎車駕於別第北山西園寺、因行弑逆、事覺、流出雲、尋誅之、

秋七月、北條時行作乱、鎌倉副將足利直義弑護良親王、挾征夷大將軍成良親王而西走、

時行、高時次子、鎌倉之敗、時行猶在襁褓、家臣諏訪盛高抱之、逃匿信濃、至是招聚餘黨、與藤原公宗通謀、進攻鎌倉、連戰皆克、遂走足利直義、兵勢大振、

八月、參議足利尊氏擊北條時行破之、

尊氏聞直義敗、請自將討時行、又請任征夷將軍管領關東、不許、於是尊氏不辭而發、至駿河與直義合、擊時行走之、時行逃竄不知所之、詔賞尊氏功、命班師、尊氏不奉詔、

冬十月、足利尊氏自稱征夷將軍東國管領、據鎌倉反、以誅新田義貞爲名、

尊氏已據鎌倉、上書誣奏曰、初義貞觀望、聞臣克京師、乃敢起兵、而欲自為將軍、臣辱為之下、故舉兵以除之、義貞亦上疏陳尊氏八罪、以聞、參議藤原清忠進言曰、比校尊氏義貞兩奏、尊氏之罪為重、且殺親王、事始上聞、如得其實、罪在不赦、會護良親王侍女歸自鎌倉、上狀、南海西海諸國亦進尊氏反書數十通、於是朝議乃決、

十一月、詔奪足利尊氏以下一族官爵、發兵追討、

是日、以中務卿尊良親王為東國管領、參議源顯家為鎮守府將軍、賜節刀於左兵衛督新田義貞、率兵部少輔脇屋義助、治部大輔宇都宮公綱、千葉貞胤、肥後守菊池武重、左近衛將監大友貞載、鹽冶高貞等、由東海道、彈正尹忠房親王、權中納言藤原實世、修理亮江田行義、左京大夫大館氏明、信濃國司藤原光繼等、由東山道、敕義良親王及源顯家、發陸奥出羽兵、並與大軍會討尊氏、

是月、新院花園上皇薙髮、

自是新院居荻原殿、稱荻原法皇、

十二月、官軍敗績還京師、賊足利尊氏等追躡、將攻京師、

先是義貞累戰皆克、進至箱根、與賊足利直義相持、義助等奉尊良親王、分兵向竹下、與尊氏戰敗績、左近衛中將藤原為冬死之、貞載降賊、官軍大潰、退屯尾張、是時細川定禪據讚岐叛、高松守將舟木頼重討之、不克、備前人飽浦信胤、田井信高叛、據福山城、兒島高德淺山條就討之、不克、越中人普門利清叛、攻殺能登國司源定清、赤松則村及丹波人久下時重、波波伯部為光等叛、皆應賊、於是徵還義貞等、

延元元年丙子春正月、罷朝拜節會、

是時賊足利尊氏招誘諸道兵西上、延暦寺僧徒拒之伊岐洲、大敗、於是新田義貞守大渡、藤原公

泰勝屋義助守山崎、楠正成守宇治、源忠顯名和長年結城親光守勢多、藤原師基守峯堂、賊久下時重等攻峯堂、師基敗走、時重等進據大江山、江田行義擊走之、尊氏來攻大渡、義貞擊却之、賊細川定禪赤松範資攻山崎、官軍敗退、宇都宮公綱大友氏泰降賊、義貞退還京師、

天皇擁神器及法皇上皇皇太子諸王幸延暦寺、新田義貞以下諸將從之、

是日細川定禪陷京師、縱火燒宮闕、

賊足利尊氏入京師、

結城親光欲刺尊氏、不成而死、尊氏遣定禪據園城寺、源顯家奉義良親王、率奧羽兵西上至近江、攻觀音寺城拔之、進至坂本、官軍大振、

已而官軍復京師、車駕還御成就護國院、

先是顯家義貞攻園城寺、別將千葉宗胤戰死、義貞等繼進縱火、細川定禪敗走、將與尊氏軍合、義貞追擊又破之、進與尊氏戰、尊氏潰走、其夜義貞為定禪所襲、引軍還坂本、尊氏又入京師、至是忠房親王、藤原實世、藤原光繼等、率其衆二万自東山道還至坂本、因與顯家義貞正成長年前上野介結城宗廣等、併兵擊尊氏於京師、尊氏大敗、諸賊悉西走、

二月、天皇移御前右大臣藤原家定華山院第、

是日、宇都宮公綱武田某等歸順、已而顯家義貞正成追尊氏至攝津、與直義戰於豊島、走之、又戰於湊川大破之、尋破細川和氏等於瀨川、尊氏直義等悉敗走筑紫、顯家以下振旅還京師、先是正成遣其族左近衛將監楠正家於常陸徇郡邑、與賊別將佐竹義冬後藤基明戰於久慈斬之、

以義良親王為陸奧大守、源顯家更為鎮守府大將軍、敕與結城宗廣奉義良歸鎮、

是時叛將仁木頼章據高山寺城、赤松則村據白旗城、美作備前備中將士多應之、

三月、掃部助菊池武敏討賊尊氏等於多多良濱、不克、

武敏武時第二子、兄武重在京師勤王、武敏在本國擁兵遙應官軍、會尊氏西走筑前、少貳貞經將迎之、武敏偵知擊貞經敗之、進陷大宰府、貞經走保內山、武敏圍之數日、貞經族人有欲歸順者、迫貞經自殺、武敏乘勢與尊氏戰於多多良濱敗績、別將阿蘇大宮司宇治惟直筑前守秋月種道死之、武敏遂退肥後、賊一色範氏仁木義長來攻武敏、不能支匿山而僅免、

敕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管領山陽山陰十六國兵、往討足利尊氏於筑紫、

會義貞疾、別將江田行義大館氏明先發、行義與赤松則村兵戰於播磨室山敗之、已而義貞發京師圍則村白旗城、不能下、別遣脇屋義助與兒島高德合兵畧定山陽道、

夏四月、本院崩於持明院殿、年四十九、火葬於嵯峨野、遺詔稱後伏見院、

備後守和田範長及其子兒島高德與脇屋義助夾擊叛將石橋和義於備前熊山、高德重傷墜馬、衆扶之歸、創甚幾死、範長激之出戰、高德乃蘇息再上馬以餘兵十七騎突進、敵不測其寡、不戰而退、官軍遂取舟坂、義助進圍三石城、江田行義圍奈義能仙菩提寺三城、大井田氏經據福山城、徇

下美作諸城、官軍大振、

五月、賊足利尊氏與弟直義大舉東上、海陸來犯、

尊氏自率舟師、直義將陸軍、攻陷福山城、氏經敗退、義助解三石圍、範長與高德欲拒從尊氏直義而東者、出陣西川尻、聞賊陷福山城、欲與義助軍會、聞亦已退、乘夜踰險、到佐古志浦、高德病創增劇、範長託之僧而行、天既曙、遇赤松則村兵要險隘、範長擊破之、行數里、賊兵數千、追躡射之、範長返戰十八合、士卒死傷殆盡、範長曰、今事至此、是我死之日、遂割腹銜刀而死、是時義貞亦已解白旗園、與義助以下諸將退陣兵庫、

敕左衛門尉檢非違使兼河內守楠正成肥後守菊池武重、赴援新田義貞、拒賊於攝津、不克、正成以下將士多死之、

正成奏曰、賊收九州兵、勢必猖獗、以我疲兵當之、恐不克、宜召還義貞等、姑移蹕山門、縱賊入京師、臣還河內、招聚畿內兵、塞河尻、絕賊糧運、待其疲散、然後前後齊進、可一舉而斃也、顧義貞之計亦當及此、夫戰者始諸逃負、終諸克利、請垂重思、藤原清忠以謂、宜速遣正成決戰都外、天皇從其言、正成即上途、至櫻井驛、與其子正行訣、戒以滅賊匡天下、遣還河內、遂進陣湊川、以當直義、義貞陣和田碕、以當尊氏、尊氏先鋒細川定禪以舟師向紺邊浦、義貞拔軍赴拒、乘間尊氏舟師登兵庫、正成望見之、謂弟正季曰、我軍隔絕、賊滿前後、智計窮矣、乃赴直義陣、縱橫奮擊、幾獲直義、尊氏遣六千余人斷軍後、正成回戰數次、上卒畧盡、躬被十一創、退入民舍、謂正季曰、今日送死九泉、吾子欲何憂、託魂、正季笑曰、願七生人間以滅賊徒、正成怡然、與之交刺死、族十三人、殘兵六十余人、割腹並斃、菊池武重遣弟武吉援正成、至則正成等既死、武吉謂此豈男子生還之時哉、亦割腹而死、天皇聞之、悼惜不已、詔追贈正成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正成已戰歿、義貞至西宮、望定禪旗幟曰、是皆賊之偏裨、由湊川來者、尊氏兄弟、此則真賊矣、因回軍背生田森、分諸將陣三處、殊死戰、遂見敗、賊追急、義貞自為後拒、返戰、馬中矢僵、乃立路傍塚上、待副騎、賊兵競至、義貞射斃數人、賊為之逡巡不近、更叢鏑射之、義貞兩手揮刀截飛矢、且截且避、輕捷若神、適部將小山田高家馳至、以所乘馬授之、步鬪而死、義貞獲間僅脫去、走丹波路、

官軍敗績、天皇又擁神器幸延曆寺、

是時、花園法皇及廢主光嚴院託病不往、尊氏已陷京師、陣東寺、迎法皇及廢主奉之、兵威大張、

六月、尊氏遣直義犯延曆寺行在、官軍擊却之、

義貞自丹波逃詣行在、與參議源忠顯、少將藤原雅忠、治部大輔宇都宮公綱及山門僧徒守西坂、脇屋義助、名和長年等守東坂、並與賊累戰、忠顯雅忠死之、遂大破賊、獲其將高師重、斬之、

是月、官軍討足利尊氏於京師、不克、伯耆守名和長年死之、

先是官軍皆謂賊累敗兵太寡、可以擊也、於是宇都宮公綱進攻東寺、賊出兵諸巷要之、公綱敗還、賊勢復振、會前權大納言藤原師基率北國兵三千余人赴難、因謀復攻東寺、衆以謂經京師赴東寺、街衢多隘、進退甚難、所以公綱取敗也、宜分軍為二、西自內野、東自河原、縱火夾攻之、議乃決、師基從河原、義貞從內野、入復敗退、是時興福寺僧徒應延曆寺、近畿兵士亦相繼送款行在、請將帥、中納言藤原隆資等出繞之、塞賊要路、絕其餉道、於是賊大困蹙、義貞遣兵三千於阿彌陀峯、夜爇

万炬以張勢、與隆資等諸路兵刻期進攻、名和長年屬之、路過白鳥村、童謡曰、三木一草、僅存一木、蓋稱結城親光、楠正成、及長年曰三木、稱源忠顯曰一草、並當時功臣也、會隆資愆期進戰、為賊所敗、阿彌陀峯及諸路兵亦皆敗、與福寺僧徒負約不至、義貞躡進、薄尊氏營、挺身決戰、俄而賊兵從後奄至、義貞馳突賊圍之數重、射中義貞額、血蔽面、義貞令將士馬首皆西決死、從兵八百、殊死奮戰潰圍、遂擁義貞而退、長年見諸軍敗、以謂獨過白鳥、童謡嘲我死晩焉、今日即可死之時也、與從弟信貞等兵士二百人冒賊軍力鬪而死、天皇聞之為流涕、

秋八月、賊將足利尊氏擁立豊仁親王、稱帝於京師、是為光明院、

初尊氏欲擁慶主光嚴院復位、衆以謂北主往時為北條高時所立、曽不踰年、天下覆亂、北條氏滅

兵、立之不祥、尊氏從之、豊仁、廢主弟也、民間嘲之曰、親王奇福、未經一戰、將軍賜之帝位、

冬十月、尊氏佯送欵延曆寺行在、依僧忠圓奏、請迎車駕於京師、天皇納之、

先是從駕兵士殆二十万、皆取給於延曆寺僧徒、僧徒傾資經營、猶不能足、至是賊又斷東北餉道、官兵及僧徒屢出爭之、不克、兵士飢困、相繼逃亾、部伍日減、天皇憂之、雖察尊氏虛詭、遂納其款、將還京師、藤原實世等固非之、馳入告義貞、義貞令堀口貞滿偵之、見乘輿已駕、伏廷泣訴留之、天皇方感悟、義貞與子弟入謁、亦諫止之、天皇慰諭曰、朕非不之省、姑從尊氏奏請、以觀天下動静、今聞越前人河島維頼、氣比氏治等、勤王應官軍、汝宜奉太子赴彼地、徇北國、以規恢復、天下之事、一以煩汝、言畢涙下、咸俯伏涕泣、明日車駕發行在、

足利尊氏幽天皇於華山院、

義貞與藤原實世奉皇太子及成良親王赴越前、更為經畧、脇屋義助、兒嶋高德、土居通治及通縄、得能通言、千葉貞胤等屬之、行抵近江鹽津、會大雪、通縄、通言與前軍相失、有賊奄至、通言、通縄士馬凍餒、不能戰、乃與從士自刄而死、貞胤遂降賊、車駕亦已入京師、尊氏悦曰、誰謂天皇英明、業已陷吾計中矣、使直義陽奉迎、遂幽之、悉奪從駕公卿官爵、拘縶將士、請傳三神器於新主、天皇乃授僞器、於是尊澄法親王走遠江、懐良親王走吉野、藤原隆資走紀伊、藤原師基、藤原光継、源定平走河内、准大臣源親房走伊勢、菊池武重脱囚歸肥後、再集兵勤王、

是月、皇太子入金碕城、氣比祠官氣比氏治奉迎之、

尊氏聞義貞等赴越前、矯天皇詔、遣族高經及仁木頼章等二万余人、攻金碕、先是義貞遣長子義

顯於越後、弟義助於杣山、招諸國兵、至是義助義顯途還、以奇計擊走高經、頼章、已而賊又發大兵、水陸來攻、城兵乘高矢石交發、賊死者日千數、踰月竟不能近、

十一月、左近衛少將源顯信起義兵於伊勢、

顯信、准大臣親房第二子、及天皇為尊氏所幽、從父走伊勢、竊圖興復、

十二月、天皇夜擁神器出華山院、潛幸吉野、刑部大輔大江景繁從之、

吉野僧宗信等率兵奉迎、已而楠正行、和田正朝、真木定觀、三輪西阿、及恩地、牲河、志貴、湯淺等諸族、各率兵來衛、天皇欲以高野山為行在、而僧徒不奉詔、因數造行宮於吉野、遣度里忠景於越前、賜詔書於義貞、以復京師、是時越前人瓜生保推脇屋義助子義治為將、起兵杣山、賊將足利高經

分兵攻之、保等撃走之、又攻高經新善光寺城拔之、於是北國官軍稍振、是冬、京師新主以成良親王為其儲子、已而尊氏幽之、成良、天皇第七子、以天皇幸吉野及之、

二年丁丑春正月、天皇在吉野、以兵亂罷朝拜節會、

先是、陸奥賊起、應足利尊氏、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討之、不利、奉義良親王保靈山城、賊又來圍、至是天皇遣修理亮江戸忠重、敕顯家與結城宗廣等戮力圖恢復、顯家乃以敕示宗廣等、衆咸感激、因移檄徵兵、宗廣一族、及伊達信夫南部下山等諸族六千余人應之、顯家乃破賊、與諸將士議復京師策、是時伊賀守里見時成、及瓜生保、僧義鑑率兵赴金崎援義貞、不克死之、

二月、足利尊氏拘前參議藤原公量源親光、殺前參議藤原宗兼、

三月、金崎城陷、皇太子就虜、

先是、脇屋義治自杣山遣兵救金崎、道敗、於是金崎外援斷絶、糧食亦竭、而天漸暖、雪消通路、賊日逼城外殆十万、義貞以勢不可支、與藤原實世及義助潛踰城趨杣山、圖聚兵振賊、旬日僅得五百余人、遷延又過旬余、賊大兵圍金崎急、左中將藤原行房、越後守新田義顯、備後守土居通治、諸將以見兵八百余人、拒守二十余日、而城中糧已竭、兵皆饑困、鼓撃不堪、賊四面陵城而入、義顯與尊良親王自殺、土居通治、由良具滋、長濱顯寛等、格鬪力盡皆死、左中將藤原行房、大炊助里見義氏、及武田與一、氣比氏治、及子齊晴、法眼賢覺、以下士卒悉自盡、逃者僅四人、城遂陷、賊足利高經獲皇太子、護送京師、

夏五月、中宮珣子崩於京師、

珣子、初為内親王、叙一品、及前中宮崩、入宮、立為中宮、生一皇女某、天皇幸吉野、不得從、憂傷成病、遂崩、

秋八月、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奉義良親王、率兵西上、與足利義詮戰利根川、大破之、

先是、宇都宮公綱率兵詣吉野、詔進官、宗良親王起兵於遠江、大館氏明起於伊豫、江田行義守丹波高山寺城、金谷經氏守丹生山、並應官軍、北條時行遣使行在、奏請討足利尊氏自贖、詔許之、時行、高時次子、建武中擧兵鎌倉、敗後深自竄匿、至是起兵於伊豆、以五千余人屬源顯家、從而西上、

冬十二月、源顯家與宇都宮公綱、新田義興、北條時行合兵攻拔鎌倉、足利義詮出走、

義興、左近衛中將義貞次子、以母賤、不為義貞所愛、幼居上野、遂擧義兵、以三万人應顯家、義詮、尊氏第三子、幼居鎌倉、細川和氏及弟頼春、師氏、上杉憲顯等輔之、至是義詮甫八歲、逃匿相模、

三年戊寅春正月、天皇在吉野、

是月、源顯家發鎌倉、宗良親王、熱田大宮司尾張昌能、美濃守堀口貞満等、各率兵會顯家軍、顯家進至美濃、與土岐頼遠、桃井直常等戰於青野原、破之、進破高師泰於雲津川、而顯家累戰長驅、兵皆疲、遂屯奈良、
勞之、官軍稍振、

二月、源顯家與賊桃井直常戰於奈良、敗績、

顯家屯奈良、將詣吉野、集諸將問計、結城宗廣曰、我兵雖疲、足復京師、若致挫衄、暴屍於皇城之地、亦可以洩憤已、顯家從之、未發、尊氏遣直常來撃、顯家兵疲不能戰、遂大潰、義良宗良二親王走吉野、

顯家逃河內、收散卒、未幾出據男山、軍聲復振、是月、新田義貞攻拔越前府城、賊足利高經走保足羽城、

夏四月、足利尊氏弑皇太子恒良及成良親王、

恒良、天皇第六子、成良第七子也、初金崎城陷、賊擒恒良、問義貞兄弟存亡、恒良意謂以實告之、彼必攻杣山、乃紿曰、聞昨日薄暮義貞兄弟自殺、從者火屍營中、高經以告尊氏、尊氏信之、至是春義貞義助出杣山、連拔數城、兵勢大振、尊氏與弟直義大怒曰、是信東宮言、縱杣山攻擊之故也、命粟飯原氏光酖皇太子、氏光齎藥詣謁曰、東宮幽鬱恐有病生、尊氏兄弟使臣獻藥、乃留一裹而還、是時成良幽同室、乃謂恒良曰、未病進藥、是愛我也、然有愛人而幽之者乎、是必速死之毒、非療病藥也、將擲之庭、恒良手取之曰、尊氏直義慘虐為性、縱不飲此藥、無免死之理矣、與其被鎖一室、不得拜天日、熟若早取死也、遂飲藥、成良亦飲焉、無幾並薨、恒良時年十五、

五月、從二位鎭守府大將軍檢非違使別當兼權中納言源顯家、檢非違使名和義高、及從弟義重戰歿於堺浦、

顯家、准大臣親房長子、歿年二十一、天皇深悼惜爲詔贈從一位右大臣、義高、伯耆守長年長子、建武初、與父從車駕赴京師、敘正五位上、直武者所、已而車駕幸延曆寺、同父拒賊、累戰皆有功、初顯家據男山、尊氏遣高師直圖之、左少將源將定源家房寺、奉敕援男山、顯家力戰連克、師直以大兵圍男山、自陣天王寺、絕攝津河內援路、顯家使弟左少將顯信以下諸將守男山、自將出師和泉、擊師直、義高等屬之、與戰大敗、義高等既死、顯家與殘兵二十余騎將突圍奔吉野、手自接戰竟死之、

秋七月、男山陷、

先是彈正少弼大井田氏經等、破越中加賀諸賊、進與義貞軍合、於是北國官軍大振、天皇賜手詔於義貞、救男山、義貞遣弟義助將兵二万赴援、師直聞之、攻男山急、遂放火焚石清水廟、源持定、源家房、結城宗廣、宇都宮公綱、新田義興、北條時行以下諸將戰敗、源顯信遂棄男山、走河內、是時義助進至敦賀、聞男山失守班師、

閏七月、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攻藤嶋不克、死之、

義貞圖攻拔黑丸城、守將足利高經惶恐、大修守備、設七營相控援、平泉寺僧徒又叛義貞、營於藤島應賊、義貞與諸將士刻日出渡足羽河、大旗什中流、衆以為凶徵也、義貞進陣燈明寺、遣兵分攻七營、藤島賊撓動、衆乘勢攀陴而登、僧徒力拒、過晡、官軍幾却、義貞怒、易馬擐甲、率騎兵五十、間道

赴救、高經出步卒三百、邀藤島、義貞遇之於途、賊隱楯亂射、中野宗昌目義貞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義貞曰、棄衆獨免、非吾意也、策馬而進、馬被五矢、顚於淖中、義貞欲起、有飛矢中顙、度不可免、終自刎而死、年三十八、宗昌及結城親霽、金持重興等刳腹殉之、從騎亦皆戰歿、時霧雨昏濛、餘衆竟無赴救者、日暮有數騎歸河合、衆見之以為義貞、各自解還、及知其死、多逃散、義助收餘衆還石丸城、將士多懷反側、於是令河島維頼保三峯、瓜生重及弟照守杣山、畑時能據湊城、義助自率七百余人守府城、

詔遣鎭守府將軍源顯信、前上野介結城宗廣、奉義良親王往鎭陸奥、節度東北諸軍事、准大臣源親房輔之、使宗良親王、及左兵衛佐新田義興、左馬權頭

北條時行、經畧東國、

諸將度賊梗陸路、悉會伊勢、並由海路進、至天龍灘遇颶風、船艦四散、親房船達常陸、遂入關城、糾合義旅、宗廣船漂七日、還至安濃津、候風十余日、宗廣偶嬰病瀕死、乃按劍曰、我生七十、百事完足、但不得滅賊而就死、是為恨耳、遂切齒而卒、宗廣、朝光曽孫也、

九月、以懷良親王為征西大將軍、掌九州節度肥後守菊池武光輔之、

武光、武時第八子、承兄武重武士之後、遵父兄遺訓、竭心王室、

四年己卯春三月、義良親王還吉野、

先是義良赴陸奥、船漂還伊勢、源顯信從之、已而顯信復赴陸奥、義良遂不赴、

秋七月、右衛門佐脇屋義助攻足利高經於黒丸城破之、高經奔加賀、

義助、承義貞戰歿之餘、勵志糾合義旅、圖取足羽、畑時能、由良光氏、堀口氏政等、攻拔賊壘數十、進會河合、義助自率兵三千、攻賊三日夜、下十七壘、屬將七人、斬卒五百余人、遂與時能等合兵薄足羽、高經惶懼、自放火焚黒丸以下五城夜遁、

八月、天皇不豫、立義良親王為皇太子、尋讓位、

是月、天皇崩於吉野行宮、年五十二、遺詔稱後醍醐天皇、葬於藏王堂側、

天皇天資英毅、博渉書史、篤信佛法、特研究密宗及禪貞、又留心典故、嘗著年中行事、為治蕐延喜之風、自西巡還、閲敕廢關白、復不之置、躬攬庶務、多所更革、曰、今日舊例、乃往日新制、安知朕之新制、不復為後日之舊例、其聽訟記録所、亦效後三條帝之制、爲其嘗幽六波羅、浄席擬石灰壇、日拜大神宮、如在宮時、臨崩口敕、妻子珍寶及王位、及命終時、皆不隨者、若彼穆公殉三良、始皇瘞寶玉、朕素所不取、但逆賊不平、四海未安、惟此為恨、太子即位日、其任賢使能、録義貞義助功、務圖恢復、以副朕遺志、朕身雖瘞南山、而神常望北闕、若有墜朕命者、子匪繼體、臣乖盡忠、言訖、左把法華經、右按劍而崩、於是公卿奉遺詔、北向築山陵、河内守楠正行等率兵宿衛、

國史綱鑑卷之十九　終

國史綱鑑卷之二十

馬杉繫 編修

後村上天皇（諱義良、後醍醐天皇第八子、母內侍藤原廉子、在位三十年、）

延元四年（己卯）冬十月、即天皇位於吉野行宮、時年十二、權大納言藤原實世、權中納言藤原隆資輔政、左大臣藤原經忠以下並如故、

（是時軍國多事、行宮湫隘、諸儀不行、僅遣使伊勢、奉幣大神宮、告即位、且拜神器而已、）

是月、右衛門佐脇屋義助軍敗、還吉野、

（先是、賊足利高經陷杣山城、義助以下走美濃、保根尾城、於是北國諸城皆陷、畑時能守鷹巢城、與高經戰、伊地山敗死、至是賊土岐賴遠、及從子賴康等、以美濃尾張兵攻根尾城、義助度衆寡不可敵、與子弟及從士七十三人、微服徃熱田、依藤原昌能、稍集散卒、潛詣行在、天皇為抆涙、勞獎久之、明日詔加義助爵一級、拜刑部卿、子弟從士悉授官賜物各有差、）

十二月、宣布先帝遺詔、勸王事、

（是時、楠正行、和田正朝等、率兵宿衛行宮、征東將軍宗良親王在遠江、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在筑紫、鎮守府大將軍源顯信、左近衛少將新田義宗、左兵衛佐新田義興、其族江田大館及土居得能菊池三角櫻山諸氏、並據國郡、圖恢復、）

以陸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

（陸良、護良親王子、母源親房妹也、幼有勇概、後醍醐帝子養之、拜親王、至是敎襲父職、）

興國元年（庚辰）春二月、賊高師泰陷遠江井伊城、守將宗良親王走越後、

（師泰、師直弟、恃功驕侈、嘗欲營別墅於東山枝橋、以菅原氏墳墓在其地、乞之菅原在登、在登欲拒、移葬而與之、師泰怒曰、彼故惜之、為辭以欺我耳、即遣役夫伐木發墳遺棄骸、遂因其地作別墅、時人榜其側曰、奈岐比登能志流志能曾斗婆保利須氐氐、波加奈加利計流、以惠豆致利加奈、師泰疑在登所為、嗾力士刺殺在登及子在弘、藤原隆蔭家士某頗詬之、師泰聞而大怒、追執之、以苦役陵辱隆蔭、其凶虐無忌憚、率此類也、）

三月、遣刑部卿脇屋義助總督四國九國諸軍、備前

守兒島高德屬之、

（先是高德從義貞在北國、執掌軍事、及義貞戰歿、潛歸吉野、至是赴伊豫、）

夏五月、刑部卿脇屋義助卒、

（備前人飽浦信胤歸順、舉兵小豆嶋、絕賊漕路、義助已赴伊豫、四國西國軍事悉出其節制、緣道官軍多具戰艦資糧器械、迎義助、伊豫國司藤原有資、守護大館氏明、及土居得能土肥河田武市日吉諸氏大得聲勢、官軍復振、賊望風棄十余城而逃、義助入居國府、未幾病卒、於是諸軍沮喪、四國相尋陷沒、高德不能支、遂逃歸備前、）

秋九月、伊豫守護左馬助大館氏明戰歿於世田城、

（先是、會脇屋義助卒、賊細川賴春以大兵攻四國、陷河江城、是時修理大夫金谷經氏與土居通卿、

得能彈正、攻拔備前鞆城據之、聞穎春乘勝將攻氏明世田城、選精銳赴援、途遇賊兵大戰千町原、而衆寡不敵遂敗、還備前、氏明精兵多從經氏戰歿、加以糧竭、賊已薄城、氏明率新兵十七人開城門馳突、奮闘斬賊兵無算、遂還城割腹死、氏明新田政義裔、祖父家氏始氏大館、父宗氏與義貞俱舉義兵、攻北條氏有功、遂戰歿鎌倉、氏明與兄幸氏厲志勤王、天皇聞其死悼之、

二年辛巳春二月、准大臣源親房上職原鈔、

是歲、陸奥人結城親朝常陸人小田治久叛應賊、

親朝、前上野介宗廣長子、宗廣與次子親光俱忠烈、死於王事、親朝留守其邑白河城、初源親房船漂至常陸、治久歸順、迎親房居其邑小田城、是歲春、賊高師冬來攻、親房及中將源顯時連戰大敗之、已而治久降賊、顯時出走大寶城、小田城殆不支、親房遣使請援於親朝、親朝陽諾之、經數月不

肯出兵、親房乃贈手書、懇諭切到、譲以大義、而親朝不答、親房遂棄小田城、走保關城、

四年癸未春、關大寶二城陷、源親房源顯時還吉野、

親房保關城、師冬以大兵來圍、別遣將士攻大寶城、源顯時擊卻之、師冬更築長圍、絕二城應援道、時出兵挑戰、親房顯時困之、而相持已三年、城中糧盡兵潰、親房顯時遂棄城西走、師冬移兵攻伊佐城、城將伊達行朝不能支、遂降賊、於是關東悉陷沒為賊有、

六年乙酉冬、兒島高德脇屋義治圖舉兵於京師討尊氏、不成、

義治、刑部卿義助子、每從在兵間、任式部大輔、及義助卒、竄匿上野、是歲高德復起兵備前、迎義治為首將、先是荻野朝忠降賊、以事怨尊氏、高德因結朝忠約並起、尊氏聞之、遣兵攻朝忠於丹波、高德於備前、朝忠與山名時氏戰不利、復降賊、高德慮謀不濟、擁義治竊入京師、招得義故千余人、謂使衆聚居必為賊所發、乃分置近郊、期夜襲尊氏、先期一日、尊氏諜知、遣兵分攻所在、衆或奮闘自殺、餘衆悉散去、高德與義治奔信濃、

正平二年丁亥秋八月、河内守楠正行與賊細川顯氏戰於譽田林、敗之、

正行、贈近衛中將正成長子、父死時年甫十一、奉遺誡追念不已、兒戲常仆羣童為斬賊、走竹馬以為追尊氏、既長為帶刀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兼河内守、天皇登祚初、奉敕舉出兵住吉側討賊、至是將攻矢尾城、尊氏遣顯氏以兵三千來攻河内、正行陽為攻矢尾、縱火所在、潛蔽譽田林而陣、顯氏望煙起以為敵果攻矢尾、乃馳至譽田河原、正行從後叫呼突出、顯氏大敗、走保天王寺、

冬十一月、正行再邀擊賊山名時氏細川顯氏於瓜生野、大敗之、

尊氏聞顯氏敗、遣時氏以兵六千赴援、屯住吉、正行謂先破住吉、則天王寺兵不攻而自潰、分兵二千余為五隊、放火民舍而進、望賊軍塵起、以謂彼陣四處、而兵倍於我、不宜分隊、復併五隊為一、大戰於瓜生野、破時氏、時氏餘衆潰走、至渡邊橋溺者無算、時氏被創走、顯氏不能支、亦棄天王寺走、正行乘勝圖進復京師、尊氏憂懼大議戰守、

三年戊子春正月、賊高師直師泰入寇、河内守檢非違使左衛門尉楠正行、及弟正時、族和田賢秀及弟正朝等、拒戰四條畷死之、

先是正行聞賊大兵來犯、與正時賢秀等百四十余人誓共死、詣行宮奏請曰、賊尊氏遣其將師直兄弟將來犯、是臣等報效之秋矣、若非獲彼首則授臣兄弟首、雌雄決命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言畢泣下、天皇親臨、口敕曰、前日二戰每得克捷、汝累世武功、殊可嘉尚、聞賊復盡兵來犯、事勢固弗輕、雖然知進而進、欲不失時也、知退而退、欲圖全也、汝朕之爪牙、愼當自愛、卽出宮女辨內侍賜之、正行上歌辭之、曰、登氐毛余耳、奈我良布倍久毛、阿良奴美能、加利能知岐利乎、以加氐牟須波牟、遂拜謝而出、率衆拜後醍醐帝廟、告曰、戰如不利、不敢生還、叩鐔而起、題同盟姓氏於如意輪堂、書歌其後、曰、加倍良自登、加禰氐於毛倍波阿豆佐由美、奈岐加儞耳以流、奈乎曾斗度牟流、各截髮而發、天皇使中納言藤原隆資援兵勢、至是師直已入河內、分兵六万陣伊駒山飯盛山外山四條畷四處、隆資率兵三千、陽為向飯盛山、以縻賊軍、正行兵三千由四條畷進、飯盛山賊望之、

分兵邀擊、正行以先鋒敗之、後軍與四條畷賊戰、殺傷相半、飯盛伊駒賊兵前後奄至、後軍敗走、正行不顧、以兵三百直前奮擊、大敗師直兵、而衆已亡百余人、馬皆被數矢、乃下馬接戰益厲、遂迫師直陣、上由高元者、偽稱師直、冒陣戰死、正行獲首大悅、已而知其偽、乃投首於地、蹴且罵曰、汝亦無雙朝敵、此日自巳至申、凡三十余戰、殺傷數百千人、正行兵死亡畧盡、乃與餘兵五十余人負盾伴走、以誘師直、賊覺之、以支兵三百追之、正行返戰斬五十余人、復進迫師直軍、而正行正時身受數箭、兵士亦皆重創、不可用、正行乃呼曰、事畢矣、莫為賊所獲、與正時交刺而斃、時年二十三、從士皆自殺、其他一族二十三人、從兵百四十三人、悉戰歿、

已而師直師泰等乘勝、進犯吉野、天皇避賊鋒、幸穴生、藤原隆資率兵從之、

師直已陷吉野、縱火行宮而去、是時正行弟正儀留守千劍破城、師泰築壘石川、攻正儀、不能下、

冬十月、京師主光明院從子興仁親王嗣立、是為崇光院、

崇光院、光嚴院長子也、

十一月、花園法皇崩於京師萩原殿、年五十二、葬十樂院山上、遺詔稱花園院、

法皇好學善詩歌、嘗親撰風雅集、又喜禪法、以僧妙超慧玄為師、捨花園離宮為妙心寺、使慧玄居焉、別創一字於方丈側、号王鳳院、徙御之、萩原殿是也、遺像尚存焉、

五年庚寅冬十二月、賊將足利直義歸順、

先是京師主以尊氏為征夷大將軍、直義為副將軍、稱曰兩御所、足利氏初擁立豐仁親王、為京師主、陽尊之、每事稟啟、及官軍諸將相尋戰歿、大得其志、不復稟啟、肆割畫腴地賞功臣、或奪京師諸紳食邑、雖君主供給闕乏、不顧、至京人或學關東語、以免其侮辱、尊氏部將土岐賴遠、嘗途遇光嚴院、不下馬、前驅呵曰、院也、賴遠曰、院耶犬耶、犬則應射之、令從士環射、折輒截轜去、直義聞而大驚、即論其罪、誅賴遠、武人相謂曰、犬且下之、若遇將軍、將手行耶、高師直以尤多功、為尊氏所信任、為其執事、而專恣無忌、至姦淫京師諸紳婦女、譖鹽谷高貞、奪其妻、弟師泰亦專橫、尊氏不罪、直義素與師直惡、上杉重能、畠山直宗、亦疾師直、乃附直義、勸除二高、直義然之、伏兵召師直、師直知其謀脫歸、召師泰於石川、於是畠山國淸代攝石川壘、與正儀相持、直義使人說師泰援已、師泰不肯、遂與師直合兵數万圍尊氏第、請斥直義及重能直宗、尊氏度兵力不敵、聽其請、直義薙髮、無幾重能

直宗爲師直所殺、直義義子直冬出鎮中國、至是起兵、圖誅師直、師直勸尊氏親往討之、師直亦欲踵發、慮直義圖後將殺之、直義懼奔大和、上書請歸順、下公卿議、大納言實世曰、致先帝播遷王室艱難者、皆由此豎子、今窮迫来降、非其本心、宜斬之、左大臣藤原師基、准大臣源親房等以爲得大援、興復可期、遂納其降、詔圖北伐、石塔義房、畠山國清、桃井直常等與師直惡、皆附直義来歸、

六年辛卯春正月、左馬頭足利直義率官軍據男山、與桃井直常通謀、夾攻京師、尊氏及其次子義詮西奔、直常入守京師、

是月、上杉能憲歸順、起兵上野、遥應官軍、攻賊高師冬於甲斐斬之、

二月、足利直義畠山國清、復叛與尊氏講和、

尊氏西奔播磨、直義使石塔賴房、畠山國清、上杉義依追擊尊氏、連戰不利、狼狽入松岡城、聚敗卒得五百人、是時直冬率大兵發鎮西、將進攻尊氏、尊氏嘆曰、事已去矣、與師直師泰等欲自殺、饗場氏直竊至國清營講和、國清與直義議、遂許之、氏直即還報、尊氏因還京師、師直師泰薙髮衲衣篛笠乘馬、從尊氏後、衆彈指曰、出家功德、應救後生、而今生難免矣、師直愧之、掩面疾馳而過、上杉顯能以其父讎、命兵士馳馬遮其前、遂斬師直師泰、師直二子師友師夏、及師泰子師世以下、一族十余人悉所殺、

夏六月、赤松則祐歸順、請奉征夷大將軍陸良親王討尊氏、聽之、

秋八月、賊將足利尊氏佯請降、不允、再請之、朝議佯許之、命討直義、

直義與尊氏已和、内猶猜忌、諸將亦各懷危懼、浮言沸騰、釁端復起、直義遂奔鎌倉、尊氏欲自往擊之、慮京師寡兵爲官軍所襲、因請降、使義詮留守京師、率諸將至鎌倉、擊破直義軍、獲直義酖殺焉、先是新田義興、義宗、脇屋義治、起兵上野武藏、將攻鎌倉、至是尊氏留子基氏守鎌倉、自將兵出戰、金井原大敗、義宗乘之、尊氏幾不免、會日暮、義宗引兵而退、尊氏僅得免、義興義治以別隊攻鎌倉、基氏敗走、已而尊氏聚敗兵破義宗於笛吹嶺、義興義治亦不支、遂走越後、尊氏乃入鎌倉、

冬十一月、以足利義詮奏請、約至明年春車駕還京師、

先是義詮留守京師、與尊氏議廢京師主崇光院及其太弟直仁、去京師年號觀應、奉正平号、天皇嘉納、遣使修日吉臨時祭、及内侍所神祭、

十二月、進准三宮藤原廉子号曰新待賢門院、以左大臣藤原師基爲關白、准大臣源親房准三宮、賜從駕群臣賞有差、

是月、京師滯留諸紳、藤原良基以下悉詣行宮、敕降其官爵各一等、

七年壬辰春正月、修四方拜於賀名生行宮、

先是改穴生爲賀名生、是月、足利義詮獻黄金三千兩、馬十匹、贈金帛馬匹於後宮百僚有差、

二月、車駕發賀名生、百僚戎衣扈之、

楠正儀、和田正忠、及其族屬諸將、率熊野八莊、吉野十八郷、兵七千余人警衛、

是月、由良入道信阿、兒島入道志純、並奉密旨赴東國、圖以新田氏兵討尊氏、

信阿未詳其人、亦稱新左衛門入道、號信阿、疑由良新左衛門具滋之族、具滋戰死金崎城、信阿因稱新左衛門、亦未詳其事、然以與新田氏有舊、朝議遣之、後與新田義興同死於矢口渡、志純本名高德、是時從在男山、天皇召見曰、汝赴東北諸國起兵來援、効力襄功、在此一舉、高德拜命、往與信阿諭新田氏諸族、於是新田義宗以下將士應之、高德後不知其所終、

閏二月、車駕次男山、右近衛大將源顯能率伊勢伊賀兵會之、

敕以兵塞赤井及大渡、顯能自鳥羽、少將源顯經自唐櫃越、楠正儀和田正忠諸將自桂川、各率兵入京師、足利義詮意尋去年約、將出奉迎車駕、俄而官軍奄至、義詮驚悸、命細川顯氏細川頼春拒戰、正儀正忠等擊破顯氏、獲頼春斬之、義詮狼狽出走近江、

官軍收復京師、敕源親房及顯能總決京師諸務、

是時、征東將軍宗良親王起兵信濃、與新田義興義宗脇屋義治等合軍、擊足利尊氏於武藏金井原、大破之、義興義治乘勝進擊破鎌倉、走足利基氏、

三月、敕收京師主光嚴光明崇光、及其儲貳直仁、從於東條、尋幽於賀名生、

義詮募近江兵、還屯東山、將逼男山、源顯能退軍淀河、義詮進據東寺、赤松則祐叛降義詮、賊別隊斯波氏經等、塞東條路、逼男山、楠正儀和田正忠與細川清氏顯氏土岐康貞戰於荒坂山、正忠斬康貞、遂退保男山、

夏四月、義詮犯男山行在、右大將源顯能、左兵衛督藤原康長及楠正儀和田正忠等、邀戰不利、

正儀正忠還河内募兵、會正忠病卒、年十六、其部下二百余人叛降賊、

五月、天皇棄男山行在、幸奈良、賊兵前後來逼、從一位大納言藤原隆資等、三百餘人防戰死之、

是日、天皇被甲御馬、督戰潰圍、有賊一宮有種者、進逼天皇、藤原康長擊踣之、至木津川、賊兵百余人圍射、矢及御鎧、康長力戰破之、天皇遂還賀名生宮、先是宗良親王自信濃、新田義宗自越後、桃

井直常自越中、吉良滿貞石塔義房自駿河、土居得能諸族自伊豫、各率兵勤王赴難、聞男山不守、皆途還、○隆資、左中將隆實子、家世號四條、自少鞅掌王事、艱關百折、而始終不易志、屢將兵與賊戰、至是戰死、詔贈左大臣、

秋八月、賊足利義詮擁立崇光院同母弟彌仁、為京師主、是曰後光嚴院、

初、後醍醐帝以偽器授光明院、及官軍入京師、宮闕雜亂、遂亡之、至是衆議曰、京師無神器、彌仁不可踐祚也、藤原良基曰、尊氏劍也、吾乃璽也、何有不可、遂立彌仁、尊氏聞而悦、

是冬、山名時氏師義、足利直冬、歸順、

八年 癸巳 夏五月、伊豆守山名時氏發伯耆東上、敕大

納言藤原教忠、藤原隆俊、左兵衛督藤原康長、左馬頭楠正儀、和泉守和田正武、彈正少弼赤松氏範等、率兵會時氏軍、

鎮西將士屬足利直冬、伯耆出雲因幡美作隱岐兵屬時氏、並應官軍、

六月、諸將攻京師、與足利義詮戰、破走之、官軍復取京師、

義詮奉後光嚴院走近江、堀口貞祐邀擊義詮於真野浦、斬其將佐佐木秀綱、敕遣中納言宗房、大藏卿師治於京師、按撫預後光嚴院踐祚者、悉毀竊之、且沒其居第、

秋七月、賊足利義詮及赤松則祐、復攻京師、時氏還伯耆、於是官軍皆退、

賊足利尊氏奉後光嚴院入京師、

是月、詔以右兵衛佐足利直冬為總追捕使、

九年甲午夏四月、准三宮源親房薨、

親房、具平親王後、權大納言師重子、家稱北畠、以博洽聞、嘗讀司馬光通鑑、有感、乃著神皇正統記、推皇祖建國之意、明神器之有歸、其他著書有數種、世人傳寶之、四子顯家顯信顯能顯雄、並勤王、顯能子孫世領伊勢、每屬官軍、

冬十二月、總追捕使足利直冬率鎮西兵東上、山名時氏、桃井直常、足利高經等、並應之、再攻京師、尊氏走近江、

佐佐木道譽世領近江、助尊氏逆、又以近江兵屢援義詮、恃功專權、男山之役、時氏子師義應賊、最有功、因要賞欲得邑若狹、數造道譽請之、不應、師義怒曰、吾得邑何必待汝輩哉、遂勸父同歸順、與官軍合勢、攻陷京師、而事不成、至是為直冬先鋒東上、足利義詮出拒播磨、時氏師義擊破之、與直冬進至丹波、

十年乙未春正月、直冬直常高經時氏入京師、尊氏以近江兵據延曆寺、

二月、敕遣藤原隆俊藤原康長等、據男山援直冬等、

是時細川賴之、以南海兵東上援義詮、官軍及時氏師義逆擊之神南山、敗績、高經直常亦數戰於京師、勝敗未決、尊氏大舉來攻、直冬以下諸軍大敗、諸將退次攝津、遂各引兵還國、京師復為賊有、

秋八月、聽光明院還京師、

十一年丙申春正月、足利高經叛降賊、

十二年丁酉春正月、聽光嚴院崇光院及直仁還京師、

十三年戊戌秋八月、左大臣藤原實世薨、

實世、前太政大臣公賢子、自少勵志勤王、數與賊戰、以功累進至從一位、

冬十月、左兵衛佐新田義興為賊足利基氏將畠山國清所誘殺、

義興志在立奇功、與從士百余人、客武藏上野間以偵鎌倉、基氏國清數遣兵襲之、而不能獲、國清

等患之、密命竹澤良衛、江戸高重圖義興、良衛等
佯叛鎌倉屬義興、乃說曰、臣族屬在鎌倉者數千
人、率以定相撲、遂徇八州、則天下不足御矣、義興
信之、與從士十余人、潛赴鎌倉、良衛高重豫鑿舟
納之、艤矢口渡迎義興、義興不之覺、駕至中流、舟
人抽栓遁去、舟將沈、兩岸伏兵並起、義興窮迫遂
與從士並自盡、後良衛高重過矢口渡、遇雷雨俄
至、而並死○是歲賊將足利尊氏患癰死、

十四年己亥夏四月、生母新待賢門院崩於吉野行宮、

天皇喪服三年、

秋七月、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討賊少貳頼尚於筑前大破之、

初、菊池武時勤王、子武重亦奉懷良親王數與大
友氏時及頼尚戰、武重卒、弟武光嗣、任肥後守、攻

一色直氏走之、氏時頼尚望風降、是歲春、討畠山
國久於日向、陷其二城、擊走國久、氏時頼尚及阿
蘇大宮司宇治惟時等叛、作九寨、絕武光歸路、武
光力戰悉拔九寨、至是懷良親王討頼尚、武光及
權大納言藤原親弘、中納言源顯信等屬之、大戰
於大原、親弘顯信以下將士多戰歿、武光奮戰遂
大破之、頼尚
走保寶萬岳、

冬十二月、車駕遷自天野行宮入金剛山御觀心寺、

是冬、賊畠山國清率關東兵六万入京師、併足利
義詮兵南侵、將逼行宮、天皇與諸卿將議避之、

十五年庚子夏四月、大納言藤原隆俊與賊畠山義深戰於龍門山大破之、再與義深弟義熈戰不利、退保阿瀨川砦、

先是楠正儀和田正武以下諸將、修赤坂平石八
尾龍泉諸城守之、隆俊守紀伊龍門山、至是賊分
兵攻諸城、

征夷大將軍陸良親王彈正少弼赤松氏範通賊敕前關白藤原師基討之、

初、藤原隆俊戰不利、朝廷震懾、陸良奏請領兵自
效、天皇乃以赤松氏範及吉野十八鄉兵屬之、陸
良已領兵志變氣驕、欲秉冠亂、併十八鄉、密遣使
足利義詮定約、帥步騎三千余登銀嵩、焚賀名生
行宮、及公卿第宅、人莫能測、以為奇計誑賊、已而
告變者相踵、乃遣師基討之、陸良兵士疑懼相望、
已而知其反謀、忿怨散去、留者五十余人、
氏範被創而走、陸良走奈良、不知其所終、

五月、河內諸城皆陷、賊軍亦引還、

先是賊細川清氏赤松範實陷龍泉、今川範氏、佐
佐木氏頼信詮陷平石、八尾城不能支、棄之而退、
於是賊合諸軍攻赤坂、和田正武夜襲
賊營不利、遂與楠正儀亦退保金剛山、

秋七月、仁木義長歸順、

初尊氏死、有流言基氏通行在圖義詮、於是國清
自將南侵、以解嫌疑、其實欲已收兵權也、儕輩疾
之、正儀知之、建言賊軍不足懼、是時仁木頼章已
死、弟義長為足利氏執事、與佐佐木道譽細川清
氏等相軋、道譽因結國清圖除之、國清亦疾義長
專恣、誣其通行在、乃收南侵兵攻義長、義長走伊
勢、遂來請降、詔許之、是月、正儀等出兵攝津攻拔
水速城、國清聞之、大兵來戰、正儀等收兵還金剛
山、國清遂引去、

秋八月、官軍復競起、

京師諸賊歸咎畠山國清、國清常以狐皮蔽膝、時人乃作狐媚歌譏之、唱者滿街、國清愳逃而還鎌倉、後為基氏所逐、

十六年辛丑秋九月、楠正儀、和田正武、擊佐々木秀詮氏詮於攝津、斬之、

秀詮、氏詮、並道譽孫、逐赤松光範自領攝津、至是敗死、先是山名時氏連破美作賊、但馬入長信綱起兵應之、菊池武光破松浦賊於飯盛山、擊大友少貳二賊、走之、於是西南官軍大振、

冬十月、細川清氏歸順、

清氏已代義長為足利氏執事、道譽又忌害之、譖其有異圖、義詮信之、清氏使人自辨、不聽、走若狹、遂來請降、乃奏曰、京師賊兵西拒時氏、東備義長、臣請乘其空虛、京師即可復、楠正儀建言、元弘以來官軍五復京、而不能守、力不繼也、今欲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辨、不必待清氏、唯恐己取復失、恥之、強戰、遂併我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朝議不聽、輙納清氏策、

十一月、敕楠正儀和田正武等大舉、助細川清氏攻京師、

藤原師基、隆俊、邦光、及石塔賴房等繼之、細川氏春、赤松範實、亦已歸順、各率兵會官軍、於是諸將並進、義詮使佐佐木高秀、今川貞世等出拒、高秀貞世望風而走、義詮又奉後光嚴院走近江、官軍入京師、放火焚蕩義詮家、是時時氏義長東西攻擊、皆不利、範實又叛還播磨、官軍應援路絕、無幾義詮兵勢又熾、進至勢多、使赤松氏範直犯行在、官軍留京師十九日、乃引還、果如正儀建言、清氏恥之、逃阿波、

十七年壬寅秋七月、細川清氏與義詮將細川賴之戰於讚岐、敗死、

先是清氏據白峯、徇四國、遙應官軍、至是悉陷沒、

九月、菊池武義破義詮將斯波氏經及大友少貳二賊於豐後長者原、

武義、武光弟、乘勝追氏經等、氏經走保高崎城、武義與武光合兵圍之、相持三年、

十九年甲辰春三月、行幸住吉社、

是春、大內弘世以周防長門叛降賊、率兵三千至豐後、援斯波氏經及大友少貳二賊、菊池武光遣兵擊卻之、○是歲秋、光嚴院殂於丹波山國、先是為官軍所收、赴賀名生、尋落髮、已而還京師、居伏見殿、遂移山國、構菴而居焉、至是殂、年五十二、當是時、山名時氏、師義、仁木義長、石塔賴房、上杉憲顯等、前後相踵降賊、

二十年乙巳春正月、前關白藤原師基薨、

師基、關白兼基第二子、事後醍醐帝、進正二位大納言、帝遷吉野、師基從在行宮、屢討賊有功、天皇登極、轉左大臣、進從一位、拜關白、二子教忠教基亦皆勤王、傾心給仕行宮、正平初、教忠戰死奈良、

二十三年戊申春三月、天皇崩於住吉殿、年四十一、葬於觀心寺、稱後村上院、

天皇幼時出鎮東藩、已而入纘大統、雖偏安吉野、粗修舊典、恒以王室恢復為心、親踰艱危、將士亦善竭力、控制強賊、臨御三十年、征戰殆無虛日矣、

長慶天皇諱寛成、後村上天皇長子、生母不詳、在位五年、

正平二十三年戊申春三月、即天皇位於行宮、立皇弟熈成親王為皇太弟、

是秋、左近衛少將新田義宗、式部大輔脇屋義治起兵越後上野、與賊上杉憲將等戰、不克、義宗戰死、義治走出羽、不知其所終、義宗義貞第三子、義治義助子、自是新田氏殆滅、

二十四年己酉春正月、左兵衛督楠正儀叛降賊、

先是賊將足利義詮病死、子義滿嗣、細川頼之輔之、賊勢益熾、而後村上帝崩、官軍氣沮、正儀憂懼、頼之乘機誘之、正儀竟決策、至是送欵賊庭、和田正武等楠氏宗族怒之、合兵攻正儀、義滿發兵救正儀、未至、正儀遁入京師、倚頼之、謁義滿、尋還河內、

建德元年庚戌冬十一月、和泉守和田正武舉族攻楠正儀、破走之、

二年辛亥春二月、菊池武光奉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起兵、謀復筑紫、與賊今川貞世戰、敗之、

三月、京師主後光嚴院第一子緒仁嗣立、是為後圓融院、

秋八月、敕討楠正儀、官軍敗績、

先是正儀逃京師、至是賊細川頼之遣其義子頼元、率大兵援正儀、入逼迫天野行在、和田湯淺諸族將士、與內大臣藤原隆俊拒之、不利、湯淺族百余人戰死、

文中元年壬子春二月、賊今川貞世與大內義弘合兵攻肥後守菊池武政、武政邀戰敗之、

武政武光長子、先是武光卒、武政嗣、任肥後守、

二年癸丑春三月、賊細川氏春率兵犯天野行宮、官軍力拒、不利、內大臣藤原隆俊死之、

隆俊贈左大臣隆資第四子、為人勇武有膽畧、勵志勤王、始終不衰、數與賊戰、頗累功勞、常以恢復為己任、是時隆俊與和田正武等拒氏春、勝敗未決、隆俊適夜襲氏春營、不克、遂死之、於是天皇移蹕吉野、隆俊嘗值住吉行在有和歌會、探題得寄弓述懷、即為歌曰、幾美我多米、和我登利幾都流阿豆佐由美、毛登能美夜古倍、加倍佐座良米夜、其志操蓋如此、

秋八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弟、徙御玉川宮、後薙髮、法名覺理、稱長慶院法皇、

天皇崩葬年所闕、有一皇子為僧、名尊聖、任勸修寺、任大僧正、

後龜山天皇諱凞成、後村上天皇第二子、母嘉喜門院某氏、在位二十年、

文中二年壬子秋八月、即天皇位於吉野行宮、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立皇弟泰成親王為皇太弟、

天皇幼而聰慧、衆咸謂德業可期、王室可復、至是即位、奉皇父祖遺志、勵精圖恢復、

天授元年乙卯秋八月、宮內少輔橋本正督叛降賊、陥紀伊諸城、

正督、楠氏之族、據和泉土丸城、勸王、見官軍日蹙、遂變志、

二年丙辰春三月、行幸如意輪寺、設法會、薦後村上帝冥福、

三年丁巳秋七月、設七夕宴會於吉野行宮、皇母嘉喜門院臨焉、

門院、福恩寺關白某女、入宮為後村上帝女御、自少善琵琶、及帝崩、哀慕感愴、不復親彈、是日天皇屢請門院彈琵琶、門院為一彈之、天皇感奮、不自禁、即為和歌曰、加久底能美、多曳禰幾加婆夜、曾能加美能、阿岐於毛保由流、美禰能麻津加笠、門院和之曰、阿波礼斗毛、岐美存岐岐計流、以麻波波夜、布岐多曳奴倍幾、美禰能麻豆加笠、已而宗良親王撰新葉和歌集、請和歌於門院、門院使大

納言藤原實為、書百余首、贈宗良、宗良閲之、批其當載集者、奉書謝之、且曰、七夕松風、唱和使人目駭神奪、不堪感愴咏嘆、殆不愧歷朝撰集、豈忍與吉野紅葉、俱埋乎委山溪哉、臣不顧譴怒、屢請竟得之、亦可謂神助也、乃載之新葉集、

四年戊午秋九月、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肥後守菊池武朝、左近衛將監清原親善、與今川貞世戰於託摩原、破之、

先是、菊池武政數與今川貞世、大内義弘戰、武政卒、子武朝嗣、任肥後守、時年十二、亦奉懷良親王、與貞世義弘戰、不利、至是貞世復以大兵來攻、武朝戰敗被創、多亡族人、會懷良帥衆來援、武朝返戰、清原親善繼之、殺傷無算、遂大克、

冬十一月、民部大輔橋本正高起兵紀伊、討賊細川秀業、橋本正督、復和泉、

正高、楠氏之族、與正儀、正武等、俱勤王、數與賊戰、以功任檢非違使、民部大輔、正儀降賊、正高與正武等、據河内和泉事、及族正督降賊、正高益勵志圖恢復、竟攻秀業正督、破之、會賊將義滿遣大兵救秀業正督、正高逆戰無利、乃收兵、及賊大兵引去、又攻秀業正督、大破之、秀業等走淡路、正高進復和泉、據土丸城、令子弟分守近郷壘壁、

五年己未春正月、賊山名義理、細川頼元等、攻陷土丸城、守將橋本正高走紀伊、

故左馬助大館氏明子氏清、幼好讀書、既長、赴吉野、給事行宮、已而赴伊勢、屬國司源顯能部下、居

伊賀關岡城、文中初、起兵與仁木義長戰、斬其子義信、與顯能軍、會擊義長、大破走之、顯能嘉其功、以女妻之、改大館為關岡氏、正高舉兵、請援氏清、氏清未及赴援、正高敗走紀伊、山名義理赤松義則等追之、氏清逆戰、擊走義理、斬義則、軍復振、

六年庚申秋七月、民部大輔橋本正高討賊山名氏清於和泉、不克、死之、

是歲、光明院殂、初、官軍陷京師、光明院與光嚴崇光二院、遷於賀名生、臨發、謂教使源顯能曰、我本無登祚意、特為武人所迫、弱脱屣之後、欲速辭京師、遠追華山之蹤、然亦未能也、方今國家再造、万物盡遂其生、願蒙曲恩、得披緇衣、終於窮僻、卿其為奏之、顯能不敢奉命、已而後村上帝聞之、意頗惻然、無幾、縱還京師、自是著僧衣、有時赴天野行宮、又居伏見殿、研究佛旨、徙居諸寺院、後居大和

長谷寺、殂、年六十、

弘和元年辛酉冬十二月、一品中務卿宗良親王上新葉和歌集、

宗良後醍醐帝庶子、初為僧名尊澄、拜法親王、與兄尊雲、率僧兵拒賊、後蓄髮更名、宗良東西進戰、正平中興新田義興義宗進軍武藏攻鎌倉、義宗敗績、自是新田氏漸衰、義興亦被殺、宗良在越後信濃間糾合義旅、自長慶帝登祚、朝威衰退、詔命不行、宗良窮蹙、遂還吉野、入長谷寺為僧、嘗撰新葉和歌集、天皇命準勅撰、至是宗良重訂上之、時年七十、不知其所終、有一子、曰興良、先卒、

二年壬戌春正月、楠正儀歸順、詔復本官、

是時賊山名氏清来犯、正儀邀戰於平尾、不利、乃引兵歸、保其舊邑、尋進參議、至元中初卒、正儀為人遲重好謀、誠信接物、其行兵蒞敵、先謀後戰、故多不至敗、而至決機應變、又其所短也、一子正勝任右馬頭、及正儀卒、領其衆、

是歳京師主後圓融院第一子幹仁嗣立、是為後小松院、

九年壬申春、賊畠山基國攻右馬頭楠正勝千劔破城、正勝力拒、不克、奔竄吉野、城乃陷、

先是山名氏清為紀伊和泉守、進侵河內、官軍窮蹙、至是楠氏族屬殆滅、

冬閏十月、和議成、車駕還幸京師、御大覺寺、詔傳神器於京師主後小松院、

先是賊將足利義滿使大內義弘、六角滿高来講和、曰、車駕還幸、授神器於京師主、則兩統更立、如故事、天皇許之、車駕竟發行宮、群臣衣冠從、義滿乃請用天皇来降禮、敕曰、朕欲用父子禮相授受、否則寧擁神器而斃、不肯屈下以辱祖宗也、滿高謂義滿曰、神器在彼、彼即真天子矣、不可違也、義滿從之、大儀乃整、

國史綱鑑卷之二十終

明治十年三月三十一日版權免許
同十二年七月出版

編修人　東京府平民　馬杉繫
府下下谷區上野花園町四番地

出版人　靜岡縣平民　廣瀨市藏
駿河國有渡郡靜岡江川町十二番地

國史綱鑑　卷之二十

諸國發兌書肆

東京　山中市兵衛
同　東生亀次郎
同　江島喜兵衛
同　山城屋佐兵衛
同　丸屋善七
同　北畠茂兵衛
同　坂上半七
東京　中外堂梅二郎
同　青山清吉
同　小林新兵衛
同　北澤伊八
同　内藤支店
同　東崖堂
同　稲田政吉

西京　藤井孫兵衛
同　村上勘兵衛
同　福井源次郎
同　田中治兵衛
大坂　大野木市兵衛
同　松村九兵衛
同　柳原喜兵衛
尾州名古屋　片野東四郎
同　美濃屋代助
尾州名古屋　鬼頭平兵衛
勢州山田　加藤長兵衛
濃州大垣　久保田鉄藏
同岐阜　三浦源助
三州岡崎　伊藤文藏
同　稲岡佐橋
同豊橋　玉木庄兵衛
山梨　内藤傳右衛門
遠州濱松　白木健次郎

國史綱鑑　卷之二十

遠州濱松　谷嶋屋太兵衛
同掛川　山内彦十
駿州藤枝　遠州屋安兵衛
同沼津　吉成壽三郎
同　小松浦吉
同　荒川源助
豆州三嶋　小西又三郎
同韮山　共立社
同松崎　内田桂兵衛
豆州下田　平野屋久七
相州小田原　米屋惣兵衛
同　曽比屋平七
武州横濱　師岡屋伊兵衛
同　中屋銀次郎
上州高崎　博文堂
武州熊谷　松枝悦三郎
信州松本　高見甚右衛門
同長野　小桝屋喜太郎

信州上田　鼠屋甲造
加州金沢　中村喜兵衛
越後新潟　堀治作
日向宮崎　山中支店
野州足利　同支店
薩州鹿児嶋　同支店
陸前仙臺　同支店
筑前福岡　林斧助
播州姫路　山野長平
渡島函館　常野嘉兵衛
常州水戸　川又銀藏
駿州静岡　佐藤俊平
同　青木榮次郎
同　擁萬堂定吉
同　米山定昌
同　大森弘三郎
同　一貫堂
同　浪花屋市藏

國史綱鑑　卷之二十

本朝古今通紀序

古　帝王自置史官於
朝廷以降述言事而徵興
廢甄善惡以備勸懲於
是上古　朝政之研蚩

昭々傳於後世逐劫之
義惡諄々俄頃於目閲
之間者也後君則之爲
治國之大經嗣主體之
立導民之大法是則所

以六國史之成而明士
秀才錄史鑑而垂教於
萬世之意也可歎哉中
葉以来兵革屢起儒風
陵廢人皆不識聖化治

教之規真武正兵之太
矩悉湮滅而賊兵盗畧
振起加旃異端乗隙設
左道之説壓我　神道
亂大教自是此道悉廢

神之英靈在如亡三器
之寶德在如麟降膺慶
長太平之明時星聚於
奎文武之學蜂起　神
道漸運　七五之淳直

本朝通紀卷之序　三

至是國縣富於史郡邑
不乏於策然自　宇多
天皇以後之實錄闕不
傳雖適所存令時之君
臣之賢否　朝政得失

也事多散見野史里俗
之記雜出浮說妄誕之
書紛紛以不易索詰焉
予嘗至有欲識古今之
志常患之故有馳馬擊

本朝通紀卷之序　四

刀之餘力則擷摭國史
諸紀也間竊刪其游詞
闕怪說集以隱括五十
有五卷名曰本朝通紀
始于　神武天皇甲寅

年終于　後陽成院天
正十八年編年都二千
二百五十有餘歲也唯
欲使考古之童蒙耳嗚
呼夫曾聞不讀萬卷不

可評史旨不識渉古今
不可爲史編庸謭之才
豈任不易之事乎況予
累葉生於兜鎧出家慣
武藝不慣文事且　李

朝之諸籍如今所渉獵
僅不過十之一二妄作
之罪杜撰之譏何自不
愧乎何自不懼乎冀後
君子削謬補缺庶幾乎

幼蒙知古淺薄致舊之
階梯故不揆自鄙陋妄
述蠖蟻之志云爾旹
元祿十一歲次戊寅七月朔
旦摘氏止戈後學長井

克傳冨公此戊為
世附列香丞代武
劉業以文此然

氏定宗洗筆於會陽城

府萃軒

定宗反丹谿　星位宵和
三三坤為地

獅子吼菴寓庫

本朝古今通紀序終

冠題

本支百世分君臣
朝野太平徳日新
通邑大都同好古
紀綱萬代正人倫
金山竺僧耶顯

本朝通紀凡例

凡書編大體雖似倣文公之通鑑綱目陳
周之綱鑑法書編粗同其義大異也愚
爲經爲目者章編連駢一事不易索
繹故首大書一章之大概提其要下分
註其事細書之欲使見者无紛紊之患
讀者混倣通鑑綱鑑之書勿見焉

本朝通紀卷之凡例　一

凡書編之大體主日本王代史記及本朝
編年小史等而援據古今之傳記不
評論大概抄出羅浮子及先進之
也其實錄之所漏者鹵拾得所行於世
之歌書文集詩冊及雜記等駢載其間秘
不顯梓行之書雖有我家偶所膽藏之
傳錄多闕不載其說愚見漫舉採其說

貽惑於後世故不敢自專也

凡本朝自古傳怪稱奇者多矣疑不可
審者姑闕之千方役鬼河邊臣偶有所
見管見之者設鄙論別眞僞蟬丸盲人
仙之或雖怪說奇事至廣傳於後世
爲口實之蹟立圖或傳而收載其
源賴光討丹波之鬼醜
醍醐帝墮地獄之類是也雖昧敢信

本朝通紀卷之凡例　二

傳於世之奇事以愚管不可漫誣也

凡六正史之所記文事明晰也故其文事
大畧依舊雖其餘古史傳紀之
力筆可采用之書直存不革者多矣昔
班孟堅作漢書竊援子長之史紀不革
者多矣班子之碩知尚不加取舍況
我曹乎豈妄轉從修飾而爲

或繁或畧或亦直不可用之國字之書

記不得止補綴之而已

凡知平家演史及太平記甲陽軍鑑等家

家之臆說繁多抵捂參差也不知孰是

故謹本書不據衆說遇本書之闕文至

有可鑒之說少祥補之 後白河帝讓位正成讀兵書之類是也

凡中華編史之徒大槩言及釋氏之傳

蓋鮮矣然　本朝從日本紀以降六史

之撰皆載僧侶之知行不闕焉愚緝

載僧史者潜效國史之例

凡或按或謹按低一字繫書中者皆所及

臆斷之評論也夫襃不溢美貶不溢惡

聖門之教也何恣設論說廣爲譏

之乎止欲使我黨之小子着眼於其

讀者知愚評欠然可也

本朝通紀凡例終

序

本朝通紀前後書編二千

二百五十七年正史所記

文事明晰不愧太史公

司馬遷　甲戌雖賓月

金山釋笠僧那題

本朝通紀前編總卷目録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編集

本朝通紀巻之目録　三

本朝通紀巻之目録　四

卷第二十四

起後三條天皇延久元年　凡三十九年

盡堀河天皇嘉承二年

卷第二十五

起鳥羽天皇天仁元年　凡四十八年

盡近衛天皇久壽二年

右前編全部二十五卷編年都一千八百一十

五年帝王統七十六世

本朝通紀前編惣卷目録畢

本朝通紀後編惣巻目録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編集

卷第十二
起後醍醐天皇正慶二年六月盡後醍醐天皇延元元年　凡四年

卷第十三
起光明院建武四年盡光明院貞和四年　凡十二年

卷第十四
起崇光院貞和五年盡後光巌院文和四年　凡七年

卷第十五
起後光巌院延文元年盡後光巌院明徳四年　凡十二年

卷第十六
起後光巌院應安元年盡後小松院明徳四年　凡二十六年

卷第十七
起後小松院應永元年盡稱光院正長元年　凡三十五年

卷第十八
起後花園院永享元年盡後花園院嘉吉三年　凡十五年

卷第十九
起後花園院文安元年盡後花園院寛正五年十二月　凡二十一年

卷第二十
起後土御門院寛正盡後土御門院延徳二年　凡二十六年

卷第二十一
起後土御門院延徳三年盡後柏原院大永六年　凡三十六年

卷第二十二
起後奈良院大永七年盡後奈良院天文十五年　凡二十年

卷第二十三
起後奈良院天文十六年盡後奈良院弘治三年　凡十一年

卷第二十四
起正親町院永禄元年
盡正親町院元亀元年
凡十三年

卷第二十五
起正親町院元亀二年
盡正親町院天正四年
凡六年

卷第二十六
起正親町院天正五年
盡正親町院天正九年
凡五年

卷第二十七
起正親町院天正十年盡
正親町院天正十年十二月
凡一年

卷第二十八
起正親町院天正十一年
盡正親町院天正十二年
凡二年

卷第二十九
起正親町院天正十三年
盡正親町院天正十四年
凡二年

卷第三十
起後陽成院天正十五年
盡後陽成院天正十八年
凡四年

右後編全部三十卷編年都四百二十七年
之統三十二世
神武天皇二千四百年忌
第一人皇神武帝二十四万万餘世綿〻王道古之
今何必河山視帯礪
文化十二年乙亥三月十一日金山似僧那撰

本朝通紀後編総卷目録畢

三十四代推古天皇二十八年庚辰聖徳太子撰
舊事紀十卷是日本編年之始也
唐高祖武徳三年庚辰至文化十四丁丑一千百九十八年也
聖徳太子　推古廿九年辛巳二月五日薨御年四十九
唐武徳四年辛巳文化十四丁丑一千百九十七年
蘇我馬子　推古三十四年丙戌五月廿日薨年七十六
本朝三部本書　舊事紀十巻　古事記三巻　日本紀三十巻

本朝通紀前後編引書 中華之引書不載于斯

自日本紀至三代実録謂日本朝六国史

日本紀 三十冊
日本後紀 二十冊
文徳實錄 十冊
舊事本紀 五冊
日本王代一覧 七冊
本朝年代史紀
本朝[illegible]史畧
續日本紀 四十冊
續日本後紀 二十冊
三代實錄 五十冊
古事紀 三冊
本朝編年小史 八冊
和漢合運 四冊
本朝帝王畧紀

本朝武將傳
本朝百將傳 二冊 林羅山著
日本人物史
本朝儒宗傳
本朝列仙傳
本朝畫傳
扶桑隱逸傳 深艸元政
人皇政事畧
本朝統暦
本朝高僧傳
本朝百將傳鈔
本朝孝子傳
本朝列女傳
本朝醫考
本朝遯史
日本[illegible]考
本朝[illegible]編
本朝文粹

本朝改元考 一冊
本朝年中行事畧
元亨釋書
本朝蒙求
將軍家譜
奥羽軍記 四冊
平治物語 三冊
東鑑脱漏 一冊
平家物語 十二冊
本朝書籍考
本朝地理志畧
神皇正統記
大系圖
江家次第
保元物語 三冊
東鑑 五十一冊
源平盛衰記 四十八冊
同評判

東國物語
義經記 八冊
北條時頼記 十冊
太平記 四十一冊
前太平記 四十冊
後太平記 四十二冊
三代記 頼朝記 十五冊
結城物語 一冊
甲陽軍鑑 二十二冊
曽我物語 十二冊
北條九代記 十二冊
七武首書
同評判
續太平記 三十冊
太平記鈔
嘉吉軍記 一冊
信長記 十五冊
同評判

鵞峯撰 大川三年戊子三月上 古語拾遺一 大同日本紀 行于世 元禄九年丙子十一月大仙 書[illegible]

甲亂記　二冊
北條五代記　十冊
諫諍錄
寬閑年譜
一遍傳
日蓮傳
諸寺緣起畧
神代合解
令義解

太閤記　二十二冊
四家史畧
一休年譜
法然年譜
親鸞傳
小町玉造
神社考　六冊
中臣祓集說
延喜式

本朝通鑑卷之首　三

十七憲法
惺窩文集
鵞峯文集
百人一詩
榮花物語
伊勢物語闕疑抄
古語拾遺
徒然草大全
拾芥集

菅家文草
羅山文集
史舘茗話
懐風藻
源氏物語湖月抄　北村季吟著
西行物語
著聞集
古今襍談集
武小學

尊　君
命　臣

南木武經
拔粹奇勝
和漢朗詠集抄
都計一百單九部

膾餘雜錄
二十一代集　始于古今集、終新續古今、合二十一代集

演史　建雲寧菴妙桐和尚
紛々平地歃戈鋋、今古山河共一天、莫謂是誰功業大、恐妨林下野人眠、
演史、演説代々史記之事實者也、譬如本朝平家演史、

本朝通紀前後編引書畢

本朝通鑑卷之首　四

天神七代
一　天祖國常立尊
二　國狹槌尊
三　豐斟渟尊　已上三世因獨生神
四　泥土瓊尊　沙土瓊尊
五　大戶之道尊　大戶間邊尊
六　面垂尊　惶根尊
七　伊弉諾尊　伊弉冊尊

地神五代
一　天照太神　又大日靈尊
二　正哉吾勝々速日天忍穗耳尊
三　天津彥々火瓊々杵尊
四　彥火々出見尊
五　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

神武紀、及年四十五歲、謂諸兄及子等曰、自天祖降臨以逮、于今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
人皇二千四百七十四年　自神武辛酉、至文化十一甲戌、

自甲寅至文政十一年戊子二千四百九十五年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一　金山釋竺僊那叟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神武天皇甲寅年、盡垂仁天皇九十九年、凡七百三十年

人皇第一　神武天皇　諱神日本磐余彦、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之子、母玉依姫、海童之女、都日向宮崎

年周恵王十年　冬十二月　天皇自日向國帥師東征、到安藝國

天皇諱神日本磐余彦、天照太神五代之孫也。帝生而明達、意確如也。歳十五立為太子。長而娶日向國吾平津媛、生手研耳尊。令年天皇四十五歳、有東征之意。故語諸皇子曰、昔我天神高皇産霊尊（天孫外祖父也）・大日霊尊（天照太神也）、擧豊葦原瑞穂國、授天祖彦火瓊瓊杵尊（天照太神之御孫也）。於是火瓊瓊杵尊、闢天關、披雲路、以戻止。是時運屬鴻荒、時鍾草昧。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日向也）。皇祖皇考、積慶重暉、多歴年所。自天祖（天孫也）降跡、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歳。遼邈之地、猶未霑王澤、遂使邑

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凌轢。抑又聞、東有美地、青山四周。謂彼地必當足以恢弘天業、光宅天下。蓋六合之中心乎。何不就而都乎。諸皇子對曰、宜早行之。於是令歳十月、帝親與諸皇子帥師東、九國航到安藝、居于埃宮。

天照太神賜皇孫瓊瓊杵尊八坂瓊曲玉（神璽也）、八咫鏡（内侍所也）、草薙劍也、三種寶物。又以天兒屋命（春日）、太玉命、天鈿女命、石凝姥命、玉屋命之五神使配侍。勅皇孫曰、葦原瑞穂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就而治焉。寶祚之隆、當與天地無窮者矣。於是皇孫降日州高千穗槵觸之峯。然彦火火出見尊（皇孫之御子）、鸕鷀草葺不合尊（火火出見尊之御子）三世都日向、未入中州。令歳帝始入中州。

年夏四月　天皇帥師征和州、與長髄彦戰孔舍衛坂、皇師不利、班軍於草香津。

帝自藝州移吉備國（今備州也）、起行宮、備舟檝、蓄兵食、將一擧而定天下。居于此三年。令歳二月、皇師東、舳艫相接、徇攝津河内、欲東踰膽駒山而

入和州時長髓彦聞曰夫天神子等所以來者
必將奪我國則起屬兵徼之於孔舍衞坂會戰
時天皇兄五瀨命中流矢甚於是皇軍不能進
戰天皇憂曰我是日神子孫而向日征虜此逆
天道也不若退還禮祭神祇背負日神之威隨
影壓躡不血刃虜必敗兵僉曰然於是帝還軍
於草香津

秋八月　天皇夷紀州之賊師師到和州菟田縣
討縣主兄猾

六月王師在紀州誅名草戶畔者到熊野荒坂
誅丹敷戶畔者於是皇軍欲赴中洲而山中嶮
絕無可行之路皇師不知其所跋涉于時天
照太神夢訓于天皇曰朕今遣頭八咫烏宜以
爲鄉導果有烏自空翔降天皇喜曰我皇祖
天照太神欲以助基業乎時日臣命（大伴氏之祖）蹈
山啓行烏所向仰視追之遂達于菟田下縣於
是天皇改日臣命爲道臣天皇遣使徵兄猾及
弟猾時兄猾不來弟猾詣至拜軍門而曰臣兄
兄猾爲叛謀也聞天孫且到起兵將襲望見皇
師之威懼不敢敵乃潛伏其兵權作新宮而殿
內施機欲饗天皇以作難願知此詐善爲之備
天皇即遣道臣命察其逆狀時道臣命審知有
賊害之心而大怒嘖之曰虜爾所造屋爾自居之
案劍彎弓逼令催入兄猾獲罪於天事無所辭
乃自蹈機而壓死於是弟猾大設牛酒以勞饗
天皇天皇以其酒宍班賜軍卒作御謠謌弟猾
兵

冬十月　天皇入吉野勒兵出誅魁賊八十梟師
於國見岳

皇帥師到吉野勒兵出擊梟師於国見岳大敗
誅之然餘黨猶繁其情難測於是遣道臣命擊
之乃顧勅道臣曰堀作大室於忍坂邑盛設宴
饗誘虜而取之於是道臣奉密旨堀窨於忍坂
選猛兵使虜雜居陰約之曰酒酣之後吾起歌
汝等聞吾歌聲則起一時刺虜已而坐定酒行
虜不知其謀任情醉道臣乃起而歌諸兵俱起

殺之餘類悉滅矣天皇大悅曰戰勝而無驕者良將之行也今魁賊已滅而同惡者匈〻十數群其情不可知如何久居一處無以制變乎乃徙營於別處

冬十一月誅磯城之縣主兄磯城

帝遣使者徵兄磯城弟磯城兄磯城不服皇命弟磯城隨帝勅詣到而告曰吾兄兄磯城聞天神子來則具兵甲將決戰可早圖之帝會諸將議軍事僉曰兄磯城黠賊也宜先遣弟磯城曉

喩之遂不歸順舉兵臨之亦未晩也於是帝遣弟磯城閲示利害而兄磯城不飜伏時椎根津彥出計曰先遣我女軍出自忍坂道虜見之必盡鋭而赴於是吾驍馳勁卒出其不意破之必也帝然之則出女軍以臨之虜謂大兵已至畢力相待於是帝越嶮從後夾擊大敗焉兄磯城遂伏誅

冬十二月誅長髓彥

初孔舍衛戰五瀨命中矢而薨帝常懷憤懟

諸虜塞路故不到此役至于斯辭道闘帝尋督諸軍擊長髓彥髓彥連戰皇師不能勝時忽然天陰而雨冰虜軍迷眩不力戰皇師進大敗虜軍斬長髓彥自是諸虜悉屬皇師和州皆服王化矣

己未年春三月詔建皇宮於和州橿原

帝下令曰自我東征於茲六年矣賴皇天之威凶徒就戮雖邊土未清餘妖尚梗而中洲無風塵誠宜廓皇都摹大壯而今運屬此屯蒙民心

朴素巣棲穴住習俗惟常也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聖業當披拂山林經營宮室而恭臨寶位以鎭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不亦可乎觀夫畝傍山東南橿原地者蓋國之墺區乎可治之是月命有司經始帝宅則號之於橿原之宮

庚申年秋九月納媛蹈鞴五十鈴媛命爲正妃

命事代主神之女時命有國色故納爲妃

鑄鈕制叙始于黄帝印爾叙于三代之時

年春正月庚辰朔　天皇即位於橿原宮改歲爲元年尊正妃爲皇后

圏恭惟皇帝東征誅凶賊入大倭國自繼神建極以往聖憲聖德炳然四方百王法明然萬世天業傳一百十五代歷歲二千二百五十有餘而寶祚與天地無窮王道惟弘兵古渾沌天地自然綻會分陰陽二神留生磤馭盧嶋化堅國割滄海原形大八嶋州　天照大神陽德廣大顯東天孫降日向高千穗峰

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注天下神器也人之所可得道盛運至天下保之而不得妄而得以有天下

文中子讃天命以帝位以明神五帝恭有順

雖發聖神之德於此州而瓊々杵彦火鸕鷀草三世都于日州未入畿邦鳴呼微　神武天皇執彰神明之靈德於東域三德之寶器闕其光乎不何人仰其德畏其雄略哉是以愚編纂託始乎　神武天皇者也

神武天皇元年　周惠王十七年　三種神器在大殿

帝安置三神器於大殿而奉持之又建庫於宮中謂之於齋藏宮物神物無分天兒屋根命孫天種子命天太玉命孫天富命專主祭祀圏

御璽　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　璽者印信也天子爾璽白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左傳曰季武子爾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爾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爾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　史記正義曰崔浩云李斯磨和璧作之漢諸帝世傳服之謂傳國璽　韋曜吳書云璽方四寸上鈕交五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漢書云文曰是天之命皇帝壽昌　按二文不同　漢書元后傳云王莽令安陽王舜逼太后取璽王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　吳書云孫堅入洛掃除漢陵廟軍於甄官井得璽　後歸魏晉懷帝永嘉五年六月帝出奔平陽　璽入前趙劉聰　至東晉成帝咸和四年石勒滅前趙得璽　穆帝永和八年石勒爲慕容儁滅　濮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璽使何融送晉　傳宋宋傳南齊南齊傳梁梁傳

王莽令安陽王舜逼太后取璽王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　吳書云孫堅入洛掃除漢陵廟軍於甄官井得璽　後歸魏晉懷帝永嘉五年六月帝出奔平陽　璽入前趙劉聰至東晉成帝咸和四年石勒滅前趙得璽　穆帝永和八年石勒爲慕容儁滅　濮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璽使何融送晉傳宋宋傳南齊南齊傳梁梁傳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廣陵北齊將辛術定廣陵得璽送北齊至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齊璽入周　周傳隋　隋傳唐也　右文紀韓林第八卷所出本紀四ナリ　輟耕錄卷二十六曰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秦以藍田玉爲璽文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如前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後求得於鄙以納　以十五城易之而不獲始皇得之國傳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　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二曰傳國璽　以　故是傳國之守器也　西京雜記曰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爲飾雜以五色琉璃爲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

子曰、余嘗推神書之意、三器則三德也、人心之虛靈不昧鑒以旋之是智也、非鏡乎、人心之全德圓成渾然如玉是仁也、非璽乎、人心之剛直果決義以斷之是勇也、非劔乎、三器者神也、三德者心也、心者神明之舍也、是以一而三、三而一、未嘗始有異者也、蓋神本無方、假器以象之、心本無迹、隨物應之、天人之際微哉、豈以毫髮而隔哉、又曰、三器三德也、人心既具三德則神豈遠乎哉、方寸之間嚴然肅肅乎、不可不敬也

聖人設神道以教人、以此故也、若夫器之多出于天人為鍾為主之九鼎亦然、我朝三神器自然天成而不假人為、可貴可敬焉

二年春二月定功行賞

賜道臣命宅地居于築坂邑、使大來目居于畝傍山西川邊之地、今之久米邑、以珍彥為倭國造、賜弟猾猛田邑、以弟磯城為磯城縣主

四年春二月祭皇祖天神

詔曰、我皇祖之靈也、自天降鑒光助朕躬、今諸

虜已平、海內無事也、可以郊祀天神申大孝者也、乃立祭庭於鳥見山中、用祭皇祖天神、使天種子命掌祭祀

三十三年夏四月以日本稱秋津嶋

帝登高丘望見國狀猶如蜻蛉指、是始名秋津嶋

謹按我　朝所通稱倭漢之號凡有十四也、一曰日本國、二曰豐葦原瑞穗國、三曰浦安國、四曰細戈千足國、五曰磯輪上秀真國、六曰玉垣內國、七曰秋津國、是七本邦所設之號也、倭國、倭面國、和人國、姬氏國、耶馬臺國、扶桑國、君子國、是七號者支那諸書所載擧也、就中君子國者漢范史所稱擧之名也、想夫我　國與異邦相隔去萬餘里、然中華尚不鄙東夷、却以君子國稱之、呼神國之靈德遠異域者可見、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何陋之有、矣幾謂我　朝乎

四十二年春正月立神渟名川耳尊為皇太子

日本紀云七十有六年春三月甲午朔甲辰天皇崩于橿原宮時年一百二十七歲

太子皇后五十鈴媛子天皇第三之子也風姿岐嶷而向志沈毅故天皇廢二皇子以尊爲皇太子

七十六年春三月天皇崩于橿原宮

時帝壽一百二十七在位七十六年明年九月葬畝傍山東北陵

七十九年冬十一月皇子手研耳命伏誅

手研耳者皇太子川耳之庶兄也神武帝之朝手研耳年長故久行朝機然立操暴戾乖仁義

及帝之崩以諒闇之際潛謀欲害太子及神八井耳命（太子同母之兄手研耳之弟）於是太子知之善防之至於山陵之事畢太子與神八井耳相謀遂射死手研耳

【羅浮子曰】天太子者國之嗣而君父之所命惟重故太子一定而絕人之窺望令太子之立也既在神武之時而久歷年序須以爲後也手研耳雖稍長知何在君父之喪不爲戚忽欲奪而伐之乎其罪著矣

人皇第二

綏靖天皇

諱神渟名川耳神武天皇第三子母五十鈴媛命

元年（庚辰周簡王二年）春正月朔日天皇即位

時帝五十一歲都和州葛城高岡

二年春正月立五十依姫爲皇后

【羅山子曰】五十依姫者事代主之少女而神武元妃之妹也則於綏靖爲從母前乎此則玉依姫者鸕鷀姨也而以爲妻後乎此則推古者敏達之妹也持統者天武之姪也皆以爲后文武聚淡海公長女（藤原夫人）生聖武聖武亦聚淡海公少女（光明子）淡海公之於文武聖武猶知事代主之於神武綏靖也夫神武綏靖時世草昧想無法未備乎彼不比等之割律令頒諸州後世推之以爲大臣之隆盛然使妻于二帝是獨何哉不能無嫌疑者耶

二十五年春正月立磯城津彦玉手看尊爲皇太子

三十三年夏五月天皇崩

帝時年八十四在位三十三年明年葬大和桃花鳥田丘

秋七月皇太子即位

帝時二十一歳

人皇第三　安寧天皇　諱磯城津彦玉手看。綏靖帝之子。母五十鈴依媛也

元年　周霊王二十四年　都和州片塩浮穴

謹按日本書紀自綏靖帝至于開化帝九八帝歴歳三百八十餘年之間僅載即位立后立太子崩殂遷都之歳月。欽政事行跡之事典兵可惜哉。及入鹿之焚天皇記史記亡不傳焉。舎人親王適得灰燼之余簡而撰日本

記所以文献之不足則無奈之何。介麁謬高之後　七十余歳曰本紀成矣　後世雖多所載雜策之異事亦非正説故欠不載。漆潜隨古人安不語怪不傳疑之意者也。呼嗟書好古之人孰不歎息乎

三年春正月立渟名底仲媛為皇后

十一年春正月立大日本彦耜友尊為皇太子

三十八年冬十二月天皇崩于浮穴宮

時帝五十八歳在位三十八年明年八月葬

傍山陰井上陵

人皇第四　懿徳天皇　諱大日本彦耜友。安寧帝第二子也。母渟名底仲媛也

元年　周敬王十年　時四十四歳　春二月天皇即位

二年春正月遷都於軽地　曰曲峡宮　春二月立天豊津媛為皇后

二十二年春二月立観松彦香殖稲尊為皇太子

三十四年秋九月天皇崩于曲峡宮

時帝七十八歳在位三十四年明年十月葬

傍山繊沙渓上陵

人皇第五　孝昭天皇　諱観松彦香殖稲。懿徳帝第一皇子也。母天豊津媛

元年　周元王元年　春正月天皇即位　秋七月遷都於掖上　曰池心宮

時帝三十二歳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世襲足姫為皇后

六十八年春正月立日本足彦国押人為皇太子

八十三年秋八月天皇崩

時帝百十四歳在位八十三年

人皇第六　孝安天皇　諱日本足彦國押人　孝昭帝之子也　母世襲足媛也

元年　周考王十年　春正月天皇即位

時帝三十六歳

二年冬十月遷都於室地　是謂秋津嶋宮

二十六年春二月立姪押媛為皇后

七十六年春正月立日本根子彦太瓊為皇太子

一百二年春正月天皇崩

時帝百三十七歳在位一百二年九月葬玉手丘上陵

人皇第七　孝靈天皇　諱日本根子彦太瓊　孝安帝子　母押媛

元年　周赧王二十五年　春正月天皇即位

時帝五十三歳

二年立細媛為皇后

五年近州地坼湖水初涌駿州富士山見

羅山子曰　是日本紀所不載而都言道　都良香　富士記亦不言之　民俗之所稱説　蓋不足信也　然開闢之時洪荒之代　土壤之聚凝　未必無虚　速故山上有螺蛤殻者　是水沫凝固也　伊豆

海蘆峯海或生嶋嶼者　史之記不可誣也　蓋昔無今有　或有古而今沒　或古今與天地俱存者有焉　或前則丘而後為谿　或澤而淵　而一旦枯作田不待人之築鑿也　譬如人身有生而癘瘻者　又有骨骼高大者　有腫潰破裂為陷穴者　有寒而結核者　是人身血肉之變也　水土之變亦復如此　故曰　草木者毛髮也　川流者血脉也　土者肉也　石者骨也　及其聚而廣大也　而為山嶽焉　為河海焉　由是推之　湖水未瀰于開闢之初　而

湛于後世　士峯不出于洪荒之昔　而見[illegible]　又未可知也　况其所謂新山初見於貞觀之年者　都氏之記亦既有之乎

[illegible]六年春正月立彦國牽尊為皇太子

七十二年秦徐福來朝

呼始皇好仙術　東遊海上　於是使方士徐福將童男女千人　入海求蓬萊神仙不死之藥　[illegible]十年也　徐福來朝　遂不得其藥　畏誅不敢還　止熊野　其子孫皆曰秦氏　羅浮子曰　秦政二十八

年徐福入海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三十五年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世傳徐福齎來經書皆孔子之全書也福之來日本在燒書坑儒之前六七年矣想科斗篆籀韋漆竹簡嘵人知者鮮矣其後世世兵燹紛亂失墜未聞其傳嗚乎惜哉讀書好古之人於是乎未嘗涙之不下也

七十六年春二月天皇崩

時帝百二十八歲在位七十六年葬片丘馬坂陵

人皇第八　孝元天皇　諱大日本根子彥國牽孝靈帝子母細媛命

元年　秦始皇三十三年　天皇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時六十二歲

四年春三月遷都於輕地　號境原宮

七年春二月立欝色謎命為皇后

二十六年春正月立稚日本根子彥大日日尊為皇太子

五十七年秋九月天皇崩

時帝百十七歲在位五十七年葬劒池嶋上陵

冬十二月天皇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帝時五十二歲

人皇第九　開化天皇　孝元第二子也母欝色謎命

元年　西漢文帝二十三年　遷都於春日率川

六年春正月立伊香色謎命為皇后

二十八年春正月立御間城入彥尊為皇太子

六十年夏四月天皇崩

時帝一百十一歲在位六十年葬于春日率川坂本陵

人皇第十　崇神天皇　開化第二子也母伊香色謎命也

元年　西漢景帝天漢四年　春正月天皇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帝時五十二歲

春二月立御間城姬為皇后

三年秋九月遷都於磯城　號瑞籬宮

五年天下疫疾人多死

六年天下饑饉國内盜賊起

帝性聰敏幼好雄略逮壯寬仁崇重神祇恆有經綸天業之意時陰陽失序疾疫大起

下饑賊盜興國内大若害大患詔曰昔我皇祖大啓鴻基其後聖業逾高王風轉盛不意今當朕世數有災害恐朝無善政取咎於神祇耶盍命神龜以極致災之所由乎則幸于神淺茅原卜問八十萬神祭群神定大社國社及神地神戸於是疫病始息五穀既成國内之賊稍漸謐

按昔成湯王天下四海大旱湯王剪爪髮以為犧牲祈桑林雨大至無旱魃之災也如今天皇觀天下之艱難不遜天位改行修德以至誠祭天神神明感應天地位海内歸王化可謂與湯帝同日之談也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矣知崇神帝至誠受天福者歟

十年秋九月始置將軍於四道平遠夷

詔曰導民之本在於教化也今既禮神祇災害皆耗然遠荒民猶不受正朔是未習王化之故也選群卿遣于四方令知朕憲則遣大彥命于北陸武渟川別命于東海吉備津彥于西海丹波道主命于丹波詔之曰若有不受教者擧兵伐之既授印綬為將軍將軍之號始於斯也四將發京師到四方之賊皆有違罪者衆於是民俗悉服天下儀平均也

令年冬倭迹迹日百襲姬命嫁大和大神為大三輪大神

命者孝靈帝之女天皇之姑也聰明叡智能識未然先是命為大物主神之妻（大物主者一曰大己貴神則三輪大神也）然其神常晝不見而夜來矣命語夫曰君常晝不見願暫留之明旦欲覲其威儀大神對曰言理吾明旦入汝櫛笥而居願無驚吾形命竊異之待明以見櫛笥遂有美麗小蛇其長如衣紐則驚之叫啼時大神有恥忽化人形語其妻曰汝不忍令羞吾吾還羞汝仍踐太虛登于御諸山命仰見悔之遂自殺矣初大神化在櫛笥之時蟠屈為三輪故以大神號三輪之神

按所記之事跡悉日本書紀所載擧或亦旧事本紀載大己貴神駕天羽車飛於虛空

求妾時下于節淺睦潛通大陶祇之女活玉
依姫其性來非人之所知其女初孕父母怪
問曰誰人來乎答曰有神人自屋上來共臥
於是欲顯見之緝針於苧玉卷以綴故之曰如
緒懸于神人裳裾其縷見明旦從往尋見入
吉野山留三諸山其所縷之縈三丸猶遺故
号三諸山曰三輪号於神曰大三輪神恩活玉
想大神之化蛇蠙虛之蹟殆似怪說然舍人
親王之所筆紀舊記之所不除欽不可誣矣

吁夫知斯之奇事徵親王正史其何以徵之
矣日本紀之世傳不隱滅者不幸乎

十二年天下有年始校人民更科調役

詔曰朕初承天位獲保宗廟而德有所蔽陰陽
謬錯寒暑失序疫病多起百姓蒙災然今解罪
改過敦禮神祇亦垂教而緩荒俗舉兵以討不
服是以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衆庶樂
業異俗重譯來海外既歸化宜當此時更校人
民令知長幼之次第及課役之先後焉

人民更科調役是以神鬼共和享而風雨順時
百穀用成家給人足天下太平也天下稱天皇
謂御肇國天皇

十七年詔諸國造舟船

詔曰船者天下之要用也今海邊之民由無船以
甚苦步運其令諸國俾造船舶於是諸州造
船舶

按野史舊記多傳云此歲 本朝始造舟船
想誤之也夫天磐櫲樟船者所載蛭兒也埴

土船者素戔烏尊之所乘也白蘞皮舟者
彥名命之所製也且逮人代 神武天皇之
東征都船舳艫相接航我 中州以平天下
是皆日本書紀之所載也豈上古無舟船令
始製之乎帝始非造之歟令諸國作舟船而
一

四十八年夏四月立活目尊為皇太子

帝枕髮御間城姫產二子曰兄豐城命曰弟活
目尊帝共愛二子不知以何為皇太子故謂

皇子曰二子竝愛共齊不知曷爲嗣各宜夢
以夢占之二皇子被命淨沐而祈寐各得夢也
會明豐城命以夢辭奏曰自登御諸山向東八
廻弄槍八廻擊刀活目尊以夢辭奏曰登御諸
山之嶺繩絙四方逐食粟雀矣於是天皇撫夢
曰兄則一片向東當治東國弟是悉臨四方宜
繼朕位乃主活目尊爲皇太子以豐城命治東
州矣

六十五年秋七月外國任那朝貢

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者獻貢（異國朝貢之始）常遇
叱知甚渥於是曷叱知懷帝德不歸鄉留朝仕
于皇太子

六十八年冬十二月天皇崩

時帝一百二十歲在位六十八年葬山邊道之
陵

人皇第十一　垂仁天皇　崇神帝第三子也母御間城姫

元年（西漢成帝建始四年）春正月天皇即位

帝時四十一歲

二年春二月立狹穗姬爲皇后（○）冬十月遷都於
纏向號珠城宮

三年春三月新羅王之子天日槍來朝獻槍鏡等

四年秋九月皇后兄狹穗彥謀反

狹穗姬爲后純蔡也帝愛之甚渥也后兄狹穗
彥憑藉妹后之勢肆驕盛也然不厭其驕有奪
天位危社稷之意於是伺皇后之燕居而私謂
之曰汝兄與夫孰愛之皇后不知所問之意輙
對曰愛兄也於是狹穗彥自衣中出匕首授后

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寵緩令天下佳人多各
逓進求寵汝一旦之寵永得恃之乎吾思汝幸
君如氷山鮫日既出得無失所恃乎冀爲我弑
天皇吾登鴻祚與汝照臨天下高枕而永終百
年亦不快乎皇后兢戰不知所如然兄之志深
決無可敢諫之相故受其匕首藏衣中遂有諫
兄之情狀

五年冬十月狹穗彥伏誅皇后與兄同死

帝幸來目居於高宮時帝枕皇后膝而晝寢於

是皇后思爲兄所謀適是時也即淚流落帝面帝則驚寤語后曰朕今日夢兵錦色小蛇繞于朕頸復大雨從狹穗發而濡面是何祥乎后不得匿其志怵恐伏地曲奏兄反狀曰妾不能違兄之志亦不得背天皇之恩告言則亡兄不言危天位傾社稷是以一則以懼一則以悲俯仰喉咽進退而血泣然無所詐言唯今日天皇枕妾膝而寢於是思焉若有狂婦成兄之志者無是時矣茲意未竟涕自流懸袖從袖溢沾帝面

今之夢爲此應歟錦色之小蛇則授妾之匕首大雨則妾淚也天皇謂皇后曰是非汝罪即發近縣卒使上毛野八綱田將兵擊狹穗彦狹穗彦擧師作城距官軍（本朝築城之始也）城固踰月不降於是皇后悲曰吾雖皇后亡兄有何面目莅天下耶則抱皇子入兄城帝信軍士悉圍城勅城中曰急出皇后與皇子不然則放火燒此城耳於是皇后抱皇子自城上出之於官軍曰吾所以入兄城者欲有因妾子免兄罪也然今入城中皇軍益圍城知妾亦有罪雖婦身何蒙面縛乎唯妾雖死敢不忘天皇之恩歸城與兄共自殺矣

【按】狹穗姫性謹恭專守婦道遂爲后懐々信々修后職既兄至爲逆志爲天下告其計爲兄俱死全忠孝之道可謂貞女也雖身死而懍其名存方策千數百歲凛々不泯後世要知貞烈之風惟存於此人者獨惜哉皇后蓋救兄命初奏天皇有許妾之望以使社稷之

大事告之天皇許其請必也至是堅其兄之反狀而後奉先言請兄命狹穗彦誅自亦全后位歟其慮不及於斯而兄妹共亡死嗚呼千歲之下可悲哉

二年秋七月使當麻蹶速與野見宿禰始捔力

左右奏曰和州當麻之邑有悍士號當麻蹶速其性果毅而膂力勝人平日語人曰天下豈有我之力乎冀遇強力者不爭臂力焉……求力者欲使蹶速比其力一臣奏……

内宮 二十六年丁巳十月 天照大神遷坐于伊勢 文政十二[illegible] 一千[illegible]年也

奚淵有勇士曰野見宿祢試召之當蹶速于帝
使勅使召宿祢宿祢詣京師帝使二士於朝廷
捔力二士相對各擧足相蹶〈本朝相撲之初也〉蹈折蹶
速之脇骨又踏破其腰而殺之帝感宿祢之強
力奪蹶速之舊地賞之留洛使仕于朝廷矣

十五年秋八月立日葉酢媛為皇后

二十三年冬十月譽津別皇子歳三十始有言
先后所生皇子譽津別命年三十長大鬚髯而
泣如兒常無言語天皇憂之一日帝立大殿之

本朝通紀卷之一　前編　二十六

前皇子在其側時有鳴鵠鳥度大虛皇子仰見
之謂帝曰是何物耶帝喜皇子之得言使湯河
板擧追是鳥河板追到雲州捕獻之皇子弄此
鳥遂得言語帝大喜賞河板賜姓於鳥取

二十五年春三月建天照太神社於勢州始立
宮
帝詔諸卿曰我先皇崇神帝欽明聰達深執謙
損剋己勤躬禮祭神祇是以人民富足天下太
[illegible]今[illegible]肯有怠乎則使第四皇女倭姫命

外宮 雄畧天皇廿二年戊午 文政九年丙戌 一千三百四十[illegible] 自内宮[illegible]十四年後也

〈雄畧帝二十十一年〉竟天照太神鎮座之地於是伊
入近江東廻美濃到勢州時皇太神誨倭姫
曰是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浪歸國也欲
居是國於是隨神誨建祠於勢州興齋宮于五
十鈴川上〈是号磯宮皇太神始降之地也明年又有神宅遷度會宮今内宮也其後歷八十餘年至雄畧天皇二十二年有神誨令迎豐受大神於丹波與佐遷度會郡山田原新宮今外宮也〉初神武帝定都於橿原之時以天
照太神安置大殿内與皇居神宮無差別迄于
崇神帝代畏神勢帝居不安故以使皇女豐鍬

本朝通紀卷之一　前編　二十七

入姫祭皇太神於倭笠縫之邑於是神宮
皇居始分之然神祠祭主相共不契神情故
使倭姫命代入姫命祭皇太神矣

二十八年冬十一月詔罷殉死之禮
十月皇母弟倭彦命薨至十一月葬之於是使
近臣數十輩生埋陵域數日不死晝夜泣吟
死而爛臭犬鳥聚噉焉帝聞此泣吟之聲不
悲愁詔群卿曰夫以生所愛令殉死者甚傷
矣雖古風何從自今後議而止之矣

按昔子産爲鄭相觀涉溱洧水人不忍其艱
使吾乘輿濟之而遂不爲造橋舩使往來孟
軻謂子產惠而不知政矣實哉雖不堪其傷
不忍其勞悲不救猶不仁也想夫殉死其初
出於俗葬其弊既久矣作俑象人聖人惡之曰
其無後乎況於生人以何使殉其死乎天
皇至是審察其義理明別其是非雖舊法知
不便詔嚴其禮苟非仁智兼存豈能知斯乎
世遠時隔一千七百餘歲于斯舊記古史多

亡不傳故政跡之邪正行事之善不善雖猶
昧可審察繼皇業尊神祇應時之異同處其
當以知斯之一二首之則其餘推可知歟後
世傳以垂仁帝稱仁君豈僭言乎

三十年春正月立大足彥尊爲皇太子

三十二年秋七月皇后日葉酢媛命薨始以埴輪
葬焉

后病薨臨葬帝詔群卿曰從死之道知不可也
葬奈之何乎於是野見宿祢奏遣使於出雲

埴以作人馬及種種之物形獻于天皇
曰自今後以是土物易生人樹於陵墓爲後葉
之法帝大喜以土物立后之墓仍號是土物謂
埴輪亦名立物也下令曰自今以後陵墓樹是土
物無傷人焉帝嘉厚賞宿祢之功賜封地改姓
爲土部

三十五年秋九月令諸國開溝池勸農

九十九年秋七月天皇崩于纒向宮

時壽百四十在位九十九年葬於菅原伏見陵

南紀熊嶽錦浦
江南山獅子吼菴始和笠僧那麦
文化十一年甲戌五月吉旦
前編　九冊
後編　十一冊　合二十巻

本朝通紀　前編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二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　編集

景行天皇

諱大足彦忍代別、垂仁帝第三之子、起景行帝元年、盡應神帝四十一年、凡二百四十年

人皇第十二

元年 東漢明帝永平十四年 春三月田道間守詣垂仁先帝之陵自殺

初垂仁帝命田道間守適常世國求非時香菓、今纔歸朝、聞帝崩泣曰、受命遠往絶域萬里、

以往來之間自經十年、不圖獨凌峻瀾向本土、矣然頼聖帝之神靈得還來、今帝既崩不得復命、雖生亦何益矣、乃到陵自殺矣

二年春三月立播磨稲目大郎姫爲皇后

郎姫爲皇后、一日同胞而雙生、天皇異之、以第一號大碓尊、以第二號小碓尊、日本武尊且帝愛妾甚多、皇子皇女惣八十餘人、皆悉被封於國邑

十年江州竹生嶋始生

十二年熊襲反西州不朝貢天皇帥師征熊襲

州悉平焉

熊襲謀反、日向不朝貢、冒州縣掠略彊界、於是帝親帥師討之、皇師到豊前國速見邑、長速津媛迎車駕奏曰、茲山有大石窟、曰鼠石窟、有數寇、一曰青、二曰白、三曰打猿、四曰八田、五曰國摩侶、此五寇黠力暴逆、集衆逆命、於是帝擢造行宮于來田見邑以居之、乃與群臣相議曰、今多動兵衆以討之、畏隱山野必爲後患、不如急襲之、簡募卒、穿山排艸襲之、軍急迎青白之

二寇不能拒戰、皇軍進悉殺其黨、皇師倍勝、直撃八田於禰疑野而又破之、打猿知不可勝而請降、帝不聴、於是衆類皆投澗谷而死、豊州大定焉、十一月皇師到日向國、起行宮居焉、高屋宮數日又欲討熊襲、時帝聞其臣厚鹿文迮鹿文雄傑、患與群卿相議曰、是二賊熊襲之渠師也、衆類甚多、其鋒不可當焉、奈何、一臣進曰、梟師有二女、姉曰市乾鹿文、妹曰市鹿文、容貌端正、心貪、宜以重幣召納麾下、伺其消息、犯不意則

首不與其黨勝敗矣帝然之示帛欺招其二女通弟女陽寵之於是市乾女奏天皇曰陛下無愁熊襲之不服妾有良謀願假幣士一二斬父獻之帝悅許焉帶女歸家使皇兵伏賊營之間多設醇酒令飲己父乃醉而寢焉女密斷其弓弦官兵進殺之乘勝發營九州悉平時天皇惡市乾鹿文之不孝甚責之遂斬以徇軍中以弟市鹿文賜火國造

按天皇承大業一十二年于斯及九賊蜂起

無寧居屆勇乘還輿駕於遠州而傷民守謹暴兵以時撫救急且市乾鹿文至有不孝之行斷以大義不顧私恩以德孝之實行賞罰天信暢乾坤通于神明而況於人乎義師所至悉平夷旅旋所向從靡海內播遺鄙堪王化皇德永傳於百世嗚呼宜哉

十九年秋九月天皇自日向還京師

居九州凡六年將向京以巡狩筑紫國航海泊葦北島時帝舟小左今進水無水小左仰天祈之忽泉從崖涌故號曰水島

二十年春二月帝遣五百野皇女祭天照大神

按初垂仁帝二十五年使倭姫祭大神於伊勢今又使皇女為祭主共日本紀所謂難辨是非異說然自是後及日本武之東征倭姫以寶劔有授尊之事夫州雖劔天下之重器三器之其一也然倭姫奉帝命奉神託自以神器授尊由是見之倭姫專主祭事五百野皇女副倭姫祭大神歟

二十五年秋七月使武田宿祢按察北陸及東方之諸州

二十七年秋八月九州之賊復叛使小碓皇子征之賊將川上伏誅九州悉平均

時西州之賊大強掠國內於是帝使小碓皇子征西州皇子時十六歲容貌秀麗身長一丈膽明有大略督兵到于九州時賊將川上梟帥與群黨宴於是皇子解髮作童女姿藏劔於衣中入川上之宴室交居女間川上感皇子之容姿

携手携抔獻酬無筭夜闌川上醉伏於是尊拔
衣中之劍刺川上胸時川上未及死曰汝何者
耶尊對曰天皇之子也名日本童男也川上歎
曰吾是西州之勇士無強力勝我者矣嘗見
若皇子之者自今冀皇子宜称日本武尊言訖
乃死於是尊分兵討餘黨西地悉平焉尊乃歸
京

四十年東夷叛掠邊境天皇使日本武尊拜征夷
大將軍東征始行斧鉞之禮

東夷大起與朝廷鈔邑縣帝欲使大碓皇子為
東征將皇子性愚弱恐東夷逃隱艸中不應皇
命於是以日本武尊拜征夷將軍使吉備武彦與
大伴武日連為偏將東伐兵尊將統宜矣欲行
時天皇持斧鉞以授尊曰朕聞夫東夷也性暴
凌村無長邑勿首相略貪封堺東夷中蝦夷是
尤強焉男女交居父子無別冬宿穴夏則住樔
衣毛飲血昆弟相疑登山如飛禽行艸如走獸
擊則隱艸追則入山故往古以來未染王化

寨汝為人力能扛鼎猛如雷霆故所向無前所
攻必勝即知形則朕子實神人是寔天愍朕不
肖且國不平令扶天業長不絶宗廟歟夫天下
則汝天下也是位則汝位也願深謀遠慮定東
域鄉曹阻勇武放戰伐勿害生民威以武懷以
德詔勿怠尊奉詔發京枉路詣伊勢拜神宮時
倭姫命（尊ノ叔母也）以寶劍授尊曰此劍勢力無雙汝
卽尊拜受之佩之出伊勢適東

冬十一月以叢雲劍號草薙劍

尊率兵到于駿州浮嶋原賊要路欲拒皇師時
聞尊之強畧相議曰皇子之勇武竊計陽從皇
命欺尊曰是野麋鹿多可為遊獵尊乃入野而
狩賊放火燒野窮野枯艸烟焔迅飛尊知被欺
拔劍薙艸尊之前艸以燧出火焚賊軍後（或曰寶劍自抽薙攘之艸矣）
賊見火起亂散尊逐脫害於是尊
稱劍德改叢雲號艸薙

○日本武尊入奧州到于蝦夷域蝦夷不戰降
國大定

文政十一年
戊子
一千七百九十八年

尊進直入奥州到於蝦夷之境虜覩王師之盛
不能抵戦謝罪降尊俘其首長東州悉定

冬十二月以東州號吾妻國

尊自奥州還兵歴常州到甲斐時信越未従王
化尊聞之過武蔵上野登碓日嶺望観東州三
嘆曰吾嬬自是呼山東諸州號吾妻國矣初尊
東征到于相州欲渡上総時暴風忽起王船
漂蕩不可渡於是尊妾弟橘媛啓尊曰今逆風
起王船欲没是必海神之祟也願以妾之身[illegible]

王命言訖入海至是暴風忽止船得著岸自[illegible]
尊毎有慕憐媛之情故望東南及此語

四十一年日本武尊薨於勢州

尊平信濃之賊還出尾州娶宮簀媛留月餘
時聞近江膽吹山有荒神赴之將尊謂宮簀媛
曰我入京師必迎汝解寶劔授之而證焉大
伴建日臣諫之曰此劔不可留也膽吹山悪神
不有神劔之徳何除其毒尊大言曰縦有悪神
擧足蹴殺之直徒行入山山神化爲蛇當道

路之過時山中雲霧大起甚暗尊迷失路中心
如酔漸出山下得泉飲得醒今醒泉然所觸蛇毒
猶甚強行還於尾張然不入宮簀媛之家直移
勢州到于能褒野疾病不能起遣武彦於京獲
命天皇竟薨勢州時年三十帝甚悼惜之詔百
寮葬勢州能褒野矣【諫諍録曰】建日臣諫武尊
可也其言則未之盡何者神劔非宜與婦人者
須當力爭使無以授宮簀媛焉言前程有悪神
之事而已乎蓋夫寶劔所以討不庭禁暴亂也

故雖丈夫非其人莫容易以與焉如漢照烈帝
之賜諸葛亮及關羽張飛呉主權之與周瑜諸
州刺史呂虔授王祥等類皆可見焉由是推之
倭姫命之授武尊允當矣武尊之授宮簀媛是
何義乎況又倭姫命深戒曰努力勿離汝身武
尊頗違其命其何能淑武尊此病是必惟悪由
之所爲也蓋夫神劔之所祟亦不可知哉曰武
尊違倭姫命之命而俾神劔離身非信也不從
建日臣之箴規非義也授劔於婦人非禮也[illegible]

犯是三者、理當不免於禍、挾戾神祇禍之爲與。

五十一年秋八月、立稚足彦爲皇太子、以武內宿禰爲棟梁之臣。

初宿禰生與上同日、幼敏識奇才也、及爲人有至、佐父景帝、每親寵。今歳正月、帝與群卿宴數日矣。時稚足彦尊及宿禰不參赴于宴庭、帝召問其故、奏曰、其宴樂之日、群卿百寮必情在戲遊、不存國家、若有狂生而伺墻閣之隙乎、故侍門下、備非常而已。帝聞大喜、倍寵之、遂以稚足

彦尊爲皇太子、使武內宿禰棟梁諸臣、司國政兵

五十二年夏五月、皇后崩。(○)秋七月、立八坂入媛命爲皇后。

五十三年、帝巡于東山東海諸州。

帝不止顧日本武之情、語群卿曰、朕顧愛子、何日止乎。輿欲巡狩小碓王所平之國。今歳八月、乘輿幸伊勢、轉入東海、巡幸諸州。十二月、還於伊勢、起帝宮居于是、六年、是號綺宮。

五十四年秋九月、自伊勢還幸大和、居纏向宮。

五十八年春二月、幸江州志賀、居高穴穗宮。

六十年冬十一月、天皇崩於高穴穗宮。

于時年一百四十、在位六十年、葬倭山邊道上陵。

人皇第十三

成務天皇

諱稚足彦、景行帝第四子、卅八　母入媛命、八坂入彦皇子女也

元年春正月、皇太子即位。

二年、尊皇后爲皇太后。

三年春正月、始置大臣官、以武內宿禰任之。

五年春二月、詔令諸州之郡境定長吏。

詔曰、我先皇聰明神武、順人撥賊、反正德道、侔

造化。是以普天率土、莫不王臣、稟氣懷靈、無不得處。今朕嗣践寶祚、夙夜兢惕、然黎民蠢爾不悛野心、是國郡無君長、縣邑無首渠之故乎。自今以後、國郡立長、縣邑置首、選當國之幹了者、任首長、則令諸國置最守、定長吏、賜矛楯爲表、隔山河分國縣、隨阡陌以別邑里。於是百姓安居、天下太平也。

按舊史多傳曰、置國長、別境界、始于斯、甚不然也。初景行帝譏東夷之強暴曰、村無長邑

勿首各貪封堺之。日本紀載略。然豈從祝
村村無首長國縣無封堺至以稚無長已勿
首之語尤責東夷乎加之神武天皇統天下
以珍殄為倭國造以來破城為破城之縣主
崇神帝置將軍於四道誅不服此等類不違
牧事仲置縣主別稱堺標於斯乎竊想神
代之遺猶不能之神武帝開闢自於於
鳴素七十餘歲至斯人民少土地廣遠也以
畿內之外東西南北未嘗有長主境域之

分將景行二十四年使武內大臣巡北陸及
東國之形勢以征定天下然後畫界至于
此大備之成務帝始不可有定分吏境域定
天下建主者權輿于此者歟

成務天皇十九年己丑仲哀天皇生。

同四十年庚戌神功生。

戊十　四十八年春三月立足仲彥爲皇太子

帝之姪日本武尊第二子也容姿端正身長十
丈天皇無胤故立為太子

庚午　六十年夏六月天皇崩

時年一百八歲明年九月葬倭國狭城盾列陵

仲哀

仲哀天皇

諱ハ足仲彦日本武尊第二子母ハ兩道入姫命垂仁帝之皇女也

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冬十一月天皇殺蒲見別王

初帝哉父日本武尊薨至于葬白鳥出從陵中
向倭國飛群卿驚聞獵見之明衣空留而冠骨
無鳥於是遣使者追尋白鳥則停於倭琴彈原
仍造陵其處白鳥更飛至河内舊市邑亦造
陵以三陵曰白鳥陵然遂高翔上天故徒葬衣
冠於是時人皆謂倭武化白鳥帝聞之詔群卿

曰朕未逮弱冠而父王既崩神靈化白鳥上天
自是仰望之情勿懸願獲白鳥養之於陵域池
其鳥欲慰顧情則令諸國俾貢白鳥越後國貢
白鳥四隻貢鳥之使宿菟道河時帝異母弟蒲見
別王視白鳥問之越人答曰天皇戀父王而所
養馴鳥故貢之王謂越人曰雖白鳥燒之則為
黒鳥乃奪白鳥將去越人詣京師訴之帝怒
王無禮於先王遣兵而誅矣時人曰父是天也
兄亦君也其慢天違君得免其誅

此歲秦始皇之裔功滿王來朝

二年春正月立氣長足姬爲皇后（年二十四）
后開化帝曾孫氣長宿禰王之女也后幼而聰
明叡智貌容壯麗故帝甚異之神功皇后是也
春二月帝幸越前角鹿興行宮居（是謂笥飯宮）○春三
月帝巡狩南州○秋九月帝幸長州居豊浦宮
會熊襲叛不朝貢帝將討熊襲故發紀州浮
海幸長州遣使於越勅皇后曰便從其津發
會承此皇后發敦賀到長州相會於是興宮室
於穴門號豊浦宮

八年春正月天皇駕到筑紫
帝到筑紫居橿日宮與群臣議討熊襲時有神
託皇后曰天皇何憂熊襲之不服乎是膂宍之空
國也豈足擧兵伐乎有愈茲國之寶國金銀彩
色多有其國是謂新羅國若能祭吾不血刃其
國必自服矣天皇聞神教有疑之情便登高岳
遙望時大海曠遠而不見國於是對神曰朕周
望有海無國豈於大虛有國乎誰神徒誘朕復
我皇祖諸天皇盡祭神祇豈有遺神耶神復託

后曰如天津水影押伏而我所見國何謂無國
乎王誹謗我言遂不信此言天皇猶擧熊襲
不得勝兵然帝尚不信
九年春二月天皇崩
帝忽有痛身明日遂崩時五十二（一曰帝親伐熊襲中賊矢而崩也）
皇后武内匿天皇喪不令知天下則皇
后詔諸臣曰今天下知天皇之崩有懈怠乎則
領百寮守宮中竊收天皇之屍付大臣武内以
從海路遷長州而殯于豊浦宮

神功皇后
皇后身長九尺二寸

人皇第十五
神功皇后（仲哀帝后開化帝曾孫氣長宿禰之女也）
元年春三月皇后帥師擊熊襲及凶賊熊鷲斬之（后年三十二）
九州大定
皇后傷不任天皇之神教而早崩欲尅先帝征
新羅國於是令群卿解罪改過新造齋宮於八
山田邑撰日入齋宮親爲神主祭諸神焉時有
可擊熊襲之神託於是后遣兵擊熊襲熊襲又
自服焉國内有羽白熊鷲者爲人强健不從皇
命每略盜人民（或曰熊鷲有翼能飛高翔是以不從皇命掠人民）皇后

後率兵擊之熊襲伏誅於是九國悉平均也

冬十月皇后自將諸軍征新羅新羅王叩頭降高麗百濟相續自服三韓悉屬日本

四月后為征新羅發兵到肥前國松浦川自為釣抽裳糸為緡登河中石上而投鉤祈曰朕欲征財國若有成事者河魚飲鉤因舉竿獲細鱗魚今云鮎（河年魚鮎男丈縷鉤云將魚也）皇后嘉神教有驗還詣橿日浦解髮臨海曰吾被神祇之教賴皇祖之靈涉滄海躬欲西征是以令頭滌海水若有驗髮自分為二即入海洗之髮自分也皇后便結分髮而為髻謂群臣曰夫興軍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必在於斯征伐事不成者罪及於群卿是甚所傷憂也吾雖婦女假男貌強起雄略上蒙神祇之靈下藉群臣之助振甲兵而渡嶮浪整艫船以求財土若事就群臣共有功事不就吾獨有罪其共議之群臣頓首奉詔於是令諸國集船舶練兵甲后皇親出於西海遣使吾瓮海人烏摩呂察有國耶還曰無見國也后又遣磯鹿海人名草

察之經數日而還曰西北有山帶雲橫絙蓋有國乎於是卜吉日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其敵少而勿輕敵強而勿屈姦暴勿宥降者勿殺勝者必有賞背走者自有罪金鼓無節旌旗不整貪財多欲懷私者為敵所虜時皇后所娠之皇子（應神帝也）當產闘胎皇后取石插腰而祈曰事竟還日產於茲土矣十月從和珥津發船順風吹帆舶大魚悉浮挾守船故不勞櫓楫便到新羅旗旌耀日鼓邑動地新羅王遙望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必為其國之神兵也豈舉兵以拒之乎即降王船前叩頭曰從今以往不乾船柂每年貢男女之調又誓曰及東日更出西河水逆流河石昇為星辰不闕春秋之朝貢有若背天神地祇共討焉或謀皇后曰誅新羅王勿宥皇后曰人自降服殺之不祥也乃解其縛為之高麗百濟之二王聞新羅降日本密伺其軍勢知不可勝詣營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三韓（今朝鮮也）悉定矣於是皇后還軍於日本

冬十二月皇后生譽田皇子於筑紫

二年春二月譽田皇子之兄麛坂王忍熊王謀叛欲殺皇后及皇子日食晝暗數日

皇后領群卿伐于長門收天皇之喪從海路向京師時麛坂王忍熊王聞仲哀帝崩皇子新生竊謀曰今皇后有子群臣皆從焉共議立幼主吾等何以兄從弟乎詐託言於爲天皇之陵詣播州興山陵於明石仍編船絚於淡路島運島石而造之詐每人取兵而待皇后時麛坂忍熊

共出將菟餓野祈曰若有成大事必獲良獸時赤猪忽出咋麛坂王而殺焉軍士悉慄也忍熊王謂倉見別曰是大恠也在於斯不可待敵則引軍返屯於住吉時皇后聞熊王之起師以待之命武內太臣懷皇子横出南海泊紀州避難波熊王引兵退屯菟道於是皇后詣紀州會皇子于日高當此時日食晝暗數日

春三月皇后使武內太臣及武振熊將諸軍擊熊王於菟道忍熊軍敗奔瀨田自殺

石賊忍熊軍菟道待官軍使武振熊將萬卒擊之時太臣選精兵從山背出到菟道屯河北卒士各儲弦藏于髻中藏真刀佩木劔熊王欲出營戰時太臣挙皇后之命誘熊王曰吾非貪天下唯懷幼主從君王者也豈有距戰乎願共絶弦捨兵與連和焉然則君王登天業以安席高枕專制萬機顯令軍中曰悉絶弦解佩刀投於河水熊王信其言令軍中解兵投河水而断弦至是佩所藏之真刀張所儲之弦直度河進熊

王大驚曳兵退官軍追到于逢坂破之熊王知不可逃沈瀨田渡死武內縱兵誅餘黨

冬十月羣臣尊皇后爲皇太后改年爲攝政元年

三年春正月立譽田皇子爲皇太子

十三年春二月皇太子挙越前拜笥飯太明神

初仲哀帝幸于越前角鹿興行宮而居之是笥笥飯宮帝崩祠此處號笥飯大明神今歲命武內大臣屬太子赴越前拜先帝之靈

三十八年遣使於魏

按魏志曰今歳皇后（魏明帝景初二年）遣難斗米等献生口班布同四年（魏齊王正始元年）魏遣塞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国賜金帛倭王因上表答謝詔書同四年倭王復遣使上献生口倭錦等同正十二年倭王復遣使献生口白真珠凡皇后御世遣使魏王既二度也然本朝之史書大略不挙載之想夫我朝者自神代而伝来之文字也継織神世之旧推日女尊生而坐斎服殿織神之御服之事日本

紀載焉斯也然読書学文始応神帝子稚郎子継織之道応神帝三十七年至求使呉織衣之工女者盛也在此日表曰錦者不可知惜哉本朝史記不伝委典上古之表錦豈能見乎

五十年令諸国始作駅路

六十二年新羅不朝貢太后使襲津彦撃新羅

太后親西征之後新羅悉属本朝朝貢不絶年頃歳稍数日本不為朝貢太后怒使襲津彦討革撃新羅新羅王大恐附日本

六十九年夏四月皇太后崩於稚桜宮

寿一百歳（或一百十二歳）摂政六十九年葬狭城盾列陵（文政元戊寅一千五百七十年）

応神天皇

諱誉田仲哀帝第四之子也母神功皇后

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

帝時七十一歳以皇后討新羅之年之十二月産於筑紫之蚊田幼而聡達玄監深知動容進止有聖表為太后摂政三年立為太子時三歳

初帝在胎内之時先帝崩無継子此帝以為王乎然時人既胎中天皇且産腕肉高上其形負鞆故称其名謂誉田天皇鞆者時人以鞆謂誉田之故也

二年春三月立仲姫為皇后

三年百済失礼於日本天皇遣兵譲其不礼人殺王降

先是百済王辰斯無礼不朝帝怒遣紀角宿禰等嘖譲無礼於是国人殺王以謝之由是紀

云阿花首爲王

九年秋甘美内宿禰讒其兄武内大臣發覺誅伐

帝遣武内宿禰於筑紫以監百姓時宿禰之弟甘美内以其兄讒天皇曰我兄常有窺天下位之心在筑紫而密謀之招三韓令朝於己遂將有天下天皇怒遣使於筑紫欲殺武内武内歎曰吾以忠事君今何禍矣無罪死耶時有壹伎直眞根子者其爲人能似武内之形惜武内之無罪而死語武内曰今大臣以忠事君旣無黒心

天下共知焉願密避難也于京師親辨無罪後死不晩也且時人毎謂僕形似大臣今僕代大臣死之以明大臣之丹心則自伏劒死因宿禰潛避廻南海詣於京師請無罪帝則推問兄弟爭是非不決帝勅請神祇探湯[illegible]共出于磯城川邊爲探湯宿禰便勝之[illegible]禰執横刀以殴仆甘美内遂欲殺[illegible]

〔[illegible]諱録曰〕眞根子此卒有功[illegible]

[illegible]滎陽之難漢王不自決先紀信[illegible]

安知王不別有奇策以出圍也武内宿禰則不然既自伏其先眞根子諫之令去代之以死然若不然則宿禰必甞肝膽于紫陽何以獲逞冤[illegible]勝甘美内以立功於天下設是眞根子功亦以爲亞紀信

六年春二月本朝始傳經典

去歳百濟王遣阿直岐者貢易經孝經論語山海經及良馬二匹將阿直岐能讀經典皇子菟道稚郎子師之讀經典本朝讀書之始天皇問阿直岐

曰有勝汝之博士耶對曰有王仁者勝[illegible]遣使於百濟徴王仁王仁持千字文[illegible]

〔神宗傳曰〕盛哉帝德以神聖之好賢[illegible]闢王道於萬世施教化於衆民宜哉[illegible]宗廟不易之祖

二十二年秋天皇狩于淡路嶋轉遊小豆嶋

二十八年秋九月破高麗之表

高麗王遣使朝貢因以上表[illegible]

日本國之文、稚郎子讀之、大怒、責高麗之使以表狀無禮、則破其表。

三十一年秋八月、本朝始作琴。

帝先是科伊豆之國民造船、長十丈、輕泛疾行如馳。故名其船曰枯野。經年數十年朽損不可以用。帝詔群卿曰、枯野船自貢而所貢也、不忍朽不堪用、然久為官用、功不可忘。何不絕其船之名而傳後葉乎。於是群卿相議、令有司取其船材為薪而燒鹽、成五百籠、以其鹽周賜諸

國、令造船。由是諸國一時貢五百船、悉集武庫水門。時新羅調使宿武庫、忽有失火、延燒所貢多船。新羅王聞之大恐、仍獻能匠。天皇使其匠以枯野燼作琴、其音鏗鏘而遠聆。天皇喜有歌。

三十七年春、帝遣使於吳國、求縫衣之工女。

帝遣使於吳國、求縫織之工女、其朝使到高麗、不知道路、乃乞導者於高麗。高麗王副久禮波[illegible]通吳。於是吳王獻兄媛弟媛及吳織穴織[illegible]女。

四十年春正月、立稚郎子為皇太子。

帝常愛季皇子菟道稚郎子、勝其兄大山守及大鷦鷯、故有立之欲為皇太子之情。於是召二皇子問曰、汝等長與少孰愛之乎。大山守命對曰、宜若長及長子。帝有不悅之色。大鷦鷯尊察帝之情、對曰、長子多經寒暑、既為成人、無悒。少子未知其成否、是以少子甚憐之。帝悅曰、汝言寔合朕心。則立稚郎子為皇太子、以大山守令掌山川林野、以大

鷦鷯為太子之輔、令知國事。

四十一年春二月、帝皇崩。

日本武尊

捕獲攫鬼狂雷霆、天下生光德後刑。詐劇大州倭姫賜寶劍、深船檣燒没滄[illegible]東外雉艸入焚火賊清其形、飮渴醒江州醒井水、何料一朝蛇毒害於能褒野、崇神靈。

文化七年庚午　一十七乃年志

金山□彌撰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二終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三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仁德天皇元年盡允恭天皇二十三年凡一百六十七年

諱大鷦鷯、應神帝第四子也、母仲姬命、五百城入彦皇子孫也

元年春正月大鷦鷯尊即天皇位

初應神帝崩之後、太子稚郎子讓位於帝曰、夫君天下以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使於下、百姓欣然天下安矣。今我也弟、且文獻不足、何敢繼位登天業乎。大王者風姿岐嶷、仁孝且齡長、足爲天下之君。先帝立我、豈依能才乎、唯愛我也。夫兄上而弟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常也。願王勿疑、帝位我爲臣助之。帝對曰、先帝謂皇位一日不可空、故選明德、立王爲嗣。豈棄先帝之命、輙從弟王之願乎。固辭不承、各相讓焉。此時帝在於難波、郎子在於宇治、各相讓空位三年。天下患之。於是郎子謂我知不可奪兄王之志。豈久生之煩天下乎。

乃自死焉。帝聞太子之薨、馳到菟道宮。時太子薨三日。帝大悲慟、素服發哀哭。以其屍葬於菟道山上。於是帝不得止登極。時帝五十七歲二十四

孝子傳曰　天皇之於先帝、主則深懼傷其志、觀少之讓之節可見、崩則遂遺勅觀於讓神器可見。太子自裁愛迫於不獲已、方登極耳。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其天皇之謂乎。其治八十七年、視民如傷、自奉至薄、不亦所謂親親而仁民乎。

按、應神帝紀、十六年春二月、徵百濟王仁、使人師之、習諸典籍。是本朝經学之權輿也。蓋天皇資質粹美、加以聖賢之学、至其仁孝教至如是也。皆後世人主之所當相觀也。

二年春三月立磐之媛爲皇后

四年春二月詔諸州赦課役三年

帝行幸葛城、登高觀烟氣不起。宗民無炊者。遂下詔群臣曰、朕登高臺以遠望之、烟氣不起於城中。謂百姓既貧而家無炊者。朕君臨億兆三年于斯。知五穀不登、百姓窮乏也。封畿之內尚

如所死於諸列乎自今後至于三載除課役息
百姓之苦是日始黼衣絓履不弊盡不更爲宮
垣崩而不造茅茨壞而不葺風雨入隙而沾衣
被星辰漏壞而露床蓐是後風雨順時五穀豐
穰三歲之間百姓富寬

七年秋九月群下奏民富請造宮室帝不免

一日帝居臺上遠望烟氣多起是帝喜語
皇后曰朕既富矣皇后對曰何謂富乎帝曰烟
氣滿國百姓自富歟皇后曰宮垣壞不得修衣

被露何謂富乎帝曰夫天之立君爲百姓
故君以百姓爲本是以古聖王國有飢寒之者
顧責身今百姓貧則朕貧也百姓富則朕富也
未有百姓富君貧矣諸國悉請曰故課役經三
年因此宮殿朽壞府庫已空今天下之民富饒
不拾遺是以里無鰥寡家有餘儲若當此時非
貢稅調以修理宮室者懼獲罪於天乎然帝猶
忍不聽矣

十年冬十月始科課役造宮室

今歲帝許科課役營造宮室百姓喜不令扶老攜
幼不問日夜子來爭作矣是以不幾而宮室悉
就成矣

按昔也周文王經臺沼文王能以愛其民國
人樂其事役如孝子趨父事故其經營之速
成也神靈所爲故以名其臺謂靈臺名其沼
謂靈沼今也天皇以和樂之民修宮室其除
然而成所謂如文王之靈臺嗚呼存乎人
心而不論東西如斯矣時人號宮室不言靈

宮靈室乎

十一年冬十月治攝州之水築茨木堤

詔群臣曰今朕視此國郊澤曠遠而田圃少且
河水橫逝以流末不駛逢霖雨海潮逆上而
巷里乘船道路亦塗不可有不治則掘宮北
原引南水入西海築茨田堤以開田圃得墾田
四萬餘頃難波堀江之號始于斯

十二年秋八月高麗貢鐵之盾的

時帝饗高麗客於朝群臣列於是帝命盾人宿

禰射所獻異客之鐵的宿禰射之輒徹之客等驚畏起拜之天皇大喜明日感賞宿禰賜名於的戸田宿禰

乙酉　十三年秋九月始立茨田屯倉定舂米部

丙戌　十四年冬十一月橋猪鹿居津潤河水於上下鈴鹿上下豊浦得田四萬餘頃

己丑　十七年新羅不朝貢遣使詰無禮新羅則貢金銀及種種珍物以謝其罪

壬寅　三十年冬納八田皇女為妃

帝初納八田皇女將為妃皇后不聽時今歲九月皇后遊紀州熊野帝伺皇后不在徵八田皇女納官時皇后到難波渡聞之而大恨不歸高津宮自山背廻興山背筒城宮室居之天皇遣使召之而不敢還天皇幸筒城召皇后然皇后不見於是車駕空還宮

癸卯　三十一年春正月立去來穗別尊為皇太子

丁未　三十五年夏六月皇后磐野姬薨於筒城宮

庚戌　三十八年春正月立八田皇女為皇后

辛亥　三十九年夏五月詔始獻菖蒲

壬子　四十年春二月天皇殺弟隼別皇子

時帝欲納雌鳥皇女為妃以帝弟隼別為媒時隼別密娶雌鳥為己婦而久不復命天皇怒使吉備雄御等襲之隼別大驚伴雌鳥納伊勢神宮將謝其罪未到及蔣野伏誅

癸丑　四十一年春三月遣紀角宿禰於百濟國檢校二韓諸蕃

時國王孫酒君無禮紀角怒讓之王懼以鐵鎖

而送之於日本天皇貢之而赦

乙卯　四十三年秋九月始獻鷹

依網屯倉阿弭古捕異鳥獻於天皇帝召百濟酒君問之酒君曰此鳥類在百濟號曰倶知得馴而從人亦捷飛掠諸鳥帝乃授酒君令畜之未幾而得馴酒君則以韋緡著其足以小鈴著其尾居腕獻於帝於是帝幸百舌鳥野而遊獵時此野雉多天皇乃放鷹捕數多之雉

乙巳　五十三年新羅叛不朝貢使竹葉瀨弟田道擊

羅

頃歳新羅不朝貢於是帝遣竹葉瀬讓之道獲白鹿還而献之於是更改日遣其弟田道詔曰若新羅距之則撃之授精兵田道入新羅新羅果不服来圍田道田道固塞不出先獲新羅之一卒問新羅之計對曰新羅之軍猛卒強士毎有右軍伺撃左軍必敗也於是田道縱兵撃左軍新羅之軍果大潰被殺傷者數百人田道乗勝進兵虜四邑之民以歸

丁卯

五十五年蝦夷叛帝使田道撃蝦夷田道戰敗為蝦夷被殺

夷大起暴郡縣帝詔田道撃夷田道帥師與夷戰田道之軍大敗田道怒闘死時有從者取得田道之手纏與其妻夫人乃抱手纏而縊死矣爾後蝦夷復益起掠暴人民因以掘田道之墓則有大蛇自墓出以咋蝦夷蝦夷悉被蛇毒而死亡得免者止一二人而已時人田道雖既亡遂報讐何死人無知耶

〔按〕或曰凡人死而気散無其迹者是其常理也如田道死報讐者何生氣如斯乎予竊答之曰蓋人物之生乎天地陰陽所感聚而生散而死故生者自息死者自復消更無一息之間斷由是見之怎生有人死而再生之理乎雖然至魂氣之大虛不能無遲速譬如燈烟衝上斷斷無去煙氣凝結厚蒸者薄然去既遲煙氣之鬱聚泯然薄者無去速是即朱晦翁所以有打麪做糊之喩也居羸病死之人結氣蕭盡了方死故其氣速散無咎至不得其死之人其氣不能卒消耗鬱結而為妖為怪鄭伯有之厲殺公孫段包生之鬼暴膺侯之類是也如今田道為蝦夷被殺不得其死憤懣之氣凝結為巣與伯有包生之類同日之譚也不可誣

壬辰

五十八年白鹿出連理木生

〔按〕延喜式祥瑞之編曰白鹿者仁鹿也令生連理木者仁木也各以為祥瑞今歳兩木朱

合白鹿出天皇之仁德達于天道其應顯
斯者可見謚稱仁德帝後世議爲仁君奚爲
僭言乎

六十二年夏六月額田大中彦皇子獵于鬪雞里
入獻氷始行氷室之禮

皇子獵于鬪雞時皇子自山上望野中有物其
形如廬皇子使問之鬪雞稻置大山主對曰氷
室也皇子曰藏之如何亦奚用焉曰掘土丈餘
以草蓋其上敦敷茅荻取氷以置其上既經夏

月而不泮當熱月漬水酒以用也於是皇子則
將來其氷獻于帝自是以後每歳鬪雞人以爲
恒禮（是号氷室礼）

六十五年詔武振熊誅飛州之賊

飛州奏曰國內有一賊曰宿儺一體而有兩面
也頂合無項手足各四也多力輕捷左右佩劔
四手並用弓矢是以不隨皇命掠略人民於是
帝詔難波武振熊而討之振熊奉勅到飛州而
誅之

七十三年始自唐獻菊種

七十八年大臣武內薨

大臣孝元帝四世之裔也孝元帝之子曰彦太
忍信命忍信之子曰屋主忍武雄心命武內者
武雄之子也武內與成務帝同日生爲人忠懃
整肅歷事景行成務仲哀神功應神仁德之六
帝今歳薨壽殆三百有餘歳（或二百八十五歳未詳孰是）〔羅
浮子曰〕武內功高于日域其名傳于中華故入
僭宮野亂祭焉〔僭宗傳曰〕史傳共云武內歷事

六帝壽三百餘歳以景行癸未十二年成務生
考之則三百有八歳雖然景行二十五年爲巡
察使討之歳十有二如達似可疑恐年曆有傳
寫之誤歟

八十七年春正月天皇崩難波宮

帝壽百四十三歳（或百十歳）葬百舌鳥野帝自幼聰
明叡智貌容美麗也及壯仁寬慈惠見民如傷
恪謹天命常懼匹夫匹婦不獲其處故四海化
服民人安寧也御世久而天運之妖氣稍動

宿禰等之叛者一二始起於是帝大憂剋己奉
求于德倍輕賦薄斂以施恵心弔死問病以養
老幼孤獨是以政令流行天下太平一夫不被
於刑二十餘年國内大靜謐也天下聞其崩如
喪父母矣　儒宗傳曰帝之聖至矣盡矣泰伯夷
齊之讓也禹之卑宮室致力於溝洫舜南風也
有若論哀公也帝皆兼行之知其茨不翦椽拄
不斲則陶堯之節儉撫　天照神之風照百王
之系關國之治至今者其此賜也

今歳仲皇子謀叛燒太子之宮太子奔于河内其
弟使瑞齒別皇子誅仲皇子

皇太子有諒闇未即位以羽田矢代宿禰之娘
黒媛為妃納采既訖遣弟住吉仲皇子而告
吉日時仲皇子冒太子之名以犯黒媛逮于還
忘所持之鈴於黒媛之家明夜太子不知仲皇
子之姧自到黒媛之家時床頭有鈴太子異
問黒媛曰何鈴乎對曰昨夜非太子所賷之鈴
乎於是太子知仲皇子冒名以姧黒媛默避

仲皇子聞之畏長恐而將殺太子密興兵圍太子
宮時平群木菟宿禰物部大前宿禰漢阿知使
主等早知告太子太子不信（或醉不起）三人急扶太
子令乘馬大前同乘其馬自後抱太子避宮仲
皇子不知太子不在焚火於太子之宮太子到
埴生坂（河内）顧望遠見焰燒天而大驚則急馳
自大坂向倭到于飛鳥山遇小女問之曰此山
有人乎對曰執兵者滿山中君宜廻當麻路從
是越嶮當麻路入倭居於石上振神宮聚兵時

太子之弟瑞齒別（反正帝也）亦到于此處太子疑[illegible]
謀於是皇子密曰僕無黒心唯愁太子之不在
而到於此耳太子傳告皇子曰汝寔無叛心向
難波而殺仲皇子然後見汝皇子曰今仲皇子
無道群臣百姓共惡怨之且門下之人皆叛為
賊臣雖知其逆未受太子之命故不行其謀耳
今既被命豈難於殺仲皇子乎唯獨懼殺仲皇
子猶疑臣歟冀得忠直者欲明臣之不欺於是
太子則副木菟宿禰而遣焉皇子歎曰[illegible]

與仲皇子並兄也誰從也誰和矣然以無道寘
有道其誰疑我則請于難波殺仲皇子之近臣
刺領巾脫錦衣褌與之私語曰汝爲我弑皇子
吾必敦報汝於是領巾伺仲皇子入廁執矛而
刺殺焉獻首於瑞齒別於是木菟宿祢謂皇子
曰領巾爲人殺己君爲我雖有大功於己君甚
不忠也君慮之皇子可此言乃斬刺領巾矣卽
已遜於石上而後命於是太子擢爲皇子敎矣
其功

人皇第十八

元年春二月皇太子卽位於和州磐余宮 〔履中天皇〕 諱去來穗別仁德帝子也[illegible]武內之孫[illegible]

平群木菟蘇我滿智宿祢物部伊莒弗[illegible]圓大使主之四人執國政

秋七月立黑媛爲皇后

二年春正月立瑞齒別皇子爲皇太子

皇子以有大功也

三年冬十一月號宮於稚櫻

帝一日泛船於磐余市磯池其皇妃也[illegible]

時櫻花落于帝盞帝異之詔物部長眞膽連曰
是花非時而來自其何處來汝往求之長眞膽
尋花獲于室山而獻之天皇歡其希有卽爲宮
名號磐余稚櫻宮

四年秋八月始置國史於諸州記言事達四方志

帝常憂遠州之民情不通知故徵選文人置國
史於諸國記國之事言達四方志矣〔備〕宗鑑曰
每州置史布敎化記是來乃學校庠序之權輿
縣置言司通下民情彼諫諍木萌于此

六年春三月天皇崩于稚櫻宮

時壽七十歲在位六年葬百舌鳥耳原陵

人皇第十九

元年春正月天皇卽位 〔反正天皇〕 諱瑞齒別仁德天皇第三皇子履中帝同母弟也

初帝生容姿美麗生而齒如一骨號瑞齒別[illegible]
殺仲皇子之功立爲皇太子今歲卽位都於[illegible]
內丹比柴籬宮　納津野媛爲皇夫人

六年春正月天皇崩于正寢

〔按〕日本書紀曰當是時風雨順時五穀成[illegible]

人民富饒天下太平想夫非帝業之隆盛乎能知斯乎然日本紀不載所以有何徳風雨順時人民富饒使史亦不記之耶今時無可書考之書可惜哉時史之亡而不傳矣

人皇第二十 允恭天皇 諱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反正帝同母之弟也

元年冬十二月稚子宿禰皇子即天皇之位

帝崩無儲君於是羣卿相議欲以皇子即天皇之位時皇子自初多病故辭曰我不幸離篤疾我初欲除病破身治病由是先帝責我曰汝患病破身不孝孰甚於茲矣其長生遂不得繼且兄二天皇 履中反正 愚我而輕之群卿共所知夫天下大器也帝位者鴻業也為民之父母聖賢之職也豈下愚而任之乎選賢王宜立矣寡人不敢當不聽群臣再拜違請大皇固辭不允時皇子妃忍坂大中姫命見羣臣之憂吟而親執洗手水進于皇子前啓曰大王辭而不即位既經年月群臣百寮愁不知所為願大王從民望皇子背居不言於是中姫懼居皇子之前不退可四五剋時季冬風亦烈寒也故中姫之所捧之鋺水溢而凝腕中姫不堪寒以將死皇子顧驚曰嗣位重事不得輙就然群臣之所請亦不可敢辭中姫仰歡則曰皇子將聽群臣之請上天皇之璽符羣臣大喜捧天皇之璽再拜於是皇子即位

二年春二月立忍坂大中彦姫為皇后

三年春正月帝病遣使求醫於新羅

帝雖即位之後病甚篤於是遣使於新羅求良醫新羅醫黴弘予乃來朝療帝病不經數月病已差也帝大歡厚賞醫以歸于國

四年秋九月詔定姓氏

時諸人或誤失己姓或故認高氏群卿百寮乃諸國造等皆言帝皇裔或自天降不知其實以是天皇下詔曰上古治人民得所姓名無錯今朕踐祚於茲四年上下相爭百姓不安或[illegible]已姓認是於高氏其不至於治由是也朕雖不賢[illegible]不正其錯乎則命群卿百寮及諸國者

雖人盈神正真偽於是氏姓自定更無詐人

丙辰

五年秋七月朔地大震

戊午

七年冬十二月以衣通姫納宮

皇后妹弟姫容姿無比艶色徹衣而晃外故以時人號曰衣通姫帝聞之慕依者與之時通姫與母在于近江坂田畏皇后之情不參向帝強召之七通姫猶固辭以不至帝又使中臣烏賊津者招通姫烏賊津奉勅據糒中到于坂田伏于通姫之庭中述勅命通姫尚不應烏賊津

謂通姫曰帝命於臣曰不召来通姫必罪矣返被極刑不如伏庭而死耳伏庭中不起七日與飲食而不食每夜密食懐中之糒於是通姫以為妾惶皇后之嫉既拒天皇之命且亡君之忠臣是亦妾罪則伴烏賊津至于京師天皇大喜厚賞烏賊津欲以通姫入後宮時皇后聞之不喜帝憚皇后之嫉不得近宮殿別構殿屋於藤原而居通姫矣

壬戌

十一年春三月為衣通姫定藤原部

與通姫入藤原後愛寵甚矣於是帝詔大伴室屋曰朕頃得美麗孃子朕心愛之與欲傳其名於後葉室屋奉詔相計科諸國造等為通郎姫定藤原部

乙丑

十四年秋九月天皇狩于淡路嶋

獵于淡路時麋鹿猿猪盈于山谷然終日不獲一獸於是獵止以卜之嶋神祟之曰不得獸者是我之心也赤石海底有真珠執其珠祠於我則悉得獸於是集處處之白水郎以令探赤

石海底時海深不能至底唯阿波長邑之海人名男狹磯入海底出曰於海底有大蝮其處光也僉曰神所請之珠殆有是蝮腹乎於是男狹磯繫繩於腰入海底抱大蝮泛出然男狹磯氣絶死割蝮腹有真珠大如桃子乃祭嶋神而獵得多獸也帝唯傷入海死則作墓厚葬之

甲戌

二十三年春三月立木梨輕皇子為皇太子

乙亥

二十四年夏六月以皇女大娘謫之伊豫

初皇太子雖成無後宮當情者將同母

大娘皇女甚艶妙也太子繫心於皇女蕩衷而
恒念合之然畏罪貸黙閑不敢言其情往日懸
情益盛將至死於是太子以為不過于罪而死
也同死不知通悒懷而死則作歌述懐情遂烝
皇女時今月帝膳之羹凝以作氷帝異之使卜者
卜之奏曰有內亂蓋親親相姧乎有一臣曰皇
太子姧妹之驗皇女帝驚推問之果實矣群臣
議曰太子是為儲君不可加罪則以大娘皇女
竄于豫州

四十二年春正月天皇崩于紫垣宮
時壽七十八 一云八十歲 葬河內長野陵
冬十二月穴穗皇子即天皇之位
初允恭帝崩欲太子卽位時太子以有淫虐群
臣不從百姓亦離叛恐懼穴穗皇子於是太子密
設兵欲襲穴穗皇子皇子復備兵待太子知群
臣不從奔匿物部大前宿祢之家皇子卽兵圍
之大前出門迎皇子曰願勿害太子臣將議之
皇子解圍宿祢使太子自殺焉 或曰流伊豫 於是皇
子即天皇之位

安康天皇

人皇第二十一

諱穴穗允恭天皇第二子也母曰忍坂大中姫皇女也

元年春二月天皇殺大艸香皇子
帝為太子大泊瀬欲聘大草香皇子妹幡梭皇
女 仁德帝之女 使根使主請於草香皇子皇子對曰
僕有重病不得愈然夫生者命也何足惜乎但以
有妹恒惜我歿耳今陛下不嫌其醜將滿荇菜
之數是甚大恩也何辭命辱乎則以押木珠縵
附使主曰願獻陛下物雖輕賤納為信契呈丹

心耶時使主見珠縵之麗美以為盜為己寶則
詐奏曰皇子不奉命乃謂臣曰其雖同族豈以
吾妹獻得為妻耶既留縵不獻帝信讒大怒使
兵殺皇子其妻以中蒂姫納于宮中為妃以幡
梭皇女配大泊瀬皇子
二年春正月立中蒂姫命為皇后
三年秋八月大艸香皇子之子眉輪王弑天皇太
子大泊瀬誅眉輪王
初皇后中蒂姫為草香皇子妃生眉輪王雖

[illegible]于床母得免罪常養宮中一日帝幸于宮登樓遊目酒宴情盤樂極顧謂皇后曰汝雖親朕畏眉輪王時眉輪王幼年戲樓下聞此言既而帝盡醉枕皇后之膝寢於是眉輪王伺其熟睡而刺弑之大舍人闕姓字也驟言於泊瀨皇子曰天皇為眉輪王見弑皇子大驚即猜諸兄被甲帶刀率兵逼問八釣白彥皇子皇子見其欲害恐不言泊瀨皇子乃拔刀而斬之又逼問黑彥皇子皇子又恐害嘿坐不語泊瀨皇子忿怒彌盛欲復

幷斬之皇子恐竊與眉輪王俱逃走匿圓大臣之宅皇子使使乞之大臣以使報曰蓋聞人臣有事逃入王室未見君主隱臣之舍方今皇子恃臣心來匿不忍送焉泊瀨皇子怒益興兵圍大臣宅縱火燔宅大臣與黑彥皇子眉輪王相俱燔死焉

冬十一月大泊瀨皇子殺市邊皇子即天皇位

先是安康帝欲以市邊押盤皇子傳國[illegible]〔[illegible]〕故遺付屬後事帝常責怨之時帝

眉輪王既誅帝使人誂市邊皇子曰願與皇子供為遊獵皇子不察其詐言乃隨道遊于郊野帝彎弓驟馬偽呼曰有猪皇子向之帝則射皇子殺之於是帝命有司設壇於泊瀨朝倉即天皇位以平群真鳥為大臣以大伴連室屋物部連目為大連

雄略天皇　人皇二十一　諱大泊瀨允恭帝第五之子安康帝之弟也

元年春三月立幡梭姫皇女為皇后

二年秋七月百濟池津姫違天皇將幸之際

先是池津媛密通于石河楯事顯帝大怒詔大伴室屋大連以火燒殺之

三年夏四月殺栲幡皇女及廬城部武彥

栲幡皇女履襄有病如身於是阿閉臣國見譖皇女及武彥曰武彥汙皇女故有任身武彥之父枳莒喩聞流言恐禍及身誘率武彥於廬城河使鸕鷀投水捕魚因其不意而打殺之天皇聞之遣使者案問皇女皇女對曰妾不識也然難以身責持神鏡潜於五十鈴河上伺人不

之地埋鏡經死帝疑皇女不在恒覓于東西將
有虹見乎河上如蛇長四五丈掘虹之起
處而獲神鏡行未遠得皇女之屍割而觀之腹
中有物如水其中有石由是枳莒喩得雪子罪而
悔殺武彥欲報國見國見恐逃匿石上神宮

五年春二月天皇獵葛城山親擊殺大猪

帝常好遊獵幸于處處此月又田葛城山時嗔
猪出從草中逐人獵徒大恐緣木帝詔舍人曰
若獸逢人則止逆射刺之舍人失色不能射

之猪直來向帝帝用弓搘止擧脚踏殺焉田罷
欲斬舍人皇后諫天皇曰陛下常獵好獸無乃
不可乎今獲以一獸之故斬舍人則無異於豺
狼也帝可此言呼萬歲曰樂哉人皆獵禽獸朕
獵得善言遂免舍人初帝性暴強誤殺人多天
下誹謗言大惡天皇也會皇后之言暴行減
停〔藤井氏曰〕人主之有內助其益非小如周宣
姜后漢明馬后唐太宗長孫后可以見矣
勸過諫臣我茲君豈所愧於

后救舍人之死而帝之忿戾亦立解與夫
晏子諫景公止殺圉人之事不相遠哉

六年三月詔使皇后及諸妃執桑葉勸蠶業

七年天皇寵吉備上道田狹妻爲女御

田狹之妻稚媛玉田宿禰之孫也稚媛嘗嫁田
狹産二子一日田狹侍殿側語人曰天下之麗
者不如吾婦帝遙傾耳聞之拜田狹爲任那國
司遂奪其妻爲女御本朝立女御之始也田狹
在任那聞而恨之留新羅遂不歸矣

九年夏五月使紀小弓宿禰蘇我韓子宿禰小鹿火宿禰大伴談連擊新羅朝兵破歸

帝自即位九年于斯新羅叛不朝貢帝欲親伐
新羅然不果先使小弓等之四人擊新羅四將
進兵入新羅新羅王敗於路戰朝兵下則大伴
談戰死小弓宿禰病薨韓子宿禰與小弓之
子大磐宿禰有隙被害於是朝兵亡二將不能
攻戰軍敗歸朝

十三年秋八月播州之賊誅文石小麻呂

小麻呂播州御井隈人也有力暴虐抄掠路人且斷商客船悉以奪取無遵國法不輸租賦帝將春日大樹於敢士一百討之大樹使諸率手持火炬圍宅而燒之時自火中白狗暴出逐大樹大如馬大樹神色不變抜刀斬之即為小麻呂人悉感大樹之勇武初小麻呂性暴強肆行常被鬼面為妖行出路劫旅人或被獸皮奪財物及難至欲被所儲之狗皮避官軍矣

十四年夏四月根使主有罪伏誅

今歳呉國遣使献漢織呉織及衣縫女帝居呉使於石上使根使主饗之時帝密遣舎人視客使主装飾舎人復命曰根使主所著之玉縵太貴最好衆人云前迎使之時亦著之於是帝欲見之命根使主装如饗之時引見于殿前時皇后仰天啼泣帝問曰哭何乎皇后對曰此玉縵者昔妾兄大草香皇子奉先帝之勅進妾於陛下之時所献之物也故致疑於使主不覚哀泣而已帝驚連令按之使主不能陳謝服罪帝怒將斬之使主逃匿於日根對官軍逼殺之

【按】根使主自譖殺草香皇子十有六年于斯天皇公卿無知其不義故彼列大卿肆權威然隠悪一發無可諱縱之暴逆伏誅夫譖愬人倫之至悪已有可憤怨之暴戮殺人所為古今之大罪也別使主有於皇子無怨無怒唯貪一器譖害皇子其悪孰大焉使主倖乎而一旦雖脱其難何不被天罪乎後世如何可不恐乎

十六年秋七月詔宜桑國縣殖桑

十八年秋八月遣物部菟代宿祢物部目連將兵撃伊勢朝日郎郎誅伏

郎嘗長射業驕其能不從帝命於是天皇遣菟代宿祢及目連以伐郎郎聞官軍之至逆戰伊賀青墓郎手謂官軍曰郎手可中誰人官軍皆恐菟代不敢進相持二日一夜於是目連自執大刀使筑紫物部大斧手持楯進郎遥見射之穿手之所持之楯及甲二重并入身一寸

用雄略天皇廿二年戊午至天長二年乙巳三百〇十八年

猶躍目連目連悉進猿郎斬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以白髮皇子為皇太子

天皇第三子也皇子生而髮白故號白髮皇子長愛民故立為皇太子

秋七月丹波水江浦嶋子入蓬萊山

浦嶋子丹州餘社郡管川人也嶋子一日乘舟而釣得大龜便化為女嶋子感以為婦與女相逐入海到于蓬萊山歷觀仙衆

閱右所舉之嶋子之事跡悉日本紀之所載

聊不雜殊說然日本紀謂遊仙山之事不記歸鄉之年月也扶桑略記及万葉集註省其浦嶋子以雄略二十二年登仙淳和天皇天長二年歸于故鄉矣然親王之撰日本紀在於元正天皇之時元正帝先于淳和帝九代親王何以得知其到蓬萊乎記略万葉說一疑臣本朝神仙傳唯云經百年而歸于故日本紀之撰在嶋子之歸鄉之後以其則山傳之說得其實耶當或親王之

嶋子之歸國之年月哉○又曰神仙之蹤茫恍惚多佛氏之所云好奇者所誇說也今此嶋子之入仙顛似涉怪雖然日本紀之所載諸家之所稱倭歌之所詠詩所賦既久矣不可遽耶

秋九月遷祠豐受太神於勢州度會郡山田原

今外宮　皇太神移五十鈴宮至于此年既四百八十四年也宮規准日州少宮摸以造之

二十三年秋八月天皇崩

帝自去月寢病至此月病大漸於是遺詔於大伴室屋大連等輔太子遂崩于大殿時歲六二在位二十三年葬丹比高鷲原陵

冬星川皇子欲弒皇太子自登天皇位不成誅伏

皇子天皇之幼子也天皇崩太子將即位星川皇子母稚媛陰謂皇子曰欲登天位先取大藏官長子磐城皇子聞其母教星川皇子之語諫皇子曰太子者我弟然安可欺乎皇子不聽遂取大藏官鎖閉外門式備將為乱於是大伴

屋大連及東漢掬直等奉遺勅讓太子登□十
眾大藏自外拒開燧火燔燒星川皇子

神功皇后

松浦興常而獲鮎神言有驗次疑娠
胎中誅抱一皇子頭髮自分二者黃
先攻擊新羅降西織直征麗濟斂刀鉛
照驗下土女王婚跡神功民具瞻

文政紀元戊寅四月　一千五百[illegible]年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二畢

武内宿禰　高良大明神

上古大臣為棟梁八幡別社稱高良
帥軍征伐三韓國歷仕勤勞六帝皇
議訴是非明不自平遂教兄弟共探湯
佳齡三百有餘歲名滿於桑傳漢唐

浦島子

雜荒來舟釣大龜忽為婦入蓬萊然
銀臺金闕奏仙樂彩霧紫霞辭玉扈
逗留三年三百歲歸鄉一日一秋時
悵然失步誤開筥婷約奇姿變老衰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四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清寧天皇元年盡敏達帝十四年凡一百六年

清寧天皇

諱白髪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雄略帝第三子也母葛城韓媛

元年（南齊太祖建元二年）春正月天皇即位

尊葛城韓媛爲皇太夫人以大伴室屋大連爲大連以平群眞鳥大臣爲大臣如故定都於磐余甕栗

二年冬十一月始行新嘗

三年夏四月立億計王爲皇太子

億計王者履中帝孫市邊皇子之子也初市邊皇子爲雄略帝被害（事見安康帝四年）此時有二子兄曰億計王弟曰弘計王恐懼逃匿其臣日下部使主與其子吾田彦竊奉二皇子避難於丹波余社郡使主尚恐見誅棄二王子遁入播州縮山石室而自縊死於是二王子與吾田彦俱向播州赤石郡改字號丹波小子仕於縮見屯倉首忍海部細目吾田彦尚就仕二王子因僮二王子在于細目之宅歷年月今茲播州司來目部小楯適至于細目之宅細目設饗作宴弘計王語兄億計王曰避難於斯數年今夜最宜方顯今寧億計王歎曰其自顯見害孰與全身免厄歟弘計王曰吾是履中帝之孫而困事於人飼牧牛馬豈若顯名被害歟億計王曰然則非弟誰能激揚大節乎弘計王固辭兄弟相讓三兄強策使弟爲之弟王許之也小楯

王酒酣細目使弘計王歌舞弘計王整衣帶歌舞時有歌中可怪之詞小楯深奇使弘計王又使唱之弘計王辭之以歌中之詞告之小楯大驚離席再拜供奉資郡民造宮安置兩王子自乘驛馳京師奏之天皇喜曰朕無子也可以爲嗣與大臣大連定策於宮中使小楯持節奉迎之則以億計王爲皇太子以弘計王爲皇子

秋九月詔遣臣連於諸州巡省風俗　冬十月

天下滂犬馬器翫之獻

四年秋八月帝親録囚徒之數

帝性仁惠哀民好施於海外諸蕃貢獻

[illegible]附天下懷皇德

五年春正月天皇崩

時四十二歲在位五年葬河內坂門原陵

冬十一月飯豐青尊薨

飯豐皇女皇太子之姊也天皇崩皇太子與弘計皇子讓位不決久矣於是皇女在忍海角刺

宮自稱忍海飯豐青尊臨朝執政今因薨謚清

負天皇初皇女於角刺宮與男初交謂人曰一旦

知女道遂不願交於男

人皇第二十四【顯宗天皇】諱弘計履中帝之孫市邊皇子之子也仁賢之弟也

元年春正月弘計皇子即天皇之位立小野王爲皇后

飯豐薨無朝政之人於是皇太子取天皇之璽從諸臣之位再拜曰天皇之位有功者可以處之貴顯者皆弟之謀也以天下讓

讓以弟不可兄先且以先帝之命固辭不受

是兄弟相讓不立於是皇太子與守屋大連及

大臣及百寮群臣相議固推即位帝從遂先意

固辭之即位特人兄弟喜共然以實歎曰宜哉

兄弟怡怡天下歸德則民興仁

赦天下〇帝親幸救屋野尋市邊皇子墓起葬

詔曰先王遭於非命荒棄在初年亡逃自

還奉得求迎其大業廣求遺骨莫能知者唯

求于天下以告報焉有一嫗知其所埋天皇大

喜與皇太子引老嫗幸于江州蚊屋野得其骨

入慟更起陵於蚊屋野中還于京師厚賞老嫗

居於宮側數顧愍焉

夏四月詔來目部小楯司山澤賜姓於山部氏

詔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惟授官也所以[illegible]

之興者惟賞功也夫小楯求迎舉朕厥功茂焉

所志願言無難小楯謝曰所願者山官帝許於

是以小楯拜山官賜姓於山部連氏

二年春三月上巳日帝幸上苑始曲水宴

秋八月天皇欲掘雄略帝之陵以報父讐皇太子諫止之

帝謂皇太子曰吾父無罪而雄略帝射殺之棄骨於郊野朕至今憤歎寢心吾聞父讐不與共戴天雖匹夫之子爲父母之讐寢苫枕干況吾爲天子二年于今矣願毀其陵摧骨投散而報其讐不亦孝乎太子泣諫曰夫雄略帝正統萬機臨照天下華夷欣仰吾父王雖是天子不登天位以此觀之尊卑惟別而忍乘其陵誰人生

以奉天之靈其不可毀一也又天皇不遭白髮帝殊恩豈臨寶位雄略帝白髮帝之父也臣聞老賢言無不讎德無不報有恩不報敗俗之深者也陛下饗國德行廣聞於天下而毀陵見於華夷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不可毀二也帝善其諫而罷焉

三年夏四月天皇崩于八釣宮

時春秋三十八在位三年也帝[illegible]長[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惠每歲[illegible]民之[illegible]於是[illegible]

[illegible]以銀錢一文買稻一石遂天下[illegible]四十[illegible]
謂萬歲今歲聞帝崩海內號哭如喪[illegible]
傳曰孝者萬善之本善者百福之源[illegible]以
人君爲孝無過天皇至哉聖壽[illegible]無福何其[illegible]
予曰禀氣有定數不可移矣但[illegible]常定[illegible]
已夫善人[illegible]人然[illegible]是者[illegible]也
之間安[illegible]有[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可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身[illegible]而[illegible]
以[illegible]者[illegible]如[illegible]子千數百[illegible]

宜矣並[illegible]宗也之類是天皇孝識帝[illegible]
表述之[illegible]世其澤之不朽也八十有九代[illegible]
與[illegible]自[illegible]與[illegible]同[illegible]者而觀之則[illegible]
無[illegible]

仁賢天皇 [illegible]皇[illegible] 諱億計[illegible]

元年春正月皇太子即位於石上廣高宮○春二月立春日大娘女皇爲皇后

二年秋九月顯宗帝之皇后小野姫有罪自[illegible]

初帝[illegible]太子之[illegible]

宗帝親執刀子命皇后傳進太子皇后既而起立置刀子於刖鑑是日更飲酒立嗅皇太子建太子聞從皇后起不敢之誅自殺

四年夏五月的臣蚊嶋穗允君有罪皆下獄

按日本紀人誅嶌都眞有罪下獄秀清有何罪之事然帝性仁恕而孝友也孟子所謂有殺一不義殺一不辜不得天下之風三子無罪帝豈可下獄哉書法譯議者記明無帝也之於由且三子有罪之事者也

七年春正月立小泊瀬稚鷦鷯尊爲太子

十一年秋八月天皇崩正寢

壽五十一一說作〔illegible〕十一年華夷生〔illegible〕

冬十二月皇太子誅平群眞鳥及鮪即位

時平群眞鳥臣恣國政欲以王天下〔illegible〕驕物部麁鹿火大連女影媛遣媒向影媛〔illegible〕期會影媛曾姧眞鳥大臣男鮪故〔illegible〕所期報曰妾望奉待君於海柘榴市巷由是太子往期處先遣使於眞鳥之宅責馬〔illegible〕

賜曰官馬爲誰飼養隨命而已久不進太子〔illegible〕懲恨發顔不發之所期與影媛相會時鮪而臣來排太子與影媛之間立太子怒向大伴金村連宅會兵於是遂將兵徼鮪於路殺乃與

以日本紀〔illegible〕

島宅縱兵其身遂誅戮於是皇太子即位以大伴金村連爲大連

〔illegible〕二十六

武烈天皇

〔illegible〕仁賢帝太子也〔illegible〕皇后也

元年春三月立春日娘子爲皇后

二年秋九月帝割孕婦之腹觀其胎

三年冬十月解人指甲使掘薯蕷

四年夏四月帝使人登樹斷倒其樹落死以爲快

七年帝使人昇樹親以弓射墜

八年冬十一月天皇崩于列城宮

帝自即位八年于斯縱酒色而好暴虐諸〔illegible〕無一不親覧或使人伏入塘〔illegible〕使宮女坐平板上牽馬交接之〔illegible〕獄而好田獵而疲百姓之〔illegible〕

之飢於是天下失望百姓愁怨有內離心焉
位八年冬崩於列城宮
按帝所以保位八年于茲者蓋暦運不修一善可
觀矣人主之猖獗甚焉之行實彌亦不可
議無過暴夫天下從之爲戾矣故先王立太子
識之於公卿百寮欽服以民心定儲位之
則所以者蓋不識乎其嫡親兼而並存亦棄其
子而立爲後　仁賢天皇之不知其德耳而立
繼嗣者也武烈懐稚鷦鷯太子其行不道立

不可爲君何壽孫繼皇統之間撰有德之人
立爲太子乎然帝不賢而不知其惡邪雖
知遂其愛不顧蠹天下揆哉海內之塗
炭推其罪其所貴者失一人之過者歟

人皇第二十七

繼體天皇

諱男大迹譽田天皇五世孫彦主人王之子母振媛垂仁天皇七世孫也

元年春二月帝即位

帝者譽田天皇五世之孫彦主人王子也曰母
振媛帝壯大愛士禮賢意豁如也武烈帝崩無
嗣於是大伴大連金村大連等相議使使持
迎於越前三國帝至于樟葉宮金村大伴上
天子之璽符再拜帝謝曰子民治國重事也寡
人不敢當大伴金村連請固帝西向讓者三
南向讓者再然不許帝即位於是帝即天皇
之位時五十八歲

春三月立手白香皇女爲皇后○詔使民勸耕蠶之業

詔曰朕聞男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受其飢矣
女有當年不績則天下受其寒矣故帝王躬

耕而勸農業后妃親蠶而勉桑序況厥百族廢棄
績而至殷富乎有司普告天下令識朕懷

三年春二月遣使于百濟

五年冬十月遷都於山背筒城郡

按神武帝遷守東國而平賊自使都於和州
柏原以往至景行天皇共十二代都于和州
而不徙他州成務天皇始徙都於近州滋賀
郡仲哀天皇遷都於長門州豊浦自是皇
相繼或遷于和州都或於攝州或城于河州然

宋書謂帝城曰山城至于斯帝始遷都史城州

七年夏六月百濟貢五經博士段楊爾

十二年春三月遷都於弟國郡

二十年秋九月遷都於磐余玉穗

二十一年筑紫磐井叛掠九嶋天皇詔物部麁鹿火大連擊之

先是帝使近江毛野臣使三韓時筑紫造磐戸謀叛與新羅相通據豐前豐後肥前肥後之

四州不通朝使於是天皇與羣臣相議使麁鹿火將兵擊磐井到香椎詔曰良將之軍施恩推惠恕己治人攻如河潰戰如風發天皇又親操斧鉞授之曰長門以東朕制之筑紫以西汝制之專行賞罰勿煩奏達重詔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所繫哉恭行天罰大連奉詔發京師

鵞峯林先生正成曰天氣有二義焉一義之帝理逆理之謂賊殘賊之謂兵故兵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之道也信哉其兵國之大事所係死生存亡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故及亡昔有國賊不可不征罸則人君親出廟堂與衆相議上下同心選將授斧鉞之威而出兵遣軍討亂賊是則人主用兵之大禮帥民以重討罸之本也今天皇至征賊之時與諸臣相計任征將遣卒亡式而行斧鉞之法而詔大連以兵者國之大事而賞罸不可私人之道可謂仁人得用兵之風焉磐井一將伏誅・韓使朝使引高堂也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大將軍物部大連率軍與磐井大戰筑紫御井郡磐井戰竭伏誅

二十三年使近江毛野臣使安羅國

毛野至安羅安羅新起高堂引毛野臣安羅使國主隨後昇階預昇堂者僅國內大臣一二人而已三韓使皆在堂下累月論兵

二十四年春二月詔舉廣節之士

詔曰自古帝王御世皆賴博物之臣明哲之佐故道臣陳謨而神日本以盛大彥申略

膽瓊瓊杵神風闢及手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雖不朝貢著之其我朕承帝業於今二十四年天下清泰内外無虞氣稔黔首由斯生俗藉此成騰冀冷人衆康衢宣布大道流通鴻化

二十五年春二月天皇病讓位於廣國押武金日皇子即日崩于磐余玉穗宮

帝病甚宰時押武皇子爲人寛大有人君之量故讓位焉皇子（皇子時六十九）即日天皇崩帝時八十二歳在位二十五年皇子在殯宮空位三年

安閑天皇　人皇第二十八　諱廣國押武金日繼體帝之長子也母目子媛

元年春正月遷都於大倭勾金橋　春三月納春日山田皇女爲皇后

皇后仁賢帝女也

二年春正月天下大酺五日

帝詔曰間者連年登穀界境無虞元元蒼生樂於稼穡業業黔首免於飢餓仁風暢于宇宙美聲塞于乾坤内外清通國家殷富朕甚欣焉可大酺是大酺五日爲天下之歡矣

冬十二月天皇崩

時壽七十一在位二年葬河内舊市高屋丘陵

武小廣國尊即于天皇之位

帝崩無嗣時繼體帝第二之子廣國押楯尊（一云屈）爲人神爽閑遠於是群臣相議奉神璽使即天皇之位時帝七十三歳

宣化天皇　人皇第二十九　諱武小廣國押盾繼體帝第二子安閑帝同母之弟也

元年春正月遷都於檜隈廬入野

是時以大伴金村大連物部麁鹿火大連爲大連如故又以稲目宿禰爲大臣阿倍火麻臣爲大夫

春三月以仁賢帝女橘仲皇女爲皇后　夏五月修諸州屯倉備凶年

詔曰食者天下之本也黄金萬貫不可療飢白玉千箱何能救冷寒則命諸臣收藏諸州蓄積諸穀以備凶年

二年冬十月新羅寇于任那國天皇使挾手彦救任那

時新羅寇於任那。於是帝詔大伴金村大連、遣其子磐及狹手彥以助任那。磐留筑紫以備三韓，狹手彥往鎮任那，加救百濟。時狹手彥妻松浦佐用姬悲夫別，登高山遥望見其船遂脫領巾麾之。詠和歌。備者莫不流涕。

四年春二月天皇崩。

時帝七十三在位四年。葬大倭鳥坂上陵。

冬十二月皇太子即天皇之位。尊皇后爲皇太后。

欽明天皇

人皇第三十　諱天國排開廣庭繼體帝嫡子母手白香皇后也

元年春正月立石姬爲皇后。（一）夏七月遷都於倭磯城嶋。

大伴金村物部尾輿爲大連、蘇我稻目宿禰爲大臣、如故。

（一）以秦大津父爲大藏省。

初天皇幼時夢，皇子愛秦大津父者，及長必得天下。寤驚，遣使普求之，得山城國深草里姓氏，果如所夢。皇子大喜，問之曰，汝有何事。對曰，無

也。但臣向伊勢商賈至于稲荷山，逢二狼相鬪汚血，乃下馬洗漱口手，曰，汝是貴神而樂麁行，儻逢獵人見禽尤速。乃抑止二狼，拭洗血亡放之。皇子所夢必爲此報也。於是皇子隨於夢，使津父爲近侍，優寵日新，大致饒富。今歳帝踐祚，則使津父拜大藏省。

六年春三月遣膳臣巴提使使百濟國。至于十一月，歸朝，獻所親暴殺之虎皮。

自初新羅高麗相別，攻百濟任那，連年百濟任那之二國因日本乞援兵。故以帝援二國數度。今歳三月詔巴提使使百濟，及還，與妻子相共宿百濟濱。日晩所携之幼子忽亡，不知所之。夜大雪。曉求有虎行跡。巴提使乃尋跡至虎穴。虎進開口欲噬。巴提使執左手執其虎舌，以右手剌殺其虎，剝皮及歸朝。

十三年百濟始獻佛像及經論。本朝始建寺號向原寺。

百濟聖明王獻釋迦佛金像及幡蓋若干

震旦佛法來　東漢二代孝明帝永平八年乙丑
日本佛法來　三十代欽明帝十三年壬申　百濟聖明王貢獻之
孝明欽明聖明三王同名以明偁之

若干卷別表讚流通禮拜功德云是法於諸法中最爲殊勝難解難入雖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之福德果報祈願依情無所乏且夫遠自天竺爰洎三韓依教奉持無不尊敬由是百濟王臣明謹奉傳帝國時帝不自決問群臣曰蕃獻佛相貌端嚴未曾看可禮否蘇我大臣稻目宿禰奏曰西蕃諸國一皆禮之日本豈獨背也物部大連尾輿中臣連鎌子同奏曰我國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

八十神也故春夏秋冬以祭拜爲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天皇曰卿謝言既然聖明之貢不可捨也請奉斯神稻目稽首請之乃賜像於大臣大喜捨向原家爲寺是謂向原寺且齋修出家之業矣〔羅浮子曰〕夫欽明者我朝之孝明乎稱日者我朝之楚英乎夫二明之二同名也何爲明于茲而聽于此也若令欽尾輿鎌子之言可謂明矣不則遺千歲之恥不可謂明矣然則欽明帝之爲明也何

寺院之始
震旦白馬寺
日本向原寺

令歲天下大疫詔流佛像於堀江燒滅寺院尾輿鎌子等奏曰昔日不須臣言致斯病疫今不遠而復必當有慶於是帝詔有司以佛像流棄難波堀江燒亡向原寺與也〔佛家傳曰〕佛像始來本朝天下疫病内裏炎火此將下廢聖明王滅佛像祭鬼神亡誠哉帝滅佛像侯景亡又此時也齊梁同時周武同亡危哉本朝與二臣則國爲稻目亡

癸酉　十四年春正月大疫人多死〇令歲本朝始作佛

像五月自河内奏曰泉郡茅渟海中有梵音震雷聲光輝如日色帝異之使溝邊直入海求之直入海見樟木浮海玲瓏遂取之而獻天皇天皇命工人造佛像二軀其像今尚在吉野寺也

甲戌　十五年春正月立皇子渟中倉太珠敷爲皇太子

壬午　二十三年秋八月帝使大將軍大伴狹手彥將兵數萬擊高麗狹手彥大破高麗之軍獲寶物歸先是高麗新羅僭叛不貢日本相共滅任那國

恣虐帝遣紀男麻呂宿禰河邊臣等伐新羅我
兵戦不利河邊臣被擒於是帝詔狹手彦等高
麗狹手彦乃用百濟計打破高麗此時百濟二國相分
也高麗王踰墻而逃手彦乘勝入王宮悉獲寶
物而歸朝

冬十月新羅遣使降朝

二十八年天下大水諸國大水天下大饑

歲此時為五穀不登祭愛宕郡賀茂神社葵是
其始

三十年蘇我稻目薨

三十一年八幡大神始垂跡於豐前國宇佐郡

此年十月豐前國菱形池邊民家兒三歲託
曰我是人皇第十六代譽田八幡麻呂也太麻
皇詣州無驗于神明今又顯于此於是帝使勅
使鎮坐八幡大神於宇佐宮〔羅浮子曰〕余案舊
記欽明帝時託曰吾是譽田天皇廣幡八幡也
我名護國靈驗威身神大自在王菩薩又案桓
武帝延暦二年五月八幡大神託曰我無量劫

來化生於三有修善巧方便我名謂大自在王
菩薩又案寛平二年十二月石清水大神託曰
欲得菩薩服色道具鉢錫瓔珞香爐念珠等余
以謂夫佛法來于本朝者帝十三年也百濟唯
貢佛像經論而已先于八幡示現者雖及十有
八九年而浮屠州未有習修者其間有若能
關之尾與鎌子輩者然則此神有菩薩號者始
於延暦之際乎嗚呼甚矣我是譽田天皇八幡麻
呂者余有信之大儀兼存摩孚時西天有眞
人亦是類也惑哉浮屠者依託附會而為言是
諸畫形不可不辨矣伊勢八幡者本朝二所
宗廟而君臣上下各無不欽敬奉仕浮屠氏見
其如此曰本地佛也垂跡神也遂引神明入佛
氏時君惑而不怪至今其惡弊猶行哀哉故
探有封而納之於寺院所神何不罰之哉

三十二年夏四月天皇崩壽

在位三十二年葬于檜隈坂合陵

人皇第三十一〔敏達天皇〕諱渟中倉太珠敷欽明帝第二子也母石姫皇后也

敏達天皇三年
正月[illegible]
皇太子豐聰
御誕生

元年夏四月皇太子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
以物部守屋大連爲大連蘇我稻目之
子馬子宿禰爲大臣

〇高麗上表

帝執高麗表授諸史讀之諸史不能讀焉時王
辰爾能讀釋焉又高麗上表書之於烏羽文字
隨羽黑已右不能讀於是辰爾乃蒸羽於飯氣
以帛押羽悉寫其字帝益賞其材令辰爾侍近
殿中

四年春正月立息長眞手王女廣姬爲皇后冬
十一月皇后薨
五年春三月立豐御食炊屋姬爲皇后
六年冬十一月百濟重獻佛經禪律佛工寺匠等
七年冬詔天下月六日放生

【驕游子曰】此歳天下放生時就天皇二年[illegible]
月置放生所皆因浮屠之止殺之意也按[illegible]
外書或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
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illegible]
蟣虱而生邪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
此說亦不然太極動而生陽之者皆可食但君子
有不忍之心耳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書先儒嘗見
行獵不忍殺之故去獵十有二句曰殺之則傷仁
放之則害義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
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爲人
稟其昏濁偏駁則爲物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
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

爲王也非異端之比也伊川紫陽之言如此善哉
夫義殺者仁也浮屠氏非不善也而薄倫鮮義
而用之爲仁者見孝弟之於浮屠不知五教則孝
弟何在浮屠氏仁于物不仁于人者乎夫以牛
也在唐則韓退之闢之在宋則歐陽修排之支
那已有之本朝有之何嫌焉易傳曰庖犧氏之
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
予曰庖犧氏其始教民取物殺生以爲萬世法
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罪[illegible]

畢而放生者得福苟殺之其言則虎儀遂殺人
聞之聖人作下之罪人矣譏笑之也我朝自敏
達荷統以来至此而然故余辨之以程朱之言
申之以欧公之論解蔽世人之有少悟也

八年冬十月新羅貢釋迦像一躯今在真

十年春閏二月蝦夷冠於邊境

蝦夷数千寇於邊境掠郡縣由是帝召其魁帥
綾糟等詔曰夫蝦夷者大足彦天皇之世合
殺者斬應原者赦今朕遵彼前例欲誅元悪
綾糟等懼甚乃泣叩頭曰臣等蝦夷自今以
後子子孫孫用清明心奉事天闕若違盟者天
地諸神及天皇霊絶滅臣種矣

十二年冬百濟日羅来朝

七月帝詔曰屬我先考天皇之世新羅滅任那
先考謀復任那不果而崩不成其志 [illegible] 朕當
欲復興任那奉助神謀朕聞日羅賢而有勇欲
與其人相計乃遣紀押勝于百濟喚日羅百濟
王惜之不肯聽帝復遣吉備羽嶋召日羅羽嶋

往百濟見王宣勅時羽嶋擬色假百濟王惜
而遣日羅日羅與恩率徳爾等相從来朝帝使
大伴糠手問擊新羅之謀日羅對曰天皇所以
治天下須護養黎民何遽興兵翻致失滅今議
列臣及百姓饒富如此三年足食足兵以悦使
民不避水火同恤國難然後多造舟舶每津列
置以觀之於蕃客令生恐懼而遣專使召百濟
王若不来召其王子等来猶服自然欽伏而
後問罪復多奏言因是帝欲容其言懸賞之
爵以 [illegible] 百濟潜謂徳爾余奴曰俟吾過筑紫欲殺日羅
吾羅白王賜爵禄徳爾余奴等日夜伺而遂殺日羅
日羅蘇生曰此我駈使奴等所爲非新羅也
言已而死於是詔鞫徳爾余下獄以日羅之骸葬於
桑小郡西畔丘懸舉遇風没也○或傳此時
日羅譜新羅克之兵法及六十四陣傳太子

十四年春三月天下大疫守屋大連奏焼佛像擒

僧尼禁錮

先是蘇我馬子崇佛法以高麗僧恵便為師築

營佛殿於宅東方安置弥勒石像屈三人司馬達等
之女以善信尼等設齋會時司馬達於齋食上
得佛舍利乃獻馬子馬子試以舍利置鐵質中
振鐵鎚打之鎚砧共碎舍利不損又投水不沈
馬子益篤信敬起塔於大野丘北以所獲之舍
利藏塔柱頭時國內疫疾大起死者甚多也物
部守屋奏曰陛下不用臣等之言自先帝及于
陛下疫疾流行豈非專由馬子之興行佛法歟
帝詔守屋曰灼然宜斷佛法於是守屋自詣

於寺斫倒佛塔燒佛像及佛殿以所燒之餘佛
像棄難波堀江又命有司責善信等三尼奪衣禁錮海
石榴亭

夏六月蘇我馬子奏再興佛法

馬子自罹疾佛法難廢遂發疾於是奏曰臣疾
病不愈不蒙三寶之力不可救治於是帝詔馬
子曰汝可獨行佛法宜斷餘人乃以善信等三尼還
付馬子馬子大喜歎新精舍供養佛法

秋八月天皇崩

時壽四十八在位十四年

秋九月豐日皇子即天皇之位

都于磐余以馬子宿禰為大臣以守屋連為大
連如故

人皇三十四代推古天皇一千二百年忌

三首

欽明女敏達皇后即位豐浦居北斗三十
六年天下治校雖舊事傳諸後
皇子豐聰兼攝政深顧誕天明命聖朗
何更愧神功推古宜爲天下鑑
諸天音樂來雲來今向一千二百回林下
臣伺修國忌爲君指出返魂梅

文政十年丁亥三月初七日　金山　夏耳　撰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四　終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五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用明帝元年丁未盡推古天皇二十年壬申　凡五十六年

用明天皇

諱橘豊日欽明帝第四子也母蘇我稲目宿禰女也

丁未 元年 隋文帝開皇六年 春正月立穴穂部間人皇女為皇后○夏五月穴穂部皇子殺三輪逆

皇子者天皇之弟也欲姧炊屋姫皇后欽明帝之女乃敏達帝之后也而自強入於殯宮三輪君逆乃喚兵衛重璅宮門拒而不入皇子問曰何人在此兵衛答曰三輪君逆在焉皇子七呼開門逆遂不聴入皇子恚與守屋大臣相計率兵圍逆之宅逆遁走等馬子宿禰聞之慨然歎曰天下之亂不久矣守屋聞之曰汝小臣之非所識也逆與炊屋姫及馬子等相睦及其誅俱與穴穂部有隙

戊申 二年夏四月天皇病

帝病群臣侍焉帝詔群臣曰朕欲皈佛法卿等議之群臣入朝而議守屋及中臣勝海

逆謂曰何背國神敬外國神也由来不識若斯之事矣馬子曰可随詔而禱佛神誰生異計乎于時穴穂部皇子引豊國法師入於宮守屋睨大怒馬子與群臣相議欲殺守屋時押坂部毛屎来密語守屋曰今群臣圖卿守屋聞之即退於阿都守屋別業集人焉勝海集衆助守屋欲而勝海知事難成帰附彦人皇子水派宮舎人迹見赤檮伺勝海殺之於是守屋遣使告之曰吾聞群臣謀我我故退焉馬子聞以之告大伴毗羅夫連於是連手執弓矢常守馬子宅焉〔諫諍録曰〕天皇信佛甚篤而大臣馬子皇子厩戸及諸群貴相継奥以助之其難犯也可知矣而守屋勝海骨鯁之直乃至於此宜乎者旨者多所欲也我子弟闘争君子曰勿歎也而犯之二千有

夏四月天皇崩

時歳四十八在位僅二年葬磐余池上陵

夏五月守屋欲立穴穂皇子馬子不従反弑皇子

相謀殺守屋

帝崩與皇太子守屋元欲殺諸皇子立穴穂皇子馬子知之使兵殺穴穂皇子及宅部皇子馬子又與諸皇子相議將殺守屋是奉泊瀬部尊馬子親與諸皇子率兵襲守屋之澁川家守屋集稲城拒之親族為射如雨而其軍強盛填家溢野官軍恐怖三退還廐戸皇子時隨軍後度曰非願難成乃以白膠木作四天王像置於頂髮而誓曰今若使我軍勝敵必

寺塔安置四王馬子亦發誓言凡諸天王助衛我使獲利益起寺塔流通三寶誓訖進其戰守屋大敗遂為迹見赤檮射殺官軍進誅其子及其黨類散亂盡滅物部族守屋死領之地則一半賜赤檮【羅浮子曰】或問曰太宗太子殺守屋有其説乎自昔太子為鬼守屋為暴果然否余答曰敏達時守屋勝海奏禁佛法馬子奏行佛法守屋與馬子有隙用明崩守屋欲立穴穂為帝馬子奉推古而殺穴穂與宅

王子及群臣謀殺守屋太子亦在其軍由是觀之馬子不必義兵也守屋不必賊也守屋之廃佛以我為神國也馬子之崇佛蔑如神祇也穴穂皇子也推古皇女也立穴穂為是乎立推古為是乎是未可定則馬子未為得而守屋未為失也馬子既殺穴穂則首惡有所歸我聞馬子之意立女主令太子委政太子善遇馬子然則太子之政馬子之心也不即位而有其威者馬子其後果弑崇峻太子何黨馬子不討賊

哉太子宗室也已撃守屋之惡從稲城之役守屋未嘗弑君也其惡其罪何在哉親見馬子之弑而因循以從則馬子之罪亦有所分耶抑歟太子無孔子沐浴之告而有爾生不武之名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為大臣歟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太子之於馬子從之耶非耶其後馬子疾太子斷之剛毅出家又相共竭力修纂國記然則太子馬

子者同志之人也

○厩戸皇子建天王寺

以祈佛像勝守屋也改勝木號勝軍木後世家以[illegible]

矣卜參照勝軍木者限是此也

秋八月泊瀨部皇子即天皇之位

炊屋姫尊及馬子與群臣相議勸進之也

人皇第三十三

〔崇峻天皇〕諱泊瀨部欽明帝第十五子母小姉君稻目宿禰女也

元年春三月立大伴糠手連女小手子爲妃○

十月大臣馬子作元興寺　此年司馬達娘善信

尼入百濟國

初善信謂馬子曰出家之途以戒爲本願向百濟受戒法馬子許之則使善信尼附百濟使

學進百濟學問戒法

三年春三月善信尼求佛法自百濟國還

四年秋八月大風天下大饑

五年冬十一月蘇我馬子弑天皇

馬子謂指点天皇之功縱奢峻怙帝常惡之謝

誅之厩戸皇子固諫馬時有獻猪者帝指猪

何時如斷猪頭斷朕所惡之人皇子侍馬心謀

斯如於此時有宮女竊裹恨帝其私告之於馬

子馬子大恐使勇士漢直駒潛弑帝于寢殿矣

〔羅浮子曰〕馬子之弑君誠佛之罪也若使馬子

知夫五典則豈如此乎爲人而不知五典猶人

也夫名者實賓也馬子駒共是人面獸心而已

甚名固嘗言者我本朝氏闢楊墨以其無君無

父也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

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

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馬子非啻駸駸入於

其中而已至其犯上好亂之事則佛法之爲蔽

也大矣不可不戒之

○馬子殺漢直駒

駒以弑帝馬子賜之不辭也駒謝功不愧[illegible]通

馬子女河上娘既事顯馬子大怒縛懸於庭樹

自射殺之

冬十二月敏達天皇之皇后豐御食炊屋尊即天

皇之位

崇峻帝被弑無嗣群臣議以[illegible]推尊辭之百寮頻勸進三推奉璽尊不得止即位於豐浦宮今歳三十九歳本朝女帝之始也

入皇第三十四

推古天皇

諱豐御食炊屋姫尊欽明帝第三女皇女也用明帝同母妹也

元年夏四月立廐戸皇子為皇太子始攝政

太子用明帝之子也母穴穗部間人皇女敏達帝之二年皇女巡禁中至馬官當廐戸產故名馬皇子生能言有聖知及壯一聞十人訴不失且識未然故名八耳皇子或號聖德太子太子

習内教於高麗僧惠慈學儒文於博士覺哿悉能通達故以號豐聰耳皇子用明帝愛之居宮南上殿故名上宮太子今歳太子時歳二十一也帝使皇子為太子攝政萬機攝政之號始於此

羽黒權現現奥州 元明帝和銅二年名奥羽之後有羽州

三年夏四月自淡路獻沈木

今歳有沈木漂著於淡路嶋其大一圍嶋人不知沈木擬薪燒於竈其烟氣遠薫嶋人大驚

之

夏五月高麗僧惠慈来

太子師之於是與百濟慧聰 崇峻帝元年來朝 相俱弘佛教佛法自是盛隆也

四年冬十一月建法興寺 東門飛鳥寺　南門元興寺　西門法興寺　北門法滿寺　又號安居院

使惠慈惠聰二僧住之

七年夏四月天下大地震舍屋悉倒破

按讀司遷之史記曰周幽王二年西周之地大震王問太夫伯陽甫伯陽甫曰天地氣失其序陽伏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可恐哉夫尊位君父陰卑位臣子然陰氣迫然填陽則天地之紀綱將倒壞臣子犯君父所以聖筆書不缺也方今太子與馬子相議行弑逆崇峻天位立女主自然萬機加之盛熾佛法無神教於是今歳大地震後年河水漂沒宮庭其應顯於天數曰天道遠人道邇後世何可不恐乎

蛭子
福[illegible]祠

[illegible]新羅[illegible]高麗王獻六城降

九年春二月太子始市使商賈知賣買術

當此時營推子神為商賈樂神後世以惠美

須稱福德神自是始焉

夏五月大雨河水溢內裡

十年冬十月百濟僧觀勒來朝獻曆書及天文地

理遁甲方術等之書

帝選書生三四人以使學習於觀勒玉陳習

曆法大伴村主學天文遁甲山背臣日立學方

術皆為成業

十一年冬十二月皇太子始作十二冠定冠位階

太子以為群臣百寮之冠位之正數謂之式

造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

義小義大智小智之十二之冠賜之其冠各

色皆隨冠色於是諸卿各有冠以分貴賤尊卑

十二年夏四月皇太子親作憲法十七條

先是本朝儒佛之道不隆盛儒佛之[illegible]

矣於是太子作憲法十七條（今憲法之始）徽万民

其一言一曰以和為貴無忤為宗人皆有黨亦少

達者是以或不順君父乍違于隣里然上和下

睦諧於論事則事理自通何事不成二曰篤敬

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万國之

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

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三曰承詔必謹君則天

臣則地天覆地載四時順行方氣得通地

欲覆天則致壞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

承詔必慎不謹自敗四曰群卿百寮以禮為本

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禮上不禮而下非齊下無

禮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

禮國家自治五曰絕饕棄欲明辨訴訟其百姓

之訟一日千事一日尚爾況乎累歲頃治訟者

得利為常見賄聽讞便有財之訟如石投水乏

者之訴似水投石是以貧民則不知所由臣道亦

於焉闕六曰懲惡勸善古之良典是以無匿人

善見惡必匡其諂詐者則為覆國家之利[illegible]

絶人民之鋒劒亦侫媚者對上則好說下過
下則誹謗上失其如此人皆无忠於君無仁於
民是大亂之本也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濫其
賢哲任官頌音則起姦者有官禍亂則繁世少
生知剋念作聖事無大少得人必治時無急緩
遇賢自寬因此國家永久社稷勿危故古賢王
為官以求人為人不求官八曰群卿百寮早朝
晏退公事靡盬終日難盡是以遲朝不逮于急
早退必事不盡九曰信是義本每事有信其善

惡成敗要在于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無
信万事悉敗十曰絶忿棄瞋不怒人違人皆有
心心各有執彼是則我非我是則彼非我必非
聖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詎能可定
相共賢愚如鐶无端是以彼人雖瞋還恐我失
我獨雖得從衆同擧十一曰明察功過賞罰必
當日者賞不在功罰不在罪執事群卿宜明賞
罰十二曰國司國造勿斂百姓國靡二君民無
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

何敢與公賦斂百姓十三曰諸任官者同知職
掌或病或使有闕於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識
其以非與聞勿妨公務十四曰群臣百寮無有
嫉妬我既嫉人人亦嫉妬之患不知其極所以
智勝於己則不悅才優於己則嫉妬是以五百
歳之後乃今遇賢千載以難待一聖其不得賢
聖何以治國十五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
夫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非同非同則以私妨
公憾起則違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諧其亦

是情歟十六曰使民以時古之良典故冬月有
閒以可使民從春至秋農桑之節不可使民其
不農何食不桑何服十七曰夫事不可獨斷必
與衆宜論少事是輕不可必衆唯逮論大事若
疑有失故與衆相辨辭則得理〔羅浮子曰〕甞聞
太子憲令是汝曰是曰其第二章如何曰不云
曰其謂曰篤敬三寳三寳者佛法僧也云曰其
下六可也其此一不可也未識以我有三寳
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

入于佛乎入于老乎我則異於是幸子曰常恐之類三十地人民衆事佛老之實危幸子之安否太子之不知之不幸乎【曆史畧曰】聖德有利口倭才第四條曰下無禮必有罪焉子下哉者大無權也必有討之語何餘言第六條曰諂見惡必匡之善焉子之惡不匡國乎十七條之中興崇神敬祭之條處神之胸臆可見哉手等之假儒之類而已叩巧言如簧利口覆邦家

十二年詔鑄釋迦佛像自高麗寄黃金

十四年詔安置丈六佛像於元興寺金堂（一）夏五月建立山城國金剛寺（一）今歲太子講法華經

十五年春二月詔祭神祇

詔曰朕聞曩者我皇祖天皇之宰世也跼天蹐地敦禮神祇周祠山川幽通于乾坤是以陰陽開和造化共調今當朕世祭祀豈有怠乎群臣竭心宜拜神祇於是皇太子及大臣率百寮以祭神祇（一）或傳此歲太子親作六十六番之本面使秦河勝河勝奏之猿也被其面假為翁貌於

神樂之始

處蘭歌舞祭天地神祇今猶存此時以此爲始神樂自是後雖民家有可祝之事則為神樂然賤家卑屋濫傳舞恐有神樂之名故以神字冠神字自是世人誤呼為業其職之者繁

夏七月使小野妹子使大唐

其書皇太子書之其詞曰日出處之天子致書日沒處之天子無恙否天子隋煬帝覽之不悅怒乃破其表謂鴻臚曰蠻夷書無禮者勿以奏

十六年夏六月妹子自唐歸朝

時妹子奏曰臣參還之時唐帝以書授臣然經過百濟國時國人探以掠取是書是以不得上於是群臣議曰夫使人雖死不失旨矣何怠失大國書哉坐流刑時大唐客來在朝或天皇赦曰妹子雖有失書之罪輙不可罪其大國客等聞之亦不良乃赦之不坐焉

十八年本朝始作紙墨及碾磑

三月高麗王貢曇徵法定之二僧徵涉儒學善五經又能作彩色及紙墨碾磑於是本朝聞

壬申

二十年夏五月詔造須彌山于南庭

造然墨及漢陽

今歲自百濟有來朝人面身皆斑白若白癩也惡其異欲棄海嶋百濟人之曰若惡臣之斑皮棄海嶋白斑之牛馬不可畜於國中乎亦臣有小才能構山岳之形其留臣而用之為國有利於是帝詔使百濟人作須彌山形及呉橋於南庭太子奏作百八橋於天之下使其還弊次万民大悦且使百濟樂師數集於童部令習伎樂舞於櫻井邑奏之

本朝通紀卷之五　前編　十五

癸酉

二十一年皇太子見異人於和州片岡

太子遊行於片岡路飢者臥道側問姓名而不答太子視之即脫衣裳覆飢者安臥則詠和歌賜飢人飢人亦以和歌對後日太子遣使視飢者使者還來曰飢者既死矣太子大悲之則葬埋於當處也數日之後太子詔近臣曰前日臥於道飢者非凡人必真人也遣使令視其墓使者還來曰封埋如動乃開以見之屍骨既空唯衣服疊置棺上於是皇太子返使者令取其衣

[illegible]服之建一寺於其跡號達磨寺時人大異之曰聖知聖實哉

【羅浮子曰】案世俗南天竺菩提達磨來日本遇太子故以飢人為達磨也蓋浮屠好事者為而後世必譏而不信其誇而已余見日本紀及拾遺倭歌集只云太子云飢人耳未嘗云達磨也然其説未識余必不受蓋太子甚問此異人歟倣太子執禮居敬而下天下之上夫太子素非微者矣異人尚然其驚叔耳下邳老人張良進履以授異書遂得黃石于

本朝通紀卷之五　前編　十六

城山下今此片岡飢人令太子下馬與食衣和倭歌以紫衣於擲上彼此一特也神亦同也非遇太子則無敢識非顯神異則無不後世余於是乎愈見本邦之多異人乎假者方伎之輩也亦匪直也人無清水行府數待又神仙修錬之難耳以其迹顯于浮氏故或許言為觀音或為聖氏是亦豈盧藝穿八片岡饑者為文殊或又為達磨豈此類也其口言之而已哉葉之書而廣于世者

然本紀十卷

驪達磨寺。諂浸至此。吾不得不關也

二十四年春正月桃李盡實〇七月自新羅國獻金佛像

二十五年春太子建和州太安寺奈良額安寺〇六月自出雲國獻大瓜

二十八年大年〇十二月赤氣亘於天〇是歳太子作日本帝王紀十卷

其編年記中自神代至推古天皇蘇我馬子助其撰名本紀本朝編書之始也

唐武德三年也
三十四代推古
廿九年辛巳
二月廿二日
聖德太子四十九歳
薨
迄化十二年
於今
一千一百九十
二年

二十九年春二月皇太子薨于班鳩宮

太子性質敏聰明也。旨慈仁不殺衆生。專信佛法。造寺院十箇所也。或講佛經。或作注疏。當于此時天下有寺四十六所。僧數八百十六人。尼數五百六十九人。并一千三百八十五人　是歳太子四十九歳。薨日諸王群臣及天下百姓如喪父母。耕夫止耕。舂女不杵。皆謂日月失輝。天地既崩。是日葬太子於磯長陵。

三十一年夏大雨年饑

太子御詠
鵤ノ冨ノ井ノ水イカナランタヘテシ物ヲ冨ノ井ノ水
　后ノ返し
冨ノ井ノ水ノ心ハ世リ絞ヲ網ノ目ヨリゾ漏レ出ヅニナル
　又太子
極楽ニ今ニ帰ルナリ世ノ中ノ迷ヘル人ノ道シルベシテ
　后
諸トモニ我モ入ルベノ道ナレバ同ジ台ノ花ツナガメン
　又太子
ヨシサラバ五濁ノ水ハノコスモイサ帰リナン弥陀ノ御国ヘ
　后
濁ハフカキ浮世ノ中ノ念シ水如何カハ居ニ今スムベキ
・太子遷化ノ日異説二月五日癸巳ノ日御入滅　或説二月廿二日平氏傳
　二月廿二日実説

三十二年夏四月本朝始置僧官以百濟觀勒為僧正

今歲有一僧執斧毆祖父者於是帝詔諸卿聚諸寺僧尼推問焉欲責犯惡之僧重深罪僧尼集摩所觀勒上表曰夫佛法自西州至于漢經三百歲傳于百濟州百濟僅經一百年然百濟王聞日本天皇之賢哲而貢上佛像及內典本朝傳法未滿百歲故僧尼未習法律輙犯惡逆雖無智之僧尼恐懼以不知所如仰願除其

惡逆者以其餘赦而勿罪是大功德也於是帝詔曰道人尚犯法何以誨俗人自今以後任僧正僧都宜檢校僧尼乃以觀勒為僧正以鞍部德積為僧都以阿曇連為法頭扱僧尼

三十四年春正月桃李華○春三月天寒降霜○

夏五月蘇我馬子卒 年七十六

馬子性有謀略亦有辯才恭敬佛法家芳鳥河之傍開庭中于小池興小嶋於池中時人曰嶋大臣先是大臣奏天皇曰葛城縣元臣之本居也故因其縣為姓名是以常冀得其縣以為臣之封縣於是天皇詔曰今朕則出自蘇我大臣亦為朕舅故大臣之言夜言矣夜不明日言矣日不晚何辭不用然今當朕之世失是縣後君曰愚癡婦人臨天下以亡其縣豈獨朕不賢邪大臣亦不忠是後葉之惡名不聽大臣者強不奏時人聞大歎焉

夏六月大雪○是歲天下大饑饉

三十五年夏五月有蠅聚集十丈浮虛越信濃坂

鳴音如雷至于上野飛散

三十六年春遣河邊臣於藝州造舟船

時河邊臣至安藝國覓舟材時有一木其圍十圍作船之好材也河邊欲伐之時有人曰此名木自古伐之雷電霹其人故不可伐河邊臣曰普天之下無非皇土雖雷神豈逆皇命耶使人夫伐之當此時大雨雷電河邊臣案劍曰雷神無犯人夫當傷我身而仰待之[illegible]遂不震犯而止於是遂伐其木作舟

（　）春三月二日日食皆既七日天皇崩
帝疾病至不諱之日召廣額皇子（舒明帝也）詔曰昇
天位經綸鴻基馭萬機以育黎元天下大器也
本非輙言恆所重汝愼以察焉即日召山背大
兄（聖德太子之子）教之曰汝肝稚若雖心望勿諠言必
待群言以宜從又遺詔於群臣曰比年五穀不
登百姓甚飢其爲朕大興陵勿厚葬遂崩時七
十五歲
夏四月雹大如桃子○秋九月葬天皇

從遺詔葬靡來合葬竹田皇子陵

舒明天皇

（人皇第三十五）（諱息長足日廣額　敏達帝孫押坂大兄皇子之子母糠手姬皇女也）

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
初厩戸太子薨未立皇太子而推古帝崩臨於
崩無有帝於遺詔以殊立太子蘇我蝦夷（馬子之子）
也與群臣相議或謂立帝或謂立厩戸之子山
背大兄王集議不決然以有推古遺詔以帝即
位
二年春正月立寶皇女爲皇后○冬十月遷都於
大和飛鳥岡
號之於岡本宮
三年始于攝州有間温泉涌出○秋九月天皇幸
有間
四年秋八月遣唐使犬上御田鍬歸朝
六年秋八月本朝始彗星見越年不消
【按】或曰按通鑑綱目一千二百有餘年書彗
十有七未嘗有一世再見惟周敬王十年彗
星見十二年又彗星見古人以之爲周世衰

於獻畫夫本朝自神武帝至於今一千有餘
年未嘗記彗星今歲始書彗星見繼十二
又書彗見天象之現凶未嘗有自此時甚
悉夫天皇自受禪之始好遊獵且幸諸州之
温湯次神器之重怠政事故無善而可稱之
行然未如雄略武烈帝之惡然彗星不現二
帝之時至于此時出現二度是何凶乎曰夫
舒明帝之御世雖無天之可惡之迹然二
屢現章者專因信佛法之過

西戎之法非帝主可崇敬之道然天皇専信此道不重我神道初厩戸皇子崇浮屠崇奉此道造寺院刻佛像自大興起此道以来用明崇峻推古之三帝相継信服此教三韓之僧連来朝廻小熊禁過然三帝未以此法饒朝廷帝之後年宮中大設齋迎僧尋慇講佛経自是朝廷相尋大概以設齋講経為恒規夫我朝者神霊之所挺生而橿舎日域執其此御孫斎就中帝統之草　天照大神之正裔神祖瓊瓊皇祖承綿綿不絶於地不可易雖有高世之威絶倫之才謀不可覬於天位者以其神孫之尊也故累世之帝王建神廟定社地神戸存齊明盛服之禮致敬盡感格之誠祭祖神於是天神地祇佑王孫興豈以西天之法變我日域之風乎帝之惑焉不以也其過延現天象呼以寺院為学校以佛事為神祭教以孝弟忠信天妖滅災異消民至于今頼其徳故皆

覺中

七年彗星出東

八年春正月朔日蝕○夏五月霖雨大水○夏六月宮中火○今歳天下大饑○勅群臣朝参以鐘為期

九年春二月有大星従東流西音如雷○今歳蝦夷叛使上毛野形名為将軍伐蝦夷形名撃蝦夷大敗以還

蝦夷叛以不朝於是帝以形名拜大仁為将軍討夷時官軍與夷戦不利走入塁守賊囲之官軍衆潰恐棄城遁形名為踰城欲出日暮逃迎将形名之妻謂夫曰君祖等渡蒼海跨万里平水表政以威武傳於後葉今君頓為賊屈辱先祖之名為後世見嗤乃酌酒強飲夫而親佩夫之剣張十弓令婦女人数十俾鳴弦既而形名勇其妻起取伏仗而進焉賊軍以為兵猶多稍退矣於是形名集散卒振旅大敗賊虜以還

古語云智者

按古語曰智者不可欺者女子之患也沃不可顧女子之狀也今形名之要有智有勇可謂婦什之丈夫然

十年秋七月大風拔木破屋○秋九月霖雨桃李華○是歲三韓並朝貢

十一年春正月彗星見乾○無雲大雷○大雨大風○秋七月詔作大宮及大寺

詔曰西州民造宮東州之民作寺則以書直縣為大匠

今歲天下大饑

十二年春二月星入月○夏五月大設齋使僧惠隱召宮中講无量壽經

初帝立位自六年至是歲異星代出異變[illegible]無停歲於是天皇大恐怖使惠隱[illegible]經報天譴是其設講[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十三年冬十月天皇崩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五終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六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皇極天皇元年 盡斉明天皇七年 凡二十年

皇極天皇

諱天豊財重日足姫、敏達帝曾孫、押坂彦人大兄皇子之孫、茅渟王女也

人皇第三十六

元年 壬寅 唐太宗貞観十六年 春正月皇后即天皇之位。

以蘇我蝦夷為大臣。蝦夷子入鹿自執国政、其威勝於父。

夏天下大旱。

時大臣蝦夷為雩集衆僧於大寺南庭、讀大乘經。自執香爐祈雨、然無験。於是天皇幸南淵河上、拜四方仰天而請雨。時雷大雨、遍潤天下田。是五穀登熟、百姓大歡、謂為歲稱至徳天皇。

冬十月大雷地震。自十月六日至十一月十日大地震雷不止。万民大恐懼。○冬十二月朔天氣暖如春。

二年春正月朔五色雲満天。○大風。○春三月大霜傷草木。○夏四月大風大雹。

一寸計儀州木葉。

冬十一月蘇我入鹿遣兵襲厩戸太子子山背大兄王於斑鳩宮。大兄王潜逃隠膽駒山。

先是蝦夷縁病不朝。於是私授紫冠於其子入鹿、擬大臣位。復呼其弟曰物部大臣。兄弟驕軽朝権、恐威於世。時入鹿私謀、以舒明帝皇子古人大兄為天皇。於是先滅上宮王之族、為僭立恣權勢、而後謀之。則使巨勢徳太臣等將兵襲斑鳩宮。時山背王之奴三成出而拒戰、

土師連中箭而死。賊軍恐退。於是山背王投馬骨於寢内、率其妃及子弟隠膽駒山。賊軍追焼斑鳩宮、灰中得骨、見眺以為王自殺、乃解圍帰。

○山背大兄王入于斑鳩寺自殺。

山背王竄匿於山中五日。家臣等諫王曰、潜逃詣東國再興軍以征賊徒。王曰、吾懐與十年不役百姓、以一身之故、豈煩労万民。且於後世民皆言由吾之故喪己父母、豈其雖戰勝方言丈夫哉。夫損身固國不亦大夫乎。遂不聴、有以

見上宮王等於山中。還謂入鹿。入鹿聞而大懼，遣兵求之，而竟不得。於是入鹿弥恐懼，自將軍欲向山求之。時古人大兄皇子諫入鹿曰，鼠伏穴而生，失穴而死。公不可輕出外。入鹿輟焉。言御常焉時山背王自山中還入斑鳩寺，遣謂入鹿之軍將曰，吾起兵伐入鹿，勝必矣。然由一身之故，不欲傷殘百姓。是以賜身於入鹿。終與子弟妃妾相俱縊而死。入鹿自是倍振惡虐。

按，孟子曰，仁者愛人，故惡人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是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是則禮典所以有九伐之灋，而河陽正域先生所以發戮為博愛也。夫持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己，則不可也。持兵至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之乎。當此時蝦夷入鹿父子相續自恣，竊秉權威，無王位頻勞天下日久矣。以兵討其亂，除其害，使天下安泰可也。然王子溺佛子行，始懸鼓以身殺

是則鐵鉞拔鮮肉，埃其威力，何畏擇天下，危哉。於是謂如山背王有濟世安民之志而不知其道者也。

二年冬十一月入鹿造第於甘檮岡

入鹿自殺山背王，倍恣驕意，有遂奪位擬天位之情。故起家於甘檮岡，稱父大臣之家曰宮門，稱己之家曰谷宮門，稱己之男女曰王子。為禮諸式悉準擬天子，加稱家外構城柵，門傍作兵庫，恒使力士持兵守。

大化元年夏六月中臣鎌足連與中大兄皇子相計誅入鹿臣

先是鎌足（藤原氏之祖，大織冠是也）看入鹿之僭驕，失君臣長幼之序，闚社稷之權，深惡然。強人以不發及常叨辭故，稱疾辭官，退居三嶋。于時天皇之弟輕皇子（孝徳天皇是也）患脚不朝。素鎌足與輕皇子相善，故常詣彼宮而侍宿。皇子深識鎌足，為人意氣高逸，有心匡済，乃以寵妃嫁之。鎌足感之，而謁皇子之舎人曰，殊奉恩澤，非也所以皇

子為天下之主竊此意不合人臣以所語感於皇子皇子大悦焉鎌子又擇王宗之中見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是也）聰明而有人君之度欲附託而未獲展其幽抱一日中大兄為法興寺槻樹之下而蹴鞠之遊鎌足瞰其會時大兄之皮鞋隨鞠脱落於是鎌子取之置掌中前跪奉大兄大兄亦跪敬執之自茲相睦交倶述所懷無所匿而恐他嫌頻接倶手把卷誦學周孔之教於南淵先生所於路上往還之間並肩潛圖之於是

鎌子議曰謀大事者不如有輔請納蘇我倉山田麻呂女為妃而成婚姻之眤而後陳説大事與計事成功之路莫近於茲耳大兄從其議鎌足即往迎之倉山田大歡以其女納大兄於是倉山田亦相俱為其計當此時三韓上表大兄密謂倉山田曰三韓之表使卿讀之至是斬入鹿評議既決焉至讀表之日天皇御大極殿古人（大兄兄也）大兄侍焉入鹿入侍于座大兄戒衛門府鎖諸門絶人之往来自執長槍隱於殿側

足等持弓矢而為助衛使犬養連勝麻呂授進劔之箱箱中藏兩劔謂勝麻呂曰當讀表之時以箱中之兩劔授與佐伯連子麻呂與葛城稚犬養連網田二人執劔斬入鹿皆許諾倉山田唱表文讀盡而子麻呂等恐不起倉山田流汗浹身亂聲動手入鹿怪問曰何故掉戰山田麻呂對曰恐近天皇不覺流汗于時大兄見子麻呂等畏入鹿不進咄嗟即與子麻呂等共進以劔切入鹿入鹿驚起子麻呂運手揮劔傷其脚

入鹿轉叩頭曰臣不知其罪乞垂審察天皇大驚詔大兄曰不知有何事耶大兄伏地奏曰入鹿盡滅天宗將傾日位豈以天位代入鹿耶天皇起入於殿中子麻呂網田斬殺入鹿是日大雨潦水溢庭以席障子覆入鹿之屍中大兄歸入法興寺為城而備諸皇子諸王諸卿悉皆隨大兄入法興寺守使人賜入鹿之屍於大臣蝦夷以將軍巨勢徳陀討蝦夷等蝦夷不能防守悉焚國記珍寶自殺官軍之中船史恵尺疾取之

亢燠殘之記無而來。大兄皇子至是先代之史
錄悉亡失。少所殘、惠尺之取救燼餘而已。
蓋天下之患莫大於本小末大也。本何。君。末
何。臣。自古人臣竊君之寵奪方權柄之敵應
宗主奪君位者是不鮮矣。晏嬰泥崔杼我朝
押勝道鏡之類是也。豈避入鹿乎。雖然泥莽
押勝者有當時之害、試嘗害後世。如蝦夷入
鹿有當世害、有賊其禍於萬世。可謂我朝始
皇帝也。嗚呼夫惡人無取得灰燼之餘萌之

善哉神代聖風、上世王代之政跡、何以識之
乎。惠尺之有功萬歲之幸甚也。鎌足勸輕大
兄之二皇子以討入鹿之惡、天位存。惠尺之
輩不抗、又不幸乎。

秋七月天皇讓位於輕皇子

帝欲傳位於中大兄。大兄退謀之鎌足。鎌足
曰、古人皇子、殿下之兄也。輕皇子、殿下之舅也。
方今一皇子在而殿下陟天皇位、便違人弟恭
遜之心。不如且輕皇子以答人。其大兄深喜之

議而密奏聞之。於是帝詔輕皇子。皇子披篤讓位
皇子固辭再三、讓古人皇子。古人辭曰、何違天
皇之聖旨、擬讓於臣。則剃入吉野山。由是輕皇
子不得固辭、升壇即位。天皇依風讓位之始也

本始立年號、爲大化元年。

本朝立年號之始也。〔山崎氏曰〕秀才善類曰、朝
廷定以建年號爲非。少爲年號之義有時而窮
不如只從元年二十年異數。不然三代以前事跡
多有不可攷者。王無年號、所以令事無統紀、難

記。如云幾年、又幾月、猶自相似無理。奮處及漢
建年號、武帝建元、事有紀、可記。今有年號
積累、僅百出、義只餘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調
訟簿曆戀何而次、少間斷、無理會處、並璞山世
史正綱曰、年之有號、事雖非古、然足以別世代
防僞妄。禮所謂可以義起者、其此類歟。正得朱
子之旨矣。又曰、本朝揆號大略見國不啻不其
叙人名不避。異國年號也、但其文字出處不足
爲擬、或有之。如建安似嫌難音之擬、何可避之

也

人皇第卅六

孝德天皇 諱天萬豐日、更名輕皇子、皇極帝同母之弟也

大化二年春正月尊皇極帝為皇祖母尊以中大兄皇子為皇太子以間人皇女為皇后

當于此時廢大臣官以阿倍内麻呂為左大臣以蘇我倉山田麻呂為右大臣以鎌足為内大臣授錦冠増封戸令處百官之上司政事且以沙門旻法師高向史玄理為國博士 玄理僧旻倶唐人也舒明帝時來朝

冬十一月古人皇子謀反不成伏誅

初古人與入鹿相睦至入鹿之伏誅傷其死故託讓位剃髮為僧入吉野山於是謀及與蘇我川堀物部椎子等相謀欲襲京城時吉備笠垂者無二於皇太子即遣兵討古人古人遂自殺

冬十一月詔禁賣地

先是天皇遣使者於諸國録民元數知民吏之私典故詔曰爰曰擬上班下節以制度不[illegible]護民可令百姓備之而本事者分割水陸以

私也賣與百姓年索其價從今以後不得賣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百姓大悦

冬十二月遷都於難波豐崎〇令歳元興寺道昭始造宇治橋 道昭之傳見文武帝四年

三年春二月聽誹謗赦民憂詔天下獻諫表

帝自踐祚以降欲聞民奏得諫書於國司之公私國郡之憂苦然恐擬國司郡長吏不達民訴之帝聽故懸鐘於朝門設一櫃於朝詔曰尊長識司斷下訟不實所訴則可撞此鐘頭人阿黨有群下奏者收牒置此櫃中〇又詔天下曰朕聞明哲之御民者懸鐘於門而觀百姓之憂作屋於衢而聽路行之謗雖蒭蕘之説問為師由是朕前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皆所以廣詢于下也管子曰黄帝立明堂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望也湯有總術之庭以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

賢者進也。此故聖帝明主所以能而勿失勿亡也。是則朕所以懸鐘設鼓、表人也。頌有民明直心、懐國土之風、切諫陳諍、於設匱

按　范子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蔽、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壅蔽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

而已。信哉斯言乎。夫政道之懐者救之大。雖千萬種繁多、則必有察民心也。今天皇閒夜之戲、懸諫鐘、設置表匱、賞招諫者、通下賞施政教、可謂知所先務。天皇統御天下、凡丁十年、民間備禦不行、而海内以安者、宜哉

春三月、詔東朔賞譽守法之國司、正遣令之國司。

詔東國之國司及百姓等曰、夫君於天地之閒而宰萬民者、不可獨制。要須臣翼。由是代代之我皇祖共卿等之祖考俱治焉。朕復思欲

謀力共卿等治。故前以良家大夫八人使治東方。時大人奉法、二人違令。朕使數人奉法、違違令。凡將治者、若君若臣先當正己、而後正他也。不自正、何能正人。是以不自正者、不擇君臣、乃可受殃。汝等率而正。敦不正今隨前勅而斷焉。

按　傳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夫天行也至健、莫一息之間斷。君必須有間斷、不繼則天下擬天矣。君道亦如天矣。人君須剋己、君天下之

則國政廢墜矣。是則人君所以知乾道道也。善哉天皇自即位之始、不忘為君之詔、禁貴施、濟民人憂苦。二詔使諸臣獻疏、問民情、正其弊。三詔禁諸司之違令貪奢、決而傳惠養衆民。可謂得仁人養民之也。宜哉天下平治、無慈害德行、永流後世也。古曰、君以為易、則其難也將至。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矣。今皇帝知難而得易者歟

殉死之徒

詔曰、朕聞、西土之君戒其民曰、古之葬者因高為墓、不封不樹、棺槨足以朽骨、衣衿足以朽宍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所、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蒭靈之義、棺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施珠襦玉柙、愚俗所為也、又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迺者我民貧絶、專由營墓、爰陳其制、尊卑使別、夫王以上之墓者、其内長九尺、濶五尺、其外域方九尋、高五尋、役一千人、七日使訖、其葬時帷帳等用白布、有轜車、上臣之墓者、其内長濶及高皆准於上、其外域方七尋、高三尋、役五百人、五日使訖、其葬時帷帳等用白布、擔而行、下臣之墓者、其内長濶及高皆准於上、其外域方五尋、高二尋半、役二百五十人、三日使訖、其葬時帷帳等用白布、亦准於上、大仁小仁之墓者、其内長九尺、高濶各四尺、不封使平、役一百人、一日使訖、大禮以下小智以上之墓者、皆准大仁、役五十人、一日使訖、凡王以下小智以上之墓者、宜用小石、其帷帳等宜用白布、庶人亡時、收埋於地、其帷帳等可用麁布、一日莫停、凡王以下及至庶民、不得營殯、凡自畿内及諸國等、宜定一所而收埋、不得汚穢散埋處處、凡人死亡之時、若經自殉、或絞人殉、或斷髮刺股而誄、如此舊俗、一皆悉斷焉、

冬十二月、制七色十三階冠、

一曰織冠、有大小二階、（以織為之）二曰繡冠、有大小之二階、（以繡為之）三曰紫冠、有大小之二階、（以紫為之）四曰錦冠、有大小二階、（以錦為之）五曰青冠、有大小二階、（以青絹為之）六曰黒冠、（以車形錦為冠之縁）有大小二階、七曰建武、（以黒絹為之、以紺縫其冠之縁）

四年、造霊鷲山像于摂州天王寺、

五年春正月、始行正月朔旦朝賀○春二月、制冠十九階、

一曰大織、二曰小織、三曰大繡、四曰小繡、五曰大紫、六曰小紫、七曰大華上、八曰大華下、九曰小華上、十曰小華下、十一曰大山上、十二曰大山

下十三日小山上　十四日小山下　十五日大乙上　十六日大乙下　十七日小乙上　十八日小乙下　十九日立身

○始置八省百官

令博士高向玄理與僧旻議定之、今八省百官是也、後世連綿不已

春三月蘇我日向譖殺其兄右大臣倉山田麻呂

日向字身刺、讒大臣於皇太子曰、僕之異母兄倉山田伺皇太子之遊於海濱而將害之、太子信其言、天皇遣使於大臣之所、而問反状之虚實、大臣答曰、被問之報、僕面當陳天皇之所、天皇又遣使問之、大臣亦如前答、於是天皇乃將興軍圍大臣宅、大臣將妻子逃山田寺、官軍追之、大臣之長子興志欲聚軍拒官軍、大臣不許曰、凡爲人臣者、安構逆於君、爭令我見讒日向被橫誅戮、非天皇之過也、莫哀忘懷忠、退所以來寺、使易終時、言畢則開佛殿之戶、作誓曰、願我生生世世不怨天皇、誓訖自經、死者八人、於是日向等圍寺、使物部鹽斬大臣之頭、當是時被戮者十四人、被絞者九人、被遠流者十五人、京師大騷動

按古之聖主行刑戮也、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三宥然後致刑矣、是所以人君重殺刑、存仁之德、洽民心也、書稱堯舜所以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也、然天皇無三宥定罪之法、猥聽佞口、容易輕殺大臣、可謂過矣、然大臣亦不爲無過、夫忠臣之仕于君、從義而不從君、帝欲過而殺于己、逃竄矣、到謝無罪、遂者不許容所死、不聽也、是則亦被君負殺不辜之名、自亦保身之良計也、右大臣計不出此、惟以不辭遁爲忠、其弊使君得不君之名、亦自賴亡其軀、於是識矣知右大臣忠有餘而不足其知者也

○配蘇我日向於筑紫

大臣被戮之後、太子遣使收大臣之資財、資之中、於好書上、貫皇太子書、於尊像上、繫皇

徐積字仲車
楚州山陽人以
孝行聞母喪
廬墓三年
甘露降家生
連理芝時稱
孝宋英宗
治平四年山公
同應進士科
宗元豐八年
既明宋徽
宗時賜宣德
郎諡節孝
處士見宋史

子物、使者還、謂太子於是太子始知大臣之貞廉、生悔恥、哀歎不休、即以日向臣為筑紫太宰帥

皇太子妃蘇我造媛傷其父倉山田之非命薨

造媛以太臣之女也、聞父太臣為塩所斬、傷心大痛哀、遂惡聞塩名、故近侍於造媛之者諱塩名曰堅塩、造媛不止慕父之情、終病薨。列女傳曰、子路死、衛人醢之、與孔子哭於中庭、遂命覆醢、徐積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而不踐、造媛惡聞塩名曰堅塩、豈是手痛卑思與可謂親子師孝迹、孺慕惻怛之情矣

夏四月、以小紫巨勢徳陀授大紫為左大臣、以小紫大伴長徳授大紫為右大臣

白雉元年春二月、自長門獻白雉、詔大赦天下

群臣上表賀於是帝、徴百官於朝庭令見白雉儀式准元日朝賀　聖王出世、治天下時、天則應之示其祥瑞、献者西土之君周成王世、與漢明帝時白雉見、我日本國譽田天皇之世、白烏樔宮

樹、漸帝之世、仁徳　時龍馬西見、自古迄今、祥瑞時見、以應有徳、夫明聖之君、獲斯祥瑞、其宜也、朕虚薄、何以享斯、蓋此專由扶翼公卿百官國司等、各盡丹誠、奉遵制度之所致也、是故始公卿及百官等、以清白意敬奉神祇、並受休祥、令榮天下、又詔曰、四方國郡等、由天委付、朕総臨而御寓、我祖神之所知穴戸國中有此嘉瑞、所以大赦天下、改元白雉、於公卿太夫以下至于令史、各賜有差、褒所獻白雉長門國司草壁連醜經賜大山、復長門之三年之調役

二年冬十二月、始繡丈六佛像

天皇素信佛法、故作繡佛、又刻千躰佛、為二千餘人僧尼於寺、捏書一切經、凡二千七百餘卷

令歲新羅之調貢使到于筑紫、不入中國、追還

新羅之使知万沙飡等、著唐國服泊于筑紫、朝廷惡其恣移俗、追逐之、當此時巨勢大臣奏請之曰、方今不伐新羅、後必有悔、帝不聽而止焉

三年夏四月請惠隱於禁中讀無量壽經
帝聽讀二十日、聽時自始讀之日畢日雨不止、
洪水浸屋流溺人馬多溺矣
四年夏六月僧旻寂
旻初入唐留學（俗史民產土）属舒明帝四年從唐使
高表仁歸朝、博涉佛經經史、天皇甚尊信之、今
歲旻病、天皇幸旻之房問病、執其手曰、勢暴旨、
旻逝寂、帝復使弔聘、太后及太子悉弔喪
五年春二月遣唐大使小山上長丹押使高向玄

理入大唐謁高宗皇帝
去歲長丹等蒙勅入唐、當此時學問僧道昭定
惠學生巨勢藥等從遣唐使入唐、到唐京謁高
宗、時東宮監門郭丈舉悉問日本之地理及國
初之神名、皆隨問而答、高宗感之、賜文書寶物
越太多兵及佛路、玄理卒、長丹等歸朝、天皇嘉
遣唐使之勤功、授少華下、賜封二百戶、賜姓於
吳氏
夏五月賜紫冠於中臣鎌足、增封若干戶（八）冬十

月天皇崩于豊崎宮
在位十年（諸史崩年壽）【儒家傳曰】殿馬素政綱風俗
變衰、謂帝及中大兄厭惡之、乃萬機資始品物
大備焉、建年號、置八省百官、文備武備具之、發之南淵
爲師、天智爲儲、鎌足爲輔、與彼君仁焉、于屋中、
師于仁臣、武内之世、合從本朝堯舜

齊明天皇

（皇極天皇重祚也）

元年春正月皇極天皇再即天皇位
于時内大臣鎌足統行政事

二年秋九月作岡本宮、未成（火）
時帝好興土功、故宮作甚多、嚴起溝水工、穿渠自
香山西至石上山、以舟二百隻載石上山石、順
流挽引於宮東山、累石爲垣、時人謗曰、狂心渠
損費功夫三萬餘、費損造垣功夫七萬餘、焦
宮材爛矣山椒埋矣、又謗曰、作石山丘、隨作自
破、不成而宮室悉災果然、時人之語
三年秋七月作須彌山像於飛鳥寺西（八）冬十月
鎌足建山階寺、始行維摩會

四年春正月左大臣巨勢徳卒。冬十一月孝徳帝之子有間皇子謀反、發覺伏誅。

皇子憐悧、陽狂也。為孝徳天皇之故、常不平也。于時天皇幸紀伊國之温湯、蘇我赤兄臣留守京師。一日赤兄誘皇子曰、天皇政事有三失。長大起倉庫、積聚民財、一也。長穿渠水、費公糧、二也。舟載石、運積為丘、三也。皇子乃知赤兄之善己、而欣然答之曰、吾年始可用兵之時也。遂以謀反議。赤兄背之、乃至夜半遣物部

朴井連鮪、圍有間皇子於市經家、馳送紀州。於是皇子親問其反。皇子以實答。由是絞殺皇子於藤白坂、其與黨悉被誅矣。

○今歳始指南車。

五年春三月使阿倍比羅夫擊蝦夷、大勝還。

去歳帝使羅夫誅粛慎國、(粛慎北狄之屬也)獻生羆二、羆皮七十枚。是歳又率舟師一百八十艘誅蝦夷。比羅夫與蝦夷戰大勝、夷國悉自伏。

秋七月遣坂合部石布小津守吉祥使唐。

帝勅石布吉祥等、為遣唐使。石布吉祥率蝦夷人十二、發自筑紫大津浦、到唐謁献物。蝦夷亦奏弓矢鹿皮。高宗相見問曰、日本國天皇平安否。答曰、與天地合徳、自得平安。問曰、執事卿等好在否。答曰、天皇憐重、亦得好在。問曰、國内平否。答曰、治稱天地、萬民無事。問曰、蝦夷國在何方。答曰、有東北。問曰、蝦夷有幾種。答曰、有三種。遠者名都加留、次者名麁蝦夷、近者名熟蝦夷。所率之蝦夷者、熟蝦夷也。高宗喜其對答之速、賜物若干、而

歸朝。

○詔諸國諸寺講盂蘭盆經。(後世是日設靈祭)

六年冬十二月新羅擊百濟、百濟將軍福信乞援於日本、帝遣兵救百濟。

福信遣使奏朝曰、今年秋新羅恃力作勢、不親於隣、引構唐人、傾覆我國。百濟折戰不利、我王其妻其子及其臣平子福國弁成孫登等、為唐將軍所捉。福信憤欲聚散卒、殺其黨、然無國主、其兵殆將也。願欲迎所質貴國之王子豐璋

國主翹日本之加勢興國守社稷天皇憐其乞
欲以豊璋為百濟王屬國天皇親幸筑紫集諸
國之兵備軍器遣援軍爲百濟討新羅故先幸
于難波宮今月信州有群蠅向西飛踰巨坂大
十圍許高至蒼天人以為救軍敗績之前兆
也

今歲始制漏尅

七年夏五月天皇幸土佐國居朝倉宮〇秋七月
天皇崩于朝倉宮

帝在朝倉宮集軍兵營[illegible]兵甲辦試軍糧欲救
新羅時俄發病崩壽四十六在位初即位三年
重祚七年合十年同月葬于越智大[illegible]陵

秋八月遣將軍阿曇比羅夫河邊百枝等救百濟
時太子遷居長津宮著素服稱軍政

秋九月使百濟王子豊璋還本鄉
時以織冠授豊璋以蔣敷之妹妻之使五千餘
之兵護送豊璋豊璋入百濟福信等大喜迎之
奉國政為百濟王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七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纂集

起天智天皇元年壬戌、盡持統天皇十一年。凡三十五年

三十八　天智天皇

諱天命開別、舒明天皇之子也。[illegible]

元年　壬戌　唐高宗龍朔二年

春正月、賜百濟福信矢一十万隻、絲五百斤、綿一千斤、布一千端、韋一千張、稲三千斛。

以布三百端賜百濟王豊璋。

五月、大將軍阿曇比邏夫率船師百七十艘到百濟。

比邏夫到百濟、宣勅以豊璋使繼其位、又予金策於福信、而撫其背、褒而賜爵祿。豊璋等與福信稽首受勅、衆皆為流涕。

二年夏六月、朝兵拔新羅國城沙鼻岐奴江之二城。今月百濟王豊璋殺將軍福信。

豊璋與福信有隙不快、於是嫌福信有謀反、則縛之、然難自決、乃問諸臣曰、福信之罪既如此、可斬不。達率德執得曰、此惡逆人不合放捨。福信即唾於執得曰、腐狗癡奴。豊璋怒斬福信而醢首。

按新羅破百濟之王城、自捕其王以為俘虜。[illegible]大臣亡、盡國內悉亂散、不至國滅亡耶。福信福信君至此時、有臣下臣之行、自立而可為君、君力不可保護其國、與國民相俱奉寶器、事于新羅可繼其頭頭也。然福信守孤城不改其志、請朝迎豊璋、自為謀亡、欲使於復興、可謂忠良人也。縱此時有實、豈叛初有異心乎。豊璋使彼為逆謀耳、惜哉豊璋、

且為邪臣所誘欺殺忠賢乎。不天[illegible]

入道何惡其暴乎、宜哉豊璋棄國而走于高麗。朝兵為豊璋不欲死力者邪。

秋八月、大唐新羅合兵入百濟。百濟王去國走于高麗。日本兵還朝。

新羅滅百濟王氏、時國內亂滅甚、率兵至於州柔、繞王城。大唐軍將率戰船百七十艘陣於白村江。日本之兵先與大唐軍合戰不利而退。大唐軍陣堅而守。明日我須更

進擊大唐軍。唐軍分兵爲二隊、自左右夾船繞戰。官軍又敗績、赴水溺死者衆。大將朴市田來津見官軍之敗績、大嗔仰天而誓、切齒自執戈闘殺數十人、戰死。於是百濟王豐璋乘船逃去。高麗百濟數城悉降於唐。於是日本諸將帥兵歸朝。

今歳依勅願、建大和岡寺。

二年春二月、詔制增冠位階級。

其號有二十六階。大織大縫小縫大紫小紫大

錦上大錦中大錦下小錦上小錦中小錦下大山上大山中大山下小山上小山中小山下大乙上大乙中大乙下小乙上小乙中小乙下大建小建。是爲二十六階。改前華曰錦、從錦至乙加十階。又換前初位一階爲大建小建。其餘加前式。

夏六月、近江栗太郡一夜間稻生穗。

今歳築城於諸州。

有百濟之亂之後、與新羅及大唐不通好、故恐

異賊襲來、故以命國司等築城於諸州。筑紫大野、讃州屋島、對馬金田等之諸城。至于此時開築。其餘構堤掘溝者甚多。

四年春二月、太后薨。〇大唐遣柱國劉德高等通好日本。復遣守君大石坂部石積等於唐、互通和睦。〇冬十月大閲兵於菟道。

五年秋大水。〇冬十月以百濟男女二千餘人、移居東國。〇今歳唐沙門智由獻指南車。

六年春三月遷都於近州大津志賀。〇夏六月自

山城獻白燕。

七年春正月、皇太子即天皇位。以倭姫王爲皇后。

前帝崩之後、有百濟援兵之事、天下不靜謐。太后崩。故未行即位之禮。至于是天皇始即位。立古人大兄皇子女倭姫王爲皇后。

夏五月、越國獻可代油薪之水土。〇今歳新羅沙門道行竊熱田社艸薙劍、不能得還。

道行沙門名。開艸薙劍、坐欲之、持誦七日、乃入神社取劍而出。黒雲一帶自空下、裹劍送到神

行益鉄銀費又持誦五十日取鉄到[illegible]生
郡里雲下奔先至是持念百日最僧[illegible]遠
至筑紫起本郷時海風暴起不得去遂帰將鉄
納本社

羅浮子曰余嘗欲修本朝綱目[illegible]志未
果遠見道智之竊神剣也慨然試筆削以正竊
草薙剣不克得者聖人作春秋[illegible]陽虎書盜
况其餘乎又况於僧之智乎書以為破戒盜竊
之業有懼也道智誠不克焉爲而神官亦不得
無罪矣哉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
與神官宮司何不能守護吾於是乎見神猶之
鎮神璽也傳剣之爲城也神司之猶息也

○自常陸國獻有角鳥○令淡海志賀郡建崇
福寺是爲崇福寺本

八年冬十月内大臣從二位藤原鎌足薨

大臣疾天皇幸大臣之家親問所患乃詔曰天
道輔仁何乃虛説積善餘慶猶是無徵若有所
須可以聞大臣對曰臣既不敏當復何言但其
葬事宜用輕易生則無何務死則何敢重之

帝還幸則遣東宮太皇弟於大臣之家授大織
冠及大臣位賜姓爲藤原氏自此以後通曰藤原内大臣内大
臣薨時春秋五十或曰五十六天皇甚悼惜又幸大
臣家命大錦上蘇我赤兄奉宣恩詔賜金香鑪

按内大臣歴事孝徳齊明天智之三朝不
貳先討入鹿之虐逆資朝廷安社稷後改制
冠階定禮儀之規三朝之善政多藉内大臣
之功者也然大臣以爲未足盡臣職故以生
無務之語遺奏薄葬宜哉時賢聞有此一言

比於曩昔之善言歟嗚呼自古今臣有小功
則務其功挾其能無君爲國亂者雖矣故曰
小人有非常之功者國不幸也今大臣其功
冠諸臣猶未足可稱知臣道善哉天皇上諸
卿統主政事賜以大織冠授以極官想夫賢
臣有於下不爲舉善者多是矣樂不進而爲
爲善師主有於上不知用其人也今大臣雖
良臣天皇縮愚不任其職則不能行其志蓋
日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如有大[illegible]

大政官之始

之者行其源天皇因知人之貴者乎

○築和州高安城

九年夏六月獻靈龜

長六寸背書申字上黃下玄

十年春正月始置太政官以大友皇子任太政大臣

是置太政官之始也是日以蘇我赤兄為左大臣以中臣金連為右大臣以蘇我果安巨勢人臣為御史大夫

春三月常陸國獻短人

時短人歲十六其長一尺六寸

夏四月始置漏剋打時鐘

初帝為皇太子之時始親製漏剋至于新置漏剋於新臺始撃鐘鼓打候時

冬十月天皇病

帝至疾大漸之時欲召太弟天武帝也屬後事故遣蘇賀臣安麻呂召太弟引入大殿時安麻呂示知大友皇子之有自立之志而諫太弟故慎太弟曰有意而言矣時帝勅太弟授鴻業太子辭譲曰臣不幸元多病何能保社稷乎願陛下舉天下屬皇后立大友皇子宜為儲君臣出家為陛下欲修功德天皇聽其奏於是即日東宮出家天皇賜袈裟東宮奏乃入吉野宮諸卿送東宮到菟道還大友皇子在内裏西殿織佛像前左大臣蘇我赤兄右大臣中臣金連蘇我果安臣巨勢人臣紀大人臣等侍焉皇子恐帝命屬己諸卿之不隨故自手執香爐先起盟曰六人同心奉天皇詔若有違者必被天罰於是赤兄隨次而起誓盟曰臣等五人隨殿下奉天皇詔若有違者天神地祇誅罰子孫當絶家門必亡五臣奉皇子盟天皇前

〔膾餘録曰〕天智既東宮臣欺皇姫及其病革欲使更皇嫡評譲位於東宮東宮辭懇豈無知其意乎何不辭謝焉死安麻呂之諭焉乎此天智暗昧不能深省而終變所由起也東宮又訴服緇衣入吉野遂殺大友皇子簒奪梟獍之罪不可逃矣

冬十二月天皇崩志賀宮

帝時四十六在位十年

壬申

人皇第四十 天武天皇 諱天渟中原瀛眞人初名大海人 舒明御子天智帝同母弟也

白鳳元年 唐高宗咸亨三年

夏五月大友皇子欲遣兵於吉野殺天皇天皇出吉野山避難於他州

帝崩之後大友皇子與大臣等相議欲殺大皇 天皇太子也避難於吉野未即位然日本紀時稱天皇故今稱天皇 故以託山陵之事私集兵時朴井連雄君疑之密至于吉野奏曰臣以有私事獨至美濃時朝廷宜美濃尾張兩國司為造山陵豫定人夫則人別令執兵臣私疑非為山陵必有事矣若不早避當有危殆或又有人奏曰自近江京至于倭京隨處置候亦命菟道橋守者遮天皇之運糧者大[illegible]詔曰朕所以讓位遁世者獨治病全身終百年今何默亡身耶於是出吉野欲遁東州先命村國男依等曰急往美濃國經國司等發諸軍急塞不破道朕今發路時有一臣奏曰近江群臣有謀心道路難通何無一人兵徒手入東國

臣恐事不就矣天皇從之遣大分惠尺大伴志摩於大和留守高坂王而令乞驛鈴因以謂惠尺曰若高坂王不從不得鈴廼志摩還而報汝馳往於近江喚高市皇子及大津皇子到於伊勢命既而惠尺等至大和乞驛鈴高坂王不聽於是志摩還吉野復奏惠尺馳往近江帝恐高坂王不應其命車之發覺急出吉野入東國事宜謙不待駕乘鞍馬而赴行皇后 持統帝也 及[illegible]皇子忍壁皇子舍人朴井連雄君等二十餘人女孺十有餘人從步從天皇過井羅村[illegible]者二十餘人從駕到菟田郡遇伊勢貢米之馱五十匹悉棄其馱棄米令乘步者到大野以日落也山暗不能進行則壞取邑家籬為燭及夜半到隱郡焚隱驛家唱邑中曰天皇入東國人夫參赴焉然無應命者急行[illegible]伊賀郡當國郡司等率數百衆來歸焉高市皇子來會焉至伊勢鈴鹿國司三宅石床等率五百人塞鈴鹿道皇子及惠尺等馳追從天駕村國男[illegible]

亦發美濃兵三千人塞不破道迎備天皇往牧兵進鎭于桑名郡家宿留數日遣山背部小田及安斗阿加布發東海軍使稚櫻五百瀬士師馬手發東山軍由是天軍大震

大友皇子遣使於諸州催軍兵國司等不從

于時從大友皇子在近江朝之群臣聞天皇入東國悉懼或欲入東國或將匿山澤故京內震動皇子謂群臣曰將何計一臣進曰遲謀將後不如急聚驍騎乘跡而逐之皇子不從止焉則

以韋那公磐鍬書直藥忍坂大摩侶遣于東國以穗積百足及弟百枝物部日向遣于倭京遣佐伯連男於筑紫遣樟磐手於吉備國悉令興兵仍謂男與磐手曰其筑紫栗隈與吉備國守廣嶋有隷天皇疑有反狀若有不服色即殺之磐手到備國授符說廣島廣嶋不服於是磐手給刺殺之男至筑紫時栗隈承符不從諾對曰筑紫國者元戍邊賊之難也今畏命而發軍則國空矣若不意之事有倉卒社稷傾之不可者其是縁也時栗隈之二子佩劒立于側而無退男按劒欲進還恐見殺故不能成而還居東方歸使磐鍬等將及不破磐鍬獨疑山中有兵以後緩行藥等先行時伏兵自後起捕藥等磐鍬僅以身免還近江當此時大友皇子之將大伴馬來田其弟吹負等見時否降天皇又尾張國守小子部鉏鉤率二萬衆歸天軍於是天軍大振皇子之軍倍老焉

○天皇自桑名遷軍於野上使居高市皇子於和蹔監諸軍事

時高市皇子遣使於桑名郡家奏曰行宮遠行政不便宜遷宮於近處於是即日天皇留皇后而親還野上高市皇子自和蹔參迎焉天皇謂皇子曰其江都左右大臣及智謀群臣共定議今朕無與計事者奈之何皇子按劒曰江都群臣雖多何敢逆天皇之靈哉天皇雖獨則臣高市賴神祇之靈請天皇引率諸將而征討豈有距乎於是天皇譽高市皇子携手撫背曰愼不可怠

因賜鞍馬授諸軍事於皇子則還和蹔

〇大伴吹負率兵誅梟將穗積百足捕穗積五百枝物部日向天皇以吹負拜將軍

吹負與坂上熊毛等率兵會戰斬百足捕五百枝日向而後喚高坂王稚狹王二王來從軍當此時郡縣豪傑英俊如響應吹負之軍勢大振吹負馳使奏天皇天皇大喜以吹負拜將軍

秋七月遣將軍大伴吹負及紀阿閉麻呂村國男依等擊江都男依與大友皇子戰于勢多皇子之

軍大敗績皇子奔隱山自殺天皇放兵誅與黨於所所京師漸定

帝使紀阿閉麻呂置始連菟等率數萬騎越伊勢大山向倭使村國男依等將數万衆出自不破直入江都吹負之軍先進與梟將大野果安相戰不利引還時男依等與江軍戰息長横川破之斬其將境部藥行戰斬梟將秦友足於鳥籠山捕社戶大口土師千嶋等於安川上男依益乘勝直進到瀨田兵皆著赤符大友皇子曰

將群臣軍于橋西大成陣數里旗旌蔽空煙塵連天乃斷橋截許三丈置一長板有躡板度者乃引板欲墮河中且盛列強弓呼聲震地射矢如雨天軍肯不進時男依部將大分稚臣勇冠三軍踏板急馳度斷著板之綱以衝其中軍皇子軍驚亂走先鋒將智尊怒而推斬走者不能禁稚臣竟斬智尊於橋邊男依縱兵追擊斬大鞍連谷鹽手等皇子走無所適入乃還隱山崩自縊死時賦詩曰金烏臨西舍鼓聲催短命泉

路無賓主此夕離家向時皇子二十五歲當此時左右大臣及群臣皆散亡唯物部連麻呂且舍人殉其死焉是擒捕左右大臣及諸與黨京師略定矣初皇子生眼中精耀非常人風範唐使劉高者見而異曰此皇子風骨不似世間人實非此國分嘗皇子夜夢天中洞啓朱衣老翁捧日而至擎授皇子時忽有人從腋底出來使奪將去覺而具語内大臣鎌足鎌足歎曰恐聖朝萬歲之後有奸君之簒位者然臣聞天道無

親。惟善是輔。願皇子勤修懷哉。異不足憂也。臣有息女。願納後庭以與其帝之奉逢結姻戚。以親愛之。皇子天性明悟。雅愛博古。多通有文武財。故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文藻日新。人皆歎其洪学。皇子特持謗威懾衆之畏伏。不修道德。專貴權。內大臣數諫不聽。遂至于爰。果如前夢。

秋八月流皇子之與黨數輩

天皇命高市皇子宣江都群臣犯狀。斬右大臣中臣連金於淺井田根。左大臣蘇我赤兄。大納言巨勢比等及子孫。幷中臣連金之子蘇我果安子。悉被配流。其餘皆赦免焉。

秋九月恩勅有勲功者賜賞

二年春正月天皇即位于淨原宮。立正妃阿閇皇女爲皇后○春三月大赦○建大宮社於江州坂本郷○始寫一切經於川原寺○三韓遣使賀帝即位

三年春三月本朝始出白銀

對馬國司大國獻銀。曰銀始出當國。帝大喜。大國授小錦下位。以所貢之銀悉奉神祇。

夏六月始行六月祓○始行踏歌節會

四年春二月始祈年於伊勢太神宮○新羅王子忠元來朝○夏六月小紫位太分惠尺薨

惠尺病將死。天皇患詔曰。汝背私向公。不惜身命。以正雄之心勞于大役。恆欲慈愛爾。雖既死至于子孫厚賞。乃授外小紫位。未及數日而薨。

秋八月大風○冬十二月大地震○今歲詔建諸社

勧請八幡宮於江州矢橋浦。又勧請健部神社。鎮坐岡象女神於大和吉野郡下市之山中。崇丹生社。鎮坐天御柱國御柱神于大和平群郡。崇龍田社。和賀宇賀貴神于大和廣瀬郡廣瀬里。崇廣瀬同。起祭其餘諸社之鎮坐。恆禮祭祀多自是歲興也。

五年春正月群臣獻御薪。詔賜宴○置錄行射于西門庭中○夏大旱

祈廣田風神廣瀬大忌神。不雨。詔祈其他神

佛與發五千數不少登天下大饑

秋七月大星見東

長七八尺至九月竟天

秋八月詔諸國放生

六年夏六月大地震○冬十月始行五節舞自是為流

冬十一月自筑紫獻赤烏

七年秋八月建八坂塔○冬十二月九州大地震

當此時筑紫地裂廣二丈長三千餘丈百姓舍屋悉仆壊人民六畜悉壓死

八年夏六月雨氷○勅制僧尼威儀法服

冬十一月置關于龍田大江山○詔禁盜賊

詔曰朕聞近日暴惡者多在巷里是則王卿等過也其蓋見聞以糺者豈有暴惡乎自今以後上責下過下諫上暴乃國家治焉

九年夏六月雨灰○冬十月詔問天下之民病

詔曰若有鰥寡貧百姓之術者審問窮乏之詞合於理立為法則

秋八月大水大風

十年春正月詔諸國修理神社○春二月立草壁皇子為太子摂万機○夏四月制禁式九十二條○秋九月彗星見○自周防國獻赤亀

十一年春獻三足赤烏○夏六月雨雹○改定新禮著黒漆冠○秋八月天變數見

二日昏時大星流西五日殿内生虹又如龍光物浮空流北諸國皆見之又白気起東山其大四圍許十二日地大震

十二年春正月大赦免百姓課役○春二月大津

皇子聽朝政○夏大旱○廢銅錢行銀錢○定諸國境○送葬始用鼓吹

十三年夏後四月詔文武官皆務習兵馬

詔曰凡政要者軍事也是以文武官諸人務習用兵乗馬其有馬者為騎士無馬為歩卒并當試練若惰詔旨有不便兵馬者親王以下逮諸臣并罰之其務以能得業者雖死罪則減二等唯特己之才者不在赦例

按天皇自討大友皇子之乱十二年斯天下

八種之姓

統治而無兵革之患是則人主在於安忘危之時也然天皇在無事之代不忘亂使民習陳法講武事可謂知治體之君也宜哉在位凡一十四年天下泰安無干戈之禍也易有之君子安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天皇殆幾乎

秋七月彗星出于西北○冬十月詔定八種之姓

詔曰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万姓一曰眞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禰四曰忌寸五曰道師六曰臣七曰連八曰稲置是日守山公等十三氏賜姓於眞人

○天下大地震

今月十二日夕東方有鳴聲如鼓十四日地大震山崩水涌諸州郡舘舍及寺塔神社破壞之類不可勝數由是人民及六畜多死傷當此時伊豫温泉埋不出土佐田苑五十万頃沒爲海伊豆國俄涌現二島

冬十一月星隕如雨

二十二日昏時星隕大如瓮至戌時天文悉亂星隕如雨其他或有孛星或土佐國大潮高騰或葛城生四足雞丹波國產十二月橘其外天變地異甚多人皆奇怪之

十四年春正月改爵位號定朝服色○免諸國有位課役○春三月信濃國灰降枯艸木○遣使按察七道政治○冬十月星隕如雨

朱鳥元年春自大和國獻赤雉○夏五月大赦天下獄空○夏六月天皇病納艸薙劍於熱田社

秋九月天皇崩于淨御原宮

在位凡十五年

○皇后臨朝稱政

后天智天皇第二女也初齊明帝三年適天武帝爲妃生艸壁皇子壬申亂從天皇入吉野避難於東州太平之後立爲皇后時皇后性沈靜有大度故以及政務之太事勸天皇多所毘補今月帝崩於是后親臨朝稱制持統天皇是也

冬十月大津皇子謀反發覺伏誅

皇子天武帝之子也状貌魁梧器宇峻遠幼年好学博覧而能屬文賦詩及壯愛武多力能撃劔皇子恃其能嘗有謀反之心時有新羅僧行心者粗解天文卜筮皇子稍有反心詐相卜曰皇子骨法是非人臣之相以此久在下位恐不全身因進逆謀皇子遂此詿誤遂圖不軌有欲殺皇太子之心既而覺於是皇后與太子相謀捕皇子而殺之皇子時二十四歳其妃山邊皇女聞其凶被髪徒跣奔赴殉其死

按昔日紀淑望作古今序序中有言自大津皇子之初作詩賦詩人才子慕風継塵移彼漢家之字為我日域之俗羅山翁非其言曰雖淑望之博洽稱大津皇子始作詩賦而今懐風藻載大友皇子詩於大津上然則大友先大津必矣淑望何不稱大友始作詩乎亦可怪爲然日本紀亦稱挙大津始作詩賦矣親王書紀先淑望久矣淑望豈日本紀之説哉則未敢可淑望之是非乎然先大儒之不審其義我曹明其疑乎姑存兩説護博雅月且考年暦大津被誅大友之謀反之後在十四年今也皇子伏誅二十四歳則大友被弑之年纔十一歳豈作詩賦先大友乎大津皇子始不作詩賦可見也

人皇第四十一

持統天皇

諱高天原廣野姫天智帝第二女天武帝后也母曰遠智娘

二年　唐中宗嗣聖四年　春正月賜畿内年自八十以上及篤癃貧民不能自存者絁綿○秋七月詔負債者自三年以前莫納利

二年春正月卯日始獻御杖　十二月新羅朝貢○詔今年調賦免半○秋七月大旱○詔學問詩爲本朝風

三年夏四月太子草壁皇子薨歳二十八○秋九月詔諸州習武藝

兵士者毎於一国四分而點其一令習武事

冬十二月詔禁雙六

四年春正月皇后即天皇位

去歳皇太子薨無日嗣故皇后即位公卿百寮

悉葬賀其儀如元會

春二月大赦天下賜八十以上者五千餘人毎人稻二十束○秋七月以高市皇子爲大政大臣

冬十一月始行元嘉暦儀鳳暦

五年春始置後宮賜皇女内親王號授命婦位階

○夏大雨諸州悉洪水

今歳自四月至七月大雨而不止帝聞大水於是帝詔曰此夏陰雨過節恐傷稼夕惕迄朝憂懼思念厥愆令公卿百官人等禁斷酒肉攝心悔過京及畿内諸寺梵衆亦當五日誦經庶有補雨漸止

六年春二月天皇欲幸伊勢州神宮中納言高市麿諫之帝不聽

先是帝毎歳幸吉野今歳又將幸伊勢州於是詔諸官曰當以三月三日幸伊勢宜知此意備諸衣物時高市麻呂上表曰天皇欲幸伊勢恐妨於農時天皇不聽高市復脫其冠擎於闕廷…爭帝尚不從遂幸伊勢州所過之諸州免今年…

役賜志摩百姓男女八十以上稻毎人五十束

諫諍録曰忠經曰諫始順辭中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然則臣之於君不諫則已既諫則不可不以臣共極與豈顧身長死可下再而輟乎高市麻呂之帝至于再而輟豈抗議與死節乎宜其不聽納也

秋七月大赦天下○熒惑歳星悉亂

七年春正月漢人奏踏歌○授位於百濟王○始詔諸國講仁王經冬十一月近江益須郡醴泉出

○冬十二月遣陣法博士等於諸州教習陣法

八年夏六月河州獻白山雞○冬十二月遷都於藤原宮

九年夏六月賜諸臣八十以上及篤疾者祿物

秋九月放赦獄徒

十年春正月諸卿射南門○立珂瑠王爲皇太子

珂瑠王者先太子草壁王子也先是天武帝以草壁王爲太子草壁王先薨於是與諸臣議立日嗣群臣各執其所好其議不決時葛野王進

奏曰我國家之為法神代而下仰遵天心天心固難測以人事推之則正系當可襲今有先太子之子豈以庶兄弟亂嫡孫乎一臣将拒其言葛王叱之於是朝議確然定立嫡孫為太子也帝賞葛王拜式部卿〔儒宗傳曰〕處正系者天下定理選弟兄者不得止之變權是葛王社稷之臣多藤百川有餘不寐之請者遠〔諫諍録曰〕宋昭憲太后遺命太祖舍其子而立晉王光義後来趙普等以為太祖誤矣我持統太后則異於

是與衆議而能察其是非定皇嗣而不惑於嫡庶可謂明也夫定國本莫先於明嫡庶之分分明則絶覬覦之路杜僭惑之源伏夫倖巧之竊無起不軌之念國其不寧乎哉若夫擇賢相傳而不拘嫡庶則或有矣

南贍部州大日本國正統圖　三十二代用明天皇御宇定五畿七道四十二代文武天皇御宇分六十六箇國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七終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八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纂述

起文武天皇元年丁酉盡元明天皇和銅[illegible]年　凡十九年

文武天皇

諱天之真宗豊祖父[illegible]名珂瑠王天武帝孫草壁皇子之子也母天智帝皇女也

元年丁酉[illegible]在位十一年

春立藤朝臣宮子妃爲夫人、秋八月皇太子即天皇位

夫人者大織冠之孫淡海公之女也

二年夏大旱祈雨於名山大川、秋七月始制[illegible]法

以公私奴婢亡匿民間或有容止不肯顯告置始制告法令償其功又置禁博戲遊手之徒其居停主人亦與居者同其罪之法

下野備前二國獻赤鳥

三年春三月遣巡察使於畿内監檢非違、夏五月役小角流于伊豆大島

役小角和州葛木郡茅原人敏悟博覽兼仰佛[illegible]來年三十二棄家住於葛木山棲止巖窟[illegible]手藤葛爲衣松果爲食以咒術稱於外從五位下韓國連廣足師焉學其術而後害其能讒以妖惑於是詔捕小角小角逃匿〇世相傳小角能役使鬼神汲水採薪若不用命即以咒縛之一日小角告山神曰自葛木嶺駕金峯山其間危嶮難行者鑰或欲汝等架石橋通行路衆神受命運巖石將營構時一言主神在葛城峯難此役故衆神待夜營之故以遲成小角呵衆神曰何不早成衆神以故告小角從一言主[illegible]肯小角怒縛繫之於深谷於是言主託宮[illegible]我是管逆寇之神也今見小角之謀窺國[illegible]急治殆乎危宮人以聞帝驚下勅召小角小角飛去不得追捕官吏以計畧收其母小角[illegible]自來就囚便配伊豆大嶋世稱役行者是[illegible]

五色雲見

火葬之始

四年春三月元興寺道照寂本朝始行火葬禮

道照者河内國丹比郡人也俗姓船連備臣王[illegible]之裔惠釋之子也若元興寺有戒行誉白[illegible]

元興道照

本朝通紀巻之八　前編　三

□下随使入唐適到長安遇玄奘三蔵師学一
蔵特愛令住同房謂照曰経論深妙不能究竟
不如学禅流伝東土照奉教始習禅定所悟稍
多後随使帰朝臨別三蔵以所持舎利経論咸
授照而曰人能弘道今以此文附属又授一鐺
曰吾従西域所将来煎物養病無不神験照拝
謝啼泣而辞至登州使人多病照以鐺子煖水煮
粥遍与病者即日愈已解纜至海中船漂蕩
不進者七日七夜諸人怪曰風勢快好不肯行

卜人曰龍王欲得鐺子照之曰此是三蔵之所
施者也龍王何敢索之諸人皆曰今惜鐺子
不与恐我曹為魚食因取鐺子抛入海中於是
船進還本朝於元興寺東南隅別建禅院而住焉天
下行業之徒従照学禅焉既後照周遊天下路
傍穿井諸津済処儲船造橋
七十有二歳天皇甚悼惜之遣使弔賻之弟子
等奉遺火葬於栗原本朝火葬始於照焉
曰原爾者儒臣而読鳥書愚釈者於

贈官之始

祭孔子之始

本朝通紀巻之八　前編　四

矣興我道照不逸王業感胡妖死而火葬自是
伝神葬儒廃汚火臭煙照者千載之罪人也

夏六月勅藤原不比等及刑部親王等始撰律令

律六巻令十一巻惣十七巻其式大略以
浄御原廷為准正律改定法度令以緑政務

辛丑

大宝元年春正月朔御大極殿受朝

正門樹烏形幢左日像青龍朱雀幡右月像玄
武白虎幡蕃夷之使者陳列左右文物之儀於是
備

○大納言大伴御行薨始贈官為右大臣

御行者難波右大臣長徳之子也帝甚悼惜其
死遣設弁侍麻呂等臨護喪事遣藤下
公就第宣詔贈正二位右大臣贈官始於此

春二月丁巳日始於大学寮修釈奠之礼祭孔子

是本朝祭孔子之始也自是年年不缺焉

按昔嘗相国見孔廟釈奠曰夫子之道留在
我朝哉夫聖道之大周流天地之間開闢之
始未嘗可一日不存也然將君執行之道未

生民之間大興時君廢不用則其道藏一元不振道興廢悉係其君之美惡以儒道之傳日域當應神天皇御宇直岐王仁儒祖本朝而始傳之而未嘗無釋其之事今帝創行釋奠祭孔子於是天下知重儒教崇仁義稽其之宗主後世聖道扶持之功用實自是始何人不為感悦哉

春三月建大寶之號始為定式

按源親房之正統紀以今年為年號之始先是雖有孝德帝之大化白雉朱鳥等之年號然紀一時之瑞不為定式之故也愚編書是大寶之號始為定式者爲效親房之紀

○改製官名位號冠服○夏四月大旱奉幣請雨山諸社○夏五月遣唐使粟田朝臣眞人授節刀

當此時大安寺僧道慈為学問從眞人入唐 傳見養老二年

冬十一月大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始頒新律於天下○夏四月飛彈國貢神馬○美濃國進八蹄馬○冬十二月始開美濃國岐蘇山道○太上天皇崩火葬於飛鳥岡

去月上皇 持統帝也 幸參州及還京師不豫天皇患大赦天下度一百人出家令畿内講金光明經不驗而遂崩遺詔勿素服挙哀内外文武官釐務如常喪葬之事務從倹約明年十二月火葬於飛鳥岡謚大倭根子天之廣野日女尊

三年春正月朔廢朝

依家聞親王已下百官等悉拜太上殯宮

○新羅遣使赴天皇喪

新羅王上表曰宣君不幸自去秋疾以今春薨永辭聖朝朕思其蕃君雖居異域至於覆育允同愛子雖壽命有終人倫大期而自聞此言哀感已甚追依不勝

○詔三品刑部親王知太政官事○夏旱雩山川

○冬十二月詔擧智能黜過失

先是天皇詔遣藤原朝臣于東海道多治比眞人

越中
立山權現
佐伯有頼公

于東山道高向大足于北陸道波多真人余射于山陰道穂積老于山陽道小野馬養于南海道大沼田于西海道巡察國司之政蹟及國內賢能者省使迹旅還太政官處分還寧依所記諸國郡司等有治能者式部宜依令銓舉有過失者刑部依律推斷

今歳釋教興勸請立山權現於越中國

慶雲元年夏四月遣唐使粟田眞人歸朝

初眞人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

本國之使也眞人問曰是何界答曰大周楚州鹽城縣界也又問先是大唐今稱大周國號緣何改稱答曰永淳唐高宗之年號二年天皇崩高宗也皇太后則天皇后登位稱聖武皇帝國號大周唐人謂眞人曰亟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豊樂禮義敦行今看使人儀容大淨豈不信乎去眞人入京師見則天太后太后賜宴於麟德殿眞人固好學能文冠進德冠頂有華葩四紫袍帛帶進止其威儀神妙也見者悉歎

投之司膳卿眞人告服歸朝天皇大感賜大倭田二十町穀一千斛授從三位

○崇牛頭天皇於許州下笠村○夏五月見慶雲於西樓上改年於慶雲詔免三歳以來大稅○夏六月教習武藝○大旱○秋七月下總進白烏○

今歳始鑄諸國印

二年夏四月詔免田租課役

頃歳水旱失時年穀不稔於是帝詔曰朕以菲薄之躬託于王公之上不能德感上天仁及黎

庶遂令陰陽錯謬水旱失時年穀不登民多菜色每念於此惻怛於心宜令五大寺讀金光明經爲救民苦天下諸國勿收今年擧稅之利

○秋七月大倭國大風損壞百姓廬舍○秋八月

大赦

詔曰陰陽失度炎旱彌旬百姓飢荒或陷罪罟宜大赦天下與民更新死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老病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恤其八虐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

驅儺式　山海經曰、昔顓頊氏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中為瘧鬼、一居山谷為魍魎蜮鬼、一居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於是以歲十二月命祀官時儺以索室中而驅疫鬼、謂東海度索山有神荼鬱壘之神以御凶鬼為民除害、因制驅儺之神云

漢舊儀云、季冬先臘一日儺、謂之驅疫、選侲子百二十人皆赤幘皂製衣執大鼗鼓、命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持戟、率百隷及童子、持儺逐惡鬼於禁中云

送窮文　凶　主人曰、子之朋儔非四、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一曰智窮、二曰學窮、三曰文窮、四曰命窮、五曰交窮、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本朝通紀前編巻二八　又下見此

秋九月越前國獻赤烏○建八咫烏社於大和宇多郡

二年夏旱○冬十二月始儺披疫疾

先是天下大疫癘民人大苦天皇患或給醫藥或祈神祇然無驗於是以大寒日大起儺禮以追疫神除邪氣由是疫疾稍止自是永為恒禮矣

羅浮子曰儺蓋逐於厲而古之禮也故聖人猶朝服而立於阼階記於周禮載於漢志見於歷代之史者不可勝數我國昔神世既雖有

鬼之故事然權輿今年以降每歲行以為恒出于國史具于江家次第其朝廷儀式未及論焉民間除夕到今所行者撒紅谷豆於門戶室間此諺所謂比比良木是也其葉有鋒角如刺茨禦邪鬼也又爆豆撒之屋內唱曰鬼兮外福兮內古人所云座中信手頻拋打著諸方是眼睛是也按漢舊儀逐疫之夕方相氏率隸童設桃弓棘矢土鼓鼓且射之又取赤丸五穀以播灑之夫五穀豆在其中紅谷豆與棘矢不甚遠也方相侲童所唱和其辭八十言詔彫食諸惡神昔亦不過於鬼外福內之叫言由是觀之我國雖自古有此故事然謂效漢儀亦可乎

四年秋七月九州大風詔免調役

今歲九國三嶋大旱相續大風拔樹損稼於是帝遣使巡省免被災民之調役

冬十一月使從五位下美努清麻呂使新羅

賜書於新羅王曰天皇敬問新羅國王朕以虛薄謬承景運慙無練石之才徒奉握鏡之任

忘食興寢之懷念蒼生兢兢業業之想弥深冀覃覆載之仁遐被寰區之表況王世居國境撫寧人民深秉並舟之至誠長脩朝貢之厚禮維藩作固振芳規於雁池國內安樂風俗淳和寒氣嚴切比如何也今故遣大使從五位下美努連清麻呂副使從六位下對馬連堅石等指宣往意

夏六月天皇崩

帝性寬仁從容好學博涉經史能詩并善射

今歳壽二十五火葬於飛鳥岡謚稱倭根子豊祖父天皇

秋七月天皇即位於大極殿

天皇小名阿閇皇女文武帝母也初文武帝不豫太子（聖武帝也）幼也故詔皇女禪位皇女固辭不受帝臨崩遺詔茲篤攬機於是即位

人皇第四十三 元明天皇 謚日本根子天津御代豊國成姫天智帝第四女文武帝母也

和銅元年春正月自武藏國始獻和銅改元於和銅○春二月詔令造都於平城

先是群臣欲遷都於平城然不果於是詔曰朕祗奉上玄君臨宇内以菲薄之德處紫宮尊常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逸遷都之事必未遑也而王公大臣咸言往古已降至于近代揆日瞻星起宮室之基卜世相土建帝皇之邑定永鼎之基固無窮之業斯在衆議難忍詞情深切昔殷王五遷受中興之號周后三定致太平之稱安以遷其久安宅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圖三山作鎮龜筮並從宜建都邑宜其營構資用隨事條奏亦待秋收後令造路橋

夏五月始行銀錢○秋七月詔諸司舉能堪時務者罪失職事者

詔諸司曰朕聞忠淨守臣子之業遂受榮貴貪濁失臣子之道必被罪辱是天地之恒理也汝等知此意各守所職勿有怠緩

○令近江國鑄和銅開珍之銅錢始行銅錢

改元考曰 本朝元明天皇以前之錢文未聞之和銅元年所鑄蓋和銅開珍是也淡海帝所鑄曰萬年通寶曰太平元寶曰開基勝寶仁明帝所鑄曰長年大寶見國史矣拾芥鈔載神功開寶承和昌寶饒益神寶貞觀永寶寛平大寶隆平永寶延喜通寶乾元大寶神功錢稱德御宇鑄之承和錢仁明御宇鑄之饒益貞觀二錢清和御宇鑄之寛平錢宇多御宇鑄之隆平延喜二錢醍醐御宇鑄之乾元錢村上御宇鑄之三才圖會小窓別紀載我錢六文和銅萬年神功隆平乾元五錢為日本國錢延喜錢為倭國

圖會引青書曰日本錢四品一和銅開珍二神功開寶三萬年通寶四隆平永寶其國延暦中鑄又乾元之元作文引國朝會要云大平興國九年日本國僧奝然等浮海而至云其國用銅錢文曰乾文我所未聞也古錢流落於世間治鑄文識完全者尠矣

二年春正月禁私鑄錢者

詔曰國家為政資在濟用先去重就實其理然矣向者須錄錢以代前錢又銅錢並行比姧盜逐利私作濫錢紛亂公錢自今以後私鑄錢者其身沒官財入告人行濫逐利者加杖二百加役當徒知情不告者各同罪

按昔唐玄宗欲徹漢武不禁錢鑄勅百寮議可否其臣劉秩議曰管子曰刀布為下幣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者也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夫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重繇于物多多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假之人又曰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乎是設陷穽而誘人也玄宗覽其議信哉劉氏此言乎錢之為物積於上則下怨之乏于上則下侮上必周流天下而為天下通寶苟人君放其權而使下得擅之則不惟施爭奪之敵而實致禍亂之淵矣宜哉

天皇詔禁私鑄錢者矣

春二月奥越二州之蝦夷叛詔使巨勢朝臣麻呂為陸奥鎮東將軍以佐伯宿禰石湯為征越將軍授節刀

先是奥越二州之蝦夷大叛屢寇良民國內為之大苦於是帝遣使徵發遠駿甲信上野越前越中等之兵使巨勢麻呂石湯出自東海東山之兩道征伐二國之賊

夏五月新羅使金信福來朝貢方物

帝見金信福於朝堂賜禄賜國王絁二十疋美
濃絁三十疋絲二百約綿一百五十屯是日右
大臣藤不比等引新羅使於辨官廳内語曰新
羅國使自古入朝然未曾與執政大臣談話而
今日披晤者欲結二國之好成往來之親也使
人即避坐拜右大臣曰吾輩本國卑下之人也
然受王臣教得入聖朝適從下風幸甚難言況
引升榻上親對威顔仰承恩教伏深欣懼
夏六月金信福還國○冬十月詔免當年之調租

詔曰比者遷都易邑搖動百姓雖加鎮撫未能
安堵每念於此朕甚愍焉宜免當年調租
二年春二月遷都於平城○夏四月大旱祈雨於
名山大川○今歳右大臣不比等建興福寺於奈
良
初大織冠誅蘇我入鹿而恐事不濟於是發大誓
自作丈六釋迦像乞援至得其意欲營寺安置
斯像然不果薨是以不比等嗣父之誓願建興
福寺安置此像

古事紀

四年春二月崇稲荷大明神山城
紀伊郡○秋八月詔諸州簡勇敢之士守朝廷
詔曰凡衛士者非常之設不虞之備必須勇健
應堪為兵而悉皆尫弱亦不習武藝徒有其名
而不能為益如臨大事何堪投敵傳不云乎不
教人戰是謂棄之自今以後專委長官簡點勇
敢便武人毎年代易焉
今年太安麻呂作古事記三巻○始行賀茂祭
五年秋九月年大稔詔大赦天下

先是伊賀國獻玄狐帝詔曰舊者相傳云子年
者穀實不宜而天地垂祐今茲大稔古賢王有
言祥瑞之美無以加豐年況復伊賀國司所獻
黒狐即合上瑞其文云王者治致太平則見思
與衆庶共此歡慶宜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
不在赦限
○分越後出羽郡置出羽國
太政官奏曰建國辟疆武功所貴設官撫民文
教所崇其北道蝦狄遠憑阻險實縱狂心屢驚

邊境自官軍雷擊山賊霧消秋部晏然皇民無擾識望便乘時徵遂置一國式樹司宰永鎭百姓天皇可此奏分奥州始置出羽國

六年夏四月割丹波五郡始置丹後國割備前六郡置美作分日向置大隅國○夏五月詔諸州作風土記

郡内所生銀銅彩色草木禽獸魚虫土地沃塉山川原野名號田畠之員數國廣狹及古老相傳舊聞異事悉載備此記

按易曰省方觀民設教夫王者御世不可不知國事王者知國事施治教之法正風俗試民戸土壤定税租是則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夫在室中周知四境之事莫爲邦之風俗者非風土記則難能今天皇無諸州獻風土記案地境風俗施政教可謂得治世之方惜哉後世王室衰而其紀或罹兵燹或放散而遂失亡懷古人主可豈其不歎乎

今歳建法輪寺於山城葛野郡

十二年春定布二丈六尺爲端○冬十一月詔免和州之孝子奈良許知麻呂及倭忌寸果安其妻信紗氏直之課役

果安孝養父母友于兄弟若有人病飢自賚私粮巡加看養登美箭田二郷百姓咸感恩義敬愛如親麻呂立性孝順與人無怨嘗被後母譖不得入父家絶無怨色養弥篤直果安妻也事舅姑以孝聞夫亡之後積年守志自提孩稚共

妾子八人撫養無別事舅姑自竭婦禮三子之孝慈及帝聞詔旌孝義於其門閭終身免課役

八年夏五月遠州大地震○夏六月大旱祈雨于諸社雨大降

今歳自春至于夏雨不降於是太政官奏曰陰陽失度久旱弥旬恐東皐不耕南畝損稼昔者周王遇旱有雲漢之詩漢帝祈雨興改元之詔人君之願載感上天請奉幣帛祈於諸社使民有年誰知堯力帝可此奏奉幣帛於諸社祈

於名山大川沫經數日澍雨滂沱天下唱万歲称宇曰聖徳起雲虹

秋八月高田首久比麻呂献靈龜

左京人大初位下久比麻呂所献之亀長七寸闊六寸左眼白右眼赤頸著三台脊負七星前脚有燕卦後脚有一爻腹下赤白兩點相次八字

秋九月天皇禪位于氷高内親王

帝禪位於皇女氷高親王詔諸臣曰乾道統天

文明於是馭曆大寶曰位震極所以居尊昔者揖讓之君旁求歷試干戈之主繼體承基貽厥後昆克隆鼎祚朕君臨天下撫育黎元蒙上天之保休頼祖宗之遺慶海内晏静區夏安寧然而兢兢之志夙志不怠翼翼之情日愼一日憂勞庶政九載于茲今精華漸衰耄期斯倦深求閑逸高踏風雲釋累遺塵將同脱屣因以此神器欲讓皇太子而年齒幼稚未離深宮庶務多端一日萬機一品氷高内親王早叶祥符夙彰德音天縱寬仁沈靜婉孌華夏載佇謳歌知歸今傳皇帝位於内親王公卿百寮宜祗奉以稱朕意焉

○政之盛切正也所以正不正者也　左傳在君為政在臣為事　又大曰政小曰事　又以法正人曰政以道誘人曰教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八畢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九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元正天皇靈龜元年、終元正天皇養老七年、凡九年

元正天皇　入皇系。諱氷高、天武天皇孫、草壁皇子之女、文武元明之同母之姉也。

靈龜元年冬十月、詔諸州勤農業。

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民本務貨食、故男勤耕耘、女脩紝織、家有衣食之饒、人生廉恥之心、刑錯之化爰興、太平風可致、今諸國百姓未盡產術、唯趣水澤之種、不知陸田之利、或遭澇旱、更無餘穀、秋稼若罷、多致饑饉、此乃非唯百姓懈懶、固由國司不存教導、宜令百姓兼種麦禾、男夫一人二段、凡粟之為物、支久不敗、於諸穀之中、最是精好、宜以此狀遍告天下、盡力耕種、莫失時節、雜穀任力課之。

二年夏五月、武州置高麗郡。

以駿河甲斐相模上總下總常陸下野七國高麗人千七百九十九人、遷于武藏國、置高麗郡。

夏六月、定遣唐使。

以從四位下多治比真人縣守為押使、從五位上阿倍朝臣安麻呂為大使、藤原宇合為副使、此時下道真備（真備氏也）、（備、太）阿倍仲麻呂（後賜吉備朝臣）為學問從唐使入唐、僧玄昉亦同往。

吉備時二十四歳

養老元年夏、美濃國多度山醴泉出、帝幸美濃見醴泉、號泉為養老泉、改年為養老元年。

帝為見養老泉、幸美濃、先至近江國、觀望淡海、至若山陰道伯耆以來、山陽道備後以來、南海道讚岐以來諸州之國司詣行在所、奏土風歌舞、車駕進至美濃、東海道相模以來、東山道信濃以來、北陸道越中以來諸州司等詣來、奏風俗之雜伎、帝幸當耆郡多度山、見醴泉飲浴之、可謂養老、帝留連日、還宮、乃詔曰、朕以今年九月到美濃、覽當耆郡多度山美泉、自盥手面、皮膚加滑、亦洗痛處、無不除愈、在朕之躬、其驗又就而飲浴之者、或白髮反黑、或頹髮更生、或闇

因知。則自餘痼疾咸皆平愈。昔聞後漢光武時
醴泉出。飲之者痼疾平愈。符瑞書曰。醴泉者美
泉。可以養老。蓋水之精也。寔惟美泉。即合大瑞
朕雖痛庸。何違天貺。大赦天下。改靈亀三年為
養老元年。○或傳。多度山邊民家有孝子。姓名不傳
樵蘇養親。家實貧甚。父好酒。孝子雖
極力求酤。不闕一日。孝子入山。樵蘇。踏滑石。
失歩僵仆。其處如有酒氣。怪而求之。則石間出
醴泉。取之以帰。進父。父乃大飲。歡娯无窮。足

又才用悦日往。以挹挹多而終不渇。事聞帝幸
其地。覧酒泉曰。自非天神地祇感彼至孝。寧有
此嘉瑞乎。宜早封彼為美濃守。名泉曰養老。湯
且改元為養老。
按孝子以樵蘇養親。帝亦以孝子為美濃守
事跡正史實録所不載。野史俗説之稱舉耳
今執其説。不足載傳。然孝誠動天之甚子且
又天皇推奨孝子之善。改斷其闕棄。故姑記
所説也

二年春二月幸美濃醴泉○夏五月割越前國置
能登國。割上總國置安房國○冬十月多治比縣
守歸朝
眞備仲麻呂等留唐不帰
冬十一月彗星守月○冬十二月詔大赦罪人
詔曰。朕庸承寳位。四年于茲。上則昊穹。下訓黎
庶。庸愚之民。自掛疏網。有司之法。寘于常辜。毎
念於此。升甚懸焉。思欲廣開至道。遐扇淳風。
悪之徒。感深仁以遷善。有犯之輩。遵令執以罪

風。且自昔及今。雖言大赦。唯該小罪。八虐
朕恭奉太上天皇思。降非常澤。可大赦天下。
罪无輕重。繫囚見徒。私鑄錢并盗人。及八虐常
赦所不宥。咸赦除之。
今歳不比等奉詔重撰律令各十巻
三年春正月大風○冬十月詔一品舎人親王
及二品新田部親王増加封戸
詔曰。以握鳳暦而登極。御龍圖以臨機者。猶資
輔佐之才。乃致天平。由羽翼之功。安寵光。今人

親王新田部親王百世松桂本枝合昭穆万雉城石維磐重乎國家理須吐納清直能輔洪猷資扶仁義今二親王宗室年長在朕既重實加褒賞深須旌異賜舎人親王内舎人二人大舎人四人衛士三十人益封八百戸通前二千戸新田部親王内舎人二人大舎人四人衛士二十人益封五百戸通前一千戸其所賜舎人以供左右雜使衛士以充行路防禦於戯敬哉以副朕意焉凡在朝等宜聞知矣

冬十二月始制定女服詔諸官人執笏

四年春正月十一日白虹南北竟天○夏五月舎人親王奉勅與紀清人太安麿等撰日本紀

自神代至持統天皇本紀三十巻系圖一巻

按親王仕于元明元正之數朝知太政官事以学業興政綱輔弼和主今又與清人安麻呂等編國史使後世誰見其紀事審文質字古本朝續史之業力非所以克及可謂我[illegible]之良史也嗟夫微日本紀撰至上古朝廷之政行數千百歳之前跡以何徴之乎宜哉益盡

敬天皇祠霊神於藤森乎

夏六月丈部石勝有罪配其子祖父麻呂等請奏贖以身父罪帝感免石勝

石勝坐盗司漆汁流罪於是石勝男祖父麻呂年十二安頭麻呂年九乙麻呂年七同奏曰父石勝為養我等盗司漆縁之役遠方冒死伏請我等三人役為官奴贖父重罪詔曰人禀五常仁義斯重士有百行孝敬為先今三子沒身為

奴贖父之罪欲存骨肉理在矜愍宜依所請為官奴而免石勝之罪

孝子傳曰幼而智過人者自古不尠晉王戎六歳見道傍之李知其苦味漢黄琬七歳言日食之餘唐孔穎達八歳聞記三禮王勃九歳讀師古註漢書作指瑕之類是也然而至孝動人如後漢長孫慮輩則罔不易得矣能使其父免嚴刑兄弟不轉溝壑我丈部之子其庶幾乎三兒皆同可以觀氣類矣

秋八月右大臣正二位不比等薨

不比等者太織冠鎌足之第二子也性謙恭而寡好学通律令以忠義事于朝帝甚寵之以衆事委之封淡海國（今江州也）比齊太公之故事號淡海公今寢病薨時年六十二帝深悼惜焉為之廢朝挙哀於内寢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謚文忠公

○詔舎人親王為知太政官事令聽政事　秋九月奥州蝦夷叛殺案察使上毛廣人詔多治比眞人縣守為征夷大將軍鎮其亂

辛酉

五年春正月武藏上野二國並獻赤烏甲州獻白狐尾州獻小烏生六烏　○詔文武百寮勤職事

詔曰至公無私國士之常風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焉當須各勤所職退食自公康哉之歌不遠隆平之基期在累異消上休徵叶下宜文武庶僚自今以往若風雨雷震之異各存極言忠正之志

○詔有才藝者賜物

詔曰文人武士國家所重醫卜方術古今斯崇宜擢於百寮之内優遊学業堪為師範者加賞賜勸勵後世因明經第一博士鍛冶造大隅越智直廣江等賜物有差

春二月日暈如白虹貫暈南北有珥是日詔使群臣奏言國政

詔曰朕徳菲薄導民不明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身居紫宮心有黔首無委卿等何化天下國家之事有益萬機必可奏聞如有不納重為極諫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又詔曰世諺云歳在申

常有事故此如所言去庚申年咎徵屢見水旱並臻平民流没秋稼不登國家騒然萬姓苦勞遂則朝廷儀表藤原大臣（不比等也）奄然薨逝朕心哀慟今亦去年累異之餘延及今歳亦猶風雲氣色有違于常朕心恐懼日夜不休然聞之舊典王者政令不便事天地譴責以示咎徵或有不善則致之異于今臣等位高任大豈得不盡忠情乎故有政令不便事悉陳無諱直言盡意无有所隱朕將親覽矣

冬十二月太上天皇崩

上皇疾病、於是召入右大臣從二位長屋王參議從三位藤原朝臣房前（淡海公之子也）、詔曰、万物之生靡不有死、此則天地之理、奚可哀悲、厚葬破業、重服傷生、朕甚不取焉、朕崩之後、宜於大和國添上郡藏寶山造竈火葬、莫改他處、皇帝攝斷万機一同平日、王侯卿相及文武百官不得輙離職追從喪車、各守司視事如恒、時春秋六十一

今歳造長谷觀音像

六年春三月大赦天下

詔曰、朕遐想千載、旁覽九流、詳思布政之方、莫先仁恕之典、故振恤之惠、無隔遐方、撫育之仁、普覃寰内、今有司奏言、諸國罪人惣四十一人、准法並當流已上者、朕聞此奏、朕甚愍之、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宜於奏罪人並從坐者、咸皆放免、勿宗徐

閏四月詔賜食粮於天下開田畠

詔曰、食為本、是民所天、隨時設策、治國無良要、請勸農積穀、以備水旱、仍委所司、差發人夫、開墾良田一百万町、其限役十日、給粮食、所須調度官物借之、秋收而後即令造備、若有國郡司逗留不肯開墾、並即解却、雖經恩赦、不在免限、又公私出舉、取利十分之三、又曰、用兵之要、衣食為本、鎮無儲粮、何堪固守、募民出穀運輸鎮、可程道遠近為差

今歳賜田於學士二十餘人〇始置女醫博士

七年春二月建筑紫之觀音寺〇秋九月蝦夷人五十二人加賞爵

初縣守東征之時、蝦夷裏有功在官軍者、未加功賞、由是出羽國司多治比眞人家主奏曰、蝦夷等惣五十二人功勳已顯、酬賞未霑、仰頭引領、久望天恩、伏惟、芳餌之下、必懸深淵之魚、重祿之下、必致忠節之臣、今夷狄愚闇、始趍奔命、久不撫慰、恐解散、仍具状請裁云云、於是有勅、隨彼勳績、加賞爵

冬十月紀臣家獻白鳥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九畢

本朝通紀卷之九

前編

十一

甲子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聖武天皇神亀元年甲子
聖武天皇天平二十一年己丑　凡二十六年

聖武天皇 [illegible]

神亀元年 [illegible] 春二月天皇 [illegible]
太上天皇 [illegible] 尊藤原夫人稱太夫人○春二月 [illegible] 之遠近

伊豆安房常陸佐渡隱岐土佐六國為遠流信濃

伊豫為中流越前安藝為近

夏四月海道蝦夷反殺大掾佐伯宿禰兒屋麻呂

奥州飛駅使告京師帝勅為征夷使以藤原朝臣宇合（淡海公之三男）為太将軍以高橋朝臣安麻呂為副将軍使坂東九國兵三万教習騎射試練軍法進征討蝦夷蝦夷之軍悉破於是擒其酋 [illegible]
李薮輩皈京師

夏六月朔熒惑逆行○冬十月勅請 [illegible] 於紀伊海部郡崇玉津嶋明神 [illegible]

至玉津嶋頓宮留十有餘日

時帝以弱浦景甚遊覧名更明光浦

二年夏六月太白晝見○夏七月詔使所司二千人出家

詔曰朕聞古先哲王君臨寰宇順兩儀叶四序而齊成同陰陽和而風雨節災害除以休徴臻故能騰茂飛英鬱爲稱首朕以寡 [illegible] 戰々兢々夕惕若厲懼一物失所睠 [illegible] 生之 [illegible] 安教命不明至誠無感天示星異地顯動震 [illegible]

惟求害深在予若設宗儀徳消雖難之災 [illegible] 行仁拜熒惑之異遥瞻前軌寧忘誠惶宜令所司二千人出家入道并左右京及大倭國部 [illegible] 諸寺一七日轉經憑此冥福冀除災異焉

冬十月晝太白與歳星芒角相合

三年夏六月太上天皇不豫詔天下放生　秋七月太赦天下○十二月太白犯填星　是歳 [illegible] 江 [illegible] 饑饉限三年加賑貸○今歳彌行甚 [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月犯心太星○春二月 [illegible]

諸國巡監國司之勤怠。

詔曰。比者咎徵荐臻。災氣不止。如聞時政違乖。民情愁怨。天地告譴。鬼神見異。朕施徳不明。仍有懈缺。耶將百寮官人不勤奉公。耶身隣九重。多未詳委。宜令其諸司長官精擇當司主典勞心於公務。清勤著聞者。亦挾姧偽不供其職者。如此二色。具名奏聞。其善者擢進其。惡者貶黜。民息隠諱。是日。遣使於諸州監察國司之治迹勤怠。

二月。熒惑入東井。○建大和長谷寺。○五月（五日）白豬波池旋風起。吹折南苑樹木二株。○冬十一月。東州大風。

此時上總山崩。壓死百姓七十餘人。

冬十二月。高麗國王使高齊徳等來朝。

初。唐高宗乾封年中。爲李勣被伐。滅高麗。高麗王藏降唐。以降朝貢久絶矣。至是。高麗王初遣寧遠將軍高仁義等二十四人朝聘。高仁義等著蝦夷境。時蝦夷人起殺仁義以下十六人。於

戊辰

是齊徳等纔八人。漸道而入京師。

五年春正月。高齊徳等上王書并方物。勅齊徳等授位賜物。

其詞曰。武藝（高麗王之名也）啓。山河異域。國土不同。延聽風猷。但增傾仰。伏惟天王天朝。受命日本。開基弈葉。重光本枝。百世。武藝忝當列國。濫惣諸蕃。復高麗之舊居。有扶餘之遺俗。但以天崖路阻。海漢悠々。音耗未通。吉凶絶問。親仁結援。庶叶前經。通使聘隣。始乎今日。謹遣寧將軍（郎將）

己巳

高仁義游將軍果毅都尉徳周別將舍那婁二十四人。齎狀并附貂皮三百張。奉送。土宜雖賤。用表獻芹之誠。皮幣非珍。還慚掩口之誚。主理有限。披瞻未期。時嗣音徽。永敦隣好矣。勅高齊徳等八人。授正六位上。賜當色服。

八十月。流星可二丈餘。光照四方。散

天平元年春二月。左大臣長屋王謀反。發覺。

長屋王天武帝孫。高市皇子之子也。私謀反欲傾國家。時漆部造君足・中臣宮處連東人等

柿本人丸一千一百年忌

貫之褒賞稱先師才與赤人無二岐憶昔從安
明石跡抵今崇奉大夫祠幽玄足作後長詠神
妙舟行朝霧詞高南山頭常住月千年照映
不磨碑

踏る跡ハたゝ石の山の月さへし明石の浦を照しけり　真
君かのしるしの若こゝろへしらぶれハ千世の松の色をそふ　しゐ撰せし

文政六年癸未三月十八日

金山登僧郁撰

人丸　四十五代聖武天皇神亀元年甲子三月十八日薨

文政六年癸未一千一百年　宣・四十二

之告朝庭帝大驚遣藤原宇合等圍長屋王宅遣舎人親王等就宅窮問其罪王殺其妻吉備内親王男膳夫王自殺於是其與黨配流下毛野宿奈麻呂等七人

秋八月立正三位藤原光明子為皇后〔傳見天平寶字三年〕

今歳柿本人丸卒

人麻呂者石見國人也不審其父祖以善賦倭歌著於世在于藤原奈良之兩朝也或過近江之舊都或從吉野之行幸或侍雷岳之御遊皆

無不以詠歌當以倭歌所交遊者輕皇子長皇子高市新田部弓削舎人忍坂部之諸皇子等也今歳卒於石見國及將死詠和歌曰石見乃夜高角山乃木間譽利浮世乃月於見果都流加奈○世傳石見國有太柿樹一日樹股俄割一童子出生柿樹之中傍民養爲己子是則人麻呂也以生柿樹之下姓爲柿下矣〔羅浮子曰〕余案夫柿下姓也故國史又有柿下朝臣人上者爲多姓氏録亦載柿下姓而云人丸生出亡柿下大非也又曰人麻呂没後以倭歌名世者紀貫之貫之稱人麻呂也大甚〔事見延喜序〕故人麻呂之名得紀氏而益顯長明好倭歌者也宜乎尋人麻呂之墓而識之以爲後世之所詣矣

二年春正月幸皇后之宮賜宴於群卿百官主典已上陪從踏歌於是賜酒食從群卿探短籍書以仁義禮智信五字隨其字而賜物有差

春二月釋奠

詔遣右中辨正五位下中臣廣見就太學寮慰勞博士學生等賜物勉業

春三月詔陰陽醫暦諸道師弟賜服食稍習其業

冬十一月大雷大風折木廢屋

三年春三月廢諏防國合信濃國○冬十二月甲州獻神馬大赦天下

詔曰朕君臨海内字養万姓日仄忘膳夜寢失席爰自甲斐國所進神馬黒身白髪尾謹撿古瑞圖神馬者河之精也援神契曰德至山陵

出神馬実合大瑞朕以不徳何堪独受天下共
悦宜大赦天下

四年夏六月大旱祈雨於名山大川遂下雨天下
饑饉○秋八月始太風雨此月以多治比真人廣
成為遣唐使

五年春諸国饑饉詔救恤之○夏四月遣唐使船
自難波津発進○六月太白入東井

六年夏四月天下大地震
当此時大壊天下百姓廬舎圧死者甚多山崩

川擁地往々破裂不可勝数天皇遣使於京及
畿内問百姓所疾苦

七年春三月多治比真人廣成帰朝入唐留学生
上道朝臣真備与廣成共帰朝
真備（吉備太臣是也）唐留学十九年五経三史陰陽暦
制陣法及諸芸悉伝受与廣成相供帰朝献所
其習唐礼一百三十巻太衍暦経一巻立成十
二巻孔聖及十哲像測影鉄尺一枚銅律管一
部鉄如方響写律管声十二條楽書要録十巻

絃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弓一張露面漆
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隻平射箭十隻

冬十一月一品舎人親王薨
親王者天武帝第三之子淡路廃帝父也性聡
敏好文学通古今兼倭漢故継淡海公知太政
官事病薨今歳六十歳帝甚悼惜遣従三位鈴
鹿王等監護葬事其儀准太政大臣命王親男
女会葬所遣中納言多治比真人県守贈太政
大臣

今年自夏至冬天下始患豌豆瘡夭死者甚夥
今春自筑紫来経夏渉秋冬不止上自公卿下
至百姓夭死之者不可勝計俗曰之於裳瘡疱
瘡自古未曽如此之瘡此時初発故医人不知
也
療方闔国大患之【羅浮子曰】豆瘡之病考諸医
家者流隋巣元方総論傷寒斑瘡豌豆瘡雖然
無薬方唐孫真人書豌豆瘡在傷寒部而有治
方宋陳言曰斑瘡病内経与張仲景皆不載之
自漢朝方有焉以白頭赤根者俗呼為豌豆

斑瘡也細東如麻者俗呼為麻布瘡疹也又有
穴者為等為痒此皆軽重之不齊故命名異耳
而亦有治方孫陳所言乃不拘壮幼于且考其
時則真人者高宗時也天平者當玄宗開元年
中也然則疱瘡自中華傳我西州而到京師
古昔無之而此時初發者乎豈内経之所不載
仲景所不論而可以見後世治療薬方之論書
自中華来者暫矣昔嚮使良醫與方書在天平
世不嬰横死者蓋有之矣可歎惜哉

八年秋七月天竺僧菩提林邑國僧佛哲来朝

佛哲林邑國人也有大慈愍衆生貧乏欲入海
索如意珠行賑濟便衆舟泛南海以咒力召龍
王龍王出波上乃咒縛索珠龍解髻珠欲授哲
哲右手結釧印舒左手受之龍紹曰昔娑竭女
献宝珠釋迦世尊世尊合掌受之痛哉末世弟
子片手受之哲解印合掌乃欲受珠龍見印解
而縛脱乃入海底哲空手舟又破時菩提適赴
震旦海中逢之哲伴菩提来朝時僧行基傳見二十

一年迎菩提和州菅原寺設供二人甚歓先是有
一翁不知姓名臥寺側崗三年不起又不言人
呼為啞者時挙首見東方耶當此時此翁俄起
入寺作舞而歌曰時哉々々縁熟哉二人相共
舞其不拓怪知舊知後世号翁曰伏見翁号其臥処曰伏見岡
〔按〕佛哲及伏見翁之事跡正史實録不載之
所而浮屠氏惑人妖忘之説不可信矣而民
俗流傳野史之相称久矣故記以不闕後昆
審思焉

冬十月太白入月星〇従三位葛城王始賜橘姓改名於諸兄

諸兄者敏達帝六世孫美奴王子也好和歌通
國字委曲見寶字元年天平為帝被寵一日諸兄侍帝傍
會薦橘實帝取其果而興諸兄作倭歌以祝之
因始賜姓於橘氏〔國史公曰〕蓋帝橘樹王孫手
自移栽至其滋蔓則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者歟王孫之功若其不然豈稱藤橘也萬葉則
是橘樹之萬葉歟萬葉集故事見後年諸兄嘗與家持作萬葉於鐵手

武智麻呂 五十八　正三位房前 五十七　正三位宇合 四十四　從三位麻呂 四十三

嘉悦之見祖于帝也是以遂不得為救

九年春詔天下毎州建國分寺○是年藤氏四家病疱瘡薨

今歳瘡疾猶不止四月參議民部卿正三位房前 不比等第二之子也歳五十七 七月兵部卿從三位麻呂 不比等第四子歳四十三 正一位左大臣武智麻呂 不比等之子也歳五十八 八月參議式部卿太宰帥正三位宇合 不比等第三之子也歳四十四 並係瘡疾薨皆天皇叔父也此時武智麻呂之家在於南故号南家房前之家在於北故號北家宇合兼式部卿故號式家麻呂兼左京大夫故號京家後世藤氏之末葉甚多悉皆出此四家也

冬十月詔畿内七道造諸社○冬十二月賜絶布若干於僧正玄昉

先是太后 藤夫人 文武天皇母 宮子疾不見敢人故雖天皇 [illegible] 及官婦不能否見醫療無驗天皇 [illegible] 為祈咒時太后見玄昉快然稍疾愈於是天皇入太后宮初謁太后帝大喜以絶布若干賜玄昉

十年春正月立阿部内親王為皇太子○夏六月左兵庫大僕宿祢子虫斫殺右兵庫頭中臣東人

初子虫事長屋王頗蒙恩遇以東人誣告長屋王之事悶不懈至是適與東人任於比寮政事之隙相共圍碁語及長屋王子虫憤發引劍斫而殺之

十一年春正月羽州獻赤烏越中獻白烏○夏四月令天下改定駄負之重

先是駄馬一疋所負之重大略二百斤甚重方馬瘠於是令諸州以百五十斤為限

冬十一月平郡廣成歸朝入京師

廣成初天平五年隨大使多治比真人廣成入唐同六年事畢却飯四船同發從蘇州時悪風忽起廣成之船漂着崑崙國所乗之人一百十五人 有賊兵来圍於是或被殺或逃廣成等僅四人免死得見崑崙王王哀給糧至七年漸歸唐國 [illegible] 本朝学生阿倍仲麻呂使奏得朝天子時 [illegible]

開元二十八年也玄宗給船糧及物若干発遣
十年三月從登州入海五月到渤海國適遇其
王大欽茂差使欲聘我朝於是廣成同船到出
雲國入洛拜天皇天皇勞廣成授正五位上

十二年秋九月大宰少貳藤廣嗣在筑紫謀反勅
大野東人紀飯麻呂將五道兵討之

廣嗣者宇合之一男也先是玄昉法師（傳見十八年）
因事從侍太后之側而私通焉獨廣嗣知之奏
上曰昉以巫蠱私通皇后是可惡也孰不可忍

並毀下道真備也特帝惑佛果不疑玄昉却
讒廣嗣至是以廣嗣貶太宰府都督廣宇大怒
搆城於肥前國遠珂郡謀反於是帝勅以大野
東人爲大將軍以紀飯麻呂爲副將軍徴発東
海東山山陰山陽南海五道之軍一万七千人
討廣嗣東人持節率兵発京師安部朝臣虫麻
呂將軍士四千人魁之於是太宰史生常人抜
櫃小長凡河内田道等生捕賊徒降官軍

冬十月官軍與廣嗣戰於肥前國板櫃河
郡松浦郡被活捉伏誅

廣嗣聞官軍之襲至率衆一万餘騎到板櫃河
親率隼人軍爲前鋒即編木爲船將渡河于時
官軍発弩射之廣嗣之衆不能敢渡官軍河西常
人等率軍士六千人陣于河東即呼賊曰隨逆
人廣嗣拒官軍者罪及三族賊兵聞之不敢発
矢于時常人呼廣嗣十度而猶不答良久廣嗣
乗馬出来曰承勅使到来其勅使者爲誰常人
曰勅使常人虫麻呂在此間廣嗣即下馬再拜

曰廣嗣不敢捍朝命但請朝廷乱人二人耳常
人等曰爲賜勅符喚大宰典已上何発兵押来
廣嗣不能答乗馬却還賊徒悉降官軍官軍要
勝追廣嗣廣嗣遁奔到松浦郡値嘉嶋長野村安
倍朝臣黒麻呂追捕獲廣嗣東人則斬廣嗣及
其弟綱手（或作）廣嗣之兵竭軍敗大怒而
入海而没數年其靈害玄昉（事見十八年 廣嗣靈今松浦神是）
也

按玄昉自榮寵之盛以降有淫悪乖沙門

行久矣宜乎廣嗣上表請除玄昉也惜哉天皇好異信佛氏未嘗覺治體之正一爲玄昉所幻不能自解而却殺廣嗣可謂失爲君之明矣然廣嗣亦匪矣其罪大臣於君有過則諫諫不聽或死或去未聞諫不容而怨謀叛者君臣之所失既備矣其災害殃廣嗣一人者不幸乎

十三年令諸州寫經造七重之塔

詔曰朕以薄德忝承重任未弘政化寤寐多慚

古之明主皆能先業國泰人樂災除福到脩何政化能臻此道頃者年穀不豊疫癘頻至唯勞罪己是以廣爲蒼生遍求景福故前年馳驛増飾天下神宮去歲普令天下造釋迦牟尼佛尊像高一丈六尺各一鋪幷寫大般若經各一部自今春已來至于秋稼風雨順序五穀豊穰此乃徵誠啓願如答經云若有國土講宣讀誦恭敬供養流通此經王者我等四王常來擁護一切災障皆使消殄憂愁疾疫亦令除差所願遂心恒生歡喜者宜令天下諸國各敬造七重塔一區幷寫金光明最勝王經妙法蓮華經各一部朕又別寫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每塔令置一部所冀聖法之盛與天地永流擁護之恩被幽明而恒滿其造塔之寺兼爲國華必擇好處實可長久

十四年秋九月大風壊宮中屋墻及百姓廬舍

冬十二月幸近江國甲賀郡紫香樂宮

十五年春正月車駕還京師　是歲造立金銅大像於紫香樂之邑

帝初有欲造大佛像之志然不果至是詔曰朕以薄德忝承大位志存兼濟勤撫人物雖率土之濱已霑仁恕而普天之下未浴法恩誠欲賴三寶之威靈乾坤相泰修萬代之福業咸榮粤発菩薩大願奉造盧舍那佛金銅像一軀盡國銅鎔象削大山以構堂廣及法界爲朕知識遂使同蒙利益共致菩提夫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勢者朕也以此富勢造此尊像

易成心之難至但恐徒有勞人無能感聖或生一
誹謗反墮罪辜是故預知識者懇発至誠各招
介福宜每日三拜佛自當存念各造盧舍那佛
也如更有人情願持一枝一土助造像者恣聽
之爰因此事侵擾百姓強令收斂布告遐迩知
朕意矣則使僧行基勸進天下天皇親幸紫香
樂宮令開寺地

甲申

十六年春遷都於攝州難波○冬十一月大佛始
成

建大寺安置爲天下之衆僧親施悉集天皇親
臨手引其繩太上天皇元正帝會參庭
按夫大殿大佛者非養民之具佛法異教非
教民之道然天皇率可養可教之民盡天下
之金銅材木作一大像而崇主海内與衆八
掴會執紼縲是好佛之弊也特大臣如何不
諫乎無其人乎夫善人楚國之寶也惜哉無
楚寶哉

乙酉

十七年春正月以行基爲大僧正○夏五月天下
大地震○秋八月遷大佛於奈良
今東大寺是也或傳此日八幡大神託社女入
等禮佛於是立社於院側爲東大寺鎮守○維浮
子曰聖武孝謙共溺佛氏故有此等之事史筆
何不譏乎

丙戌

十八年夏六月僧玄昉卒
玄昉姓阿刀氏初從義淵學唯識靈龜二年奉
勅入唐唐帝尊昉准三品賜紫袈裟天平七年
隨大使多治比真人廣成歸朝齎來經論五千

餘卷及諸佛像獻朝帝尊昉爲僧正賜紫袈裟
自是後榮寵日盛稍乖沙門之行私通皇后謂
發廣嗣時人惡之於是以昉遷筑紫有徒所卒
○一日今歳六月筑紫觀世音寺成昉爲導師
乘輿入殿時廣嗣之靈忽空中捉提昉不見其
形昉騰不見既後昉頭落興福寺唐院其頭上
有玄昉二字故知爲昉也○或又傳初昉有唐
時唐人相昉曰玄昉者還亡也子還於日本必
亡矣不如與其歸本土而及之不知留爲昉云

之而以慕故國之情竟皈而還宮〔四鄰浮子曰〕執
子曰昔漢祖嘗欲宿于拍人（拍人地名）曰拍人者迫
於人也不宿而去岑彭伐蜀彭所營地名彭亡
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夜刺
殺彭故史臣論曰高祖忌拍人之名違之以全
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釁愚自有明
惑將期數使之然乎是似玄昉而實不然昉縱
在唐亦有淫惡何全身乎雖歸朝若無淫惡何
生災乎昉之淫也蠱也皆可謂惡矣夫那本邦
易地皆然虎關評昉曰雖有才行不治者不為
丈夫也者吾有取焉

冬十月天皇太上及皇后幸金鐘寺
佛之前後燃一万五千七百餘燈夜至一更使
數千僧令擎脂燭繞佛三匝至三更而還宮
（下道朝臣真備賜姓吉備朝臣）
十九年夏京師大旱祈雨於名山諸社不雨詔免
今年田租
詔曰今年京師大旱故奉幣帛山名祈雨諸社

行基大菩薩 天平勝寶元年己丑二月二日化 壽八十二 至文化十二年 一千零六十七年

至誠無驗苗稼燋凋此蓋朕之政教不德於民
乎宜免左右京今年田租
冬十二月太上元正天皇病大赦天下
帝勅曰頃者太上皇枕席不安醫藥療治未見
効驗宜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
二十年夏四月太上天皇崩
春秋六十九勅諸則挙哀三日為追福令寫法
華経一千部
夏六月正三位藤原夫人卒（）秋八月改定釋奠

服器及儀式
先是太学釋奠其儀未備時真備依習禮典器
物始修禮容悉成
二十一年春二月大僧正行基寂
基姓高志氏泉州大鳥郡人也以天智天皇七
年生及出胎胞衣裹纏母忌之弃置樹下經宿
往見出胞能言父母大悦收育童稚之時與隣
輩遊動讃佛乘歲十五出家為薬師寺讀瑜
唯識論即了其意既而周遊都鄙教化衆生

俗奉化追從者以千百數而所行之里民開甚
之來爭來礼拜基所過遇嶮難架橋修路築陂
穿渠池百姓至今蒙其利焉天皇甚敬重基詔
授大僧正之位施四百人出家時人号曰行基
菩薩留止之處皆建道場畿内凡四十九所諸
州亦往々而在弟子相繼皆守遺法今年八十
歳於菅原寺寂

○我朝始出黄金

先是黄金自中華求得焉未本朝無金山時

奥州之國司百濟王敬福貢黄金百両曰是所
出當國小田郡也天皇大喜焉

夏四月天皇及皇太子皇后幸東大寺天皇親拜
佛像稱三寶奴

是月又奥州貢黄金九百両帝甚喜之以爲円
東大之本像佛之徳出此寶則率后及群臣
東大寺供捧所貢之黄金自北面對佛像
太子共詣焉群臣百寮行列殿後於是使左大
臣橘諸兄白佛三寶之奴　天皇自稱之曰奉奏盧舎那

像前此大倭國者天地開闢以來雖有黄金自
人國獻之未有斯地時聞東方陸奥國守從
五位上百濟王敬福自部内小田郡獻黄金此
驚悦沸慙愧焉恐戴持率百官奉礼拜公卿百
寮悉拜佛像

夏五月授左大臣諸兄正一位○秋七月禪位於
皇太子

帝在位神亀元年甲子二十一年凡二十六年

本朝通紀前編巻十　畢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一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孝謙帝天平勝寶元年、盡廢帝天平寶字八年、九十六年

孝謙天皇　諱阿閉、内親王、亦曰高野姫、聖武皇女也、母光明皇后

一勝寶元年　唐玄宗天寶八年　冬十二月、自肥州始迎八幡大神於和州平群郡、

先是、大神詫宣向京、於是、遣石川年足・藤奥名、以為迎神使、所歷之道路、禁汚穢、及入京、而於宮南梨原宮、造新殿為神宮、請僧四十口、以悔過七日、充神封八百戸、位田八十町、是八幡大神自筑紫向京之始也

太后三上及上皇太后、幸東大寺、

帝幸大寺、使五千僧、禮佛讀經、百官及諸氏人等悉聚會于斯、是日、天照大神、祢宜左大朝臣、杜女、其輿同詣東大寺、拜佛像、

昔七五之神體、乾健之道、……須之義、立極、神武帝繼神即位、以往累世之……

道、取則賴神詫、設教、帝業協神道、以民大寧、故以國稱神國、以大寶號神器、以治教之法、曰神道、噫夫神國唯一道之傳來、崇哉偉哉、可嘆哉、以彼西天之法、自傳我東域、神道既衰、神英靈有如無、是祭主社司所大息也、然社女不思是、憂懼抑棄我神、拜異神、此豈為神守之所守乎、時君何不禁乎、神靈何不討乎、

二年夏五月、大水、秋九月、定遣唐使、

以藤清河為大使、以大伴古麻呂及吉備真備為副使、

三年冬十一月、勅、三年以前公私債負悉免、

四年夏四月、太佛開眼、天皇幸東大寺、

太佛像成、始開眼、帝幸大寺、親率文武百官、設齋大會、其儀一同元日、五位已上者著礼服、六位已下當色、請僧一萬、既而雅樂寮及諸寺、奏種々音樂、後有王臣諸氏五節・久米儛・楯伏・踏歌・袍袴等歌舞、東西發声、分庭而奏、佛法自傳

東域以往齋會之儀未嘗有如此之盛也是夕
帝還御大納言藤仲麻呂之田村第

秋八月京師之妖巫十七人流遠州

五年春正月遣唐使等入大唐謁玄宗帝

正月朔玄宗於蓬萊宮謁諸蕃之使者時以朝
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
大食國上古麻呂論奏曰自古新羅朝貢日本
久矣而今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於
是唐大將軍呉懐實見古麻呂不肯之色即引
新羅之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東
食國上

六年春正月上野國獻白烏○帝幸東大寺燃一
万灯

七年冬十月太上天皇病赦天下祈病愈

詔曰比日上皇枕席不安寢膳乖宜竊念救
深惻隱其救病之方唯在施恵延命之要莫若
濟苦宜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例但
入死罪者減一等鰥寡惸獨貧窮老疾不能

存者量加賑恤兼給湯藥

八年春二月左大臣正一位橘朝臣諸兄致仕

先是有諸兄爲反者太皇不信此言諸兄也聞
之感帝信太喜然遂恐毀難之及其身故請致
仕

夏五月太上天皇崩

春秋五十六奉葬於佐保山陵太上雅好佛法
吹脱屣之後剃髮法諱號勝滿天子之剃髮始
于皇

○依上皇之遺詔以中務卿道祖王爲皇太子

道祖王天武帝孫新田部皇子之子也太上皇甚
愛之故欲遺詔爲皇太子於是帝以道祖王爲
皇太子

大平寶字元年春正月左大臣橘諸兄薨

時壽七十四号井手左大臣若井手之院也
甚悼惜選紀飯麻呂石川豊人等監護葬事
兄嘗與納言家持等奉勅而傾萬葉集行
于世言倭歌之古風者莫不淺萬葉集

春三月大赦天下

先是帝寝殿承塵裏自生天下太平之四字帝喜以為嘉瑞也於是詔曰朕之住屋承塵之裏現天下太平之字斯乃上天所祐神明所標遂覧上古歴検往事書籍所未載前代所未聞方知天地諸神預示宗社永固朕一人所應能致宜與王公士庶共奉天貺以答上玄自天平勝寶九年以前大辟罪已下無軽重咸赦除爲常赦所不赦不在此例

詔天下使民誦習孝経

詔曰古者治民安國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於茲宜令天下藏孝経一本精勤誦習倍加発百姓間有孝行通人郷閭欽仰宜令以名薦其有不恭不友不順者宜配奥羽之二州

夏四月廃皇太子以舎人親王之子大炊王為皇太子

先是太納言藤仲麻呂以妻大炊王之粟田諸姉居於我第故與大炊王相睦於是仲麻呂

廃皇太子以大炊王立為皇太子以太子讒之天皇天皇信其言將廃太子立大炊王時右大臣藤豊成等奉先帝之遺詔不可諫天皇天皇不聴遂廃太子以大炊王為太子是廃帝時太子二十五歳

夏六月大伴古麻呂橘奈良麻呂小野東人等謀反欲殺藤原仲麻呂廃天皇立前立太子道祖王為天皇発覚伏誅

先是帝甚寵仲麻呂（仲麻呂武智麻呂第二之子右大臣豊成弟）使

仲麻呂為太納言仲麻呂憑籍帝寵擅其修専威権起兄豊成大伴古麻呂橘奈良麻呂等怒仲麻呂之衆勞握権恣太子之廃立潜反謀欲殺仲麻呂立前皇太子道祖王為天皇既発覚於是帝大怒発兵擒道祖王及東人古麻呂奈良麻呂等斬殺之捕其妻子及與党悉被遠流坐右大臣豊成知其隠謀不告配筑紫

秋八月詔置射騎田習武藝

詔曰治國大綱在文與武廢一不可為勧文者

隨職閑要置公田但至備武未有処分故今新置職騎田毎年季冬宜試優劣以給群芸者令興武藝

二年春正月遣使於諸州巡問民苦

詔諸州之司曰朕聞則天施化聖主遺章順月宜風先王嘉令故能二儀無愆四時和協休氣布於率土仁壽致於群生今者三陽既建万物初萌和景惟新人冝納慶是以引使八道巡問民苦恤貧病矜救飢寒所冀撫道之道將神合

仁享育之茲與天通事疾疫感却年穀必成家無寒窶之憂國自来蘇之樂所司宜知差清平使勉加賑恤稱朕意

○詔天下停端午之賀慶

詔曰朕聞孝子思親終身罔極言編竹帛千古不刊去天平勝寶八歳五月先帝登遐朕自遭凶閔雖情感傷為禮所防俯從吉事但每臨端午風樹驚心設席行觴所不忍為自今已後率土公私一准重陽之停此節

春二月大和神山有虫彫藤根成字

詔諸司曰頃者大和神山生奇藤其根虫彫成文十六字王大則并天下之人此内任太平臣守昊命而下博士議之咸曰臣守天下王大則并内任此人昊命太平此知群臣盡忠共守天下王大覆載無不兼并聖上挙賢内任此人昊天報徳命其太平者也加以地即大和神山藤此當今宰輔事已有効更亦何疑朕恭受天貺還恐不徳吁哉卿士戒之慎之敬順神教各修

介職勤存撫育共致良治其大和國者宜免今年調當郡司者加位一級

秋八月譲位於皇太子

以帝号高野天皇在位都十年

冬九月詔使天下之人念誦波羅密経

詔曰太史奏曰案九宮経来年己亥當會三合其経曰三合之歳有水旱疾疫之災如聞摩訶般若波羅密多是諸佛之母也四句偈等受持讀誦得福徳聚不可思量是以天子念則兵革

災害不入國裏疫人急疾疫癘鬼不入家中邪悪獲祥矣過於此宜告天下諸國莫論男女老少起坐行歩口閑皆盡念誦爲其文武百官人等向朝赴司道路之上毎日常念勿空往来

○使藤原仲麻呂任右太臣賜姓名於藤原恵美押勝

詔曰褒善懲悪聖主格言賞績酬勞明主彝則其仲麻呂任太保 則右大臣也 且褒不怠恪勤守職事君忠赤抛務無私愚拙降其親賢良則挙其

悠殄逆徒未戢黎元獲安因危基未然聖歴終長國家無亂略由若人良可嘉賞其伊尹有莘勝臣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号呂尚渭濱之遺老且翊文王終得營丘之封況自乃祖近江大津宮 居也 大織内大臣已来世有明徳翼輔皇室君歴十帝年殆一百朝庭無事海内清平者哉朕此論之准古無匹汎恵之美莫美於斯自今以後宜姓中加恵美二字禁暴勝強止戈静亂故名曰押勝朕舅之中汝卿良尚故字稱

冬十月詔國司交替以六年爲限

詔曰如聞吏者民之本也數遷易則民不安居久積習則民知所従是以服其徳而従其化頃年國司交替皆以四年爲限斯則適足勞民孔子曰若有用我三年有成夫以大聖之徳猶須三年而況中人乎自今以後宜以六歳爲限省送故迎新之費其毎至三年遣巡察使推撿政迹慰問民憂随状黜陟

○詔吉備朝臣真備守西邉

頃年唐賊臣安禄山陥京師玄宗奔蜀朝廷議以爲禄山重軍敗竸来我西域於是勅太宰府曰禄山者是狂胡狡竪也違天起逆事必不利不剰掠海東大貳吉備真備俱是碩学名顕當代簡在朕心委以重任宜知此状預設奇謀儲備無悔

人皇第四十七　廢帝紀　諱大炊王天武帝之孫舎人親王第七子也母山背上總守當麻老之女

紀　二年夏六月追尊舎人親王稱崇道盡敬皇帝

神也　是

建浴室
千人

四年春正月遣使於諸州巡察國風○以惠美押勝授從一位○春三月鑄改錢文

詔曰錢之爲用行之已久公私要便莫甚於斯頃者私鑄稍多僞濫既半恐有騷擾宜造新様與舊並行庶使無損於民有益於國其新錢之文曰萬年通寶以一當舊錢之十銀錢文曰太平元寶以一當新錢之十金錢文曰開基勝寶以一當銀錢之十

夏六月光明皇太后崩

太后光明子者淡海公第二女也體膚姝白似有光耀故名光明子焉天平元年册爲皇后生帝后甚好佛法浮屠勸帝造寺院國分寺東大寺是也又置悲田施藥二院恤天下饑病今歳壽六十葬大和佐保山○或傳初及東大寺成后以謂大像大殿皆已備足雖帝勗於外而内我營于内勝功鉅德不可加也有誇意時一夕空中有声曰后無誇其功浴室濟濯其功不可言而已后怪喜乃建温室令貴賤收浴后

曰我親去千人垢君臣憚之然后壯志不可沮也既而竟九百九十九人最後有一癩人徧體疥癩臭氣不可嚮近也后謂今將滿千人豈避之哉忍而揩摩背癩人曰我患惡瘡久適有良醫教曰使人吸膿必得全愈而世上無深悲者故我沈痾至于此今后行無遮悲濟又孔貴願后有意乎后不得止吮瘡吐膿自頂至踵于時癩人放大光明告曰后去阿閦佛垢慎勿語人后驚而視之妙相端嚴光耀馥郁忽然不見后

驚喜就其地搆伽藍號阿閦寺【贍餘録】曰后勸帝建國分東大兩寺貢租稅傷民力帝輒從之孱弱不可言也置悲田施藥二院救饑饉拯疾痛可謂小惠譬如欲數米而炊數髮而濯天下億兆限以悲田施藥焉哉惟欲行王政而[illegible]下於民是則一大悲田也是則一大[illegible]設温室親去千人之垢共沐共浴淫亂亦孔之醜帝何不堅制馭焉後見阿閦佛云者[illegible]后託言於瑞異杜謗於衆口嗚呼后沈[illegible]

之資亦失国関之禮且至使帝貽垢辱於千載是佛経説捨身駆人悉入禽獣群之所致也可悲也夫

秋八月詔追封太政大臣不比等為淡海公左大臣武智麻呂参議房前贈任太政大臣

詔曰子以祖為尊祖以子亦貴此則不易之彝式聖主之善行也其先朝太臣藤原朝臣者非唯功高天下是復皇家之外戚是以先朝贈正一位太政大臣斯實依我令已極官位而准周

禮猶有不足竊思勲績蓋於宇宙朝賞不允人望宜依太公故事追以近江十二郡封為淡海公餘官如故又曰保太師奏也押勝偁臣父武智麻呂也及叔房前者並為聖代之棟梁共作明時之羽翼位已窮高官尚未足伏願廻臣所給太師大政大之任欲譲南北両左大臣者依所請南卿太政大臣北卿轉贈太政大臣使酬庸之典無墜於将来事君之臣盡忠於後葉

五年秋七月遠州麁玉河堤決三百餘丈発役夫三十万三千七百人修築之〇冬遷都於大和保良〇今歳弓削道鏡始謁高野天皇

六年夏五月高野天皇與天皇有隙車駕還平城宮帝御于中院高野天皇御于法華寺

高野帝自見道鏡愛寵太也鏡亦矜其幸天皇帝諫之高野帝不聴自是二帝有隙不睦天皇乃還平城別宮高野帝亦御法華寺

夏六月高野帝落飾

帝落飾法基本諱詔群臣曰常禮小事可使今帝執

行之至國家之大事賞罰之二事朕宜行次之

七年夏五月唐僧鑑真寂寿七十七

真者揚州龍興寺之僧也博渉経論并醫療之書尤精戒律勝寶四年寄乗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呂之船来朝聖武帝下詔校正一切経論往々誤字諸本皆同莫之能正真諳誦多下雌黄又以諸薬物令名真偽真以鼻別之一無錯失聖武帝師之受戒焉及皇太后不豫所進醫薬有験授位大僧正以僧務煩雑改授大和尚之

号於以備前國水田一百町又施新田部親王之舊宅以爲寺（今招提寺是也）今月卒時年七十有七

夏大旱

八年秋九月正一位藤原押勝謀反欲弑高野天皇發覺伏誅

先是押勝獨得帝寵擅權恃盛勢威時道鏡常侍帝側甚被寵愛押勝患之以爲道鏡之寵勢逐害己則諷高野天皇自爲都督使誘慣兵簡閲武藝用大政官印行下諸州集兵士於都督

自固守太外記高丘比良麻呂知之懼禍及己密奏其事於高野帝帝遣少納言山村王収中宮鈴印押勝聞之令其男訓儒麻呂邀而奪之帝怒遣坂上苅田麻呂等射殺訓儒麻呂於是押勝又遣矢田部老劫山村王帝又使紀船守射殺之押勝率與黨道自宇治奔據近江山城守日下部子麻呂佐伯伊多智等先至近江燒勢多橋押勝見之失色便走高嶋郡而僞立[illegible]冰上[illegible]塩燒王爲新帝眞光朝獦等（各押勝之子也）皆爲三品發精兵數千官軍殺力物部廣成等與之戰大敗之押勝乘舟道向淺井塩津忽有逆風船欲漂沒於是押勝還高嶋郡三尾崎與佐伯三野大野眞本等相戰從午及申官軍數疲于時藤原藏下麻呂將兵來戰眞光引兵退三野等乘勝殺賊甚多兵押勝遙望軍敗不能拒戰乘船而亡官軍自水陸之兩道共進攻之押勝之衆潰獨與妻子三四人乘船浮湖官兵之内石村石楯擒押勝斬之并誅妻子及與黨

三十四人皆塩燒王以爲與黨被殺

〔論〕押勝性凶佞誑惑帝情自極威福日久矣然猶不厭其侈奢遂窺非望謀太寶却禍其身葛族被夷滅范子有言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如押勝冨忘其貪貴忘其賤者乎

○復右大臣藤原豊成之官位

初豊成爲押勝被讒誣流筑紫（事見天平寶字元年）押勝伏誅其誣欺稍顯於是勅歸豊成於京師復

位。

冬十月天野天皇廢天皇爲親王置淡路嶋

以右關天皇同押勝謀反遣兵部卿和氣王令

兵衛督山村王外衛大將百濟王敬福等率兵

數百圍中宮院宣詔廢帝之位爲親王送遷淡

路高嶋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一畢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二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　集編

凡十七年

人皇第四十八

稱德天皇

天平神護元年 乙巳、代宗永泰元年　春三月右大臣従一位藤原豊成辞封戸。

豊成上表言、臣等曽祖大織冠澹海義懐忠許身、奉國呈朝、藉其不世之勲、賜以無窮之賞、逮于

正一位太政大臣、陳丹誠、抗表、請天恩、部封二千戸、傳及子孫。臣等以累世家門久沐栄寵、豈慮逆賊仲麻呂近出臣族、擅肆逆謀、殆之甚。今臣等既以凶逆之囚族、猶濫忠賢之餘封、以何面目、叨迹殊恩。伏願奉納先代所賜之封、以塞天下之責。詔許之。

秋九月淡路廃帝崩于淡路高嶋。

帝在配所、不勝幽憤、踰垣而逃。佐伯宿祢助・掾高屋連並等率兵邀之。帝還、明日薨於院中。或云

被殺。時年三十三歳。

冬十月以道鏡為太政大臣、詔文武百官令拝賀焉。

冬十一月右大臣従一位藤原豊成薨。歳六十二

二年以中納言吉備朝臣真備為大納言。○冬十月道鏡授法王之位。

按古語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帝皇尊爵、假僧邪不悟。其非、使天下人專天下之權、驕公卿太臣之上、而授以尊號、使諸卿拜賀之。

嗚呼是何義乎。可謂以政展為戯玩者也。鏡之簒亂之兆、無足識者。畢竟帝信佛子之弊也。

神護景雲元年春正月、幸大學釋奠。

先是文武帝始行釋奠、祭孔子、自爾大略每歳不缺。其禮然禮儀尊器未備。時真備依唐禮典、器物始備、容大觀備焉。

春三月加州白山之開山泰澄寂。

澄姓三神氏、越之前州麻生津人。父安角、母伊野氏。夢白玉入懐而有孕。白鳳十一年生

四十代天武天皇白鳳十一年壬午六月十一日生。
四十八代稱德神護景雲元年丁未三月十八日化。壽八十六。此年八月十八日傳教生。至文化十二年一千零四十九年。

五六歳不交群兒百戲嘗巷衢味曾出見唯
泥土作佛像以草木構堂宇僧道眼遊此地遊
見而驚告父母曰此兒神童也父母敎育焉時碧
十一歳也十四歳起菩提心入同州越知峯攀
巖洞中苦行練行自薙髮爲比丘衣藤皮食松
葉修懺積年發得智解自然感悟來集時有少
沙彌給使盈隨苦勤劬勞不敢離常臥雲霧宿
名臥行者有一僧來議沙彌曰願聽進趣是名
爲行臥者懶惰之儀也何稱行者乎沙彌舉首

本朝通紀卷之十二　前編　三

曰行有二種一身行二心行予之所論者身行
也予所修者心行也當八苦之寒風臥積雪縱
阿字之太空見大日之光照淨菩提心發黃相
應念念增進豈非心行之微趣乎僧聞之感嘆
沙彌元無学業然此言人以爲異有神靈助
然者登山導登衆影拾薪百役不懈遣名爲
定行者溫論客曰沙彌心行者也學身行者
也養老六年秋帝不豫醫藥不効宜習赴者溫
入宮以鉢杵救玉體上病即愈帝褒嘉之賜号

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弘仁八年丁酉三月朔日化。壽八十三。至文化十二年丙子一千九十九年。

神融禪師登有蓋知業常望白山曰彼靈嶽必
有神靈我登見之則入居此嶺苦修然時養
老元年天平寶字二年歸越知山天平八年發
大和尚位賜号泰澄和尚今歳化壽八十六

秋七月僧勝道始登下野國日光山

勝道姓若田氏下野芳賀郡人早出塵累解
勝叢州有二荒山（今稱日光山又稱補陀落山）峯巒嶮時振
古未有陟者道以神護景雲元年七月企跋涉
路險雲深不能登止山腹經三七日而還今

本朝通紀卷之十二　前編　四

歳人與先志遂達于頂（此山以二百…）衆峯環峙
四湖碧深奇花異木殆非人境道乃結小菴於
西南隅居數載遂就勝處建伽藍號神宮寺崇
權現安本六千手像〔羅子回〕本朝青史公讀
延喜式至于神名所載下野國河内郡一荒山
神社曰是何神耶曰二荒山神不詳何時世也
或曰在鸕鷀草神武之際云有二神共爲夫婦名
國神故號山曰二荒以神所居也二荒讀訓布
他阿羅而今云補陀洛以爲觀音之所坐又謂

二荒嘗爲日光而云太日遍照之山嘗是浮屠者誣世俗欺聾瞽而設神入佛之姦謀也或云有一書號縁起曰昔（失攷時代）有宇中中將常好田獵一旦作上貞左近中將獨騎青馬擁鷹狗獵往奥州娶富家朝日氏之女六年生子名馬王中將朝日姫皆死爲二荒之神既而馬王之幸女生兒貌陋醜似獼猴故名曰猿麻呂強弓好遊獵時二荒神與上野國赤城神爭二荒山中湖水戰不決赤城神動衆勝二荒神憂之於是鹿嶋

神謀之曰小野猿麻呂神孫也（猿麻呂居奥州之小野故曰小野）善射蓋召而藉力哉時猿麻呂狩于熱借山二荒神忽化鹿入熱借山猿麻呂逐之鹿走帰二荒山而不見猿麻呂尋之俄見一婦呼猿麻呂曰汝不知乎妾是此山主也汝是妾之孫也請汝至此者欲使汝伐我寇我寇赤城（神化爲蜈）蚣妾變爲蛇蟒姿以是爲證汝獲克則與此山於汝以爲遊獵之地猿麻呂皆諾去明日巳中往觀湖西有沼柏藤諸樹欝茂有蜈蚣自西来

大蛇出闘相齧相咬蜈蚣動繞纏蛇頭屈蟠勢陶瀰山填谷不知其幾百千也猿麻呂未知赤城神爲何也於是一巨蜈蚣左右生角與大蛇急接猿麻呂以爲赤城神是也而發矢中左目蜈蚣被疵而奔猿麻呂逐而行踰湯下過小山頂到上野國利川而還謂其討寇處爲宇都今宇都宮是也今尋其跡則所謂男體本宮者在宇中將男神也瀧尾女體中宮者朝日姫也新宮太郎明神者馬王也宇都宮明神者猿麻呂

也或曰所謂男神女神者日本武尊與橘妃也祭之山中云〔青史公曰〕在宇中將者是東列郡八之語也按續日本紀天平神護元年二月始改授刀衛爲近衛府其官員大將一人中將一人少將一人然則中將官始於聖武孝謙之世蓋此神者在於神武之前文既稱在宇中將則此神豈中葉已後之事哉古者自伊弉諾伊弉冊生山川山川自有神靈何待在宇氏而始有神哉又曰嗚呼二荒山神神歟佛歟自其本而

覩之則陰陽不測焉於其跡而觀之則菩薩習
現與神之與佛必其有分然其效亦可觀矣

二年春二月對馬之貞婦賜田租備後孝子賜爵復田租

對馬上縣郡人高橋連波自許如夫亡之後不改意其父母亦死焉盡於喪儀每日齊食葬義至大嶋民嶋民表之詔表門閭復租終身　備州葦田郡人鄉張金村年八歲喪父哀毀骨立事丁母艱追遠益深以聞詔賜爵二十級復其田

租【孝子傳曰】或曰喪禮女適人則為親降一等而新喪三年於其夫今波自如及有薄於夫而專於父者何也曰是以盧墓言乎曰然曰我聞夫婦之喪以禮為主父子喪以情為主昔者敬姜居穆伯之喪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仲尼曰知禮矣波自不盧夫墓而盧父墓蓋亦有意於禮歟情則未必有厚薄

三年春正月道鏡居西宮前殿大臣以下拜賀道鏡　秋九月和氣清麿呂被讒流于大隅

□之大宰府主神阿曾麻呂者諂道鏡之威□之陰媚道鏡矯八幡大神託奏言令道鏡即皇位天下太平道鏡聞之情喜於是帝召清麻呂勅曰頃者有不思儀之神詫汝早往宇佐承彼神命來時道鏡竊語清麻呂曰大神所以請使者蓋為告我即位之事有心報效爲爾汝以官爵清麻呂行神宮真人豈永出路詔清麻呂曰鏡我敬天位則吾有何顏爲其臣乎共子爲今日之□耶清麿固志忠貞深歎素衷言諭神宮

乃歸奏曰大神託言我國家開闢以來君臣分定今也道鏡無道覬望神器是以神靈怒不聽其禁天日嗣皇統以立之百司列朝廷聞者讒之帝黜然道鏡大怒奏以清麻呂貶其名於擯廢配於大隅

按道鏡譖述帝意極驕擅朝政以降雖王公大臣悉懼其旨恐其權勢甚真之避籍鏡之權威人皆畏避如貪虎兕於道鏡乎其勢可見也然清麿為天下忘其身不敢斷一

挾奸邪乱忠朝廷可謂真使朝政不紊天下人全存置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因清麻呂之忠志者也恨天皇之早不覚其忠使忠良置遠州耶

冬十月賜五史於太宰府之学徒

太宰府之学徒等奏曰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学者漸多而府庫但蓄五経未有三史正本故渉猟人其道不広伏乞列代諸史各給一本伝習管内以興学業於是詔賜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国志晋書等各一部

宝亀三年春二月天皇幸河内由義宮○夏四月天皇自由義宮還

初帝有由義之時道鏡以怪食物勧帝帝以所鏡之献不嫌而食於是少発疾還京師自不親視事群臣曾無得謁見者唯従三位吉備由利出入臥内伝可奏事而已

秋八月天皇崩于西宮寝殿

人皇第四十九

光仁天皇

白壁王天智之孫施基皇子第六子母紀[illegible]贈太政大臣諸人之女也

四十二代文武天皇大宝元年辛丑生

時春秋五十三皇称天平神護二年神護景雲今六年

○以天智帝孫白壁王為皇太子即位

天皇崩未継太子於是衆議不決時藤百川与藤永継合策欲白壁王以為皇太子故矯詔而太臣藤永手永手請之立為皇太子即位太子時六十二歳

○貶道鏡為下野国薬師寺別当流其弟浄人等於于土佐国也和気清麻呂徴于備後

先是坂上苅田麻呂能知道鏡之姦計成審於皇太子於是令旨関道鏡法師窃挾祇稷之心日久矣陵土未乾姦謀発覚是則神祇所護社稷所祐今顧先聖厚恩不得依法入刑仕下野州薬師寺別当発遣且知之即日使藤原楓麻呂等護送[illegible]乃徴清麻呂于備後

○冬十一月諡祖基皇子於田原天皇○今年先学生阿倍仲麻呂在唐卒

仲麻呂者中務大輔正五位上船守之子也

靈龜二年多治比縣守爲遣唐押使時仲麿歲十六爲留學生而從行(二年八月見靈龜)仲麿資性聰敏好讀書既而縣守等歸仲麻呂慕中國之風留而不歸唐玄宗皇帝愛其才而厚遇之於是易姓名以朝衡(朝或作晁)官至秘書監歷左補闕多所諫議唐人或稱晁卿或稱晁校書又稱晁巨卿又或呼日本聘賀使天寶十二年(年十二)仲麻呂與遣唐大使藤清河同請欲歸朝於是右丞王維李太白之當時名輩以詩序送朝衡既朝衡

明州海畔將上舟唐人儀餞甚多飲酒惜別夜仲麿仰見明月思我國之三笠山而詠天之原見之和歌人問之仲麿寫以唐字告其故聞大歡矣既仲麻呂逢風與清河漂泊安南傍數難人或謂既沒李太白作詩哭之曰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遶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不幾仲麻呂自安南復歸大唐肅宗帝授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以大曆五年正月遂卒於唐國年七十或七十二代宗皇帝憫之贈潞州大都督仲麻呂前後留中華五十年專好書籍故常交接魏萬李白等之賢丈夫放其還鄉逗留不去然不能忘本邦每言鄉國心意悵然

羅浮子曰我朝之學生擅名唐國者唯吉備公及仲麻呂二人而已仲麻呂在唐年久其学多所識其後世掌天文曆數之事賀茂保憲及光榮安部清明皆仲麻呂之餘流苗裔也鳴呼晁卿遣唐留学之勞亦偉哉其不辱君命可知

千載之後其人其才猶可相見矣著述文章不盡傳于世也可勝嘆哉

二年春二月從一位左大臣藤永手薨

永手淡海公孫房前子也以有帝於即位之大功今歲詔授從一位今月[illegible]發病薨時年五十八帝甚痛惜之使石川豐成吊贈之使大伴伯麻呂監護喪事

春三月右大臣從二位兼中衛大將吉備眞備上表將致事詔免中衞大將官

真備上書曰、臣聞力不任而強者則廢、心不逮而強者必惑。真備自觀信足為驗。去天平寶字八年、真備生年數滿七十。其年正月進致仕表於大宰府。未奏之間、即有官符補於東大寺長官。急召入內參謀軍務。事畢校功、因此叙位。辭登貴職不聽辭讓。已過數年。即今老病纏身。療治難損。何可抱疾殘體、辱端揆、帶數職、闕万機。自顧微躬、纏痾已甚。慚天愧地、無處容身。伏乞致事、以避賢路、上希聖朝養老之德、下遂庶遂知足之心、以聞。至是詔報曰、昨省來表、即知告歸。聖忌未周、（先帝崩未周年）懸車何早。悲驚交纏、卒無答言。通夜思勞、坐遲旦。似從諸光、欲遂來情。宜解中衞、猶帶大臣、則免中衞官。

冬十月（二十九日）有星隕西南。声如雷。

二年春、渤海國使壹萬福等來朝、貢方物。時所上之表文甚無禮也。於是責萬福等、不收其表。於是萬福伏地曰、夫為臣之道不違君命。是以不誤封函、輒用奉進。今違例表函、萬福等實

渤海國高麗之都號。先年[illegible]所[illegible]渤海[illegible]光仁[illegible]仁明[illegible]宇[illegible]之[illegible]來[illegible]

謝。於憂懼臣等歸國、必應被罪。聖朝寬恩乘許、於是天皇應其所請、容其方物、厚遂餞以書、令發三十條。

夏五月皇后及太子有罪廢。

先是井上內親王生帝之他戶皇子也。及為皇后、立他戶皇子為皇太子。既皇后罷躬與天皇不睦。故以厭魅咀天皇、以太子即位。對謀發覺。於是詔廢皇后及太子之位、為庶人。

○夏大旱。○秋八月立皇子山部親王為皇太子。

太子被廢之後、常與群臣相議、欲立太子。時天皇將立皇女酒人親王為太子。藤百川奏曰、以第一皇子山部親王可為春宮。藤濱成曰、山部母賤、宜立第二皇子稗田親王。衆議推辭不決。時百川怒發嗔目、曰、立太子論德、不論母之貴賤。不聞備位之定、不肯退宮殿、立殿前四十餘日、須臾不睡。其思想甚堅剛也。帝不得止、以親王為皇太子。

按凡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貴賤

是故道也亦舜夏禹皆賤人之子也然尭
舜立禅天下夫立君為天下不為私家雖
貴天下舍不貴則誰與保其貴不為一夫人
何爭雖蹉天下遅從則與衆保貴不為君何
子況於皇子乎嘗是時親王長德何以毋賤
嚴讓其廢立乎宜哉白川之切諭徹脹諫
也然朋友有少可諫之事人皆難焉況於君
之大事乎雖其諫諍可見焉百川至是不屈
志氣強諫遂其儀無視死如帰輕官祿如屣
之氣象豈能如斯乎不失朝廷廢立權後世
可賤之臣武之善政是皆百川之所為也可
謂如百川為死生禍福不易操之臣也

（　）天下大風壞産業詔免天下之田租（　）冬十二
月武州孝子及壹州貞婦賜爵免田租

武州入間郡人矢田部黒麻呂事父母至孝生
盡色養死盡哀毀齋食十六年不闕免其戸徭
（　）壹岐郡人直玉主賣年十五夫亡自誓遂不
改嫁三十餘年供養夫墓一如平生賜爵二級

一説ハ三月十四日

其兄田租以終其身

星隕如雨（　）彗星見南方

四年春三月定穀價

今歳天下饑官司奏曰天下穀價踊貴百姓飢
急雖加賑恤猶未存濟夫常平義倉之設古者養
民救急莫尚於茲望請准國大小以正稅糶
賤時價糶與貧民所得價物全納國庫至於秋
時貴成糴稻詔許之

夏五月有星隕南北大如瓮

五年夏四月天下疾疫（　）令藏奥州蝦夷大志[illegible]
詔近鎮守府將軍大伴駿河麻呂擊大敗（　）建高
尾神護寺

六年夏四月中將姫寂

中將姫右大臣豊成之女也以天平九年生矣
性無世染之意不納聘遣專志安養[illegible]字
七年夏六月入和州當麻寺[illegible]名
法如時年十六誓曰我不見彌陀真[illegible]寺
門其志確乎不拔數日[illegible]此五尺生[illegible]来

感相讓偁議曰我被汝見淨土觀彌陀須臾
駝蓮莖於是新尼奏于朝詔賜蓮莖時化尼自
折莖取絲穿新井濯之又一女來問化尼曰絲
成否曰成化女得絲織之始于初更終四更其
幅一丈五尺以藁三把燃油三升爲燭則與新
尼淨土衆相備足於錦繡化女忽然不見化尼
作偈讃曰往昔迦葉說法所佛事新起又有
致感君懇志我來此一至是場永離苦言已凌
空而去新尼自是精修益勤在寺十四年安坐

唸佛逝時年二十九〔列女傳曰〕豈成女不納閨
門入精舍者何也曰從浮滿居則絕滅彝倫
與州本同行共會賊齊變亦不敢手援史父無
成爲伊滿所讒不遷於宰府矣吁女子毫髮嘉
其時手然則避世亦不惡也不然則與蓮莖不
如耕戒躬桑與織丈五尺一幅不如爲三十升
麻冕吁其無補世教如何也
秋八月伊勢尾張美濃三州大風雨
漂沒百姓三百餘人馬牛千餘壞國分寺等

四十一代持統
七年癸巳生
靈龜二年
丙辰吉備年
廿四歳入唐
天平七年乙亥
四十一歸朝
前後十八年

塲十九歲其官秩所録不可勝數
冬十月前右大臣正二位吉備朝臣眞備薨
右大臣右衞士少尉下道國勝子也靈龜二年從
使入唐留學受業研覽經史該涉衆藝天平七
年歸朝授正六位下拜大學助高野天皇師之
受禮記及漢書恩寵甚渥賜姓吉備朝臣自是
官位累遷神護景雲年從中納言轉大納言拜
右大臣授從二位寶龜元年上表致仕啻優詔
不許唯罷中衞大將二年累抗表乞骸骨許之

今茲年八十三薨遣使弔賻之〔備宗傳曰〕吉備
能文能武其功鉅也爲本学察嘗太宰府学校
定教授之課立聖武帝讓與道之朝或熟或
隠其間嘉謀出于下扶顚之在史闕不詳嘶惜
所爲嬰之歎
七年秋八月畿內大風〇天下大蝗
詔畿內者遣使巡視餘則者令國司行之
〇秋九月每夜降石
八年春發遣唐使

佐伯今毛人為本使小野石根為副使時大使今毛人称病留不行於是以石根為仮大使当此時賜書於前入唐使藤原清河曰汝奉使於絶域久経年序忠誠遠著消息有聞故今因聘使便命迎之仍賜絁一百疋細布一百端砂金一百両宜能努力共使帰朝清河遂不得帰初孝謙帝勅清河為大使使唐還発蘇州遭逆風又帰唐於是唐帝愛其才留不帰朝中遣使召呼之遂不得帰薨于唐也

秋九月内大臣従二位藤原良継薨

良継正三位式部卿馬養之第二子也天平十二年坐兄広嗣之謀反流于伊豆経三年免罪補少判事自是累升進今歳正月任内大臣職封一千戸専政得志今月病甚賜従一位

九年十月遣唐使小野朝臣石根大伴継人等帰朝

初石根之所乗之第一船遭悪風没海石根及副使趙宝英等溺死凡六十余人大伴継人[illegible]

挂裸身漂着肥後国天草郡西仲嶋野所乗之第三船第四船無恙帰朝

十年夏五月唐使孫興進秦怤期等入京師献方物

時帝見興進等於朝堂唐使上書貢信物詔曰遠来之誠喜既饗唐使於右大臣清麻呂之第於是帝勅授位禄賜綿一千屯興進等帰国

秋七月参議中衛大将従三位藤原百川薨

百川参議正三位宇合之第八子也幼有器度歴位顕要歴事称徳及今上之二朝所歴之職無不為勤恪帝甚信任委以腹心故内外奏事莫不関知初帝在東宮不豫已経累月時百川憂形於色医薬祈祷備尽心力於是帝益重之今歳春秋四十八甚悼惜之遣使贈従二位

秋九月詔定銭穀之利潤

詔曰頃年百姓競求利潤或挙少銭貪得多利未経幾月忽然一倍窮民酬償殆致滅門自今以後宜令禁断不得以過一倍之利

令歳三嶋大明神自豫州遷伊豆國
十一年正月唐使高鶴林新羅使金蘭蓀来朝献方物天皇御大極殿賜宴○春三月奥州之夷賊伊治呰麿呂起乱殺按察使紀廣純

廣純大納言兼中務卿三位麻呂之孫左衛士督從四位宇美之子也寳亀年中為陸奥守尋補按察使時有伊治呰麻呂者夷俘之種也初緣事為廣純有嫌而呰麻呂匿怨陽媚事之自是廣純甚信用殊不介意呰麻呂窺隙率衆圖廣純攻而殺之乃入府庫奪財物所遺之舎屋放火悉焼焉百姓大驚走自是賊徒大掠郡邑振威於國内

○以中納言藤朝臣継縄為征東大使以大伴益立紀朝臣古佐美為副使以安倍朝臣家麿呂為出羽鎮狄将軍征伐夷賊

當此時詔曰狂賊乱常侵擾邊境烽燧多虞斥候失守今遣征東并鎮狄将軍分道征討期日會衆事須文武悉謀将帥竭力苅夷奸軌誅元凶宜廣募進士致軍所看感激風雲奮厲忠勇情願自效特録名貢平定之後擢以不次給諸州運輸兵粮於奥州之軍所

秋九月以藤朝臣小黒麿呂為持節征東大使

初征東使等進到奥州時賊徒大起振戰勢遮路鬪官軍不敢進而送數月於是又以小黒麻呂為大使下向奥州

冬十月詔東征将軍等勵戰事

時賊猶強東征之将士不敢進奏遲留待時於是勅征東使使等延遅既失時宜将軍發起久經日月所集歩騎數万餘人加稱入賊地期上奏多度計已發入戮殄狂賊而今奏今歳不可征討者夏稱草茂冬言襖乏然則何月何日誅賊復城方今将軍為賊被欺緩怠致此逗留人馬痩何以對敵良将之策豈如此乎宜加教喩存意征討若以今月不入賊地宜居多賀玉作城能加防禦兼練戰術詔書到奥州然将軍等猶恐賊屯兵不進戰空費軍粮

天應元年春正月詔大赦天下

詔曰以天為大則之者聖人以民為心育之者仁后朕以寡薄忝承寶基無善萬民空歷一紀然則恩澤壅而不流憂懼交而弥積日慎一日念茲在茲比有司奏伊勢齋宮所見美雲正合大瑞彼神宮國家所鎮自天應之吉無不利抑是朕之不德非獨臻茲方知凡百之寮相諧攸致今者元正告曆吉日初開宜對良辰共悦嘉貺大赦天下改元曰天應則以寶龜十二年改

天應

春二月令相摸武藏安房上總下總常陸等國令運送穀一万斛於奧州軍所〇春三月天皇不豫〇夏四月讓位於皇太子以其弟早良親王為皇太子

在位都十二年

夏六月遠江從五位下土師古人賜姓於菅原

古人者菅丞相道真之曾祖父也事至遠江介時古人奏曰土師之先出自天穗日命其十四世孫名野見宿禰昔垂仁帝世古風尚存葬禮無節毎有凶事列多殉埋于時皇后薨梓宮在庭帝顧問群臣曰後宮葬禮為之奈何時臣之遠祖野見宿禰進奏曰意殉死之禮殊非仁政益國利人之道仍率土師三百餘人自領取埴造諸物象進之帝覧甚悦以代殉人号曰埴輪所謂立物是也此即往帝之仁德先臣之遺愛垂裕於後昆生民頼其式觀祖業吉凶相半若其諱辰掌凶祭日預吉如此供奉允合通途今

則不然專預凶儀尋念祖業意不在茲望請因居地名改土師以為菅原依請許之

秋九月奧州賊悉平服藤原小黒麿呂等歸京〇奪征東副使伴益立之官位

數以愆征期無軍功

冬十二月太上光仁帝崩

春秋七十三在位十二年葬於廣岡山陵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十二終

金山釋[illegible]校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三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桓武天皇延暦元年
盡桓武天皇延暦十五年　凡十五年

桓武天皇　諱日本根子皇統弥照尊更名山部親王光仁帝第一皇子也

延暦元年唐徳宗建中三年　閏正月氷上川継謀反発覚配伊豆州其母不破内親王及姉妹悉流淡州

川継塩焼王之子也初川継資人大和乙人帯兵仗潜入宮中所司獲之而推問乙人之曰川

継陰謀今月十日夜聚衆入自北門将傾朝廷故遣乙人召将其黨宇治王以赴期日帝大驚遣使召川継川継聞勅使到潜出後門而逃走官使追捕獲之於是詔曰川継潜謀乱事既発覚罪合極刑其母不破内親王返逆近親亦合重罪然朕諒闇之始山陵未乾哀感之情未忍論刑其川継宜免其死処之伊豆國不破内親王并川継姉妹移配淡路國

春二月有虹繞日○詔罷造宮勅旨二省法花鑄銭両司

詔曰朕君臨區宇撫育生民公私彫弊情實憂之方欲屏興作務稼穡政遵倹約財盈倉廩今者宮室堪居服翫足用佛廟云畢錢價既宜且罷造宮勅旨二省法花両司以充府庫之實以崇簡易之化

夏五月八幡太神依神託稱大菩薩

宇佐祢宜奏頃者太神託曰我無量劫来化生於三有修善巧方便濟度諸衆生我名曰大自在王菩薩神託如斯願以太神為大菩薩詔許之

二年春二月右大臣従二位兼行近衛大将皇太子傅藤原朝臣田麻呂薨

田麻呂参議式部卿宇合之第五子也性恭謙無競於物天平十二年坐兄廣嗣事流於隠伎十四年宥罪帰京隠居蜷淵山寶字年中授従五位下為西海道節度使往々進昇去歳任右大臣授従二位今歳薨時年六十二

夏四月立正三位藤原夫人爲皇后（）夏六月詔禁立道場營作寺堂

詔曰京畿定額諸寺其數有限故先禁私營作比來所司寬縱曾不糺察如斯經年代無地不寺自今以後私立道場及將田宅園地捨施并賣易與寺主典已上解却見任自餘不論蔭贖決杖八十官司知而不禁者亦與同罪

卯 三年夏五月天王寺有怪

今月七日蟇二十三方許長可四分其色黑斑從

難波市南道南行池列可三町隨道南行入四天王寺內分䝴合可三時至於午時悉散去

夏六月始營山城國乙訓郡長岡都（）秋七月造山崎橋（）九月太白晝見（）冬十月三宅笠縫麻授從八位上

雄麻呂越後蒲原郡人也家富蓄稻十萬積而能施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兼以修造道橋濟利難險國民美之於是詔授從八位上

冬十一月朔旦冬至詔免京畿田租

詔曰十一月朔旦冬至者是歷代之希遇而王者之休祥也朕之不德得値於今思行慶賞共悅嘉辰公卿已下宜加普賜京畿當年出租并免之

冬十二月詔使公私共山川利

詔曰山川藪澤之利公私共之今如聞比來或王臣家及諸司寺家包并山林獨專其利是而不禁百姓何濟宜加禁斷公私共之如有違犯者科違勅罪

巳 四年秋八月天皇幸奈良宮（）皇太子使大伴繼人大伴竹良殺中納言藤原種繼發覺繼人竹良伏誅太子被廢流淡路

種繼三位宇合之孫也仕於朝甚被寵幸故政事悉任己意中外之事皆取決爲皇太子甚疾憤之與種繼相惡故以太子常欲殺種繼時天皇至幸於奈良以太子及種繼等爲長岡之留守太子許此時使大伴繼人大伴竹良伺狙之一夕種繼在燭下繼人竹良竊窺之射之故其

心掩継被傷明日卒於第年四十九天皇聞其
甚悼惜之詔贈正一位左大臣還車駕於長岡捕継
人竹良之黨與數十人推鞫之悉皆兼伏於是
斬継人竹良廢太子流淡路太子怒在于路斷
食薨

冬十一月立安殿親王爲皇太子

丙寅

五年春正月從三位右衛門督坂上苅田麻呂薨
苅田麻呂正四位上犬養之子田村麻呂之父
也家世事弓馬善射藝宿衛宮掖歴事數朝
出爲陸奥鎮守將軍或爲丹波伊豫等國守去
歳自正四位被遷除從三位今歳薨時年五十
九

丁卯

六年冬十月天皇幸交野放鷹遊獵以藤原継繩
之別業爲行宮〇十一月使大納言継繩祀天神
於交野

戊辰

七年春正月皇太子元服
當此時天皇皇后御前殿令藤継繩紀船守之
二子御手加其冠是日大赦天下

夏四月大旱天皇[illegible]出朝庭雩大雨
自去冬不雨五箇月溝池水乏不得耕種灌溉
已竭公私望斷遣勅使於畿内祈雨然不雨於
是天皇親出庭祈雨須臾天闇雲合雨降滂沱
諸州雜踏稱万歳

意美麻呂鎌足之子

秋七月前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薨
清麻呂中納言意美麻呂之子也清麻呂性正
信不阿歴事數朝爲國舊老朝儀國典多諳練
在職視事至年老而精勤不息年及七十上表
致仕優詔弗許帝即位重乞骸骨詔許之今歳
壽八十七

冬十二月以参議紀古佐美拜征東大將軍賜節
刀
先是陸奥蝦夷大起鈔國中朝庭議遣兵征之
然賊猶不服官軍數失軍利於是以古佐美拜
征東大將軍古佐美昇殿上賜節刀因賜勅書曰夫
擇日拜將良由綸言推轂分闘專任將軍後來
安危在此一舉將軍宜勉之因賜御衣

帛二千十疋錦三百屯

今年僧最澄始開比叡山延暦寺號根本中堂

澄者即傳教大師也傳見弘仁十三年六月澄時十九歳

八年夏四月大將軍古佐美等率兵到奥州渡衣川也與賊相對數月

將軍等卒兵至于奥地渡衣川置營三處賊徒進相對三十餘日官軍計略不載亦是朝庭勅將軍曰官軍渡川置營於三處其勢如鼎足自尓以還經三十餘日緣何事故致此留連居

而不進未見其理夫兵貴拙速未聞巧遲又六月者計應極熱如今不入恐失其時已失其時悔何所及將軍等應機進退更無間然但久留一處積日費粮朕之所怪唯在此耳勅書發奥營然將軍猶不進兵

夏六月征東將軍古佐美副將軍廣成左中軍別將池田真牧前軍別將安倍墨繩等師師與夷賊會戰官軍敗績追擊者三千餘人

諸將率師渡川先抽出中後軍各二千人至泥師賊徒三百許人迎逢官軍相戰官軍勢強賊衆引退官軍乘勝追擊至巢伏村將與前軍合勢而前軍爲賊被拒不得進於是賊兵八百餘人更來當其鋒四百許人出自東山絶後官軍受敵於前後不能拒戰高田道成會津壯麻呂大伴五百繼等戰死或追擊或没河死亡者惣一千餘人被傷者二千人獲賊首僅八十九級將軍別將漸以身免還京師賊兵倍奮勢於境国帝勘問古佐美墨繩之敗軍之罪免古佐

美之罪解取真牧墨繩之官冠

○右大臣從二位藤原是公薨

是公武智麻呂之孫參議兵部卿乙麻呂之第一子也爲人長大兼有威容曉習時務割斷無滯廢帝寶字年中授從五位下神護太副自是歷事稱徳光仁桓武之三朝徃官昇至于右大臣今歳春秋六十三

冬十二月皇太后崩

大后姓和氏諱新笠贈正一位乙繼之女也今

年三十有一

九年春後三月詔諸國令造革甲二千領
東海道自駿河以東東山道自信濃以東國別
直數限三箇年令造訖
○勅東海東山之諸州調備軍粮糒十四万斛○
夏四月仰太宰府令造鉄冑二千九百餘枚
爲征蝦夷也
夏畿內大旱○秋八月太宰府饑饉賜物於其民
八万餘人賑恤之○秋九月畿內饑饉詔免今年

之田租
詔曰朕以寒昧忝馭寰區旰食宵衣情存撫育
而年和靡屆災旱爲灾田疇不修農畝多廢
貴儉有時而責深在予今聞京畿失稔甚於外
國兼疾疫飢饉者衆宜免左右京及五畿內今
年田租以息弊神寺之租亦宜准此爲
冬十月道守臣東人賜衣服
東人時一百二十二歲其驗尚多聰如少年帝
聞高年而無衰老引內裏見之賜之衣服

十年春正月爲征蝦夷遣正五位上百濟王俊哲
從五位下坂上田村麻呂於東海從五位下藤原
真鷲於東山簡閱軍士兼撿戎具○秋七月以大
伴弟麻呂爲征夷大使以俊哲田村麻呂爲副使
蝦夷○八月盜燒伊勢內宮寶殿寶物
十一年春正月白氣貫日○夏大旱○秋八月禁
山城國深草山西面之葬埋
以深草山近經營新都
○大雨洪水

十二年春正月遣大納言藤原小黑麻呂左大弁
紀古佐美等巡察山城國葛野郡宇太村之地造
內裏
沙門賢璟亦奉勅相之
春二月天皇幸新京地巡覽之○遣勅使奉幣伊
勢及賀茂告遷都○夏六月令諸國造新宮諸門
殿富門西南 美福門南東 偉鑑門北 達知門北西 安嘉門北東
門 藻壁門西北 談天門西北 待賢門東 陽明門東北 郁芳
東門 朱雀門南 皇嘉門南東 凡立門十二周廻都六

平安以遷都　五十代桓武天皇延曆十三年甲戌十月二十一日辛酉也

將軍塚

里

秋九月遣菅野眞道藤原葛野麿於新都定百官宅地

甲戌十三年秋九月令天下禁殺生三日以講仁王經

冬十月天皇遷幸新都詔以新都號平安城

新造之內裏成殿宇森嚴宮闕宏規定以長岡洛之壯觀造長八尺土偶人使著甲冑帶太刀而向帝城納東山〔今在國〕山之頂則爲王城之鎮護

曰將軍塚帝幸新都百官悉隨皇輿遷帝詔曰夫山背國地勢實合前聞山河自然作城宜改山背國爲山城又曰子來之民謳歌之輩異口同辭稱百王不易之京宜以新都號平安城又近江國滋賀郡古津先帝舊都也今宜追昔號改稱大津【黑川氏曰】凡山城州東北環近江狹西南連丹波攝津河內大和伊賀而西北枕山嶽之險東西帶洪河之阻地勢廣濶風氣發田宅豐饒而四民安逸也平安城巍然

平安以萬代不易之

土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四神相應萬世不易之地也

○延曆寺成號一乘止觀院

十四年閏七月京師大風○太白晝見

丙子十五年秋七月右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繼繩薨繼繩者豐成之子太子之傅也時繼繩有丈才初帝勅菅野眞道與繼繩修續日本紀〔事見十三年〕今歲春秋七十歲〔號桃園右大臣〕帝甚悼慽之詔遣參議繼兄等四人監護葬事又遣勅使贈從一位

賻絁布錦等

冬十一月詔制新錢爲隆平永寶○建東寺於羅城門外○太中大夫藤原伊勢人建鞍馬寺伊勢人初甚歸佛常曰安得勝地建道場安置音像時今歲夢往城北之山有翁告曰此地天下山似三鈷杵常出五色雲汝營練若剎無量太夫夢中問曰誰乎翁曰王城鎮守貴船明神也覺而未知何處太夫常所騎之有白馬若鞍語曰昔摩騰載舍利像經白馬來震旦然

者白馬者靈畜也汝定知我夢地乃放馬從一
童子其馬向城北去至一山阿駐叢阜中童還
告之太夫往見其地宛如夢中適於茅裏得毗
沙門天像創一宇安像故號鞍馬寺太夫以爲
我欲安觀音像故號鞍馬寺太夫以爲我常與
安觀音像今只置天像願未果乎其夜夢年十
五六之童子告曰當知觀音多門名異體同覺
後解疑太夫後日又營一堂安觀音像今寺西
觀音院是也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三畢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四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桓武天皇延暦十六年、盡平城天皇大同四年、凡十三年

十六年（唐德宗貞元十三年）春正月、釋善珠任僧正

初早良太子與藤原種繼有郤、黨人竹良射死之、（事見四年）事覺、太子遣使於諸寺、修白業、諸寺恐而拒之、獨善珠納焉、謂使者曰、太子……不盡今生、於種繼受嚴譴、勿……委曲……

者復命太子、太子曰、我聞師言、被忍辱衣、以……而逆鱗之怒耳、太子斷食死、其靈悩皇太子、巫不効、勅珠持念、珠語太子曰、皆聞我言、被忍辱衣、今何有之乎、乃廣説法要、言未……子病愈、於是帝感珠之効徳、任僧正、（珠今歳西……）

五十

夏四月、大納言正三位紀古佐美薨、（傳……）時歳六十五、帝哀悼之、遣勅使、贈從二位

冬十一月、從四位下坂上田村麻呂任征夷軍、（年四十一）修復奥州平治之賞勞也

今歳續日本紀四十卷成

右大臣藤繼繩及菅原真道奉勅撰焉、撰集未……去歳繼繩薨、真道獨盡撰力、漸功成、自文武天皇丁酉歳、迄于延暦十年、通計都九十餘年、帝王編年九主也

戊寅

十七年春三月、遣參議五百枝于淡路國、奉迎早良親王、葬于大和國八島陵

近年親王之靈祟世人、多病悩、或夭亡、於是遣勅使於淡路、慰神靈、一度……然崇未止、百枝以奉親王之……意

秋七月、將軍坂上田村麻呂造清水寺

田村麿以平東夷之祈願成就也○世傳、初寳亀九年四月、釋延鎮者、……有夢事、……而行、見一支派有金色流、鎮窮水源、至瀧下、側有草菴、白衣老翁居焉、鎮問住此幾年、姓名爲何、答曰、吾名行睿、隱居此地二百歳、待……

顆兄我待汝久矣今来也我有東州之行然不果汝暫替我捿此地此地又好建寺院[illegible]指庭前株朽曰我以是擬觀音之像材吾若遂歸汝先營之言已向東而去過期而不返鎮[illegible]求不能相見一日到山科東峯見翁履[illegible]取履而歸思念恐此翁觀音之應現也便欲刻像而無資器歳月徒過[illegible]對材時田村[illegible]因語鎮語此事田村田村感嗟移自宅為寺刻像置焉

秋八月大風　冬十月勅禁[illegible]

勅曰[illegible]田[illegible]無別上下失序[illegible]追遲[illegible]敗俗莫甚于茲自今以後嚴加禁斷

十八年春二月正三位民部卿和氣清麻呂卒[illegible]

時歳八十七

秋七月滋野朝臣船代等到自渤海國

十九年夏四月駿州富士山燒

自三月十四日至四月十八日富士山巓自燒[illegible]

文治五年九月源頼朝自奥州[illegible]

晝則燒氣暗瞋隱山夜則火光照天其聲若雷灰下如雨山下河水皆紅色也

冬十月令將軍田村麻呂撫奥州夷賊[illegible]

二十年[illegible]月[illegible]諸州設船橋

詔曰諸國調庸入貢而或川無橋或[illegible]舟民憂不少令諸路以諸州貢調之時津濟之處設舟[illegible]浮橋等[illegible]為恒例

秋[illegible]田村麻呂討奥州夷賊

陸奥之賊長高丸及悪路王首黒自達谷窟侵

乱邊境殺略百姓進到駿州清見關田村麻呂[illegible]進發[illegible]高丸等恐退奥州田村麻呂攻入奥州大戰[illegible]遂射殺[illegible]夷賊悉平治於是田村建八幡宮於[illegible]又於達谷窟摸山州鞍馬寺建一寺[illegible]置多門天像歸京　九間四面[illegible]寄[illegible]水田

冬十一月勅田村麻呂授從三位

[illegible]奥州平定之功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illegible]將軍田村麻呂於奥州[illegible]

城

于時東賊張本大墓公盤具公率種類五百餘降官軍

夏六月幸神泉苑

帝幸神泉苑而宴于時從四位下藤原緒繼彈和琴帝召親王大臣詔曰微緒繼之父百川豈得踐帝位雖知緒繼年少爲臣下所怪而其父之功勞尚不忘宜拜參議以報宿恩即以緒繼拜參議

秋七月白鷺集于朝堂院百官抗表賀蝦夷之平夷將軍田村麿率東夷降將大墓公盤具公自奥州歸京

帝與群臣相議將斬二虜時田村麿奏曰願赦二虜歸奥州而招其賊類公卿執論曰野性獸心反覆無定放還奥地所謂養虎遺患不如誅之乃斬二虜於河內國杜山

今歲廢相州足柄路開筥荷路

富士山燒以砂石塞道也

癸未

二十二年春二月大僧都行賀寂

賀者姓上毛氏和州廣瀨郡人也十五出家二十受具足戒二十五奉勅入唐留學二十一年（或七年）学唯識法華兩宗歸來之日勅東大寺明一試賀之所学明一會賀難問宗義賀稍失答明一即罵曰費粮於兩國何学殖虜浅如此賀大愧垂涙于時朝廷議曰長途難行何妨千里之行大樹折枝豈忘百畝之蔭傳來經疏五百餘卷其餘著法華經疏唯識僉議二十餘卷今歲七十五歲

冬十一月朔旦冬至百官上表賀之帝詔大赦

百官詣闕表賀帝詔曰天地覆壽順時播氣皇王享育利物弘仁朕以寡昧謬登鴻基撫養万類政道無治方思南薫恩澤未淳尚慙東戶比有司奏稱老人星見又今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百官表賀曰軒轅之年寳鼎呈祉陶唐之世精表圖蕃之天之所祚古今寧殊可久可長功不召而方至太平大同之化不言自成宜施

藤原良房生

甲申

懲罪思施凱澤以吝天情自延暦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昧爽以前從罪以下無輕重悉皆赦除犯八虐故殺强竊二盜私鑄錢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

二十三年夏發遣唐使

藤原葛野麻呂爲大使石川道益爲副使菅原清公爲判官朝野鹿取爲録事四人共有才学時僧空海傳見後年與葛野麻呂同船僧最澄傳見前後與清公同船與爲求法入唐

秋八月大風

中院西樓倒京中廬舍悉破壞諸州蒙風害

乙酉

二十四年春天皇不豫

諸醫獻藥然無驗勅建寺於淡路國慰早良太子怨靈又令諸州修理國中諸寺建小倉納正税二十束爲國忌奉幣料謝怨靈

○大地震大星隕○夏六月遣唐使葛野麻呂菅原清公歸朝

于時副使道益於明州津卒釋最澄歸朝空海留唐不歸

秋八月釋最澄獻經論佛像於朝

最澄入洛城便表上西土所得天台密宗諸教文曰沙門最澄言竊以六爻探賾局生滅之門百物正名未涉眞如之境豈若隨他權教之開三乘權路隨自實教之示一乘道場哉然則妙法華傳流其道者聖帝圓教難說演其義者天台伏惟陛下出震承圖登極膺運東夷之郷化歸德於先年北蕃之來朝賀正於每歲於是萬機之暇一乘惟懷冀得圓宗垂爲大訓由斯

妙圓極教應聖代而流轉秘密眞宗感皇緣而格止最澄奉使求法遠踏靈蹤台嶺越蘿躬寫教迹所獲經論疏記二百三十餘部幷五百卷又金字法華金剛般若等經智者大師禪鎭白角如意等隨表奉進不任誠懇戰慄之至奉表以聞帝大悅勅曰大唐受法最澄闍梨傳來天台諸典籍流布天下宜爲七寺書寫七[illegible]禁中上紙使和弘世寫之又詔道證守遵修圓勅操慈蘊慈實等碩学於野寺天台院令[illegible]

新寫天台教文

秋九月勅使最澄於高雄修灌頂

撰諸寺智行兼備者受灌頂三摩耶道證修圓勤操正能延秀廣圓等同預者八人野公岑守奉勅撿校法事是本朝密灌之始也

二十五年春三月天皇崩

時春秋七十在位都二十五年葬于山城國紀伊郡柏原山陵

人皇第五十一 平城天皇 諱日本根子天推國高彦桓武帝第一之皇子母皇后乙牟漏藤良繼之女也

大同元年夏五月始置觀察使於六道

爲參議從三位藤葛野麿於東海道參議從三位藤繩主於西海道參議四位下藤緒繼於山陰道參議正四位下皇大弟傅藤園人於山陽道從四位杉篠安人於北陸道從四位下吉備朝臣泉南海道之觀察使

秋八月釋空海歸朝

海世姓佐伯氏讃州多度郡人也父田公母阿刀氏夢梵僧入懷而有身在胎十二月寶龜五年生焉母思其夢小字曰貴物年十二外舅阿刀大足教儒書學文翰十八歲上太學雖讀儒典志在佛經遇逢沙門勤操受虛空藏求聞持法年二十剃髮落受沙彌十戒研究三論海初名教海後改如空又改空海乃於佛前誓曰三乘十二部經我心有疑三世十方一切諸佛願垂加示我正法夢中有人告曰有經名大毘盧遮那神變加持經是眞秘要也寤後問此經無知者遂於和州高市郡久米道場得此經一

卷看閲疑滯居多自茲志遠遊二十有三年隨遣唐使入唐時德宗貞元二十年也到長安依擇求明師謁青龍寺惠果阿闍梨不空三藏之高弟也見而喜曰昔世尊以秘密眞言印付金剛薩埵薩埵傳龍猛菩薩展轉至三藏藏又付我汝有秘密大根器故我兩部大法秘密印信皆付汝汝宜以此金剛乘教及三藏所付供養付囑本土傳布國中然則四海安泰万民豐樂是報佛恩酬師德也空拜集二十餘輩雜生爲證

剛頂等諸秘經空又逢二三藏藏曰我少年入道經歷五天来遊于唐土亦欲泛海遊化東域雖不執我志已矣今與汝所譯華嚴六波羅蜜經及梵夾汝其持去通我夙志則出經夾付之海歸朝天皇大喜勅令流通傳来密乘

詔諸王及五位已上子孫十歲以上入大學分業教習

二年春正月遣使奉大唐綵幣於香椎宮　夏四月改近衛府於左近衛府改中衛府於右近衛府

○秋八月奉神寶及唐國信物於伊勢大神宮○九月詔禁巫覡之徒

詔曰巫覡之徒好託禍福庶民之愚仰信妖言淫祀斯繁損[illegible]風自今以後宜禁斷焉

冬十月伊豫内親王謀反發覺伏誅

親王者桓武帝第四之寵子也桓武帝崩稍權寵衰親王常欲答曰之寵權藤宗成察之潛勸不軌於親王親王應宗成之勸及謀右大臣藤内麻呂知之達奏聞帝驚遣安倍兄雄巨勢[illegible]足及兵百四十人圍親王第執親王及其母夫人藤吉子於川原寺幽之於一室不通飲食親王母子與吞藥而死於是繫宗成流之以親王外舅大納言藤雄友配豫州其餘解官者多焉

三年[illegible]月衛門佐安倍真直侍醫出雲廣貞撰大同類聚方百卷獻之○大疫

詔曰朕以寡昧虔嗣寶基思治勵精施政而仁無被物誠未感通者天下饑饉疫癘相[illegible]致夭折朕不德責及黎庶煩苛下貽人病此皆

朕之過也非民何辜饑疫之諸國者今年[illegible]咸免除國司親巡郷邑醫藥劳救兼令國分寺轉讀大乘一七箇日

秋九月太白晝見○冬十一月行大嘗會

四年春二月免藤原内麻呂着紫朔服○天皇不豫○夏四月天皇讓位於神野親王

在位都四年親王即位奉太上天皇尊號前帝以太上皇之皇子高岳親王為皇太子

○夏大旱○秋八月大風○九月[illegible]上[illegible]

皇
朝覲之行幸自是始

冬十一月太上天皇遷平城宮

自九月令畿内諸國雇工及夫二千五百人以造之坂上田村麿藤冬嗣等爲造宮使藤仲成司造營經營漸成於是上皇遷幸焉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四終

大納言正三位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

奉桓武聖主皇敕進發京師征奥域射殺高丸張弩弓伐誅悪路抹残賊勝軍地藏護官兵勝獣多聞加添大清水宏基創洛東至今猶感明神徳

正一位田村大明神　近江甲賀郡土山ニ

文政十一年戊子　一千〇十八年

弘仁二年辛卯五月廿三日薨　春秋五十四

田村　天平宝字二年戊戌ニ生

庚寅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五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嵯峨天皇弘仁元年盡淳和天皇天長十年九二十四年

人皇第五十二【嵯峨天皇】諱神野親王桓武帝第二皇子平城天皇同母弟也

弘仁元年唐憲宗元和元年春三月始置藏人所以巨勢野足藤原冬嗣為藏人頭夏四月自渤海國遣高南容朝貢○秋九月平城上皇謀反發覺剃髮為僧天皇遣坂上田村麿誅其黨藤原仲成及其妹尚侍藥子

初上皇在位之日以仲成之妹藥子納宮時藥子性奸佞巧於愛媚恩寵上皇甚愛之不知其奸故言無大小無不聽容百政衆勢悉出藥子之自由威福之盛重須四方仲成亦憑妹恣擅之勢天皇為太子能知其奸藥子知衆惡之既已興仲成相計告上皇造宮城於平城託遷都之事勸重祚企潛遣使募畿內及紀州之兵天皇大驚勅坂上田村麻呂將圖平城宮上皇聞之

出平城自川口道入東國其諸司及宿衛之者皆從焉田村放兵守淀山崎宇治之諸路右近衛住吉豊継射死仲成上皇到于大和國添上郡聞田村之兵遮道不知所行乃旋宮剃髮藥子知既衆惡遂吞藥自害天皇勅捕餘類流于處々廢太子高岳親王為僧立大伴親王淳和帝也為太子○仲成者三位宇合之曾孫贈太政大臣正一位種継之長子也性狼抗溺酒色放縱不憚人彈及于女弟藥子專寵假威益驕王公

初仲成以良部太輔江人之女為妻其姨頗有色仲成見之而悦之以刀強姦之其餘逆行不義不顧人惡衆惡既已遂被誅

今歳始以有智子內親王為賀茂齋院

是置齋院之始也內親王帝之皇女也傳見仁明帝紀

辛卯

二年和十四年夏五月二十三日大納言正三位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薨于栗田別業

田村麻呂左京大夫苅田麻呂子正四位大[illegible]

壬辰

之孫也性勇畧身長五尺八寸胸厚一尺二寸目如蒼鷹鬚編金絲有重身則二百一斤欲輕則六十四斤隨心所欲怒目轉視則禽獸懼伏平居談笑老少馴親世人傳稱毗沙門化身來護我國今歲春秋五十四薨于山城國栗栖野

冬十一月奥州賊徒復起文屋綿丸奉勅對治賊徒

三年春二月幸神泉苑被催花宴

于時命文人賦詩賜綿有差花宴之節會始於此矣

夏四月詔禁僧入尼寺尼入僧寺

詔曰比來俗輩男女入僧尼院諷聽説屢有侵忤外似勝因内汙淨業自今禁男入尼寺女赴僧寺

癸巳

四年春正月藤原朝臣冬嗣建南都興福寺南圓堂

道師空海也建之所藤氏崇

夏五月詔誡諸國吏

詔曰治國之要在於富民民有其蓄凶年是防故禹水九年人無飢色湯旱七歳民不失業諸國之吏深乖委寄或差役失時妨廢農業無心撫字何此黎元失業飢饉自臻非緣災常苦民飢仍年々賑給倉廩殆盡儻有災害何以相濟不治之弊一至於此宜自今以後非有田業損害及疾疫等不得輙請賑給矣

以從三位文室朝臣綿麿爲征夷大將軍○夏

六月詔禁病疾者弃道路

詔曰酬勞賢哲遺訓重生愛命貴賤無殊今天下之人各有僕隷平生之日既役其身病患之時即出路邊無有養致餓死此之爲弊不可勝言告天下早停止焉

冬夷賊復起小野石雄奉勅平夷賊

甲午

五年夏四月幸左近衛大將正四位藤原冬嗣之閑院館

天皇親染翰而賜御製詩群臣獻詩此日以下

嗣叙従三位、賜衣被於五位已上
五月、賜源姓於皇子信弘常明四人及皇女四人
六月、詔万多親王及藤原園人等撰姓氏録○
施近江國稲四百束於僧最澄
最澄久住比叡山、以學行共勅也○世傳、最澄
往唐日、祈八幡太神立誓、故詣宇佐八幡神宮
講法華、講竟、神託曰、不受法味久歷歳華、今聽
微言、何以報徳、我有法衣、願表嘉慶、乃啓齋殿
推出紫衣一領、授澄、神官巫祝各相謂曰、我等

本朝通紀巻之十五　前編　五

未嘗見如斯之霊感也、其衣今尚在于叡峯
冬十月、釋常騰卒　[illegible]
騰者興福寺之僧也、發佛誓願四十年之間、轉
法華經十二万四千九百六十巻、暴後毎日誦
般若心經一百巻、縦在造次無虧日、今歳寿
七十四　[illegible]

〔乙未〕
六年春正月、渤海國使王孝廉來朝貢
帝召孝廉於内裏、賜宴、授従三位、孝廉献詩
壽

夏四月、幸近江滋賀宮、
路過崇福寺、大僧都永忠護命法師等率衆僧
奉迎於門外、天皇降輿升堂禮佛、更過梵釋寺
停輿賦詩、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衆、永忠手自
煎茶奉御、紹御船泛湖、國司奏風俗歌舞、賜衣
被於五位以上及史生郡司已上、以還幸
秋七月、立橘嘉智子爲皇后、
檀林皇后是也
今歳免太宰府及諸國三箇年田租、

本朝通紀巻之十五　前編　六

以頻年穀不登、今年又自五月及九月霖雨、諸
國多被其害、

〔丙申〕
七年夏六月、釋空海開紀州高野山○秋七月、詔
諸州國吏祈年於諸神
勅、風雨不時、田園被害、此則國宰不恭祭禮之
所致也、今聞、今茲青苗滋茂、宜致神道大致[illegible]
總庶保嘉穀盈畝、仰元殷富、宜使畿[illegible]道其
官長等齋戒奉幣於名神、而禱風雨莫致濫失

〔丁酉〕
八年夏天下大旱

戊戌

九年春年饑公卿奏減封戸

公卿奏曰頃年之間水旱相續百姓農業損害不少伏望者臣下減封祿暫助國用年歳豐稔即復舊例許之

夏四月書改殿閣諸門額

北門額宸筆東面時能書橘逸勢南面及應天門空海之筆跡也○世傳空海書應天門額已掛之仰見之應字上點欠之海乃擲筆補之毫釐不差王臣伏其妙

夏六月大法師玄賓寂

賓姓弓削氏内州人稟唯識於興福寺宣教恵沙門專僧官又常疾族人道鏡擅稱德帝乎入伯州之山桓武帝有病遠詔山中乞冥助命難道乃入京上疾愈辭歸山平城帝詔招之師賓又不得辭入都帝將以賓任僧正時賓門僧官勅下潜遁去備中湯川寺今帝貴其志屢問不絶毎年贈布亦賜宸書曰上人晦跡雲[illegible]疑思練若春向覺花而獨坐夏蔭[illegible]

持戒之光能耀昏暗護念之力自濟黎庶比者炎暑禪居何如朕機務暇不忘寤寐地遠心迹白布一十端備法資願領之矣其爲法所尊信如斯今歳年八十有餘〔釋師練曰〕王者者天下之至尊也沙門者天下之至賤也然龍腰者曲于恩矣釜畫者居于賓以斯而言貴不必貴賤不必賤矣皆有道乎大哉道乎

秋九月大地震天變數現天皇詔奉幣帛於天照太神宮祈誓凶

詔曰受上天之命者其道貴於愛民惠皇王之位者其功先於濟物比者地震害及黎元言[illegible]一人欲不自非天方降兹冥譴以警内省之[illegible]不遑寧處昔天平年中只有此變之大赦宇内猶傷前事不忘所監不遠弘仁八年以前租稅未納者一切免之皆皈一已今民妖祈則欲移其災非志所避乃宜奉幣帛於伊勢太神宮祈除疾疫

冬十一月改錢文曰富壽神寶○十二月右大臣

從二位藤原園人薨號山科大臣時歳六十三天皇甚痛惜遣使護喪事詔贈左大臣正一位

十年春二月勅以畿内富者所蓄頒恤貧民

公卿奏曰頃年歳不稔百姓飢饉倉廩空盡無物賑民臨飢臣等伏望令畿内實録富家之貯備救困窮之徒秋收之時返收之富者無失財之憂貧者有年命歎勅許之

夏大旱

帝勅祈雨於伊勢太神宮及丹生兩社是以蘇雨亦祈晴於兩社

十一年春正月詔感賞藤原氏累世勲功准周公蕭何例賜封戸

詔曰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漢禮蕭何一門十[illegible]藤氏先祖遂爲雀於朝庭舒鷹鸇之將翼[illegible]褒賞封戸歷代不絶賜一万五千戸云云

二月所配遠江駿河兩國之新羅人謀反近國[illegible]兵追撃夷之

所配兩國之新羅人七百餘人謀反殺人民燒屋舍兩國發兵擊之不能勝新羅人盜伊豆國穀乘船入海発相摸武藏等七國兵勠力追擊夷之

夏四月大納言藤原冬嗣奉勅撰弘仁格式

至于書成冬嗣作序奉奏之曰蓋聞律以懲肅爲宗令以勸誡爲本格則量時立制式則補闕拾遺四者相須足以垂範譬猶寒暑迭以成歳昏旦迭而育物有沿有革或輕或重寔治國之

權衡信馭民之轡策者也古者世質時素法令未彰無爲而治不肅而化暨于推古天皇十二年上宮太子親作憲法十七條國家制法自茲始焉降至天智天皇元年制令廿二卷世人所謂近江朝庭之令也爰逮文武天皇大寶元年贈太政大臣藤原朝臣不比等奉勅撰律六卷令十一卷養老二年復同大臣不比等奉勅撰律令各爲十卷今行世律令是也故去天平勝寶九年五月廿日勅書偁頃年選人依格結

辛丑

人人高位不便仕官自今以後宜依新令去春
老年中朕外祖故太政大臣奉勅刊修律令宜
仰所司早令施行先帝德侔燾載明齊照臨四
海有截八紘無事然而凝情政體騁想治術以
爲律令是爲從政之本格式乃爲守職之要方
今雖律令頻經刊脩而格式未加編緝斯之政
道尙有所闕乃詔贈從一位左大臣内麻呂故
參議從三位菅根朝臣眞道等始令撰定草創
未成遺時遏密寢而不爲天朝以聖承聖道明

繼明敷景化於寰中賜仁風於海外然而範朱
緒之未遂切堂構於宸襟爰降綸言尋令修撰
云云

冬十一月詔復公卿之職封於旧例

詔曰其弘仁八九年之間水旱不登府庫損耗
因公卿詳議暫割五位已上封祿四分一以均
公用如今五穀頗熟支用可均宜封等數復之
旧例

十二年夏六月勅使釋最澄築叡山戒壇○右大

壬寅

臣藤原冬嗣造勸學院

于是置藤氏宗族之年若者爲學問

十三年夏六月傳燈大法師最澄寂（傳教大師是也）

臨終曰吾生平口無麁言手不笞罰門弟子等
各乞則之亦作遺誡六編勸誓門弟生平所著
書有註法華經十二卷註金光明經五卷註仁
王經註無量義經各三卷天台靈應集守護國
界章惣持章各十卷法華輔照付法緣起長講
願文三卷照權實鏡決權實論依憑集内證佛

法相承血脉六十部法華銘各一卷也義眞圓
澄光定圓仁等神異之徒二十餘輩最之門弟
也天皇聞最之寂使右大臣冬嗣弔其死製哭
澄詩六韻降山一時公卿才子和宸韻送山峙
歲五十六

癸卯

十四年春正月賜東寺於空海于西寺於釋守敏

○春二月天皇幸賀茂齋院

時皇女有智子内親王賦山莊之詩叡賞（事見仁明帝承和十四年）

春三月割越前國置加賀國

先是有司奏曰越前國部内闊遠民人愁苦頗

割江沼加賀之二郡爲加賀國許焉

○京師飢出穀倉院穀賑給○夏四月天皇讓位

於太子大伴親王

帝詔右大臣冬嗣曰朕思傳位于皇太弟欲令

將果宿心冬嗣言曰聖知聖今陛下以万機付

託聖人天下幸甚但比年之間豊稔不從者下

帝奉二太上天皇恐天下難堪臣願暫待年後

然後傳位不晩帝曰朕心素定又推賢讓位爲

天下賢君臨致何憂年之未稔遂禪位於皇太

子於是太子即位稱平城帝爲前太上天皇奉

嵯峨天皇于太上天皇尊號

秋九月嵯峨太上皇幸嵯峨庄

先是中納言藤三守奉可幸行狀天皇即勅有

司設御輿及仗衛上皇辭而不受天皇亦三若

請上皇固辭遂無前駈兵仗騎馬幸焉

人皇第五十三　淳和天皇

諱日本子更名大伴親王桓武[illegible]第三皇子母皇太后旅子前[illegible]川[illegible]

甲辰

天長元年春三月大旱

世壽天皇勅海於神泉苑修請雨經法時守敏

法師奏曰守敏法驗過于海冀先蒙詔可修雩

法天皇容此奏乃詔敏敏以七日爲期至期日

陰雲厚布都下暗如夜雷鳴雨灑京師大奇感

動見雨之所降只東西京而已亦詔海過七日

不雨海入三摩提見之守敏呪諸龍入于瓶之

内海奏延二日告諸徒曰池中有龍號善女阿

耨達池龍王之族也此龍親形必得悉地瑞祥

乘長九尺許之蛇頭現其身金色長八寸許矣

子眞雅實慧眞曉眞然等七人得見餘不能覩

海奏此事天皇使和眞綱以幣物供神龍海祈

修雩法到散日俄雲覆雷震天下大雨三日天

下大抃躍天皇勅賞海之効驗

冬十月以最澄門弟義眞爲延曆寺座主

天台座主自是始焉

十一月行大嘗會○十二月前太上天皇御神泉

苑

浦島子

維昔来訪釣大亀忽為婦入蓬莱遊銀臺金闕

失仙樂彩雲紫霞辭玉宅還島三年三百歳

帰郷一日一秋将悵然失歩誤開寶篋紛奇烟

變老衰

文政十年丁亥閏六月　金山世傳郎書

上皇爲遊獵御神泉苑放鷹擊水鳥天皇遣使獻鶻馬四疋鷹鷂四聯嗅鳥犬及種々贈物

乙巳

二年秋八月召太學諸生於紫宸殿論議經史

自是永爲恒例時從五位下伊豫掾連真自論辨起諸生天皇有勅補侍從其餘賜物有差

冬十一月行太上天皇之四十賀○改高尾神護寺號神護國祚真言寺賜空海

今歲丹波浦嶋子自蓬萊山歸于丹波古鄕

逕嶋三百餘年今歲飯國帝二十二年傳及事見雄略○或

傳嶋子到蓬萊宮銀臺金闕仙樂隨風四季白如春日煙霞瀁蕩群鳥和鳴花樹競開居之三年告婦曰歸故鄕訪親舊而再將歸來婦曰此別列仙國去難再來縱歸故鄕定非往日[illegible]予嶋子強催歸婦不得止與一筥曰愼莫開若欲不開者再相逢嶋子到於本鄕林樹寥落親舊悉亡逢人問之曰昔聞浦嶋子化仙而去嶋子悵然加失步心中大怖開筥見之於是忽變衰老皓白之人不去而死

丙午

三年春三月寄附嵯峨上皇宸筆法華經於西寺

○秋七月左太臣正二位藤原冬嗣薨

時歲五十二號閑院大太臣天皇甚悼哀勅贈正一位

冬十一月弘法奏建東寺塔

丁未

四年夏五月東宮學士滋野貞主奉詔撰經國集二十卷

撰集自慶雲四年至今歲詩人所作之詩作者百七十八人賦十七首詩九百十七首序五十一首對策三十八首分爲四帙編成二十卷名曰經國集

六月中納言良岑安世奏言請補文章生及得業生復舊例勅許之

初天平二年文章博士腹赤奏省補文章生取才德不拘貴賤尋其後弘仁十一年依太政官奏大畧撰之取三品以上之子孫及良家之子弟不選凡流安世觀雖俊士高才卿族之子弟不得其撰有妨與道奉書曰夫太學尚才之

應春宮之地也天下之俊咸來海内之英華勝夏之徒元年鄉相之子揚高之輩出自寒素之門寡才未必貴貴猶繼未必高才且夫干書之用人唯才是貴閥高蔵養夕豈公卿可況西比主徒何拘門資竊恐悠々後進因此解體聖勞才生被蒙選文章生依天平格天皇可之許焉

今歳秋連日地震天變數現

五年春三月筑前孝子難波部安良賣授位賜孝田

安良賣在於家之時善事父母父母歿後常往拜塚朝夕盡哀年十六適于宗像郡大領宗像朝臣秋足秋足殺死遠逃聘之誓死遂志其義烈皆可嘉矣竟達天朝天皇下詔叙位二級免戸田租〔孝子傳〕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蓋惟忠而已哉百行咸可移矣故謂女之孝於父母而不得事其夫者未之有也斯女孝誠移之於夫宜其誓死遂志也於是又謂人家若欲娶婦擇其性行要當先問女之孝否何如而後及他庶乎寡悔

夏五月京師大水

六年春大旱〇夏五月大納言安世作水車

安世奏曰宜作耕種之利以水田爲本水田之難在旱損傳聞唐國之風堰渠不便之處多所水車無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本朝民素無此備動若焦損宜下仰民間作備件器以爲農業之資勅許之仰天下作水車

七年春正月羽州大地震

今月三日辰時大地震動如雷霆城郭官舍悉頽倒城内城外撃死者十五人支體折損之類丁百餘人地之割甚多大河涸盡細流變大河矣

秋七月大納言正三位良峯安世薨

安世者桓武天皇之子也能筆翰文才殊勝今年壽四十六天皇甚悼其薨勅贈從二位

八年冬十二月滋野朝臣貞主奉勅撰秘府畧

秘府略一

貞主奉勅與諸儒撰集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凡
一千巻名秘府畧
八年春正月詔天下轉讀經七日
詔曰本歳秋稼不稔諸國告飢令茲人物未折
加之以疾疫民或夭所冝令五畿内七道
諸國一七日間轉讀經轉禍爲福
夏四月行幸紫野
先是建一院於紫野帝數幸此院有御遊今月
亦行幸焉召文人賦物天皇宴興命文人賦詩

雲林院

亦製詩賜禄於文人有差擇院名以爲雲林院
秋八月大雨畿内大水
十年春正月清原夏野奉勅撰令義解○天皇幸
西院
爲讓位於太子
春二月天皇讓位於太子正良親王
天皇時壽五十一在位凡十年
○立上皇皇子恒貞親王爲皇太子　冬十一月

敘

孝女

六十六人
本朝三筆贊
嵯峨天皇
聖智賢明神野王工書妙墨美文章多才
博識天然亂爲我　朝三筆　聖皇
弘法大師
唐人呼五筆和尚書名書空書水浪至妙墨
痕永不消應天門額筆無上
橘逸勢
公同空海企覲光橘秀才名鳴大唐惜扶野心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五畢

所流罪幸因孝女表心喪
同三蹟
小野道風　野跡
先出自篁野相公文章書藝兼良工承恩數
上紫宸殿草聖千年仰道風
參議佐理　佐跡
六書八體自家珍傳慣義之筆法新任羅鎭
西歸路日墨痕殘字妙通神
大納言行成　權跡
稱性聖公流筆賢揮毫落紙若雲煙古来
和漢人尤少墨妙通神玄又玄
文政十年丁亥四月　六十一翁　撰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六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仁明天皇承和元年、盡仁明天皇嘉祥三年、凡十七年

仁明天皇

人皇第五十四

諱正良、嵯峨帝第二子、母太后橘嘉智子、贈太政大臣清友之女也

承和元年 唐文宗太和八年 春正月七日、帝幸豊樂殿、始被行白馬節會、天皇朝覲後太上天皇於淳和院、遂至淳和院、上皇迎、各於庭中拜舞、乃共飲讌、賜酒於群臣

慶雲見筑前、群臣賀、帝謙不受其賀

群臣上表賀之、帝曰、禎符之應、不肯虚行、苟非其德、彼臻於斯、賞德所以唐堯上全猶讓而不受、光中興固拒而鮮記、朕丕承寶曆、感來動物、而今慶雲者見、公卿表以賀朕之菲薄、何以當之、論不云乎、百姓寧謐、風雨調和、此亦瑞也、然則安危在人事、吉凶繫於政術、或休祥未能成其義、王道欽明、咎徵不能致于茲、以此談之、栄觀為可異也、日慎一日、雖休勿休、賀瑞之事、閑而

不聽

秋八月、大風拔樹、久子內親王入野々宮、為可備伊勢齋宮、禊于鴨川、始入野宮

二年春三月、大僧都空海寂高野山

時年六十二、俗姓佐伯、讃岐人也

或傳、海固工書畫、能以五筆書、一時或書水上、墨不乱、嘗書木石、墨徹石中、墨痕永不消、世傳、嵯峨帝命書大內南門諸額、又書應天門額、已掛之、仰見之、應字上點忘、海乃擲筆補之、毫無差、帝感伏其妙、平生所撰著之書甚多、自宋所傳來、佛舎利八十粒、梵夾三経、凡二百十六部、諸曼荼羅寶器道具、不遑記

夏六月、帝御紫宸殿、使菅原清公讀後漢書、冬十二月、見慶雲

三年春正月、帝幸神泉苑、放隼執水禽

帝常好遊獵、或幸河內、或幸芹川

春二月、召遣唐使藤常嗣・小野篁、賜絹布若干

夏四月、賜餞於常嗣篁等

命五位已上賦賜錢入唐之題帝嗣上喜子時
附唐使賜姓積衛本朝命入唐之使并留学等
在彼身歿者八人位記（藤清河、安倍仲麿、石川道益、紀馬主、……）
（三滴、掫守宿祢、田口年冨等也）

夏五月大風抜樹倒民家。冬十二月賜戸田於房州孝子

安房郡人伴直家主立性肅默常守孝道父母
殁後口絶滋味遠廟設像四時供養事死如生
経年不解倦於是帝勅叙三階終身免戸田租
旌孝行於門閭

四年春二月奥州始置弩師

陸奥國言曰鍛戦者吏戦之利器弓弩者攻逐
之勁機故知五兵更用廢一不可況復弓馬戦
闘夷獠之生習平民之十不能敵其一然至于
弩戦雖有万方之猜賊不得對一弩之飛鏃
即威伏之至畏者也願置弩師欲習其術云云

春三月彗星見東南。遣唐使発松。冬十月右大臣清原真人夏野薨（夏野正五位）

之第五子也事嵯峨淳和仁明之三帝至右大
臣兼行左近衛大将今歳三月上表請抗宿衛
職曰夫兼二者永難具存量力処一者得能全
臣又非専業武非折衝帝二官恭奉三主剛柔
違生歳月所深也近衛者帝王之爪牙國家之
干城守備不虞義在禦侮夙夜察監老臣難仕
者也所以去歳夏遷欸乞脱斯任陛下特降遅
恩逾錫寵命然頽齢行邁眼眸朦霜華衰鬢
風衰両耳聾聴之智循非先聡侍衛之勤亦異

昔力夫疲駑異路夕鳥慚帰況臣苞膂常録不
預步趨弱手握弓無力弛張挨己三省無其一
代已棄老揖遜之任所冀鋭兵於賢将専守寄
於文職餌医藥于公隙帝不聴今月病薨時年
五十六

五年夏六月帝御清涼殿令真道宿祢講群書治要。秋八月饗真文宣王帝御紫宸殿講尚書

時帝召太学博士学生等十一人逆令論難因

取謙尚書之義賜禄有差

○大風倒民家○冬十月彗星見東南○冬十二月小野篁被謫隠州

初篁才越常嗣以為副使不快時今歳三月發船所駕常嗣之第一之船逢風破於是以篁之所乗之以第二舶改為第一常嗣駕之篁怨對稱病歸洛作西道謡以刺常嗣也其詞中有犯上之意嵯峨太上皇覧之大怒配流

六年春正月彗星見西方○夏四月大旱祈諸社諸寺雩

以自春迄今不雨

○秋九月常嗣帰朝

帝御紫宸殿藤三守奏大唐勅書帝召大使常嗣常嗣昇自東階謁見帝誉遠渉危難之労賜物也常嗣中納言正三位葛野麻呂第七子也少遊大学渉獵史漢諳誦文選好属文能隷書立性明幹威儀可称弘仁十一年初任右京少進從々進叙正四位下兼太宰権帥去歳奉修聘持節使入大唐今月歸京初葛野麿相武帝之朝為遣唐大使父子相襲預専對之選唯一門而已人皆稱羨之

七年春二月赦小野篁徵京師○詔諸州勧農業

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倉廩充實良由有年農為道豈不助歟去年炎旱作災嘉穀彫萎百姓阻飢國用闕乏雖天異之臻則是天道而庶民之愚恐有倦情方今青陽入序仮載南畝耕耨之事適在此時宜以農事随時催勧莫致懈

怠

○淳和太上天皇崩遺教薄葬

臨崩遺言皇太子曰予素不尚華飾况擾耗人物乎歛葬之具一切從薄朝例凶具固辭奉還葬畢釋縗莫煩國人葬者藏也欲人不観遂慈之處宜用衣裾追福之事同須倹約又國忌者雖義在追遠而絆若有[illegible]又歳費分[illegible]前議之吏明有煩無益並須停必達朝家夫人子道遵教為先奉以行之不得違失重命曰

聞人歿精魂歸天而空存冢墓卑物遂爲祟長貽後累今宜碎骨爲粉散之山中特中納言藤吉野奏曰昔宇治稚彥皇子者我朝之賢明也此皇子遺教自使散骨後世效之然是親王事而非帝王之迹我國自上古不起山陵所未聞也山陵猶宗廟也縱無宗廟者臣子何處仰於是更命曰予氣力綿惙不能論決卿等奏聞嵯峨聖皇遂崩時春秋五十九

夏五月葬太上皇於山州乙訓郡物集村

任遺詔以骨碎粉散大原野西山嶺上

夏六月小野篁入京披黃衣以拜謝○右大臣藤原三守薨

三守者阿波守眞作之第五之子三位巨勢麻呂之孫也性温恭兼明決嘗仕于平城嵯峨淳和仁明四帝官至於右大臣三守嘗好学業故以官秘之奇贏暮買勝地經營一屋聚[illegible]九經九流三玄三史七略七[illegible]智院其中悉藏之[illegible]代文書使東人貧好学之徒入[illegible]

得成業者多矣今歲齡五十六

秋八月令五畿七道諸國諒闇之間停釋奠祭

八年春正月河州孝子免戶內租

右京人衣縫造金繼女居住河州志紀郡年十二喪失父泣血過人服闋之後母許嫁女竊出住於父墓旦夕哀慟母不復謂嫁事賣雜才作薦賀河借橋忽十五年母年八十死哀毀不絶常守墳墓深信佛法焚香送終勅叙三階終身免戶內租

○秋九月朔京師洪水

漂流百姓廬舍洛中之橋梁及山崎橋盡落流

○以小野篁復本爵

下詔曰篁雖期奉國猶悔失農朕顧惟旧且受文才降優貫復本爵

冬十二月彗星見西方○今年左大臣緒嗣奏勅撰日本後紀四十卷

九年秋七月嵯峨太上天皇崩

時春秋五十七遺詔薄葬

○廢太子恒貞之位以道康親王爲皇太子

太子者淳和帝子天皇從弟也天皇即位之始立爲東宮而後與帝相不睦於是東宮帯刀伴健岑但馬守橘逸勢等隱謀廢立兼上皇之崩謀反時阿保親王先知之告檀林皇太后太后乃使良房奏之天皇怒遣官兵捕健岑逸勢等配流之健岑隠岐逸勢豆州其黨大納言藤原愛發中納言藤吉野參議文室秋津等放逐京師廢東宮位以帝之皇子道康爲皇太子

十年秋七月依嵯峨太上皇之周忌齋

先是有司奏曰周忌齋日有七月十五日壬寅伏[illegible]至行此事三宮本命日猶且忌避之況於太皇太后及聖上御本命乎伏請齋會之期取十四日辛丑也時源信源弘等奏[illegible]皇之遺詔曰勿拘俗事然則何須[illegible]事上良房令諸卿議之奏曰本命之日[illegible]事[illegible]之說非無所據遺詔勿拘俗事蓋[illegible]鄉曲[illegible]忌碎事非指朝家行來舊章仍停壬寅[illegible]

〔諫諍錄曰〕此日不行吉禮蓋或有之如憂戚以子卯日亡而舉樂者譏之之類是也未聞[illegible]之禮也大抵拘於禁忌乃明主之所不取也漢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明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既有蠲之則其他多不[illegible]者可知今無値主上及太臣之命辰忌行此[illegible]何爲其拘拘乎況因後生禁忌之事而輙移易[illegible]帝祥忌之日尤非奉先思孝之道亦似[illegible]

義所謂忌日不用非不祥之意抑[illegible]一旦出於官宮妾之私言而非歴代[illegible]之舊章源信及弘之言蓋固當矣良房以爲[illegible]家傳來之良規而非鄉曲所忌之細事[illegible]見[illegible]是陋可以知矣

今月左大臣藤原緒嗣薨

緒嗣贈太政大臣百川之長子也任于桓武平城嵯峨淳和仁明之五帝緒嗣素好學時達政術國之利害知無不奏然有兩人說一事雖其

一人先所談是讖語也信先談不容後談有此偏執為人所判今歳春秋七十

秋九月帝詔遣兵於對馬守邊境

自對馬奏曰從去正月中旬迄今月六日當新羅國邊有鼓声頭耳聽之毎日三響帝俟已時其声發動加以至于黄昏火影見矣於是勅遣筑紫之兵對馬守不虞

冬十二月文屋宮田麿謀叛發覺謫豆州○元興寺守印寂

印姓土師氏和泉之人也為勝虞大僧都之門徒也性骨聰敏心神精明一経耳者諳而不忘暫觸目者記不漏精練法相兼悟倶舎論議之座相敵者希六根之中鼻根最奇守印他去間有人入其房帰來問之曰向來何人入吾去又見童子去汝食其飯驗之知實焉鼻之[illegible]所昔此類也今歳寂時年六十一

十一年夏五月甲州孝女免田租

甲州山梨郡伴直富成女年十五嫁郷人三[illegible]直平麿生一男一女承和四年夫死也婦守誓不改恒事脊食敬于靈床宛如存日勅終身免戸田租標門閭以旌節行

秋九月藤貞主卒

貞主者從五位上國主之子也弘仁三年叙從五位下頻経内外官叙四位任近江權守貞主性温慧諳政幹濟毎好消雜務積累不屈倦飲酒之興不曽休醉後彌明割断如流故吏民不敢憾之今歳壽七十

十二年春正月賜御衣於尾張連濱主

濱主伶人也特齡一百三十自作和風長壽樂於龍尾道上舞之觀者為群初謂齢背之老不能起居及于舞袖赴曲宛如少年觀者大驚既濱主上表請舞長壽樂於是帝召濱主於清涼殿令舞之俯仰起居如少壯帝大賞歎賜御衣一襲

○今歳菅是善相生

字道真文章博士是善之子也　事跡往々見後年　羅山

或人曰菅原院者参議是善之宅也昔時其宅南庭有童兒齡五六歲許容止閑雅體貌奇偉是善問曰汝是何家之子乎自來遊耶童兒答曰我無居處又無父母欲以相公為親也是善知其匪直也人而許之養之勸学研覃天才日新是即菅丞相也世俗有北野天神縁起皆如或人所説蓋出自巫祝浮屠之口者也以此人為累世儒宗故怪其所生以誣之為神佛之依托而已

十三年秋八月正三位藤原朝臣吉野薨

吉野者正三位兵部卿綱継之男也自少遊学手不釋巻性寛大能容衆見賢思斉教誨柔和子弟雖視過失未嘗白眼仕至中納言授正三位二親在堂定省无虧一日家有鮮肉父綱継遣人索之會吉野朝謁未歸庖人斷而不分他日吉野聞之泣責庖人終身不復肉食今歲壽六十一 孝子傳曰 吳郡陸襄之不見切肉江陵姚子篤之不食炙肉豫章熊康之不飲酒並皆

其父之死也情當然矣而其所忌各止於其一品今綱継未卒事亦不類吉野之絶肉食何其已甚乎曰史過稱歟所謂載事之辞容有重称而過其實者不見矣黄門何常寛素以在其職第彼一肉義有不欲敢之之意而已宜勿以辞害意然至於其終身無之忘焉則又與夫陳徐孝克長不忍食粳米非異日之談豈不難乎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此之謂歟

十四年夏六月大風抜樹倒民家○散位正四位下紀朝臣名虎卒

羅浮子曰 俗説惟喬 文徳帝之長子 惟仁爭位賭勝負時名虎與善雄角力相撲名虎負而惟仁即位清和帝是也然今年清和未生 經四年嘉祥三年清和帝生也 何有名虎之相撲乎其偽可知

秋九月僧圓仁歸朝

弟子二人唐人三十二人同至自唐

○二品有智子内親王薨

親王者嵯峨帝之皇子王氏所誕生也頗涉

傳史漢兼善詩文元爲賀茂齋院弘仁十四年
春二月帝幸齋院花宴俾文人賦春日山莊詩
各探勤韻公主探得塘光行蒼則瀝筆曰寂々
幽莊逑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
澤隱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
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
親王時十七帝歎之書懷賜公主曰忝以文章
著國家莫將榮貴㷔煙霞即今永抱幽貞意無
事終須遣歲花使公主授三品尋賜召文人料

封百戶天長十年叙二品親王姓貞潔居處莪
西莊薨時春秋四十一遺言薄葬兼不受葬使
列女傳曰吁有智子希世淑女幼弱善詩貞潔
馳譽花蘗夫人是其比歟○又曰公主如其薄
葬者險隘也凡葬奈皆尊卑有分過不及皆不
禮也子游問葬具夫子曰稱家有無

嘉祥元年夏六月左大臣藤良房上表請減食封
詔許焉
良房上表曰臣聞有非常之功受非常之福

過以頑魯深沐聖恩官已崇而又重位已甚而
更加顧此盈滿之咎不寒自慄伏願天聽不遠
垂鑒照微誠降福謙之恩許還封戶之半然則
覃載少減沈舟乍灣至盈而猶挹歌謡更正帝
不許良房連上表請之帝不得止許之

今月改元為嘉祥元年赦天下之罪人
去月太宰府獻白龜群臣抗表賀白龜瑞於是
帝詔曰近太宰府獻白龜公卿上表曰孝経援
神契曰王者德澤洽則神龜來孝道行則地龜

出熊氏瑞應圖云王者不偏不黨尊用耆老不
失故舊德澤流洽則靈龜出後魏書曰華州獻
白龜王者不私人以官尊者任舊無偏無黨之
瑞依據圖牒實合大瑞朕何以副上玄之神
應虛膺之實符故抑而不宜勅斷慶賀因稱靈
應皇天意唯欲愛人介福之臻豈獨在予與天
下惟新其政永和為嘉祥元年自今日昧爽以
前大辟以下之罪無輕重咸皆赦除但犯八虐
故殺謀殺強竊二盜常赦所不免之者不在

例

冬十月詔讃州三野郡人従四位上丸部臣明麻
呂叙爵三階免戸内田租

明麻呂戸主外従八位上巳西成之男也齢十
八入都従官遂效労績被任当郡大領然譲其
職於父而已則執子道致事二親歿後巳西成
老而致事与明麻呂異居相去数里明麻呂朝
謁夕定治無虚日久而不倦郡人皆高其義因
言曾子不可独賢帝詔叙爵三階終身免戸内

田租（孝子伝）豈硯入京動仕貢功得官業文
則以其才便無害遂定省[illegible]同人比之[illegible]
[illegible]公

二年夏四月渤海使王孝廉等来朝献方物（冬
十一月太皇太后以穀五千斛賑給京中飢民）
閏十二月天皇延[illegible]
罪人

東[illegible]五四[illegible]日是為[illegible]家右大臣良
房奏日因獄司於是天皇原免[illegible]獄中

龍田明神託

三嶋明神託宣

人群臣欣悅俱呼万歲

三年春正月朝覲天皇太后於冷泉院

時太后語於帝曰吾處深宮之中未嘗見帝御輦之儀今日還幸階下登輿使我得見帝再三固辭遂不許帝謂之於源常藤良房咸曰如大后命而可於是帝乃登殿至御簾前北面而跪于時寄鳳輦於殿階帝下殿御輦而出左右觀者攬涙僉曰天子之尊北面而跪地聞孝敬之道自天子達庶人誠哉【孝子傳曰】雖天子必有

尊也者父母之謂也以其尊卑己自有一定不可易之序也猷天之於地君之於臣義皆一也故舜雖揖帝位而不降禮於瞽瞍孟子所謂尊之至者可見我龍田明神託言曰人之兩儀間是內宮外宮之神明也汝等不善事之而祈求於外乎三嶋明神亦誨人家不論貴賤必有[illegible]外兩宮之神在若能事之崇敬莫所不盡[illegible]神地祇日夜降臨其家盖皆使人知父母[illegible]宜與伊勢皇太神君相準擬焉宜哉天皇之不

試御輦於冷泉院之階

○有流星者經天落東其大如月○春三月帝崩於清涼殿

時春秋四十一葬山城國紀伊郡深草山陵帝姓聰明寬厚躭經史講論不倦能練漢音辨其清濁挂下漆園之說群書治要之流百家莫不通覧兼愛文藻善書学並工弓射屢御射塲留意於醫術盡諳方經在位十七年【羅浮子曰】續日本後紀曰嘉祥三年三月帝崩遺制薄葬綺羅

錦繡之類並以帛布代之鼓吹方相之儀悉從停止按延喜十四年三善清行意見封事曰仁明帝即位尤好奢靡雕文刻鏤錦繡綺組傷農事害女功者朝制夕改日變月俊後房內寢之飾飲宴謌樂之儲麗靡煥爛冠絶古今府帑由是空虛賦斂為之滋起於是天下費二分而一云善相公所言與仁明帝遺詔薄葬不同蓋本紀之所褒有大過乎相公豈妄言乎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六畢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七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纂集

起文徳天皇嘉祥三年即 盡文徳天皇天安二年 凡九年

人皇五十五 **文徳天皇** 諱道康、仁明帝元子也、母皇太后順子、號五條后、藤原左大臣冬嗣女也

嘉祥三年 唐宣宗大中四年 夏四月天皇即位〇二品葛井親王薨、親王桓武帝第十二子也、母大納言贈正二位坂上田村麻呂之女也、頗善射藝、有外祖田村麻呂之遺風、初嵯峨帝御豊楽殿、以觀射禮畢、後勅諸親臣及群臣、各以次射、親王時年十一、帝戯語之曰、雖少弱、當執弓矢、親王應詔而起、再發再中、時田村麻呂亦侍坐、喜躍不能自已、即起座抱親王而舞、進曰、臣嘗將數十萬之衆、征討東夷、實頼天威、所向無敵、自謂勇略兵術多所不究、然今親王弓往鄙觀武伎如此、臣非所能及、親王性耽愛聲楽、殊散絲管、晩年好酒、志在謳楽、耽酔忌寝、遂薨、時歳五十一

檉林皇后

曽無雑樹栴檉林　師子吼時發大音　雲外輕煙知是火　明三峯一段禅心

皇后御歌

もろこしの山のあなたにたつ雲は　ここにたく火のけふりなりけり

鄧皇后、後漢大傅高密侯鄧禹孫也、父鄧訓、兄鄧隲、后恭孝性孝友好學、選入宮為貴人、常克己以下人、後漢孝和帝立為皇后也、帝崩後太后臨朝攝政

嘉祥三年庚午五月廿三日、至文化十一年甲戌、九百六十五年矣

夏五月大風折木雉州○嵯峨太皇太后甍

太后者仁明帝之母也、為人寛和風容絶異、手過於膝、髮委於地、嵯峨帝初為親王納后、寵遇日隆、帝登祚拝為夫人、弘仁六年立為皇后、后每信佛理、建一仁祠、名檀林寺、遣比丘尼持律者入住寺家、自是以后號檀林皇后、后亦與右大臣氏公議、開学舎、名學館院、勸諸子弟誦習經書、時人以比漢鄧后、今歳仁明帝不預、后甚憂之、逆剃髮為尼、求冥救也、天皇崩後悲慟、相

尋師甍時年六十五

○追贈流人橘朝臣逸勢正五位下

逸勢者右中辨從四位下入居之子也、為性放誕、不拘細節、尤妙隷書、延暦之季、隨聘唐使入唐、唐人呼為橘秀才、歸來之日、歷事數官、以年老羸病、靜居不仕、承和九年有罪、配流豆州、時有一女子至父之赴配所、悲泣步從、官兵叱之、令止、女不聽、晝止夜行、遂得不與父相離、逸勢行到遠州坂築驛、病終于逆旅、女葬焉

孝女妙沖尼

盡哀、便葬驛下、廬墓前、日夜不去、乃落髮為尼、自名妙冲、為父誓念、晝夜苦至、行旅過者、為之流涕、此月有詔、追贈使歸葬屍於京、士妙冲自負柩還京、一時稱為孝女

〔孝子傳曰〕易以内健外順為君子之道、以内柔外健為小人之道、妙冲身居柔順之操、又有剛健之德、知君子之道乎、非乎、知何是妙冲剛健之德、曰、行其志也、威武不能屈、寒暑不能移、暴戾不能亂、至如千里遠從之勞、十年孫旅之窮、與夫廬墓負柩、豈皆弱骨纖形之所能任哉、妙冲處之裕如、其剛健可知矣、不亦希世之資賦夫、世男子不無外健而内大柔者、此是男中之少女子、而妙冲乃女中之大丈夫歟

夏六月美作國獻白龜○雹大如鴨卵○石見國甘露降

諸卿上表曰、謹案禮含文嘉云、内外之制各得其宜、則山澤出靈龜、瑞應圖云、王者和氣茂、則甘露降草木、食之令人壽、方今聖人啓祚、禎符

惟新合至治於太清之治周至徳於帝堯之德
不往朴羅之至誼嗇閑庭陳賀帝辭不受賀

冬十一月以惟仁親王為皇太子

按或曰。清和實錄云。今歳三月惟仁誕生。誕育僅九箇月而為太子。當此時第一皇子惟喬既四歳。皇位固其所也。然惟喬辭不為太子。使惟仁為太子享國者何乎。曰。惟仁乃染殿后所產而為攝政良房之外孫。以故惟喬雖具良房威權不如惟仁。縱使天皇欲以惟喬

為太子。惟喬亦望其位。豈竟得及乎。然釋師錄謂。二皇子爭儲位。帝令鬪藝。勝者得位。乃賭競馬相撲。時惟喬有右兵衛督那都羅。惟仁有少將善雄。那都羅身體膂力共過善雄。於是惟仁乞僧惠亮祈之。善雄得勝。惟仁即位。清和天皇是也。行長之記亦謂此事。相供難信。以角力競馬可定皇嗣。帝蓋初以惟喬為太子乎。以惟喬不為皇嗣者。畏憚良房不往其意也。或曰。惟喬所出之名虎。名虎即那都羅同

故古史謂與那都羅死。臣在惟仁不慶之前。亦可以疑。唯浮屠等說其祈禱。以欺惑於民間。傳訛于後世者歟。

四年夏四月改元為仁壽元年

詔曰。帝貴分輝。莫不改正朔。以乘風變徽章。以宣化者也。朕以不敏。謬奉鴻基。諒闇之禮已終。齋居雖有切。但逾年月。猶循舊不改。不率舊章。恐招新議。去年即位之初。獲得白龜。及甘露之瑞。雖朕之不德。推不敢而聽於公卿。告之宗廟。方今

鏡陽布德。萬物成文。遐邇顧眾感於往時。變年紀於今日。蒙民瑞感國。承甘露降。州木食之。令人其改嘉祥四年為仁壽元年。

秋八月河州獻嘉木一莖三穗。冬十一月行大嘗會。

仁壽二年春二月參議正四位下宮內卿滋野貞主卒。

貞主者右京人也。曾祖父大學頭兼博士楢原東人也。貞主身長六尺二寸。雅有度量。涯岸甚

経国集九巻　滋野貞主編

古今秘府略一千巻

高丘同二十年奉文章生試及第天長四年勅貞主集諸歴代之詩賦類経国集凡二十巻同八年又使貞主撰集古今文書貞主採其精粋撮大畧之凡一千巻名秘府略貞主初府吏多不良閲国内之要帯日甚上表曰夫太宰府者西極之大壌中国之領袖諸蕃之輻湊也国政有缺為即貳才良為監典承無其人選取諸官式部頃年以来絶而不行追獲飛讒臣聞惑心神罔措義略孤変恐嗟勝不及雑此乗請奪何倚其而臣子之理何不豫

憂臣不勝血誠伏願逆鱗云云今歳六十八貞主天性慈仁不傷人諳為人被寡恵故時人知其不知聞其死莫不流涕悲惜

〔按〕諫詩録議所上之表挙載貞主之忠曰因本宰府兼弊之事所上之表其全篇多難暁通者且不知所謂衆諸者何事然其曰閲之心神罔措曰臣子之理何不豫憂曰不勝血誠伏願逆鱗是等語皆見其出於衷云憂国之實心也宜編年之史不漏也夫貞主性

慧量然其数不息大同之朝奉文章生仁明帝在儲日遷東宮之学士且撰秘府略之時為撰主以與諸儒相議其亦業不疎浅者可観也材良且忠實可謂良臣也惜哉承和中所陳之便宜十四事史冊脱不傳且所撰之書籍皆湮滅不存今特表

○彗星現于西方○越前守正五位下藤高房卒

高房者参議藤縄三之子也身長六尺膂力過

人不拘細忌天長四年拝美濃介高房在于国威恵兼施故以豺賊不境入時一郡有陂堤防決壊不得蓄水高房欲修陂防国人曰陂渠有神不欲見水述之者死故前代国司懼不修高房曰苟利於民死而不恨遂駈民築堤漑灌流通神不敢害国人大賛嘆又席田郡有妖巫民被蠱其黨蔓衍自為一邑古来之郡司甚懼不能禁高房聞之単騎入部追捕其類一時皆罪後歴備後肥後越前等守所在大治今歳頃卒

小野篁

足利古来有学黌像聞大業始先生歌成国訓
推真備文為俊才敵馬卿雖往朝廷人不測時遊
冥府悟無生談王霄愛慶公求奉世皆知儒釆
若

篁　文政十一年戊子　九百七十七年忌

篁答
子子子子　子子子子　子子子子
歌字盡

皆卒。時年五十八

夏五月甘露降京師。冬十二月參議小野朝臣篁薨。

篁者參議正四位下岑守長子也。岑守弘仁之初爲陸奧守。篁隨父在於奧州。及歸本郎不事學業。嵯峨天皇聞之歎曰。既爲其人子。何還爲弓馬之士乎。篁慚悔始志學。奉文章生試。及第。先是白氏文集一部初傳于朝。藏在祕府。人未見之。嵯峨帝爲試篁之才。書中抜秡閉閣唯聞

朝暮鼓。登樓空望往來帆之句。密空字爲遥字。幸河陽館題一聯而示篁。篁曰。聖作甚秀。願改遥爲空。益恰好。帝驚然曰。此句汝得之歟。曰不知。帝曰。是白居易之吟也。本作空。今以遥字試之。可歎可歎。彌重篁之秀才。世人聞稱之。天長十年爲東宮學士。承和元年爲遣唐副使。同五年爭遣唐使船稱病不往。（事見承和五年。）六年以捍詔幷爲庶人。配流隱州。在路賦謫行吟七十韻。明年夏四月有詔歸京。八年秋九月叙本位（正五位下）。九年六月爲陸奧大守。（東州戎人皆畏小野氏。蓋先是岑守父子並任奧州。太守嘗撫其黨類者也。）秋八月入拜東宮學士。兼式部少輔。十二年春正月拔從四位下。十四年春正月爲參議。十五年兼信濃守。去歳春正月兼近江守。時篁病發不朝。帝深爲矜憐。數遣使賚賜錢穀。十月病未瘳。就家叙從三位。薨時年五十一。篁身長六尺二寸。家素清貧。然不求苟富。奉公清廉。所當皆施親友。造次不忘其親。常事母至孝。封文書和歌。數能書。其草隸文書傳遠。

歌詠時人稱天下無雙。〔伊津氏曰〕世之知參議者。多不過稱博識洽聞及詩文和歌之方。何其知之之淺乎。或詰余。余曰。日本地里志略載小野篁讀書於下野國足利。卿其處安先聖像教授者。祖續居之。五經正義并經論孟注疏等有之。余嘗聞之。略知參議之學之不止於記誦詞章。又讀文德實錄。審他孝狀。以見其踐履之實。具是本邦儒臣之傑者也。而師錬元亨釋書曰。篁不測人也。身在人間。神遊冥府。惡是何言也。

欲後儒入佛之妄說歟〔羅浮子曰〕足利學校世傳稱篁之所書居也後為學舍而居此者敎授年久其所記曰先生為其流風可以觀也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五經注疏以為足利學校什物余嘗得見其書亦可嘉焉釋師錬釋書有云篁不測之人也身在人間神遊冥府此何誣之甚哉後聞篁世儒有文名而引之推入于浮屠以為附會而誣之也而已

三年春二月治部少輔從五位下藤原關雄卒

關雄者刑部卿從三位眞夏第五子天長二年春舉文章生試及第少習文性好閑退常在東山舊居（今南禪寺之地是也）耽愛林泉時人呼為東山進士承和元年秋淳和天皇歎其才人語徵之關雄辭而不從遂應詔命而賜以優禮從事左右關雄能鼓琴天皇賜其秘譜由是雅調稍妙關雄亦能草書南池雲林兩院之壁皆今關雄書之也六年授從五位下去年為齋院長官以病辭退遂不被免而卒今年歲四十九〔林氏讀

陶弘景字通明永明中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辭官容之句曲山自號陶隱居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梁大同二年丙辰也仁壽三年至梁大同二年文政十一年戊子九百七十六年

曰〕陶通明固是眞隱也然不能不慕梁武之招呼是以有中山宰相之名關雄奉性登科而退居故有東山進士之稱其志益於戲身於雲林然不能辭斥九重之詔卒於位獨彼鼓琴調雅弄山水之操草書擬寫煙霞之勢則關雄之志願足矣

春皰瘡大發天下

先是天平九年及弘仁五年有此疫患其後此瘡未嘗發故以醫人多不知療法故夭死者甚

多无品親王（仁明帝八之子也）及從五位下和氣貞臣（仲世之第三之子也）等暴皰瘡之患卒

夏六月（四日）一品太宰帥葛原親王薨

親王者桓武天皇第三子也（母多治比眞宗也）平生少而惠了歷覽史傳凡在舊典莫不通練常以古今成敗為戒為人恭儉不傲於物故朝廷擧重之今歲年六十八

平家之祖也

秋七月賜薩州孝女福依賣爵二級

依賣者薩州民家之女也父母老无男子唯有

此女家又竊覺備力以養父母父有疾為之請藥凡二十年日夜辛勤容顔皆悴觀者靡不之憐父年八十母亦偕老依貴孝奉卒不衰且雖生長草野自然閑習儀進退出入莫不恭敬有所諮稟必正顔色不敢藝慢戲謔深為郷人所嘆異今達帝聽旌是即賜爵三級旌表其孝於門閭

秋八月從五位下百濟河成卒

河成本姓余後後改百濟長於武猛引強弓大

同三年為左近衛以善畫圖擧被召見所寫山水州木鳥自生先是河成在宮中令或人喚從者或人辭以未見顔色於是河成即取一紙圖其形體或人遂驗得李時年七十

○釋圓珍入唐（傳見宇多天皇寛平三年紀也）　今歳天下大疫

齊衡元年夏五月左大臣正二位源常薨

常者嵯峨帝之子也容儀閑雅為人深沈清泰言論和穆故自然才能之士推引而進讒佞之徒惡不親父皇愛寵殊他子矣天長五年[illegible]

月叙從四位七年夏兼尾張守叙從四位為兵部卿累遷經數官兼[illegible]三年轉右大臣叙正二位至是年四十二薨

秋七月備前國貢妖僧帝使之居神泉苑

備前國貢一僧謂有道不食有勅置神泉苑男女貴賤會觀者日有萬人之間傳天下呼為聖人人皆尊信時備後人見夜潛水飲食數斗米人未敢知僧一夜知屢有人窺之米一粟如截由是人恭知其詐欺見穢己及下悉扁[illegible]草備謂

之米粟聖人不異其奇識

論 佛氏貴慈悲忍辱佛氏禹兵死於救賤乎不可謂曰作奇技詐異以驚衆救兵惜武帝救不智也

二年春正月奥州夷賊起發近國之兵一千援其亂

陸奥國奏請加發援兵二千人勅曰夫邊要之寄寄在防禦[illegible]徵發[illegible]國遠[illegible]時陸[illegible]要人騷擾而多動辛苦遂[illegible]成怨嫌[illegible]

嘘凡用兵之道、不貴多、而貴其力、一以當千。宜使簡捷遊獵者一千人、和諧其心、精練其武、能守衞事、以備戰鬪、又知所護之由、要於飢困、故賜賑給穀一万斛、用其資糧。已上三

春二月長星見東。

夏五月地震東大寺大佛頭自落。○夏天下大旱。○秋九月詔諸州修造大佛像。

大納言藤良繩嗣之孫也及修其事、奏言、昔安去天平勝寶四年聖書勅、朕發大願、奉造盧舍那佛、廣及法界、爲智識、夫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勢者朕也、以此富勢造茲尊像、事也易成、心也難至、恐徒有勞人、如更有人願持一枝草一合土造像者、蒙聽、則道百姓、無命加諸者、即先皇帝以一切人衆欲共其福利、不專一己、而今大佛已破、修理所須、希及新造、佛所就、莊嚴佛事、修理器物、聚德勝新造爲用官物、以充給、恐乖弘濟之本、願望請命天下人、不論一文錢一合米、隨力多少、以得加進、帝可

比、奏勅許之、於是命諸國以未及輕貴等遣使運送。

三年春三月地數震。○秋七月權中納言從二位藤長良薨。

長良贈太政大臣冬嗣之長子、攝政基經之父也、志行高潔、寬仁有度、弘仁十三年爲內舍人、仁明天皇在儲宮時、春宮侍生、花時月夜、感痛射猶帝、等以交識之、恩然長良進從冠帶不敢和御、天長元年春叙從五位、累遷仁壽四年秋叙從二位、爲權中納言、今歲年五十五。

○房州雨黑灰委地三四許分。○冬十一月天皇新造殿於庭中祭天。

帝幸新成殿、自署嘉號、北面拜天、乃遣大納言良相、清原真人、菅原是善等、於河州交野郡柏原野設蘊、習礼祠官盛會。

冬十一月自美濃國獻白鹿。○冬十二月始用五紀暦經。

暦博士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呂奏曰、先是

元大衍暦經年久而今纔大唐開成四年大中三年兩年暦注月大小頗有相違覆審之處十五紀暦經造之業也依件經將章進部請之

天安元年夏四月始置江州相坂大石龍花二處之關（）京師大水（）夏六月對馬嶋大領卜部川知直浦主等起亂殺國司立野正岑

川知上縣郡擬主帳　浦主下縣郡擬大領也　率黨類二百許人圍守正七位正岑館射殺正岑及從者十人防人六人蓋是自太宰府遣兵更其亂

冬十月弘法贈大僧正

先是天皇詔以釋眞濟（俗姓紀氏）為僧正眞濟上表曰大僧都空海大法師眞濟之師也昔延暦年中渡海求法三密教門從此發揮諸宗之中無功可并者所願以僧正職將讓于先師而可其所請而以大僧正贈空海

（）右京太夫兼加賀守正四位下藤原衛卒

衛贈左大臣從二位内麻呂第十之子也二歲喪母比及五歲問母氏即世之早就寡慕感人

大臣甚奇之立為嫡嗣七歲遊学十八奉文章生試及科時人方之漢賈誼弘仁十四年為遠江守政貴寛靜百姓大嘉天長七年春為式部少輔見有不法必爭論之不避貴戚帝（莫敬甚衛也）甚器之十年春敘從四位下承和九年遷為太宰大貳上表固辭不許不得止赴任九國二嶋之民欣然今載年五十九

伊藤氏曰世間一二歲而喪其母者多矣微賤之兒遭此則衣食起臥都不如意故雖五六歲亦能知人之有母而

悲已之無母貴累之子百事如意故雖十歲亦多未有感念是理勢之必然也衛五歲門地最高保護豈有所闕哉乳母皆在而獨思其所生天性之孝德可以見矣按後漢汝郁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為託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憲衛之於七母豈不異於此乎夫孝者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孰一而百善至左丞相之立衛為嫡蓋有見於此矣

二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今月大雨洪水氾濫河流盈溢水勢滔滔平地浩浩為淵斷絶道路或川東抛川水入冷然院庭中加池左右京被水害流死者太衆矣

有慶雲呈瑞

時人謂此代旗雲

秋八月大赦罪人

詔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有歸惟恵是懐朕以寡薄忝臨大階恒以億兆為念而人庶俗

薄誠淺偽深故知方者尠趣辟者衆不能以仁義感涵秋肅日嚴於惟怯擧罪相係于國室可矜傷可大赦天下天安二年八月廿六日昧爽以前大辟已下無輕重咸從免除八虐故殺強竊之類不在赦限

天皇崩新成殿

時春秋三十二在位凡九年葬田邑山陵

經曰天皇初自登宸極垂心於政事性甚明…能知人奸專思天下昇平之化不好遊幸遊…

之事至于禁網漸密憲法頗峻天下以為明…聖體鬱病頻廢万機遺不長在位已短天之降命蓋有數歟

冬十二月皇太子即位

時太子年九歳本朝幼君即位之始也外祖良房為攝政藤氏攝政之濫觴也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十七　畢

佈下紀傳正直濟集空海詩文曰遍照發揮性靈集為序行于世序尾西山禅念沙門眞済撰集

讀性靈集本卷叙山澄法師求理趣釋經書

密祖詩文表性靈華人董熏德性摩澄桃海李無優劣不信求理趣釋經

文政十年丁亥八朔六十一翁竺傳所識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八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清和天皇

起清和天皇貞觀元年、盡同十八年、凡十八年

清和天皇、諱惟仁、文德帝第四子、母皇太后明子、藤良房女也

貞觀元年（唐宣宗大中十三年）春二月、授三輪明神正一位。

右大臣藤原良相建崇親院（九年見）○春

三月、遣勅使於宇佐八幡、告即位。○今歲八幡移山城男山。

其經營準[illegible]、時規山下有清流、號石清水。○或

世傳、釋行教、常崇宇佐神、今年詣豐之宇佐、

時神夢誨曰、汝迎我、我亦隨行、居王城側、當

護皇極、欲遷都山崎、其夜又夢、汝見我所居、依

覺便起、見東南男山鶴峯上、現大光、凌晨往、尤

麗賽靈區也、欲錄二事、表奏、於是帝詔、勅二部

建新宮於男山。

庚辰

二年春正月、大学博士春日雄継、授孝經於天皇。

按、夫孝、百行之本、萬善之源也。孔子

柿本紀僧正

據僧正於先師空海

有孝經、虞舜之聖、曾子之賢、其本是孝而已。

孝道大哉、王者帝主御宇内也、以孝父母

之意、推而至於愛民、務愛民之心、及物無四

海之廣、億兆之多、治之何難之有。孟子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

於掌。宋司馬公亦曰、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

先於孝。宜哉天皇讀書之始、以孝經也。

春二月、僧正太法師眞濟寂。

濟姓紀氏、父[illegible]正、正也、少年出家、宗本密道、爲

通外傳、從空海也（弘法）、受眞言、數有感、甚器重焉、授

兩部大法、爲傳法阿闍梨、時濟二十五歲。時人

奇之。濟入愛宕山高尾峯、不出二十年。光威天

皇聞其芸術、爲内供奉禪師、承和初、入唐、濟中

破船、濟駕片木、隨浪漂流者二十三日、同船者

三十餘人皆悉餓死、只濟及眞然二人、纔治南

嶋、人遥望海上、得濟然之二僧、嶋人哀恤得還

本朝。文德帝勅爲僧正、濟抗表讓先師空海、帝

義之、贈海以僧正（事見元年）、今歲逝、年六十[illegible]

鍾曰、世言眞濟惑色而成慝（俗[illegible]其濟是染殿后[illegible]）而處其色也而惑太狎是愛宕山太郎坊也者　惜哉濟之縱於斯乎。然而濟之才又黠奇貽祇於吾皇讓名於其師其瑣猥鄙也乎哉

秋九月畿內大風○閏十月以大月更爲小月

曆博士眞野麻呂等奏上曆日冬至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吾於經史有可進退之理乎宜議而奏之。文章博士菅原是善奏曰、謹案眞野麻呂所執以爲依日分小餘不足不得合朔議之曆術理

若當然但宋曆經註云月行有遲速曆則有六大六小以日行盈縮增損之云云　嘗案加時早晚隨其所延而進退之使不過六大六小其年月朔者有交加時正見者消息前後一兩月以定大小令虧在晦者以此言之既有進退之理而今當年曆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閏十月小然則以一小月爲大自得朔旦冬至夫朔旦冬至者曆數之所始帝王休祥所云避凶而在晦得不違吉以退朔昔唐太宗貞觀十四年有司

十一月朔得朔旦冬至太史令傅仁均以癸亥爲朔旦冬至而宣義郎李淳風案古曆分日以爲甲子宜在朔旦於是太宗詔公卿及諸有識由是國子祭酒孔穎達等十四人從淳風議有詔可之然至於後年不見晷耀之遷差知一日進退未足爲妨於是詔從是善等之議以閏十月小月爲大月宜詔百官及五畿七道云今年當有朔旦冬至而曆家猶依日分不足置於二日今禁之故實既有改定之理宜改閏小月爲大

即以十一月二日丁丑爲朔旦冬至

冬十一月朔群臣獻書賀朔旦冬至○詔赦天下之罪人

詔曰皇天無親以萬物爲親聖人無心以百姓爲耳目是以資生無涯不言之化充陛禁離不厭無爲之業長逸朕以眇眇之身託万民上涉道已淺果危懷但賴群公卿士盡力寅翼朕躬迺者公卿奏言今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將天紀終復始連珠貫五緯而懸甚合璧呈二十[illegible]

擲彰無理閑恒冀而必感軍兵朕之寡德何以致斯希肆思與天下共同休慶自貞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徒罪以下不論輕重咸從免除但八虐故殺謀殺強竊二盗私鑄錢常赦可不免及欠負官物之類不在赦限

辛巳

三年夏四月空中有聲如雷○夏六月始頒行長慶宣明暦經

陰陽頭暦博士眞野麻呂奏曰謹案豐御食炊屋姫天皇推古帝也十年十月百濟僧觀勒始貢暦

術而未行於世高天野原廣姫天皇持統帝也四年十二月有勅始用元嘉暦次用儀鳳暦高野姫天皇孝謙帝也天平寶字七年八月停儀鳳暦用開元大衍暦其後寶龜十一年遣唐使羽栗臣翼貢寶應五紀暦經曰大唐今停大衍暦唯用此經天應元年有勅令據彼經造暦日無人習學不得傳業猶用大衍暦已及百年眞野暦去齊衡三年申請用彼五紀暦朝庭議曰國家據大衍經造暦日尚矣去聖已遠義貴兩存宜暫相兼不得偏用貞觀元年勘渤海國大使烏孝愼新貢長慶宣明暦經云是大唐新用經也臣試加覆勘理當固然仍以彼新暦比校大衍五紀等兩經且察天文且參時候兩經之術漸以麁疎也令朔節氣既有差又勘大唐開成四年天平十二年等暦不復與彼新暦相違暦議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暦錯者方今大唐開元以來三改暦術本朝天平以降猶用一經靜言事理實不可然請停舊用新欽若天步

於是帝詔從之

壬午

四年夏四月詔諸卿令獻諫書

詔曰朕聞自古聖明之君以堯舜爲稱首然猶諫鼓謗木設之於朝又俾大禹率陶盡其讜訓蓋以萬機之塵非廣詢難以興功四海之尊無以成化也朕以童沖嗣守鴻基實賴賢輔之保化將以拱己而仰成然運接百代之叔末時遇萬邦之凋殘即位以還五年于茲徒聞府帑空盡經用不支貢賦逋懸吏人混毒未得所以

要術昔神農氏世衰天下判懸黄帝代以脩德而陛垂衣之化廢暴辛政亂百姓塗炭周興成康之時至刑措而不用是以古不常淳今不常薄唯在君臣善惡政教得失而已能群臣太小勠力順心務求政要匡弼朝家訓導黎民則國富刑清時和歳阜東戸季子代何遠之有兵宜參議已上各論時政之是非評世俗之得失盡利於國家者悉皆書以沃朕心勿為謙飾勿有隱諱

冬十二月右太臣良相献諫

規天皇詔問群情然諸卿恐諂越不献其諫於是良相上表曰中外之國小大之政所以治而不亂者唯以任得其人也脱非其人則雖有嚴法暴令然是為亂之階也終非為治之備矣故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書曰都在知人知之則哲能官人右太辨南淵朝臣年名山城守紀朝臣今守伊豫守豊前王太宰大貳藤原朝臣冬緒大和守弘宗王非無其才請令是等人同上意見帝應其諫重詔使南淵等献意見之疏

（藤井氏曰）太臣所以報國莫先於選賢設若無得賢才國其有善治哉故漢陳蕃挙徐穉姜肱袁閎李曇等曰善人天地紀治之所由也宜乎藤公無謝于此最為得太臣之體所薦之南淵等數人其賢亦可知矣

五年春正月大納言右大將源定卒

定者嵯峨帝之愛子也性温雅愛好音樂家庭常置鼓鍾退公之後必令挙而觀之今歳三十九贈一位

○大納言源弘卒

弘者嵯峨帝子定之兄也為性寛厚仁愛物通曉政體視事清潔常好讀経史善隷書兼好琴竹每退衙之間以琴書自娯今歳五十二

春二月大風壞民舍（）朝日失光月赤如丹（）詔諸州讀仁王經祈疫疾之災

詔諸州曰頃者陰陽寮勘奏今歳可有天行之疫饑修善可防將来加之春雨未遍氷泉涸之

愍民與歳急饑與食夫饑猶者饑仁與上之法
祝禱者大乘不二之德宜仰諸佛以安居中聽
説仁王経自朝到日及秋至心堅固專念轉讀
般若増神威於自在保護祐於冥助黎民無疫
癘之災殄功有豊穰之喜凡功徳之道誠信為
本勤勉盡慮必期靈應不得疎略

夏五月天寒降霜○始修八所御靈會

頃年疫大起人多死今春殊甚人皆謂御靈之
所為也於是於神泉苑修此會祭祟道天皇伊

豫親王藤原夫人吉子橘逸勢文室宮田麻呂
等之怨靈

夏六月北國大地震○冬十月詔春澄善繩撰仁
明帝紀

巻數者二十巻名續日本後紀

六年春正月朔天皇元服群臣拜賀

此時詔勸学院藤原氏兒童高四尺五寸以上
者十二人加冠

○延暦寺座主傳燈大法師圓仁寂

圓仁姓壬生氏下野國都賀郡人也性聰明雅
仁幼喪父九歳隨兄学経史然志慕釈理母見
兒擲覆付同郡大慈寺僧廣智焉（智者慈行 優婆塞廣智）
（菩薩初仁[illegible] 常平鑒真 真智見禪雲[illegible]）
歳十五登叡山從傳教大師而学教見其器宿
授止觀文義之旨顯無知下載経論之關鍵自
是以往叡之徒衆有講止觀者皆仁講授叡居
衛懸證承和二年至藤常嗣仁明帝之詔入
唐之時從大使常嗣入唐（承和二年具義）留学十年餘

承和十四年九月帰朝（唐大中元年也）表進所得經書
五百五十九巻及道具二十一種等仁明帝降
勅獎勵開講仁未席人四十餘登悉給衣粮仁寿
四年任延暦寺座主斉衡二年帝於冷泉院受
両部灌頂貞観元年上皇受菩薩戒今歳寂年
七十一平日所著之書金剛頂蘇悉地二経疏
卷十 顯揚大戒論八卷也同元年帝勅益慈覚
大師

春二月定僧位

法門國史所載僧位之制本有三階滿位法師
位大法師是也僧綱凡僧同授此階位號不分
尊卑無別識之物議實不可然故三階之外更
制法橋法眼法印等三階以為律師已上之位
以法印位為僧正階法眼位為僧都階法橋位
為律師階

○幸太政大臣良房之第

帝為觀櫻花幸良房之東京染殿第良房令伶
人奏樂使文人賦詩從御遊帝移自花亭御
射場帝御弓矢一發中鵠群臣稱賀親王以下
以次射時良房令播州刺史紀朝臣今守率郡
司百姓於東堀外令為耕耘之事備御覽欲是
使帝親知農民之有艱辛也

論食惟民天農惟為政之本故人君先識耕穡
之難遠察稼穡之勞不拒其冨家服靡濫之
衣掌疏糲之食崇節儉禁奢靡則賦斂貌薄
四境有豐年之喜而天下蒙撫育之化人不忘
不識耕勞恣奢侈任冨貴則國用不足而賦
歛繁諸役多而百姓不休海內離散嗚呼夫
王者莅朝聽政萬機千載也而其要在知民
艱禁徭役之饑寒而欲百姓之安泰也如
今天皇賦布帛耕稼之內不識民之苦難故
良房託耕田之禮使帝知農事欲不為帝之
者使是則周公恐成王之不知稼穡之艱難
而作書戒之同日之談也可謂良相也
天皇在位凡十八年知為君之道不驕暴奢
心專政治不為盤遊者皆蓋良房所致輔導
也

春三月彗星見東方○夏五月駿州富士山自燒

淺間大神大山燒方一二十許里光焰高二十許
丈有雷聲地震三度歷十余日火猶不滅焦岩崩
嶺沙石如雨煙雲鬱蒸人不得近大山西北
水海所燒巖石埋海中遠三十許里廣三四許
里火焰遂屬甲州燒碍開州本居埜上十餘鎮石
流埋八代郡水海水熱如湯魚鼈皆死

姓居宅與海共埋者數百家

七年春三月近江國節婦免戸內租賜位二階

近江國言伊香郡人石作部廣繼女生年十五始出嫁三十七失其夫常守墳墓哭不斷色專期同穴無心再嫁量其意操可謂節婦於是帝勅叙二階免戸內租即表貞心於門閭

秋八月賜豆米於太宰府掘對馬嶋銀穴

八年春二月詔定米穀之價

凡右京白米一斗外直錢四十文黑米二十文

春三月幸右大臣藤良相西京第觀櫻花

喚文人賦百花亭詩預席者四十人

後三月幸太政大臣東京染殿第○召進京城貧窮者於鴨河邊以新錢五萬文飯二千五百裹須給焉

○應天門火延燒棲鳳翔鸞兩樓

大納言伴宿祢善男右衛門佐伴宿祢中庸行火燒之事顯伺謀者五人罪當斬詔降一等處之遠流善男配伊豆中庸流隱岐相坐配流者八人

秋七月諡最澄傳教大師圓仁慈覺大師

本朝立大師之號之始也　[illegible]

秋九月從五位肥後守紀朝臣夏井配土佐

夏井者右京人四位下善岑第三子也夏井眉目秀朗身長六尺三寸性甚温仁雅有才思年十餘歳習圖書於常林少勝雄時少勝雄名圓善夏井翫二十三年爲起少勝雄於和初以善隷書侍讀於教文堂就小野篁受用筆之法皇

歎曰紀三郎可謂真書聖也　夏井於紀善岑之又子也故謂前

愍帝認微見有孝夏井天性聰敏臨事不滯以規諫事君天安二年八月夏井出爲讃岐守政化大行國民大安秩滿州府百姓相供請京師乞留夏井之歸京於是帝許守讃州二年於民放宮倉粟充賞於是新造本穀於國郡四十年及去吏民送別者甚多夏井之無所受未幾又拜肥後守其母聞之而哭人問其故答曰吾聞肥後風俗國守至清身必不全吾子其不以

乎不然一歳夏井之異母弟紀豊城與善男相結焼應天門夏井以爲豊城之兄轉相縁坐被處遠流夏井聞使出境肥後民遮路悲哭如喪考妣向土佐路過讃岐境百姓男女老少皆拜其室逢迎道路數十里之間哭色相接在于配所數年母亡夏井至孝廬墓過禮建立州堂安置骸骨奉影之禮無異生時於州堂前毎日讀大般若經五十卷終三年喪　孝子傳曰讃岐大守政績有聲邑民懷其惠母哭歿淸孝奉旅厚喪

禮致誠遊骸往堂猶如事生又曰夏井非究心一時稱賢居喪毎日讀般若經何也曰當世儒教衰墜雖非釋門亦率以讀其書修其法爲廬孰夏井盡術聘俗乎實信其經而然乎抑與宋尹彥明以其母所訓日誦金剛經之事有相近者乎今不可當之也如是三者雖不同亦皆未視有害於孝

九年秋七月權僧正法師壹演寂

壹演姓大中臣氏洛人父備前判吏治知也延拖懸師藥師寺投明出家承和二年受具足戒常持金剛般若演居止不定或宿市鄽或住本邊在河内建一寺朝廷賜額爲相應寺又建感應寺貞觀七年權僧正今歳卒七十五益慈濟

秋九月太白經天○冬十月右大臣從二位藤原良相薨

良相左大臣冬嗣第五子良房弟也童稚有遠識弱冠游大学承和元年擢陪侍往往遷昇至

右大臣性慈仁輕財重法常延文学士恵寒苦人嘗良相勧学院南建延命院収養藤氏無家產者又東京別業置崇親院保育族女寡窮者二千字割自之封戸納莊田今歳五十五歳遺令薄葬天皇甚悼惜其死不視事二日贈正一位

十年冬十一月彗星見○閏十二月左太臣正二位源信薨

信嵯峨帝之子源氏第一郎也性強雅風尚不

性好讀書傳兼鳥竹織又工圖畫丹青之妙馬形駭真父里親教習吹笛數琴事弾琵琶彼思之所深究其微旨至騎馬射獵無不習達天長二年叙從四位遷從三位左大臣正二位今歲齡五十九道命遠矣明年追贈正一位

十一年夏四月詔大江音人菅原是善等撰貞觀格十二卷

至十撰成序以獻之其略曰律曰斷罪須引律令格式正文舍曰犯罪未斷前次逢格改者從輕則

格者存令之條流政教之規範君與百姓共之者也君不可失之於上臣不可違之於下所言而千里斯應舍和而萬類曲成時陰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我國家遐迹承德天下無虞風教大同車書共道而未能發符複令紀與事於群情設象除刑然不光於此庭故卿昔弘仁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施行格十卷此乃公卿百官奉詔簡舊史之凡要抄新制之大綱兼民蠹而分規量時宜而立範不刊之典實

行時乃仍舊之閱禁許籍在星上不出戶而決天下不因教而成物情以為虞夏共有其國刑措斯殊秦漢不亦其民殆表一化俗也本理有問然從取義於隨時匪我類於損益如今時歷五代年及六旬文質暗遷沿革自至宜州盡於臺閣文案溢於府庫存所以法止滋州令除聚煩凡格者貴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故斷其繁冗之文增其新徵之典蕭官分類先勒後符觀皆據古之舊撰非為今之新意唯一部

之內事有兩存節遮重舉不以為例即將內外爪奏新定內外官交替式所載數年承復往之諸例不煩取載臣等筆非明于述故博於前賢議令之必行禁之必止冀一人而海內歡悦一人而天下懼盡因詔撰貞觀格十卷

夏五月奥州大地震死者一千餘人〇夏六月新羅寇豐州

新羅之海賊乘艦二艘來博多津掠奪豐前國年貢絹綿即時逃竄發兵追逐不獲賊

秋七月肥州大水

肥後国大風雨官舎民居顛倒者多人畜溺死不可勝計潮水漲溢漂没六郡水退之後捜漉官物十二失五六焉自海至山其間田園数百里変而為滄海

○自備州献一茎十九穂之禾○冬十二月外寇数侵鎮西遣太宰少弐坂上瀧守於太宰府警固

新羅之海賊又掠奪貢綿又有大鳥集太宰府庁事并兵庫上陰陽寮奏言当有隣境兵寇於

是帝勅曰鎮西者是朕之外朝也千里分府一方寄重況復隣国接壌寄常匪類今聞大鳥示怪亀筮告寇警急之備豈合曹漫哉宜令瀧守

朔当警固之事瀧守奏曰所以置選士設兵胄

者本為備警急謂不虞也無備警是隣国窺𨷻

之候警固武備之要而数与夷俘相去二駅

兵出不意倉卒難備請移置統領一人選士四

十人甲胄四十具於鴻臚館許之複選士守之

今歳遷祇園於山城国愛宕郡

准三宮之始

十二年冬十二月若州孝子丹生弘吉賜位二階

弘吉遠敷郡人也幼喪父独与母居色養无所不至出門必告父墓歎泣流涕数歳而去其田毎歳不為水旱風蝗所傷郷里以為孝感之所致

奏聞勅叙位二階

十三年春二月天皇御紫宸殿聴政事

初仁明帝在位之時毎日御紫宸殿視政事至文徳帝絶焉是帝又是日初聴政復旧規人皆慶之

○賜爵禄於羽州之節婦壬刀自

壬刀自者羽州田川郡人也夫死之後不改其操廬於墓側常念仏理守節不渝達帝聞於是詔叙位二階免房内租表其節於門閭

夏四月以太政大臣良房加食禄賜随身兵仗准三宮

准三宮始於此良房上表固辞数殺帝猶不許

秋八月詔撰貞観式

預撰人右大臣藤原氏宗左大弁大江音人式部

辭官歸是善近江守南淵朝臣年名下野守紀
朝臣安雄等都八人也

○九月五條后藤順子崩

順子者相國冬嗣之女仁明帝之后文德帝之
母也后爲人雅性和專有容色文德崩不堪哀
慟遂爲尼請東大寺戒壇諸僧於五條宮受大
乘戒請延曆寺座主圓仁受菩薩戒后具圓頓
則儀后捨所居宅爲寺建立精舍號曰安祥寺

冬十二月渤海國使者楊成規等著岸加賀國

從者凡百餘人帝以少外記菅道真等存問渤
海客使

今歲冬寒木氷

十四年夏五月渤海大使楊成規入京師奉表

成規入帝城辰請朝廷獻大蟲皮七張豹皮六
張熊皮七張蜜五斛獻帝命少外記道真
都言道左大辨大江音人爲伴接使
在原業平等勞渤海之使而後賜答書授成規
等歸國

忠仁公
文政四年
己
九二五十年
冬嗣　閑院大臣
良房　忠仁公
基經　昭宣公
忠平　貞信公
小一條關白

秋九月大政大臣從一位藤良房薨

時六十九贈正一位封美濃公諡忠仁公

十五年春正月朔日蝕○夏五月雨雹

人如雞子　○大織冠鎌足（淡海公）— 房前公 — 眞楯 — 內麿 — 冬嗣 — 長良 — 良房

冬十二月惟喬親王薨

惟喬者文德帝第一皇子也帝欲爲皇太子然帝
四惟仁以忠仁公爲其外祖故立爲皇太子於
是惟喬閑居于洛外山崎水無瀨宮吟詩詠歌
以自遣既惟喬落髮居于比叡山麓小野時人

號小野宮在原業平（備前元慶四年卒也）紀有常等時訪
其寓棲詠歌今歲卒時二十六歲　本朝通史曰
惟喬之遁也有出於不得已者焉文德帝之寵
子而皇位歸惟仁擁母爲命角力定嗣世之謬
說也惟喬暫遊山水賦詠吟哦不知乘化樂
天也意不通而立異是則多之尤不嫌哉

今歲大年詔止諸卿減祿之政

頃歲依旱雨年饑民庶困收藏故諸王太后減
封群臣上表請減祿賑窮今歲年豐無旱雨之

於是帝詔諸卿曰、夫先王之為政也、見於急務、於幾年施節用、無節不可以示教、數數復當不復難可以贍、本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坊封及服用五位以上封祿、諸王季祿、等巷年節料等之數、自今以後、仍舊莫減、唯至朕躬、被服費、兼竟、今舊宗、堅欄欲美味、徵佐植摘、而今恨其珍羅以群葉色器、乘府藏之所能、堅厚空之又豈一秋之所能給乎、故朕身御常膳、七百為衆、稱教或加斯哉、雅侍之類、尚如前令、更不加進、善造遠近

不非朕行、

十六年春三月建貞觀寺

以律師道昌為導師、以太僧都眞雅為咒願、延請宗宿德僧百人、以備梵儀、藤萃贊唄散華灌頂等之儀、太人目親王公卿百官悉集、事畢之後、賜物於導師以下百口之僧

○太宰府雨砂

宰府奏曰、今月四日夜雷電霹靂、響通宵、震動、雨天氣晝晴、夜雨砂色如黒、後月不止、須臾

之厚或可一寸、比及一時朝、砂變成雨、未審為穀稼、河水如砂、為流溢、事異之者無數、人民有饑、食水魚蟲爽死或瘦

夏四月白虹貫日　○秋七月天皇御紫宸殿、引明經博士等令論經義　○秋八月京師大風大水

今月二十四日、大風雨、折樹發屋、紫宸殿前櫻、東宮紅梅、侍從局大梨等樹木有名皆吹倒、人民居屋倒、有損葬之京邑泉水暴長七八尺、水流迅激、直鴨河下、太小橋梁無有孑遺、朱雀

大路豐財坂門側、東西河流汎溢、漂蕩百姓及牛馬、溺死者不知其數、畿內諸國四道、二十餘家山崩、獨南四十餘家為泥流

十七年春正月冷泉院災

九八日夜、冷泉院火延燒舍五十餘宇、秘閣收藏圖書文書為灰燼、自餘財寶無有孑遺、唯所殘御願書寫一切經、因衆救得全存、至明日火猶未滅、於是勅發四方人、有功者以布賜之、太原雄風麻呂拒火燒死

秦始皇六世孫
功満王之子
融通王
昌及秋篠之
苗裔也
密宗七祖両
葛野郡嵯峨
智福山法輪
寺開山
貞観十七年二
二月九日寂於
本覚寺別室
文化十四年丁丑
九百四十三年

春二月僧都法眼和尚道昌卒。空海之弟子

昌姓秦氏、讃州香河人、幼出家、年十三謁弘仁九
年旅東本寺空異足祇、天長七年帝召昌問曰、
於尼寺犯者與臣何異。昌曰、王之臣、猶尼之侍
臣。皆寒心者又然。昌曰、尼氏、鉄钳者割耕
数十、以為帝之一勝、或山沢鳥獣之一勝、所殺
者多、臣不然、山海有業、弋釣不縦、猟有所護、資
口腹、其猟殺鳥少、豈不勝乎。帝甚其奏、詔唐供
去歳擢僧都、今歳寂、寿七十八。昌録法等五百七十二座　三代実録七七載傳

夏四月白虹見東北。○天皇讀五經史記群書治要。○秋七月大風壊廬舎。○秋八月神祇伯美濃守藤原良近卒。

良近、太宰三千位吉野之第四子也、容儀可観、風
望清美、無守有以政理見称、為人膂力無比、
嘗良近辭乗車而行、戯謂同車者曰、吾欲令此
牛不行、乃以手挟車床、閉氣堅坐不動、牛展四
足而不前、其膂力過人如此、卒年七十、有年質

十八年春二月以嵯峨院為大覚寺

院、太上皇於卜開之地也、昇遐之後、歳月既深、階
庭不掃、草樹亦繁、於是淳和太后請以為寺、號
大覚寺。

夏四月大極殿災。

十日之夜、大極殿災、延焼小安殿蒼龍白虎両
楼延休堂及北門北東西廊百餘間、数日乃滅。
於是帝詔明經紀傳博士等曰、大極殿災、皇帝
廃朝以不及群臣、既如何。太学博士善淵広
岑小野篁臣菅野等奏曰、禮記檀弓曰、有焚其

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左
氏傳曰、鄭伯、十八年五月宋衞陳鄭災、三日哭、國
不市、欲此言之、不必火災、今火災三日哭、是憂歳太
史巷裁之意也、既曰三日哭、何拘在正寝廃政、
又春秋之義、国有災異、則君親素衣縞冠、帥群
臣而哭、然則公卿従事、還而可知、大学頭巨勢
文雄、文章博士都良香奏曰、春秋穀梁傳、新宮
災三日哭、新宮何、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
也、又漢武帝建元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

服五日昭帝元鳳四年五月孝文廟正殿火帝及群臣皆素服按此等文國廟火災必有素服盡禮哀也至如宮殿之災無有變服癈朝之文但春秋昭十八年左氏傳曰五月宋衛陳鄭皆火三日哭國不市景光曰按文條御廡災素服避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哭謹案古之諸侯有如此之災者或有變服致哭之義今折中而議之宜三日廢朝皇帝群臣不變常服焉要職之意從文條永爲之識

秋九月肥州獻白龜群臣賀帝辭不受其賀

公卿抗表慶賀言伏見參議太宰權帥三位在魚析年奏言肥後國合志郡本領日下部廣主獻龜白龜二神方驗化出沙有時物乃爲嘏不秀而獲靈臣禀而憂何忝帝德而辭賀帝勅答曰辭上表見有賀瑞之詞朕以爲嶽瀆之降必應盛德方今運乖光華國多災異水府使孰爲表哉朕不德寡昧孝合辯瑞自驗白蔡之貲宥而深疑是青道之遊無心而出何倫天然以

己宋許遂不受

冬十一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

此歲災異仍見而以年饑詔讓位於皇太子時天皇二十六太子時八歲右大臣藤基經保輔幼主行天子之政如忠仁公之故事

冬十二月上清和天皇尊號爲太上天皇

本朝通紀前編卷十八終

山邊赤人

田子浦頭一望中富山白雪玉玲瓏樂天縱賞爐峯色高興爭如歌國風

紀貫之

吾道一而以貫之和歌玄旨奧難窺細論六義古今集三七代中精撰奇

文政十一年戊子七月

是丸叟

桓武天皇
- 平城天皇
  - 阿保親王
    - 大江音人
      - 大江千里
      - 大江千古
    - 在原行平
    - 在原守平
    - 在原業平
    - 在原仲平
- 伊登内親王

陽成天皇　特全十歲　貞觀十年戊子生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十九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陽成天皇元慶元年、盡宇多天皇寛平九年、凡二十一年

人皇第五十七　陽成天皇

諱貞明、清和第一子也、女皇太后高子、號二條后、藤原基經之妹也

丁酉　元慶元年　唐僖宗乾符四年　春正月天皇即位○夏六月大旱祈雨於諸社○冬十一月左衛門督大江音人卒

音人者平城帝之曾孫而阿保親王之孫也、幼頴悟長博學、有才、侍讀清和帝、嘗奉勅撰群要覽四十卷、弘帝紀三十卷、又奉勅與參議菅原是善相與撰定貞觀格式、上表及辨式序皆音人之辭也

冬十二月僧正遍照建山科元慶寺

戊戌　二年春二月使善淵朝臣愛成始讀日本紀○夏四月夷賊大起侵掠和田城邊

夷賊大起燒秋田城、出羽國司藤原興世使[illegible]百防之、興世之兵戰不利、大敗散、興世飛驛告京師、帝勅募奥羽之兵與賊戰數度、官軍不利、賊尚乘勝掠各群縣

夏六月以小野春風爲鎮守府將軍、遣奥州催兵、遣藤原保則於出羽募兵

興世又奏曰、小野春泉文室有房等在秋田、営遣羽州最上郡大領伴貞道俘魁玉作宇奈麿呂將官軍五百六十人候賊、賊類形勢略過賊、合戰、官軍不利、貞道中流矢而死、明日又與凶徒接戰、殺賊五十二人、生捕七人、瘡者三十人、燒賊廬舍十二、然官軍戰死并被瘡者二十一人、官軍力疲、矢種亦盡、因引兵還營、賊徒發戒侵淩不息、有房等率五千餘人進至秋田舊城、時賊出不意、官軍力戰、有房昧死而戰、殺賊數人、時賊矢中有房脚、有房被瘡不能拒戰、且無援兵、故大敗績、而甲冑三百領、米糒七百石、駿馬一千五百疋爲賊所取、於是帝勅以春風爲鎮守府將軍、催奥州之兵、遣藤原保則於出羽募近國之兵

〔　〕藤原保則在羽州、遣文室有房・清原令望・南淵秋郷、撃秋田賊、焼賊地十二村。

保則到国、察問前之行事、遣有房左衛門権少尉清原令望、上野押領使南淵秋郷等、率上野兵六百餘、屯秋田河南、拒賊於河北、焼秋田城下賊地十二村、賊党失利退、然賊猶布蒲津軽之地。

秋八月、東賊大挙帰降官軍。

令月二十九日、遣賊三百餘人、来官兵麾下、見官人乞降、於是有房及左馬権大允藤原滋実二人、単騎直到賊営、賊叩頭乞降、有房等撫恤其降、至千狀日、陸奥権介大上好蔭率二千人、建旗幟鼓躁威賊虜、小野春風帥四百七十八人、悉著秋田営以北、奉詔教喩賊類、自是乞降賊相継不絶。

秋九月、關東諸州大地震。

冬十二月、東賊献所掠取之甲冑、降奥羽之地悉定。

勅、山徒悉雖降、諸残党猶満国内、至于此出悔反逆之過、詣秋田地、献所掠奪之甲二十二領曰、所収之甲冑、其数不少、然任己任心、皆悉截破、一無全者、加之賊類或入奥地、所居隔遠、其所遺甲冑、捜索追進、於是令望・滋實相議曰、今乞降之賊二千百人、所進之甲冑二十有餘、官甲已少、野心難測、疑是矯飾、須得後進、春風之曰、春風自入賊地、具知逆類悔過之心、今亦蒙犯霜雪乞降、懇切若懐疑慮、抑而不納、猶恐遠

就勞、非所以楽成、保則亦言、雖令望之議已済其理、而春風之誅、非無便宜、殊加慰納、緩其誅、至是夷長百三十人、率種類三千人、詣城下、有房及令望・滋實等労饗焉、於是夷賊悉降、歴奥羽之地平均。

春二月、文章博士従五位下都朝臣良香卒。

良香者崇神帝裔、桑原腹赤之子也、初名言道、以善詩賦為世被推挙、仕于朝、到文章博士越前権介、菅相公就良香学詩文、世傳良香嘗栄

一行正月廿八日

文政十二年己丑

九百五十年

月過羅城門得一聯吟曰氣霽風梳新柳髮氷消波洗舊苔鬚門邊有聲歎曰特妙也又良香遊江州竹生嶋偶吟一句曰三千世界眼中盡未得其對偶吟按之久島神題聲曰十二因緣心裏空世人傳其文章之妙動鬼神今歳卒平著所著有都氏文集

羅浮子曰三代實錄曰元慶三年二月良香卒云云按元亨釋書良香者京兆人也文才冠世仕到著作郎菅丞相又良香之諸生也菅公階爵日加良香不及怒棄官

入山修鍊不知所終後百餘年或見大峯山窟中顏色不衰云余家有都氏文集不全然讀之則博合可以見高識是本朝之儒者也託之神仙者後人之妄說或遂怒於菅相亦誣矣

夏六月賜官位所預眞狗之役諸卿賞戰功

秋八月以僧偏照爲權僧正

四年夏五月右近衛中將在原業平卒

業平者阿保親王第五之子正三位行中納言行平之弟也其幼時號男陀羅丸初阿保親王娶桓武天皇女伊登內親王生業平天長三年親王上表曰無品高岳親王之男女先停王號賜朝臣姓臣之子息未預改姓既爲昆弟之子寧異齒列之差於是詔仲平行平守平等賜姓於在原朝臣業平體貌閑麗稱爲天下之美男好和歌耽女色豪蕩情性縱然以好倭歌且容貌之閑都爲世被重貞觀四年授從五位上同五年拜左兵衛佐數年遷左近衛權少將尋遷右馬頭累加至從四位下元慶四年遷爲右近

衛中將以在原氏之五男時人呼之謂在五中將明年兼相模權守後遷兼美濃權守今年卒歳五十八初業平娶紀有常之女爲妻年久而情弛志馳後通河州之一美婦然紀氏女更數積不衰前自嫉妒之不形動靜業平卻疑紀氏之貳其擬潛居[illegible]中窺其妻之狀息時月白風清紀氏獨對孤燈彈琴發到于中夜猶未寐將詠風吹白浪倭歌思業平踰龍田山獨行業平聞之良生[illegible]念尚窺見之則女手悲歎而臥擣盛水於銅[illegible]

江師曰、中宗、十三家切韻為一家、任東宮切韻、為業、文字集略、田氏字苑、桂苑、未央叢抄、考正等、關白職之始

置驗而冷之、怪而見之則皆忽為鳥飛、其息
溢問如斯、業平太衰疲過而未行、未歸證世人
傳稱紀氏女賢其他業平引女千不他歸不退
勝數時人戯呼謂陰陽神○又曰、業平一旦入
吉野川上而不知所終

秋八月参議菅原是善卒

是善者古人孫 古人持見 忠元年也 稱清公子菅相公之
父也、勤清公俸多闕、在臥仁不長除與清原
事人及諸博士等刪律令而作義解、是善能摘
家業仁明帝承和十二年為文章博士、侍讀清
和帝講孝經論語經史及郡書治要等、帝崩、善
通之授參儀四位下、爲補磨守、今年卒、平常所
著之書在宮[illegible]二十卷、録勝輪律十卷、集讀
律詩十卷、會分類集七十卷、家集十卷

冬十一月罷右大臣基經之摂政為關白

本朝關白之號始於此也

冬十二月以基經為太政大臣○太上天皇崩於
圓覺寺

皇性寬明仁恕温和、慈愛也、好讀書傳、消思釋
教、意切經行、遂讓位於皇太子、寄事頭陀、歷覽
名山佛壇、臨於崩、遺詔停人素服挙哀之禮、春秋
時三十一歳

六年春正月天皇元服基經為加冠○冬十一月
渤海國大使裴頲等一百五人着岸賀州

七年夏四月大使裴頲入京師

裴頲等入京師、館鴻臚館、帝使菅原道真勞饗
大使、時道真為文章博士、以有文才、權治部
大輔、勅裴頲等、裴頲有文才、故與道真為
詩之贈答、五月裴頲入朝、献表及信物、帝御豊樂殿
賜宴、親王已下參議會其式、盛禮也、帝又御武
德殿、喚渤海客使觀騎射、翌朝集堂、賜饗、太臣
以下就東堂座、四五位已上有容儀者侍堂上、與
藤原良積引客就西堂座、供食、勅所定供奉之
以有儀負當此選、裴頲欲贈送詩章於良積、急索筆硯
時良積不閑文章、起座而出、頲随止矣

○裴頲歸國

使左馬助藤恒興、賜御衣一襲

冬十一月天皇弄詔獄

帝素愛好在馬於禁中閑處秘而令飼以小野清和善以養馬被寵紀正直以好道術為昵近清和所行甚不法也自是朝儀悉廢太政大臣聞之遽入内裏驅逐清和及庸猥輩其後天皇有犯病或令猿與犬相闘或殺蛙令蛇呑之或殺不辜者有斃其惡者拔寶劔追奔之其行都

帝業基經等屢諫不聽

八年春二月天皇讓位

時天皇惡行彌甚基經入闕潛窺之時天皇使官人登樹上自下突墜之而笑樂基經大驚速謀諸帝入陽成院禁錮不出乃奉太上天皇之尊號天皇時十七歲以仁明帝之子時康即位自是基經倍振權勢矣初時康為親王之時渤海之使者來朝望見親王在諸王中并起謂所親之者曰今子有至貴之相其登天位必矣果如大使之言

光孝天皇

人皇第五十八

諱時康仁明帝第三子也母皇太后澤子贈太政大臣總繼女也

行平上表時年六十八

天皇始讀文選

春二月天皇即位○春三月以中納言在原行平為兼民部卿

行平上表曰奉今月九日詔書以臣兼民部卿臣謹思惟冬日職切春木三省而難一身無厝臣謹撫介民積益倉庫虛費繁閭吏之常憂役閑有司之明察故所経任外職者皆是諳通政事擴踏吏途余曰之客具嚮所為而已臣累佩銀魚久忝府素藏期帯宵已無才智而施空中丹心唯有老病之相追上長玄鑒下愧蒼生伏願

陛下曲廻聖恩辭臣行職勿俾微臣為天工之曠謹以聞帝不許

夏四月天皇始讀文選○賜貞純親王源姓○秋七月小星四方流散隕墜如雨○秋八月帝出紫宸殿使明經博士等論五經

仁和元年春正月勅以攝津國為奈野賜太政大臣基經為遊獵之地

秋八月薩摩國降砂石

今月十一日震聲如雷燒炎甚熾雨砂滿地云云

而猶夜十二日自辰至子雷電砂降不止砂石積地一尺餘田野埋瘞人民驚動

冬十二月延僧正遍照於仁壽殿賀七十算○賀基經之五十算○加州之節婦今古授位二階

今古者加州加賀郡大野郷人也年十三嫁加賀權掾大神高氏經二十餘年高各卒今古廬于墳側歷年不去哭泣声日夜不斷於是勅授位二階免戸内田租表其門閭以旌貞節

二年春正月太政大臣基經子時平元服

時平時十六於仁壽殿元服天皇親加冠

秋八月釋奠

祀畢基經入廳拜文宣王影公卿大夫畢會令明經博士講論周易文章生等賦詩

○帝幸神泉苑放鷹鶻池鳥

帝好遊獵或幸芹川至野口放鷹鶻擊野禽或幸神泉苑觀魚放鷹隼令擊水鳥

三年春正月陸奥出羽按察使在原行平上表辭職不許○有鳥數萬飛鳴太極殿上○夏五月以山城國乙訓郡大原野爲太上天皇遊獵之地○秋七月於仁壽殿南殿之間獲白龜詔放神泉苑○天下大地震○秋八月有羽蟻出大藏正藏院群飛竟天屬于松尾其氣如虹○冬十二月大風拔樹倒民家○天皇病讓位於皇太子○天皇崩

時春秋五十八在位三年

人皇第五十九

宇多天皇

諱定省光孝帝第三子也母皇后班子女王二品式部卿仲野親王之女也

四年夏四月讃州大旱國司菅原道真祈雨於城山神○秋八月造仁和寺

號御室門跡之始也高野眞然爲導師

秋九月命畫工巨勢金岡圖文人之像於皇居南廂東西障子

金岡中納言巨勢野足之子也仕清和陽成光孝當今之四朝官至大納言天性巧畫主於是帝詔時平等擇歷代鴻儒碩士詩文者使金岡畫其像於皇居南廂障子○或傳金岡嘗所畫仁和寺之馬每夜出于近境田間食稻苗里人怒穿兩眼依之而止或又曰金岡嘗爲太墨之山

其書十五詳分逮述

寛平元年春正月元日始行四方拜禮〇夏五月賜高望王平姓

高望王者桓武帝之曾孫葛原親王之孫高見王之子也清盛北條等之祖也

夏六月霖雨洪水

依霖雨洪水秋稼不登人多餓死

冬十月陽成太上皇復發病

上皇又病発以琴絃縛宮女以漬池水中親馳馬追人或捉入官人之宅賊害人京人悉恐懼焉

冬十一月始行賀茂之臨時祭

二年春正月始献七種粥〇僧正遍昭寂

遍昭俗名良峯宗貞仕於仁明帝甚被寵遇至帝之崩不堪哀慕登叡山剃髮於慈覺之室受具台密又受三部灌頂於圓珍元慶三年叙僧正仁和二年賜百戸又爲元慶寺座主今歳寂年七十四世所謂花山僧正遍昭是也

三年春正月太政太臣藤原基經薨時年五十六帝甚悼惜焉贈正一位封越前公諡昭宣公

冬十月三井寺開山智證大師寂

智證字圓珍讃州之人姓和氏空海之姪也生形嶷化兩眼重瞳性警敏雖幼有老成之量十歳能讀論語毛詩文選等十四歳離家入洛十五師事延暦寺義真義真常喜其才天長十年試毗盧舍那經中甲第受菩薩戒爲大僧時珍十九歳承和十四年預大極殿齋會時與南京明詮決擇大義詮相宗之義虎也

詮初在元興寺学相宗恰下散不通佛理忘抱屈将出他之過而降聽殿陛且蠲溜皆其所習溜意覺日至柔窮至堅漸措之爲也我雖昏愚豈可息乎便選房爲所業於是振其名南方得高譽天下

珍問難激揚詮呑對拙洟言理共屈自是珍之名播朝野仁壽三年乘商船入唐經歷天台開元等之諸山受智者之傳法在唐六年書寫經書三百巻天安二年歸朝貞觀十年爲延暦寺座主寛平四年任僧都今年卒歳七十八賜諡智證

師珍物自驅鳥至城埤涉獵經傳游泳禪觀下急當修習之時雖微賤無假寐歸八十年目聰明食啖之物不擇積魔其弟子受阿闍梨位者一百餘人手剃髮爲僧者五百餘人

今年紀長谷雄始講漢書於朝庭

長谷雄字寛 紀寛一人 初年十八頗知屬文雖列都良香之門人未及知其名一日諸生集會賦幽人釣春水之詩時良香擢長谷雄之詩曰織韻之間甚得風骨諸生皆驚伏此一言漸長谷雄

增聲價其後長谷雄侍內宴賦草樹迎春詩曰庭增氣色晴沙碧林變容輝宿雪紅時道眞見其詩執其手曰元白再生恐難及乎於是人皆知長谷雄之老詩賦

四年春正月朔日蝕（○）夏五月道眞奉勅撰類聚國史

編卷部二百卷自日本紀至三代實錄部類

今歲道勅書於渤海國

五年秋七月中納言在原行平卒

行平弘仁八年丁酉生寛平五年癸丑七月薨年七十七文政十年丁亥九百三十五年

行平平城帝之孫阿保親王之子也好和歌通吏務歷事數朝至於中納言今歲七十七

（按）行平嘗在罪左遷須磨浦在眼所三年徒然遣日之餘乘暇於松風村雨之二海女戲浴之或又遣逸繪嶋感嘆詠永之女詠歌之事野史俗紀載恥々然三代實錄及行平上表等未嘗言左遷故其優蹟不足牧挙除以誰傳考或傳行平左遷在仁和三年夫按仁和實錄許行平之奥羽按察使仁和二年也此

正說又明矣

六年秋九月新羅人寇對馬

新羅賊船五十餘艘至于對馬島由是筑前守丈室善友將兵至於對馬討殺三百餘人集取其船及武具等其賊大敗歸矣

冬十二月渤海使裴文籍再來朝

文籍乃裴頲也於鴻臚館有迎接文籍初元慶四年來朝諸儒往鴻臚館見之裴曰一時文籍見道眞所作詩幕曰風製似白樂天道○其閒

悦之其後道眞文才日進月明也至于撰文藉又見其詩益稱嘆

七年秋八月左大臣源融薨

融者嵯峨帝之子也性好遊樂愛由奥島數草花樹木當庭形模陸奥之鹽竈造六條河原院於其傍巨穿池沼令人民運潮水於尼崎浦毎日焼鹽眺望以爲觀樂矣亦建栖霞觀於西戟事執長今歳薨歳七十三

八年春幸雲林院始有子日宴○秋九月二條后廢位

后清和帝后陽成帝母也后密與東光寺僧善祐相通既而覺由是流善祐於伊豆皇后廢位時皇后年五十五

廢二條后　東光寺善祐　延喜十年崩年　二條后年年六十九　后承和九年生　貞觀十年戊子陽成帝生　后時年廿七

九年夏六月右大臣源能有薨

能有者文徳天皇之皇子清和帝之弟也好學通政務達弓馬之藝今歳五十五帝太甚哀惜之也

秋七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閑居朱雀院

時帝春秋二十一歳在位都十年當此時大納言時平權大納言道眞相並行政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九大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二十

奥州會陽急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醍醐天皇寛平九年、盡醍醐天皇延長八年、凡三十三年

人皇第六十代　醍醐天皇

諱敦仁、宇多帝第一子也、母藤原胤子、内大臣高藤之女也。

昌泰元年　唐昭宗光化元年　春二月天皇讀群書治要

帝時十三。大納言時平基経之子也、大納言菅原道真相共受上皇之勅、輔佐幼帝、摂行萬機。時平時二十七歳、道真時五十四歳也。

冬十一月朔冬至、群臣慶賀。

二年春二月大納言時平任左大臣、大納言菅原道真任右大臣。

時天皇之外祖藤高藤、仁明帝子孫、先是為大納言。於是道真起自儒家、位忝在皇子外戚之上。上表曰、奉今月詔旨、以臣任右大臣。仰蔵天恩、不知所措。臣地非貴種、家是儒林。偏因太上皇往年抜擢、恩自至、諸公卿今日昇進之次、無寝無食、以恩以懸、人心已不能容、鬼瞰必至、瞻眺。伏願陛下高廻聖鑑、早罷臣官、非唯不志於匹夫、亦復得從望於衆庶。上表以聞。太上今帝俱共不聽。於是右大臣重又上表曰、臣蔵息惟重、毎驚之首、難勝祈寵未休、奉辭之色欲猶存、從望荒蕪、爲以箕裘之遺業、天資淺薄、鋤以螢雪之末光、不圖太上天皇抜南海前吏、聖主陛下不棄東宮書臣、吹江之瓶、澆榮華、以銘起鎖骨之毀、隨黌禄以荐臻、曉乎撫衣、不遑星霜僅移十一、涸屋無限、封戸忽滿二千、臣自知

其道、趁人妬、怨彼斜滋顯覆、急於流電、願類於隂機而已。伏願削臣官、以全臣福、措臣輩依臣身、罷遅官栄、皆是不翅之飛翔也、身安福景、豈非無涯之霈澤乎。不勝述懐之至、重以伏陳乞。右大臣上表、辭官都三、時帝十五歳、恩明秀才右大臣之年高、才賢、知朝廷之補佐、故不許。

秋九月有重陽宴、右大臣及三善清行等獻詩。

時以菊散一叢金為題、右大臣詩云、

金剛覚
法皇之號

江鎮白沙黄金化出満叢花徴臣歌得蘆中蕭
豈若一経遺在家人皆感曰其身既貴然造次
不忘家業時清行名所献書曰郡縣村闕皆富
皆聞家兒子不無望自負此句然右大臣不賞
之清行不悦宴罷共出到建春門清行問右大
臣曰公何不賞我詩哉右府曰前賞寧不懸改
之為閣下屋皆好清行乃改書之

冬十月上皇辭太上天皇尊號祝髪

上皇薙髪為法皇於是醍醐帝作於皇太子之後以

為之普為人君萬乗儀惡皆帰我今成佛一善剃
髪即奉書辞太上尊號入仁和寺出家法名金剛覚
明益信為戒師上皇為法皇法皇之號自是始
也法皇自在位之初好遊獵至是遊歴諸寺周
廻諸山人皆不知所在天皇數遣勅使於諸
山尋求其行在所

今年帝欲幸神泉苑右大臣諫止之

初宇多帝好遊獵弓身殺生而多年又有放
鷹之遊右大臣微容書帝曰今年鳥獸死何

庚申

帝聽而罷既而帝愛鷹而數幸神泉苑欲宴于乾
臨閣右大臣又諫而止焉〇或傳先是帝好遊
遊數幸嵯峨右大臣患之然未發之時帝幸神
泉苑宴時有一小鷹入池帝詔侍中令捕之侍
中獻之驚剛羽將翔侍中曰君王之輸言也
飛去矣驚悦首如聽命者侍中乃執之以獻
帝帝感嘆自書鷹羽曰鳥王遂放之或曰此時
於是右大臣諫帝曰鳥獸尚恐詔命況人乎
車駕之所向商家罷賣買農夫止耕耘我聞一

夫不耕國受其飢君思之帝大悟止幸宴　謙諭
曰伯益告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誡
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程子曰聖莫聖於
而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
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
之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由
觀之雖舜不可不諫況成王乎況宇多醍醐者
乎蹤菅公之箴其逸遊也

三年秋七月彗星現〇冬十月文章博士三善清行

臣清行奉書於右大臣諫致仕

清行者百濟國王之裔也為性明達博洽識衆藝特道真為右相專切主識奇傑臣察有致吾之難託災星奉書於右大臣曰交淺語深者妄也君今識未者識也挙詭貴識亦其心伏冀尊閤特降寛容具昔遊學之次偸習術數伏見明年辛酉運當革命二月建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誰是引弩射市亦當中薦命天數幽微縦難推察人間云為誠足知无伏惟尊閤挹

大臣　挺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栄道之光華

也

吉備公外無舊與為伏冀知其止足察其栄分擅風情於烟霞藏山智於丘壑後生仰見不亦美乎右相不聽焉

延喜元年春正月朔日食○春二月貶右大臣正二位菅原道真被讒左遷太宰權帥

先是帝即位之初行幸朱雀院（時上皇在此院）上皇謂帝曰右大臣年高才賢衆國之所望也專宜倚用焉右大臣宜共旨右大臣固辭而止已左大

臣時平聞而大嫉之於是時平與源光藤菅根等相議遂譖之帝就謀之當此時時平之妹為皇后被寵至是内外之讒并行以尤為右大臣以右大臣為太宰權帥法皇大驚將諫帝觀之正月晦夜幸禁闕時平等早察之故令守門之徒固守不開及暁法皇空還朔且道真出京赴筑紫男子四人被配流所所道真時五十七歳

羅浮子曰

侍曰女無承恩入官見嫉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公亦然文公之精誠能生一夜於

飛千里梅而不能解昌泰帝之惑能書六丁雷降洪水而不能逃時平之讒也能信於天下之民廟食于西府于北野而不能使其身久安於朝廷之上永終於師保之位與蕃公之所能者天也故雖廢德天公之所不能者人也故見忌於讒人竊惟我國之儒術專託聖廟之冥佑焉事於筆硯之間遊于翰墨之場者不可不以仰其德矯其佻

秋八月左大臣時平大藏善行奉勅撰清和陽

光孝之三代實錄五十卷。

至于書成時平自作序所謂年起於天安二年八月訖于仁和三年凡二十年書並揖雖預其撰而消斯書成立爲謫行故除其名

冬十二月法皇作御室於仁和寺。

造御室之始也門跡之號自是始也

二年春二月右大臣道眞薨于配所。

右府在配所三年行住坐臥不出一室都府樓在眼不往登焉觀音寺在近不往遊重君門自

故參之故也今歲春數五十九葬安樂寺下牛

所著有三代家集二十八卷（菅公是善及自集三代也右等文藻集）

今按爲二十文德天皇實錄（右相撰類聚國史二自序）

代集不傳也

百卷

按或曰夫菅丞公自職儒家之間以來盡忠於朝廷不貳欲開忠精輔人主之治加撤文致前代之衰弊道使萬世之儒宗可謂賢臣也然遭世罔極聽太宰府都督殯命於配所傳曰大德必得其壽予竊疑焉如相公可謂天之永命之人也然有如此之哭者何乎曰相公禁衰命誠精不顯當時假御無任朝抑其身排其位而道不可屈名不可奪遂貫名號萬代推稱曰域之　靈神聖廟爲衆人見崇信神爽靈與天地同永者何乎是即可不謂大德得壽乎宋伊川所謂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者此謂歟

四年春二月立皇子保明爲皇太子。

太子時二歲母藤原穩子時平妹也

五年夏四月紀貫之奉勅撰古今和歌集。

貫之紀文幹之子也嘗倭歌衆人丸赤人之爲入貴悉浮靡艷麗之詞故發古風幽玄之趣得歌人大體常謂貫之撰古今倭歌集貫之奉勅與紀淑望等撰集之至書成自作序序中論和歌之六義稱譽二仙（二仙人麻赤人也）評華山僧正在原業平文屋秦時宇治山僧喜撰大友黑主小野小町等體製其評論殆得要領〈羅浮子曰〉周詩卜子夏序曰詩有六義焉紀貫之於和歌亦

云其錄之曲調多然夫識六人之體製則得識
辭之意也然實之之聲後之作者不能知焉
冬十一月左大臣時平等奉勅撰延喜格
頁其式者貫安守紀長谷雄文章博士三善清
行民部大輔大藏朝臣善行等十一人至于
菅蔵時平自作序
今歳蟬丸住相坂山　○蟬翁妙曲欽驗風敬入黃鐘、六律通莫管發明今古說、琵琶湖上鮮絶守　秋雞島
蟬丸不知其族氏為琵琶風好詠歌蟬丸規
皇式部卿敦實親王敦實親王宇多子王最精管絃於琵

琶特妙自受流泉啄木曲不肯傳之人獨蟬丸
竊自得焉去結庵於相坂關寓焉摘其是歲又
郷村直於會坂關乞食於往來人而時時緘歌
樂焉其平素所弾之琵琶號無名蟬丸頭童而
形如鬼僧時人稱為道人又為仙先是三位博雅
聞蟬丸之和琴就州學之久得或云相
坂關明神乃蟬丸也
按世傳蟬丸是延喜帝第四皇子也故隱栖于
逢坂有四宮河原之名也說非也夫按國

大学頭
前途程遠
馳思於雁
君子國

帝春秋今歳僅二十二也直事敦實而終其
身蟬居之皐可乎以時代考之正說可知矣或
又曰蟬丸自盲也世時時弾琵琶樂焉名
其琵琶曰無名此故後世瞽家所謂琵琶神然
後敕序曰蟬丸者會坂關人也来人非盲人
又可知焉
六年秋九月播磨州餘鹿山之群盗
衆為者九十六人悉誅戮焉
七年鑄延喜通寶錢

八年春正月渤海使裴璆来朝
至四月本朝特大学頭大江朝綱餞裴璆以詩
其序曰前途程遠馳思於雁山之暮雲後會期
遥霑纓於鴻臚之曉淚璆大感歎之曰我邦嘗
以貴國為君子國而詩人才貴有古人之風
秋七月醍醐寺開山聖寶寂
寶讃州之人光仁帝之後也年十六投眞雅法
師出家學三論於元興寺又覽密教金剛峯寺
眞然及源仁東寺貞觀年中開醍醐

寺濫觴之二十餘又建東寺東南院講三論寛
平二十年爲貞觀寺座主延喜二十年爲僧正今歲
於普光寺遷化時歲七十八
九年夏四月右大臣藤原時平薨
時歲三十九贈太政大臣時平十一任太政大臣
○依傳時平疾病篤三善清行之子淨藏修禳
持念時青龍二蛇出時平之左右耳出頭謂
清行曰我是右大臣之靈也今告天帝報讐言
之怨而藏公以法力攘我也知而諫清行令藏

者去歲至此時平遂卒矣
秋八月桃李華柚實
十年春三月廿一日始於東寺被行弘法大師御影
供○夏大旱
十一年春正月朔日食○始供若菜
十二年秋八月大風
十四年春正月洛中大火
今分家南尾般六十町餘宇
夏四月式部大輔三善清行獻意見之書十二

帝自即位之初聰明叡知帝業不怠明政洗其
性好華奢不禁爲故高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
衣服飲食饗宴皆逐侈奢不依舊法自是天下
財貨自盡黎民爲之困窮戶口減耗加旱須歲水
旱之災數年穀不登村里殊無貯備之儲於是
清行感歎舊制遂見今之造其弊者安民撫謀寸
謀世之策見書十二條獻朝廷上表曰臣伏案
舊記我朝家神明傳統天險開鑿土壤膏腴人
民庶富故東平肅慎北降高麗西虜新羅南臣

呉會三韓入朝百濟内屬大唐使譯於焉朝貢
天平以降佛門尤之歸化其所以然者何也國家
處民風本厚賦歛輕薄役之儉上無仁而牧
天下下盡誠以奉上一國之政猶如一身之治
故古史氏之君子之風居帝王其位皇之尊自
後風化漸漸法令滋彰賦歛年增徭役代倍戶
口月減田畝日荒既而欽明天皇之代佛法初
傳本朝推古天皇以後此教盛行上自群公卿
士下至諸國黎民無建寺塔者不列人數故

盡貲產興造浮圖競捨田園以為佛地多買良
人以為寺奴降及天平彌尚尊重遂傾田園多
建大寺其堂宇之崇佛像之大工巧之妙莊嚴之
奇有如鬼神之製似非人力之為又令七道諸
國建國分二寺造作之費各用其國正稅於是
天下之費十分而五至于桓武帝遷都長岡製
作既畢更上都再造大極殿新構豐樂院又
其宮殿樓閣百官曹廳親王公主之第宅后妃
嬪御之宮館皆究土木之巧盡賦調庸之用於

是天下之費五分而三仁明帝即位尤好奢靡
雕文錦鏤繡農事害女功者朝製夕改日變月
侈後房内寢之飾飲宴歌舞之費麗靡煥爛冠
絶古今府帑由是空虛賦稅為之減耗於是天
下之費二分而一貞觀年中應天門及大極殿
頻有災火儉依太政大臣昭宣公匡弼之誡具
贍之力黎民子來萬邦麗至修復此宇朞年而
成而天下費亦失一分之半然則當今之時富
非往世十分之一也臣去寛平五年任備中介

彼國下道郡有邇磨鄉爰見彼國風土記皇極
帝六年大唐將軍蘇定方率新羅軍伐百濟百
濟遣使乞救天皇行幸筑紫將出救兵時天智
帝為皇太子攝政從行路宿下道郡見一鄉戶
邑甚盛天皇下詔試徵此鄉軍士即得勝兵二
萬天皇大悅名此鄉曰二萬鄉後改曰邇磨其
後帝崩於筑紫行宮終不遣此軍然則二萬兵
士彌可蕃息而天平神護年中右大臣吉備朝
臣以本臣[illegible]計此鄉戶口纔有課丁千九百餘

人貞觀初故民部卿藤原保則朝臣為彼國介
時見舊記此鄉有二萬兵士之文計大帳之次
閱其課丁有七十餘人某到任又閱此鄉之戶
口有老丁二人正丁四人中男三人去延喜十
一年彼國介藤原公利任滿歸都清行問邇磨
鄉戶口當今幾何公利答曰無有一人謹計年
記自皇極帝六年庚申至延喜十一年未纔二
百五十二年衰弊之速亦既如此以一鄉而推之
天下虛耗指掌可知方今陛下鍾千年之期運

照於古之興衰。降惻隱衆庶。施恵愛於四方。霄
起肝食。夜念軌行。遡頌綸綍。廣訪蒭蕘。興廢之
居三年。成郁仲尼之政。春月自理。然則民繁孳
不得五代之後。國之興復。應期浹日之間。不仕
排擯。我隙狂愚。封奏詳切。忠于上。從謝下。帝悦
從其素願

夏六月大水

乙未
十五年秋七月壬日輪失暉○今歳鑄隆平永寶
之錢

丙子
十六年夏五月貞純親王薨。七日　年四十三。或六十三
親王清和帝第六之皇子也。號桃園親王。清和
源氏之祖也。親王以子能有之。女為妻故。能
有之。旗旛之弓馬之芸。與悉授親王。是以親王
有武藝。後世源家之武藝勇捷多勝諸家者
悉出親王

○大風雨洪水溢鴨川

丁丑
十七年夏大旱。洛中井泉悉水涸

戊寅
十八年冬十一月無動寺開山相應寂

應姓櫟氏。近州淺井郡人也。其先孝昭帝之裔
也。應年十七。剃髮以慈覺大師為師。仕馬。應性敏
栗。雖涂後不味油酒。不服綿綿。飯過時不
食。慈覺感應之學戒。傳秘法。貞觀六年創一宇
安置不動像。號無動寺。同八年奏朝曰。南嶽天
台皆有封號。先師圓仁戚號大師之號。朝議曰
最澄法師未有號。豈獨師資之道。自有次序。何怨
其師。捐棄弟子。應動繼奏曰。圓仁初觀如象
各其西唐之遊。求傳真諦之燈。弘法之功不易

讓與先仁者。系嗣也。聖恩若許於二徳。祝慶
併顯於兩師。於是朝廷賜覺慈大師之號。本
朝本師號始于此。時年八十八

今年醫人源輔仁撰掌中要方

先是輔仁為御醫。著養生抄七巻及僧名本艸
至于今又撰要方

按 黒川氏考曰。所載于世輔仁書。自
之書十四部。所謂治療記一巻。大同類聚之撰。掖養
要方二十巻。藥部東國方。金蘭方五十巻。菅原岑嗣撰

蘇經（和氣廣世撰）醫心方三十卷（丹波康頼撰）集註
大素經三十卷（小野藏根撰）大同類聚方百卷（安倍
真直出雲廣貞撰）難經開委一卷（出雲廣貞撰）頻聚方
真崇撰之（二部共失）金蘭集（川原且輔
萬安方亦（菅原岑嗣撰）
仁所撰之二十等也然或罹火災或秘而不
出世以至斷絶今行世之書盡絶一二部見
嗚呼夫惜哉在志醫業之者孰不太息乎
二十年夏五月渤海使裴璆又來朝
二十一年冬十月諡空海於弘法大師

小納言平惟扶為勅使登高野山宣之（以下）皆入
喜焉
二十二年夏大旱
延長元年春三月皇太子保明薨
諡文彥太子
○詔燒菅丞相左遷宣旨復本官贈正二位
先是延喜八年所謂丞相之藤官根卒同九年
左大臣時平薨同十四年京師災火熱緇七
旱怖異連歲不止都下皆云丞相之靈為崇今

七大寺
東大寺
興福寺
薬師寺
元興寺
大安寺
西大寺
法隆寺

年又太子薨於是京都倍震恐天皇亦大懼因
焚詔菅丞相左遷宣旨復本官贈正二位
二年自和州獻八足之鬼
背足二出背
三年夏六月天皇疱瘡○此年大旱
詔尊意法師雩于延暦寺意修佛頂尊勝法限
以七日至四日大雨國民呼万歳天皇大悦賞
賞尊意焉
冬十月以皇子寛明為皇太子

四年秋七月詔七大寺讀經
是年本旱大水火災疾疫大起國不安上皇患
之故於七大寺讀經祈佛修國家安全○世或傳
相源融（寛平七年薨）靈託官人曰我生平愛作多武
遊苦趣滋蕩鬱鬱以樂慰無量而我有前習以罪
苦之際時時来息河原院取勅曰修何善脱此
苦對曰罪根至深難容救拔然於都下之七大
寺各修誦讀或免苦趣於是法皇令七寺轉經
矣

史遂覓福殿，賦方回之竟，而六立帝，燕州子目枝摺，荊軻曰何以，救太子，軻曰，高，欲全□三王下，欲全□六五霸，於君何如也

五年冬十月，左大臣忠平奉勅撰延喜式五十卷。先是，時平奉勅撰延喜格二十卷。至是，又撰式五十卷，遂於成献書。上表曰，竊以天覆地載，聖帝則之，濟民陰陽，明王象之。設術雖則於聖賢，五教之跡，古今不同。然而立法垂規，勸誡之道，夷隆一致。是歳太上天皇化周天壤，澤覃滔瀛，創格式之明文，略刪於是，李六曲詳其繁紕，百濟無所依違。既因綱紀之摧頽，經國之準的者也。貞觀先帝，纉□寶命，撫虞浹叙，

百王之澆醨，撫萬民於寡□，憲章所以整雖，凡例皆具，更撰□乎年代稍遷，質文遞□，具不□通之遠而□，分岐覽令之流浪源派，皇帝陛下，道叶三皇，德六五帝，漏□南以遷普天之澤，解□風而□率土之塵。重□刑，重□之翻□□輪為賊，野鹿之群不驚，然猶□春化未周，頼民□法遂降，詳旨，□□□□其葉之□條，□□前條之殘缺，臣等謹奉綸命，恐履薄氷，於是，□古典於周室，擇□儀於□家，取□弘仁貞觀之弛張，因循永徽開元之沿革，勒成二十部名曰延喜格式。但格二十卷，業削□成，往年奏部，式五十卷，撰集纔畢，今日上聞云云。

冬十二月，釋圓珍贈智證大師。

六年夏六月，畫聖賢之像於清涼殿南廂。其讃，時，文人大江朝綱賦之，畫，臣巨勢金岡（傳見仁和）其字，小野道風（傳見天曆二年）書之，時人稱南廂三絶。

七年秋八月，大水。

八年夏六月，雷降清涼殿。驚出，時，民部卿藤清貫・右中弁平希世二人死，清涼殿，遂雷震死。帝大懼怖，玉體不豫，乃移常寧殿。召叡山之尊意，宿禁中，持念雷□，□京師傳云，菅丞相崇禁闕。○或傳，初，尊意在叡山，一日菅丞相化來，語曰，我已得梵釋許，欲報佩□願，師以法力勿拒我也。意曰，然，然率土者皆王民也。我若承皇詔，何所避乎。丞相作色，適執所為之柘榴，吐哺而起，化焰坊戶，煙勝，意結印灑水，

擲之其火即滅焼彩尚在焉已而雷雨連浹前
鴨河大漲人馬不通於是乎認意遷宮差車到
河濱激浪止流水漲溢輪焉入宮持誦雷乃止
○或又曰菅相扨在配所鬱懐謫之憾未散裁
辭拂拭得上自登屋上祈天帝放其靈書激烈
威徳天神也
秋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天皇崩
時壽四十六在位都三十二年

本支五十八代
孝光天皇
起八代
孝元天皇徴

五十八代
孝光天皇
彦太忍信命
桓長
興道
若虎
本道
有常
理行
有友
友則
安之
宗庭
行廣
時文
女
勝延
采均

女子
友則
八代孝元天皇々子四男一女　舊事本紀巻之十八
○兄大彦命　吾部臣高橋祖
○九代開化天皇
○彦太忍信命　紀臣蘇我等祖
○武埴安彦命　国屋臣等祖
○倭迹迹姫命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二十　終

孝元天皇二十二年春正月徴納五香色女命為妃而備三嬪是大日本
依給太孫開化天皇経五月生皇子彦太忍信命
生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天皇　崇神天皇

八代孝元
妃　彦太忍信命
二人　母五香色女命
九代開化
皇子　十代崇神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二十一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宇集編

起朱雀院承平元年、盡冷泉院安和二年、凡三十九年

人皇第六十一

朱雀院

諱寛明、醍醐帝之子、母皇后穏子、關白基經女也

承平元年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夏六月八日雨雪、秋七月宇多法皇崩

時歲六十五

二年冬十一月行大嘗會、奉獻神寶於伊勢兩宮已其外諸社

三年春正月京師盜賊起

四年夏五月天下大地震、今歲山陽南海之賊蜂起、令官兵捕之

五年夏四月大霜

此日天寒、如嚴冬、艸葉悉凋也

今年唐吳越人將承勲來獻羊

六年夏六月南海賊將藤原純友寇南海

純友者鎌足十代之孫

純友伊豫掾也、爲人狼戾而不拘禮法、自任伊豫、日振嶋聚黨、據衆南海山陽處處爲盜賊、奪官物掠私財、國民爲之患、其害頗久矣、今年又純友與其黨集二千餘艘之艦、備處處海邊、奪取海上往來之課物、於是朝廷議使紀淑人爲伊豫守、鎭其亂、淑人以愛惠親邦民、邦民多迎淑人、背純友、至是邊賊稍靜焉

藤原純友者閑院左大臣冬嗣公三末葉從五位下太宰少貳良範之子也

七年春正月天皇元服

時歲十五、忠平執行其事

夏四月大地震壞民家

按將門起亂、纔二歲、驅八州、併含東關、建都於猿嶋、置百官、備衆職、自立稱平親王、自是東州不聽官税於京師、而天下如有二王、嗚呼叛逆甚也、暴虐之專、開闢以來未有如斯之事、故去歲夏月大隕霜、今又大地震、其應先見者歟、夫霜陰氣之結滯、不有可陽月而降隕之時、而大隕凋艸葉零木葉、地也宜靜、而大震蕩壞民屋、變動海陸、皆悉陰盛而反常也、蓋將門竊尊位、人臣蔑君之徵見天像

下總國猿嶋郡石井郷

平親王或稱神皇

或下總國相馬郡建三城

本朝通紀卷之二十一　前編　一

本朝通紀卷之二十一　前編　二

人皇五十代 桓武天皇 — 葛原親王 — 高見王 — 高望王 — 平良持 — 平將門
平國香
平貞盛
一説將門 高望王三男鎮守府將軍良將之子

書地形天之教誠豈夫可誣乎

天慶元年春正月朔日蝕○夏四月大地震

自十五日至二十九日每日大地動地割水涌山嶽頽崩没谿谷

冬十二月洛中大雪

積雪一丈二尺

二年夏四月出羽夷賊蜂起○冬十二月平將門起亂關東自立稱平親王

將門桓武帝五代裔上總介高望之孫也起亂於關東攻殺其伯父常陸大掾平國香押常州時權守興世王者說將門曰今公掠一國罪也略八州亦罪也同取罪則取大罪可也且關左為地勢東連奧州之廣國西有菅根關北接越山南有魚鹽之利可謂天府四塞之國也公據此堅國以八州之猛兵霸王之業可成也將門大然引兵入下野州逐出國司國司戰敗而走將門進移上野略武藏相模僞上總下總自後建都於下總國猿嶋郡石井郷（或曰相馬郡）

號平親皇備百官置東職其所闕者特曆博士而已當此時純友又起豫州大掠南海至是天下大驛動初將門與純友同朝京師一日登叡山望觀平城歎曰盛土哉大丈夫一生居於斯耳相約以謀逆於是將門語純友曰事成則將門王氏為帝純友藤氏為執政歸登遂別東西故相與叛耳

叡山在將門之坐石

按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兵攻城信哉此言耶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蘗足可掇而絶手可擢而拔如何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之故也兵亦爾焉良將察亂於未形伐謀伐交不勞而功可成也愚將暗然不察亂於未萌至謀定兵形之時伐之雖兵費力竭功難成也想夫將門純友性暴強素為衆被忌疑早加嚴法誡不虞而可也然國香為其伯父不察猶子之殘害蒙然遂被殺戮淑人亦因勅命雖討純友之悪法馳早不討其不義肸然經三年遂使其勢至不可討尋將

門純友之惡者無足言者天下動亂朝廷嘗薄氷之難事抑鑑其源出國香淑人之急而不塞其源者歟

忠文ノ弟藤原忠舒

二月十四日將門伏誅

三年春二月使參議藤忠文為征夷大將軍藤忠舒及源經基為副將軍擊將門〇使小野好古藤慶幸大藏春實將兵船二百餘艘發向伊豫〇藤原秀鄕平貞盛將陸奧下野兵與將門戰將門軍敗伏誅

貞盛者國香之子也初國香被殺之時力不足報其讐忿入骨髓時秀鄕起下野勠力於貞盛貞盛大悅合謀而發陸奧下野兵一萬九千人與將門合戰下野將門之軍殆敗績將門走保嶋廣山二將追之戰辛島亦大破之將門逃奔貞盛抗聲馳馬追逼如飛遂自射殪將門秀鄕進得其首矣於是斬與世王藤玄茂及其餘黨二百人關東漸定焉初秀鄕通計於將門潛往謁將門時秀鄕勇名素高將門悅彼之來爲徒跣而走迎秀鄕察其輕忽以爲非爲大事之

將門ノ弟御厨三郎將頼大葦原四郎將平ナリ伏誅

器遂叛將門勠力於貞盛〇世傳將門爲叛之始帝詔使沙門淨藏咒咀將門於台嶺之楞嚴院于時將門挾弓矢忽現燈盞之上僧徒視奇之淨藏曰既知將門之必滅果如藏之言

天慶四年辛丑五月純友伏誅

夏四月征夷大將軍忠文等依關東平均自駿州歸京〇征討將軍小野好古等與純友戰南海西州處處純友軍破伏誅

時純友與阿波介國風戰不利掠安藝周防之村里直超太宰府好古等追到筑紫戰博多宮軍艦將慶幸及春實等忘身力戰縱火焚賊船純友又大狼狽逃伊豫伊豫警固橘遠保悉衆迎討大破之斬純友及其子重太丸并平餘黨南海悉定好古等歸京

下野國押領使從五位下藤原秀鄕　常陸大掾平貞盛

夏五月賞東西征討使之勳功

以秀鄕敍四位下任武藏相模兩國守以貞盛敍從五位任右馬助其外經基好古慶幸春實等昇爵賞賜各有差

四年冬十一月天皇親寫法華經圖佛像

天皇素好佛理、遥浮屠常不尊般若。時去歳有將門純友之乱、官兵賊徒相共殞命者不知幾人。帝甚哀愍、以為其果業皆席我。於是親画觀音像六鋪、寫法華經六部、追修之者冥福。向佛像奉願文曰、伏惟朕以眇身嗣応寧暦訓谷少、衛戢溝水於滋澗、撫民失方、慚愧索於奔驚。東州拝命之徒、陣雲漫起、南海乱常族、逆浪不間。遂議征伐、而出師或伏白刃而傳首、或迷蒼波而乱骸。猶恐九泉之底、永纏寒氷三途之間

彌溺沸鼎。合眼憂悲、弾指慚愧。觀音之誓自在兼三界、而救羣類。妙法之功甚深。故今圖繪像、綵寫實典、分此一心、備六道。雖在官軍、雖在逆黨、既云率土、誰非王民。欲混勝利於怨親、以須抜濟於平等云云。此日詔大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詔諸寺造立一萬率都婆。

世傳、去歳東寺僧日藏者、頓死、經十二日蘇生。息絶之間、以入地獄、語怪事以一奇事矣。其日我行冥途之時、金峯菩薩令藏見地獄。看一鐵窟、窟中有四人、其形如炭。一人衣覆肩、三人裸程踞赤灰上。獄卒告曰、是汝本土之君也。時覆衣之人招藏曰、我是延喜帝也。明醍醐　彼太政天神菅相丞也以怨心祟日本、焼佛寺害有情。然彼因宿世之善行、今為大威徳天神。故彼所作非報我。皆受之、仍受苦無量。汝歸本國、奏國君及宰輔、造一萬率都婆、救我苦患。奏聞事終、聞人寒心。帝甚信藏之妖言、造立一萬率都婆、且使諸寺轉讀法華經。

七年春正月、立成明親王為皇太子。○今歳天下大風。

八年秋九月、左大臣藤仲平薨。

先是承平三年仲平任右大臣。仲平上表稱辭。敦固帝語仲平曰、朕心匪石、公何可轉。莫重地中岩山以塞天下之望耳。遂不聽。自是恩寵篤厚。同六年任左大臣。今歳七十一。號枇杷左大臣。

九年夏四月、讓位於弟成明親王。遷居朱雀院。

帝在位都十六年以無皇太子譲位成明親王居朱雀院成明時二十一　紀貫之薨年六十三

人皇第六十二　村上天皇　諱成明醍醐帝第十四子母與朱雀帝同

天暦元年正月帝行幸朱雀院謁太上天皇(一)夏六月参議藤原忠文卒

忠文時七十五勅贈中納言初将門之乱忠文為征夷大将軍向東海道途過駿州清見関時軍監清原滋藤吟杜荀鶴所謂漁舟火影寒焼浪駅路夜過山両句忠文歎其軍中而不忘

事遺酒肴賞其志世人傳聞忠文在謫聖之時感得可賞之道矣(一)或傳将門追討之時葉忠文下向依将門先滅忠文従路還然天皇将賞道途之功時依小野宮申不預其賞忠文怨小野宮断食而死矣

戊九月以菅相丞廟始移建北野事見九年

二年夏大旱　秋大雨　秋八月二十四日日月並見

三年秋八月十四日太政大臣藤原忠平薨

忠平初延喜年中被任右大臣三十有餘

貞信公

大江朝綱

巨勢公忠

斯以官算任重上表辞職両数而不許今歳至七十而衰病漸深於是又上表乞骸骨天皇亦不許忠平連上表三回中懐丹誠乞切帝不得止許之既忠平薨帝甚悼惜之贈正一位封信濃公諡貞信公且使大納言源清蔭等向葬所忠平固博学而特通律令故奉勅與諸博士相俱撰延喜格十二巻同式五十巻(一)或傳忠平固功畫圖初為中将也畫杜鵑於扇面毎開扇則畫鵑發聲矣

秋九月陽成太上天皇崩

時歳八十二

冬十二月使大江朝綱橘直幹菅原文時大江維時等数博士撰古今詩

其詩題歴代鴻儒像使巨勢公忠(公忠金岡之孫也能畫名當世)畫其像於屏風使小野道風書其詩於縑上自是後天暦帝召朝綱文時論白楽天之詩語二十字曰汝等帰家各彼集撰其尤者一首以奏進之翌日朝綱参各捧一紙于御状下

梨壺五歌仙

賦之則共是遊青鳥士遊熊南之詩也帝歎
二人胸中却含符節常二人同龕皇孫弟見花
賦詩朝綱之句曰此花非是人間樹瓊樹枝頭
第二花文時句曰此花非是人間種再養平臺
一片霞上七字不違一字下句共言梁園之事
其取事用字彼是無優劣朝綱語人曰以予及
文時不一雙

四年秋七月以第二皇子憲平為皇太子
母中宮安子右大臣師輔之女也憲平産七月

為太子今冷泉院是也

五年冬十月以藤伊尹為倭歌所之別當撰後撰
和歌集

以源順大中臣能宣清原元輔紀時文坂上望
城為寄人之於梨壺撰之時五人以和歌各同
故時人以之號梨壺五歌仙

今歳空也造六波羅蜜寺

六年秋八月朱雀院太上天皇崩時歳三十

七年春三月大納言藤元方卒
歳六十六先是元方之女為女御産一宮廣平
中宮安子産憲平憲平雖二宮以師輔之外孫
超廣平為太子於是元方大憤對遂病卒

八年秋八月使文章博士橘直幹兼任民部大輔
先是為文章博士者必兼他官特直幹被任博
士七年于斯猶未有兼職於是上疏曰直幹天
暦二年自大学頭大内記拜當職日所帯之兩
官皆被停止翻家自被始置文章博士之後未
聞其例又至同四年三統元夏從式部少輔除

儒職之日不罷少輔拜除恩惟一業牫之分不
[illegible]夜八而異事雖似偏頗代天而授官㪅懸運
命直幹不量涯分謬竊大業之名既歴[illegible]用自
濫明時之禄獨仕有遠之郢獨抱貧賤恥久顧
不遇之質多積淪落之悲抑近代武業之輩悉
是儒門之胤也文籍隨身提撕在耳惟爵二十
有餘老者僅過三十皆継箕裘咸列昇進直幹
生於晏葉刺史之家素無一巻文書之蓄況乎
未及成人早喪慈父弱冠之初入虎闈而問風

數半年之勤勞螢燈而豈藏華道叢雜俗之寒
苦其於經史不究筆適遇漢王好文之時周
公重士之日出自寒門白屋之底獨立孤微之
中獻策於春宮終及上第幾年於夏臘早盈強
仕始念纖纖之遠之期當越風塵之客今悔從
前學人之積累彌陋窮苦淵源寡見頃年之例
雖藏入於府帑未敢官史生等皆緣袍之時
經上下官清司之寵飽朱紱之後淵博城數國之
牖齊堂上數幕間隨成市友余亂學海之喩難

於漢有萬里之源濤驕京遂之榮不及五六
童之肩從觚翰飄空草流顏淵之巷藜藿深鎖
雨濕原憲之樞者也昔者不改其樂今則難堪
其憂固知儒業之淵源是數奇之源也君深其
道者必受其飢寒須及末代之流須為後昆之
誡直辭比年不奏申文唯特天道亦憑聖明然
而蒼蒼之高遠難答瑣瑣之素懷未遂伐惟
雖是難之選也俗骨不可以躡蓬萊之雲尚
書亦天下之望也庸材不可以攀臺閣之月至

民部之大輔者專秀濁之地則是恒例之兼
官也誰為過分之榮職乎徒日月不若越點
望請殊蒙天恩被兼任件闕將慰陸沈淹屈之
愁且表成小野篁風淨書以聞帝見其表至代
天而授官之文龍顏怫然追憶篁屢空藜藿深
鎖之文誦之數回嘆曰彼亦一世之文士也何
況窮之至是乎是朕之過也即日詔任民部太
輔且不皇覽其墨痕鮮麗曰是可為道風之筆
也更命藏人所司寶置此書於御傍

昔直幹勞苦窓螢之間博覽經史多學而分
見之歲功自激文詞恐無辭白揚子之冀豈
獨之乎宜哉飄箪屢空藜藿深鎖文使帝心
感動也可謂巧於文章者也然評謂之不在
識畫儒之域者也夫君子於道仕而得君則
欲施其所學也若詐不用行無施則退窮隱
而以自樂也未聞汲汲利祿以學問強干譽
求榮官然直幹以不得君為太患憂憾積下
內憤之泄于外者在文中不可掩豈是不仁

衒道藝業之人乎。視之淵瞻閑不伐克勤也。不可同年月而語。譬父若在于此時，何不洗耳乎。孔丘若在當時，何著春秋。可不謂盗儒乎。然念有躬可稱之善人，不知之至。是奉職不容問道於胸臆，無纖芥不率意。古人所難，而學者能所不可行守也。故孔子以人不知已而不悶君子焉。此時上好詩文，文人才子不以之親實無飢。文華雖盛之時，聖道大義之學未振。異哉，無傳法道之正道者蓋罕矣。如

直幹雖巧文長詩賦，其學出于字葉章之間，未見大道之地位。宜哉，其器凌隨，羣量以不被名之顯官不高。悲焉乎。

九年春二月以菅相丞靈稱天滿天神。

初天慶三年，右京七條坊婦文子，欲擧市迹馬場，其女甚賤，不能營造。纔祠家側。天暦元年始移北野。然其制甚卑陋。神靈在此，無特今歳神詫近江國比良社禰宜良種曰，大内北野一夜生松千本，可建社於斯。以其所建社可崇天滿天神。不幾一夜之間生數千株松。果如神託。於是朝日寺僧最珍與右京文子勠力為追霊社。自是靈威日新。至天徳三年右大臣師輔改造大廈，修飾神殿。

天徳元年春設内宴召文人賦詩。

帝催雅好詩文。故與群臣相宴，常賦詩，與文時以官鶯轉曉光為題。帝賦之曰：露濃緩語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自謂諸才子不及之。既而菅文時獻詩曰：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裏音。帝嘆曰：是亦絶作也。乃召文時問其勝

劣。文時曰：聖作神妙，微臣不及也。帝曰：卿宜吐露情實，勿憚。御製文時詩無言，帝固請再三。文時曰：實聖作下于拙吟一等。帝笑。是帝遊冷泉院，召文人賜花光水上浮題。勅文時作序。序邀成，量促之猶未成。乘輿既將還時序成。獻之。帝勅藤雅材讀之。停駕聞之。序中有謂，水無心濃艶臨兮，波變色，謂花不語，輕漾激兮影動脣之詞，帝大感賞之，再聞雅趣，以到天明。

今歳夏大旱天下饑饉。詔赦田租，減服御常供。

今年自去歳此月不雨田苗枯燋亦不生天下大饉帝大愁詔曰像者德之本也明王能致惠者仁之源也聖主必施朕以寡薄謬守洪基居黄屋而不驕從丹符而自約兩化恭春風澤殊特雨頻日之日空積有年之年難逮況頃者甘澍不降苦旱久盛園圃不見青葉之色壟畝多含赤地之愁夫德政防邪善言招福故宗雖爲之雉昇耳之災自消宋景退舍之星守心之變兼異其朕服御物常膳等宜量省減左右馬寮秣穀一切減絶調作役務要者量事且停又犴圄之中恐有冤者遣使所司申慮放出加之天下諸國有水之處任令百姓灌漑先貧後富高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贍又免除五畿内七道諸國去天曆五年以往調庸未進在民身者且東海東山山陽三道驛戸田租限三箇年殊從原免若丹誠有感蒼穹無欺則甘霈澤於不日望穀稼於如雲普告遐邇俾知朕意

敏達天皇六代孫　小野永見　岑守　篁　葛絃　道風　參議　三斤

年春正月山城守小野道風兼任近江權介

道風上表曰謹検近代拜除之例自當寮四登四品之榮爵者不改年暦預一國之寡鮮焉藤原臣兼三任奥州播惟風任伊州等是也道風從加爵改數移星霜毎見除書頻漏渙渥輸忠貞於奉國積夙夜之勤公春秋二十二歳之時初奉龍顏之聖主勞績五十四年之日已爲鶴髮之衰翁少藝非神非妙然而紫宸殿之皇居七遇書賢聖之障子大嘗之寶祚兩度黷畫圖之屛風臨時奉勅不可勝計方今微功之下日月弥深薄勤之中恩慈未至觀三朝之德化身猶難沉本朝隔萬里之波濤名是得播唐國望雲謝遠聞於吳會就日仰洪施於堯天伏乞乾臨殊降雨露兼帶山城分憂之秩將浴江府兼任之恩上疏以聞帝見其表即日下詔以道風兼任近江權介

冬十一月源經基卒 母右大臣能有女此能有弓馬達人也奥義傳授于貞純

經基多田滿仲之父貞純親王之子也親王

経基之領筑前信濃但馬伊豫武蔵下野上總介内蔵頭太宰大貳左衛門權佐式部少輔從鎮守府將軍正四位上拾遺集作…

知帝第六皇子貞純親王是也經基以其子時人號六孫王經基素達弓馬長武略觀經基在武州時將門興亂於關東八州響應經基不應其逆逃到于京師奏其叛逆授爵位拜東征副將軍今歳卒年四十一 六孫王洛陽本光山大通寺遍照院鎮守六宮權現則經基也

三年冬十二月右少辨菅原朝臣文時上封事請禁奢侈

先是天下好奢美無節且以官賣財故授官之道不正無德富財之徒皆官有德乏財者不得官於是文時患之上封事請禁奢者其略曰俗之凋衰源自奢侈不塞其源何救其俗方今高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麗服美衣貧富同寛其製官途錯乘之諸窮陸海而盡珍私門未娟之饌爭鬪錦繡而軟器富者傾產業貧者失家雖明詔頻降嚴禁無緩而積習生常流遁忘顧是朝廷所行者從制猶遲故傳云上之所為人之所歸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瘢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饑與寒是人之所厭然尚如是

費今朝廷實能思奢好儉天下誰不從其所好和次請停賣官其略曰量能授官官乃理擇材任職職乃脩若不量而授不擇而任則人謂之謬矣方今授任之道非不正然時有以財官人以為助國用於是功勞之臣自退聚斂之輩爭進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十萬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何耶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降逮桓靈之後初開占賣之官皇綱遂紊王業已衰今訪漢家之典考皇朝之記未有賣官而敦俗濟職而安民者矣帝是之有慚色然尚不改焉

按古之治國家者量入以為出故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人君若侈驕不量出納之數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則上常財用不足横賦聚斂細民皆饑寒至售妻鬻子矣至是人君縦…奢養民救世之志何以省力役薄賦斂乎以是…乏人主立政之本有禁靡節用也宜哉…

之封事以禁奢侈為第一慕惜哉天皇志有
侈色不在政事而不有省身從心矣

四年秋九月内裏災上

桓武帝遷都於此宮已來百九十七年初罹
祿所得來之寶物悉燒盡特神鏡在温明殿官
人遽不奉出之神鏡自飛揚南殿之櫻樹内侍
受神上奉移櫃數自是以神鏡稱内侍所天皇
避火於冷泉院聞寶物之羅災顧左右曰直幹
之書免火乎否（直幹善書見天慶八年）不敢問其餘之珍貨

時人聞之感天皇之重文

冬十一月天皇遷居冷泉院

應和元年冬十一月帝自冷泉院遷幸新造内裏

○右少將藤高光遁世隱于横川

高光者右大臣師輔之庶子也性温静好學文
帝以高光為隨身時帝聞高光之所暗誦之書
多召議其才高光隨仰暗誦文選三都賦帝感
嘆之叙從四位任右少將既而高光有出俗意
之志遂隱于睿山之横川天子悶然賜倭歌焉

光奉獻答歌而後去横川入多武峯世稱為多
武峯少將

二年攝州金龍寺開山千觀寂

觀姓橘氏相州刺史敏貞之子也初敏貞無子
祈于千手觀音産于千觀故以千觀為號觀初在
于三井寺学顯密教旁修淨土後遁來住攝州
蝦返山（今金龍寺是也）時時出淀渡口自為馬夫而惠
行人觀為人慈慎無頭色常含微笑今年壽六
十六世人見遺像稱笑佛

三年春二月天皇元服○秋八月叡山良源與南
都法藏於清涼殿宗論

帝素信佛法故設法華講莚於清涼殿五日延
南北都（以叡山為北都也以興福寺為南都）名德二十人分朝夕
二座南北僧互論詮講問至第二日夕座南都
法藏為導師北都覺慶為問者時藏立定性二
乘不成佛之義覺慶問難不明藏辭辨甚鋭慶
益遲渋不辨於是北都第三朝導師良源（慈恵僧正）
是也聞慶屈咬遂踰次當代慶演衆生皆成佛

康保元年甲子　遺風甲子　壽七十二

大慧曰淨藏者地藏菩薩之應化也
一生間受三奇拜
東寺日藏皆垂
熊三善清行之諫而世延喜十年七世
世修御嶽上人

之首問答往反難達已夜深藏曰決擇宜以補
王更深明日扶理宿王翌日源又居導師座南
都平州為問者也而源代昨夕問又義未竟君
臣清耳而待源詞義遒前日問者平州無分藏
亦鉗口不言源曰昨有扶宿之言今何默爾藏
曰子之才辯似富樓那我之訥昧宜可當乎合
會悉嘆伏源之才辯

甲子

康保元年夏四月中宮藤原安子薨○以藤原登
子為中宮

登子ハ右大臣師輔ノ女安子ノ之妹也初天皇之兄
重明親王以登子為妻時天皇見容貌之無匹
通之既先親王重明薨相繼今歲又中宮薨於是
帝召納登子登子為中宮自是帝寵耽惑不自
了猶怠朝政矣

冬十一月東山雲居寺僧淨藏寂

淨藏洛城人諫議大夫三善清行之第八子日藏
之兄也寛平三年生聰明悉才年四歲誦千
字文七歲出家從叡山玄昭法師稟密教之

六十三代村上天皇康保元年甲子十一月廿日崩壽七十四
文化十二年乙亥八百五十二年矣

陂等之始

大慧法師学悉曇章皆悉究淵奧藏才素明一
知二故雖天文易筮醫卜文章莫不貫攝因於
祈雩病家賊從悉祈得効者多也今歲春秋七
十四寂於雲居寺　淨藏雲居寺政和四年丁巳建立

丁卯

四年夏五月天皇崩

特春秋四十二在位都二十一年

夏六月皇太子即位

帝時十五歲初帝生七月而立為太子五歲受
右大臣元方之靈崇有邪氣病也　事見天暦四年也

是猶未愈故關白藤實頼其弟師尹等攝朝政

冬十二月村上帝皇子為守平皇太子

人皇第六十三【冷泉院】諱憲平村上帝第二子母中宮右大臣師輔女也

戊辰　己巳

安和元年夏大雨

二年春三月左大臣藤高明與中務少輔源繁延相
共謀反發覺高明配太宰府

帝初為太子之時因病不躬朝政於是使先帝
第二皇子為平猶預朝政先帝崩建太子即
路人以為為平當皇太子時實頼與高明

検非違使従四位上武蔵守満季
高明集ㇾ吞ッ
四面宮記ト

為平以為高明之聟。實頼不喜為平之太子。詐稱先帝之遺詔、奉為平弟守平為皇太子。於是高明大發怒、與中務少輔繁延及僧蓮茂等相議、欲奪天皇之位、我聟以為平今即位。特源滿仲早知其叛謀、密告實頼。實頼大驚奏、使滿仲捕之。以高明貶太宰權帥。又滿仲與其弟滿季共執其黨繁延及藤千晴（千晴ハ秀郷ノ子也）其男久頼（久頼ハ秀郷之四男）并僧連茂等、悉皆配流遠處。

秋八月天皇讓位於太子守平。

依病未快之故、在位僅二年。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二十一畢

本朝通紀卷之二十二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圓融院天祿元年盡一條院寬弘八年凡四十二年

人皇第六十四　諱守平村上帝第五子也母與冷泉院同也

天祿元年　宋太祖開寶三年　夏六月始行山城國愛岩郡祇園會○冬十月左大臣藤原在衡薨

在衡者奥名之裔有穎之子也少在於学寮以業鳴於世仕醍醐朝自文章生至中納言自是

歴事朱雀村上冷泉圓融之數朝至左大臣出自儒家登三台者吉備公菅相丞之他在衡一人而已時人羨官爵之速今年壽七十九在後嘗每入禁省必載書一袟於車閣之帝將有問應對如向書平日恪勤官事不怠一日烈風暴雨左右諷帝曰纔雖在衡不得輙勅語未終在衡載笠而來帝臣皆感其仕不怠如此

二年春三月始行石清水臨時祭○今歳建多田院

慈恵僧正為供養之道師

三年春正月天皇元服○夏四月源高明被赦自筑紫歸京○秋九月西光寺之空也寂

不詳其氏族以德行名聲重高也嘗與諸弟在山中時々言鳴乎喧哉諸弟愈慎一日空俄失所在遍覓不得之諸弟不得止散而往四方時空潜入市張藁席為室設破盆需食一弟子有事赴市偶見之驚曰師以山中為喧何以在此乎空曰吾在山中教有徒衆心不靜方今市中

無事也一盆自足無役所乏且眼前之衆生果擾々作業亦能勸我勸念欲求閑靜無過于爰弟子不知所言掩涙而去今歳八十三在於東山閑院寂

天延元年夏四月洛中大火

有寇盗圍源満仲之宅縦火満仲自射殺盗長或傷殘黨大惶退散矣羅延火之家二百餘宇捜索其黨不得於是使武士警固禁中

二年内大臣藤兼通任太政大臣兼輦朝參

兼通伊尹之弟也初兼通爲參議之時其弟兼家爲中納言兼通進爲中納言之時兼家任大納言兼通兄怒官爵之在於弟下其兄從與右大臣賴忠相計自恣官昇不經大納言直至内大臣不幾自任太政大臣執政柄時帝歲十五幼齡不了其奢自是兼通任情振權勢構大邸於堀川其造營如宮殿究土木之巧麗奇莊嚴冠絶古今人或有謂其侈者雖貴種達官或刑或流故憚無敢謂其非者時人誹唱曰寧聽中

入寵無語兼通攝政之後

三年秋八月二十四日滿月見申方彗星屢現冬

十二月十六日日食皆既遂不見

貞元元年夏五月内裏炎上

天皇中宮相共避火幸兼通之堀川第

夏六月大地震

至于七月地震猶未靜京中及洛外寺社悉皆壞民家轉倒人民壓死者過半

二年夏四月兼通矯詔停左大臣源兼明之職

前中務王源兼明親王
後中書王源具平親王

兼明親王菟裘賦

中務卿親王

兼明醍醐帝第二皇子也自成童聰明好讀書以才識有名于世帝賜以源姓官爵頻進至左大臣時人韜淩之於是兼通憚其勢威之起已陽尊以爲親王任中務卿以忠賴轉左大臣以源雅信爲右大臣兼明之罷官職奪其權勢先是兼明顧兼通之擅朝政以爲不可求預朝職乃造幽居於亀山之下欲辭官休身終老於此時有此事不遂宿志於是隱陶自擬賈生鵩鳥

賦作菟裘賦廣之其詞言赤舊若歲清和之月陟彼西山言採其薇吟鶴賦而夕惕顧菟裘而朝發昔隱公之逢害也誠在天之棄魯今我之不肖也何遭世之顛越天其何言哉四時行百物成聞之不言請對以情惟天高而地廣上無始下無極萬物言生或消或息風有陶冶寒暑廻薄千變萬化有何常則禍福相須憂喜[illegible]榮枯同枝歟哭同徑下学人事上達天命不憂不喜其唯上聖歟伯夷得仁而飢彼蕪奈其

跖以壽而終是亦若爲箕子囚繫比干傷夷天
之與善其信未知故柳下三黜而不悔子仲長
往而無歸況今趙高指鹿之日梁冀跋扈之時
鳧而冠兮匪常理之可謂烏也鏡兮寧彝倫之
所責夫斂戢者據於柔不發剛而摧折梁棟者
取於直不取撓而傾危往昔舉措無有磷緇不
歡其醜雖狐源父誅不容何病可祖顔子之飢
亦失世有治亂時有通塞迹有顯晦扶桑豈無
影乎浮雲掩而作翳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

先敗彼尼父之一聖也歎龜山之蔽魯靈均之
五顧也銑沅湘而傷楚欲問明詡於先賢以鑑
由致於禹古唐風雖移猶依倚於蒼漢德縱厭
安諡諛於新殊恨王風之不競卑道之已湮聞
蟋蟀而長欲悲屈蠖之不伸俟河清日浮雲幾
春凡人在世也殆花上之露如空中之雲去留
無常生滅不定散相紛汎穆紀錯何可勝云爾
語靡言使是淨名翁之病知者黙也寧非亥元
代丈妻焉之老妻倚伏於秋草夢蝶之翁

忠平、實頼、頼忠、公任 [illegible]
六十六代一條天皇永延二年 [illegible] 關白太政大臣 [illegible]

是非於春蘂冥々之理無過無莫如々之義非
有非空嗟乎丈主早没吾何之恨已矣已矣命
之衰也吾將入龜緒之嚴限歸兔裘而去來賦
式見者爲無涙【林氏靖曰】藤氏執國政者久矣
至忠仁公昭宣公而勢愈熾矣故源信源常源
融皆弘仁帝之子而援台鼎之貴雖然尊居而
已朝廷國章皆在彼藤菅昌泰延喜之世右大
臣菅道眞之左遷以時平忌其逼己也兼通之
於兼明亦然

秋七月天皇遷幸新造内裏
以新營之漸成也諸門之額當世之能書藤佐
理書之　長德四年戊戌七月廿五日參議佐理卒年五十五　文政十一年戊子八百三十一年
冬十一月太政大臣藤原兼通薨
去十月兼通依疾讓關白於頼忠至是卒時歳
五十一封遠江公謚忠義公初兼通娶疾弟兼
家將退之故譖奏曰方今兼家之娘麗冷泉上
皇誕生于皇子田是有覬尊位代人主之企矣
皇太驚削兼家之大納言官降治部卿

（按）兼通以詐力自登大官四年於斯專擅弊弄天位於掌上加之推下兼明之賢宜致廢新帝其暴甚牧舉悲哉天皇年少不可其暴使之居百官之上攝天下之廣民人不任其恩賢臣不得其志者宜哉使彼永居太臣位蓋有覆天位絶祀之災矣兼通早死不久其位者朝廷之大幸天下之慶甚也古語有之也太權不可移奪則天賜死於此人奪其權天仁於人不豈憚乎

天元元年秋八月兼家娘以詮子爲女御

先是以兼通之女爲中宮故兼通有職之所以他婦不能入内至是始召入詮子於梅壺爲女御

二年夏大旱　文政十一年戊子八百五十年

三年春二月頼忠子公任於清涼殿元服○秋七月大風○冬十一月内裏炎上

四年秋七月以叡山慈恵僧正任大僧正

時帝患癰醫療不效帝召僧正加持疾愈帝喜以僧正任大僧正　行基之後無此任經二百有餘年而始置此大僧正

秋九月從三位菅原文時卒

文時右大弁高視子菅相丞之孫也紹其家業博學弘才而侍讀村上帝也以文章叙從三位天暦十一年上封事諫諍村上帝其言的實万世規鑑也　事見天暦十一年　先是清慎公使文時書辭左大臣之表表中有隴山雲暗李将軍之在家潁水浪閑蔡征虜之未仕之句遍傳都下見者無不感歎也嘗有盗賊數輩過文時門窺之問闇人曰吾八爲誰答曰作隴山雲暗之詞之人也盗聞之曰此是當時之奇才也可畏可畏走而去都人聞之重文時之秀才今歳壽八十三世謂之菅三品

冬十月遷幸新造内裏

五年夏大旱天下饑饉○秋九月叡山僧奝然入宋　傳見永延元年　○冬十一月太裏炎上天皇避火遷幸堀川院

永觀元年春二月詔撿非違使捕洛中畏持弓矢

帝年代者禁獄之
内裏舞度之四禄或洛中第亡皆以有放火之
故也

春三月建圓融寺（ ）夏四月詔改年為天觀元年
大赦天下

詔曰唐堯之馭民也猶雖撥時而未號漢武之
撫俗也初以建元而為名自爾以來或遇休祥
或聞元或依災變以革暦朕以庸虚拙守神器
[illegible]日是歳多旧計年只十一年天之譴忘屢呈

本朝通紀巻之二十二　前編　九

妖惟而相誡德之是薄雖致兢惕不消去年秦
殺之過炎旱集蝗戸殆無兵宮室之為灰燼爲
皇者唯有地欲修又作百姓之責将痰素非一
人之君惻隱于懐窮集難惡方今上玄之譴使
知是中丹之謂欲奈何宜改正朔以易寧土之
聽施德政以改天元六年為天觀大赦天下常
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又老人及僧尼年百歳
已上給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已上二斛
七十已上一斛布造運通令知朕意主者施行

今年從五位上能登守源順卒
順源擧之子弘仁帝四代之孫也順爲人博聞
強記屬文賦詩又詠倭歌比壯奉名於進士直
勢學院天暦五年奉詔與大中臣能宣清原元
輔等相共撰後撰和歌集順爲之最（見天暦五年）康
保年中歴總州員外守又除民部中天暦四
年請補淡路守不許天元三年請任伊賀伊勢
守又不許於是順常憤懣之因所畜之無尾牛
作無尾牛歌述其懷帝哀以順爲能登守在任

本朝通紀巻之二十二　前編　十

三年卒年七十三所著有倭名類聚鈔二十巻撰集
家集七巻其餘詩生詩文甚繁矣【羅浮子曰】以
觀揚子雲識字然孔原不可作也源順者吾邦
千歳之子雲乎熟知倭名者且春過之

甲申二年秋八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師貞
帝在位都十五年

秋八月奉圓融院太上天皇之尊號（…）十二月
詔公卿大夫及京官外國五位以上職（…）官[illegible]
才明經課試及第之儒士獻封事

詔曰、一人耳不能盡聽天下、一人目不得普視
域中、是以古之王者、或問謗誉於途、有邪必正、
或採聽言於市、有善則行、朕在東國十餘年、鎮
當少日、臨北闕四五年、月懇誠覽奏、接朕祖聞前事
痛欲後治、頃年蒼々無降、水旱之災、元々動静
土木之役、奇靡已過、甲園自蒸、達手浮食者多、
於倹處約者少、書曰、木從縄則正、后從諫則聖、
夫人主者以納諫為先、人臣者以進諫言為
任、彼廣徳之戒、撲攀於龍、其安岑盤之折檻、

求令無理、且夫國之將興也、上下聚屑國之將
廢也、道路以目、至知破家為國、有折尽諫者、是
朕之願也、忘身而扶之、勤勿隋將之、大和天下亦
知民悦、君可足、卿等各上封事、匡朕之不逮、
按夫君欲以一人目見天下之廣、以一人之
耳聽萬物之無、且代百官、所寄縱雖聖智之
君、亦日力不可足也、況於庸主宜哉、天皇即
位之初、使群臣獻封事、聽天下之情、可謂知
為君之道也、或曰、帝懼良事、雖憂水旱之

醫心方三十巻

求問天下、隨民情、而欲設其治教者似知
道、然不數搦、弘徽殿、政教不行、為一婦人心
神器之重、於後宮之知、治道不行、治道者帝
也、知天下勢、不動天下勢者、亦帝也、夫雖知
不行、猶不知、豈可謂乎知為君之道曰、然如
斯則帝業無損矣、然強不可為帝之欲、夫嗜
食嗜誠之、須國色、縦而後慎之者、不在正者
不能禁、舊來帝令義懐十七以天下之秀色
願也、豈覚可不為蕩惑乎、群卿諫之、今内之

始禁長編之職、使帝永不至斯、斯之大禍惜
哉、朝廷無諫臣乎

○醫博士丹波康頼撰醫心方三十卷、
康頼其先出自後漢靈帝、康頼醫術通神妙、救
療蒼生、故以療名顯于天下、叙從五位上、歷鍼
博士治療之職者、醫心方三十卷、獻納之、康頼
元領丹波國矢田郡、於是始賜丹波宿禰姓、其
子孫相繼、以醫術彰名、
按康頼以醫起家、以降累世綿々、不墜其業、

或爲頭陀或住施藥院使者都一百十餘人然至於近世丹氏寥々哉未聞有其子孫吁夫惜哉

本朝第六十五　花山院　諱師貞冷泉院第一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懐子攝政太政大臣伊尹女也

寛和元年夏四月延暦寺良源寂○藤原齊明等有罪伏誅

齊明及其弟保輔等殺本忠黨丹後大江匡衡藤原季孝等劫掠匡衡之左指齊明保輔等逃亡入朝廷下[illegible]之捕齊明於近江高嶋誅之

本朝通紀巻之二十二　前編　十三

夏大旱○六月弘徽殿之女御薨

帝即位之初納關白頼忠之娘且爲平親王之女藤原朝光之娘爲女御三女相共不得帝寵時閑大納言爲光之娘恒子之容貌麗美納爲女御天皇寵遇甚渥置之於弘徽殿故呼曰弘徽殿之麗女御是月恒子病薨天皇甚愁悲不聞朝政遂有捨世之志群臣數諫之而不聽

秋八月圓融院落飾稱法皇　法諱金剛法覚如

二年夏六月天皇退位入花山寺落飾

帝不止春弘徽殿之情思夜潜出自貞觀殿之小門入花山寺藤原道兼沙門嚴久僅二人從帝路過陰陽師安倍晴明之宅晴明遇避暑庭仰見驚曰不意吾見天子避位之象也何其怪哉帝聞而笑之走入花山寺薙髪法諱入覚晴明急入宮奏帝不在至明日索得帝之所在而大驚中納言藤原義懐左中弁藤原惟成等見帝之落飾不堪悲歎遂剃髪帝在位二年避位於皇太子群臣奉皇太子即位春秋七歳

本朝通紀巻之二十二　前編　十四

本朝第六十六　一條院　諱懐仁圓融院第一之子母藤原詮子右大臣兼家之女也

永延元年春正月釋奝然自宋歸朝献所持来之佛像及一切経等

奝然未詳其姓氏居東大寺學三論又受密教於元杲天禄以後有心渡海當此時本朝久不通聘於中華之使奝然遂欲入宋待商舶之容而往謁大宋國遇其便船遂欲之有老母行年六十奝然欲捨母去則不孝也母聞之亦非宿懐思量而不決母聞之然却有勸心奝一勸一泣使於

作寺作養濱訖天然奝母數年全奝之餘命自
宋朝還我土再見母面則乘商船入宋巡禮勝
地歷覲明師遂於汴都西華門外啓聖禪院礼
優塡旃檀像乃雇佛工摸刻而得之太宗詔
問我皇系歷祚奝對答詳備君臣稱嘆太宗賜
紫衣時本朝永延元年也奝在宋都六年上台
州鄮仁德之郷歸朝持來大藏經五千四十八
卷及十六羅漢畫像其所摸刻之像（今嵯峨清涼院釋迦）
其時母尚在爲奝大悦焉

秋九月中務親王源兼明薨（年七十四　傳見貞元二年）
二年秋八月右大臣藤原兼家造二條京極宅
其造營極土木之奇巧至宅成招百官饗宴特
源頼光（滿仲之嫡子　傳見治安元年）奉貢駒三十匹配令承
臣以下式蒲濟々之壯觀人皆駭之
今年釋性空開播州書寫山円教寺（事見寛弘四年）
永祚元年夏六月彗星現東方〇秋八月（三日）日見
三方後合爲一〇（十三日）大風吹倒宮城諸門及百

社佛閣〇冬十二月右大臣兼家任太政大臣
時兼家上表辭職曰臣聞貞觀之初命忠仁公
爲相三十公當仁百官惣己俗阜無費于受崇封
德高有便于鍾厚禮階下以今日天下唯昔時
賦歛之畢耗爲倍以負觀故事比微臣才用之
懸隔千里加以彼間公卿其數纔十有二人萬
儉交濟實封不幾今當時所備者上皇三院内
主三宮及公卿廿一人也計其職邑爲國頒數
而臣更凝三宮之儀又居正台之任若以前皆

之末苗謂當臣則周邵之後無登三事若以忠
厥之元老謂崇臣則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臣竊
帝道嚴政遂以來變異屢臻議訕無際間六與
則五既闕論八柄亦七不堪彼湯武聖主也然
不能乘葦舟而濟江湖伊呂賢相也然不能
騁爲而馳郊野雖寔聖主賢相昧若越人與
見者況愚臣爲得特重載以久濟巨川豈以
以猥陟象岳哉方今陛下肇服玄冕斯猶
百辟傾心慘々然以待陛下之政四海傾耳

靡然以聽陛下之風臣之休退今其時也昔羊叔子之歸故里也指二碑而為吾師鄭臣君之挙新材也推五輪而進其位何以忘止足猶欲踊逆鱗伏願陛下暫撤王懸垂照丹款早停先勅其文者時之文人大江匡衡書之其書時能筆藤行成淨書之以聽帝不聽其請

正曆元年春正月天皇元服

時天皇十一歳

夏五月攝政兼家辭職出家

兼家有病上表辭職凡四箇度帝不得止免之以其子道隆代兼家為攝政於是兼家剃髪號東三條太入道

秋七月前攝政藤原兼家薨

時歳六十二以其第為寺號法興院有攝家之院號者始于此

二年春二月圓融法皇崩

時歳三十二

冬十月梅壺皇太后詮子剃髪始號女院

詮子圓融院之后帝之母也號東三條院后有院號始于此

三年夏六月太政大臣為光薨

時歳五十一封相模公謚恒徳公其子道信哀慟至切父而不襄然親喪倍禮皆一期而止道信不得遂衆歎々除服泣作和歌曰限阿禮波今日脱捨都藤衣果奈幾物叚奈利計里時人感其孝志

今年紫式部卒

式部越前守為時之女母常陸介為信女也初號藤式部陪侍上東門院其性聰敏宜和漢之史籍善歌詠兼通佛理入天台一心三觀無脉閨閣之才人也嘗式部在石山寺撰源氏物語布于巻其言彼莊子之寓言以假為真然筆端鼓舞之妙於國字撰擇之中最奇勝也就中若紫之巻詞言絶妙故改賜名於紫式部時人稱日本紀局先是圓融院雪後望山式部侍玉扆帝欲試式部之才戯噴謂之曰香爐峯雪如何

紫式部日本紀局　言鋒絕妙人如玉
寓言莊子假書眞　數疊筆端歌雜曲

右題源氏物語

金山悠僧那彥

香爐峯下新卜草堂初成　唐白居易

日高睡足猶慵起　小閣重衾不怕寒
遺愛寺鐘欹枕聽　香爐峯雪撥簾看
匡廬便是逃名地　司馬仍爲送老官
心泰身寧是歸處　故鄕何獨在長安

右廿首今記一首

旧説正親町以南、京極西、今東北院是也。院上東門院御所也。又式部墓在雲林院白毫院南、小野皇太后墓之西也

式部徐起而前捲御簾。帝有愉色。此記憶唐樂天之香爐峯雪撥簾看之句、悟帝意者也。後嫁左衛門佐宣孝、生大貳三位群局。枝衣仕之

〔按〕先達多撰式部之傳、而未記其逝年。唯和漢歴代備考謂、今年式部卒。實録之所不記、傳達之所不謂、闕而可也。而本朝可及式部之才之女、皆姫有手内親王之他、我未見之。內附其卒年而不記。歷無書中可叙其傳之編。故上大書式部卒、下畧載其事蹟者也。或傳為特作源氏而式部筆授、不審。

四年夏四月、道隆辭攝政、為關白。○夏五月、菅丞相贈太政大臣正一位。

勅使下向筑紫之安樂寺、宣詔。時神託詩曰、昨為北闕被悲士、今作西都雪恥屍。生恨死歡其我奈、從今望足護皇基。

五年春三月、天下盗賊大起。

天皇詔源滿政・平惟時・源頼親 頼光之弟 源頼信等、分遣諸國捕群盗。

長德元年春三月、關白藤原道隆薨。

今月道隆疾病不平。於是奏朝曰、臣聞王者御天下也、承天建官、象地分職。所撰失道則泰階不平、所受乘仁則列岳為異。臣伏檢家譜、列祖先臣之秉鈞柄者、多是老年蓄德、莫不奇才大功。而今壯年而早昇、不才而妄進。三十餘初攝政、四十餘猶闕白位在三公之上。目擬易迷、身疲為攘。手繁難理。夫股戟非可久立、顏厚非可寄居。重載之舟、不犀那堪濟川之用。再實之樹

有蠹、未免待風之危。伏願陛下憐臣辭病、免臣道名繼後屢承。然熟惣往日於虛無、唯將席月占雲、養餘年為已有所。其請懇情切、瀉丹情之處。帝憐免其請、以其子伊周為假之關白。於是道隆落飾、不幾薨。時歲四十三。

夏四月、以右大臣道兼為關白。○秋八月、關白道兼薨。以其弟道長任關白。

初道兼為關白之時、伊周奪已之假官、以任之。常嫉惡、自是叔姪有隙不睦。伊周者道兼之姪也 伊周私

呪詛道兼不異道兼薨伊周快然以為
宿懐已遂矣時女院察伊周之狼心故以伊周
不為関白以道長為関白伊周倍憾怒不平又
詛道長然無験

今歳自夏至秋大変

二年夏四月藤原伊周其弟隆家有罪被刑流

先是花山法皇通鷹司四君女毎夜乗騎幸女
宅時伊周通四君之妹三君依意疑以為通三
君於是与隆家相謀伏路狙法皇射中御衣袖

法皇雖大驚心恥不敢言為然已事泄著千世
帝甚怒使源頼光等警護並延詔捕非違使捕
伊周及隆家削其官職流于伊周於播州于隆
家於出雲

三年夏四月伊周隆家得赦帰京

初伊周等被配之時其母不勝離憂頓寝病将
死唯所言欲見伊周一語耳伊周有所聞之
大愁無楽生意謂若於其未瞑之前幸得母於
相見備使我罹重刑亦何恨為乗間亡出於

微服潜行以帰其家問母之病而事露於是以
犯法更貶於太宰府時伊周之妹中宮定子誕
生皇子由是伊周隆家被赦帰洛

秋八月前鎮守府将軍源満仲卒

満仲者六孫王之子而清和帝曾孫也達武芸
兼好倭歌故以武名顕于世其子孫累世源武
之業皆推満仲為始祖満仲曾任鎮守府将
軍又為左馬頭初天徳四年有寇盗夜入満仲
之家満仲善拒之射獲之遂索得其党安和二

年源高明之乱与其弟満季相共警衛禁中執
其賊貞元二年満仲登叡山聴座主院賢僧正
之唱導大信崇致仕剃髪去居摂州立多田院
故時人称多田満仲此年寿八十八或説天徳
年中信濃国戸隠山有妖鬼悩害人民勅求直
女国人為之苦矣朝廷議使満仲鎮之満仲奉
勅入戸隠山輒斬其妖鬼

四年秋七月藤原佐理卒

佐理者藤敦敏之子清慎公実頼之孫也母ハ忠

大臣時平女也自知書嗜筆墨留心於斯故祈六書萃楚摘八體之英華本朝三筆之其一也其初習慣道風之墨法至于晩年慕義子之風情曾佐理任太宰大貳任罷自鎮西還至伊豫國時治風浪悪不能出舟宿留數日一夕夢三嶋神告佐理曰請汝書社額然得順風翼日乃書社額懸之風乃順而發舟時人感其墨痕之妙通神

秋八月文章博士大江朝臣匡衡與大内記紀齊名論大江時棟之詩

今月帝拓文人數輩作詩使匡衡擇上其詩匡衡以時棟之詩爲第一時齊名難其詩稱有下句學勝病柳留與匡衡評其義諍論齊名之曰時棟之詩曰浴米人盈樂露得世皆喜似玉潤門千知毛加戸爲令宋上章露字露徳之義也下章潤字亦潤徳之義也露與潤其義一也二句用之未窺作者之域者歟匡衡對曰論語曰東里子産潤色宋大潤飾也又麻泉切韻曰潤

益也然則飾門千益門千之訓何難之有矣縱使以潤字雖讀露訓古今省試詩以字異訓同之字並句用之是例也齊名又問蓮蒲自生廚鳳凰頻集取此題詩表周成王文也成王無蓮蒲生廚之瑞而不叙周日之事空表堯年之祥求之於文章尤爲未達匡衡曰春秋潛潭巴曰君臣和得道度叶中則蓮蒲孳於庖廚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孫乎四海徳洞淪其蓮蒲生白虎通亦曰孝道至則蓮蒲生然何獨稱唐堯之詩唯是聖代所生之樹也蓮蒲何不生周乎齊名又問　仁猶覃草木　信幾及鱗介日下識姿傾　風前看草靡　不審上章云草木下章云草靡草字兩處義一同也著作之趣可爲巨害匡衡之曰先例及第詩並句用同字專不爲難大和宗雄及第詩曰二流涇渭宸靈奇合注交通不是澆共應二宮咸浩蕩是二流與二宮並用也其外嶋田忠臣及第詩並用流之字者王之及第詩並用私之字源當方之及第詩並

用詩字作詩等或六韻或八韻並句用同字皆預及第何況十六韻百六十字之内用同字更何難之有乎又問羽名嘲傳詭巧思拉般爾不審傳說者一人般爾者晉般王爾二人名而并二人對一人者何乎對曰白居易詩曰幸逢堯舜無爲日得作羲皇向上人堯舜者二帝名也羲皇者一帝名也以二人對二人名先賢之跡也又問絳闕仰清景清景者何景帝德之意其義不見文之荒凉不知意趣者歟對曰以君明

喩日月皇明燭照然則普天之下何不仰其清景乎文選東都賦曰皇城之内宮室光明云云然則向絳闕仰清景又何難之有乎齊名又無可問之難自服時人大感匡衡之博洽之才

今年疱瘡發天下

長保元年秋八月南蠻海賊冦嶋邊境發太宰府兵討之○冬十一月道長娘彰子入内

號之於藤壷女御彰子入内不幾中宮定子崩彰子爲中宮於是道長逞權勢擅朝政

二年夏五月天下大病祭疫神於紫野

時建神社於船岡山北行御靈會號今宮被奉神馬

冬十一月内裏炎燒○冬十二月東三條女院詮子甍

四年春三月僧寂昭入宋

昭諫議大夫大江齊光之子也俗名定基仕官至參州刺吏會觀九相詩深生厭離乃解冠纓投叡山源良學名講學今年入宋眞宗咸平五

年也宋帝愛其才深留之故昭遂留宋不歸朝

寛弘元年秋八月釋增賀寂

增賀平安城人諫議大夫橘恒平子也生四歲初向父母曰願上叡山學一乘作是語已又無餘詞故以十歲登叡山師慈慧性聰敏而學綜顯密志遂止觀而恐名利絕交謝冷泉天皇安和之皇勅爲供奉佯狂逃去太皇太后敬之爲師而延宮中使於衆女中出麁語又躍去蕪穢仕僧正入宮賀謝翼從甚盛賀帶乾魚爲

三井ハ興

瘦狩牛交先驅之列諸徒叱去賀厲聲曰増止之前驅去我誰乎聽者笑而伏常自歌曰名我名利人樂哉乞兒身今年壽八十七

冬十月始幸北野社

二年春二月赦伊周令參内預朝政○今年陰陽博師安倍晴明卒

晴明仲麻呂之後也父曰大膳大夫益材幼聰明一日晴明載笠過勢多橋蓋光者遇之謂曰人皆有動行公何動不達事晴明辱其言乃

就賀茂保憲學天文之道窮其蘊奧至於暦算卜占推步之術無不兼習故寬和朝占天象識天子之讓位事見寬和二年在相國家卜知風襲之蛇毒其外晴之奇占妙術甚多至於今學占術之家大概以晴為祖今年卒其後五世有安倍泰親也○或傳嘗三井寺智興有病醫療不效其徒頼晴明請救明曰法師病不愈而我有秘儀以人相贊其方可試其徒證空聞之曰為捨身大士之常況代師死我何避之願替師命

泣不動

者也同侶無不嘆伏空曰我尚有母年甚老矣若不往見恐懷愁恨乃往母所陳事母曰我老命有且暮唯憑汝汝其先我乎然思汝生代師雖死不悔空喜歸房於是明施方興疾立瘳空早受病身心惱逼時空生平持不動尊此日非夢非覺明王告曰汝已代師取死我豈不換持者乎空感喜礼像就見其像似有病質涙滴在脾應時空疾即痊都下傳為奇事其畫像涙痕如新後又不滅世號泣不動門屬秘投今尚存焉

三年惠心僧都作一乘要決

四年春二月文章博士大江以言上疏請兼官

以言上書曰臣長保三年被任當職不給兼字已及七年古今之間未有此例謹檢故實文章博士數弁官儒士居左右衛門權佐繼踵無絶不可追計方今聖主好文賢相擇士不過好文之代者何為愁而今遇漢帝好文之代不得四士之時者則何為恨而今得周公擇士之時

請天恩被更任職發榮花於翰林之二三春將傳
故實於学撰之爲代帝詔應其請先是以言以
学業與齊名具平匡衡等比其名然爲道長被
狙不得帝顧以言嘆不遇賦一聯曰鸞鳥不變
三春眼鹿馬可迷二千世情是上句自嘆不遇之
時嘆不得時下句執政道長以肆朝權比秦趙
高帝聯之將登庸之然憚道長不果經數年任
文章博士根據被兼官以言稍開愁

春二月書寫性空寂

空倫名者倫太浴入大中大夫橘善根之子也
仲太初事藤時朝（時朝者右大臣時平孫也）時朝嘗蓄一奇
硯珍襲藏諸家每不出之每有餘任官爵必出
而視之仲太願視此硯然不能見爲時朝有兒
齡纔十歲仲太啖之竊時朝出外之時密開
視之時有從閨外仲太驚急時朝歸到遽將入
之筐中誤墜於手硯碎爲二仲太大恐無所措
兒謂仲太曰汝勿駭不能咎於汝告父以我所
爲則必不深罪仲太少休矣既時朝還家視硯

廿二　六十六代
一條天皇
寛弘四年丁
未三月十三日
崩壽九十八
文政八年乙酉
八百十九年

破大驚窮問所由兒自言其所爲時朝大怒曰
此硯者吾祖鎌子連詣住吉神祠一七日夢二
神託鎌子曰我自此從於此地以降幾星霜于
茲矣到來者衆而未曾見其誠實者今獲汝誠
慇加此我甚喜之故以一硯付與之汝若每官
進位昇乃寶之能季鎌子覺左袖有一
硯歸家以寶爲傳遂至我今汝破之何也竟划
幼子動仲太大悲哀棄俗爲僧時三十六歲于人
跡不到之處此乃我日州霧島結盧而居兵空

自爲僧苦行殊絶或隔數日而食或不食而登
旬每而有懈失之來自在到老絶不啻言居日
州四歲移住前背振山一日化人來告曰播州
有山曰書寫是靈驚之下峯也居於者衆善世
心得六根淨至彼山結庵於是始開書寫山移
居山禽野獸無棲自馴今歲壽八十

五年春二月花山法皇崩

時春秋四十一

夏四月中宮彰子遷居上東門院

號是於上東門院

六年春正月以文章博士大江匡衡拜美濃守

秋七月二品中務卿具平親王薨

親王村上帝第七之子也自幼頗悟巧詩賦故朝廷詩筵之塞親上先則帝嘗賦書中有往事之題曰百王勝躅開篇見萬代聖賢展卷明親王奉和曰忽戴君恩遇自恥風声猶滅漢東平比親王之於帝猶東平之於漢帝時文人感親王之比喩固當其餘之者述甚多今歲四十六

天皇太悼惜其死【羅浮子曰】兼明之後有具平其號中務卿親王故有前後中書王之稱（明以兼明號前中書王以具平號後中書王）平詩在麗藻其文存者少也併見之則兼明才高於具平然兼明之外本朝王子無及具平者但兼明之子孫者不顯具平之子孫消世々有（村上源氏多）不能具書之者也且以與攝家世婚故官爵亦高

冬十二月參議菅原輔正卒

輔正者菅相丞之子淳茂之孫也淳茂嘗繼家業在文才輔正又繼箕裘以博才也名震一時

時壽五十八

七年春正月藤原伊周薨

時歲三十七去歲使伊周准太臣賜封戶預朝政呼謂儀同三司以同三公之義

八年夏六月天皇病讓位於東宮居貞親王（一）天皇崩

時天皇春秋三十二在位都二十五年帝自履祚之甬嘗詩文故老贊詠文人才子甚多朝秩豫出正誠然攝政道長以擅朝政不任帝情嘗

帝兼明子居伊陟問曰兼明之遺文有幾卷乎時伊陟愚昧不知文字對曰遺文散逸唯有兎裘賦一卷帝以爲親王所著之裘使伊陟備天覽伊陟捧兎裘之賦一卷帝怪而乃使侍臣讀之至序文所謂君昏臣諛帝顏忽變色伊陟戰慄既而至扶桑叢蘭之句大悽親王無罪遭冤而龍顏復初其後帝患於道長之專權威抑歷賢子

書扶桑叢觀之二十句以納書匣至帝之前道閲
入帝坐初見叢觀二十句自破裂不以示人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二十二　終

釈書巻之四 任寛仁元年六月十日卒云

異域之人向其儀称楞厳院源信如来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二十三　釋金山交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三條院長和元年、盡後冷泉院治暦四年、凡五十七年

三條院　人皇第六十七

諱居貞、冷泉院第二之皇子也、母藤超子摂政兼家之女也

長和元年　宋真宗祥符五年　春正月道長女妍子為中宮

春三月畿内之諸山大雪

二年春二月内裏火○夏六月叡山恵心院僧都源信寂　文化十三年丙子八百年

源信姓卜部、和州葛城郡人也、父名正親、母清原氏、父母詣郡高尾廷信、幼聡明也、後上叡山事慈慧、刷精修学、究顕密教、過壮歳、忘栄名、屏居横川、専以著述為己任、所謂一乗要決・往生要集・阿弥陀経疏・大乗對倶舎抄・因明相違註釈等也、號恵心院僧都、信曽作台宗二十七疑問、宋國南湖知禮法師、禮得問書大嘆賞、乃造答釋返之、今年壽七十六

四年冬十一月内裏火

上歳二月之回禄、今歳新造畢、至十一月此又悉回禄

五年春正月天皇讓位於東宮敦成、受太上天皇之尊號

時春秋四十一、依眼疾讓位、在位五年、東宮時九歳、外祖道長為摂政

春三月大寺僧奝然寂○夏四月自因幡國遷薬師於京　因幡堂薬師是也

後一條院　人皇第六十八

諱敦成、一條院第二子、母中宮彰子、後号上東門院、摂政道長女也

寛仁元年春正月盗入内裏

時瀧口内舍人藤長輔及藤良寿等拒射殺之

賜賞於二人

○三條太上天皇崩

時春秋四十二歳

夏六月在賊盗道長之庫金

盗其所取之金千二百両、経月捕播州斬戮之

秋八月太子敦明病狂

太子病狂不平也、故退太子位、號小一條院

太上天皇以弟敦良為東宮

二十年春三月道長之娘威子入宮為女御○夏四月

行圓建革堂於一條號行願寺

行圓姓源氏通議大夫國學之子也初圓已冠為進士名國輔隨父赴州有孳妾留在于都下國輔繫戀故以下日辭歸問女或曰近頃聞其人病無養保已終否乎國輔尋求往野其屍腐爛不可見國輔不還家即入園城寺剃落遊智靜心譽二師之門故以精修學今年建一寺號行願

寺即今革堂是也

二十一年春三月藤道長剃髮著僧衣

時歲五十四時人稱是於入道故使他之法體不稱於入道〔藤史略曰〕道長宮人而脫官處俗而與世事可惟也夫僧者隱山林而棄名利處世而不可君臣之間食草木衣木葉不[illegible]方民絆官祿道長如何猶服貪虎威出家煩國家乎

夏四月異賊寇我境

頼光四天王

源頼光
八百年

武烈第一材
源頼光殿
臣有四
天王大江
鬼魁為奇
怪退散零
魔鎮
帝都
庚辰十一月廿四日
竺僊邪燕

異賊五千餘艘來襲壹岐嶋殺嶋守藤理忠於是勅太宰府官兵拒之海賊敗退焉

四年春二月道長創法成寺

號無量壽院其造營揭輝競艷使佛工定朝造丈六之彌陀九體安置之其餘之佛像不可勝計以叡山之僧實因為導師

秋七月大風

治安元年秋七月（二十四日）源朝臣頼光卒

頼光者満仲之長子也勇材武烈天下無不稱

其勇材者秦精射藝其家臣綱公時貞光季武皆有武名頼光事于一條帝任鎮守府將軍是歲卒○或傳昔叡山有一童容兒甚美麗也僧徒愛其美勸酒交歡此童至醉後時時欺人舐血和酒飲之為惡行栖大江山金熊不能之數十鬼為之徒黨每至天陰月昏之夜出攫人民婦女害物人皆患之事以聞頼光奉一條帝之勅率綱保昌等七人陽為入峯行者入山涉溪到鬼窟鬼見

童形出見頼光等詐聯而使強毒酒童子醉
窟裡諸鬼亦盡醉臥時八幡太神住吉神現形
導頼光開石窟之扉頼光等直入拔劔大呼曰
普天率土悉皆王地也何鬼魅之所居哉鬼驚
起將搏頼光頼光徑前刺鬼鬼猶捫其頂網傷
進而斬鬼并戮諸鬼載諸首於一車頼光還帝
都而奏帝大喜勅納鬼首於石函埋于山中
〔按〕本朝自古傳奇異殊怪事者不少也若
其一二謂之夫藤原千方在天智帝之朝役

使金風水隱之四鬼不順王命田村將軍討
鈴鹿山之鬼滿仲斬信濃國戶隱山妖鬼頼
光入大江山殺酒顚童子平維茂亦殺戶隱
山之鬼此等類不遑枚挙卑俗之所称益不
足信矣夫我國者天神地祇之所鎭　天照
太神以來神以神傳皇以皇傳歷萬世不易
神器之経称君子國者實嘗矣如斯之大陽
之靈區豈生怪奇之物至誣世欺民乎雖
田村滿仲頼光等齊于城天下甲冑之

也故後世之俗士矯託其奇勇褒称頼光溢
茂等驚好奇者之聞惑世者歟嗚呼夫過誇
鑠其實者歟政事畧唯言丹波國有強盜渉
險跨谿登據大江山中其黨甚多兵常被赤
毛於首爰丹朱於其面詭鬼形借事於妖術
爲劫盜民人爲之苦焉天子勅頼光討之也
頼光與四天王等爲行者伺彼之抑周遂誅
甲賊

二年秋七月道長供法成寺金堂供養

佛工定朝名也十八代光孝帝六世之孫康尚子号覺助之二代法眼
康尚｜定朝 法橋｜覺助 法眼
定朝 治安二年壬戌十一月朔日叙 文化十二年乙亥二七百九十四年

時天皇幸彰子妍子威子之三后皆至〔二十六道長女也〕太政太臣公季以下悉從因是称道長於
御堂關白是日賜法橋位於佛工定朝〔工人叙位之始〕
萬壽元年春二月洛中有盜檢非使捕之〇冬十
二月大納言藤原公任致仕
公任挟政太臣頼忠之子也文才兼和漢并達
詩歌管絃之三藝自圓融院以降事于數朝官
至於大納言然閲權貴之子不登三台也故喟
上表致仕使紀齊名大江以言作表然皆不

其心。於是公任報大江匡衡曰、卿能成我志者
也。匡衡歸家未得其趣。時其妻赤染右衛門
〈門大隅守赤染時用之女因于監孝時之女也〉敎匡衡曰、公任驕傲之
人也。宜述彼父祖權貴而其身不登三位、匡衡
領之作表呈之。公任善之、則奏獻之。天皇許其
請也。

三年丙寅

二年夏大旱。○秋八月東宮尚侍嬉卒。
嬉子道長第三娘也。罷東宮、誕生皇子。三日卒。
時歳十九。歳贈正一位。道長大悲愁。初道長ㄙ

本朝通紀卷之二十三　前編　七

事于一條帝以降于茲四十餘歳、喜吉月無
一事可憂之凶。至是頗有嘆愁之事也。

丁卯

四年夏四月洛中大雪。
深四尺五寸。餘木葉悉凋零。
秋九月皇太后妍子崩。
道長之娘、三條帝后也。時二十四。道長不堪相
續之憂、心懷悽慘遂發病。
冬十二月前攝政藤原道長薨。
時壽六十二。

按天地盈虛、寒暑周廻、日月相轉、晝夜不止、
萬世之常也。人之道亦如也。故曰、福爲禍始、禍
作福階。然貴賢躬有福體道而不奢躬有福
貴奉天命謹其福愛則吉凶禍福輪無符然
道長升高位專恣朝權四十有餘歳于斯也
男子頗升台位、天下之朝政咨父子兄弟之
闘任心施行姦惡、類納皇宮、擅富位極華靡
道長雖處此之幸、蒙不知可卑守之道日月
驕逸、無咎諛善道與德之心。福極榮樂盡而

本朝通紀卷之二十三　前編　八

禍害迭發、衰體被憂躬終患哀之間。易曰、天
道虧盈。聖言豈可誣乎。
○太納言藤原行成卒。
行成藤義孝之男也。繼箕裘好文章、與大江以
言及匡衡等常贈答詩文、且妙翰墨。故時人謂
草聖。或稱筆賢。後世筆道家稱本朝之二聖三
賢。行成居三賢之其一。〈以嵯峨天皇空海爲二聖、以道風佐理行成爲三賢〉
三　今歳壽五十六
長元元年夏六月、前上總介平忠常起亂於下總。

州詔平直方中原成道發東海東山之兵討之時忠常據海爲城形勢絶險直方成道攻之不利

忠常倍震戰勢

二年秋七月出雲雪雨〇冬十月太政大臣藤原公季薨 師輔十男

歳七十二封甲斐公諡仁義公號閑院太臣

四年夏四月甲斐守源頼信奉勅討忠常忠常恐兵勢不戰降

先是成道等討忠常無功忠常數震兵威當此時安房守藤光業恐忠常之威勢捨國上洛於是勅召還直方成道使頼信討忠常頼信率坂東兵討忠常 時頼信在上野故率坂東之兵 頼信乃欲渡海攻城將海濱無船衆兵無奈之何忠常屢出兵將挑戰頼信察有可渡之淺瀬乃跳馬渉衆皆從之忠常望見以爲神也大畏服不戰降頼信携忠常歸洛忠常至美濃病卒即斬其首送京師天皇大喜授鎮守府將軍於頼信

七年秋八月大風

八年夏六月賀茂齋院選子内親王薨

親王淸和帝之女也時歳七十九

九年夏四月天皇崩

于時春秋二十九在位都二十年

秋七月敦良親王即位

人皇第六十九 後朱雀院 諱敦良後一條帝同母之弟也

長曆元年春二月關白頼道納嫄子爲女御

嫄子天皇兄敦康親王之女天皇之姪也初[illegible]

爲東宮之時道長之女嬉子生親仁皇子嬉子卒後以三條院之女禎子内親王爲御息所產尊仁皇子 後三條院 至是即位頼道欲擅外戚之權養嫄子爲己之女入内人皆惡其擅

秋八月立親仁親王爲皇太子

二年冬以三井寺明尊僧正爲天台座主

三年春二月叡山衆徒騒訴沮明尊座主之任

明尊小野道風孫皇曾孫也嘗遊三井寺智證門学業早成於是夫藏頼通以明尊爲山門

主于時慈覚徒捧状追之、餘明議已定、於是衆徒等行向関白頼通第訴之、抱関守衛固閉、不入、衆猶不散、相更闘門、告衆曰、今日先還、明日有議、大衆退、明朝頼通使々告衆曰、天台座主位重、故選知行全備者補之、不局慈覚一門、智證之徒多有焉、将令明尊僧正徳位諸衆凖挙、慈覚之徒有執此者乎、乞莫拒訴、大衆聞之、大怒、乃走赴頼通第門、夫堅閉、大衆大呼、打門、門守猶堅閉、大衆大憤、打破門戸、頼通大怒、令平直方拒之、與戦、死傷者多、直方頻戦、幽山徒本定、勢山徒乃盡歸山

長久元年内裏災、上

帝遷幸東北院、時内待所神鏡罹災為灰塵、然猶光耀現其灰中、故集其灰、安置焉

二年春正月藤原公任卒（年七十六）

初遊圓融上皇大井河時、分詩歌管絃之三舩、羣臣各乘其所長、以施其藝、時公任乘倭歌舩、既而悔曰、倭歌者本人詠之、不如乘詩舩之

倭漢朗詠集

小野仁海

也、衆歎以其博可矣、公任管絃朗詠集行于今世

夏大地震

将山岳崩、民家壊、法成寺塔亦倒

長暦三年夏大旱、醍醐寺仁海雩神泉苑大雨

仁海初事乎元杲阿闍梨、稟密学、而後博拈衆流、為密宗之将、居於醍醐之側小野、四来受業者甚多矣、世人號小野僧正、今歳大旱、勅仁海祈雨、大雨忽降、帝大喜、賜賞、先是寛仁二年大旱、又長元五年大旱、仁海修法、雩皆悉得験、行因、時人號雨僧正

寛徳元年冬十月上東門院不豫

門院帝之母也、帝大驚、赦千万人、備被行供養

二年春正月天皇崩

時壽三十七、在位都九年、初帝自在東宮、専好詩文、既即位、志在政務、悪頼通等之虐、威然、性柔順、不能棄藤氏之議

後冷泉院（人皇第七十）

諱親仁、後朱雀帝之子也、母藤原嬉子、道長之女也

永承元年春正月右大臣藤原實資薨
實資者實頼之孫也博治好詩哉實資曽作小右記今歳九十號小野宮右大臣

二年秋九月前權中納言源顯基卒 年四十八
顯基太納言俊賢之子也太臣高明之孫也雅好学好詩歌後一條帝寵遇太渥官至中納言一日顯基讀朗詠集至古墓何代人不知姓與名化作道傍土年年春草生而感涕頼拭遂有遁世之志自是恆言人儻得無罪而見配所之月則幸矣時時彈琵琶自遣至一條帝之崩顯基嘆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乃出家法諱圓照上横川事延政後入大原四面皆山中築一室而閑居論助修練又住醍醐寺今年患疽醫人乞治與藥顯基曰我聞萬病之中心不亂而果成者疽而已我適患之何其幸哉遂不服其藥念佛而薨

四年冬十二月納佛舍利一粒於諸州神社

五年冬十二月頼通之娘寛子為皇后

六年春三月頼通創宇治平等院
時頼通有所思而未設門遇大江匡房訪通頼通語匡房曰我初今建平等院然未建門者河水在東山巖在南西則堂背也北唯地居我忌憚方位不知寺門之向北在何地乎匡房之曰寺門之向北所謂我朝洛東六波蜜寺震旦西明寺西域那爛陀寺周圍四十八里九寺一門也頼通聽之而大喜乃建寺門于北是時匡房年齡纔二十歳時人驚感其學記

今歳安倍頼時及其子貞任起亂於奥州
頼時東夷之首長也司六郡子孫蕃蔓威名大振劫略人民不輸賦貢而豪於是有朝議使源頼義 頼義者頼信之子也性沈毅多武畧為將帥之器故衆共選 拜鎮守府將軍討之頼義奉勅率兵入奥州國内之人民固知頼義之威名故東士悉歸服頼義頼義之威風大震頼時大恐詣頼義之麾下謝罪降於是境内蕭清既任終頼義欲還京師時頼時之嫡子貞任聊有狂法頼義怒召貞任欲罪之

頼時語其子徵曰、人倫在世、皆為妻子也、貞任雖愚、父子之愛不忘、弃忘一旦伏誅、吾何忍哉、不如及頼義未來攻、左右皆從之、於是頼時與貞任塞衣河關、叛頼義大怒、進兵圍城、攻戰數回、然頼時尚固拒、

七年春正月頼義殺平永衡、

永衡及藤經清者頼時之壻也、初皆從將軍、時永衡被銀冑、有人說頼義曰、永衡令雖外從將軍、而內挾奸謀、所著之冑與衆不同、是必欲令賊軍兵不射己也、其冑赤眉、豈不別軍之故乎、不如早斬之、斬其內應、兵頼義然則勒兵收永衡立斬之、於是經清等怖難之及其身、竊逃從頼時與頼義倍進、圍衣川塞、自是攻守歲不息、

天喜元年夏六月從一位源倫子薨、

倫子者道長之室、頼通及上東門院太后威子等母、天皇之曾祖母也、壽九十、

五年秋九月頼義誅頼時、

頼義說安倍富忠發兵攻頼時、頼時素與富忠

舊親也、聞之、為陳利害、自赴富忠之許、富忠伏兵於險阻擊之、頼時進兵大戰二日、（頼時之兵二千也）頼時中流矢没、於是餘兵大敗還鳥海柵、貞任集殘兵守河崎城、

冬十一月頼義及義家帥師、攻貞任、貞任拒戰鳥海柵、官軍敗歸國府、

頼義義家（義家頼義之長男）帥兵參討貞任、貞任率四千餘人出擊戰、于時風雪甚厲、道路艱難、官軍無食、人馬共疲、由是大敗、死者數百人、殘兵悉散走、所殘頼義義家及藤原景通、清原貞廣、大宅光任、藤原範季、藤原則明等纔六騎、賊兵圍左右翼、固攻、時義家歲二十、驍勇絕倫、騎射如神、賊兵大驚走之、不近相謂曰、是八幡太郎也、（八幡太神故曰八幡、自是永為其名）六騎之兵亦殊死戰、賊兵益怖不進、頼義竟潰圍歸國府、自是貞任亦大振兵勢、

冬十二月頼義遣使於出羽國司源齊頼、請發兵、不到、

頼義在國府遣使於齊頼等招之時齊頼恐貞任之威勢不敢來援於是頼義無可重攻之勢在國府不出兵由是貞任出衣川關放兵於諸郡徴納官物大刼掠州内

康平元年秋八月大極殿火

五年秋七月羽州仙北俘囚豪將清原武則將一萬餘兵救頼義攻所守貞任叔父良照之小松城陷焉

先是頼義遣使於武則等頻求援兵於是武則

將子姪一萬餘兵來會營岡（時頼義在營岡）頼義大悦則督兵向小松構一陣武貞（武則之子）二陣橘貞頼（武則甥）三陣荒川秀武（武則聟）四陣橘頼貞（貞頼弟）五陣頼義（頼義兵三千）六陣清原武忠七陣清原武道也各以次進已而欲攻約期而矢鏑未接于時武貞頼貞等間出巡見構外步卒過於城外城中望見而號令喧囂矢石亂發官軍亦欲應之頼義令武則曰吉辰有明日盍兵待機苟事機可何必撰時日武則曰吾軍之怒如火用兵之機不過此時即以騎兵絶衝路以歩兵攻城塁當此時深江是則大友員季率敢死士二十人葦投聲而先登入城内攻撃城中擾亂賊兵潰敗宗任（貞任弟）以八百騎援城兵來突軍鋒甚鋭官軍殆敗矣頼義以麾下援軍破之宗任之遊騎進薄麾下七軍將武道迎撃大破之宗任遁走頼義竟陷小松構

按天官時日者天所以兼定吉凶存亡也故古者國家將有事必先擇時日以定其

進發之期擇善會善之方豈可悉廢乎雖然為兵將攻戰之道不可有無先時氣而用舍之權是則所以呂尚折蓍而敗紂之軍宋武以往亡日滅慕容氏而孟吉所以有天人勝敗之論也如今頼義武則討兵用之時機不拘天時速收其兵拔城可謂得呂尚折蓍敗亀之遺意也貞任之剛僚悉碎不能敵對二將之勇略冠當時流武名後世嗚呼夫宜哉

秋九月頼義武則帥師陷衣川鳥海等數城

頼義武則拔小松柵兵勢悉振然遭霖雨久不進矣時宗任誘郡縣之盜賊鈔官軍之糧道由是官軍食乏大苦頼義分遣兵於四方求糧於是營中乏兵不過數千貞任聞營中兵少以爲一擧可殲也自將精兵八千來襲頼義患之武則之曰彼失策島藏首在今日矣頼義曰我兵少彼得策何言失哉武則曰我爲客糧食當乏利有速戰彼爲主而財用足利有緩戰相持

亘旬月則食盡兵疲爲彼所乘也而今彼急進迫麾下天福將軍也且賊氣黒如稷是敗軍之兆也官軍得勝無疑矣頼義大悦列陣待貞任薄戰義家義綱（義家之弟）等魁諸兵大戰自午至酉賊軍大破貞任敗績官軍乘勝追北賊兵到磐井河迷失路官軍振擊大破賊衆官軍歸營頼義謂武則曰今夜綏之賊勢復振不如追焉武則然之以精騎八百追之武則先遣敢死五十人潛入貞任軍而俄擧兵火大起武則乘火

盛自三面齊進軍出不意貞任之軍大敗入衣川城武則以鐵騎追擊自高梨宿至衣河關數里程僵屍如亂麻頼義亦來會衣川貞任營敗卒守之於是武則遣輕捷能攀者登岸出賊之營後就草薪而放火火起大軍鬨譟應之貞任大駭遁奔保鳥海城官軍頻進到鳥海之城邊貞任大怖不戰遁厨川城於是頼義大喜勞武則之戰功武則亦讓其功

○頼義進兵攻厨川城貞任力盡戰死宗任則任

降官軍頼義放兵誅千世童及重任家任并誅其餘黨奥州悉定

頼義進兵攻厨川柵城固守不拔遠者發弩射之近者投石打之到柵下者沃沸湯由是官軍死者數百人頼義令士卒壞村屋埋城湟積萱草如山縱火焉時大風俄起飛烟覆城中城兵不能開目而失度大潰亂死傷甚多貞任自出城奮戰官軍以鉾刺殺之（貞任時三十四其長六尺有餘腰圍七尺四寸其屍以六人荷之）其子千世童子歳十三被虜出請

外戰驍勇逾父。祖頼義感其勇欲宥之。武則議曰、將軍莫思小義忽巨害。頼義遂斬之。其外重任、家任（各貞任之弟）及其黨藤經清等悉伏誅。宗任、則任（各貞任之弟）為元（貞任之叔父）等剃髪降官軍。於是頼義以貞任重任經清等首獻京師。天皇大感、拜頼義為正四位下伊豫守、義家為從五位下出羽守、義綱為左衛門尉、武則為從五位下鎮守府大將軍。初永承六年頼時自起亂以往十二年于斯、奥州始平均。

六年秋八月頼義草創相州鶴岡八幡宮

頼義東征之始、請八幡為東夷征伐之祈願。去歳東夷大滅、因奥州平治、為報賽築一社、勸請八幡神號之於鎌倉、若宮八幡。

七年冬十月行幸東北院、謁祖母上東門院

治暦元年春二月堀河右大臣藤原頼宗薨

時壽七十三

二年冬十月行幸平等院

以頼通請之。於是頼通經營詩歌管絃及舟遊

源頼義自永承六年七月[illegible]至康平五年[illegible]一任四ケ年[illegible]不及一戦不[illegible]一矢。國中静[illegible]無事ト云

永承六年七月九日頼義将軍奥州下向。頼良ノ改テ自頼時ト称ス。将軍ノ諱ヲ憚リ同字ノ故ニ其名ヲ改

奉尉之。頼通因築山庄於此。老焉。因號宇治關白。上表辭關白、不許。在宇治參預朝政。

四年春正月朔旦日蝕○夏四月天皇崩

時春秋四十四。在位都二十五年。

鎮守府ト云事ハ陸奥ノ地貪ニシテ而モ辺要ヲ在ス。東夷ノ変アランニ依テ聖武天皇ノ御時ニ國府ノ外ニ又鎮守府ヲ置給フ。國司ハ在國ノ時ハ國務ヲ司リ、將軍ハ在鎮守府ニ府務ヲ行フ。府國相並テ國政ヲ行ヘリ。然ルニ中古ヨリ以来府國不往置。陸奥ノ守ナル者多ハ鎮守府ヲ兼テ一人トシテ帝國中ノ四ケ年ヲ以テ任限トス。古来最モ為重職ト云

本朝武家評林巻之五ニ出ル

本朝通紀前編巻二十三終

安倍氏　奥州住

○忠頼　安倍東夷酋長
- 忠良　安倍
- 頼時　安大夫　六ケ郡司
  - 貞任　厨川次郎大夫
  - 宗任　鳥海三郎大夫　降参[illegible]下松浦住
  - 正任　黒沢尻四郎
  - 家任　[illegible]五郎　討死
  - 重任　北浦六郎
  - 則任　比與鳥七郎
  - 女　アルカ一ノ前　伊具十郎永衡妻
  - 女　中ノ一ノ前　亘理権大夫経清妻
  - 女　[illegible]一ノ前
- 為元　安倍　赤村介
- 備良　照　奥州敗軍出羽　主鎮生捕配流

亘理権大夫藤原経清ハ奥州敗軍ニ生捕ル。頼義ノ仰ニテ清将軍武則斬之。[illegible]ノ男子アリ[illegible]藤原清衡[illegible]鎮守府将軍ト成リ、後又武則ヵ子二人アリ武衡家衡ト云

親聽朝政
記錄所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二十四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後三條院延久元年、盡堀川院嘉承二年、凡三十九年

人皇第七十一　後三條院　諱尊仁、後朱雀帝第二子也、母皇太后禎子内親王、號陽明門院、三條院皇女也

延久元年　宋神宗熙寧二年

天皇親聽朝政

帝性聰明、好学、以大江匡房為侍讀、初自在東宮、恒憤藤氏擅権、王政衰、民之荼毒、慕天智之治、故親聽朝政、置記録所、断民間訴、抑頼通之威権、於是頼通上表、辭職、[illegible]宇治別墅、[illegible]民人安其處、天下挙称有徳君

二年冬十二月、造圓宗寺於仁和寺境内

帝幸寺、親営法事

三年秋、奥州夷賊蜂起、陸奥守源頼俊討平之

四年冬十月、天皇幸圓宗寺

時圓宗寺置法華會、三井寺頼増為講師、興福寺頼眞問因明義、増不能答、眞曰、已、汝當選為講師、何欠其答乎、曰、非家学也、雑学駁論、嘗負乎、人皆唾其失對

冬十二月、讓位於太子

帝時四十歳、在位四年、于茲國豐民安、天下大喜、然多病、故不預聴政、譲位於皇太子、明年五月崩

按、夫明主所以御天下、安萬民者、必先修身精心、以總萬政、應萬務、是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教也、未有君心不正、朝廷不清、而能天下太平矣、想夫天皇自在東宮之初、聰明敏才、貴賢臣、資以敦典之学、而明其道、誠其心、志[illegible]而躬聽訟断、賞罰以仁剛之明、抑頼通[illegible]、故天智之舊治中興于斯、徳澤遠流四海之廣、然稟氣有定數、不可移矣、在位纔四年、薨其位、有古人旻天旻天不恤斯民、實爲何怨之嘆者、宜哉吁

人皇第七十二　白河院　諱貞仁、後三條院第一之子、母贈皇太后茂子、贈大政大臣能信養子、權中納言公成女也

五年夏五月、後三條院崩

于時壽四十一歳

上東門院名彰子御堂關白道長之女一條帝之后也法名清淨覺

承保元年秋九月上東門院彰子薨

院者一條帝后帝之曾祖母也性慈順有貞女之風后初為后之時聞南良都東圓堂前之八重櫻之嘉木命興福寺別當欲移栽於庭別當不能聞奔應於命捕走此樹載重車欲運轉于平安城於是興福寺僧徒等大怒曰此櫻者吾寺之靈木也何移栽于他乎縱雖后之旨而衆徒不遣刑罰遮止之后聞之謝曰惟妾過也衆徒等勿發雷動於別當夫奈良法師從來我儘

為敬風景人也今知好風流之桑門也其愛花自今以後呼斯櫻而可稱我櫻至後世全勿移栽于他勿剪且夫寄附伊賀國餘野莊每年花時回繞國花七日宿直守之（以餘野莊號花垣莊之故也）衆徒忽解瞋恚都下悉傳感之今歲八十七

二年源俊頼奉勅撰金葉集

三年冬十月幸大井川見紅葉

于時效圓融上皇之故事分詩歌管絃之三船各乘其所長施其藝源經信弁達三藝身乘

式部大輔一條家敦光者……一代之碩世所大儒……詩佳句多天養元年甲子……八十二

絃船勤其事而并獻詩歌時人感其多藝初三條院好聖典嗜詩文相續帝又好詩歌故源顯房藤實政藤敦光等者以倭歌顯其名大江匡房源經信等者以詩文被稱其名也

承曆元年春二月右大臣源師房病疱瘡薨

師房具平親王之子也繼父親王之業才弁和漢今歲壽七十天皇悼其亦及臨終有任太政大臣之勅矣

秋八月皇子敦文薨

宋元豊七年甲子應德元年甲子十一月四日三井寺賴豪卒文化十三年丙子七百三十三年

三井戒壇

三井寺欲立戒壇於大江匡房見之圓城寺戒壇不成故後八万四千ノ鼠トナリ叡山ノ佛經ヲ咬ミ

皇子母京極大臣女也初為中宮無子帝乃三井寺賴豪曰中宮若産子隨汝所乞豪承之寺祈之果中宮生皇子帝大悦召豪豪入宮奏曰立戒壇於三井寺帝初思豪之所乞者僧階也於是驚曰三井寺戒壇非山門之所肯也兩門爭訴必有騷動遂不聽豪大怒歸寺斷食將死帝驚使大江匡房解其恨匡房赴寺入豪房豪屏一室有怒聲曰天子無戲言我所望已不許我所祈皇子我又取而共入魔界耳匡房不

略記永保三年十月一日供養法勝寺之九重塔薬師堂八角堂。続文粋八角九重塔安置五智如来

得遇宋商而奉表遂於皇子亦夢時皇子四歲世
人為豪之祟者也

[庚申]
秋建法勝寺九重塔
四年春二月高麗王病求醫於我朝
時高麗聞丹波雅忠之醫術之勝絶附牒於王
則貞商人賚太宰府求於醫時書中有奉聖旨
訪聞貴國之文以其勝詞失禮返其方物不遣
雅忠帝使匡房作返簡書中有雙魚難達鳳池
之月扁鵲何入雞林之雲之句匡房自負之時
人亦感之至高麗宋朝奇此文

[辛酉]
永保元年春二月興福寺僧徒燒多武峯
先是興福寺之僧與多武峯之僧有爭論相鬪
興福寺僧徒敗興福寺之衆徒大怒悉放火燒
毀多武峯初天智帝自創此寺以往四百二十
有餘年其寺塔始燒失也
夏六月山徒燒三井寺
先是叡山之奴僕辱三井寺之奴二奴皆大津
之民也奴僕怒訟辱於山衆山徒不釈於是奴

至文保元年園城寺燒失七度也

僕告三井寺衆寺衆曰自今吳為山役大津之
邑人悉背之既至四月比叡神祀大津不供山
役（先是大津民年年與山役爾今年不出民役）朝廷勅攝諭之三井
寺不聽於是山徒大怒發衆向三井寺衆不能
支山徒放火院宇悉灰燼

[壬戌]
二年夏大旱○冬十月伊豫守源賴義卒
時壽八十八　【林學士曰】河海至大
然無不有源水喬木其榮然無不有本根也本
朝軍功之大武林之業以鎮守右幕下為盛矣

然嗣無賴義義家則豈以幕讓之身倚攝主將
之器哉賴義義家膺將帥之任再征奧羽前度
誅貞任宗任後度戮武衡家衡威振東塞
名冠北闕自是以來關左士林藤平等諸族悉
為源家與僅故逢右幕下勃起無不在祖源氏
是知幕下之勲業為賴義義家之賜也可謂
河海之源水喬木之本根也

[癸亥]
三年春二月以仁和寺性信叙二品
性者三條院第四子也歲十四出家師仁和寺

○叡山傳教　日本台門初祖最澄大師　山家大師

延暦義真　修禅大師　一座主

智證大師　三井圓珍　五座主

延暦寺　法性智慧　三座主

右蔵文慶

一乗穆算

圓城餘慶　号蔵周山智辯

宋　傳法院成尋

聖護院山僧覚　大僧正　大峯桧授

寿八十五　永久四年丙申二月十九日寂

文化十三年丙寅　七百年

府僧性信、信至于東之寺宇覺字悉曇、無不開敷、後一條院萬壽二年、為灌頂阿闍梨、今歲八十、叙二品、賜僧位、始于此

甲子 應德元年秋九月中宮賢子崩

天皇甚悲慟、怠政事矣

乙丑 二年夏五月天皇受法華於增譽（依東聖護院祖山）

帝自遇賢子之崩、愈信佛法、故為其冥福、造寺院、自書寫佛經甚多、自是倡為無實事、臣諫不聽

秋八月大風

丙寅 三年秋九月參議藤原通俊撰後拾遺集○冬十一月讓位於太子善仁、被太上天皇尊號

帝在位都十四年、此時太子歲八、故不豫朝政、上皇徙宮於鳥羽殿、殿在城南、離宮在此、宮成而政於是萬機皆決于院中、自是禁中執政恭而無矣

人皇第七十三 堀川院 諱善仁、白川帝第二子、母中宮賢子、藤原太政大臣師實養子也、實者太臣源顯房之女也

丁卯 寛治元年夏五月白河上皇幸宇治

上皇自在位專服佛法、或詣東大興福兩寺、或登高野熊野、或幸江州彦根山、其餘名山諸寺、無不經歷

庚午 四年冬十月天皇幸清水寺、宿留七日

辛未 夏四月前賀茂齋院篤子為中宮

篤子者帝叔母也

冬十一月清原武衡及家衡起亂於奥州

武衡家衡者武則之子也、初武則以戰功自為鎮守府將軍、振威於奥羽之間、武則卒、后家衡武衡繼封、時義家為鎮守府將軍、下向奥州、藤原清衡出迎、義家武衡家衡素與清衡不相好、故不敢從、據仙北金澤城拒之（清衡者藤原經清之子、經清伏誅之後、其妻嫁於武則長子武貞、武貞無子、故清衡繼武貞之家、其後清衡與武衡家衡有不平也、故武衡家衡不從義家）義家大怒、欲發兵攻之時、新羅義光（義光者義家之弟也）聞義家與武衡等兵、奏而欲援義家、帝不許、於是義光潜出京、往奥州、與義家、義家喜之、如頼義再來、相定謀、引兵向金澤城、軍未到城下、義家遇

鼓澤時飛雁俄亂行悉散飛義家使之放兵搜得伏兵而擊得之（初負任之職義家與執政語及兵事大江匡房在傍聞之留嘆之曰息則勇未知兵法義家之臣聞之告之義家大服就匡房學之遂相共為厚其神術書中有野在伏兵則雁亂行譚令屬識之）既而義家督清衡等軍攻金澤壘平景政（号鎌倉權五郎時年十六）在前陣先登時賊矢貫景政之右目景政不拔其鏃逐射殺其賊其外三浦為次伴助兼等進施勇在戰功義家毎戰設甲乙座而饗戰士勇者著甲座怯者著乙座其各異以勵戰士時藤原秀方勇冠三

軍毎鬭未嘗著乙矣義家日進兵攻賊城武衡家衡固守城攻兵厭不能攻城於是義家與義光清衡等相議不敢出兵遠圍城自是城中糧盡老弱婦女悉出城道官軍不敢拒之義家之臣季武者（旧史闕姓氏頗之四天王）謂義家曰今城中兵多而糧少矣且逃者老弱也赦之則不逃逃否糧竭兵義家然之殺其老弱城中之小狗恐不逃自是城中悉粮盡兵大苦武衡家衡知不可長保縱火於城奔官軍見火之起鬨

賊城兵拒戰少遂捕武衡家衡斬戮之并被黨與四十八人奥羽悉定於是義家與清衡於奥州而歸洛

嘉保元年秋九月左大臣顯房薨

顯房者中宮賢子之父帝外祖也通時務好和歌初上皇以天皇之外祖欲令登庸時兄俊房未登庸在顯房之下匡房諫曰夫人君撰人以德不以親先長後季撰挙常也今俊房兄顯房弟以外祖身進先兄不可也上皇然之止

之先以俊房為大臣而后使顯房昇進顯房雖聞之秋毫不怨匡房今歳五十八

二年秋八月天皇病瘧

帝疾瘧病且禁中數有怪陰陽師奉占文曰武衡家衡祟焉於是使僧正隆命加持之使義家守護宮中於是義家三鳴弓弦怪異從手而天氣歸平先是清原武則謂義家曰僕欲試之弓力於是義家重堅甲三領懸之於樹上之貫甲三領武則大驚曰是神明之變化也

法諱融觀　院宣　北面之士　法親王

凡人之所甚乎聞人感義家之神弓至于[?]倍驚嘆為神也

永長元年夏五月雨雹大如梅子○秋八月上皇落飾號白河法皇

隆命為戒師上皇雖落飾自恣朝政無大小悉執決院中故天下之事不及宣旨官符[?]宜施行諸州撰大中納言及參議之人號院[?]當執事院中且始置北面之士宿直院中[?]兵曹矣

今年天下始弄田樂

承德元年冬十月建六條院

二年秋八月大水○秋九月以中納言匡房任太宰權帥

自是以匡房呼江帥

康和元年春正月用仁和寺覺行始為法親王

法親王之號始于斯

今年良峯寺開山源算寂

[?]攝州人也總角上叡山剃髮經年之後入西山良峯枕石漱流清修自適遂創道場[?]是徒衆慕風奔赴漸成寶坊算厭諠鬧去寺遠別搆一草菴常閉門宴坐動經時日或數日斷食如斯七十年今年逝年百十七歲

二年源義家子對馬守義親違勅流雲州

四年秋八月皇太后歡子薨

歡子藤教通女後冷泉帝之皇后也帝崩後固心於佛乘厭塵寰日讀法華大乘經承暦元年薙髮以台嶺座主良真為戒師乃隱小[?][?]宮

又延慶曜法師聞真言止觀親寫五部大乘經今歲八十二○或世傳后嘗於離宮書寫[?]王[?]經一日暴雨俄起雷入殿中后雖恐手不擲筆瞑目端坐雷上而後開眼見經白紙皆燒只餘黒字衣服雖焦身無傷損傳人皆奇焉

五年秋八月以宗仁親王為東宮

長治元年秋八月於禁中被講宸筆之法華經

二年夏六月北國降紅雪

厚五寸許

冬十一月太宰帥中納言藤原季仲有罪流常陸國

○冬十二月右大臣忠實為關白

嘉承元年春三月大江匡房再任太宰帥

先是康和四年中納言季仲為太宰帥匡房歸京於是匡房再又為太宰帥

二年秋七月天皇崩

帝時二十九歳在位都二十一年

今歳源義親在配所謀叛詔平正盛討之

清原氏出羽仙北清将軍系圖

吉彦 従五位上伊豆守 ― 近澄 右大夫 従五位上刑部少輔 ― 頼佐 従五位下陸奥権守

頼貞

光頼 出羽仙北 ― 頼遠 大鳥山太郎

武則 真人 鎮守府将軍 ― 武貞 荒川太郎 ― 真衡 ― 成衡

女 吉彦秀武妻

武忠 斑目四郎

武道 貝沢三郎

清衡 実亘理権大夫経清子

武衡 将軍三郎

家衡 同四郎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二十四終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二十五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鳥羽院

諱宗仁堀河院第一子母贈皇太后藤苡子贈大政大臣實季女也

起鳥羽院天仁元年盡近衛院久安二年　凡四十八年

天仁元年戊子

春正月平正盛與源義親戰雲州義親伏誅○春二月流源義綱於佐渡

初義親叛配之時義家欲使義親之弟義忠繼家督時義忠與其叔新羅三郎義光不和也故以義忠不為義家之嫡子養義親子為義為義家之子自是義忠與義光倍不快也義光怒私說鹿島三郎者殺義忠世人更莫知其逆而言為義綱之所為義綱憤得無實罪逃遁近州甲賀山為義奉院宣將軍攻義綱擒之義綱軍敗不能防守而降於是勅以義綱流于佐渡

秋八月前鎮守府將軍源義家卒

時六十八　嫡孫為義繼其家督

二年己丑春二月二十五日於北野行菅丞相忌日

本朝通紀卷之二十五　前編　一

天永元年夏五月慶金書大藏經于法勝寺

二年秋七月中納言大江匡房卒

匡房其祖擧周其父成衡世以儒学名家匡房八歲能讀遷固之書幼穎悟長博学宏才并兼諸学三條帝在儲宮之時為師談論德治國之要帝即位擇革弊政天下大治皆匡房之功也傳在前書也今歲壽七十一平生所著有江家次第江談江都督集許多卷

冬十一月禪林寺永觀寂

永觀姓源氏早投東大寺有慶学三論兼識後歸洛東禪林寺故居謝絶交往偏慕念佛性慈仁常往獄問獄人之飢寒多病氣力微弱而修学不弛今歲八十而不患之曰昔世尊八十涅槃我同壽不亦足乎遂寂

永久元年冬十月以源為義任左衛門尉

先是興福寺與延曆寺有爭論

本朝通紀卷之二十五　前編　二

家大起、奉春日神木、到栗栖山、將入洛、朝廷上下驚、遣使解之、衆徒不聽、詔源為義拒之、為義率兵、與大衆戰大勝、衆徒悉逃退、由是賞為義、為義此時左衛門尉、為義時十八歳

二年、遊君嶋千歳始舞女舞、是謂白拍子、

四年、三井行尊任僧正、僧見天治二年

五年夏五月、奥州有賊、國内騷動、

奥州有僧自稱義親法師、騷動國民、朝廷議誅義親、既伏誅、有潛遁之疑、故下院宣於陸奥守令捕之

元永元年秋九月、法皇參紀州熊野、

二年秋八月、賜皇孫有仁源姓、敍從三位、

有仁父者輔仁親王也、輔仁三條院第二子、白河院之弟也、輔仁素好詩賦、有仁復繼父業、達詩歌、

保安元年夏五月、台徒燒三井寺、

三年冬十二月、以源雅實任太政大臣、忠通任左大臣、藤原家忠任右大臣、

四年春正月、天皇讓位於太子顯仁、崇太上天皇之尊號、

帝時年二十一、在位都十六年、

崇德院　人皇第七十五　諱顯仁、鳥羽院第一子也、母中宮藤璋子、待賢門院大納言公實之女也、

帝時五歳、關白忠通為攝政、爲此時天皇之曾祖白河法皇尚在院中聽政事、當此時以白河法皇號本院、以鳥羽上皇號新院、

大治元年春二月、法皇幸白河觀花、

法皇與鳥羽新院同幸白河覽花、待賢門院璋子及官女并久我太政大臣雅實、攝政忠通等扈從、新院吹笛詠和歌、供奉之公卿官女各獻和歌、

二年夏五月、以三井寺行尊為大僧正、聽牛車、世稱平等院僧正、本朝僧史第五十一卷

尊者諫議大夫源基平之子也、年十二投三井明行出家、十七潛出園城寺、歩跋名山靈區、無不到窮之地也、尊性正實、修學苦行、故時

新羅三郎源義光七百年忌

從兄征賊勤王師、武雄威鬼不窺、
多藝別傳家秘曲、玉笙何待伶倫吹、

文政九年丙戌十月二十日

金山笙禮郎撰

兜得法力奇特者甚多矣永久四年補園城寺長吏保安四年任延暦寺座主今年任大僧正初為熊野三山撿挍頗山林修驗遺業

大治元年冬十二月鞍馬寺炎上

二年春二月新羅三郎源義光卒

時歳七十二自兄義家傳弓馬之藝蓋古實源氏之流之祖武田小笠原佐竹等源族皆出義光初義光嘗学笙於師樂士豊原時元者長此藝院時元病將歿時其子時秋幼弱也故以秘曲

號太食調入調曲者傳于義光其後奥州之亂至義光蹈建京師之時時秋同驅相從其心欲受傳太食調入調曲至足柄山義光感其心教二曲出其父時元所筆之笙譜而授与之自是時秋其名無顯也

三年春三月造圓勝寺

四年春三月山陽南海海賊起阻往來院宣備前守平忠盛追捕之○秋七月白河法皇崩

時壽七十七讓位之後在中院聽政事二十一餘年自是鳥羽上皇聽政事亦如白河法皇例

五年春二月納忠通之女聖子為皇后

皇嘉門院是也

今歳建法金剛院於洛西山

即待賢門院御願號天安寺

天承元年冬十二月前關白忠實見鳥羽上皇

忠實初為關白與白河法皇有隙故辭職蟄居其後鳥羽上皇以忠實之女為后高陽院是也自是忠實漸出然不許去歳法皇崩上皇至親攬政事

忠實出見上皇於是上皇賜忠實隨身兵杖攝朝政於是忠實辭職十一年再預朝政

長承元年春三月上皇建得長壽院造三十三間堂安置一千一體金佛

平忠盛監其事忠盛正盛之子更就賞其功以忠盛任但馬守聽昇殿

三年夏雨天下饑饉

保延元年冬十二月三日益出

二年春三月有鳥羽勝明光院供養○冬十二

西行出家

藤原賴長任內大臣。年十七歲

三年秋八月佐藤兵衛尉藤原憲清遁世。

憲清者武衛校尉康清之子藤秀鄉九世孫也達弓馬之藝又讀書典有螢雪之勤且習管絃工倭歌曾出奧州鄉里到京師奉仕鳥羽法皇法皇以憲清任左兵衛尉為北面之衛士每應制獻和歌屢辭是日黙然憲清素有遁世之心不肯屢蒙賞一日憲清從弟佐藤憲康者携手退公憲康語憲清曰余先祖秀鄉征叛夷以朝廷之

藩議其餘慶延至于我儕而朝恩猶厚然人間之榮耀不可久特欲山林之下豈無所係慕乎憲清歸泣而相别明晨憲清為候鳥羽院往扣憲康之門門外人聚戶內擧悲憲清問之家奴曰昨夜主人俄歿其母七十歲其妻十九歲憲清大驚彌催哀念乃將遁世而自謂不拜恩君遁世者於我不慊也直到鳥羽殿先陪御遊之席而後奏請出世間之望上皇不肯容憲清不得止棄家脫冠刀終出家改名於圓位其

名西行親近之家人亦出家相從號西住西行情不溺富貴不阿貴家慈周遊天下無名山景境不歷見之地皆以詠倭歌自樂風花雪月皆以自詠道眞（東大寺住）西常謂和歌者禪定之修行也我由和歌得佛法西行將赴關東路鞋竹杖到遠江國天龍灘寄身於武夫之舟舟中人多將蕩翻呼曰僧等可自舟下西行之曰借舟之便者於僧之常不退一人怒以鞭扣西行頭出血西行無少恨情優然下舟而去西住見之

泣西行之曰余出塵固知如斯之事不虞之禍殃有大事則何爭乎何憂乎汝宜歸鄉西住不得止東西相別自是西行獨步益縱行脚

四年秋九月上皇登叡山宿中堂七日

五年秋八月以上皇之子體仁為皇太子

今年五月上皇所幸之美福門院藤得子（得子者參議藤長實之女也）產體仁上皇大喜乃為今上之養子以中宮皇嘉門院聖子為養母寵愛之餘此月立為東宮是近衛院也

漢賈誼作保傅傳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誠哉此言乎、太子國之副、爲天下之本、猶太子一定國之治亂賊見矣、故古明王於群情定儲、以爲保傅師友教諭之其習、正教良之者、長化有可君之道、繼其位、君德兆於是萬里之遠化其德、海内之賓服有道、國家大定矣、是則所以太子正而天下定也、然上皇爲人君、不顧亦及四海万民之生、縱愛寵嬖、南北

產位二十月爲嬖君、不幾廢帝、而即其位、乎、朝廷之禍胎、天下之大亂、實權輿于斯也

保延六年春正月、八幡焚、上○夏五月、白炬焼二寺、

永治元年春三月、上皇落飾、號鳥羽法皇、○冬十二月、上皇廢帝、立體仁即位、

帝在位都十八年、今歳天皇二十十二歳、雖無廢位之失德、法皇甚愛體仁之母美福門院、故廢帝之位、以體仁即位、以崇德院號新院、體仁時三十歳也、幼不預朝政、法皇獨擅政事、

人皇七十六

近衛院

諱體仁、鳥羽院第八子也、母皇后藤原得子、贈太政大臣長實之女也

康治二年夏五月、法皇受戒於東大寺、○冬十二月、長寿寺開山覺鑁寂、

覺鑁姓平氏、肥之前州人、將門之叛亂也、累代武臣、其父亦名武勇、鄕黨敬畏、覺幼以爲我父天下之豪貴也、然家乏資財也、一日官吏促年租到家、嗚呼、放戾也、父跪拜教之、有一僧覺問僧曰、今何人乎、辱我父、我父亦猶似平日之勇壯哉、僧曰、官吏謁也、汝父豈忤於彼乎、覺曰、

誰爲之、僧曰、刺吏也、凡州界無不聽、刺史之令者、汝父亦刺吏之有耶、覺曰、我欲謂天下之貴人靡、如我父猶有刺吏乎、僧曰、刺吏不自貴、承天子、天子者四海之至尊也、覺良久曰、有至尊之過天子者乎、曰、佛也、覺曰、有過佛者乎、曰、無過斯者、故曰、無上世尊、覺曰、世人有爲佛者乎、曰、方今剃髮之者、皆彼徒也、其間勤修之者、必得其位、於是覺初志遊学、遂出家、仁和寺而後、往興福寺、從惠曉習唯識、

寺禀密灌頂後上高野山親定尊阿闍梨
秘奥覚性聰明而苦学絶倫故密学支法無不
研究便於高野山建傳法院 根来寺是也 居之其繁
昌齎于本寺於是自天子至庶人無不覚於尊
敬者今歳卒年四十九

天養元年撰詞花集

冬… 秋七月彗星見○待賢門院薨

門院鳥羽院之后 大納言藤公實之女新院之
母也

四年夏六月内裏火 秋七月摂政忠通造法性寺

五年冬十二月高野山大塔雷火

六年春二月以藤原多子為皇后 今年皇后年十三

多子徳大寺中納言藤公能之娘也容貌殊麗
也故左大臣頼長養之入内為皇后於是頼長
権勢日盛也

夏六月以藤原呈子為中宮

呈子藤伊通之娘也忠通養之冊納中宮叙…

通與頼長争其権兄弟相不快時頼長…
為后恐其権忠通憂之養呈子為中宮自是忝
争其威

八…歳源義家二男義国下向下野…足利別業

仁平元年春正月賜頼長随身兵仗為氏長者知
太政官事聡内覧奏

所其知皆関白之任也頼長性… 而有才気以
好学兼達和漢… 有郡讒兄忠通寛仁愛人

文藝絶倫好学詩詠歌兼善草隷…得世誉頼
長毎毀之曰詩歌翰墨草隷曲技也非朝廷之
所急賢人君子豈必要之乎以故兄弟不相合
常以威権共抗衡然忠通之父忠實存生愛頼
長悪忠通故奏使頼長知其事抑関白忠通之
権法皇不非忠實之不義天皇雖思忠實之大
権無奈之何也於是頼長益擅威勢世人謂之
悪左府

藐夫論徳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

爵者忠良臣也故君無虚設臣無虚官矣然頼
長恭儀恭功依下時之倖幸濫升太宰受太
爵合旨專政謀以詐計竊太權上皇惡罷不
悟其非雖世議人惡闇然而方稱從背從其
過失継延塈於八年于斯天下大變亂元
朝廷先王之大故淮于斯者卑皜頼長專權
上皇失寵之所致也易有之負且乗致寇至
嗚呼夫信哉

三年春正月刑部卿平忠盛卒

本朝通紀巻之二十五　前編　十三

嫡子清盛續其跡

源満仲—頼光—頼信
頼綱—仲政—頼政
仲綱

夏四月源頼政射鵺

有怪鳥毎夜鳴慶殿上人是謂鵺自是天皇有
疾醫療無験於是命頼政射之
時怪鳥鳴黒雲之間頼政的其聲發矢射之
於雲衢鳥悲鳴落殿上頼政之家臣刺殺之天
皇大悦賜御劒及官女菖蒲

久壽二年秋七月天皇崩

時十七歳在位都十四年

今歳狩下野那須野狐

先是那須野原有怪狐惑人悩往来於是勅二
浦介義明上総介廣常驅之於是試先射犬
而習射已而兩介狩那須野殺怪狐
國民大悦焉○或傳那須野狐者玉藻前也初
玉藻前為帝之侍女以艶色幸會上不預醫藥
無效召安倍泰成占之泰成入官令玉藻前持
幣宣祝詞玉藻恐捐幣而去化為白狐入那須

本朝通紀巻之二十五　前編　十四

野害人多於是使義純廣常驅之狐又化石飛
禽走獣觸之者立斃故號殺生石僧源翁割其
石漸止其害也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大尾二十五

金山竺僊印

甲戌之仲夏

獅子吼菴窒函

従五位下出羽守斎頼　左衛門尉鷹術達人
良行　左衛門尉　従五位下
良季　判官
惟宗　号善積　左兵衛尉
基　号善積
忠行　小二郎
忠遠　小七郎
景遠　判官代
高行　出羽二郎
経行　判官
忠清　小四郎
女　従三位頼政室讃岐局母也
隆指　出羽七郎
正佐　号縁入道
定隆　典利井太郎
六孫王経基二男右仲弟
○満政──忠隆──斎頼

大納言藤原行成卿八百年忌
筆力恰如駿馬行　出藍入木巧修成
宜乎二聖三賢一　素自名家冠列卿
　右以行成卿之三字為韻脚而作
文政九年丙戌　金山[illegible]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一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後白河院保元元年、盡六條院仁安三年。凡十二年

人皇第七十七

後白河院

鳥羽院第四皇子。諱雅仁。母待賢門院。崇德之同母弟。

丙子　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　秋七月鳥羽法皇崩（法諱空覺）時壽五十四。讓位之後在中院聽政事三十有一年

崇德新院謀反。天皇遣源義朝平清盛攻新院。新院軍大敗。新院遁入智足院

本朝通紀巻之一　後編　一

先是新院為美福門院所讒。被廢皇位。（事見崇德永治元年）既至于近衛院崩矣。継太子諸卿僉謂新院之子重仁為継躰乎。新院潛喜於心。時美福門院嫉謂為近衛帝之早世。從新院之詛也。是讒新院於法皇。自是法皇惡新院。故以重仁不為継君。以雅仁即位。新院大恚之不平。遂與左大臣頼長計奪位。然窺釁而不發。時今月法皇崩。都下悉哀慌。於是密催兵興衆。其謀源為義平忠政等應召。將諸子會白河宮（新院所御）。天皇大驚。下詔急召兵。源義朝（為義之嫡子）平清盛等率兵守内裏。時新院使為義忠政等議軍事。為朝（為義之八男。傳見後年）進曰。夫兵尚神速。方今乘暗襲皇居。因風縱火。矢鏑應火熾。義朝僣問。雖武不逞與戰。清盛素不武不備也。又促上輿射殺與夫奪天皇在瞬目耳。頼長不若其計曰。傳聞明日南都之衆徒一千餘兵來致焉。不如俟此援助而戰矣。為朝不服。然頼長遂

本朝通紀巻之一　後編　二

不聽也。義朝傳聞之。則奏曰。院軍待南都之救。明晨將來戰。令夜我軍先圍院宮。出其不意。勝必矣。議衆僉然。天皇謂軍戰之事不如於武士。詔許之。於是義朝清盛頼政等帥師襲白河宮。頼長聞大軍掩至大恐。不知所出。先為擢戰士之心。以為朝補院郎。其餘數輩拜官有品。為朝怒曰。今日勤以亡敵為急。吾元鎮西八郎足。不受既官。軍競至。義朝嚮東門（為義守之）。清盛向西河原表門（為朝守之）。時清盛之先鋒伊藤景綱下五

伊藤六進攻爲朝之陣爲朝射之貫伊藤六之
心徹背立伊藤五之鎧袖兵清盛之士卒懼不
進山田惟行觀衆之畏揚言妄躍馬進爲朝又
射斃之諸兵倍股戰清盛大恐不能列諸於爲
朝移軍於春日門義朝聞謂爲朝未二十歳（時爲朝十九歳）
敵詐傳強使鎌田政清候之政清可百騎
衝爲朝之陣爲朝高呼問其名政清自稱爲
朝中其面爲朝怒開門馳出須藤家季惡七別
當等之豪士二十八騎大呼從爲朝政清退走

逃走爲朝追之甚急政清遁入義朝之軍大驚
歎曰爲朝之勇勢難近攻清在坂東雖會數戰
未嘗見知斯之人於是義朝令麾下曰彼自少
在鎮西鍛練舟軍未精騎戰不若騎馬挑戰急
拉之指揮兵進長井實盛須藤季通與諸兵蟻
攻爲朝之陣致守甚苦至是爲朝之麾下悉戰
死或傷然爲朝未失戰勢出義朝之左右以大
鏃射之矢不空發所中斃死義朝兵[illegible]閉壁爲
義忠致等亦衆擾戰官軍屢失利義朝見軍危

從風上放火助戰勢時西風烈烈揚砂焰焰延
設宮城兵不能開目而失度官軍乘勝鬨噪攻
擊城兵大潰走於是新院避難於智足院頼長
爲義忠致等之諸將從皇輿官軍遮路射頼長
中流矢沒（時年三十六）爲義忠致走于江州義朝清盛
以火燒與黨之諸屋於是京中漸定天皇賞戰
功以義朝任左馬頭以清盛任播磨守
按昔應神帝愛世子大鷦鷯欲立季子稚郎
子爲儲君既帝棄群卿之後兄弟相讓不登

天位三年天下悉憂莫繼君郎子患之自殺
示不可帝祚意於是大鷦鷯初即位所謂仁
德之賢帝是也古賢王重天倫持孝信盡誠
無人欲如斯也夫天下者大器也然較之於
父子兄弟其輕如弊屣孟子所謂所以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也然新院挾人欲
之嶮不顧父弟之愛父皇崩肌膚未寒至踊
哭有餘之日以甲兵爭寶祚至此時忠通與
賴長兄弟相擯爲義與義朝父子相殺清盛

與忠政叔姪揖攻其暴甚枚擧初神武帝
繼神立人極以往于茲一千八百有餘年未
曾聞如斯之事自是以往人人罔襲而至二
變長太平之運四百有餘年之間弑君父嫡
庶爭統親々相鬩者不遑勝計　本朝風
俗之頽敗　日域教化之亂壞實權輿于斯
愚謹以今歲所以後編發筆之計始者也

同月還新院及重仁於讚州〇清盛殺叔父忠政

義朝弑父爲義幷殺諸弟

爲義與諸子走江州匿三河三郎親季之家忠
政亦竄伏草行隱社堂空室時朝廷令諸將
求爲義忠政等忠政不能竄匿剃髮黑衣到清
盛之館謝罪清盛不敢肯斬殺忠政及諸子〇
爲義亦不能潛親季之家將遯東州時官軍
搜行路救恐不可脫走於是特義朝欲謝其罪
爲朝諫曰天皇與新院兄弟也忠通與賴長亦
然而其罪共不許縱義朝雖欲心宥豈不憚公
奏乎不如赴東州與畠山重義三浦義明相謀

再擧兵爲義遂不從時義朝降出也義朝奏請
爲義之命天皇不宥義朝請之再三天皇怒欲
使清盛等殺爲義義朝不得止令鎌田政清弑
爲義獻其首帝又令義朝誅諸弟義朝分兵擒
諸弟於處々殺之未得捜求者唯爲朝一人耳

秋九月放爲朝於伊豆大嶋

爲朝竄藏山抵將走關東時會射正清之面瘡
未瘥且蟄痾不幸故待安愈藏民家時朝廷下
詔於天下以索爲朝至是里人異其壯貌之不
尋常且面瘢時覓之遂知爲爲朝於是詣探賊
司佐渡重定使力者伏湯室之側使爲朝沐浴
爲朝入室浴於是所伏之兵等起欲捕之爲朝
裸身拔劒搤殺人甚多而衆人同搴捕之爲朝
切齒騰躍悔怒遂被縛入京朝議已決斬戮然
惜其才力斷肘筋放大嶋〇初爲朝自幼稱勇
武其長七尺餘膂力絶倫且猿臂善射任乎情
暴凶也爲義責其逆遂逐之鎭西時爲朝僅十三
居豊後國欲兼領九州國人不肯從各築城以

着類之臣如左

乳母子　箭前拂須藤九郎家季　スキニカヅヘノ悪七別当

手取与次　同与三郎　三町礫紀平次大夫　大矢新三郎

同四郎　霞五郎　吉田太郎　兵衛太郎　越矢源太

同左中次　松浦次郎　打手紀八　高間三郎　同四郎

ヲ始トシテ廿八騎ゾ具シタリケル

拒之為朝怒大戰二十餘回陥城數十餘壘三年九州悉属為朝之威風称曰本後將軍自亦稱總追捕使於是帝勅為義制為朝之剛傲為義大驚使人喚還京師為朝在京五年僕政讁大島

二年秋八月藤原實行辭太政太臣右大臣宗輔任太政大臣冬十月作大内裏

時宮殿樓閣究土木之巧親王公主之第宅后妃嬪御宮舘悉盡奢麗諸門額關白忠通書之

也先是白河院造營大内裏自後有假宮未造大内裏至是始經營大内裏

三年春正月行内宴

帝之幸臣信西（山井三位永頼八代孫藏人實長子也時學絶世帝乳母以紀伊仙之局為之妻自是西浴羅幸也）奏曰國政之安危雖多端其要在司職之當否所其任當其職則政日起天下又安也所任否其人則政事日作滅天下危也由是見之人主先務唯在選擧其選人之術内宴在試其才夫内宴先朝之舊式也中絶

治百余年不如起興此禮較諸卿之才帝然之親出仁壽殿賜題於諸卿而作詩文於是忠通以下之公卿悉獻詩文也

秋七月彗星見於東方○秋八月天皇讓位於太子守仁崇徳上天皇之尊號

自去月彗星見於東方越月不消於是帝詔群卿曰朕在位三年于斯兵亂天災屢起四海無安泰之日是朕不德顯于天象出于人間方今讓位於太子上以敬天道之示現下以泰天下

之百姓耳時一臣進奏曰夫自古東夷擾亂國家想令見彗星東方者是東夷大滅永不寇天下太平之兆矣不敢出帝之不德帝曰朕行識出于天豈以出東方為太平之兆所遂讓位於皇太子

按范太史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三辰之責天所以警戒人君然佞卿諂諛天皇讒事於太平豈不矯誣上天乎善哉天皇為辨臣不惑唯念其行乎然天皇實願百姓之治安

以至誠輔忠邪之分親賢臣遠佞邪法先王之治御天下與皇速滅海内化徳天下歸太平矣惜哉天皇有於治道之明而闇不鑑覺止以讓位不預政事報天象明年有信頼之叛相繼有清盛不臣之行者豈可不歎乎

二條院　後白河第一子也諱守仁世號二條院母贈太政太臣經實之娘也

平治元年　己卯當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　冬十二月藤原信頼源義朝謀反囚上皇殺信西

信頼者藤道隆八代之孫伊與三位忠隆之子也不知德趣時幸誣朝恩歲二十七任中納言擅威權極其奢然未厭其僭謂信西沮尼上皇故以萬機之權沫綏自是常怨信西時信頼奏曰冀任大臣大將天皇上皇共欲任所其請信西斷之諫而止之信頼傳聞之深恨信西將殺之時信西與清盛相好於是信頼以爲殺信西清盛救之憚其救不得其志一日清盛與重盛（重盛清盛之嫡子）詣熊野信頼窺其虛欲殺信西先以其謀語義朝義朝素不悪信西然常嫉清盛之

逞威權故黨信頼殺信西邪謀壓清盛之權於是信頼義朝率五百騎先欲侵三條之宮上皇之宮是日白虹貫天賢曰信西仰見大驚曰是賊臣于君之象也計按信頼犯三條宮既入皇宮時二皇並在卿宮信西憚驚其與其兵故於官女白出宮既臣與二三人奔于奈良既信頼義朝圍宮放火殺群卿傷宮女上皇周章將幸他處哉兵急圍禽皇鑾於是信頼義朝還兵圍信西之館而使求索信西已無信頼怒縱火其館繋掠女而歸信西在奈良聞京師之亂大懼以爲不可脱堀地四五尺自入穴東深宮人生埋之從者覆土泣涙散時信西舍人路會出雲前司光康率兵尋索信西光康知爲西之家人捕之推問馬舍人不敢隱以實告馬光康大喜馳到奈良自窟得信西信西未至死乃斬之馳洛於是信頼按信西子十二人禁獄之〇初信西爲俗之時詣熊野有一相人逢切目王子見信西曰相君之面其聰敏不可勝言形態有缺焉

利君能謹之語往事如指掌信西大驚以為知
人也問避其禍相人曰削髮為僧脫其難歟然
不知老後去於是信西奏故剃髮果如相人之
言矣

同月平清盛還六波羅

信頼斬信西直入禁内禁錮上皇使佐渡式部
太夫重成守之押籠天皇於黑戸之間自居朝
餉之間肆行賞罰以義朝任播磨守以式部太
夫任信濃守以源頼憲任攝津守其餘從亂内

賞賜有品都下僉為之怒及南兵清盛在
切目驛聞京師之亂大驚與衆相議或有疾馳
討賊者或有避此難暴兵於南海異日攻京者
爭議不決也重盛之曰賊徒畢雖得勝氣草創
衆心未一也雖大兵易拉耳不乘此時賊氣
之和親攻守全備雖欲討何及耶不如還六波
羅平氏所居速擊之也於是衆計定決清盛亦然之
乃率兵還六波羅
按夫制賊戰兵如徙炭火炭火雖熾未微

心則浸氷可消覆灰可移焉贊炎既知炭心
火氣既通中表則水不可消也灰不可滅也
兵亦然雖兵衆衆心不和計慮不一則攻易
後擊易破焉大計既定守法既備則動不可
動擊不可碎宜哉重盛計草創牢之時速馳
討其賊平重盛若無是計清盛之不武聞此
大亂豈肯可還伐耶後日清盛以倒覺營之
羈行可見臣重盛之計畧造服衆心不得止
清盛亦從之者歟嗟夫當此時重盛猶預示

不伐其賊假令異日戰大勝上皇天皇共
陷擯宰之閒都人大被其害宮室焚爲灰盡
洛地變爲蓁藪之地矣皇帝早脫鬼口洛
畢出賊手者重盛之計畧有得其權者也

同月天皇潛遁幸六波羅上皇入仁和寺

重成等武士悉叛信頼故天皇上皇共脫其難
諸卿僉犇六波羅

同月平清盛遣重盛頼盛教盛等擊信頼義朝
頼伏誅義朝道亡

清盛奉天勅使重盛賴盛清盛之弟教盛清盛之弟等帥師撃信頼三將渡鴨川軍時重盛祝言曰方今都平安也年平治也我平家也自然天為三應平賊徒不可旋踵矣諸軍聞兵氣倍熾也已官軍分三千餘騎為三隊進攻陽明待賢郁芳三門信頼大恐失色戰震不能下南階不能騎馬義朝顧叱信頼自率兵守郁芳門已信頼漸上馬守待賢門重盛進兵攻待賢門信頼懼不守重盛乘勝拔關破門入大庭義朝怒使嫡子

惡源太義平拒之義平時十九歳僕左右十六騎鎌田政清後藤實基佐佐木源三波多野次郎三浦義澄次郎熊谷直實長井實盛須藤刑部岡部六弥太猪俣小平六金子家忠足立右馬允平山季重上総介八郎片桐小八郎關次郎也等與重盛戰重盛見小勢急圍鬪義平十六騎等不屑大兵雷奔電激縱横馳衝蹴大兵不敢當崩壊退大宮表重盛更以新兵攻入大庭義平又大呼短兵急接重盛分兵進退應機挑戰良久於是義平知重盛之甲冑色目於十六騎欲薄組重盛重盛之兵見之危遽

戰馬義平連破迫重盛於是官軍潰走義平逐之甚急也重盛之兵散不集與新藤家安及景泰僅三騎向東道義平攻清馳追之正清射重盛中其馬馬應弦斃重盛臨命幾危家安使我馬乘重盛與景泰共留路戰死重盛脱免歸六波羅〇教盛率兵圍郁芳門與義朝戰義朝三男頼朝等苦戰頼朝時十三首浮二級官軍入万死戰攻守互震掎角雌雄不次時義平率兵來援於是官軍潰走義朝乘勝盡兵空宮甚

至是所残之官軍均馳入禁内拔白旗建赤旗閉門守義朝將還官見赤幟不得還入直進圍六波羅〇頼政欲降官軍然持両心未決軍六条河原窺彼我之勝負義平察志氣大怒進兵與頼政戰頼政待戰良久遂敗降官軍義平勝進攻六波羅金子家忠足立右馬允等爭焉先登至是清盛遽倒著甲而欲出從者告之清盛詐罵曰向賊軍後至尊我憚之故倒冑聽者皆笑焉〇義平攻撃連破城門城兵主馬判官

瀬尾南波等固守血戦義平之兵雖強終日之
戦氣屈力老於是義平軍敗退走西義朝宥義
平之兵敗潰嚙牙欲與清盛相戦政清執轡諫
諸兵亦遁馬諫馬於是義朝不得止還馬奔東
官軍逐之甚急也佐々木秀義須藤俊通井沢
宣景等殿留道力戦俊通闘死秀義被瘡由是
義朝脱向東州江州之野士及山徒等塞路待
嶮群戦義朝之三男中宮太輔朝長中流矢被
傷義朝行數戦遂破東到八瀬松垣遇信頼信
頼大喜欲與義朝共赴東州義朝大叱罵以所
持之策打其面信頼有恥色然垂首不及一對
乃還馬入仁和寺欲恃上皇降官軍上皇遣使
於六波羅請其命天皇清盛共不許縛信頼送
誅之也

按信頼之不臣不道之行暴悪不義之恣倫
絶古今也就中造圖宮捕上皇入皇城禁錮
天皇而肆賞罰之時孰人切歯瞋目手懐乎
義朝悪言辱之乎叱撲其面數百餘處之後
世見猶悪其不義矧於當時何人。哀其亡救
其死乎信頼縦悲泣踊躍雖欲脱其死猶悪
之餘妖豈克可遁乎

同月義朝殺其子朝長

義朝僅八騎到美濃青墓邑長大炊與義朝固
昵故能迎義朝於是暫留滯息其勞既相議
曰義朝于尾州義平于飛州朝長于信州父子
別三州募東山東海之源氏再挙兵矣義平已
赴飛彈朝長欲首途之信州時病矢傷不能下
赴義朝怒罵之躬撫剣将斬之大炊抱持義朝
止之然義朝不堪其怒計無人之時私刺殺之

永暦元年春正月（三日）長田忠致弑義朝并殺鎌田政清

義朝出青墓赴尾州内海藏政清之舅忠致之
館忠致待義朝甚厚時平氏以義朝之首購重
賞於是忠致起虎狼之志欲弑義朝潜與其子
景致相謀新營浴室饗義朝義朝不察其謀入
浴室沐浴於是使力士弑義朝并刺殺政清於

閣内。義朝政清共三十八。童金王丸及玄光（玄光、青墓大炊弟、從義朝）在于外、聞其變馳入浴室、斬力士、繼欲殺忠致等。忠致景致踰墻遁亡。金王玄光無奈如主、赴東州、委告歸青墓。政清之妻聞之、乃見夫之尸泣曰、妾雖爲婦、身全不貳。君夫雖父子之親、不知父之反謀。故無由三諫焉。然父兄有知之逆、則妾與所謝者也。當自殺雪恥於泉下。乃取夫之刀洞胸而死。世人爲流涙。忠致見其死、悔無益、遂詣義朝政清之首、齎京師獻之清盛。大喜、梟之。

（按）義朝刻薄横武、無親愛之心、弑父殺諸弟、然賊殺至尊、殘害無咎之人、傷殘無罪之子女。其不義千古一人而已。未有雖寒浞王莽知斯之甚矣。貫盈之惡積、莫可贖之義。天地之不義累、莫可消之善。六合廣、容身無寄、遂被天罰。人謂忠致弑義朝。余謂如義朝操我戈刺我者、皎然天道可孰欺乎。

同月清盛將誅長田父子忠致景致潛遁京師歸

尾張

時朝廷罪議忠致父子以殺義朝之功、以忠致爲壹岐守、以景致爲兵衛尉。忠致景致共不喜曰、義朝之勇略絶於古今。彼下向東州起兵、天下之大事也。然以謀略誅戮之、其功許多也。然不任左馬頭、其賞不逮小功之然。一何面目拜行之乎。遂不受矣。清盛之家臣築後守家貞聞之勃怒、謂清盛曰、忠致弑君殺壻、其不義堪於戮與。斬忠致父子徇天下。清盛盛相并可之。忠致風傳聞之、大懼、遁還尾州。

同月清盛擒源義平斬戮。

初義平赴飛騨、私備兵、所募多。聞義平、義平大喜、欲再帥師入京師。時及聞義朝敗、兵多解散。然是義平憤不事成、以爲同死了。又清盛報父冤矣、微服上洛、狙清盛時、平氏知之、使三百騎圍義平之所伏之家。義平力戰、殺數兵、潰圍奔石山、遂就執。擒清盛使次郎斬之。義平臨死慨然曰、悔防備不施我計、共

執清盛自熊野還京之時義平欲行路南波哂
撃之信頼不聽爲義平悔之而及此語南波
後悔無益義平勃然嗔曰我異日爲雷崇汝南
波詰其語遂斬義平
按天出軍用兵勝敵者有謀所以全功保國
者有德故善用兵之將先以仁德化親億兆
以爲討先發機是良將之所以戰勝全終也
如今義平天資勇累所向無強陣每戰碎太
敵於其勇武雖黜舍孟賁豈出其右乎惜哉
義平歳尚少而所恒慣是武暗大武欲以勇

力致天下從海内之歆借使信頼用其謀牽
殺清盛火下其無清盛乎源種既損身已被
刑戮猶未悟所以其亡後悔歸咎於信頼吁
天不謬哉
又曰武曰按平治演史仁安三年清盛遊觀
攝州布引瀧南波等從之時霹靂忽然降南
波之上南波震死編記者爲義平之靈也然
乎否乎曰不然然火雷神之為平曰不然也
昔武謂程子曰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貴憤

不善常欲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恐死乎程
子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爲
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相
感而相遇故也今程子之以所論見之非雷
霆求以殺之明矣武又義平之憤氣鬱結爲
彼崇怎生不崇幽室之間有何靈爲天地蓋
震山嶽海川感動衆人乎非義平之靈亦明
也我竊思之南波之平日惡逆與天地之怒
氣相會以震死者歟又聞南波之惡以何知

之乎曰夫武人擒敵家就戮被殺者常也
豈是以爲恥辱乎南波若爲志於平氏之
其死慙其亡可也彼何以無益之惡言慨之
笑之其爲人之狼戾押可知也故天地之惡
氣與彼之惡氣相撃搏以震死者歟

春三月謫源頼朝於伊豆

去歳義朝赴東州之時頼朝從父時歳十三甚
困勞不能從行後到江州森山時野盗起欲捕
頼朝頼朝拔太刀自斬殺二人賊盗恐退散頼

朝駄會義朝既後。後遂與父相失。由是獨行。淺井北郡。暫憩民家。今年二月晝途到不破關邊。逢平家之家臣彌平兵衛宗清。頼朝陳叙沐。宗清憐使人擒之。乃頼朝也。宗清攜之。獻清盛。清盛（未至）清護之時。頼朝雖幼少。秀才深智。宗清感之。且憐孤弱。不忍殺之。然恐清盛之不聽。故以潛告頼朝。頼清盛之繼母池禪尼。請命。禪尼哀而不已。泣請其命於清盛。至是清盛不得止。宥死刑。謫于豆州。

同月清盛以義朝妻常葉為妾

常葉嘗為義朝之妻。生三子。長曰今若（時八歳）次曰乙若（時六歳）季曰牛若（時二歳）義朝及弁京無我。三子潛匿伏見木幡之邊。時平家捕常葉之母。拷問將殺。常葉聞之。大悲哀。携三子辭京師。欲替母命。清盛孝婦召見之。時常葉二十三。當世之美婦人也。清盛感其容麗。欲以為妻。諸臣無不可數諫之。然清盛遂不解。遂納常葉為妾。許三子之死刑。令置今若于醍醐寺。弟若于八條宮。牛若于鞍馬寺。

近衛天皇二條天皇二代之后

唐高宗太宗才人武氏則天

藤原右大臣公能之女多子二代之后

秋八月近衛帝之后藤原多子再入宮為皇后

多子藤右大臣公能之女也。初近衛院娶多子為后。及帝崩。屏福盛居近衛川原之弊廬。謂之於近衛河原大后。帝聞其麗質。欲納宮。多子固辞不從。於是令其父公能召多子。公能將納多子。時群卿諫帝曰。昔唐高宗納太宗才人武氏。所謂則天后是也。此他未嘗聞如此之例。不如停焉。上皇亦數諫之。帝不從曰。朕聞天子無

父母。朕帝登位。何爲以爲先后。憚多子之入内乎。遂強納。寵愛殊厚。（后時二十三）世人稱二代之后。自是上皇與帝有隙也（帝年十八　后年二十三）

應保元年秋八月右大臣公能薨。○冬十一月美福門院薨。

二年春正月前太政太臣宗輔薨。○夏大旱。

長寛元年夏大雨。○秋八月大風。

二年春二月前攝政忠通薨。

號法性寺殿。自鳥羽帝至今帝。歷事五代。令歳

六十八

秋八月崇德院崩於讃州

時春秋四十八

冬十月關白藤原基實辭左大臣右大臣藤原基房轉左大臣藤原經宗任右大臣

永萬元年春二月大宮太政太臣伊通薨

時歳七十三

夏六月天皇不例讓位於順仁豪太上天皇尊號

帝在位平治一年永暦一年應保二年長寛年永萬一年凡七年

秋七月太上天皇崩 九八日 二條天皇

春秋時二十三

人皇七十九代 六條院 二條院子諱順仁母大藏大輔紀兼盛之女也

仁安元年 南宋高宗乾道二年 秋七月攝政藤原基實薨左大臣基房為攝政

時基實四十二贈太政太臣

冬十月以憲仁親王為皇太子

憲仁後白河上皇第三之子天皇之叔父也天

丙戌

基房　天養元年甲子生　當而代年九歳　寛喜二年庚寅十二月廿八日薨　壽八十七

皇時三歳皇太子時六歳上皇在中院執決政事

冬十一月基房辭左大臣右大臣經宗轉左大臣內大臣兼實為右大臣

二年春二月清盛任太政太臣

時清盛歳五十初從討義朝信賴之亂誇戰功𢑥權勢上皇亦寵彼甚渥故朝政豫出自清盛由是雖黄紗建官為之側身拱手至於是時盛之驕漸熾矣 鵞峰林學士曰夫臣之於君雖

有周公之功亦是其職分也何自尊大久貪位專政乎保平之戰清盛不為無功然其實自家之事也且忠為朝不進倒兜鍪欲出何其怯乎爭奪問時運以手仇悉取以尺寸之功得無雙之賞罔游猳獵縱王室無輔清盛遂得其志縦僭彊恣之甚不聽諫而背天下之望困上皇於城南流阿衡於海西蓄妓女淵房放淫分誘童行市臧口廢立應帝位不得留春秋挾安德幼主不知有至尊也誠長秋之無寵幾宮女以

為尼、饗平安之有、専制攀福原、而苦民、何為
戯之、其孫本朝王道陵夷自茲作、古然則其派
雑蕃卓鑑温不足、譬焉宜哉。一抔之土未乾、数
万之敵溯至北越之乱、一谷之敗、多年栄華原
上骨枯、為馬蹄之塵、化春風之草、谷餘甲兵之
碎、路拾弓矢之遺、屋嶋志渡門司赤間之亡滅
一家縉紳風浪船飄、華江魚之腰、浮蒼海之累
最賤人之決、暴鬨鬼哭之聲、宗盛不耐烏江
戦死、不慚田横自殺、東縛就戮、悲怖惜生、傳恥

於一世、遺臭於萬古、所謂人克勝天、天定勝人
者也

冬十月西行法師見遊女於江口邑

時西行（傳見崇徳院保延三年）欲詣天王寺、路過江口駅
此里自古衒売女色、西行欲借宿於此、里遊女
不肯貸、於是西行詠世間於厭近之和歌詰
之、遊女乃以世於厭人聞之歌答之、西行大感
此歌、強宿斯里、與遊女閑談及深更、其言悲歎
知夢幻、歎一生、賣笑色蕩人心、翌日離襟云

世ノ中ヲイトフマデコソカタカラメカリノ宿リヲ惜ムキミカナ　西行
世ヲ厭フ人トシキケバカリノ宿ニ心トムナト思フバカリゾ　遊女

擬西行法師歌

吟花詠月渉山川、暫憩衲衣江口辺
夢幻空華人世容、娥眉何惜一床眠

擬遊女返歌

妾身不幸若流川、艶態蕩人駐此辺
行脚旅僧無妄念、閑談一夜打安眠

世の中をいとふまてこそかたからめ
借りの宿を惜しむ君かな

世をいとふ人としきけは仮りの宿に
心とむなと思ふはかりそ

文覺大治二年丁未生矣

後西行得風使賜和歌遊女則和答歎心口意不一剃髮為尼西行見之而悲涙太息曰呼知衒女色之人皆有流奔之行未知在如此賢女子貴女色之中自是西行毎登此驛莫詠書為之歎矣

按夫西行者行脚之僧也妙者卑賤之女也宿擬詠者少事也盡夫本朝人物之繁於如斯之些事雖不遑枚擧也然西之登此驛之蹟後世傳詠詩歌歸諸曲雖後童

知以為口實矣加旃西以黒衣法莚之身涉宿婦家而引女終夜談話焉是世僧之所恨西之節操之所願也思僧行之一奇事也不可不載傳故記以不闕也

（仁安二年丁亥）

令年釋文覺再興高尾神護寺　覺年四十一歳

之覺姓藤氏披尉持遠之子也俗名盛遠洛人也一日盛遠窺見源渡之妻蕩委不知所持劫其母曰汝不為媒娵則殺之母大恐召婦泣告之於是婦謂不從之則殺母不孝也聽則棄上

天養元年甲子六月七日也

不義也不孝不義何生不如全孝義死乃詐諾盛遠曰願入我室殺我夫然則從君心也其夜浴而臥者我夫也我閉戸而俟君譲頭髪之濡而刺之盛遠大喜約去婦還設酒夫醉自浴臥其夜闇盛遠直到斬頭提出黎明視之則婦之首也盛遠甚哀為僧号文覺為婦營塚令為戀塚是盛遠時十八歳也文覺素性豪強為僧苦行絶倫令歳覓登高雄山見堂舍頽壊路草滋蔓歎思謂昔孝謙帝之位將還八幡太神託清麻

呂創此寺光仁帝名神願寺淳和帝改是所以祈佛神守國祚也近代朝廷危難是寺頽毀故歎覺雖桑門王民何為不竭力於修營乎於是作幹縁疏普于檀越專務修營

戊子

三年春二月天皇讓位於憲仁

帝時五歳雖昧及朝政之善惡上皇與清盛相議廢帝位以憲仁即位憲仁之母建春門院清盛之妻時子之妹也故清盛倍恣朝權昇官也氏族六十餘人領國三十餘州極驕逞判不

可勝言清盛嘗惡有誹其僭者故使禿童三百人著赤袴遊行洛中爲耳目有譏平氏者乃殺之刑之於是京中貴賤大恐不敢謂其惡道路以目[illegible]大納言平時忠每語人曰天下之民億兆也然匪平氏之族者人非人攝政以下之諸卿畏其彊梁媚事於清盛之左右無不迎乎者矣

文覺上人贊

壯年誤斬婦人頭　從是發心酌佛流
鳥羽建碑號戀塚　高雄興廢聳層樓
更儕六代免刑戮　却愧三衣運智謀
千歲久談文覺行　解形入深窖精修

文政十年丁亥七月廿一日

六十一翁金山迂[illegible]撰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一　畢

上皇祝飾　後白河天皇法諱行真　建久三年壬子三月十三日崩　壽六十六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二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編集

高倉院

諱憲仁　後白河帝第三子　母建春門院平滋子贈左大臣時信之女也

起高倉院嘉應元年己丑　迄安徳天皇壽永二年癸卯　凡十五年

嘉應元年　南宋孝宗乾道五年　夏六月上皇祝飾稱法皇

二年夏四月誅源為朝於大嶋

為朝初在謫所療瘡五十餘日遂漸愈精於……昔日於是撫諸嶋押領群郷島民皆為之苦不……愬官於京師豆州刺史狩野介茂光上洛告之上皇大驚賜院宣於茂光令追討之　俾……兵往攻之為朝出濱表待敵茂光列鬪艦……為朝放矢鑿船一發忽沈兵士溺沒官兵恐不敢近島為朝悉適勅之罪歸宅自殺時三十二歳嶋民惜勇武立祉為嶋護神矣

秋九月洛中櫻梅桃李華○冬十月平重盛使其子資盛蟄居勢州

資盛重盛之二子也鷹放遊獵野歸路過……基房資盛之家士甚不礼也基房之前驅不知平族讒不法慨資盛資盛還告浄海　浄海清盛剃髪改名　浄海怒曰汝无答縱雖殿下如斯無禮乎　恥平氏之耻乎則令武士待還途打破基房之乘輿斬随身數輩之髻重盛大畏驚使資盛及狼藉之士數輩蟄居勢州矣

承安元年春正月主上元服納平清盛之女德子為女御

帝時十一歳德子時十五歳

二年春二月德子為中宮

四年春三月源義經潛出鞍馬寺赴奥州依藤原秀衡　義東見治四年○今歳釋源空始倡淨土専念宗

源空姓漆氏作州稲岡人也父曰右衛門尉時國母秦氏也父母無子祈佛神母夢呑剃刀覺語于大夫曰汝其有身乎恐擁染人矣既孕母不食葷腥長承二年四月生頭圩而稜眼黄而光九歳有賊潛入寢所害空父一家驚逃空自屏處偵之以小弓射賊中其眉間……

可嗟発逢。於是呼空為小矢児同郎峯携手之
濟而然身
観覚者聞之乞為弟子空教習学覚唄曰是児
何可居草澤乎送與延暦寺源光光曰此童器
騃也悲哉余之所羈也即授功徳院皇円剃
髪此空年十五也三年通受台教又従叡
右叡空稟承又大乗律自是勤修惜大蔵
経論八宗経義靡不殺擬者八宗之外嘗佛心
宗至晩年見信所往生要集乃棄所業倡浄土
専念之宗出叡谷居洛東吉水中興本願浄
土宗洛人靡然向此宗自是宗派悉振

乙未

安元元年春二月工藤祐経殺河津祐泰

祐泰者豆州邑長曰曾祖父於伊藤祐高祐高
初有数子皆早世無継有二孫曰工藤祐継祐
父曰伊藤祐親祐泰父也祐親雖姉息幼祐継雖
息長故使祐継継家跡祐親老漸長以為求
愈嫡孫逆懐猜懼鼓衰悲其色既祐高卒祐継
継之於是祐親與州当謀呪咀
継祐継寝病将死祐親入問病時祐継之子

安元元年乙未到大宋孝宗淳熙二年乙未阿育王山代妙智禅師従廓…至文代十一甲戌六百…矣

経幼也祐経九歳以一族好遺言使祐親為和
祉又家末為祐経之輔祐親背之祐継卒自
是祐親擅家跡雖祐経漸成不讓父跡祐経悲
之與家臣近江小藤太八幡三郎等相計刺祐
親祐親風聞之因守禦故不得其間一日祐親
與一族猟伊豆野伊豆之地近江八幡伏亦沃射祐
親之長子祐泰既其斃過祐泰落馬卒祐親嗟
惜搜求其計者遂不得焉

今年平重盛贈金於大宋育王山

重盛爾清盛之暴悪絶其祀以為平族滅何
人修我冥福乎不如送金於異域僧後祀乃使
鼓金三千両贈宋帝及育王山僧徒

宇都宮氏曰重盛雖不知宗不到此惑若然則似告父忠
於朱方重盛寝疾却父命不用宋医為務
擲金於育王寄本邦於趙宋乎蓋是時
之謬也

丙申

二年秋七月六条院崩

時歳十三

治承元年夏四月以加州之守藤原師高謫尾州井戸田

師高者西光法師之子也光初仕于信西信西被殺之時剃髮号西光仕于上皇上皇甚寵光故驕恣其子師高為加州刺史時師高之弟師經驕藉父兄之威權入鵜川寺（加州地）掠寺僧寺僧怒訴之於台嶽（鵜川白山之末寺白山叡山末寺也故訴）叡山台徒挙師經之暴奏禁廷數回時師經之父西光以讒上皇之故寛其刑不果台徒憤之舁日吉神輿將入禁裏上皇使重盛等平氏及源頼政衛四門神輿到于待賢門重盛之兵挾射之大傷山徒棄神輿皈山於是一山怒欲焼山上擬洛平狼藉朝廷上皇大驚使平大納言時忠慰台徒之憤流師高於井戸田使師經禁獄焉

夏五月法皇流叡山座主明雲於豆州衆徒奪于路歸山

時上皇憤山門之嗷訴配座主明雲於豆州武

天台座主明雲大僧正
壽永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於六条殿害。矢ニ中テ
寺長吏八条宮円慶法親王
根井小弥太
矢ニ中テ死
本朝武家評林
二十五巻

士圍雲到于江州台徒議曰僧正無罪只是西光所讒也無答受讒非我恥台嶽之恥乎諸衆而皈途到粟津台衆自山上擁粟津逐奪雲師山矣上皇大怒為致山門使成親西光等召議内之秘矣

夏六月清盛誅西光及其子師高師經配藤原成親於備前兒嶋竄成親之子成經及平康頼僧俊寛於鬼界嶋

先是内大臣藤師長辭右大將於是大納言實定中納言兼雅及新大納言成親等共欲任之大將時清盛恣上奏以重盛轉右大將宗盛任右大將三卿失望成親殊恨之與西光康頼俊寛等相謀將亡清盛毎會東山鹿谷議之上皇亦憤清盛逆威之恣時幸鹿谷時亦有之因藏人行綱者會與成親相好熟知此計策之時有山門之事容議殆延滯行綱以為大事遂總傳平氏也清盛憮知之吾曹不迎來如之步密計贈吾罪潛詣清盛之第告之清盛大

使武士擒西光成親等清盛見西光不堪其瞋蹴其面叱罵光素強勇不損志氣語平氏後不絶其口清盛益忿乃斬光及師高師經濃盛勃怒未霽則被甲冑率兵圍朝廷欲移上皇於遠嶋重盛聞之衣縫衣冠入來涕泣苦諫諭以忠義其言皆出於至誠聽者皆垂涙然清盛不用重盛堪諫辭同悲哉父行子負之非子道也痛哉從父犯君非臣道進退既盡願使武士斬吾頸朝飛不違忠孝清盛殊悟然悍重盛故佯表

素衣倖怒色重盛悦退館清盛猶未解地鎧重盛聞之不得止下令曰吾欲養仙洞有同志之兵應會門下洛中之士素清盛乞細重盛清盛大怒止逆志以成親配鬼嶋不幾伏誅以成經康賴俊寬流于鬼界嶋

按昔楚文公治國暴矣其臣鬻拳諫弗從拳不堪其諫瞻以兵文公懼而從之楚人以為大闕謂之大伯君子而嘆之今也重盛亦有此行欲使君臨難使史稱是暴之名可謂忠

君父悲哉平氏衰亡期天不借壽於此人詐生而出海初欲源氏之復興矣想夫清盛殺勵重盛經命共天也奈何乎天實不資平氏矣執謂彼蒼者天也至夫

二年春正月歳星現東方（）冬十一月大赦（）中宮德子產皇子

德子有身不潁清盛憂祈神佛問卜筮當此時陰陽師挠龜紙巫覡神託連謂讃岐院及賴長成親西光等為祟於是清盛奏以讃岐院稱天

皇贈太政大臣正一位於賴長成經康賴等之流人悉遇赦不與赦歸者唯俊寬一人而已

三年春三月以高雄寺文覺竄豆州

覺傳見行寺二十一日入上皇宮以勸進疏奏時會內宴歌舞不能以聞覺以為古例押入宮庭高喚誦疏其色甚厲大管絃素倫上皇命武士逐覺覺怒持杞首叢叡群卿大驚辭既捕之覺不想其念驗棄是迦士上皇上皇怒以覺竄于豆州

治承三年己亥八月朔重盛薨年四十三文政十二年迄于六百五十年

重盛切鄭四國音和盛重切嗤

夏六月洛中大風倒人家○秋八月前左大将平重盛薨

重盛賽愛父之驕暴毎事諫諍然清盛不改其行重盛深患之詣熊野禱神曰清盛驕奢無君臣下願神止其驕神若不許此願則使我速死無及乎於難我福也還洛罹疾醫薬不効重盛於心喜時宋醫来在本朝清盛欲使之療乃使越中盛俊告重盛重盛見盛俊語曰昔延喜帝延異國相士入京城識者有譏之況重盛求宋醫手死生天也重所爲醫療千縦因宋醫得療諸本朝有無醫之恥我不欲之汝爲我辭盛俊還告清盛清盛嘆曰有道哉重盛令死耳其大器非小國之器上洛問病重盛遂薨時四十三歳配下大悲傷國人大惜之也〔孝子傳曰〕子孝而識禮之吾物用力手此諫諍若嘲令華頓息暴怒是継令哉平氏斯人先薨

〔按〕臣子於忠孝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有禍難矣然重盛小慮後愚不顧社稷瀆神先父悪清盛之先殺所以誅至也身滅國者以有重盛也重盛逝純潔其過患乎重盛生前已聞事君父有忠孝以仁恵撫民人者爾人已所不企及矣哉此一平生涯之懿也古語有之智者千慮有一失愚者千慮有一得可謂此行智者之一失嗚呼惜哉

十一月地大震○清盛以上皇遷鳥羽離宮

時安倍泰親〔晴明五世之孫也通占術言其人者執曰掃神子馳〕入宮奏曰今地震占文所勘其慎惟重吾家侍金櫃鑰錮謂曰得年不出年得月不出月得日不出日事甚急也言未已泣數行下人皆失色既清盛自福原来奏憾訴以上皇遷鳥羽放關白基房於備前竄太政大臣師長於尾張削公卿四十三人之職位以己壻中将基通任内大臣爲關白基通時使宗盛守洛自歸福原於是京中大擾動果如泰親之占文清盛初雖有恣行重盛常諫之故不敢肆其意重盛薨人皆憚其暴之

本朝武家評林巻十九曰以仁親王後白河第二皇子所院別腹御兄三条高倉住給故高倉宮云

無爲諫者、至是長怙其惡矣

四年春二月帝讓位於東宮

太子時三歳、帝雖年未衰、清盛計行焉

一皇第一　安德天皇　高倉院之子、諱言仁、母建禮門院平徳子、太政入道清盛之女也

夏四月源頼政謀反

先是頼政之男伊豆守仲綱蓄良馬、號木下、甚愛之、宗盛聞之、使人請之、仲綱深愛惜不肯送、宗盛怒迫請之不已、仲綱不得止送馬於宗盛、宗盛怒其與之遲惜、改木下號仲綱、

呼其名、烙於馬背、使舎人毎呼其名鞭之、仲綱聞之深恚之、遂與頼政謀反、然知無敵之不可以敵、故頼政仲綱潜詣三條高倉宮説曰、

高倉宮以仁法皇第二之皇子[illegible]

近頃平族跨權無忌至尊、若民人故群國淘々思亂、然畏平家之威猛默止矣、何爲天下怨之許不叛、父皇之念、以仁滿腹心然憚平氏、志擁未決、時有少納言惟長者、善能相人、時人呼之曰相少納言、嘗

與彼宮計、以相術説宮曰、臣見君之面有帝相、決心、遂反、頼政太喜、使十郎行家行家義季子持宮之令旨、赴東國、行家奉令旨下東國、傳説頼朝等、源氏多應以仁矣

夏五月法皇得赦於平氏、還幸義福門院、高倉宮以仁謀反發覺、以仁逃高倉宮入三井寺、

以仁侍行家探察反計不發、然漸々洩而聞下、清盛聞之大怒、乃使三條實房藤光雅

二百騎將圍宮、遂速別誅其徒黨、頼政未知之、乃馳使於以仁告急、於是以仁出宮遊難於三井、長谷部信連一人留守宮、官兵圍宮、信連防戰盡力、殺人多、然衆寡不均、遂被擒、兵攻入宮、捜求以仁、然無獲、信連及宮女三人、凡頼政之館捕所留之渡邊競等、遷六波羅、宗盛見信連問事、信連對應甚激也、清盛聞之、感其勇敢、而免死刑、宗盛又呼競問曰、汝何爲不隨頼政留其家乎、答曰、主不使吾知之、故留爾

汝所我哉從頼政乎。曰、頼政疑吾不臣不忠。知之非矣。其恨只鋼仕君而夙夜竭心致身於君。平宗盛大嘉之。免罪且待遇又日愈厚。旅調宗盛曰、願賜一良馬。香枕與頼政。與宗盛乃賜良馬（名曰煖）。號乃棄之。與競王井寺獻之於仲綱。仲綱喜騎競。以平宗盛字印於馬背放之於六波羅。宗盛見之大怒。謂競之誑已。

一以仁後出園城寺。將入南都。平家追來戰于宇治川。宮軍戰敗。頼政自殺。以仁中流矢薨。

以仁入三井。甚不安也。通書於叡山及南都興福寺乞援。山徒不應。南都應命欲援宮軍。然不果。頼政等相議曰、三井地狹且兵少。僕敵於此寺者、策不如入南都拒戰。衆徒及頼政等（軍兵一千五百）奉宮赴南都。時宮困軍事不寢六夜也。身心困労不能騎馬。三井與宇治之間落馬六度也。於是為息其疲入平等院。清盛使知盛・忠度・重衡等將二万餘騎擊之。平軍追躡到宇治川。宮此時河水漲流。宮軍拈橋板拒河守。平軍不能渡。戰三井衆徒筒井淨妙・一來等亘所殘之橋桁戰。其驍勇而軍驚聞。平軍盛不進。時足利又太郎忠綱（上野國住人足利太郎俊綱子也。力過百人、聲聞十里。時年十七）勵平軍大呼入河。万餘騎渡河。水為之不流。下流如陸地。三井徒及頼政八万兜血戰。然衆寡不敵。宮軍大潰。仲綱舍弟兼綱・仲宗及六條藏人仲家等戰死。頼政自殺（頼政時七十五）。宮遁走南都。藏追宮從後射如雨。以仁遂中矢（時三十歲）薨。清盛悉使兵攻園城寺。僧徒擁籠困守至

能式七放火於諸堂。時大風揚砂飛星。燒盡矣。衆徒又大狼狽。平軍追擊擒三十餘人。歸洛矣。

夏六月清盛遷京於攝州福原

先是清盛將遷都於福原。重盛不可數諫之。故能之。重盛薨後又議之。子孫諸臣憚其威不敢諫焉。遂以古來攝福原其勝以臣爲計治皇都。卿共憂之。然清盛之暴威不可悖。此爲依不得止。棄古京遷新都。

後漢献帝
初平元年
董卓
大師國三年
甲辰董卓
北斗天六年
高祥高后
次元
三十八元年
十一年六八
後梁大宗
朱全忠

按清盛因幸運并呑天下二十餘年恃強威擅无窮之權太平在万世不知禍乱孰然早暴慾議遷都遂果其志夫平安都桓武天皇始遷都之民労楼长岡都経営帝城自欲此永之長久不徙他州以往五世九三十一帝皆哉五百有餘而宋時遷都然清盛為人臣不顧先帝之遺令且人々皆任心行其威其暴虐故本宜哉古人多以董卓蕭鼎比全輩列載為鉄

本朝通鑑巻之二　後編　十五

秋八月源頼朝起兵於豆州

去歳文覚当貶豆州時謁頼朝以説頼而謂覚覚概之曰公它日必統天下我為之辅不可怠射也今此和親拘覚時勧頼朝以誅平氏頼朝辭容心哉無覚之誅心不言其志覚察知之一日自懐中出髑髏説曰此公父之首也平治之乱後我埋獄舎邊以此我悲之故以待獄吏毎掛其祈延福若殆一十有餘年公何使我疑乎頼朝漸心解覚又曰太政秋重啓覚清盛並仇其西把

下　前右兵衛佐頼朝諸国源氏并軍兵等所
應早追討清盛法師并従類叛逆輩事
右清盛法師并宗盛等以威勢起凶徒亡国家悩乱百官萬民虜掠五畿七道幽閉皇院流罪公臣断命流身沈淵込楼盗財領国奪官授職無功許賞非罪配過或召釣於諸寺之高僧禁獄於修学僧徒或給下於叡岳絹米相具謀叛粮米断百王之跡切第二皇子高倉之宮頭違逆帝皇破滅仏法絶古代者也早山平氏一類退朝家怨敵奉公忠勤抽身者宗可叙者院宣如之仍執達如件

治承四年七月十四日　前右兵衛佐殿

前右兵衛督光義奉

此家詩林巻之十九

牟尊流毒下民天人共惡其偽是天授之時也我國不取天與却受其咎時哉不可失爲賴朝回我亦思之然爭以流囚之身揚大事覺曰我將陛宣與公賴朝笑曰公亦林從之囚也何爲得院宣乎覺曰請以身累是非歟謂他人豈能非之手容上京因藤光能請之太上皇惡平氏故潛賜院宣於賴朝賴朝大喜與北條時政謀解覺佐々木秀義

○賴朝遣北條時政等擊山木兼隆兼隆力盡自殺

兼隆者平氏族也初源義朝預政之時有罪貶豆州平氏及執柄權秉其運分折威勢擢群劉學賴朝賴朝每慾無隆故欲擊彼雪平日之恥於是先使洛入邦道有察其地形（邦通洛陽人也）自邦通歸淑與謀故以兼隆留之數日邦通歸影其地圖獻賴朝賴朝大喜遣時政及親戚佐々木定綱（秀義嫡男）等擊兼隆時政定綱等潛兵乘夜襲兼隆之館軍起不意兼隆不能拒戰而

佐那田與一義忠三浦義實之子也

其家許八生之二十八之可先

千氏　役所五郎

佐那田與一

長尾新六取與一首

治承四年八月廿三日

自殺佐々木盛綱（秀義三男）加藤次景廉放火於其館

○賴朝師師軍相州石橋山大庭三郎景親率大軍戰賴朝軍敗奔筥根

賴朝以北条土肥佐々木等三百騎出戰軍石橋山同郡豪士大庭景親與渋谷重國俣野景久長尾為宗熊谷直實等率三千餘騎與賴朝隔一谿陣伊東祐親率三百餘騎據景親軍賴朝之陣後時三浦義明遣賴朝使其子義澄義連和田義盛等救賴朝義澄義連到丸子河邊遣兵燒景親之黨之舍屋景親望見其煙以爲三浦一族之來侵令旗下曰今日難至利在速戰無明日三浦之援攄賴朝乃鼓譟進賴朝以三百騎應戰攻守良久然賴朝之勢與平軍不均諸兵戰疲時天大風雨賴朝之兵保老佐那田與一等數輩戰死賴朝逃欲入杉山景親追之甚急賴朝號令時景親之兵飯田五郎家義儀降于賴朝左右六騎

共一命等
悉三家安

是頼朝遁急馳入椙山軍擬口遠景親来勝矣
之加藤次景廉大見実政佐々木高綱天野遠
景堀親家等及北條父子大呼苦戦頼朝亦自
当敵数回然景親之大軍囲四衝攻即軍又潰
頼朝与土肥実平逃後峯窟臥木内北條父子
戦疲不得登峯避路兵失士頭分散景親追兵
道藤登峯其従弟梶原景時雖知頼朝之隠所
謂通頼朝人頭無此山実景親之手登傍峯
於是頼朝脱虎口既北条等之散兵来与其根

別当行実之子僧永実持餉来謁頼朝〻
以永実為導主経間路出其根矣三浦義澄等
聞杉山敗引兵還于三浦帰路与畠山重忠戦
于由井濱重忠狼狽義澄之兵追撃獲首五十
余級梟首於濱表帰于三浦矣
○畠山重忠率兵囲三浦衣笠城城主三浦義明
自殺義澄義連出城逃奔
重忠為報前日恥帥其党囲三浦城義澄義連
等拒戦一昼夜城兵戦疲且矢尽義明欲抜之

治承四年庚子
八月
三浦大介義明
年八十九

危謂二子曰吾為源家累代之家人幸遇貴種
再興之代喜之乎然如今城兵疲窮難闘戦
力不欲去吾留死于此汝等速退去尋君之存
亡我年既八十九也計余算不幾雖然不愉義
澄義連請与父共出城義明曰我老也不可徒
行又不可騎乗与死于路径軍死城中不肯従
焉義澄義連以下號泣不得去義明連詠之義
澄義連不得已出城奔房州義明遂死于城矣
秋九月上総権介広常降頼朝

頼朝出箱根自土肥真名鶴崎艤赴房州長狭
義盛等来会頼朝還軍徇上下千葉小宮乱
来謁頼朝使和田義盛招広常広常肯然侮頼
朝遅不来謁而後期頼朝不待広常発兵於武
州広常率二万余騎逆諸隅田河追将謁頼朝
頼朝怒彼於遅参不敢謁広常陳謝而後聴焉
此頼朝所以待之也　蓋広常之両二三也　初広常意計頼朝敗軍
余衆未足討若集将士擒之献平氏焉時頼朝
之高喚見叶人主之行忽変害心降頼朝於茲

頼朝漸震威於東國

冬十月畠山重忠降于源軍

重忠従頼朝於長井渡謝罪而降頼朝將許之然恐三浦之族有遺恨故不決以告義澄等義澄曰今天下二分群雄志趣不一了無降者大事不可成縦雖我曹有積怨以私偏爭後國家之急乎不如許之頼朝喜色其降於是義澄義連兼捨心毎與重忠同席議軍事

按三浦従爲頼朝以往由井衣笠之邑雖不更其宗源軍而震矣重忠降下焉予下同席和交爲勿嫌恨先國家之危後私讎源氏家後之大功其執出其右乎可謂忠良義者歟噫太平一統之後未斃舊惡與父俱戴天然身於幡下矣

○伊東祐親執入洛

初頼朝在豆州與祐親之娘私相通産一男祐親憚平氏之俾聞且悪嫁行奪其女將殺頼朝祐親之子九郎祐清（祐清者祐泰弟也）知之告之於頼

朝於是頼朝脱其厄自是頼朝毎謂我若幸有天下期報恩於祐清時頼朝震威於東則平當漸失計故祐親爲屬平氏持仙舟浮海欲赴天野遠景廣捕之到黄瀬川獄於戰頼朝喜使三浦義澄守於祐親（義澄祐親婿也）乃祐清賜賞祐清不受曰父時辱於君既捕其子有何面目而受賞恩乎頼朝義之然祐清遂不受

○清盛使惟盛忠度知教撃頼朝平軍未戰潰

清盛聞東亂大驚使惟盛（重盛長子）忠度（清盛弟）知教（清盛大弟）等將七万餘兵撃頼朝三將達蒲原富士河軍頼朝聞之發黄瀬川陣甲信之源氏馳赴焉頼朝頼朝陳兵於浮嶋原號爲二十万兵氣大振衆與平軍夾富士川陣頼朝使武田信義潜兵夜出自後使吾善射者射所宿集富士沼之水鳥群鳥驚散其羽音如雷矣平軍潰以爲源軍來襲我後棄兵奔走北頼朝欲入京常胤義常義澄等諫曰関東既雖隨

佐竹族在常州、未應麾下。將之西、彼恐境内空虛、
我後、我軍入寇地遠、而受敵於前後、敗亡矣。不
如還兵先彼。瀬具根西頼朝然之。使安田義定
守于遠州、武田信義于駿州、自率軍於黄瀬川。

源義經自奥州到黄瀬川謁頼朝。

義經、義朝之六男也、小字牛若。初平治亂、義經
僅二歳、與母共捕到六波羅。清盛以常葉美為妾
故、以得免。入鞍馬山、師東光坊受學。事見于前、求稱
長常懷復讐之志。故晝雖在深室事修學、夜

出僧正谷、習兵法擊劍之術。或曰、牛若出僧正谷遠異人[illegible]
航數、牛若且曰、我欲於守護其德、時々
奥異人傳此谷兵書料業之法、牛若兼學
徒至此復情父法之妹、再
逆此谷不復然異人
師僧又雖父一條大
藏卿長成業紫常葉、清盛一女既而[illegible]於數
是清盛自嫌、以常葉嫁長成。
蘇來、不殺。聽時、奥州金商吉次適詣鞍馬寺。牛
若欲與彼赴奥州、吉次許諾。於是自加冠、號九
郎義經、潜出鞍馬、赴奥州。義經時十六歳、懷藏
義行、到奥州、抵於國司秀衡館。告之、秀衡善遇
馬。秀衡者藤清衡孫也、初義家東征、清衡戰義
家有功、故為奥州之守、號自稱

懷之。秀義與州義經與舊故居、凡歲間[illegible]
朝物與奥州、欲出奥州、投頼朝、走於秀衡、秀
衡時來到、拵抑留。爲義經不得已、潜出奥州、秀
衡驚追、使佐藤繼信忠信等從行。義經到黄瀬
川、從兄弟頼朝大喜、執手會之、與頼朝再蘇生、
之欣遂[illegible]、將為

頼朝誅大庭景親。

頼朝在相模國、先始責戰士、景親勢窮、來降、頼
朝誅之、梟首於固瀬河邊。

冬十一月、頼朝遣兵擊佐竹秀義、秀義棄城逃亡。
頼朝使行平實平實常義盛等七數騎、而攻
所守佐竹金砂城。時金砂地勢峯高、瀬一丈
挾叙、攻人雖發、且矢鏃不及。山腹故、攻兵徒仰
見城、齋數日。於是廣常遣書於其叔佐竹藏
人相之、藏人潜通志於頼朝、作常大
喜、使頼朝要夜擊之、出城後、詭誘而襲之、城中
大驚亂、蹂躙走、秀義擒撫止而不能、秀義遂
出城逃亡矣。至是、關東大平均矣。

(一)頼朝使和田義盛爲士衛軍政(一)冬十二月頼朝造新舘於相州鎌倉

自十月興大倉郷、點新亭、使大庭景義監之。景義披荊棘、九新亭、既成、頼朝徙移新舘、出仕之士三百餘人、延侍所、臣下移構室舘、家屋并門甍雲聯軒、家道路巷、漁人野叟之外、卜居者稀也。至此世諸士構卿第、商工無隱家、其繁榮不可勝言。於是東士見其有道、推而稱鎌倉主、稱頼朝自號武州、至是二十有一年、東州大應風咸悉歸于德、從之矣。

(二)平家焼南都

聞南都興福敵對、平家清盛怒、使重衡 清盛四男 通盛 教盛長子 將四萬騎攻南都、衆徒構砦於奈良坂般若寺拒之、平家分軍爲二隊、攻二所、大戰同心。若守馬飲、南衆歩矣、平軍騎不也、歩戰甚絶、於是衆徒棄守走、平軍進放火、風急延燒、諸堂大衆迷惑、大被燒死、衆徒能何餘人、平象梟其首歸京師。

養和元年春正月高倉上皇崩。

時歲二十一

春閏二月平清盛薨。

清盛臥病、偏身如火、悶絶躄地、死、遺言曰、我死不用佛經、勿修佛祭、唯遥等斬頼朝之首懸我墓前、是爲我報也、汝曹無怠。然後嘆曰、卒時壽六十四、葬播州經嶋。

春三月源行家帥師與平家戰于尾州墨俣川、行家敗還。

義圓 行家弟 十郎藏人行家 其子光家及僧義圓 等、發足州、行家等帥八千騎入尾州、墨俣川、重衡維盛通盛忠度等平將率三萬騎兵、與行家隔河陣、於是源軍相議曰、衆長路之勞、夜襲平軍、平家聞知、内議敵先渡、潜扣襲行家軍起、不意東兵不進、戈戰投河溺死、故殺傷命者六百九十餘人、義圓及泉重光等戰死、行家子藏人次郎被生捕、行家甚得脱遁。

壽永元年春二月十四日伊東祐親自殺、其子祐清

戮。

祐親自就撲義澄妻祐親女且棄懸殺其孫故義澄伺便殺請其命頼朝宥其罪之恩德宥之義澄大喜使人告祐親向在將監侍祐親祐親聞之曰我初殺吾子孫是言恥前行遂自殺人皆感歎於是頼朝又召九郎祐清將行賞祐清固辭曰父已亡我豈貪其祿乞賜我頼朝下令祐清辭請之頼朝不得已殺祐清人物史祐親至家滅亡者無妄之災不明然也人以比頼

斷歸答於祐清曰不顧後之殃陷父於死罪者蓋過論也

夏六月有光物亘天◯秋九月木曾義仲與城茂戰信州筑磨川長茂狼狽歸越後

久壽二年乙亥八月於武州惡源太義平討之義賢

義仲者為義之孫帶刀先生義賢之二男也初義賢為義朝所殺義仲時三歲乳母夫中三權守兼遠懷之逃于信州隱匿之稍長自號木曾不當避者聞頼朝舉事於關東亦起信州欲以頼朝乎家聞之使城四郎助長任越後守

仲助長督三万餘人發越後赴信州路駐呂伊兵卒單士失據歸於是其弟長茂平繁茂子貞盛之嫡也能兄跡任越後守將兵與朝二三州兵四萬餘人軍筑摩川逼義仲出自依田城與長茂迎戰兵三千分軍七列隊持赤旗隱出長茂望見赤旗以為國中之平氏援我故不備兵義仲相籌五十步許捨赤旗揚白旗長茂之軍動義仲直入軍中縱橫馳衝鬨聲雷轟敵走電奔長茂之家士山野太郎兼丹等戰死長茂僅以身太

兼仲四天王今井兼平樋口兼光楯親忠根井行近謂之四天王

已上據盛衰記今井為兼平

僅纔免歸越後於是義仲使今井兼平樋口兼光楯親忠根井行近四天王頭祖頼光之四天王攻北陸之數州國隱風降義仲兵威振

劉

二年春三月義仲與頼朝有隙義仲以嫡子清水冠者義高質和睦

先是武田信義有子曰五郎信光信光有一女容貌殊絶也信義愛寵太也依信義進使於義仲曰願以孫女嫁義高義仲不肯乃謝之

壽永二年五月十一日長井齋藤別當實盛俱野五郎宗久高橋判官長綱討死

却悦信義信義大怒之語頼朝曰義仲去歳
長茂等今既上洛也是似與平氏討伐實在與
平氏相通滅當家之計頼朝聞之驚怒催兵
將征義仲兵至信州義仲聞之與今井樋口
等相議遂知難其勢之相敵謝其罪亡和頼朝
而疑義仲義仲不得止以其子義高遣鎌倉爲
質頼朝使天野遠景岡崎義實迎之而使義
高納鎌倉義高時十一歳也頼朝遂解其怒與
義仲和睦以其女嫁義高居于鎌倉

夏五月平家與義仲會戰賀越兩州之境於砺波
山平軍敗還京師
義仲爲攻平氏構城於越前國火燧山使平泉
寺長吏齋明揔介入道佛誓林六郎光明等守
六千餘騎守之平氏發兵擊之時齋明通志於
平氏使平軍入城中於是城陷佛誓及林光明
等遁走加州平氏乘勝使小松三位中將維
盛越前三位通盛薩摩守忠教皇后宮亮經正
參房守清房三河守知教等將十万餘騎

加州江沼郡篠原實盛首洗池アリ其上手塚山アリ實盛ト手塚太郎光盛戦ヒ場也藤沢他阿上人巡国ノ節篠原ニ立七月何別ニ大念佛今ニアリト云

餘兩州境志係山義仲聞之將五万餘騎發
後到砺浪山隱兵於山中九五所自登黒坂營
而立白旗爲平軍進到砺浪山與義仲之陣相
隔二百歩許義仲據險不出僅出輕卒肯釋平
氏待黄昏平將墮術中急不挑戰逮晡而欲就
舍於是五所伏兵均起鼓譟而進平軍大驚亂
旬竄走人馬急没於具利伽羅谷當此時平軍
死者七万人尸埋深谷諸將僅以身免退加州
陣篠原義仲乘勝進兵而戰平氏之家士長井（武藏國住人）

齊藤別當實盛從野五郎景久等戰死平氏敗
散軍而歸京初實盛待賢門之軍屬源義平有
義功（治承元年事見于）源氏凋落之後屬平氏時省義仲
頼朝興東北以爲平氏凋落源氏再起之秋也
然數更志非勇武之本意今般之軍鬭死謝平
氏之恩至是又顧我年齡已六十餘輕與若士
爭先後非老者之由於是以墨染鬢髮如壯二六
戰死人僉感其志
秋七月義仲帥師入洛平氏奉帝走西國

兵仲忠勝卿師長聴興山徒相通登叡山
洛中於目下平氏大恐劫天皇及建禮門院二
位尼清盛後室之出洛走西州法皇潛幸叡山於是
攝政基通左大臣經宗右大臣兼實其餘公卿
百官悉登叡山於是義仲率五万餘騎供奉法
皇入洛

八月義仲任征夷將軍

法皇賞義仲賜伊豫國任左馬頭爲征夷大將
軍朝日將軍賜行家備前國任備前守

本朝通紀卷之二　後編　三十

（一）高倉院皇子尊成親王即位

帝時四歲以安德帝於先帝法皇執決踐事

秋九月平家自西州奔四國

平家出奔西國定皇居於大宰府于時緒方
三郎維義在豊後催兵攻大宰府於是王族
奔走赴四國阿波民部重能造内裏於讃州
屋嶋迎平家平家在屋嶋讃州矣

菊池三郎高直　原田大夫種直　二人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二　畢

緒方三郎維義

大弥太―大弥次―大六―大七

尾形三郎維義　小太郎維久　野尻次郎維村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三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安徳壽永二年十、後鳥羽院文治元年、凡三年

後鳥羽院

人皇八十二、高倉第四子、母七條院、修理大夫信隆之女也

冬十月、平家進兵略山南諸州、源行家與平家戰、播州室山、行家敗走、走長野城。

平家初奉幼帝走西海、到太宰府、留數日、豊後人緒方三郎維義催兵攻平氏、平氏又出九州、走四國、阿波民部重能營内裏於讃州屋島、迎平家、平家留讃州、遣兵於南海山陽徇之、山南之十餘州屬平家。義仲聞之、使矢田義清擊平家。義清達海邊、備中水島、平氏使知盛教盛逆擊、卒起不意、義清戰死、源軍大敗、狼狽歸京。義仲懲之、使行家及樋口兼光護送師、親督諸將發洛。時行家在洛、嘗不遵兼光使、使告義仲、義仲聞之、班兵於洛、行家大驚、從五百騎、經丹波略走播州。時知盛重衡等平將帥數萬騎據山、

行家擊平氏為謀、果於義仲、率五百騎、與平氏戰室山、雖大小之勢不侔、行家兵疲、戰屯、或敗、親纔兵僅可三十騎奔長野城云。

冬十一月、義仲燒於法住寺。

義仲生長夷狄、為人粗暴、無風度、上下皇患之、使壹岐朝康斜義仲之不禮、義仲不從皇令、却叱皇使、朝康驚還奏上、皇上大怒、徵兵。義仲聞之、欲發兵犯皇宮、平數諫之、不聽、率兵圍法住寺、朝康等防守、時義平籠火於矢射宮、火發宮樓、延焚諸堂、官軍失度、自敗。義仲之兵入殺、殺傷甚多、上皇漸脱、奔五條宮、義仲使諸將守、梟六條河原。班軍。

○義仲奪公卿四十九人之官位。

義仲激盛勇威、無故、援政基通内大臣資實以下、七公卿、削四十九人、辭位、以前関白基房之子師家為内大臣、兼摂政。師家時十二歳、幼弱不堪執政、故義仲縱朝政、京師為之大苦、擧洛民倦平氏之苛政、願源氏之執柄、義仲追入京

元暦元年甲辰
正月廿日木曽
義仲敗死
文化十二年ニ至テ
六百三十二年
義仲治世
凡六十日歟

師勿見白旗、卿下大怒、時義仲在洛、大居勝王
旗於是洛民又大失望矣

按天高地卑乾坤定矣、民無二王、一統天地、綱古今通誼也、綱廷雖弱君也、義仲雖強臣也、夫強弱無定位、君臣有定位、太上不能赦義仲者勢也、義仲不可凌太上者分也、太上莫桀紂之悪、義仲亦莫湯武之徳、怒禁識已悪、臣故而戮兵加矣、其罪不容誅者也、焉乎知其不義、雖諫之、義仲不聴、敢従大

本朝通紀巻之三　後編　三

逆、夫忠臣者従義而不従君、従道而不従父、最平輔義仲、何不以死諫、創其軍、焼縁閭、不臣大卿尤甚、不幾吾臣與共被戮、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信哉

元年春正月、源頼朝遣範頼義経、討義仲、義仲敗死于江州粟津

頼朝在鎌倉、聞義仲之暴戻、為征其罪、使弟範頼義経、将六萬余騎上洛、範頼帥三萬五千騎向瀬多、義経率二萬五千騎向宇治、義仲聞之、使今

或記曰、天文二十二年癸丑、近江國司佐々木高頼建義仲寺於附于

生食
磨墨　二名馬

両源缺之三

井兼平、属八百騎守勢多、使仁科高梨山田次郎等、將五百騎守宇治、各断橋楹、河守、義経進央以軍、時山雪解、河水大漲、乱水激岸、衆狐不能渡、戦時佐々木高綱梶原景時不渉河、躍馬尤直入河、先渡、宇治山重忠相續渉、衆軍急進、入河水為之不流、下流如平地、義仲之兵驚河急守、故大敗、東軍直入洛

本朝通紀巻之三　後編　四

義仲自與重忠為縄景時等來、守上皇、義仲戦、以為我軍破、挾上皇赴四國、與平氏聯兵、初叡頼朝兵義経聞、馳院所、無奈何、僅七騎、出大津打出濱、時義平為範頼所破勢多、僅五十騎、建義仲之存亡、将洛過、義仲我兼津若臣執手、主吾且治、於是渡旗、又収散卒、見義仲、識來暮、兵三百騎、義仲勵兵、與一條次郎之六千騎戦、一條兵鋒多、義仲既不能抵、衝解圍、後範頼義経兵、軍所々絶、義仲行路、兼仲雖兵少不退

志氣雷奔電激衝戰東軍雖多勢氣不偶因逡
不迎義仲衆盡戰奔出東西馳南北書諸藤東
軍交鋒双不斷義仲異夾射伐仲於是義仲兵
或殺傷或分散所殘兵義仲兼平唯二人而已
兼平曰君卒既盡不可免君從花林自殺我留
此拒死義仲不從曰平日與汝約死生弃汝何
行乎兼平顧諫之義仲不得止期黃泉之會別
東向向松林走時寒氷堅合因木凍水義仲不
知田之淺深陥馬於深田馬顛爲泥水沒義仲

本朝通紀卷之三　後編　五

矣奈何寺來兵石田為久相州人窺射之其箭中
義仲之面向鐵拌撒石田兵進得首兼平不知
義仲死還馬與大軍戰良久既聞義仲死自殺
矣於是義經奏驚也太上明令書屯秋毫不犯
都下大安焉

春二月平氏築城於攝州一谷聚兵十萬範頼義
經攻之陥

平家聞京師之亂相議因欲朝義仲内爭兵殘
不完守外備欲乘此變招物西州擧頼朝乃奉先

帝聚十萬餘騎據險於攝州一谷擁龍當此時山
陽南海殘平氏通源氏者多故陸引兵屬賊山
南之政有來與諸將守一谷頼朝聞之使範頼
將五萬六千餘騎義經將二萬騎擊平家西將
發東範頼也攝州小屋野義經在丹播兩州境
三草山平家聞之使資盛有盛等逆擊平盛進
軍三草西源平隔陣三里程時曜光聚平家
以爲義經雖猛將明夜不越此險解甲胄飲焉
敵休兵義經察其備終夜騎三草之組襲平

本朝通紀卷之三　後編　六

氏平軍大驚不戰走範頼義經均進範頼齊攻
田森義經分兵爲二隊使土肥實平屬諸兵向
西門自率精兵三千騎欲從鵯越襲城背馳
鵯際入險阻隨行以鵝高峨草藪荊棘行到失
路群十大呂時別府太郎清重者進曰我父常
教曰山中失路放老馬從其行試爲此術乎義
經然之因爲諸軍嚮爲行飛人境數十里伐木
通道漸出城之後峯到是山峯益峻澗谷深斷
也士卒進退窮無奈何會時大手五萬餘騎熊

谷直實。其子直家。平山季重等焉。渠魁攻城。越
仲盛。次上総忠光。忠七兵衛景清等。之城兵入
万死守。呼色震屋瓦。衝撃流血河。至是守上足
兵恃險不守。棄其場集一所。義経自上窺之
家其無備。而躬勵諸兵。按轡馳下。從騎三千相
續。躍馬並轡下。其勢恰如轉圓石於千尋。不敢
損一騎。入城中。縦火。火烟舞于風。呼声響于谷。城
兵大驚。城外之五万騎。忘之破壁碎関。平家軍
敗。於腹背不能防。師大擾。氣潰逃。於是清盛宗

忠度。太夫敦盛。若狭守経俊。越前守
通盛。但馬守経正。武蔵守知章。
尾張守清定。淡路守清房。備中守師
盛。蔵人業盛。等諸将戦死。本三位中将
衡就擒。其外追撃者二千餘人。残将餘衆逃
帰于八嶋

按東鑑云。此役教経戦死。故義経載頭。送之
鎌倉。以教経者平氏絶倫之雄将也。平家物
敗。然兄姪氏族追撃。教経之闘死固當矣。

語之所記。非無其故矣。然後歳八島之闘
藤継信中死教経之矢之事。載群史。蓋闕
焉。以是證之。教経不戦一谷明矣。想夫教経
權将也。源平書誌教経之勇力。故以收號
教経。誅傳令兵士解体怖之意者歟

春二月平重衡被擒入鎌倉謁頼朝

頼朝謁重衡曰。頃者平氏奢侈陥溺蒼生。無朝
廷四海怨之。日蔽矣我嚴郛之身為殿下
旨云又之所自起大臣平氏兵逆乱如擬享

何今見公面不勝之喜也。重衡曰。頃年平氏獨
輔朝家。畢進氏族八十餘。輩二十餘年。繁栄無
比。有者然平氏背命之運。戦謀致失。剃諸族
剛死。吾亦就擒。然業焉之家焉。
兆。吾其剛我宜快也。手顙色不顧。言辭自若
朝感之。左右為泣。於是頼朝使狩野介宗茂護
之。時贈酒肴。使妓娚千手。慰問焉

四月頼朝殺志水義高

義高者義仲之子也。初頼朝以女嫁義高

志義仲伏誅之後、頼朝深疑焉、欲使近士潜殺之、義高風聞之、於是將出走鐵倉、然其沈未半、建毀中、恐追撃、時海野小太郎行氏與義高同歳、義高毎恩遇之、至是行氏欲以身代義高、故使義高為婦女粧、黎明出館、内朝入義高之寝室臥、衛衣下至日闌、就義高所常處之第、獨為雙六（義高好雙六、行氏常為其敵、故為之計）、故以近女肥臣之外、莫知者、至晡時、以聞、頼朝捕行氏、下獄、使堀藤次親家追義高、親家分兵於諸路、遂入間川遂從之、義高妻甚悲哀慕、斷漿水、追日憔悴、二位怒之、欲擇配為嫁、女不從、欲自殺、二位驚止之、然不耐春遂之情、而終卒矣

夏六月、頼朝使平頼盛還領舊地

大納言頼盛者、池禪尼之子也、初禪尼恩于頼朝（事見永暦元年）、欲報其恩賞之、頼盛亦夾古恩將涌于頼朝、平家為義仲、及棄京師、別挾止洛、於是頼朝使頼盛招於鐵倉、頼盛欲来鐵倉、能頼那、時頼朝聞弥平兵衛宗清与頼盛在京、寄数頼盛、請同到關東（宗清亦恩頼朝、事見永暦元年）、頼盛告宗清、宗清陳謝曰、吾若向戦場明臣、豈不避死争顧、頼朝招引吾乎、吾首為報舊時之恩故、今平族零落、而獨就源氏、乗恩我恥之、即日出京至八嶋、属平氏、頼盛甚恥之、然莫如何、到于鎌倉、謁頼朝、頼朝頼朝優、故頒三十餘所於頼盛矣

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態、亘古今不可代焉令也、宗清當危難不顧其身、為盛義、不動其志、皆人之所難、而惠有此行、可謂傑出於當世之勇士也、惜哉宗清知其主之不義、不諫、使其君贖家名無壽悔之之志、已以不與其行為義矣、是非遅私名、不顧公義人義乎、不義乎、謂忠乎、謂之乎、是勇士可也、是義士不可也、古今多矯宗清專義、我不許矣

秋九月、平家與範頼戦於備前小嶋、平軍敗帰于八嶋

行盛資盛忠房等之平將為帥、西州率兵数千

軍于小嶋範頼聞之將兵三万陣列藤戸西
陣相隔海上二十五町餘時平家莫船桴而知
難凌海波招源軍恩言範頼怒欲攻之然無舟
役者奈何時佐々木盛綱先諸軍騎馬徑涉海
二堅固小嶋源軍三萬見海淺瀆勝之平家人
驚走帰于八嶋頼朝賞盛綱賜小嶋盛綱初[illegible]
于藤戸之日潛招村夫使問其可村夫[illegible]
上之淺渡審告盛綱盛綱大喜[illegible]
面懲試之果如村夫之言盛綱[illegible]
時以此事語他人先魁之功幾空歟於是[illegible]
夫刺殺之滅其口矣

文治元年春正月範頼徇豊後

平氏構城於赤間関遣知盛守之欲徇[illegible]
範頼在防州聞之発周防抵豊州[illegible]
攻赤間関當此時平氏為絶九州之[illegible]
破舟船至是九國之運路悉絶源軍大饑[illegible]
是範頼議豊州之人緒方二郎惟隆[illegible]
三郎惟栄降源氏惟隆惟栄過範頼謁進[illegible]

乏軍食範頼大喜解纜航豊州矣時範頼謂三
浦義澄曰大樹頼朝也卿令我曰為周防之地勢
手西瀕宰府東近洛陽是天府西征之通地也
発西州之日留有勢之兵一人令為都鄙往返
之計畧我與諸將議之其選當公爾公居此地
還計慮義澄辞謝曰臣自出関東襲志於先登
徒留守此地非臣所願伏冀令他人範頼不聴
義澄不得止留防州於是將師出船渡豊州誅
大宰少貳種直豊州悉定風屬範頼

春二月義経率兵焚屋嶋之皇居

義経為攻平家率兵赴讃州時義経先諸隊大
蔵卿泰経見此行粧遮馬諫之義経曰我有思
謄在先鋒欲終命於南州公毋復言乃進到[illegible]
州渡邊於是艤舟時梶原景時曰軍船要[illegible]
為逆艪令便進退義経笑曰吾聞投之亡地然
後存陥之死地然後生何豫為退具而戰者諸
兵豈能有戒氣乎汝欲則為之吾不欲為卒皆
目而嘲景時景時勃怒曰軍以時進退有進不

然退圍者豈爲良將乎君是猶拘也勇可嘆哉
義經憤則叩其刀景時亦換釼欲戰義經衆皆
制止之既諸船欲解纜時大風起砂礫打面白
浪洗岸景時以下之諸將不敢出舟義經曰彼
謂我不來軍起不意在擊不虞以麾下百
餘騎發餘船恐大風不發風傳急濤船如箭數
十里之海上航終朝抵于阿波勝浦（丑世出渡[illegible]遂卯越着[illegible]）
平家果不備守浦兵不戰遂義經衆勝行抜
數城直進到八鳴放火於高松邑使八十騎爲
數隊鳴鼓進時大風捲砂畧烟燄燧閧声喧
鬧交響天地平家驚以爲源氏之大軍奄到來
先帝浮海後藤實基入皇居縱火既平氏察小
勢大恐教經等還船戰教經武精射藝一矢不
空發所中必碎佐藤嗣信帶鐵鎧兩軍戰勞義
經却兵不戰於是平家整艦舟使美婦立其艫
歌舞且挾紅扇高擎之船上欲其射使義經觀
之乘無備窺射之義經察其計不敢近爲將令
精兵射其扇時那須與一宗高（下野住人）膺其撰宗

高固辭義經怒背命宗高不得止遂入自源軍列
隊比蹄觀之平家方船舷看見之宗高申騎
[illegible]飾舟時疾風揚浪浩濤激舟宗高祈八幡神
風稍靜於是滿穀發弦鏑矢長鳴中紅扇翩淩
雲飛翻舟空行濤源平喊声感賞時甲士一人
不堪其感出艫搖扇舞良久義經人使宗高
射之舞士応紋斃源軍噪金鼓大笑爲景清等
平士憤之登汀戰義盛屋十郎等迎戰不利義
經親先驅戰揮刀出火炎争声響海陸既夕日
没西湖義經班兵不戰營牟礼高松平氏走
波於是義經拂嗣信之死使弟忠信捜尋其尸
忠信出戰場求得其尸義經甚悼惜其死使賢
僧送葬以所愛之良馬（太夫黒）賜彼僧吊其冥
麾下悉感歎爲義經思死力矣平氏却屋嶋走
志度義經嗣到于志度平軍見小勢進圍義經
時此渡邊餘軍航來平家望見大驚棄圍走
于長門

春三月義經與平氏戰于長門壇浦大破平軍擒

文治元年乙巳三月廿四日　平氏滅亡　文政十年丁亥　六百四十三年

教經沒死

安德天皇

宝剣沈海　尋不出

平清盛―基盛―行盛

神璽内侍所　二寶帰洛

平將宗盛及清宗元帥沒海平氏悉亡盡天下大定焉

義經追平氏到于長門平家又欲奔九州時範頼在豊州塞其路平家窮進退滯赤間壇浦義經潛進大与平氏戰教經奮戰欲与義經挑而恰絶倫也源軍幾殆然餘軍怯源氏不敗教經救經戰敗入海於是平軍大擾亂義經乘勝鏖戰時二位尼時子衆純色衣練色袴挾神璽抱幼帝時立艫也按察局亦從之

一位先拜幼帝曰君誅然也皆同竹善成行所益九五實位繼戮天命不可常聖運盡于此此國果散遠土千載萬古國也海底猶有水路宮可以帝幸此不退哭言終沒海知盛教盛經盛資盛有盛等悉沉溺建禮門院及宗盛父子清宗大納言時忠爲源兵所執海水如紅鬱尸沉深底源軍急索收賢所欲剱御蓋時所近寶鏡之武士爲眼忽眩心神恍惚時忠制止之諸兵悔怖敬拜收神璽賢所也二寶完盛

北條太平記　夫天下ノ治哉上至善ノ明徳ニアリ天下ノ乱ハ哉上暴悪ノ不仁ニアリ　治乱只是上一人ニ而古今不変

以下生捕及諸將之首送獻帝都爲初頼朝自起兵於豆州僅二年平挨悉殲四海大定

按清盛膺時運乘風雲総海内之兵權二十餘年擅教恣殺戮無正家治惡息之誅死而清盛生患遂不覺自是諫爭路斷矣一人以其忠告清盛者宗盛受嗣而昏弱也易挨于臣僕之專驕飾風義而溺心於詩歌管絃不知軍事當此時頼朝義仲乘弊動與信豆也二州暨東方諸州也源氏蜂起泉湧属源

軍於是頼制也武威沛然震四海未終二歲平氏九族沒一時絶永代家者夫兵法曰天下雖安忘戰者危矣況加之以暴惡者乎鬱[illegible]有奉陶伊傳周召之臣而輔其德於平民豈得不亡乎

夏四月梶原景時獻書於鎌倉讒義經

義經討平家奪勞功伐侮諸士盛擅威權士多憾義經既中景時逆艫之恨兼嘗忌義經有隙信景時故景時自鎮西獻書於關東怨義經[illegible]

衆以茶時為異士為紅大決彼一言故見其
高稍疑義経誠以讒使於西海之諸矣今不可
謂義経之趣
於義経為征将身誅義仲以経為攻守不戦
其船三草山之戦攻其不意得随機応変抜
一谷之役投身於死地置亡地能存之策八
嶋之軍航大風全陥之於亡地而後生之術
可謂得用兵妙也源氏数世之間雖不足待
罪泡勁策者最義経傑然者矣惜哉義経償

偏武剛大武平討之後誅戮凱帰欲免西州
戎功士悔大臣遂為讒被誅其不識人矣
除不足観者欲可謂乱世之良器治世之非
器也然義経未有大過頼朝何為信
其根之言空大功棄大倫乎編想頼朝亦恐
義経之勇才故讒小過除其才者欲忘王政
者以善養人頼朝苟欲以天下為事賞功餘
挙賢能以全誠禦天下誠徳所及
彼竹服従欲夫根深難抜本国雖敗義経

雖存逆志嫌為其所許是則以所與納仁者
也頼朝其慮不至于此徒以詐権殺戮滅
威然使義経死焉天下何其義経乎父子三
代之間纔々挙戦四十一年為北条奪柄
者宜哉

義経以宗盛父子赴鎌倉頼朝止義経於
腰越不容

義経為詣頼朝以宗盛父子赴鎌倉至腰越時
頼朝使時政護送囚與頼経之不礼開腰

不納議矣義経附書於因幡前司広元謝毎
頼朝不可義経無奈何待因人之帰洛止
宗盛父子入鎌倉頼朝欲出見宗盛広元
日鎮海内之讒出兵二任被為朝敵
以以前日也未見之乎頼朝可
亡宗盛臣至怯也顔面甚賤下拱手屈膝
不分明矣見者為之涕亦嘲嫌也宗盛父子
父子重衛帰洛義経待因與於酒帰義
経以為以宗盛以下之擒赴鎌倉

實嫉以時謝其所思義經之寃趣治義於果
經共其望矣【羅浮子曰】初清盛妻生子見其為
女妻欲取他男以易之 而清盛之妹歎女子嬲 焉之時清水寺嬰兒生
焉我時其姓以其女焉曰吉以産男子清盛
焉宗不能二位已為其母以實也以代此中
宗盛是也宜哉清盛之雄略而宗盛之柔懦也
夏六月誅宗盛及清宗於江州篠原
義經依賴朝命誅之宗盛時三十九清宗十七
秋七月地大震（一）秋八月源行家謀叛
初行家為十郎使無功賴朝不賞為行家怨

美戰功不來謁在西州掠群邑遣責國人遠望
姝敗於是賴朝以行家逆討令他人不定徒
○以下河邊庄司行平為播州之守護
時行平自西州來謁賴朝獻良弓及盃酒賴朝
嘉行平四初遣西海軍士糧食竭匱逃還者一
八九然決死從父而莫落達衣白色且獻
土產非我西土取人賂掠略民人爭有此者平
行平陳謝以臣在西國失兵糧之計猶實空虛
英所仰賴故為助軍餞奪冠賊之中皆代奧羽

贊敵賊參州能殊勝功濟豊後諸兵據參州之地
乎為將先登以縱所將置甲胄代小舟雖不着
兜鎧掉渡舟與諸軍討義氣之所為之軍參州兒
知不明也且之產為賀四海之太平遠自鎮西
於關縱雖抵饑困無上產給達上貢數斛者衣
裝弱弓試為鈍人畜狼藉民家而非為之賴朝
賦之感歎曰汝日本無雙弓術以有士以一
國守護賞汝有何請為行平撫衣冠曰夫播
州有書寫山也名蹟及書寫之靈場願賜之

乎於是賴朝諾使行平為播州之守護
○以義經任伊豫守○冬十月景時再讒義經
賴朝為寃義經之叛誅行家征伐使當時上洛
察其消息時義經將欲殺行家減我援故兵
不聽其命景時下鎌倉告賴朝曰今判義經之
欲謀略竊意時義經託病不會又經一二日抵
豫州之亭豫州出見臣其体憔悴灸之跡歟
所詐視稍也臣試述吾將豫州之命予發兵久
雖起居不快況帶甲冑携兵刃不善為夫行民

遣弓馬明矣以家人等術不暇得征伐侯疾懲
平可忘東今臣思容貌之憔悴人一月不眠者
心體甚衰矣雖幾所一時可療之加不臣會否
爲構此計欲頼朝忘之於失志矣

〇頼朝使土佐昌俊撃義経昌俊到京師潛襲義経之館昌俊軍破奔鞍馬山

頼朝欲遣兵撃義経時兵士皆憚義経之智勇
故無赴京師者頼朝命昌俊昌俊曰使大臣命
臣武門之幸便也然我有老母与幼子請預物

者憐愍雖死不悔頼朝以下野州中泉庄賜
養母昌俊大喜帥八十騎発鎌倉時昌俊詐謂直
入洛與義経争論輸義経之事不可奮子細時
入洛襲義経之館故詭事於熊野諸同人洛時
義経之家人江田某伺其体勢馳告義経義経
使江田召昌俊昌俊詭疾不来謂江田使縲絏
義経義経激怒之使辨慶召之昌俊不得止来
見義経義経勅然曰汝爲義経追討上京速告
其故汝食言矯争拘汝昌俊詐述囲旅泊討使

無上献誓書陳謝於是義経術昌俊下設備昌俊
聞其歸率兵乗夜襲義経之館時館中無兵且夜
之兵義経自出大声當敗數変昌俊之無碑易
不進家人等馳會撃昌俊昌俊大敗損本敗馬
山矣

〇義経誅昌俊

義経之家人執昌俊及童士三人於鞍馬之奥
送洛義経斬昌俊及三士懸首於六條河原

冬十一月頼朝爲討義経行家發大兵到駿州黄

瀬川義経行家出洛逃亡頼朝還兵於鎌倉

頼朝爲征行家義経親率兵発鎌倉士把實平
爲先鋒進到黄瀬川集軍勤兵留數日窺京師
之動静義経行家聞之帥二百餘騎出京奔西
州時多田蔵人行綱等軍河尻也邀戦義経
義経行家震戦行綱狼狽伐義経之兵亦多死
傷義経皆残兵抵大物浦欲航而走西海時大
風俄起怒浪沸湧不可渡逗留數日義経之兵
恐雖之至悉離散僅逭從義経者十餘騎其婦

與。奈何還吉野山。頼朝遣兵於鎌倉

捕義經之妾静於和州吉野山。

吉野之衆徒虜義經妾静吉野山。捜而不遂獲
時静白歳年頃降到僧徒房，自排所静答曰，義
經於伏此山五日。聞衆徒之蜂起出山逃走矣。余
山時以金銀若干與妾，使奴男數輩将送還妾
於京師。時奴等貪其財，不來，於深林棄金銀，剥
衣服，弃深谷，遺妾失路，故此云云。於是衆徒
護送静，獻時政。時政送鎌倉

本朝通紀巻之三　後編　二十三

○義經記曰，静出自吉野山，為僧徒被獲，衆
徒聞之，以義經之隱處問静，静以實答，故以衆徒
入吉野山捜索義經。義經出山逃亡。忠信獲
留山，于義經之難拒衆徒，衆徒縦之，衆徒生捕
静送時政，頼朝召静於鎌倉，問義經潜行處
静陳謝吾不以實告，兩純違差，乘識其實，然
後年，静以入鎌倉，為頼朝不詣，不移志，於景
茂等強引之，静見之，雖其婦，於自殺，丈夫盡
領然，幸静豈容易以義經潜行之實語僧徒

耶。以是想，可謂東鑑得其實歟。故盡從東鑑
之說。

冬十二月，頼朝使平惟盛之男六代宥殺刑。
平維盛後六代與母藏遁隱寺，匿奥於菖蒲沢
時政探獲六代，將斬之。時六代十歳，母不堪悲哀，曰
神護寺文覺欲脱其死，文覺憐称有師弟之約，
以其死請時政，時政憚頼朝之旨不敢。於是
文覺進弟子其於鎌倉，謁頼朝，頼朝不敢免，使僧
語覺之勲，請致之，頼朝不得已宥其死。

本朝通紀巻之三　後編　二十四

按平家演史曰，文覺帰詣鎌倉請其死，東鑑
使弟子某請其死，今從東鑑。

三位禅師妙覺　六代御前之法名，平惟盛嫡子，正治二年庚申誅，年三十
國都橋守泰綱之御代，相模國田越河斬之云々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三

文治二年、頼朝被補六十六箇国惣追捕使兼按察使。叙従五位下。遠江守平時政

草創五君
一 源頼朝 右大将
二 源尊氏 足利
三 平信長 織田
四 豊臣秀吉 太閤
五 源家康 徳川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四

奥州会陽隠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後鳥羽院文治二年、尽後鳥羽院文治五年。凡四年

丙午

文治二年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 春三月頼朝召静於鎌倉

頼朝為問義経之所在、自洛召静、令帰鎌倉。其母磯禅師携之。頼朝使俊兼盛時問義経潜行之蹤跡。静答二十之際、始遷先言。頼朝怪、頻推問焉。静遂不以實。頼朝猶為尋問其蹤、止鎌倉焉

夏四月頼朝見静之舞於鶴岡

頼朝之従将軍京師時、頼朝之妻子、各聞静之為舞曲之妙手、肆召静、欲見其舞。頼朝亦許之。然静恥為身已義経之妻、做粧脺罷、而之態故称病、不応其旨。夫人謂、彼天下之妙手也。帰洛在近、今不見其曲、無日。頼朝請不止。然静猶固辞。一日頼朝与政子詣鶴岡。仕於是引静与二強、不措。静不得止、応其命、廻白雪之袖、発黄竹之歌、一声一曲、優清貴賤催興感、聞者惜其闕。然其歌詞専哀慕義経、而不称鎌倉之繁栄。頼朝作色曰、我適詣神祷万歳。然歌倡甚哀愁、可謂不礼。人皆失色。時政子謂頼朝曰、似石橋山之役、妾独留伊豆山、不知君之存亡、仰歎消魂。如静之今、懸想静忘多年之好、為興嘉喜、非婦道。知今静不恐君意、寄形外之風情謝、軸中之露膽、可謂貞才。頼朝可其諫、賜服。良吾千茂静矣。〇工藤祐経梶原景茂千葉常秀等携酒、饋到静之旅館。景茂乗酔近静、吐艶言。静且泣、

怒曰、吾大樹之連枝義経之妻也。汝是源二位之家臣也。僕臣、而欲渉君主之妻。義経不為。謂汝等猶不能対面于吾。況於如斯之不礼乎。景茂慙怩、退矣

按、筆危不恐蹈、雖不更志、所人之難。雖生下能守之者、鮮也。然静帰身守義、痛然也。如斯、可謂烈女也

〇陸奥守藤原秀衡献駿馬黄金等於鎌倉

先是頼朝賜書於秀衡曰、御館者奥六郡主、

東海道數官也尤可成水魚思但滿行程無所
于欲通信於是秀衡獻駿馬黄金而謝其懇使

夏五月藤原能保殺源行家於泉州

能保頼朝之姉夫也先是頼朝以能保爲京都
之守護時能保聞行家之潜所遣兵擊行家行
家自殺斬其首傳于鎌倉

〔〕頼朝造閑院門裡〔〕秋後七月頼朝見西行法師于鶴岡

今歳偶西行赴奥州路經鎌倉過鶴岡社時頼

朝請與杜見行於華表下頼朝悦便崇奉問
行容以賓頼朝還營延行問詠閑和歌之事焉
之道行對曰在俗之時雖受箕裘之業遁世之
後悉廢置了和歌者遇花月露雪之感纔成三
十一字而已矣知其奥旨頼朝強不措行不得
止告以弓馬之事乃使俊兼記之語盡明日
至午時退出頼朝數留不止臨歸賜以銀貓行
辨而受之及出營門乃與遊兒而去矣〔〕高雄
文覺恒聞行爲人而嫉之謂夫遁世之士當

於道爲事咏歌遊覽於四方者吾相見擊破其
首耳一日行遊高雄山日暮矣叩文覺之房而
乞宿覺喜謂得遂夙志也乃張筵敬禮而熟視
歎手迎接既曰舊聞芳名今夕相見甚欣然共
語不覺夜闌翌日進齋歸之徒弟進曰上人嘗
戲先言手覺曰汝等不見彼衆我手彼豈毆於
我手反毆我者也〔隨遁傳曰〕好名之人不受千
金欲利之士不捨一針西行之於銀貓輙受爲
即捨焉可見其無名利之心也文覺之強直也

一見望風焉又可見其所養之深也孔子曰衆
也欲焉得剛吁聿無名利之心豈得所養之深
也哉

〔〕頼朝使安達新三郎殺義經之子

先是靜爲義經之妾有身頼朝以爲若爲男子
有將來之害雖懷孕不可免留靜於鎌倉時所
產之子果男子也頼朝令安達將殺之靜不敢
出之纏衣抱臥叫喚安達頼譴責之遂奪之朝
殺焉

秋九月頼朝還静於洛○糟屋有季殺佐藤忠信於京

忠信爲聞義経潜行之跡再還京師所相知之婦[illegible]之家時頼朝以重賞購義経之黨於是婦[illegible]賞[illegible]之心密到有季之舘告之有季[illegible]攻忠信忠信與有季相接奮戰殺人甚多然躬亦被傷數所也知不可逸自殺時歳二十八

[illegible]三年[illegible]義經[illegible]奥州秀衡之舘

義經與[illegible]十餘人假姿於山臥間行經北陸道赴奥州時北國之國士等構關於[illegible]口[illegible]前冨樫[illegible]也[illegible]州待義経於是[illegible]慶等謀關上僞守兵漸到[illegible]渡時船主怪義經之儀容不敢出船弁慶[illegible]義經曰自出白山被允關守[illegible]京行悉在汝不堪其情投義經於濱[illegible]以扇[illegible]之船主[illegible]留之自是船主不怪義經而渡船於是義経脱虎口漸到秀衡之舘秀衡使嫡子泰衡等迎義經新築城於衣川[illegible]置義経[illegible]於是義經暫安矣

夏六月頼朝令西州海人捜求寳劔遂不得○秋七月仁田忠常之妻没豆州江尻河

先是忠常有疾醫藥良效其妻悲之詣豆州三嶋神廟祈神欲以身代夫死既忠常病癒婦大喜以[illegible]謝請三嶋社路棹扁舟濟江尻河時[illegible]浪俄起覆船所乗男女悉没河然希有存命忠常之妻獨一人溺死矣遠近聞之爲無[illegible]稱貞烈

秋九月頼朝禁錮畠山重忠於千葉胤正之宅既免

先是重忠之家人直正者託據士勢侵掠太神宮之神領神人家綱至于鎌倉訴之由是頼朝以直正下獄使重忠禁錮千葉胤正之宅重忠素不知之頼謝無罪之故頼朝不聽由是重忠絶飲食不發言語數日且不寢臥七晝夜顔色漸變胤正告頼朝頼朝大驚免重忠

冬十二月陸奥守藤原秀衡卒

秀衡寢疾病諸子有侍疾日夜義經亦來訪病數回秀衡望死謂諸子曰我病日篤然吾[illegible]身亡乎惟不見兩君存亡之期者是以爲患也汝曹懷孝志勿於義經抱二心使義經爲大將軍任國政汝曹爲大臣輔國務東兵[illegible]攻我足與羽二州之兵守白川念種兩關決勝敗雖縱戰疲爲敵困勞莫瀆武違義若奮鎮守此遺言雖死不悔言終瞑矣

四年頼朝再修造東大寺。

五年春三月伊達泰衡叛義經殺其弟泉三郎忠衡

泰衡背父之遺誡潛使義經主[illegible]事於是奥羽之二州輻湊義經頼朝聞之奏朝請詔許帝下義經征伐之詔於泰衡頼朝亦遣使令泰衡兵衡不肯至是官符將令數下不止催督泰衡恐難不獲義經於保護遂爲逆謀於是以密計將忠衡忠衡大驚曰悲哉君有此心乎抑今君不守先之遺誡而行不義之行天下[illegible]乎

行革心易慮泰衡不從忠衡固諫之泰衡終不聽忠衡亦不[illegible]見遂泰衡怒殺忠衡於泉壘忠衡時二十三

按昔仲虺歎成湯之德以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爲首稱誠哉聽諫者通所人之不能也況泰衡背父之遺戒存大逆忠衡以諫爭却殺之其大惡不道極矣天人交惡遂滅其身易曰積不善之家有餘殃於泰衡可見矣

○白氣經天貫北斗○夏後四月泰衡攻義經弑

衣川之壘

泰衡爲擊義經率數百騎襲衣川壘義經之兵雖少不屈戰勢鈴木重家亀井六郎伊勢三郎備前平四郎片岡鷲尾等之數輩施勇振勢[illegible]敵多々也然泰衡大兵襲到攻之重家等皆[illegible]死弁慶未失戰氣敗東西追南北賊軍披靡[illegible]近遂圍繞射弁慶弁慶所立甲冑之矢如蝟毛流血盈前不屑大呼戰其勢以一當千燕[illegible]兵頓大[illegible]蜂起爲合圍戰於是弁慶又被[illegible]

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己酉則日本八十二代後鳥羽天皇文治五年也而世朱熹大學章句成問成近文以後日大學中庸二篇在戴記自程氏始表章二書又爲之章句或問等其所篡註論語孟子爲總爲四書其書平生精力盡在此吾數嘆賞之

車裂神

賊刀蝟集于衣川之濱而立死賊軍倍薄于城義經入持佛堂先害其妻二子（其女明岳也）遂自殺時義經三十一歳泰衡使新田冠者高平獻其首於鎌倉

夏四月清原頼業卒（文治五年己酉）

頼業伯名頼長天武帝之裔舍人親王之後也父曰音博士祐隆頼業爲高倉帝侍讀補穀倉院別當時頼業無讀禮記嘆曰太學中庸之兩篇後世必尊崇實學二人而抽繹之別之爲

二十一經爲抵代至實兵事其言果然今歳六十八（後鬼祠於嵯峨號車裂神）

秋八月頼朝帥大軍到于奥州與國衡戰于阿津賀志山國衡軍潰戰死

頼朝泰衡等日來怒隱藏義經欲率兵擊之詳國之兵會鎌倉頼朝馳使於京師奏朝廷帝興諸卿相議矣曰頼朝之忿怒有故然泰衡應切誅義經伴日之罪豈至于勞費乎舊然之無矜許頼朝獻書請之數回帝不許頼朝患之問

於平太景能（時景能老武能知兵）景能曰泰衡者累世受朝家恩爲源家之臣何爲討伐寄人之郭待皇詔乎聞天下之兵來會鎌倉者以萬數東征若遲滯人民之病國之費難計無帝詔不如早發兵頼朝可之使景能及三善善信佐佐木經高守鎌倉親發鎌倉時頼朝分軍三使千葉常胤八田知家將常陸下總之兵緣東海道使比企能員將上野兵向北陸道頼朝督大軍出自東山道畠山重忠爲先驅各進入奥

州[illegible]動地泰衡大驚率二州之兵使西木戸太郎國衡（泰衡異母兄）將二萬騎據阿津賀志山守焉自將大兵軍國分原頼朝進與國衡戰國衡之先鋒金剛秀綱（金剛別當）等挑戰不利信夫庄司元治（號信夫）河邊太郎高經伊賀良目七郎高重等援秀綱頼朝兵之常陸冠者爲宗次郎爲重三郎資綱四郎爲家等與賊軍相戰戰鬪甚苦於是元治等之黨輩戰死賊軍敗績畠山重忠和田義盛小山朝政下河

邊行平三浦義澄義連等競進與國衡戰摩鹿
下國衡率敢士縱横馳突呼聲震山河時三浦
義村葛西清重工藤行光及祐光等與親光藤
澤清近河村千鶴（時千鶴十三歲）等出國衡之陣後大
呼曰薩後軍東軍驚以爲小手大軍掩到乘兵月
退攻軍乘勝連追之國衡見兵忘還焉振臂
戰攻東陣奇不進國衡益震戰勢振聲衝諸隊
和田義盛自側狙國衡射貫左膊國衡戰力少
勞重忠與率衆勦殺進國衡戰疲氣屈重忠之兵

大戰次太郎遠元問衡覆其首義盛大[illegible]衡[illegible]堅
豪追擊斬獲甚多泰衡聞國衡死遂亡去職
兵盡頼朝之威風爭降頼朝大衆兵與此多莫
國府休兵饗功臣初攻阿津賀志之前夕宇村
清重等之七士爲先登衆夜密過重忠陣前連
忍其伺見語主曰川村葛西等爲夜遇將獨忘
於前登欺君自出鎌倉奉將軍[illegible]陣常[illegible]
後彼輩万世之恥辱也臣等行向止其行與[illegible]
忠曰吁汝何知乎重忠自初得君許在先鋒[illegible]

藤原清衡
基衡
秀衡
國衡
泰衡
和泉三郎忠衡

下嘗之前爲將軍首不意重忠之功何乎且我
與彼爭前後慶勇士之志非本意也汝以此言
不可傳他人洩於軍中頼朝深感重忠之誠志
矣

秋九月頼朝進兵攻平泉之壘泰衡狼狽焚廚星
河荒衡臣河田次郎弑主降與羽悉定

頼朝發國府稜玉造郡三迫之栅[illegible]進攻平
泉城[illegible]一[illegible]比企能員者平羽州之敵來詣當
旅知家自東海道來會軍士凡二十八萬四千

餘自谷自出[illegible]不與士泰衡大懼父於
平永之[illegible]邊頼朝令兵搜求泰衡泰
衡欲奔夷狄[illegible]泰衡之[illegible]可因次郎弑泰衡
獻于頼朝[illegible]三十五頼朝大喜梟其首令
兵[illegible]餘黨奥羽悉平均已後頼朝詰河田曰汝
下[illegible]惠弑忠主于[illegible]爲功於吾不忍[illegible]
於其罪遂斬河田徇軍中　泊衡[illegible]自高[illegible]之牧基衡秀衡子孫[illegible]
然[illegible]世九十[illegible]

○頼朝定功賞賜士

時宇佐美實政擒泰衡豪士於由利八郎獻營
天野則景號其功與實政相爭指證未決賴朝
使梶原景時問其證於由利景時陵慢由利之
前曰汝泰衡之豪士真偽強不可矯飾者何色
之甲胄首繫汝手由利怒其不禮叱景時曰汝
幕府之臣乎夫故御館者秀郷將軍之嫡統而
三代汲鎮守府將軍號雖汝主不可發如斯言
則汝與吾有何之勝劣乎運盡爲囚人者勇士
之常也今之誇言甚奧敵豈爲汝以所其問乎

遂不對へ景時無復言而退賴朝又使重忠問之
重忠正襟飲容謂由利曰弓馬之家爲敵過縲
紲者古今惟多不爲之於恥辱吾主賴朝爲繫
囚謫豆州然往還遂不空歸一統正天下共嘆
武德之盛也貴客不可慚恨恥矣公於奧羽一十
州之間身率勇義素轟關東故軍士爭爲之熱
功收獲公之事損論不定著何色鎧者捕公
手由利危坐曰公是重忠歟不似前男之奇怪
耳以所聞告公素黑糸甲乘鹿毛馬者捕我矣

實政也於是賴朝賞實政賴朝聞由利專拒兵
息之謂之曰爾主泰衡稱季奧羽振威於兩州
數年吾以是著東征日久矣然誅所思不踰二
十日而國內平服泰衡伏誅凡管領兩國爲十
七萬之貴首不支百日甚笑由利曰泰衡元帥
兩州帶甲十七萬豪雄數千不乏之守共然闇以幕
府本軍下向使壯士分守所々要害時吾軍失
利國衡戰死泰衡棄守遂爲賊臣被弒雖然下
可以此數爲拙戰也抑義朝者雖并治海道十

五州平治之亂不支一日遂爲長田被弑義朝
與泰衡甲乙爲孰乎左右不能言流汗賴朝亦
無可言之事而與慕然賴朝感忠勇免其囚矣

賴朝以豐前权守實俊弟實昌爲麾下

賴朝求奧羽之省帳田文之書時平泉之災書
庫悉灰燼不得之時實俊實昌以存故實之故
詔賴朝賴朝延彼曹問二國之事兄弟執筆諸
畫圖山川村里田畠之畦畛獻之時奧州之村
里一郷餘總脱三村賴朝大賞之則使兄弟爲

寡人上

冬十月頼朝還鎌倉

特使葛井三郎清重守貢判

曽我氏兄弟　十郎祐成　五郎時宗

難兄難弟曽我曽我　如彼蛍蛉与蝶嬴
竹馬鳩車志復讎　風前花二不甘果
時維五月猟芙蓉　夜到三更闘鉄鎖
血斬祐経報父恩　却憐身死契娜娜

建久四年癸丑五月二十八日

文政十一年戊子　六百三十六年

西行法師賛

北面士藤原憲清　出離恩愛改西行
心解冠冕修禅定　性嗜和歌悟道情
槐府頼朝推武備　高雄文覚稔労忽
仲春十五花闌日　誓入涅槃常楽城

文政十年丁亥二月十五日

金山[illegible]題

西行　建久九年戊午二月十五日寂

文政十年丁亥六百三十年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四　畢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五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編集

起建久元年盡建久九年凡九年

建久元年（宋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天皇元服。春二月泰衡之家人大河三郎兼任起兵於奥州。頼朝使足利義兼千葉介常胤比企能員討兼任。兼任軍潰誅伏。

自去冬兼任起奥州。或称義経、或称清水義高。糾從部黨與黨九千一萬餘人雜居奥羽為賊。且掠民人。故州内之農商携羸弱、引子女逃蔵山林。故以二國之郷里寂然如無人。葛西清重雖在州内、以勢微不能征其悪。於是頼朝使義兼常胤能員兼任三将出自東山東海之二道撃奥軍。兼任與黨軍栗原奥州防関兵三将進與兼戦。奥軍狼狽、兼兵戦敗。勝者清重等卻州内之兵。援関軍、關軍勇倍威勢欲起退兼賊大敗。逃遁。兼任跡路山寺間以得今兼任外濱。古衆守義兼等進兵。圍數十匝。兼任不能拒戦。已跡遁去矣。於是從兵皆離散。兼任力疲獨登華山、千福越亀山出栗原寺。時兼任為錦脛巾佩金作太刀。樵夫路見之、怪其異相、以斧撃殺之。而後知為兼任。三将大喜、其首奥州。急歸謐。聞兵既旋于鎌倉。

秋九月曾我十郎祐成其弟五郎時宗元服北條時政之舘。

祐成時宗伊藤祐親之孫祐重之子也。（祐重東鑑作祐泰）初祐重為工藤祐經所殺。（事見安元二年）時祐成五歳、時宗三歳也。其母十肥氏即欲為氏。祐親不可。遂奉其志、使適曾我太郎祐信。二子亦從其母在祐信之處。故冒其氏、稱曾我兄弟。從幼有知、以未報父讎之事須臾不忘。竹馬鳩車之嬉戯常相謂撃祐經之事。期與工藤氏偕亡矣。母深憂之、使時宗登箱根山為僧。欲令易其心也。時宗不肯止、往在山僧之房。然宿志為壯、居數歳、傳時時宗時宗與祐信

娟計潜通。又曾我至于時政之館。元服。時政因名兄弟
之元。沢論故使弟常出入。時政則送駿馬於兄弟。時祐成十
八歳。時宗十六歳也。
按曾我記曰。初祐親殺於頼朝。頼朝深怒之。
以兄弟祐親之孫。縮首於曾我祐信之養子
孫祐経后来慮帰罪之已。説頼朝之寵許。之
頼朝怒祐信匿養其兄孫。欲使景季召兄弟。
於鎌倉害之。重忠以下之諸侯頼請其命。赦
三而頼朝肯焉。然初因三浦義澄之訴請。任

祐親尚赦之。事見寿永元年。況於其孫豈宗悪。欲
絶其命乎。曾我記之説可疑矣。唯東鑑兄弟
元服時政之館。時政駿馬於兄弟。不載兄
弟悪頼朝之事。最得其実乎。編集表據東鑑
者也。

冬十一月頼朝入洛。任大納言。

頼朝為揚天顔。発鎌倉。畠山重忠為先駆千乗。
於常胤為後乗。随兵凡数千人。連日失路。行粧
之致處。蓋古今。及入京師。入六波羅新亭。戍

金八百両。鷲羽二櫃。馬百疋。命使頼朝。任大納
言。

冬十二月頼朝帰于鎌倉。

二年夏四月釈栄西自宋帰朝。伝見建仁二年。

二年春正月頼朝殺上総五郎兵衛忠光。

忠光昔平氏之臣也。初平族滅矣。後於是忠光
早心以為逮其主之亡矣。執仇之志。来男士。職
入鎌倉。狙頼朝。時頼朝修造永福寺之新堂。親
出監臨之。至是忠光以魚鱗覆左目。為雇者。欲

也。首懐匕首。入寺。欲窺間刺頼朝。々々
怪之。使佐貴盛綱執之。而責問忠光。以実対焉。
於是令景時誅之。

按晋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為飲器。其臣豫
譲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
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
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赦之。他日又伏
於橋下。狙襄子。々々不得止。遂殺之。矣令也
忠光為其役之主。不忘臣道。可謂與豫子比

已之誅也梟手一免其死古人以殺讓誹之例賴朝一承報殺之乎後日何以爲人臣之勸乎

春三月後白河法皇崩

時歲六十七雖讓位之後在中院聽政事四十餘年

秋七月賴朝任征夷大將軍〇冬十一月熊谷次郎直實遁世

時直實與久下權守直光〈直光者直實之姨夫也〉爭熊谷

久下武州之兩邑鄰界時直實訴訟甚不審也賴朝就問之直實皆失答詞於是怒大言曰梶原景時以讒直光之故緣如此下問紙明辨讒強不可聞其勝負已定調度文書等投入庭中起坐拔髻刀斷髮出自南門走西賴朝使人逐之而不得直實遂出家賴朝遣使於箱根走湯之衆徒令直實可止遁世之志矣或世傳直實訂擊敦盛捕生哀念遂棄家遁世矣最不審

四年夏四月賴朝狩下野國那須野〇夏五月賴

朝臣駿州富士野曾我十郎祐成五郎時宗圖讎殺工藤祐經

〈祐成　高崇院殿峯巖良雪禪定門〉〈時宗　廣岳院殿士山良富居士〉

賴朝前先富士野天下之士卒携弓矢帶劍或者從行推拾盡其表列卒旗澤射者實張追者四周所木穿石撼天動地鳥無栽畏之地解獸莫藏跡之處而飛走原野古今之大觀者激騰到晡時賴朝飯營諸兵就宿時祐成時宗〈伴見建久元年〉爲祖工藤祐經紛雜在于此狩場狹夜更人定潛闖祐經之鎗內入寢室祐經知兄

弟之狙已而易寢室不在于此也兄弟悵然無爲奈何忽有一人指示祐經所寢之處兄弟亡悅急入其室祐經沈睡不知驚遁祐成在枕頭時宗在跡兄弟譏然目顧時宗不堪其怒直欲刺祐經祐成曰睡者同死者不如衝寤而切之蹴祐經之枕曰曾我兄弟在於茲吾子奇不敢手祐經擁首兄弟急斬之手足異處所削伏之王藤內驚呼欲逃兄弟追斬殺之兄弟以爲讎朝亦祖父之讎也並得相近擊報之七喚直迫

狼藉。時廿八日大雨、夜甚闇、不見咫尺。譁言一
時擾動、無貴賤無強弱、迷東西、奔南北、撃々叫
喚紛々。兄弟伏小柴垣之蔭、切出者爲兄弟鬭
死或被疵者、凡五十餘人。俗謂之十番切。兄弟七呼
曰、我家大讎已殺、斯何余乎。頼近侍館簀卿持
飯、將出、近臣諫止之。時新田忠常振叙然武
藏祐成數戰、背右疵、遂爲忠常被撃。時年二十二歲
時宗見祐成之死、益呼入、將館走進、欲近頼朝
手。時小舍人童五郎丸者、有力勝人。五郎丸…一條次…

命忠頼々々欲救之後事頼朝力。披女衣待所
對將十一人、時人嗟號彰兄也
下竄。宗自後組時宗、衆人繼至、遂捕。時宗嘗
曰、漸定。初時宗適精根山、頗曾我之時、母怒遂
其余而不借衣、誓不相見。時宗无所依、託祐成
處之、秘來以其衣食。時宗歎曰、不遠我母仁慈
則、聞孝其父吾、奈无二身何。又請祐成曰、人之
死生難期。七參不可遲留。祐成諾之。時頼朝甲
獵信州淺間及奈須野、兄弟從行、伺便宜於其
間、然事不成、兄弟怨不得其宿、乃遂此丹獵、次

□□一擧無生還之意。然時宗以得罪於母、父
不相見而死爲恨、因乃適母之所、使人言曰、時
宗將與祐成趣大獵、冀一拜而往耳。母猶拒不
聽矣。時宗泣而固請之、母遂不能。祐成以爲噫
吾母豈知吾兄弟既赴死。令自當悉次以時宗
乎。然非可貪憐耀以移母者。當我悔作色
曰、時宗被惡於母、如是其以死贖罪可也。祐成
請斬之、撥劔而起。母驚曰、聽。祐成拜謝。時宗入
見于母、各盡歡而請其暇。母曰、田獵事畢須早

歸也。兄弟謹諾。即日首途、既及到富士野、則先
過其祐經之舍、察其形勢、日夜用心。遂…
明日頼朝召時宗、使對。時宗蔵新開…
夕之趣一々。士子時宗之前問之。時宗意言曰、兵
祖父祐親法所被誅之後、子孫浪落、然…
爭以汝曹可衛其恩愛乎。遂不含頼朝…
宗顧問其所趣、時宗對應自若、言色無阿諛。
衆皆驚歎。頼朝感其勇材、欲宥其誅、然祐經之
子犬房丸號泣訴告、欲殺之。時宗…

頼朝不得止斬戮之。時宗時二十歳。〔藤井氏曰〕或問、祐親兄曰祐繼、祐親謀之、殺盡奪其邑。祐嗣子祐經不勝其忿、使人殺祐重。祐重ハ祐親之子也。不可不與父同誅。蓋剔其死也。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彼兄弟不再復仇可歟。曰、祐親唯祐嗣時、祐重弱齡、未可必與其謀。有欲親在祐經不能殺之、而及殺祐重、則祐經之報固不當矣。豈此所謂推刃而義者乎。公羊傳亦曰、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宜哉兄弟之報於祐經也。曰然則頼朝爲殺時宗乎。從仇者雖無其條、先儒論之曰、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也。本邦從來復仇者之得不死也、只言殺時宗乎。曰、時宗曾殺祐經、頼朝惜時宗意謂群下爲頼所死傷者最多。其子弟與夫工藤族、豈皆齧肘而與頼相生哉。然則不啻無益於柴柳幕下之一綱紀也。不如忘哀而殺之愈也。是主將之權度、欲美與周官和難之意、亦何相遠。又問曰、兄弟五六歳以後、不共戴天之思、寢

苫枕干之勤、寔足以感死者之魂、深三尊之子。惟其間入倡家者、不能令人無疑。如何。曰、兄弟以爲驛舍乃讐人之所關、宜託遊戲以伺便宜矣。意未必在聲色。然兄弟之有此事、亦恐羅殊之有頼由此以發危機者歟矣。其情則之不棄也。幸矣、後之學兄弟者、所宜深戒而能絶也矣

夏六月、祐成之妾虎出家

虎者大磯驛倡家女也。其容貌閑都而奇倡亦無倫。涼夫壯士懷酒貴盛珍贈、入倡家爲宴者日重疊。時虎同與祐成相好、爲金石之結、無異他志。貴賤而動人心之志、故其志不從。權貴恣操不動、珍寶唯遊客於倡家者依頼、拒母命之故。耳聞祐成之死、不堪其悲遁亡。夫二十七之忌辰、登箱根山修佛事、捧祀字之諷誦文、以祈成所送。與寢後之聽鳥爲樽事之施物、此日即出家。赴信州善光寺、尋未死時。虎十九歳、見聞之緇素莫感其心、不拭悲淚者。

秋七月横山時廣獻異馬

時廣獻九足之馬曰前四足後五足所産時廣之采地淡路國頼朝覽之念馬寺獻不國富則放奥州外濱

妹八月頼朝流參河守範頼於伊豆殺之

先是流言範頼有叛頼朝使使問其趣範頼大驚獻誓書以謝無異志頼朝尚不解其疑範頼患之侍從頼之晩臣當麻太郎者為窺頼朝之消息潜入伏頼朝之寢所之下頼朝察其氣使結城朝光宇佐美祐茂梶原景季等捜求之遂得當麻於床下頼朝推問之當麻對曰範頼無叛志然為治叛疑範頼迷是非欲知君之志操而伏安否故我伏于斯欲聞密計業傳聞之所不及恩意之所不至而為者諫謝無罪之志耳頼朝怒以當麻下獄使人問其趣於範頼範頼頻謝不知之旨頼朝不肯遂配豆州

按東鑑及北條五代記之數部唯範頼之叉流聞鎌倉未載其誅之實羅浮叟謂於二代一覽雖載被頼朝之殺許之故或說以爲借其陰換以是見之兩般說疑者因此張之流言佞臣之譖曰者欲盍相頼朝令才智作不容之然欲大家功臣令權彼柄[illegible]大柄間離者頼朝生涯之隱計也故範頼斃使進宗傳言範頼之反誘其與放之者欲頼朝後來之才堪救拳惜哉範頼雖有智勇謀計者父祖兄弟譜牒不侫之臣職不驕威勢之事行獨步親族之間者也悲哉範頼之愚昏乎不覺頼朝之心誅斜原凶而係其怨鳴呼天哉

六年春二月頼朝及夫人平政子上京

為會東大寺供養與政子頼家等赴京是年三月入洛公卿群寮悉來謁翌日天皇行幸百官扈從頼朝布施米万石金千兩絹千疋馬千疋於僧徒而後參内謁天顏獻駿馬六月歸鎌倉

八年夏六月大雨暴風十二月頼家任右中將

九年春正月天皇讓位於太子〔政仁〕春二月西行寂、

西行傳記曰、常向和歌者禪定之修行也、又曰、我以後歌得佛法、西行常願下於佛涅槃之日與花月共、五日寂、

冬十二月頼朝病

時稲毛三郎重成為亡妻之追福修營相模川之橋、頼朝赴之、歸路落馬發病、

本朝通紀巻之五　後編　十三

東大寺大佛殿金銅十六丈盧舎那佛

御長五丈三尺五寸　面長一丈六尺　廣九尺五寸

眉五尺四寸五分　目長三尺九寸　御口三尺七寸

鼻口三尺　鼻穴ワタシ一尺　耳長八尺五寸

螺髪九百六十六　高一尺　ワタリ六寸　肩ノワタリ二丈八尺七寸

カイナヨリウデニ二丈五尺　掌長五尺六寸

中指五尺　ヒザノ四尺五寸　ヒザノ厚七尺　ヒザノヘワタリ三丈九尺

足ウラ一丈三尺　蓮華ドウノ高一丈　ワタリ六丈八尺

後光高八丈三尺　横ワタリ七丈八尺　アツサ五尺　八十五十六枚

脇士觀音虚空藏　長二丈五尺　四天王二丈五尺　光ノ佛十六躰　各八尺ヅツ

堂高十五丈六尺　東向　東西三十二間　南北二十八間　柱數四百七十六本

廻廊　東西九十間　南北百間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五

京都大佛寸尺

一坐像高サ六丈　一面長サ三間　廣サ一丈七尺

一口廣サ七尺五寸　一目長サ五尺一寸

一鼻高サ五尺五寸　一耳長サ一丈一尺五寸

一両膝廣サ五丈一寸　同高サ八尺

一中指長サ六尺　一堂高サ二十五間

一同東西廿七間五尺五寸　同南北四十五間二尺五寸

一柱數九十二本　柱ワタリ五尺五寸　一白毫四十八貫目

一鐘高サ一丈四尺　同ワタリ九尺二寸　厚サ九寸

重サ一万七千貫目　文政十一年戊子ニ而四十三年

右天正十四年丙戌太閤秀吉建立ス

寛政十年戊午雷火　文政十一年戊子ニ而三十一年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六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　編集

土御門院　[illegible]

正治元年　己未　春正月征夷太将軍正二位前権大納言源頼朝薨。初稲毛三郎重成為亡妻追福、架橋於相模川。橋成、頼朝赴之、帰路落馬、發病[illegible]、時壽五十三、自

本朝通紀巻之六上　後編　一

治承四年治世凡二十年【愚評子曰】頼朝以六[illegible]之後流囚之身、擁東州軍旅[illegible]以為七郎之[illegible]烟、遂子弟家族、殺義仲、遂滅平氏三氏之流[illegible]興豆州兵、不得其處、主令源氏換國者皆以[illegible]朝、為萬夫【鵞峯林学士曰】頼朝有無雙[illegible]略、忍人也、其功大於清盛、其罪亦大於清盛[illegible]義仲之恩徳不幾之暴者、其非功之背乎、然陽[illegible]奥、大子[illegible]拱黙已而、将挙兵[illegible]節制天下、久假不歸、忍知非其有也、自是朝廷管落王道[illegible]

土、可謂罪之魁也、此為[illegible]也、範頼僴而[illegible]馬、放之、此其忍二也、義経勇敢有[illegible]為網色、欺泰衡以殺義経、既而滅泰衡、何為[illegible]言哉、此其忍三也、聞景時讒、以疑[illegible]不察之、此其忍四也、負債者創業之[illegible]之、何罪有焉、其忍五也、行家其叔父也、全[illegible]其弟也、不授封邑、不加恩賞、以含怨[illegible]此其忍六也、然頼者甲陽藩鎮義定者遠州之[illegible]于城共、是同姓之親也、有功無罪、咸忌其[illegible]殺

本朝通紀巻之六上　後編　二

之、或殺其子、而使怨自反也、是忍七也[illegible]者、皆忍之大者也、除此心上之忍、雖使頼[illegible]除其[illegible]條[illegible]其身、又所以自斃其羽翼[illegible]也、北條者能為婚家、元是異姓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朝不知之、親以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也、北條依経安忍之意、以立其私家、猶[illegible]三帰之於[illegible]三家、於魯田氏之於斉也、頼家之愚、實朝之[illegible]意、於歎翻以不待之乎、惜而勢不足乎[illegible]之暴卒、[illegible]閉宮之刺客、誰人為之、北條之意[illegible]

路人所知也。兎兒出於鄕尾玉殿於攝中兵罪雖頼何免哉。所謂入我室操我戈以伐我者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非頼朝之謂乎。可不戒乎。

源頼家　頼朝之嫡子也。母平政子、北條時政女也。童名万壽。鎌倉二代將軍也。

夏四月頼家造問注所

頼家雖父業治天下、雖業宜下奉行諸國之守護。性愚弱、自不能糺評論行賞罰。故於營中郭外新作問注所、使三善信爲執事、職決訟獄。

而使時政、義時及安達盛長、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比企能員等行政務。故政莫太小、悉決彼等之計議矣。

○頼家定四人之近侍

以小笠原弥太郎、比企三郎、同弥四郎、中野五郎等之四人爲近侍。常恐尺頼家至此。他雖古家老臣、容易不能見頼家。而令鎌倉中曰、於此輩縱有狼藉之行、不可答報矣。是四士恣放振威於國中。國中常私歎曰、寧見乳虎、莫値四

近侍之態矣。

○高雄文覺謫隱州

時文覺謀反、欲立後鳥羽第二之宮、欲使即位。就發覺、捕文覺、流于隱州。其弟子數六代。

夏五月律宗之祖俊芿入宋

芿字不可棄、肥後州飽田郷之人也。生而母棄付伯母、乳養以故芿自號不可棄。芿童齔有老成之量。七歲初讀佛書、不日而誦。又讀書爲十歲。

讀妙法華六月終焉。雖爲幼若學邁於人。十八剃髮、十九於太宰府觀音寺受具戒。時於大小戒律篇聚關遮不通者多矣。於是有欲入宋之志。一日語弟徒曰、我思赴宋朝求勝法。若不精勵、豈堪傳授乎。我試志操、始去冬十月、百日絕睡、精座使徒三十人結爲六番、置一杖子、若我有眠寐時、以杖撞醒、發期無怠。所命禪杖、座隣臺深、身無少惰。自精亦不有患。遂附商船

泛舟無恙

秋七月頼家奪足立景盛之妻納営

先是頼家聞景盛之妻有国色潜寄艶書婦不敢応頼家益不止懐情数擲書尽擲忽然女遂不能従当此時参州有盗賊狼藉踤起於是頼家使景盛討賊景盛赴参州頼家乗景盛之無遣中野能成遂奪其妻納営中矣

秋八月頼家欲使兵殺景盛頼家母平政子制停焉

景盛討賊還于鎌倉時流言景盛以被奪其妻之恨存叉忘頼家伝聞怒与四近侍及貴介等議之貴元曰昔鳥羽帝奪源仲宗之妻納宮祇園女御是也而後以仲宗配于隠州前将令其例呪景盛自先幕府以往近仕常家浴恩澤蒙権勢然不思此芳恵為一婦懟於君不如早誅戮焉於是頼家聚兵使小笠原弥太郎将兵闘景盛之館政子聞之遽入景盛亭馳使謂頼家曰古将軍即世之後相続季姫又早世悲歎叩胸搥地之時也然吾子忘好戦闘是乱世之兆

也爾停之若不然則我与景盛共就戮耳頼家不得已而止矣

○政子諫頼家頼家不聴

政子使佐々木盛綱謂頼家曰吾子嗣幕府之遺跡忝大樹之任以耽倦政道不知民苦憂悩微不顧人誹毀又左右之士皆佞諂詭非賢者也夫先君故芳情之士皆各元勲大功之士也然今疎遠彼輩重用何故忠賢韜其意大臣畏恨願改其行頼家謹聴命然未改其行矣

按范太史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帰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也縦哉威権傾海内才計動天地諸侯棄之民人不従則猶匹夫所謂桀紂王莽之類是也然頼家継父跡自為元帥極奢侈恣女寵不顧政務以神器之重委群下雖民愁人苦無省察之心雖衆弁臣敢闕然不知遂為衆叛故舎柱石之権早擢長怨隆修禅寺之是雖過乎自古無君信弑戮者頼家有人主之行使大樹之権常重

北條有逆意味敢籏之北條之弑奉雖不
不誅而起賴家之非行者也

冬十月諸士連書訴梶原景時之罪於賴家景時出奔鎌倉

一ヲ結城朝光在營中語諸士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且朝光仕古將軍被殊絶之恩故欲幕下至尊夫之時剃髮而致仕然奉遺誡不果其志今思之有惱時之悔語未終涕濡袂景時在側聞之則讒賴家曰朝光為君臣以不事二

君之語暴徙時當時是非乱世之賊誅朝光為後害於賴家欲使武士誅朝光光風聞之大驚與三浦義村相議義村曰治以往陥景時之語讒及者不可勝數世為君不可有不誅戮則与重忠義盛等岡宮議之締盟之士六十六人連署訴景時景時不能陳謝與一族共走于相州一宮

二年春正月梶原景時與一族及不成誅伏

景時在一宮与武田有義過計謀

西海先為勝院宣上洛路過駿州清見関時隣之国士為射威群集見景時迫戦于孤崎景時其子景季景高景茂等悉戦死被斬首一族凡三十三人於是梟首於路側自鎌倉賴家賞芦原小次郎工藤八郎三澤小次郎飯田五郎等之戦士又縦矢討有義以下之與黨矣

按景時石橋之役脱賴朝於危以往西州數度之戦苦闘勇戦抽諸軍可謂幹時之勇士矣惜哉景時性改邪而巧言諂容媚於賴朝

退撰讒敗解其中傷殺死者不可勝數悪積行重之日遂為衆謫其身傳于兒孫鐵如景時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後世豈可不誡歟

春二月政子尼建鎌倉壽福寺○冬十月賴家叙従三位

建仁元年春二月城四郎長茂謀反侵小山朝政館長茂軍潰伏誅

長茂白越後之豪士也在京師ヲ伊逞

長茂 城九郎資國之子資茂弟 初城四郎 資茂後改長茂

泰衡之弟頼共居謀叛。時帝幸院宮。京師之山。朝政佐々木定綱從龍蹄長尾來。其處難朝政之館。所留守之兵固防戰。於是長茂退兵直入仙洞。時帝奏請鎌倉征伐之宣旨。上皇不許。長茂恐難遁亡。隱吉野山。朝政追捕長茂窩衡。誅戮焉。

夏四月。城資盛起兵於越後。據鳥坂壘。佐々木三郎盛綱率兵攻破之。資盛出城遁亡。

資盛。城太郎資永之男。長茂之甥也。起兵於

常陸大掾良望 — 繁盛 — 維茂 — 繁茂 — 永家 — 資國 — 資永 — 資茂 — 坂額女 — 資盛 — 資家 — 資正

越州。據鳥坂城。守佐越兩州之兵攻之。不利。急共鎌倉。於是頼家欲使盛綱擊資盛。時盛綱在上野磯部。頼家告之。當此時盛綱遁門外聞將命。不帰宿來。所至門前之殺馬直赴越州。盛綱之兵追續從之。於是家臣等欲彈劾盛綱之輕者。盛綱之曰。昔宇治民部卿藤原忠文聞追討使之宣下。抛奔參內。節力之後不遂歸宅。直赴東方。勇士之所志以之為善也。豈以我觸頼之聚皆服焉。既而自坂信越佐三州之

浅利與一 — 坂額女 勇武

新羅三郎義光 — 義清 — 清光 — 光長 — 信義 — 遠光 — 義定 — 清隆 — 長義 — 光義 — 嚴尊 — 義行

兵來救盛綱。佐々木盛季〔盛綱長子〕海野幸氏等戰城兵。拒不利。城殆危。時資盛之叔母坂額女勇武善射。見城之危。假為童形。被甲冑。自城上射敵。中者無不死。攻兵辟易。時信州之豪士藤澤親清潛自城背射之。貫坂額之股。親清之兵進擒之。由是資盛逃亡。越州悉定矣。盛綱護送坂額。帰于鎌倉。頼家召坂額。自簾裏見之。其甚醜也。頼家使人問軍事。坂額不屈。顏色對威莊之。既欲配遠州。時阿佐利與一義遠窺伺

武田三郎義光 ○ — 義清 — 清光 — 光長 — 信義 — 遠光 — 義定 — 清隆 — 長義 — 光義 — 嚴尊 — 義行 — 義遠 — 信

潛乞頼家曰。願賜囚婦為我妻。頼家驚問曰。是天下無雙之朝敵也。所望有所存乎。義遠謝曰。臣無異謀歟事。彼產壯士。而守朝廷。扶武家也。頼家美其言。賜坂額於義遠矣。

秋八月。大風雨損五穀。天下饑。九月。頼家為蹴鞠之戲。不聞政事。北條泰時諫不聽。

頼家自為人主。專嗜蹴鞠之藝。不省政務。請延紀內所行景者為鞠師。日夜事此遊戲。泰時就近侍諫。不聽。

星隕。雨。泰時風諫頼家。々々不聴。

泰時、時政之孫、義時之子也。頼家放逸、見人民愁。諫中野能成曰、今年有大風雨之変、四海大饑饉餓莩充野、搁縊天異更敬然。大樹不顧民憂、招引遊放之輩、事遊戯。公恐足卿等無比之昵臣也、何不奉諫乎。能成解背以告頼家。頼家怒曰、諭父祖委爲風諫、是非不禮乎者乎。却不悔泰時。々々聞之、稱病蟄居北條矣。

論凡災異者、天心之仁愛所以示吉凶禍福。故人君看妖孽、慎其行、恐懼守天戒、則轉爲吉必也。人君非行而不看天戒、才謫悖天意、則吉亦變爲凶必也。故殷高宗奈殺之異不禍其朝、宋康偃之雀卵之祥不能保其國。令也頼家爲人主、濫行而不修徳、人怨民愁。不知其非天災數形、出譴告其失行、遂無省身責己之志。泰時患以風諫、却疎之、甚哉。毅兼昏愚之極、失道之行、至于是極矣。雖欲長以父孫鳥可得哉。

冬十二月。上皇定倭歌所。

上皇素好倭歌、常遊詠此道、故置倭歌所、使源家長爲開闔、以藤清範藤秀能鴨長明爲寄人。

(一)詔撰新古今集。

上皇詔源通具藤有家及定家雅經家隆釋寂蓮等、選萬葉之前載選乎、撰新古今二十巻、歌數凡二千九百七十八首。立春夏秋冬賀哀傷別離羇旅戀雜神祇釋教等之諸部、視延喜帝詔紀貫之自撰古今集、以継世々絶續。有依撰後撰後拾遺金葉詞花千載之六集、世見前無合新古今集、号八代集矣。

二年春正月二十八日朝日見兩輪。同日大地震。

(一)新田大炊介義重卒。○夏六月頼家創建仁寺。使宗西爲開山、始開禪宗。

宗西備之中州之人也、其先賀陽氏、薩州刺史貞政者曾孫、母田氏、懐孕八月、永治元年四月誕生、號明菴、八歳從父讀倶舎頌、聰達邁群、既十四剃髪、十九赴上都、從叡山、有辯学

同年六月廿二日戊午降宮旨被還真言止観禅門三宗比事全書将軍頼家依被申請也其後頼家卿之弟實朝公相継尊崇之
明雲京兆人源雅通之子也初就禅覚学顕密台仁安元年叙任僧正尋補延暦寺座主寿永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流矢殞七十高倉院五十二釈書巻六有所伝明雲之事

安三年四月乗商舶入宋至于秋帰朝以所得天台新章疏三十餘部及彼地名徳書文与天台座主明雲々々大書之西又致大志欲重入宋時平頼盛与西相好聞西之西遊常止之以故未果其志及平氏[illegible]以文治三年夏重入宋抵遊萬年寺謁黄竜八世之嫡孫敞禅師禅師問曰傳聞日本教甚盛揣伲宗趣之一句如何西對曰初發心時便成正覚不動生死而全涅槃師曰如子言與我宗一旨也西於是投

拜受道敞於遺忘操傳法旨居六年欲帰朝敞以書示西曰昔釋迦老子将圓寂以正法妙心属迦葉二十八傳而至達磨六傳至曹溪六[illegible]大師又六傳而至臨済八傳而至黄龍又八傳而至予今以付汝汝濟帰国開示衆生継正法命夫達磨始傳衣而来以為法信至六祖止不傳衣為外国之人被此来為法信以法衣並具比杖白拂授于西今年四月西帰朝於是振錫地於帝城之東創一寺使西居之號曰建仁寺

然倡禅道自是其宗盛都下矣

秋七月賜勅於頼家任征夷大将軍○冬十二月大地震雷

三年夏五月頼家叔父阿野法橋全成在于駿州謀反発覚伏誅○夏六月将軍家将伊豆駿河使和田平太胤長入伊東崎之洞使仁田四郎忠常入冨士之巖穴

大樹為将猟渉豆州伊東崎山中有大洞穴奥深遠不知其涯大樹為窮見其限使胤長入洞

中胤長承大入穴五時許出洞語曰穴中数十里傾行暗取大漸至于洞奥有大蛇胤長抜剣切之云云頼家又猟田駿州冨士野山麓有巖穴雖由来久遠未敢知其限自古號之曰人穴頼家使忠常探知之忠常奴従与五人入洞裏経一晝夜出穴曰穴中甚狭暗不能廻還主従取松明傳歩入数十里始終水流漫足蝙蝠遮吾于顔不知幾千万有一大河欲渡行無舟橋徘徊河邊時向岸現怪異従者皆驚死忠常

金令帰来聞者殆膽然太樹不喜而曰忠常法
不窺穴躍忠常殆失面目矣

秋七月将軍病○妹九月北條時政殺比企
兄弑頼家之長子一幡

将軍疾病瞽乗無倣於是辭将任以天下二分
以関西三十八州譲實朝（名千万時十二歳）以坂東相模
國二十八州譲一幡（時六歳）時一幡之外祖能員
譲享分封子怒插柄不獨恣潜說頼家欲變實
朝及北條之族俾尼政子隔障子聞之告時政

時政大驚与廣元及仁田忠常天野遠景等相
議発兵欲撃能員遠景曰不如詐誘招彼於御
館使勇力者刺之彼老翁為何事乎議者僉然之
於是請佛祀使使招能員々々不悟秘計臻時
政之館忠常遠景俟廊下捕能員刺殺之能員
之従兵出走告之於是一幡帥徒入一幡之館
謀叉時政矯政子之命使義時泰時重忠義盛
忠常等撃之諸軍進囲一幡館戦叉徒矢盡力
屈於是縦火於館害一幡悉自殺時政放兵於
所々誅餘黨

○頼家落飾時政以頼家蟄居豆州修禅寺立實
朝為鎌倉主

頼家聞一幡及能員難大怒為討北條發書徴
義盛忠常等堀藤次親家持書向彼輩館忠常
猶忘之義盛不従以告時政時政於是使工藤
小次郎行光殺親家令加藤次景廉殺忠常頼
家恐難落飾（治世自正治元年僅五年）時政與政子相計使
頼家蟄居修禅寺以實朝為鎌倉主

○賜勅於實朝任征夷大将軍

實朝時十二歳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六上　終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六下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編集

起土御門院元久元年、盡順徳院承久三年。凡十八年

源實朝 賴朝之二男[illegible]。全建久三年誕于鎌倉之館
鎌倉將軍三代

元久元年夏四月、平氏餘黨起伊賀伊勢兩州。畧州内。京都之守源朝雅率兵擊之。賊徒悉伏誅。

平氏餘黨富田基度三浦盛時等起伊勢兩州之守。襲山内首藤刑部經俊。軍卒不意。經俊不能防戰、狼狽甚。基度盛時振威於州內。攝津永若松高岡磯田之戰所掠松鹿瀨往。又都郡爲之圍。於是朝雅率鈴鹿内之兵擊之。基度盛時等大敗潰。伏誅。餘黨悉遁亡。兩州漸定。朝雅馳京矣。

秋七月、時政弑前大將軍賴家於修禪寺。

時政忌賴家復權勢。欲除之。猶心不平也。故陰使人害之。賴家時二十三。而諒傳曰、賴家病亡。家人等誅。又北條義時使武士擊殺。

七十二代白河永久二年甲午俊成生。至元久紀元甲子壽九十一歲

今歲藤原俊成卒。

俊成中納言俊忠之子也。秉嗜倭歌。從老金吾藤基俊探其奥義。仕崇德後鳥羽之二朝。爲長秋監。俊成嘗撰千載倭歌集。撰中之詠吟不嫌貴賤尊卑。且其人之善惡。或人謂之曰、集中何入不善人之歌耶。俊成答曰、余聞君子不以人癈言。撰倭歌豈取人之行乎。唯取吟詠耳。聞者服焉。今歲卒。壽九十一。

二年春正月、帝元服。時十一歲

春三月、畿內大風。

洛中流言、榮西新唱禪宗。其徒衣服異製。大風起、依西者乎。巷說喧達天聽。帝驚、命有司召西出都。勅使至述勅語。西曰、風天地之氣數、人之所作也。其神曰飛廉。豈西之能乎。不圖於西者明矣。若有人能作風者、其人最靈也。不爲凡矣。明主不宜加放逐。官使還奏西言。帝感其言而止之。

夏六月、時政之妻使北條義時時房殺畠山

保及其父重忠
去歳十月坊門前大納言信清之女自京下向
鎌倉嫁實朝之室北條政範及重保等上洛迎
之時京都之守護源朝雅遊戯外男之権柄為
催諸士重保怒其不礼辱朝雅朝雅之姑牧御
方与謀発闘之大悪欲讒重忠重保以存謀反
時政時政大怒欲使義時時房殺重忠等義時
時房諫曰重忠自治承以往忠功折指不可算
大将軍以鑒其忠實有可承護後昆之遺詞

而今以何故存不義企逆意乎若不覆其之真
偽過討忠直之臣萬世之後悔也頗乖他否之
實明真詐之分而興日加誅戮時政其後可言
之詞帰宿牧御方固之怒使備前守時親告義
時時房曰重忠之誅又既発覚為君為也昔時
政然公昔食言當由臣是以継母之故為罷吾
推読者歟義時時房不得已随之當此時坐深
在鎌倉使仮父間其禁重保重保遂自殺義時
時房義盛等為討重忠發大兵軍武蔵二俣

近国之軍士荷旗競鑽権為鎌倉之軍軍士充山
谷旗播蔽野時重忠為謝其罪従兵百三十餘
騎赴鎌倉路聞之本田近常榛沢成清重忠郎等諫
重忠曰彼室々軍勢雖以一當百我兵難得勝
利不如班兵於国待賊軍襲来我為重忠曰不
然正治景時退一宮館中途伏誅有似惜暫時
之命之誅令敵軍大而還兵計勝負之可否実
似有陰謀誤被仇敵之號逃独難不臣之名非
適先君知人之明乎直赴敵軍義時時房替兵

圍之重忠親左右百餘騎挑戦殺敵甚多然
大兵難支戦重忠遂為愛甲三郎季隆所殺
四十二歳重秀重忠二子近常成清等親重忠之死自殺
残兵悉戦死義時等還兵於鎌倉
按重忠天資寛大事于君不義交友不諂不
扶勇功有智而不争有允文允武萬所為慈
之風誠不時勿不易々北條氏羅忙雖之陥
忠意義志畫一挙々天道真知秋使忠江
有此災難然善人也受害雖卑與時同感

哉味嘗於識知類子平世用龍比千然不肖
醜聲魏轉千數有識彰然傳賢名想夫形有
向年之恭館名者乃代之泰寳也重忠不幸
雖遇不虞之戰夫令光我四表德輝敢後爵
雖世然星嬋華行後我方象後世何可不避
乎

閏七月時政與其妻謀將殺將軍家不成發覺時
政蟄居北條

時政素雖讒殺重忠逆謀方不止欲殺實朝以立

已替之朝雅大掛忘權勢時將軍在時政一部
故子時政隷之政子風聞之故遣長沼五郎宗
政結城七郎朝光等迎將軍於義時之第於是
時政懼難剃髮時年六十八與其妻共蟄居北條乃定
義時進五條判官有範後藤基清佐々木廣綱
等於京師殺朝雅

〇以相模守平義時為執權〇秋九月藤原定家
送新古今集於實朝

實朝之家人藤兵衛朝親自京都來獻倉試[illegible]

分令一部將軍家甚嘉之爭究覽不厭且未達
竟宴然將軍家素嗜倭歌且以撰入有朋之歌
願請伺覽焉故以為朝觀贈焉既後將帝家為
歌學使內藤右馬允知親以所詠之自詠三十
首贈定家求批點於是定家使以家傳之秘記
一卷贈將軍家

建永元年春三月盜殺攝政太政大臣良經詔求
不得

帝將奏良經之事良經攜門濃繪舍擒族賊變

變而待龍駕時盜入良經[illegible]所以捨突從良
經而亡避帝甚悼惜之詔搜求賊盜然終不得
焉

〇以近衛左大臣家實為攝政〇賴家賜銀於齋
飼司摸井五郎

摸井者東國之士也得飼鷹之妙技[illegible]
呂從開飼鷹之口傳及故賞而后欲試其事蹬
五郎乃對於飼鷹之時而出于所庭時鷹[illegible]在
[illegible]

感賞。實朝大喜之、賜腰刀、爲是名鳥也、間擬其持擊此。調養得其道、指嗾得其術。夫田獵者末技也。然非其道則不獲禽。况國家之重事乎。治民者豈可不知制御之術也

冬十月將軍家以前將軍頼家子公曉爲猶子

公曉初名善哉。頼家被弑之後、從鶴岡别當尼政子見之、爲鶴岡社司尊曉之門弟、爲剃髮。改名於公曉。令歲政子又執計之、以公曉爲實朝之養子。

承元元年春二月謫黒谷之法然源空於讃州

空初向浄土之宗、藏國嚮然向風、於是稱改益實延問浄土之事。空述選擇集呈兼實。兼實爲赴此宗。時上皇之宮女二人因其徒於住蓮・安樂之二僧受戒而爲尼。上皇大怒、捕住蓮・安樂誅之。以源空流于讃州。

冬十二月青鷺集營中之寢殿上

一日、實朝與諸臣宴、無酒酣之時、青鷺一羽進物所。又有數鷺集於寢殿上。實朝怪之、使人

長三尺、助光以之射之。助光殫謝射藝之術、擬三引目自暗隱之藤巖射落之。時引目不鳴。其驚僵仆、眼少出血耳。助光執之獻之。實朝異之問。旅可死之處失其飛行、何乎。助光曰、我鉤鷺不死之方、以蕭羽爲鷺、目隱之聞人、故于實獸。實朝大喜、賜佩刀。

二年秋九月熊谷直實法師蓮生寂於黒谷

蓮生適世之後、積念以因修、今歲在東山龍寂（一）或傳蓮生預知死期。故使人自直

家於鎌倉招之。且以終焉之期報諸京中道俗。聞蓮生之坊、觀者如堵。蓮生終日終七時著法衣昇禮盤端坐合掌終命。時無疾病氣。天下傳大奇焉

四年秋九月彗星見

長三丈餘

冬十一月帝讓位於其弟守成

帝時十六歲、雖無失政、上皇自初寵守成、故欲帝位從守成、因位使士御門院、號新院。

院在中院、號決政務。人皇第八十四

順德院

諱守成、後鳥羽院第三之子。母修明門院藤原重子、贈左大臣範季之女也。

建暦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泉涌寺開山俊芿歸朝、始弘律宗。

芿在宋十四年。今歳二月駕洪波著長州。所傳來之書、律宗書三百二十七卷、天台章疏七百十六卷、華嚴章疏百七十五卷、儒書二百五十六卷、雜書四百六十三卷、凡二千一百三卷。榮

西聞芿來歸、馳至懷慇懃曰、早入京師、我足四月芿自長州移到建仁寺。榮西率其徒迎候、接待甚厚。至是芿盛弘律宗。

冬十月鴨長明赴鎌倉謁將軍家。

長明者河合宮氏人也。初號菊太夫、以長和歌管絃稱揚于世、補和歌所寄人。嘗長明請爲杜司、而不許。於是明恚然悲交、杜門遂剃髮改名蓮胤。隱大原山、擬方丈記、述其志。明常作一室、縱横九十笏、高不盈七尺、東西南北隨意所

歌曰
草モ木モナビキシ秋ノ霜消ヘテ空シキ苔ヲ拂フ山ノ風

適移之、其具可載兩車。嘗謂以手爲奴、以足爲駕。疲則休、健則運。不敢勞也。今歳因藤雅經之誘、自洛來鎌倉謁將軍。將軍能遇之。明辭、詣賴朝之廟、不勝感慨、作倭歌一首、題于法華堂之柱、既歸洛。（建暦元年十月十三日）

二年春正月黑谷法然源空寂。

空在配所五載、不怠之。曰、吾不過此、稱則爭布專修之道於海瀕。予亦我一化之幸也。去歳詔還京師。空赴饗國、居大谷。今歳染疾寂。年八十

春二月將軍家修造相模川之橋。

初稻毛重成爲亡妻冥福修營之。而後不加追補、欲漆大損朽破。將軍家命有司欲修造。時[illegible]時房等相議、獻陳曰、初重成新造此橋、爲將軍監臨之、還歸路落馬疾、不幾薨。重成又以誅。論之此舉非吉事、輒不修繕、有何憂乎。不如止焉。將軍之曰、故將軍執天下兵馬之權一十年、極官昇職焉、而危重成有罪被天誅、兩事不依其橋。方今時不加修補、橋梁頗破。他及

四月九日
永[illegible]
御年十四

癸

之煩民產之弊也遂不御學習辭臣悉服焉

建保元年正月朔鎌倉大地震○夏五月和田義盛謀反師兵襲柳營北條泰時等皆兵防戰義盛軍敗鬪死一族悉伏誅

先是義盛請獻書為上總之守護將軍意將許之然自古將軍時莫地侍任國司之例故然止不許義盛數請勸請不止大樹遂不許於是氏族常恚恨焉當此時信濃人泉小次郎親平者潛謀叛立賴家之子千壽為大樹將滅北條之

族聞知之一族有慚柳營而使人說和田義直義盛子義重義盛子胤長義盛姪等三子潛通于親平交評議於是信濃僧安念挾謀書絕諸州結黨之輩百三十餘人安念遂到千葉成胤之館成胤搦此僧送義時義時使山城判官行村金窪行親推問焉安念不殘一事白狀之大樹悉捕其黨百餘人義直義重亦被捕繫所禁錮義盛數憂歎於是大樹赦二子之罪義盛又明日來一族九十餘人列柳營之南庭請胤長之罪

胤長為叛逆之首惡故不宥其罪縛縶胤長引渡一族列居之庭前流于奥州義盛含憤時胤長之家地在柳營之東邊故以請之者多也義盛得官女儀歎許曰自古將軍之世逆一族領所收公之例未御他人彼地適隣將亭而宿直祇候便賜此地實朝許之義時聞之婚白實朝乞其地不止於是以所賜義盛之地更與義時義時大怒分割其地使家人居之由是義盛深恨實朝及義時初發謀叛於是流言

義盛叛說云與大樹使宮內兵衛公氏諭義盛曰吾子逆叛之事斷誅不傳吾未知信否將知其實義盛謝公氏曰初故幕府以臣有功勞賞息數達分蒙撫冠衆故慎府恩之後不經二十年有抱陸沉之慊愁訴雖出微音鶴望不遂憂惱之身退恥遲訴施愁止更非叛心也然潛息甚有可疑之處矣公氏歸復命爲於是七澤又使刑部丞忠季諭義盛曰叛企既發露以何故叛乎設使雖有叛故其辭懇可待恩恩已[illegible]

然以於君無可恨之故、義時有不義之行、海
族若輩等為尋問其故、有近日可發向彼邸之
企、老臣常也止焉、然不從諫、制不得止、臣亦隨
之、乃使遣告焉、於是鎌中兵守將軍營、義盛一族
黨與百五十餘人分為三隊、襲候府、修理亮北
條泰時其弟次郎朝時足利三郎義氏等皆兵、
衛護大門、義盛三男朝夷名三郎義秀（義盛別腹源義）
（中ニ…也…悍勇拔群…論義…八歳）勇力無雙、即千人
手、排土門、門之關木忽折、門蹴破闖、秀義乃入

庭中、攻擊急也、五十嵐小豐次賴盛重新野
景直高井重茂等也、數輩與義秀戰、避其鋒、義秀
米勝直衛入營中、縱火、大御殿火、於法華堂義
時廣元從之、義盛之兵頻戰進、泰時義氏築後
知尚波多野經朝鹽田義季等、城兵入万死之
戰、至自星至星不止、攻守呼声響山岳、天地震怒、
義盛之兵始氣疲、時橫山馬允時兼與其婿波
多野三郎等帥兵援義盛、義盛軍又盛、戰勢交
至、累發戰甲、撤曽城兵始盡、時在近御之兵

波多野彌次郎朝定、千葉又成胤等聞之馳
而病自後北襲義盛之軍、故義盛有於是、義盛軍
大壞潰、義盛遣為江戸左衛門能範討死、（於…七十）
義直義重義信秀盛等悉戰死、各義盛義秀走
房州（…）其外新左衛門尉
常盛（…）古郡左衛門尉等悉逃走、於是義
時使行親忠家等、斬義盛以下二百三十餘之
首、入御自法華堂遷東亭（…）鎌中漸定焉
［按］義盛為志於賴朝、以往東州處々、… 相

隨、不戮其躬、南州四海之地、戰功不…是
賴朝使義盛…七衛之…故賜賞甚厚、是
賴朝…義…之勲功不淺也、然義盛不知臣
子之可守之所、挾舊功、任思、隨情、恣上誇、妄
不仕其主之故、快々遂逆計、却偏其躬、不探
矣、古語、小人有非常之功、不幸也、時江…哉
（　）誅義盛之與黨、於所々定戰士之功、預義盛
之采地、
義守遣兵誅胤長於配所、誅古郡左衛…於甲

建保二年甲戌四月二十四日 [illegible] 坊等所 住所燒寺 八十三 刑部進心加藤左衛門尉知[illegible]之

列、誅山内先次郎左衛門、於山内刑部經俊亡宅、其餘斬獲甚多、爲故經中悉靜謐矣、於是太樹紀戰士之功、時泰時居无功、故以賞賜冠諸士、泰時辭曰、義盛素不恨柳營、以讎義時之故、又臣爲其子伐父、雖有戰功、是自家之事也、何爲論功賞乎、大樹深感焉、頻令不止、泰時不能辭謝、辞受焉、中傳義泰時、既而群士各因勲労賞賜有品矣

二年春正月日食　○夏四月台徒燒園城寺

先是、清水寺與清閑寺有相爭事、時清徒欲以清水寺台徒、據清閑寺、於是朝帝使撿非違使和解、南徒隨皇命、台徒不応、初朝廷使官兵逐禁、殺山徒十餘人、由是山徒恚憤、欲闘燒園城寺

建保三年乙亥

乙亥

三年春正月北條時政卒于豆州奧山

時年七十八

七月五日入寂 臘六十三

秋七月僧正栄西寂相州壽福寺

時壽七十五　[師錬曰] 西知見最大、三國大蔵、

釈奇禅門依栄西　文化十一年甲戌　成功建仁寺　修六百年乙

以六備之寓焉、已以仏故、顯密之教多、所補興至於禪門、雖斑々見于前、皆是胎藏、今学者推西爲始祖、嘗曰、我没五十年、禪宗大興於世、文治弘長以降、介于蜂良隆于巨福、皆如西之言、生平著述興禪護國論三巻、一代經論総釋、日本佛法中興願文、不二門論、五部經沙等各一巻、密部甚多、不盡記焉

建保四年丙子 七月二十四日 石堂上余坊 信生卅年 六十五 右加藤判官 子、母栃木局 女、千里御前 蔡氏、安 城山石栃木 州入道心佛 則鎮西監察 武勇

丙子

四年春二月朔日蝕

[按] 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人君勢微、而

加藤景留 文学 栃木局 久安四年戊辰 久安六年庚午 四月 [illegible] 法名 [illegible] 近衛入道蓮實 高野山 [illegible] 表 退於蓮実藤 [illegible]

臣子凌君父、妻婦乘夫、即臣夫婦之位 [illegible] 以其寇、則陽光沈、陰濁上進、顯天象、然自古有其災咎之象、或有憂戒、而忘者、因修徳之淺深者、欲故人君察天象、克謹天戒、專恐敎、則雖有其象無其忘、人主晴愚而不辯天識 [illegible] 顧身改行意、則災害之来必矣、然頌 [illegible] 建著而然、雖示北條之強、僭凌棄之 [illegible] 遂不悟之、寄意於塗獣、職 [illegible] 不省政事 [illegible] 不爲翻後日陪秘卿之氣、言發亂其行、四十

餘年之栄耀鵝回之制寄源統亡於此
吾豈不餓乎
夏六月宋陳和卿来謁實朝告前身實朝惑信敬
和卿
勅和卿自宋来朝進東大寺之日佛像頼朝則
有和卿之法橋引欲見之和卿辭曰君者卒
創之君絶人命惟多我難不顧謁見遂不見矣
今哉和卿赴鎌倉將謁實朝實朝大喜招引和
卿和卿見實朝拜前實朝亦拜前知卿曰昔我

本朝通紀巻之六　後編　八十七

以無我辯失君怕昔為青王山之禅師時吾然
居之門弟故拝君盡師弟之道云二光是實朝
夢有一老僧私語前身知和卿之言於是甚信
和卿之語勅有渡宋欲拜青王山之志矣
將軍任權中納言○秋七月轉任左近衛中將
秋八月大風○秋九月北條義時諫實朝實朝
不聽
時實朝有欲任右大將志義時以[illegible]
[illegible]闕忠有官卑之望我思之心因之[illegible]

大息奈何今君無大寺之功雖先君之遺跡坐
紹統業而莫勤業安居忽以眺物歌詠為法
加之歳未足成立二十五而擢崇官我聞忘
量受重任者折足之禍雖遂代大臣避継才
者有備手更我常[illegible]短白難[illegible]君志公一
家老臣何不諫之乎廣元曰臣頃年雖歎息此
焉愚誠不能奉將今幸義公審志焉中使可奏
諫實元則諫實朝實朝不聽而言汝書所諫我
説察之然我聞先事思來者源氏正統縮此時

本朝通紀巻之六　後編　八十八

子孫不可敗以相継絶爵位家名於後世所
我願也公等勿復言廣元黙然退焉
按舊曰天監歟德用其大命德惟治否德惟
乱治乱興亡係君德不德由是賢主者修德
以俟天意也然實朝忌闕不識大道信和卿
之夭言却使士怪説以為源統之衰命在此
時於是極官進其行遂使實朝[illegible]之迷
甚舉語矣夫命聖者德所不語焉和卿等
焉知之乎源氏之大綱断不繫頼朝卑[illegible]之

建保六年戊寅立懷成為太子九條…

大叓滅一家、豈識人為之乎。古語曰、時不再來。悲其姐、吁呼。

丁丑 五年夏四月、將軍家令陳和卿造大船、欲入宋、不果。

實朝信和卿之言、將入宋拜育王山。群臣數諫不聽。自去冬使和卿作渡宋之船。和卿督役夫、晝夜造營之。其費許万、施群黎之勞、漸而船成。於是欲由比浦潮試之。實朝監臨也。役夫數百人、曳水中挽之。船重不運浮。故船徒朽損于海

濱。

夏六月、公曉補鶴岡別當。

戊寅 六年春三月、將軍家任左近衛大將。（　）冬十月、三條內大臣藤公房任太政大臣。（　）授政子從二位、號二位禪尼。（　）冬十二月、將軍家任右大臣。

己卯 承久元年春正月、公曉刺殺將軍家於鶴岳。北條義時使長尾定景誅公曉。

實朝為拜右大臣、詣鶴岳宮。月卿雲客及家人等悉供奉。義時持劍也從。時義時俄發病、讓

劍於仲章退。逮夜、與神拜事終、歸營。時公曉持劍窺伺石階之邊、刺右大臣實朝則害之。公曉高聲曰、我報父讎。乃

朝二十八（○）

馳雪下北谷。隨兵混亂、群士謀動。義時縱矢。後藤公曉然不得時。公曉在雪下北谷家、馳使於三浦義村曰、今有將軍之闕、我大樹之嫡孫也。公執許議。

義村偽諾、則告義時。義時遣長尾定景誅公曉。（公曉時十九）

（　）或傳、義時能爲執

權自行、隱慝懷姦、弥思患、欲使天下服已。然源氏之統在大樹也。依舊臣恩下附也、故不得擅其權。於是義時私實朝、請幼主於京師、以鎌倉之主無見防其節者、偏欲逞其權。使家人檳井木主也助者、潛勸公曉、私實朝。故義時亦知此、更稱病、讓持劍於仲章、避其害矣。

秋七月、禪尼政子迎左大臣藤道家之子賴經、京師為鎌倉之將軍。

初、賴朝妹嫁權中納言藤能保、誕女、之娘…

宗梅良経出遁家故以頼経者頼朝之甥也

揮忠幕府之舊好故遣義房泰時從忠迎之

然為關東將軍頼経時二歳故政子在簾中執

政事

将軍藤原頼経　豊島五代左大臣藤道家之三男也母掄子西

附　女太政大臣

冬十二月彗星現東方

二年春正月月入太微宮中〇秋七月大風倒民

家抜樹〇冬十月鎌倉數火〇冬十一月雷

本朝通鑑卷之六　後編　二十一

按彗星火雷皆兵象也明年兵戦之應也

見於斯焉

三年春正月大風雷〇夏四月後鳥羽上皇謀反

誅鎌倉北條義時遣北條時房泰時擊之二將

師至京都上洛興官軍戦宇治勢多官軍大敗遂上皇

奉叡山

先是上皇常憤武家執権之盛之…

後白川古事北面西面之士…

大…信州之士仁科盛遠…

同三年二雖中二両人ノ二様ハ居テ西六波羅ト號二西ヲ沙汰ヲ執行セ京…部ノ敬言衛備

信濃住人仁科二郎盛遠

平氏

於筆

亀菊

江亦仙遠之子歳十五容貌殆絶頗上皇幸之

端正請盛遠使候侍西面於是盛遠亦院参義

時聞之怒曰關東頗恩之士衆甚許仍参院参

非議東命乎遂没收其領地上皇詔義時請返

其地義時不聽上皇又以攝州長江倉橋之両

庄押所寵之妓婦亀菊時自關東所置之地頭

侮亀菊亀菊怒訴上皇上皇告義時欲改易地

頭義時拒謝曰夫地頭古幕府依忠功所定補

也無犯答者以私容易難改代為不果由是上

本朝通鑑卷之六　後編　二十二

皇深憾義時謀之欲滅鎌倉中院土御門諫不

聽三浦胤義等之在京之士多通志於上皇設

京都守護伊賀判官光季抗是發院宣徴兵於

五畿七道押松丸奉之逃足枕院宣来關東

催促武田小笠原千葉小山宇都宮三浦葛西

族時三浦義村不応上皇及弟之招以告義時

義時大驚称諱己之命募群士所在鎌倉之士

悉馳集諱二位語諱二位呂簾櫃闘軍事泰時

曰鎌倉小兵難當彼大敵不如募速近…

關於足柄箱根之二道待官軍之下向而戰大江廣元曰（法名覺阿）歸台兵不足恃若烏集兵弊數月官軍起四方大變也不如速先兵戰議衆不決義時以兩議告二位二位曰不上洛難敵官軍就可發洛於是時房泰時將十万余兵發東海道武田五郎信光小笠原次郎長清小山左衛門朝長結城左衛門尉朝光將五万余騎出東山道式部丞朝時結城七郎朝廣佐々木太郎實信帥四萬騎進北陸道東軍凡十九萬人齊進上洛於是官兵守株河洲俣而服等之砦遠東兵時房泰時進拔諸城[illegible]章使山田次郎伊藤左衛門尉將山徒三千守勢多使甲斐宰相朝俊伊勢前司清定佐々木判官小松法印將二萬騎護宇治帝及上皇幸叡山六月十三日泰時等東軍到宇治川官軍破[illegible]備亂板調蹤守河邊時大雨河水漲溢[illegible]不可涉泰時以浩河下肴兵入河者[illegible]然義佐々木信綱等魁渡數萬之東兵踐步騎

半水鳥之不流官軍崩陣矢石亂飛於是東軍死傷甚多然東兵不顧其死勝戰摩戸多半戰鼓音如雷震天地官軍擾亂東軍乘勝大戰於是佐々木廣綱其後如尚等官將悉戰死餘軍大潰泰時時房入洛在六波羅誅餘黨京師漸定矣初上皇將爲之謀之時從雅鄉等家中納言藤光親相議光親深知其事不濟獻疏諫甚切上皇不聽迫不得已而從命在戰陣東軍捕之殺之而後有諫閒宮中偶獲光親諫疏若十通者獻之義時皆所諫抑兵也直言也義時見之大悔殺光親

按時政以爲賴朝之外戚以降北條氏執權威竊位無君主恣其權勝不可謂無惡罪討之可也雖然當此時義時泰時以俊才遠發結衆保故霸業大行四方靡然無不服其德者視之於京師則有人有道而上皇不計量其時之利不利恣不敵一細事驟欲削四害討之豈能濟乎夫出世之業一物也事然

一時不可成況於國家大事乎上皇宜討
北條之族觀修德下賢由道惠民民亦有信
彼無實之罪道豈克行乎上皇失此時而動
兵擊之東軍何抗宇宙乎夫兵貴時動不時
動則不威不威則不勝是則太公之兵法所
以北天欲特入見而動也京師之君臣無狀
兵者君惡發臣速忘故偶離有拙者親之無
然不逆其諫宜治勢多之防禦無利上皇家害
趣於隱州誅卿徵兵皆彼戮嗚呼夫不偏乎

秋七月廢新帝遷後鳥羽上皇于隱州天皇順德
院于佐州土御門院于土佐上皇之子雅成于但
馬頼仁親王于備前（　）義時立持明院守貞之子
茂仁即位
自是後謀位踐祚悉出關東執決之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六終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七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編集

後堀河院

起後堀河院貞應元年、盡後深草院寛元四年、凡三十一年

人皇第八十五　高倉院孫守貞親王之子也、母藤原陳子中納言基家之女也

貞應元年　南宋光宗嘉定十五年　春正月天皇元服○北條泰時時房在六波羅守護京師

両六波羅之始也、自是朝憲倍衰微矣

○守貞親王奉太上天皇之尊號○秋八月彗星數現

二年夏五月太上皇守貞崩、謚後高倉院

元仁元年夏六月(十三日)北條義時卒、(六十二歳)○禅二位招泰時時房京都使為將軍家之後見、使泰時之子時氏時房之子時盛守京師○秋八月義時之後室尼與伊賀式部丞平光宗相計謀叉譎後室叉光宗等於所々

後室(伊賀守朝光女)泰時之継母也、自初惡泰時、不平也、然泰時愈謹事于継母、如慈母、時義時卒、嫉泰時継父跡、計自所生之子以政村為執権、欲奉頼經義村之壻並宰相中將藤實雅為鎌倉將軍、專日會義村之第相謀、故流言匝縁鎌倉中不静、於是禅二位夜半随侍駿河局一人而潜至義村之館、曰、仄聞公通光宗有議、圖泰時之企是何故乎、夫泰時鎮數度之烟塵海内屬偃干戈国、唱又安者、無不藉武州泰時之功也、今也闕義時、可為関東之棟梁者、非泰時誰乎、無泰時者、諸人爭久運安堵哉、公以此趣可喩逆黨之

輩、義村大驚陳謝、不敢知之、奇二位獨不懼焉、顧謹責義村、義村不得止伏地告逆封呈誓詞、約自改黒心可諫叉黨之輩之趣、於是二位許之、然歸義村持二位之詠詞、諫光宗等、然而不改新謀、由是二位與泰時相議、而以後室籠居伊豆北條、以光宗流于信州、以其弟朝行光重論于鎮西、配實雅於越前

秋九月禅二位割義時之遺跡與諸子

先是二位以義時之遺跡欲賞諸子、北門泰時

泰時蹶其所欲賞之戸數之多寡上之於二位
時泰時之弟所滅諸弟二位問曰子以嫡長所
自受者與小弟無異何也泰時曰臣雖德譾了
武以長積功之家早得與政事嫡庶爲相同十
於兵也無所糾墨不如止見弟妹之喜矣二位
注未有所言泰時進請之於是二位聽爲泰時
大悦會諸弟告之分動其時之食地既曰是一
位之命也各宜偏之自如初無之知者上列園
之皆有所訛務爲敦睦之行

嘉祿元年夏六月大江廣元卒（?）秋七月二位禪
尼平政子逝
時年六十九實朝薨公暁之變之後在營中聽
政事七年世人呼爲尼將軍
二年春正月賴經任征夷大將軍
安貞元年冬十一月雷
二年春正月鎌倉中大騷動泰時鎮之
三月夜無故鎌中大騷動諸兵集中小（?）走數
（?）繼府泰時制止之不能泰時以爲鎌中太（?）

不應使君捕賊爭擧起殆大事也則使足藤七
近平三郎諏訪兵衛尉各（?）暮（?）詐呼曰有賊從
起猶瀬川之邊三士先發馳騎士皆往於是鎌
中漸定三士抵瀬外謂諸兵曰偶無敵逆之若
騎諸士者爲鎮鎌中之騒動也人皆感泰時之
奇計
按昔周幽王惑嬖好色廢正后寵褒姒褒姒
常不好笑王欲其笑大擧烽燧召諸侯列國
驚以爲寇到擧兵會帝（?）褒姒大笑之王（?）

擧烽燧欲回列侯不敢信既犬戎起侵帝
城王擧烽招不至幽王遂爲犬戎被殺矣
也泰時欺群士鎮動騒是雖似得一計非良
策知此詐紿諸士令不情則後日有（?）
馳赴事之乎但治動騒者小亂遠大亂被疑
惑者大害也可謂此擧直尺尋之計也兵
法不謂乎三軍之禍生狐疑豈哉泰時之不
學兵道乎
寛喜二年夏六月上旬大雪枯五穀秋七月大

年十二月　松殿基房薨

淵木葉黄落〇秋九月奥州石殞穀爲獸〇冬十
二月頼家女納竹御所爲頼經之室
頼經時十三歳夫人時二十八歳
二年夏天下大飢饉〇秋九月盜侵北條時盛之
館
二十七日白晝有盜賊入越後守時盛邸家
人拒戰擒獲三人殘盜悉逃亡泰時聞此變單
騎而赴從第諸聞賊之退而還平三郎兵衛尉盛綱
泰時曰君帯重職爲國棟動不聞夫不開群
開牛喘相國之職也微躁國故先使人窺之世
也棟梁諸人輕卒動靜非執事之行吾恐天下
議君也泰時曰人在世忌親族之救也如世界
弟爲寇困矣我悍人獨不濟其雖有何面目立
天下乎雖不謂乎兄弟閲于牆外禦其侮今日
之難他人視爲小事也我惟廷尉承父之大蔽
無畏矣聽者歎感泰盛綱大敬服
冬十月土御門院崩于阿波
年三十七

栂尾明慧寂
永祀時年三十三

〇鎌倉連日大雷
貞永元年春正月高雄明惠高辨寂
明惠姓平氏紀州在田郡之人也父重國老而
無子父母各詣佛祠求子一夕母夢有人授耕
子而有孕生惠惠生形色端麗也年四歳父戯
以烏帽置兒頭曰何時得平長成加冠矣時兒
含戒兼僧儀不願官仕不如毀形而自投庭下
傷人以爲失卿語戒撫之兒於是不果志又延火
熨欲以毀其面先試著左臂痛不可忍
而泣九歳父母逝亡於是遂志從高尾上覺師
供給使不日能通一日惠與群兒遊戯忽然
上曰我父母不知生何處若墮三塗恐彼難於
我何爲游哉乎若在天則天眼無礙定見於此
慙懷二事焉何爲遊戯樂乎遂不交群兒專勤
所業十歳遊學年十三向念諸佛回於敢鍔
飼虎我已稍長宜懷苦事乎夜則入山林材秘
縱横紀雖寒心忌上猶夜十六歳就上覺剃
髮於東大寺受具寺内有要請者善顯慈宗

歷月新十九從興然阿闍梨嘆而抑秋浜向法
北山攝尾崇尊賢者宗音曰我國僧學究者
多而定修之人希也故學者闕證通是我大恨
浼季之弊也使於此峯當講一宇專修道今
成寂年六十卒所著之書有入解脫義一巻
光顯抄二巻〔師錬曰〕中世以来賢首宗不振矣
高辨以純誠之質立鑽仰之志見其排擯之歎
歎宜哉中興之才器也稱章從少有浮殊哲稱
之謂乎

判者列名
貞永元年七月十日
沙彌淨円
相模介藤原業時
玄蕃允三善康連
左衛門少尉藤原朝臣基綱
沙彌行然
散位三善朝臣倫重
加賀守三善朝臣康俊
沙弥行西
前出羽守藤原朝臣家長
前駿河守平朝臣義村
攝津守中原朝臣師員
武藏守平朝臣泰時
相模守平朝臣時房
已上十三人

一曰五月泰時定成敗式目五十箇條
法橋圓全執筆時房泰時起請文連署評定衆十一人也
泰時患為執事者行倹約勇減諸用為以濟民
之仕於是恐聽訴論紊賞罰之曲直有折
曲故擇忠正之士十一人為判者欲為賄賂無
私曲然猶慮訴論之事輕重兩端不一換於是為
新撰式目與古法令律等相議定式目五十條
問是費耶訟之者黎民為悟矣
式目冠此條為武家不易之法
太白紀東井○夏六月詔中納言定家令撰新
勅撰倭歌集二十巻

歎數一千三百七十一首
冬十一月天下大饑饉泰時下行米九千石賑飢
民○帝讓位於太子秀仁
在位十一年

禁博奕
天福元年癸巳
藤原基通薨
年七十四

癸巳 天福元年秋八月泰時禁博奕
〔四條院〕八歳 諱秀仁後堀河院之太子母藻璧門院竴子故攝政太政大臣道家之女也
先是尾張中秀事博奕之戯有一賊中奪金財殺
恚怨刺殺其敵舍前濱之邊時泰時為奉幣詣
于江嶋聞見其傷者不遂神拜而還令使家人
捜求犯科者徒岩手左衛門尉親賊獻泰時泰
時於是下令於國中停止其業矣

懷奘見承陽
記
寂年三十七

甲午 文暦元年夏五月九條廢帝崩
時年十七
秋八月後堀河院崩
時二十三歳

建仁二年壬戌
十月十五日出生

乙未 嘉禎元年春三月鎌倉大地震○夏四月禪僧圓
爾入宋
圓爾姓平氏駿州藁科之人也五歳投同州久

能山素雅為弟子幼有長莊之量過十齡聖示
白教十五而止觀諸席至故四謝外別立林陸
句講師滿淵爾進解釋詞義要詳審垂中大醫
歎矣十六歳終三大部十八歳落髪於園城寺自
是經歴諸刹遊野州長樂寺從榮朝宋而造乎開別
傳之道徃相州壽福寺寓行勇歸久能山見也
西極密宗之秘奥時有勅寓僧正者三井寺之
義宛也時以稱三井大鏡爾謂寓徽詰寓宗爾
笑而曰久留六鏡是鏡非鐵者恐乎一食齋

驚而思念東方学者以心為難而浅易如此我
其華牢乎不若入宋則遊海入宋地

秋七月鎌倉洪水流民家

二年春三月泰時叙從四位

帝欲以泰時叙四位下内書剣于鎌倉於是泰
時招陰陽助忠尚曰傳聞以臣被官暴朝恐之
至堪自善然以陋賤同父祖之餘愛平上元竜
常恐賢路以責不逃鄙骨之誹矣今彼拝此位
天譴猶危顔似不量已矣然天勅難辞謝願公

正月十五日辨阿上人寂壽七十七 [illegible]

下天譴除其譴於是忠尚昔禱泰山府君泰時贈金
日與銀天地

三年夏四月（九日）從二位藤原家隆卒
時八十歳

秋九月白雲亙天

暦仁元年春正月將軍家上洛
泰時使藤原秋光守鎌倉自率諸國之兵供奉
帝以將軍家任權大納言

春三月洛中大風倒民家拔樹　夏五月將軍家

遊右府第
頼經在洛遊右府第及酒酣大將之初學猶未
所受飼之小鳥放籠登庭樹諸人欲執之而
術或曰東士善射使精弓射者射之而可也於是
頼經使上野十郎藤朝村射之朝村命曰恐不
傷死之方射之朝村不能辭然引弓[illegible]樹
下窺而在密藤間僅現半身於是朝村定上
挾小刀削箭引同之根而後射之鳥觸于矢根
而墮地朝村捕獻之鳥入籠中飛鳴飲啄自如

幷弟將監繁頼經大賞朝村之猶射之術

冬十月大樹還于鎌倉

延應元年春二月後鳥羽院崩于隠州

時壽六十歳

仁治元年春正月彗星見○春三月將軍家令家人等禁過差行倹約　北條時房卒

二年春二月赤氣現○夏六月大旱○秋八月中納言藤原定家卒

時年八十一

冬十一月上野朝村與三浦家村爭論泰時使家臣和解

一日三浦若狭前司泰村及家村光村等與一族入高家之茶店催宴　時結城朝廣與一郎朝村朝廣　及小山長村等携二三族在泰村之近店宴集朝村興酣出門前射走狗其箭過入三浦之簇中朝村使人乞此箭家村惡其狼藉不敢返朝村怒惡言恥三浦從者倫爭論一族共援之録千悉喧嘩泰時大驚遣佐渡前司基綱平

泰時卒三
文化十三年
丙子
五百七十五年

左衛門尉盛綱和解相論漸止於是泰時[illegible]村朝廣長村等叱之專擅一家數畫[illegible]藤原可禦不虞之山事也今日也然不[illegible]勝武威遅自戯殺長士之行遂改其志泰村朝景等各着服爲

三年春正月天皇崩

時十二歳在位凡十年

春三月邦仁即位

帝崩無繼道家與諸卿相計其外孫以順徳院

之子忠成即位欲肆權勢泰時下聴使秋田城介義景遣京師以土御門院子邦仁即位

人皇八十八

後嵯峨院

諱邦仁土御門院第二之子母贈皇太后源通子宰相中將通宗之女也

夏六月北條武藏守平泰時卒　年六十　國家仲後政事

初泰時自爲執權行倹約撫諸用賞罰要功罪聴其言責其事擧其名而措其實故人皆畏敬之行不得設私謀之事不得行泰時有恤司職之業法賄賂下情不通故懲大鎌於雍所之門前使新人撿此鎌自聞訟訴審是非以

是黎民平安郡國悉帑居在職十九年卒時六
十歳聞其死錄中皆如喪父母訃隸天下悉毒
漢矣　常樂寺殿觀河大禪定門

〇北條經時爲鎌倉之執權〇秋九月順德院崩
于佗州
時壽四十六
冬十二月白虹貫日
寬元元年前攝政藤原道家建東福寺以圓爾爲
開山

圓爾去歳自宋歸聖一國師是也

二年春連日天變〇夏四月賴經之子賴嗣元服
補征夷大將軍任右少將
賴經以大樹之號讓嫡子賴嗣自欲歸洛故使
平新右衛門遣京師奏之於是帝詔賴嗣補大
將軍任右近衛少將叙從五位上賴嗣時六歳
〔按〕東鑑曰賴經者今春之天變恐災害故以
征夷之職讓附幼子自辭職欲歸京矣然衆
無載前歳賴經有歸洛之志故令將軍守重

時修造六波羅之新亭欲爲宅第之地之者
以是思之賴經不在天異明矣想夫
北條素有僭秦之情故以長主爲幼主欲使
君威爲亡亦自擅權勢攝私家賴經欲討其
匿情訝彼白之難煩然不安職位遂以游任
辭擧予自去鎌倉除其害者歟後之哲詳察焉
三年春彗星數現〇今年菅爲長與圓爾論道
爲長世業博才爲時儒宗嘗曰三教之於震旦
也隨時陟降此土儒宗不及釋之遠也是我道

爲人之恥也常思聞爾欲於釋門願志從遊
長聴爲長之言欲見其能爲一日爲長與爾逢
于莊嚴院道長亦在此常通長曰菅公本朝大
儒常含釋應儒令兩雄相遇何有常論乎爾乘
可占耳爾曰承聞菅公從事儒術是否爲長曰
然爾曰我法之中佛々授手祖々相傳不曰師
承焉堂疑爲故其自世尊五十五世連綿已來
二十七葉大風之末力雖不揚瀰也猶以承受
称釋子以釋倒儒亦當然也不知公於孔子幾

此一節聖一以筆談羅山以理論

光明峯寺殿道家公建長四年卒于二月壽六十一

鎌倉將軍頼經之父也

世子爲長不蓄髮而謂人曰我教與爾角道乎彼以世系而言故余且辯曰而已時人慈尊爾之勝法矣

羅浮子曰

夫八宗者呪者籤猛法相首竊鳩天台首於支那南安華嚴首龍樹三論首文殊律首優婆離成實首迦梨俱舍首天親皆是佛滅已後或數百年或一千年之間出於者也今附爾之言不曰師說爲重說則夫八宗之爲說也皆虛而禪爲之爲說也獨誠乎是大不然皆以八宗而言之則禪所謂心宗所者

本朝通紀卷之七　後編　八十五

不知出于何經乎大梵天皇問佛決疑經□於矣又曰禪至于師子尊者而絕此則我其端之中已互有駁雜何至于言我道之要乎爲乎大矣哉我道之傳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得其傳乎百世之下者濂溪周先生也濂溪傳之河南程子兩夫子程子傳之新安朱夫子朱夫子之後不可勝計也其所傳皆[illegible]

乎道也所謂大學之道也東向所謂異端之道也其我道者安在哉道遠乎哉欲道道斯至也余其不欲何君欲之則在于道不在于遠邇者何也其書則四書五經其位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學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則我如口傳耳授密相附屬者特此心體隱乎人君躬行之中白之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少而雖其全且至者得其傳耳猶乎爲長失對乎

本朝通紀卷之七　後編　八十六

六月改大佛寺稱

本院經時法名蓮華寺殿安樂大禪定門

四年春正月讓位於太子久仁

在位四年太子時四歲上皇在中院聽政事

後深草院

後嵯峨第二之子御母中宮姞子西園寺實氏之娘也

寬元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受禪

春三月北條經時有病讓職於其弟時頼

經時寬元四年四月叙正五位下武藏守入道平朝臣北條經時卒年二十三今年十閏四月卒時歲三十三在職九年

夏五月北條光時欲殺時頼發覺配豆州

光時朝時子

光時義時之孫時頼之從弟也與時頼爭權欲潛殺時頼事既露於是在鎌倉之士忠于時頼之宗也光時大驚斷髮謝罪時頼不聽配之於豆

宝治元年丁未
今一月九日
淨土西山派證空上人寂年七十一

本朝通紀卷之七　後編　十七

秋七月前大將軍藤原賴經辭職歸洛
賴經時二十九歲
〔賴嗣〕父者賴經、母者中納言親能之女、二條御方也。賴嗣時八歲
寶治元春三月黃蝶飛滿鎌倉中。夏五月光物一道亘東天
六月三浦泰村光村與一族誅叛。已北條欲退入賴經于鎌倉。時賴遣兵擊滅其族
光村泰村之弟也。初光村仕于賴經既二十餘年。去歲賴經退歸洛送抵京師。泣皆是數年。光村甚悲別離留簾下不能歸去。潛欲將經亡北條之族、再迎入鎌倉。歸鎌倉有反志。家與一族相計。泰村素與時賴相親。故時賴使人泰村欲致勢。因為泰村威權頗衰而不足其傲。此一族皆以有反謀逆謀叛兵。時秋田景盛入道覺地、泰盛其子城介義景、同初爭權於泰村、有郤。聞其密計以告時賴。時賴疑不信焉。下日時賴為避服忌行於泰村之第。泰村大喜盛

泰村以下一族二百七十五人

宝治元年六月五日

本朝通紀卷之七　後編　十八

時賴畢覺饗而歸。去即使人謝泰村。泰村大恐謝焉。時賴慣泰村之奸謀、而憚鎌倉之動搖。故遂誓詞和平。為景盛聞之、與諸族語議曰、泰村苟事然、時賴幾盟詞和平、泰村益盛權勢傲上。又其泰氏家亦族年而當今之時、不除之後日無患。衆皆然焉。於是九郎泰盛之子景及大曾禰長泰氏藤景賴等納兵襲泰村之甲館。泰村怒謂時賴違約圍攻之。時賴亦以為泰村叛、於親兵使北條六郎時定援泰盛。泰盛稍
力久不敗。終守兵力戰振之。然終日之戰箭盡力竭。於是泰村光村毛利西阿同政泰以下一族二百七十餘人馳入法華堂、向稱成之也自殺。〇初西阿不黨泰村。着甲冑欲出赴救時賴。時其妻泰村之妹也。取西阿之鎧袖曰、棄泰村參御黨、甚我年來含難。以武士之本意恥向聞哉。西阿聞之怒、而変志與泰村矣
按或曰、泰村鄙自尚為泰時之婿、則擁外戚也。威赫淩擢勢日尚矣。然苟慰不知恩抵背

族逆志莫一諫志輙肯大義豈不義其於逆
故舉然時頼執不討非懼不試而送誓書與
之和平却如親有遇者惟泰一時一歲之恐
姑息最甚也是從之討當為然發矣也初舉
泰村之罪責之於時數而可也其鏖不驗於
此向放兵討為戮滅者忘思矣不為暴矣之
名哉

十一月時頼招六波羅之守護相模守重時於鎌
……執政

先是時頼語三浦泰村曰予雖繼家業扶御前
之政兵書惡我愚弗不能幫國安危願然迎重
時相共將政治泰村許念重時在東州招時時
頼我威備於不堪忍託言而數抑留爲故以時
頼不果其志至是始覚泰村之佞言故使重時
之男長時居六波羅使重時招鎌倉相共同政
務（時以明頼与之謝擬其弟以前於我時既時）

二年夏六月相模河水如紅（吃洩白布染紅）常州大雪
除

建長元年春二月朔院内裏災上（　）秋僧源翁到
下野那須野殺石
源翁者越前荻村之人也（古之史闕其姓氏）自幼倜儻不
常五歳入同郡陸上寺為弟子十七歳遍倶舎論
十歳涉獵釋典一千餘巻開相州海蔵寺並襲
生今歳四十二偶過那須野原曠野廣白無人
跡翁不知行路時有老夫謂翁曰僧何行
乎此野有毒石号殺生石觸之者飛禽走獸亦
斃僧不觸者幸也翁審問之夫曰反近衛二

朝玉藻婦之靈也翁以為不堪石靈故人愛其
特變之和益問老夫到于石邊即向石曰汝元
來殺生不石靈何来速去又偈曰法々座々拂
汝底本来也面目赤曹藏以所杖之纔杖叶二
三大石忽三裂石靈去時頼聞翁之驗德以
州數陽之邑賜翁翁於是創建示現寺居之

二年將軍家令天下之武士造閑院内裏
使河山城前司俊平中山城前司盛時當
時某事時以下出役之諸士惣三百家

二年冬十二月太白犯鎮星。○令年勅藤為家撰
續後撰集二十巻。
歌数凡千三百六十八首
四年夏四月時頼重時遣使於京師迎宗尊親王
為鎌倉主。
先是佐々木氏信武藤景頼捕了行法師者送
時頼時頼糺明之了行白曰頼経在洛有企又
謀也時頼大驚執所在関東之頼経之黨悉
誅之與重時相議欲廃頼嗣之貴位請宗尊主
故遣武藤景頼和泉前司行方於京師請養[illegible]
[illegible]欲以後嵯峨上皇第一皇子一品中務卿宗
尊親王為鎌倉之将軍上皇許容焉於是三月
親王出京赴関東其行粧甚盡美上皇親行[illegible]
四日見之四月朔日着鎌倉入時頼之館五日
任征夷大将軍親王時十一歳
○前大将軍藤頼嗣罷職帰洛
頼嗣時十四歳在職凡八年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七終

来鑑　関東執権次序

一 従五位下遠江守平時政　建保三年乙亥正月[illegible]卒年七十八
二 従四位 陸奥守平義時　時政二男　元仁元年甲申六月三日卒年六十二
三 従四位 武蔵守平泰時　義時男　仁治三年壬寅六月十五日　年六十
四 修理亮平時氏　[illegible]
五 武蔵守平経時　泰時孫　寛元四年丙午四月[illegible]年三十三
六 相模守平時頼　時氏二男　弘長三年癸亥十一月廿二日卒年三十七
七 相模守平時宗　時頼次子　弘安七年甲申四月[illegible]
八 相模守平貞時　時宗[illegible]　応長元年辛亥十月[illegible]
九 相模守平高時　貞時男　[illegible]
右北條氏九代自元治元年至元慶[illegible]　恵宗[illegible]
[illegible]一百三十九年
○桓武天皇第五皇子葛原親王三代孫平将軍貞盛十三代前相模守平高時　管領長崎入道圓喜嫡[illegible]　次郎高重
地蔵[illegible]　武[illegible]三十二[illegible]
[illegible]田兵衛太[illegible]改名
御[illegible]

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壬子　元憲宗二年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八

奧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後深草院建長四年、盡後宇多院弘安十年、凡三十六年

宗尊親王　鎌倉將軍第六世　後嵯峨院第二皇子、母准后平朝臣棟子、藏人勘解由次官棟基之女也

建長四年（大元憲宗二　淳祐十二年）○冬十月藤原兼平爲攝政。

兼平者兼經之弟、鷹司之始祖也。先是攝家唯近衛與九條二流而已。時時賴欲折攝家爲數家、奪其權。故仁治三年以良實爲關白、二條祖也。寬元四年以實經爲關白、一條祖也。至于斯又以兼平爲攝政。自是五家門相分、攝家之威權漸衰焉。

八月廿八日

五年秋八月曹洞宗祖道元寂。

道元姓源氏、洛人也。始謁建仁寺明全、全爲法器。既而附商船入宋、見天童如淨禪師、淨付元以曹洞宗旨。歸朝闡法於城南深草。時時賴招以爲師、元不應、乃開越前之永平寺（吉祥山）居之。今歲卒、時五十四歲。法臘四十一。

冬十月時賴令鎌倉中商人定買賣之價。

時天下之諸士皆集鎌倉、故雜物薪炭價過法。人皆患之。於是時賴令鎌倉中定直法。

冬十一月時賴建建長寺、以宋蘭溪爲開山。

蘭溪者西蜀之人也。姓冉氏、年十三薙髮依無明性禪師受法。聞我朝盛稱禪門之敎、昧駕商舶臻于宰府、乃入都城、居泉涌寺、又赴相州。時時賴固信佛子、聞溪之來、延居常樂寺、政務之暇、問溪問道、乃開一寺、號建長寺、使溪爲道師、吊一族沒亡輩之冥福矣。

六年夏五月將軍家興相撲。

將軍與群士宴時、時賴昭將軍曰、頃年武藝廢、而諸士嗜非職才藝、而忘家業、是予所患也。弓馬之藝追可識焉、先使家士撿試相撲之勝負。將軍從之、竟見相撲六番。

康元元年夏六月鎌倉光物晝現。

其長五尺、程似白鷺、後變如赤人、行縦如引白布。

秋八月前將軍藤原賴經薨（歲三十九）○冬十月前將

軍藤原頼嗣甍。八年十一。○冬十一月時頼讓職於武藏守長時、落飾最明寺。

時頼時三十歳。法名道崇。稱最明寺。戒師道隆也。時時頼有二子。長時輔、次曰正壽。時輔年　時宗。時輔素無行、不契父之心。故無使之與執政之意。正壽歳僅六、以幼稚、又不預政事。以重時之子長時、假為執權、自[illegible]山内。

正嘉元年春二月、日ニ太地震○秋八月上皇第六皇子以恒仁為東宮。

二年秋八月大風大水。

正元元年春、諸國饑饉。

天下大飢饉、餓莩滿街時、京中有十四五小兒取食死人、經月不知行方。

冬十一月讓位於太子恒仁。

帝時十七歳、在位都十三年。

人皇第九十代　亀山院　諱恒仁、後嵯峨第七之子、後深草之同母弟也。

文應元年春正月時頼令諸國禁止殺生於六齋日及二季之彼岸。

時頼素崇釋氏。故令諸州曰、夫會數與靈之獨不知義、重命如山岳、罪業之甚不過殺生。是以佛教之禁戒、聖代之格式、所焉竹々日禁。漁獵於江河、傳符獵於山野矣。

十二月立山科右大臣實雄娘、為皇后。○是歳僧普寧來朝到鎌倉。

字兀菴、西蜀人也。幼祝髪、願育王山之住持無準受法。一日、準把住曰、汝常口吻香、沸如何不下語。打一竹篦、嘗下打破漆桶。札件已遂通。取掟準曰、汝徹乎只、是得道易、守道難、須默默守。久久自然感驗也。自是寧如癡似瓦而度日。準書兀菴之二大字、遺之因以為號。是年附商舶、着博多、到于帝都。居東福寺。時頼聞寧之清修、迎鎌倉、寧到相州寓止巨福寺。時頼參務之暇、常謝寧問法義。寧一日告時頼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若識得聖人之心、即是自己本源之自性、猶面面螺螺、巧喩妙説、良久曰、見麼。時頼曰、森羅萬像、山河大地、與自己、無二無

別字曰青々翠竹盡是真如鬱々黄花無非般若時頼言下忽悟通心所流曰我二十一年旦暮望之今一時已滿足起杖九拜寧於是將法衣一領付之曰我無佛法一字予爾無心無所得無所得無心也時頼益崇法義自是時頼常侍寵倍渥矣

弘長元年夏五月流日蓮於伊豆州

日蓮姓者三國氏房州東條之郷小湊浦之人也父者貫次左衛門重忠母者清原氏夢日光

本朝通紀卷之八　後編　五

輪上胸因孕後堀川院貞應元年二月產焉稚頓悟也歲十二投于清澄山道善為弟子十八歲剃髮受戒號日蓮修靈鷲所持之法學行修道二十二歲發大道利生之志習七字之妙號始建法華宗道善怒之同群之剃也興東條左衛門景信相議追清澄日蓮出寺來相州於名越松葉谷構草宇盛之于法華宗稱揚題目時人或信之或毀之時是歲風雨失度荐饑饉華論巷街日蓮以為天災頻流之

本朝通紀卷之八　後編　六

災作安國論一卷親詣宿谷左衛門最信獻時頼嘗是時時頼崇禪法不信他法且書中見有我宗輕慢之言怒以日蓮流于豆州伊東時

六月三浦律師良賢謀反不成虜

良賢者泰村之子也隱居熊谷之邊與家村于駿河八郎泰村之娘野本尼等謀反[illegible]力兵衛入道蓮佛平左衛門盛時知之以兵虜良賢等於是時頼赦武士來其與黨

二年冬十一月一向宗開山親鸞寂

親鸞姓藤氏名範宴皇太后宮大進日野有範之子也幼聰明絶倫也人皆為觀音之應化九歲投東山青蓮院慈鎭之室剃髮學天台教相時歷三觀佛乘之理深極四教圓融之義二十九歲始謁黒谷源空歸淨土專念之宗空以信為上足之最一也僧一日夢救世菩薩現顔容端嚴之僧形告鸞曰行者宿報設女犯我成玉女身被犯一生之間能莊嚴臨終引導生極樂深敬先是攝政兼實曾問鸞心於淨土宗一

ヲ問源空曰於念佛僧俗有差別乎源空曰無曰本是凡夫敢爲聖人又曰一切善悪凡夫得生者何聖凡有差別乎兼實曰謂代人識知難發難行是非末世之應法願徒弟之内撰賢能人興易行之宗矣空於是欲使鸞在家一向宗鸞固辭不從空曰汝昔日所夢之偈我示夢爲觀音之示現不可辭則書信之所夢之四句之文讖爲信不能辭謝與兼實同車投居五條西洞院兼實以其女嫁鸞於是始起一向宗

號之於淨土眞宗無貴無賤悉皆赴其宗既源空繫讒讃州當此時空之徒弟數輩坐配流鸞亦以爲其徒寘于越後國人靡然向鸞不恚配居曰非吾過非此何弘法於邊鄙乎惟我宗弘興之幸也居五年建暦元年帝使源空還京師鸞亦被赦鸞不歸洛出配所赴常陸構幽棲於笠間郡稲田鄕度衆其居于斯十餘年赴洛居五條西洞院今歳係病寂時齢九十

三年春二月北條政村興行千首之和歌

正本被嘲倭歌故有政務之暇則辭詠吟一日政村興千首和歌右大將入道眞觀前皇后宮大進俊嗣掃部助範元等會衆凡十七人以合點貫數定席之次第一座眞觀二座範元三座政村也無點之儀爲席端饗膳不置箸也者謂遷滋故下齋之業飲食以手見者莫不解頤矣

秋八月天下大風

民屋悉頽破拔樹破穀由比濱著岸之船數十艘破損漂没鎭西乃貢運送船六十餘艘悉没海

冬十一月北條時頼入道道崇於最明寺卒

時頼最明寺崇公稱覺了

時壽三十七自寛元四年至康元元年執政凡十一年落飾之後行政七年發疾病將軍家往省問疾至死日鎌倉中男女哀傷如喪父母則國傳聞之惜愁矣　遺頌　業鏡高懸　三十七年　一槌打碎　大道坦然

按世傳時頼恐諸國之刺史恣逆政民人之訟壓國守黎民不盡訴情故潛出相陽微服經歴諸州監察民家之難苦検察國帝之台

否、把政事於邊境矣。雖然東鑑未載此事、故
姑缺之。然東鑑時頼祝髮之後、闕弘長二
年、不知此間有此行。後世當察焉

文永元年春三月大彗星現。秋八月北條長時
卒。三十五歲。北條時宗為執權。日蓮再竄佐州

初弘長三年五月日蓮得赦歸鎌倉、僑居名越
之草菴時、伊和瀬太輔者、謁時宗曰、日蓮[illegible]
名越之草堂、誹謗諸宗、[illegible]
將軍家、時宗怒、令有司使蓮[illegible]遂於鎌倉

龍口、將斬之、蓮不諾、於患[illegible]諸佛之[illegible]
[illegible]宗殺、為鎌虎、我已為弘[illegible]
[illegible]深憐救、道故[illegible]

二年[illegible]朔日食。冬十二月彗星現。今歲
藤原為家撰續古今集。

三年[illegible]二月泥雨。秋七月大將軍宗尊親王罷
[illegible]

宗尊雖有柳營之號、政事不敢[illegible]心、時宗[illegible]
[illegible]之、宗尊憤之、潛[illegible]

執、病、使松殿僧正良基為驗者、常近侍、武[illegible]
歌、與其黨為誅[illegible]之計、事矣。時宗密窺知其策、
於是遣使諫親王、將辭職位、從遷[illegible]、更也鎌倉
大騷動、甲士自東西向南北馳、[illegible]時宗[illegible]
王入遷、[illegible]歸洛、良基[illegible]野山
斷食死於是時。[illegible]宗尊之子惟康[illegible]鎌倉

冬十月前大將軍宗尊之子惟康任征夷大將軍。
惟康時二歲、時宗為執權如故

惟康親王

三年南浦紹明歸朝

世傳、紹明之弟子妙超者播州之人也。[illegible]法、
於[illegible]之家、而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將入元、求法、
步遂到[illegible]遇明之[illegible]、追於明參禪[illegible]
於是止入元之志。[illegible]子[illegible]
之欲使妻買酒、妻及家[illegible]開戶[illegible]
串[illegible]之妻還、見之怪焉。超[illegible]以飲酒[illegible]
大驚、叫喚而出。超[illegible]
師也。羅漢子曰、[illegible]佛氏之[illegible]至於[illegible]

狼仁也以不食其子故也彼滅人倫而絶義理毀風俗而不及教化況於是哉與天太義凌辱其所生母者同太罪于天地之間誠可懲

秋八月大元王献書日本

元王忽必烈蒙古之太祖中世孫以國號大元世祖皇帝書曰我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異域畏威懐徳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来朝義雖君臣而歓若父子

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国以来時通中国至於朕躬而無一乗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図之高麗導其使到宰府自送鎌倉時宗以其書献京師帝使菅原長成作返書簡然時宗謂其書辞不礼故奏留返簡其

十年冬十一月将軍家叙二位任左中将

八年秋九月元使趙良弼到筑紫

良弼到筑前令律呈牒書公武共不及返書然廿良弼擁筑紫塔次郎弥次郎者二人問日本之事賜採物餞之

九年春二月後嵯峨院崩

寿五十三雖譲位之後在中院聴政事凡二十六年崩是西園寺太政大臣実氏之女為中宮生後深草亀山両帝已後宝治元年譲位於後深草院後深草院正元元年譲位於亀山

院至是後嵯峨院遺勅曰後来後深草亀山二流子孫相替可践祚云々或曰時宗尊皇統為二流分争歳故評為此遺勅矣

皇統為二流

北條時輔在六波羅謀反時宗使北條義宗殺時輔

時輔南以為継父跡為鎌倉之執権時時輔以不合父意之故不継家督元来時輔居六波羅南方時輔因恚之密与北條公時義時等拒通竟謀反欲殺時宗時宗風聞之遣使於京

師告北條義宗既之既又相發覺於是義宗率兵襲時輔之館殺時輔於是時宗發兵伐公時教時等矣

十年夏五月北條時村卒歳三十九○元使趙良弼来朝時宗令九州武士自太宰府追反之

按續資治通鑑曰元趙良弼使日本到太宰府而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上而後年元主舉兵擊本朝數四以是想之記牒使使趙良弼窺計地形風俗明矣宜哉使元使不入我州矣

本朝通紀卷之八　後編　十三

今年時宗赦日蓮自佐州還鎌倉

十一年春正月帝讓位於太子世仁

時帝壽二十六在位凡十五年

秋七月前將軍宗尊親王薨時三十三○冬十月元人到對馬嶋

元主為攻我朝以忻都者將二万五千餘人來到對馬嶋九州兵進防戰元人不利敗績歸國矣

時宗記　一遍上人
相州藤澤山無量光院清淨光寺時宗本山
開基當山第四代呑海上人也
嘉元三年二月十八日歿壽六十三

○立後深草院皇子熈仁為太子

時熈仁長帝二歳先是本院後深草院也與新院亀山院爭皇祚欲共立皇子時新院之皇后佶子媚時宗請世仁之踐祚於是時宗相計使世仁即位由是親院開辯皇威咸肆政事本院之威權漸減本院恚怒與新院有隙時時宗奏帝以本院皇子熈仁為皇太子依本院壽辭其號與新院和睦戮力補決政務

人皇第九十

後宇多院　諱世仁亀山院太子也母藤佶子左大臣實雄女也

本朝通紀卷之八　後編　十四

建治元年冬十二月北條時國上洛居六波羅南方○今年僧一遍始開時宗　一遍正應二年己丑八月廿三日於攝州兵庫津寂壽五十一歳

遍字知真伊州之人河野七郎通廣之二男也初在俗家極富遍有二妻倶幸焉一日二妾秋而晝寢時兩婦之髪髻忽化二蛇而闘[?]適見大驚拔劔斷之忽發菩提心絕恩愛之心上台峯薙髮自稱曰知真受學於西山善惠十有餘年減得念佛之教法自是巡徊諸州而弘於四方西抵八角湯東抵外濱常口念佛

他業、對人不交餘談、適天性精勤、數月不臥、
沐浴不解帶、三衣弊無綴縫之心、人贈衣服、辭之、
之弃袖、經衣、人欽供食、雖數日不食、與乞者之、
心全、歲來相州藤澤構道場、弘念佛之旨、始開
時宗、於是國民靡然競趨其宗之徒甚多矣

二年秋九月殺元使

元使後到長州室津浦、直到關東、時宗等相議、
捕之、襲口斬之、梟其首

弘安元年秋七月建長寺蘭溪寂

諱開山建長大覺禪師

亀山新院勅藤原爲氏撰續拾遺集

三年春二月殺元使杜世忠　冬十月元世祖欲
發大兵擊日本

元主憤殺杜世忠、使阿剌罕范文虎忻都洪茶丘將
十萬餘兵欲擊本朝、高麗王睶從屬元主、悉國
兵援元兵、時宗聞之大驚、令菊池松浦原田等
筑紫之武士爲防戰之備、使東兵上京守禁廷、
寄遣勅使於伊勢及諸社祈滅徒來

下惑物怒

僧圓爾寂

時壽七十九、臨死、諸徒乞遺偈、爾使書曰、利生
方便七十九年、欲知端的、佛祖不傳、擲筆而逝、
賜謚於聖一國師、國師之號始于爾矣

四年秋八月大元大將阿剌罕范文虎及忻都洪
茶丘將十方人寇鎮西九州、兵擊大敗元兵、得歸
者僅三人

阿剌罕將六万兵發元地、時阿剌罕路病卒於

是元主詔以右丞相阿塔海代之、未到、范文虎
等航海、暑平壺嶋、移五龍山、筑紫之兵防戰、皆
風浪俄起、賊船大破、損三將乘堅艦
棄十万余于嶋、賊兵設兵糧不飲食三日、深五龍
山下、菊池等覗其弊、襲之、賊兵不能拒戰、急備
死、被捕者三萬餘人、斬首八角嶋、擄之内、救于
閩、莫青吳爲五三人、詣元主歸國、時宗使守都
宮貞綱將中國之兵赴筑紫、抵于備後、聞元
敗然、貞綱不班兵、到九州、盛使爲異賊襲之

備矣

五年冬十月法華宗祖日蓮寂

日蓮被赦之後入甲州身延山撰一宗遠近信
嚮此宗全盛出身延山移武州池上居頃之寂

今歳時宗建圓覚寺以宋祖元爲開基

元者宋國慶元府之人也姓許氏母夢一沙門
抱嬰兒與之乃有娠產元至識周之兒父母知
備釋書及百玩好見兒自爲兒戲笑而取佛書
十三喪父乃辭志投杭之南昇山剃髮十四趣

雙徑仰佛鑑見許參堂追于十七誓不出
堂提拄狗子話一夜四更聞首座敲板忽爾
擧衆使作偈呈于鑑々使舉香嚴擊竹頌徵之
一日元過溫州應寇時大元兵侵溫境抽元將
斬之元不動容一偈曰乾坤無地卓孤筇喜得
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
風群賊感驚作禮而去去歲時宗聞元之道德
厚聘招之六月著太宰府八月到鎌倉謁時
宗時宗待遇日渥令歲時宗建圓覚寺使元爲

開山第一祖

六年夏僧東岸寂

岸者東山雲居寺之僧也自少壯留志於禪寂
以參禪爲業嘗以圓爾之弟子自然居士爲師
也而任性無方不髡其首不被僧衣或登高座
而說法或擊羯鼓踴躍或執扇而舞故以平日
之行業人皆無得而計人詰問不剃髮不著僧
衣之故卒然曰無從來之佳兩與出家之謂不
有出家不被僧衣髮者長亂時自爲入道也佛

絕以東岸之挪爲希奇擲知識之態皆曰
不言令戴寂矣

七年夏四月北條相模守時宗卒

時壽三十四在職二十一年號寶光寺其子貞
時續家督爲執權是時時十四歳

八年正月元主詔罷征本朝

元主怒日本之兵殲殺元兵詔高麗王及阿塔
海等造軍艦五百餘艘黎氏大苦群臣諫江南
相繼盜起皆鄰兼水手造舟艦民以不聊生乃

王不用到船成阿答海等欲以兵発元化東部尚書劉宣者上書諫言之元主納其言詔罷東征

冬十一月秋田城介泰盛謀反不成誅伏

泰盛者貞時之外祖也為頼外孫之権盛蔵胡剃使其子宗景改藤氏為源氏密謀弑将軍欲使宗景為将軍貞時之家令平左衛門頼綱自相争権有隙聞密策大喜以告貞時於是貞時発兵撃泰盛泰盛宗景及其党悉伏誅

九年秋九月圓覚寺開山祖元寂

時春秋六十一諡仏光禅師

十年冬十月天皇譲位於太子熙仁

帝時二十一在位凡十三年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八　畢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九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集纂

起伏見院正應元年、盡花園院文保二年、凡三十一年

人皇第九十二
伏見院　諱煕仁、後深草第二子、母者玄輝門院藤愔子、山階左大臣實雄之女也

正應元年　十一年　二世宗祥與

三年夏四月、以上皇第一之皇子胤仁為太子。

秋九月、将軍惟康親王被罷職、皈洛。

諸倉識惣思惟康親王上洛、人不知其故、武士

寄縦代與逆義、令鎌倉人流語曰、惟康親王流
洛陽時、親王二十六歳、在職二十四年也。

［按］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
滅亡矣、甚哉、君君臣臣、而上下有禮、父父
子子、六親各得宜、而後上下親睦之分明、並
天地位、海内以安矣、人臣恣権勢、政刑不
於君主、上下之分已壊、乱四維之綱常已覆、
倒則夜終不寝、日終不食、以難思治安、豈能
可得乎、抑北條自時政以来世々以謀

情行陰徳、使民懐己、速其勢之盛大、奔髪天
孫之眞将主作如亡、其壊禮暴行、嫣牲挙矣、
至于積悪刑極之日、高時伏誅、一族殄滅矣、
曽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是豈黒無天道
乎、後世議為源氏者乎。

冬十月、貞時迎久明親王於京師、為鎌倉主。

貞時為迎鎌倉之主、遣飯沼判官等七人於京
師、以後深草第六皇子久明親王、天皇上皇相
共許容焉、於是以親王任征夷大将軍、叙一品

兼式部卿、避舊将軍惟康所過之足柄越漢
路、下向鎌倉、時貞時壊前将軍舊館、造新
以惟康之女為御息所矣。

征夷八世
久明親王　後深草院第六之皇子、母者三條大臣藤原公親之女、二位房子也

三年春三月、浅原八郎為頼謀友、欲入禁廷犯帝、不成自殺。

為頼者甲斐源氏族也、為人剛毅、有膂力、擒畧
叙之、為賊逆、貞時聞之、没収其所領、将之於洲
原相陸其罪、欲質天皇、償其罪、於是其孚

中院　新院

人潜上洛乗夜騎馬直入禁闕欲弑帝帝覚
衣為宮女避出於是宿直士與為頼相対為頼
発矢振鉞刑良文努尽入寝殿自殺一子存逃
殺其所発之矢書大政大臣源為輔（）或傳
亀山院既崩及後宇多帝既崩新臣或臣執権無
乎位皇統之数恢政務之不肆不堪悵恨有欲
廃天皇滅鎌倉恣荷戟之意也三条實盛等潜
謀議之於是因為頼之独尸多力使之先欲犯
帝位不成而至于斯時為頼所佩之雌刀所傳

本宗

實盛之家之宝刀也武臣等怪之猶問實盛聞
實盛白状曰為頼之狼藉大中院之謀及貞時
然哉本院但疑以中院独遷遠州亀山院不聴而
上也中院新院聞之大驚遣誓書於鎌倉謝之

永仁元年春三月以北條兼時為鎮西探題
長時者時輔之孫也為筑前監九州時又一在
門之探題以監中國
夏四月鎌倉大地震死者萬餘人（）貞時之家長
平左衛門尉頼綱反不成伏誅

初頼綱自討泰盛以来独振権威驕暴也其
次子安房守亦矜父柄権勢也鎌中為之側身
側目頼綱肆行不知禁欲弑将軍立安房守
貞時嫡宗綱之長子宗綱屡諫之頼綱不従却
以宗綱宗綱恐以父之反状語貞時貞時遂
之誅頼綱及安房守以宗綱流于佐州然貞時
思宗綱告父之反許之忽故不能免其罪為家
長

按昔孔夫子語葉公曰父為子隠子為父隠

直在其中矣父子相隠天理之常也如宗綱
為人子不守孝道諫詞不聴懼而告父罪殺
之其不義孰大焉幸貞時以公法断其不義
可也一旦放之於遠州雖似匡其不孝不幾
赦為家令遂以宗綱不為不道以不調大
下罪人知難之夫君子順於天理而用刑令
也貞時順私恩廃公法後日衆人效以成風
則何以施懲悪之政乎頼綱之不忠之行宗
綱之不孝之行其罪貞時容之者軟

綱之行惡則患焉然不告父反則危害爲
不孝之行不告則所爲不忠奈忠孝兩全之
何乎曰密令懷光反其子孝屬隷之懷光
不聽將不得止以父之隱計告德宗德宗幾
誅懷光之日與父共死而全忠孝宗綱有父
之不義告之可也然父之伏誅之後再出爲
家令則惟賣親求賞也果何異乎爲右臣子
者深誡乎

二年僧忍性立天王寺石華表

性姓伴氏和州磯城嶋人也十七登東大寺戒
壇而後從南京叡尊受律学建長四年語同学
曰正今南都衆僧我尊史也東州未有人矣我
唯求得願欲先度耳是我輩之志也乃如常州
宅清涼院開律学後入相州時頼創光泉寺而
居焉東方民衆然仰風今歳奉勅管天王寺主
務時大門之外有衡門[illegible]而[illegible]本究材朽傾性
出新意以石斬之高二丈五尺也性表遍利濟
諸伽修営伽藍八十三所大蔵經十四藏諸
州河播一百八十九所

三年夏四月大雹○秋九月北條兼時卒

四年冬十一月吉見孫太郎義世謀反伏誅

義世參河守源範頼四世之孫也與[illegible]相州亀
谷蔡黨謀反將侵鎌倉事発覺貞時發兵捉義
世斬首於龍口

五年貞時誅濫悪者於數百人

初時宗沒執政之時恐遐境遠離不及治教守
護郷吏有邪曲故挙直言茂才之者爲[illegible]國使

察國事郷吏之好悪於是守護國司猶不[illegible]賄
而不[illegible]判別貞安也然后往[illegible]舊而[illegible]使聽[illegible]
賂交通姦吏與爲[illegible]行鈔累黎民[illegible]是非
故國人不安手足旅人苦往還也當此時有一
山伏遣回使之意回使怒不議曲直輿論兵殺
之其黨怒来鎌倉訟之貞時歎曰我不[illegible]
于國政有司之有曲貪汙已速遣使於[illegible]
姦吏三人嗷聞之引黨告[illegible]數百人[illegible]
矣

戊戌

六年秋七月讓位於太子胤仁

在位凡十一年也胤仁時十一歲

己亥

後伏見院

人皇第九十二　諱胤仁伏見院第一皇子母五衛門院西園寺大政大臣實兼之娘也

正安元年後宇多院子以邦治為東宮〇令叡宋僧一山寧來朝

一山宋台州胡氏之子也以禪法鳴于宋國時元王擊我朝之系心不止以貞時欲釋氏論寧藩撫寧不得已駕舶著太宰府貞時察為心諜輸山流于豆州時武衛寧之德往貞時以重崇遇放赦走臣禍之備

一年秋七月使北條實政為鎮西之探題

三年春正月帝讓位於太子邦治被太上尊號

帝時十四歲在位凡三年也邦治時十七歲

山後宇多之兩院在中院執決政事

後二條院

人皇第九十三　諱邦治後宇多院第一皇子母西華門院源基子父我內大臣源具守之女也

秋八月伏見上皇第二子以富仁為東宮〇北條貞時薙髮讓職於其壻北條師時

乾元元年秋九月貞時建最勝園寺以僧安惠為開山

惠生自幼雖機辯有長成之量初学儒業兼達陰漢之書常著儒衣尊後毘至于中年脫儒服為僧依台宗叙法印之位貞時知其志之識量故進最勝園寺使惠為道師住之惠累其心轉移而以僧律不為寺主無幾而後還俗向號洗心子又號德軒然無娶終身後年所著有太平記庭訓往來等行于後世焉　貞和五年己丑十二月卒

嘉元元年冬十二月前大納言藤為世獻新後撰和歌集

初正安三年後宇多院詔為世撰之令藏藁成故獻之歌數凡二千八百三十首

一年秋七月後深草院崩

時春秋六十二

三年夏四月北條宗方殺其族時村貞時誅宗方

宗方時賴之孫貞時之從弟也與師時爭權相惡與時時村之孫熙時為與師時姪故師時與

時村交通勠力執權宗方自是稍為師時押持
勢宗方之憤欲未發時村滅其輔翼并謀師時
與時於是稱將軍久明之命募兵夜襲殺時
村時村時年六十四歲貞時怒使北條宗宣宇都
宮貞綱討宗方宗宣貞綱率兵囲宗方之第宗
方防戰敗盡自殺貞時收兵誅餘黨
秋九月龜山院崩
時壽五十七
德治二年秋　月北條時範莅六波羅卒北條貞

北條貞時微服潛行

從一位内大臣源通基 村上天皇〔十〕孫也 父〔中〕將正二位〔通忠〕 以大納言從一位通〔光〕 通基〔卜〕〔illegible〕

房代之入洛　令歲貞時微行諸國
貞時追時賴之先蹤自微服潛行經歷諸州與
察民間之所愁且刺史之善惡從其所聞以書
書秘記姓名一日貞時過城南之離宮入〔illegible〕
求水時三十程之夫迎貞時其形容端正不似
貞時怪問姓名再三也夫曰我久我内大臣通
基也貞時愉然念也不可怒貞時驚問所
以削其官職從收來地曰主人無罪瀘赴鎌
告之府君追奏聞以免其罪爭通基〔illegible〕

於戰我然奏無其劉之故是㒓君之過也未久
志與貞時大感拭淚去其後召歸洛奏朝廷付
通基之官職封地其外匹義者數百人悉亂責
罷矣
按貞時之微行所載北条九代系記野
史俗記多稱揚此事雖然將軍家並及五代
一覽不載此行義可擬之實錄然東鑑絕
筆之後策鍼書之編年漏行事者多矣如斯
之事亦有脫漏數人主之善行潛惜其不傳

故畧載其事俟後君子識者審之
又曰北條數代之執權自專政以往諸般安
危之事以主私家為私亂中時賴貞時踵請
旅者也故潛使人察民間之事記言行封微
行求觀察盛政声者以使後世審思爲
延慶元年秋七月大將軍久明親王罷職歸洛因
時以守邦親王為鎌倉主
貞時無故廢久明之職歸洛以其子守邦代之
爲將軍為鎌倉主守邦時七歲久明在位二十

十年也。〔林學士曰〕北條氏行陰德以使民懷之。也承久放三上皇貶以為二流。又禪其家而為兵家也。皆棄其權也。何思之甚。其罪之深大哉。所謂陸渾[illegible]者乎。光主時在上。侍之如木偶如泥塑也。何使廢立擅位乎。已有君臣之名則[illegible]上下之名分。嗚呼義宣高時伏誅氏族絶滅。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誠哉。上天豈怒哉。不畏哉。

守邦親王　鎌倉將軍九代。前將軍久明之子。母惟康之女也。

秋八月天皇崩。

時歲二十一。在位都六年。

秋九月為後宇多院第二皇子尊治於東宮。○冬十一月太子富仁即位。

時太子十二歲。鷹司冬平為攝政。

花園院　人皇第九十五代。諱富仁。伏見院第二之子也。母顯親門院藤季子。左大臣實雄之女也。

三年冬十二月北條貞房於六波羅卒。北條時敦代之入洛。

應長元年春正月天皇元服。○秋九月北條師時卒。

○冬十月北條貞時卒。

時貞時四十一歲。自弘安七年至正安三年總職十八年。剃髮之後十年執職。都二十八年。子高時僅九歲。不為執權位。故使北條宗宣[illegible]與長崎入道圓喜[illegible]入道時[illegible]內管領。[illegible]高時之[illegible]田城及時顯共輔高時。時顯者秋田城介安達泰盛之孫也。

正和元年夏六月北條宗宣卒。

時年五十四。煕時以一判監幕政。圓喜時煕漸[illegible]

然哉。

三年前大納言為兼奏玉葉和歌集。

依伏見院勅撰之。歌數二千八百三首也。

二年冬十一月北條貞顯自六波羅歸鎌倉。

貞顯為義時四世之孫。顯時之子。實時之[illegible]實時者義時之五男實泰之子也。[illegible]休名寺。性好學愛文事。於寺內聚倭漢之群書及佛經。納之書院。印金澤文庫[illegible]之印。儒書用黑印。佛書用朱印。分[illegible]

平以倭歌被稱矣

四年秋七月北條煕時卒北條基時為執權[illegible]

時之孫也○秋九月北條宗宣之子惟貞為六波羅南

方

五年秋七月北條高時為執權

高時時十四歳雖未執權之器以為貞時之嫡

子時顯圓喜等立之

文保元年春三月高時任相模守○秋九月伏見

院崩

時壽五十三歳

二年春二月帝讓位于東宮尊治

帝時二十二歳太子尊治三十一歳在位凡十一

年

春三月以後二條院子邦良為東宮

先是龜山後深草兩院為皇統之二流迭即位

後為諸於恒禮也事見上然帝者後宇多寳子

也故以朝廷皆桐議皇統阻為帝室之中斷

使利關東欲立帝之子護良是大塔宮為春宮

等不聽遂立邦良為太子也帝大衝之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九　終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十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後醍醐帝元應元年盡後醍醐帝元弘元年凡十三年

後醍醐天皇

諱尊治後宇多第二之子母號談天門院藤原忠子參議忠繼之女也

元應元年宋仁宗延祐六年春正月北條高時任修理權大夫（）秋八月立藤原禧子為中宮

禧子者西園寺前相國實兼之娘也時安野中將公廣之娘廉子賤中宮入內號三位局天王寵愛廉子超越中宮遂為准后

二年春高時欲使長崎高頼殺長崎高資不果為高資構高頼流奥州

先是高時之內管領長崎圓喜因老辭職於嫡子高資於是高資驕僭高時擬避之而時常責之故欲使高頼殺高資事覺高資以為頼流奥州自是僭擬其威

元亨元年夏大旱帝出粟賑民又置記錄所聽告訴

先是北條氏代々擅權恣事為荷朱帝自為太子之初憤之以為北條之族數為擅恣服部政也及即位修之晚令年旱歳大饑飢於是出施惠愛於下民為恭良心命藤原經宣出街倉之粟賜食民且親出記錄所聞下情決斷訴奏自是萬民大喜皇業唱為萬歳稱仁君

冬十二月高時使常葉駿河守範貞居六波羅

二年夏六月天皇詔諸儒論議五經三史（上）秋八月東福寺虎關師錬上所作元亨釋書三十卷

先是我朝無僧史闕患世遠時隨去藏減諸師賢德之知行作賢僧傳三十卷獻朝上表其略曰師錬忝五子之才而成五子之事熟念明時時繁昌世々矣然當聖代而不書出焉豈我告文思之膝化而太平之餘標乎今夫隨珠趙璧照乘夜光久棄損于路傍矣有一夫掇拾磨拭藻藉襲藏之若有知寧不怡哉其夫不自珍捧獻于一人其人又雖盛重豈無動喜容乎蓋諸師之高德不啻珠璧七百餘年不有通傳可

謂棄擲吳師鍊視斯敎落弗能無掇襲如是六
殺私蓄敬上陛下弗爲僭越耳乞降中書得受
官校若有可采入大藏行天下於戲璵璠之玩
弄王者之事也匹夫唯輸貢亦已然則此書之
流播陛下之仕也觸誠斷續伏待斧鑕勿關自
幼稱聰明慧才而其學兼儒佛故其書立傳則
于司遷之史記其變態論者則于易繫辭其資
治來者則于春秋其凡例者則于左公敍其志
者則下而漢書【羅浮子曰】昔漢揚子雲擬易作

大玄擬論語作法言夫子雲者醇儒也然議之
猶難之彼錄何爲者也狠效夫春秋乎僭上之
罪不遠彼逋乎而尚如此而況於彼乎誠使天
下有是書者舉而焚之則其罪將有少赦矣

三年北条高時好奇戲

高時爲人放肆以勢輕人逞驕沉湎聲色且平
日聚狗犬數百使之于咬鬪見以爲樂因是令
諸州貢獻數犬焉群縣連率而爭獻是以鎌倉
中狂狗充滿及四五千數飼之以魚鳥繫之以
金鎌倉之以錦繡其行路養畜之弊甚多一皆
信課役於天下補之其餘反道暴政不可勝言
依民人大苦焉

正中元年春二月河内守垂水廣信道世

廣信者勢州垂水人也爲人質直好學帝登祚
紀入京勤仕於省中帝頻有恩意時帝恣奸姿
視怠朝政寵嬖之雖知犯令而不恐於鐵口乃
由大宮大納言惟通上諫疏曰夫大君者天之宗
子也須當代天育萬物是故身法四德而教民

以五常則天下治其身不正而無教則天下亂
今君好色失其本性禍亂何遠伏冀速改之也
諫爭雖非下官之事而心有所不忍因冒爲死
以上一言云云時帝深惑准后不聽矣廣信便
去歸於勢州與妻子耕于垂水帝徵不至也其
後兵部卿親王及源尊氏義貞等招之以重祿
凡十數度遂不出褒暇著書名曰嘉元記凡
六十五卷延文元年三月卒壽九十六歳初廣信在
京常與藤房論學一日廣信語藤房曰宋大儒

朱晦菴之四書集註前此六年始入本朝世儒未有知焉我幸得之儼尊信之令借之宜懸惑於斯書藤房諾然藤房也学雅混儒佛以次新與廣信不合[諫諍録曰]廣信其從而優則学者乎官開讀書始有所得宜出處可觀也且見其問子得晦菴之書始入本邦尊信之則廣信是今日讀朱註者之師祖乎也可以仰慕焉或問三諫而不聽則去須語一諫而去乎曰居下位而無言責者諫尚豫有非據之責何養進于爲

三

按夫五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民如愛子矣如今藤信觀一人荻女色失職位國家欲有民人安害不忍隱于其思慮于涯分諫諍非愛君如父愛民如子之心豈能如斯乎加之廣信一諫不起公察機知時解辭歸水邑而耕暇著書編施道於當時垂教於爲世可謂仕于君而忠辭去而不失其義者也吾嘗竊爲本朝忠士者大概數一二諫

而不得君則慨然而或死或辭爵乞骸者剰變緇涤消其蹤以棄家名爲足也廣信也不然惜哉世之兵燹災害不傳其書也湮滅而當時乎

夏六月後宇多院崩

時歳五十八

秋九月天皇謀與土岐頼貞多治見國長等相謀欲滅北條氏稍發覺土岐頼貞到六波羅告密誅北條範貞遣兵殺其黨頼貞國長等

高時驕佚益恣女色沈湎于酒背人望士民共怨爲帝聞之潜懷宿志遂于此時日野中納言資朝及右少辨俊基等密謀之於是俊基謂如何而得厭朝潜身於爲此計累時台嶺僧徒有訟争者以訟牒奏之於禁庭俊基素有文才令讀之俊基佯誤讀楞嚴院爲慢嚴院坐中聞之互目笑之俊基慚懣而出朝偽流言以誤讀之恥辱屏居私第蟄居可半年其間改衣服潜出赴諸州之郡縣山村巷巡視城郭之可營軍

由愛情賴員變心。

士之可仕之地、尋訪人民之多少、歸京圖軍事。賴貞國長等應聖詔、欲興軍計時、又有土岐左近藏人賴員者、自初聖皇之謀。及時帝疲既以狂近日以爲大亂既發、我輩遂不生於是。一日謂其妻曰、吾與汝同結既經三歲、雖我憚死而不可失貞烈之心。有謀同死、永求契泉下。我幸變也。妻怪問其故。賴員不敢隱語聖皇謀之故。於是女以爲大事自外洩、逆我門於悉被咎。夫亦然。因不如以此事早告六波羅而贖夫罪。

本朝通紀卷之十　後編　七

多治見四郎次郎
土岐伯耆十郎
賴貞國長死定。

告之。已父齋藤太郎左衛門尉利行之許告之。時爲六波羅奉行。利行大驚、招賴員諭改其志。於是賴員忽變其心、詣六波羅告之。北條範貞大驚、白集在京之士、圍土岐多治見等之館、殺之。幾資朝俊基等之公卿、使關東之命未得補爲

二年夏五月、中納言藤原資朝及右少辨俊基、因入鎌倉。

去歲賴貞國長等被誅之後、有之嫁謀漸發覺。於是高時遣長崎泰光南條宗直於京師收資

資朝俊基二人

收捕也取也
收中字

忽變忽然

朝俊基而使補資朝俊基覆送。下向鎌倉。高時欲譴責其罪、亦誅之。然帝之寵臣憚速誅戮故禁錮侍所。

秋七月、帝使大納言宣房到鎌倉、賜誓書於高時謝之。高時赦俊基歸京師、流資朝於佐州。

帝聞平氏收資朝俊基大患之。吉田中納言冬房等聞之。冬房奏曰、臣想資朝俊基敢不服白狀。忽而令彼怒、犯上亦遠矣。不如賜御書（御告文）於高時以解其怒乎否。帝然、使藤宣房之鎌倉告于

本朝通紀卷之十　後編　八

讀御告文利行蒙罰。

高時。高時令秋田氏受之。二階堂出羽入道道蘊諫曰、自古天子對武臣直賜告文、和漢未聞其例也。唯勿開以還之可乎。高時不聽。遂使齊藤利行者讀之。文中至叡心不偽處、任天照覽之文、利行眩而衂、爲不能讀。終退七日而死。高時奇之、不殺資朝俊基、以資朝配佐州、以俊基赦歸京師。宣房飯京師、奏之。於是朝廷無事而天皇意少安焉。

冬八月、以夢窗國師住南禪寺。○冬十月、前將軍

惟康親王薨
時寿六十二
嘉暦元年春三月高時因疾剃髪
高時因疾剃髪。時歳二十四、法名崇鑑。泰家欲継、於弟尼止之
太乙泰家時長崎高資不可、使太…剃髪焉
而今金沢貞顕執権。泰家怒欲殺貞顕。於是貞
顕亦薙髪
（一）東宮邦良薨
歳二十四

秋七月立後伏見上皇子量仁為東宮
二年冬十月前将軍久明親王薨
時歳五十三
冬十二月以尊雲法親王為天台座主
元徳二年夏六月高時流小野文観、浄土寺忠円
等於遠々
初高時欲誅資朝俊基、流中天皇、然以有告之之
奇怪者二卿之罪、不侵京師、然帝…断其怒
常与近臣密謀也。故于宮中修祕法、所召法勝

寺円観及忠円文観等、於宮中設行闘東調伏
之法、加之密遣使東大興福延暦之諸山、招僧
徒、僧徒洽応帝機、兵密計漏流聞東。高時怒、遣
二階堂下野判官、長井遠江守、於京師捕円観
文観及浄土寺忠円等三僧、囚入鎌倉。高時令
武士拷問之。忠円文観等不敢隠而白状。高時
大怒、流之円等於遠々
（一）高時殺日野資朝於配所
高時怒資朝之帝謀之根源、欲命別守本間山

城入道以殺之。時資朝之子国光（小字阿新）歳僅
十三、与母在京師矣。聞父当見殺、不勝哀情、自
謂適佐渡与父同死。乃請於母、母泣止之。国
光不聴、徒歩経十余日、稍到越之敦賀、従此託
舟於商船、卒到佐渡国。使老僧告本間氏、以其
所由来、且伏乞矜憐、一見其父。本間雖深感其
孝志、而恐聞于鎌倉、不敢允。為国光数乞之、不
許。資朝竟被誅。本間三郎斬之也。国光窃意本間…

辞世の頌
五蘊仮成形

四大今[illegible]
將首當白叉
截斷一陣風

見父於生前。此怨不可不報。稱病留本間之
館數日也。一夕風雨夜甚冥。與國光俟夜更入
宅。潛入本間之寢室。覘其便。時上開[illegible]簾子外。
所斬資朝之本間三郎獨臥斯室。國光以爲難
是非入道。而直斬我父者。三郎也。殺之亦安得
非撲[illegible]之義乎。因時入其室。室中有燈火。國光
憂之。時有飛蛾撲集西窓。國光開其窓。蛾中
入內。撲滅其燈。國光大喜。即過彼之臥席。先以
足蹴其枕。三郎驚覺。國光急拔刃以刺之

本朝通紀卷之十 後編 十一

上[illegible]其[illegible]。三郎即死。人未知。國光退欲自[illegible]
是又謂。我有母。不可不養也。有若不可不[illegible]也。
父志不可不繼也。若不免則自殺者不晩。欲
竊逃而門閉。深池館周無可免之地。時池邊有竹
多。識升一竹至其末端。則竹自偃於池上身渡
得到岸。於是皇々急赴海濱。追者百餘入[illegible]來。
小船遁歸京師。〔孝子傳曰〕殺資朝者高時也。阿
新狙入道殺三郎。恐不當歟。曰。然。雖然高時天
下之權貴。鎌倉千里之遙。阿新一少之孺子

大其母志ヲ憶

如何容易放於懷抱沙中。已討入道。不許見之。
三郎而斬父首。二子幸在目下。幼冲之人荒迷
除豈遑擇其當否。盡設以身處其地。則察其心
曰。然則殺三郎亦合復讎之義耶。曰。昔漢蘇不
韋欲殺司隷校尉李暠以報父讎而未能矣。殺
暠妾及小兒。且掘暠父阜冢。辱之。士大夫多譏
其歸罪枯骨。郭林宗論之曰。雖不獲逞爲報。亦
深比之於伍員。不以優劣議者。於是貴之。夫欲
報讎殺婦兒。掘古冢。固是義士之所不爲也。而

本朝通紀卷之十 後編 十二

大塔宮ヨリ御[illegible]
立ラレシ御計[illegible]

猶貴之。阿新此舉。豈可不嘉賞哉。

秋七月。高時重執俊基於洛。殺之。

元弘元年秋七月七日大地震。富士山崩數百丈。

秋八月。高時欲遣使於洛。因天皇及尊雲法親王
遷遠州。天皇潛遁京師。幸笠置山。親王匿南都般
若寺。

高時爲遷帝於遠州。遣使於洛。天皇大驚。潛出
京師。幸笠置山。當此時。台徒悉應命勤。迎天皇。
然時[illegible]不知衆徒之眞僞。故使藤師賢詳[illegible]

天子登叡山以集衆六波羅之兵追攻之衆徒壹其志拒之應護師賢六波羅兵悉敗歸既知爲師賢台徒大怒背帝命於是師賢亦走于笠置尊雲親王隱般若寺

八月天皇在笠置遣藤原藤房徵楠正成正成至笠置帝使正成任軍事

帝在于笠置勅召兵士天下之士恐平氏到笠置皆畏也天皇憂之一夕帝夢紫宸殿南有大樹其下公卿成列樹向南稍設席帝詳曰

爲誰設此席哉有二童子跪曰爲欲避畔臣之逆世間無處容至體率有此席以爲陛下設也言已上天覺而召藤房語之且告之曰夫[illegible]木爲楠隣國自姓南木者乎用之則當再戰而南面之位藤房則問成能房對曰有楠正成者義文武有名於邊帝以爲天授股肱臣將出命藤房召正成正成詣笠置帝使藤房謂正成曰頃歲東夷恣逆以擬帝畿故爲征東夷召汝曰來朕心嘉之爲書所以決勝於一時致[illegible]

於四海意朕其撫之乎正成奏曰乃者東夷之陵轢狂悖自逆天縱爲天所討手彼身何難之有但戰伐之功在智謀武策也若以兵勢而合戰則舉天下之士不能當武掛二州若以謀而爭則不過其權利破堅而已是斯不難懼不足者也無煩聖慮然合戰之例毋必一旦之勝敗臣正成一人誅死于衆則於關聖運乎何有正成則歸河內帝大喜焉　傳正成橘諸兄公十四世孫兵衛正玄之子也正玄初無子禱志貴之神感夢武人擐金色甲入口中因有身生而岐嶷學學善譚論以忠誠安民以仁義稱士也人皆服爲正成之麾下初年十二從父自幣文尾顏以性每戰樹功無其於智謀討虜比肩者[illegible]曰日本無雙其采地在河內隣帝城帝素知之成故託靈夢召藤房徵之也

秋九月帝棄駿河[illegible]負遣兵攻破笠置之

聞帝在笠置隣國之兵來守獨負遣諸衆佐々木判官時信皆近江內波兵陣[illegible]五[illegible]

内五箇國之兵、經先明山之後、向搦手伊賀[illegible]
勢尾張三河遠江兵、過伊賀路笠置城、東山陰道
八箇國兵、過市野邊山藍御城前、山陽道八箇
國兵、自不津川河上軍城西、諸軍合七万五千
圍笠置城之四方、從者捕率、關城兵非不[illegible]
城中無人之形、東兵素慢官軍、乱軍攀欲攻
喊附欲直入城中、時官軍張旗旗、敵[illegible]
望東軍望見之大驚、[illegible]不得進、時城兵之[illegible]
足助次郎重範亂[illegible]上射東軍、東軍先登[illegible]

本朝通紀卷之十　後編　十五

足弟羅[illegible]東半侍服戰不進、城兵衆[illegible]
之木石乱投、矢[illegible]連發、中矢鏃斃者不[illegible]
計、東軍懼不進、屯山下圍城、對守[illegible]
時正成起河内赤坂城、備後之櫻山四郎入
道[illegible]於同州一宮、謀反、鈔掠州内、範貞[illegible]
於西南大周章、移檄告鎌倉、高時大驚、使
佛陸奥守貞直欲將諸國之兵、助笠置攻兵[illegible]
攻赤坂城、先陣已到遠江陶山備中守藤高小
見山次郎集聞東兵既發、集家人[illegible]

方大軍攻一城而不克、抜爲失石[illegible]
高死骨朽爛、名與露消、夫爲君[illegible]
士之所念也、同死戰場、成勇名耳[illegible]
予衆皆等曰可也、於是義高待風雨之夜[illegible]
五十余輩自城背攀石壁、到入城中、放火於
空人之營而發鬨、時烈風飄々、炎煙[illegible]
展山川城外之兵亦應之、城兵大潰[illegible]
途或溺谷者數千餘人、天皇出城、逃匿有王山[illegible]
之追、諸卿遂不從、乘輿之郷[illegible]

本朝通紀卷之十　後編　十六

止二人而已、職[illegible]深[illegible]入道父松井某捜求因
天皇納六波羅、兵皆入城

十月東兵圍赤坂城

開東軍已到江州笠置城之陷、直進圍赤坂城、
東兵素侍大衆、且見城小、兵[illegible]皆笑曰[illegible]
也[illegible]折衷拉朽爾、爭先蟻附攻之、正成使[illegible]
郎正季及其姪和田五郎正遠、將三百騎[illegible]
東西[illegible]宅山親守城、連射之、東兵中傷者一千餘人、
攻兵小退、將然舍正季正遠伺之、卒馳下[illegible]

忽謀東兵畏正成而不虞伏兵於是遂駭正成
以二百餘騎開三門出城共擊之東兵大敗走
到石川河原而止其間捨干戈器械狼藉紛亂
兵收之入城明日東軍又合數兵至城下雪
嗚呼昔之恥蟻附攻之城中不發一矢寂然無人
攻兵欲競起登而入正成素構兩壁以細綱之
遠東兵到壁下則截斷細綱之壁乃落白
餘人未不者不知其數東兵又製革楯諸兵
持之以能手持破壁備正成以長柄杓灌鑊

湯附壘之兵被焦爛者三百餘人東軍
之已成憊儀避之於是攻兵大屈不敢
營遠圍之數日持城中糧盡士卒大饑
成語士卒曰是行亡敵營甚多然東兵不
毫也今城中食已且無援兵我欲潜出此城
為君先天下之人將立戰功者非可惜命
今出陷中困賊手非忠臣終所之時不知暫避
今余大功可期是即全身亡敵之計也不知
曾為如何乎衆皆然焉於是正成然城下

楠正成金剛山
雪十九段金山
丙

二丈餘收骸骨于其中積薪柴於其上留夜六
雨出士卒或十人或三四人皆勝田直卑知田
宗景田原正忠恩地為祐等於城令之曰比我
落行數町可焚城而去焉正成潜出城門二十
餘町所留之家人等燒城而去東軍大鼓呼登
城見坎中之骸以為正成自殺不暇求其跡從
湯淺定仏兵赤坂城諸軍皈于鎌倉

○櫻山四郎入道自盡

初入道應帝命謀反據一宮構一城鈔近郷一

判大欲恣之入道大喜欲畧安藝備中時聞議
內之軍失利天皇囚六波羅正成自殺前日僕
拒揮之兵悉失望落散所殘之賊皆僕二十餘
人也入道大失戰威乃率其兵入一宮社殺小也
妻子然自殺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十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十一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光嚴院正慶元年至光嚴院正慶二年二月凡二年

人王九十六

光嚴院

諱量仁。後伏見帝第一之子也。母廣義門院也。太政大臣公衡之女也。

正慶元年　元寧宗至順三年　春三月。常葉範貞辭職歸鎌倉。北條仲時及時益上洛。居六波羅。時仲時基時之子。居北方。時益政村之曾孫也。居南方。故號兩六波羅。

○高時廢先帝後醍醐帝也於隱州。配一宮中務卿親王于佐州。妙法院二品親王于讃州。當此時足助重範斬。卒相成輔源中納言具行等被斬。萬里小路中納言藤房及季房者。大納言師賢按察公敏等被流諸州。兒嶋三郎高德備後守欲待乘輿於備前船坂奪玉還。

高德者備前之人也。其地世[illegible]故[illegible]

三郎[illegible]文手書[illegible]神[illegible]武[illegible]

畢。據笠置之時。欲奮天勅征關東。時官軍早敗。正成退散赤坂。高德大失力。使忠時聞天皇遷隱州。族門族曰。古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爲仁。今聞高時遷天皇於隱州。此誠忠臣效命之時也。我謀邀乘輿於路。而奪之。事成則立功於一時。不成死。不失忠義之名于後昆。卿曹爲如何哉。皆諾。高德大悅。卽率兵。潛險阻。趣山陽。出備播二州之境。而伏舟坂嶺。待乘輿。時乘輿自播州經山陰道。不過舟坂。高

德聞之。追天駕。直進赴義作。擬坂比到。衆與之入隱州。高德無奈何。微服潛步至隱州。潛入行在所。削庭樹。書詩一聯曰。天莫空句踐。時非無范蠡。守衞之武士聞見。不曉其心。達之于天覽。天皇竊喜之。高德遂歸國。

〔按〕天皇囚賊手。正成沒落赤坂。以獨身亦係。旅盛而天下無締義旗。感皇全首唱于此思。德唯不失忠義也。忠殆難忘身命欲棄顧。再張義旗。可謂至忠也。嗚呼夫健哉。忠哉高

德示門族之言也就中踐高時遷天皇於隱
州此誠忠臣効命之時雖人不感然忠義乎
自然之忠勇技能古今者有出衆儕之右者
如高德之忠勇豈徒守義發勇者一時之感
於節起天下後世之士者也然則高德謂行
于隱州書詩於大樹未可無過矣南州不可
爲學武士皆不可不讀書若守衛之一悟
此書識有天下念再復之士衛士豈爲皆絮
躁擊虜乎若警固已備保守已周寇何易入

皇道於伯州天軍畢征其賊守衛之士至
覺詩意者幸哉

○皇子護良據吉野城

皇子ハ帝第六之子也天資勇武嗜劍術捷於衆
帝初以皇子爲天台座主號尊雲法親王既ニ入
僧意雖著僧衣心猶甲冑常勸天皇以誅天之
事及天皇據笠置城討北條爲官軍若不守天皇
有據於斯則天威是賊矣然我有遁再立皇業
親改名於護良潛在南都般若寺謀天下也未

季時篁置城五賊破陷及天皇遷隱州皇子倍
隆藏時一乘院侯人按察法眼好專聞皇子也
潛變率五百騎圍般若寺搜覓之皇子縮伏大
般若經筒之內漸脫赴紀州從者左右人光林
房玄尊赤松則祐木寺相模村上義光大田居
七此處八郎平賀三郎岡本三河房武藏房凡
九人假貌於山伏險阻艱難無所不經十三
日渡十津川過邑豪士戶野兵衛迎皇子
築壘防護皇子戶野伯父竹原八郎亦應招

入皇子於我館保固皇子在于斯許半歲時熊
野別當定遍聞之大驚以利誘之八郎之子平
命路費私饋欲拉皇子數矣皇子察之潛出十
津川赴高野過時遇芋瀨庄司之爲皇子置關
守遮行路至于斯無奈何矣相議曰雖令關防
難破碎不如誘賴于彼而試了皇子入芋瀨之
館芋瀨拒不納皇子於我館使人語皇子曰臣
與武命欲止君於斯然君授朕於臣臣不恐惶
止然欲順皇子之命則無於武家處陳謝

君之寵章哉。不如賜左右近臣之首一二級與武家矣。皇子默然無言。時彫祐進曰。見危致命所士大夫之守也。願不賜我首。於彼披佩刀。既自殺矣。平賀三郎止之曰。想君之為股肱共吉苦辛難皆歎人。不要代君之大事乎。然君既待危難之期。君此危難當此時。解纓者君以殺之為快乎。不如賜盟旗矣。皇子大然。以錦旗賜芋瀬。芋瀬辭守。皇子行一二里。程村上義光有事後皇子也。行途遂芋瀬。義光見芋瀬之奴所持

之旗。怪問芋瀬故。為義光大怒叱之曰。謹良親王賊徒征討之商途。汝肖皇防之。我執持旗之以天授寸二三丈。勇氣甚盛。芋瀬懼不遂一對。義光奪取其旗。追從皇子。皇子大喜。謂左右曰。明祐之忠。守孟之舍之義。平賀之智。得昧丞相之誅。義光之勇。陵北宮黝之勢。天以三傑福予我。豈不治天下乎。既到玉置庄司之館。玉置恭應命。聞皇子之潜行。塞通道關止往來。皇子從是聞十市矢田彦八。於玉置之變說。謂閑

解守之事。玉置不敢。欺郡欲殺二使。二十騎時氣走出。玉置之兵追之甚急。二十對。玉置之兵持戟數刺屈國被二瘡。顧謂矢田曰。我所被疵死于斯。公速還告急矣。言畢入敵中。闘死。矢田者還告急。皇子驚。不可遁命。左右曰。我既自殺也。死則皮面決眼。勇戰賊。知吾面。欲使天下之義結不失望也。既玉置之兵逼近。時紀野長謙六郎及七市乗五十余兵。来救皇子。於是玉置之兵大狼狽。從皇子脱急。今月入吉野城

夏四月。正成再出。向金剛山圍赤坂城。湯淺定佛叩頭降。五月。六波羅使隅田高橋將二千騎擊之。正成逆戰。天王寺大敗京兵。

正成去歳自赤坂城隠金剛山之奥。觀心寺時變時。聞護良親王挙兵吉野城。大悦。潜自百深騎急襲赤坂城。時城中食盡。城主定佛使人夫五百人乗夜潜粮向紀州。阿瀬河正成聞之。潜遣兵待不日峠奪之。所奪取之以米粮。更入中肯。使選兵數百。卻今夫擔之。或負馬至城下。正

成又詐出兵為欽奔之形城兵不悟出追見以為正成已擒城櫓出旗之納城正成之兵入城中焚櫓發鬨城下之軍亦應之發鯨波宛彿大寇軍知其不勝乃降正成正成合其勢一千人漸又張兵勢於近郷進出張住吉天王寺時益仲時聞之大驚將隅田高橋發七千騎擊正成正成聞京兵之[illegible]使六千餘騎分為四隊以伏兵三隊險住吉天王寺使[illegible]術三百出於渡部橋南軍隅田高橋望見輕其少弱渡河直進擊

之正成之兵不敢戰捲旗潰走京兵乘勝追之竟陷伏之中於是三伏均起應戰京兵悉潰亂正成連進追擊京兵倍濟半沒渡部河水漲然者甚多隅田高橋濟脫命宵歸于六波羅時兒童謠之雖曰渡部水浩々沼天既沒我橋遂及我田隅田高橋聞之[illegible]焉

秋七月正成軍天王寺六波羅使宇都宮公綱及紀氏清氏等擊正成正成不戰退去公綱入天王寺而屯數日率兵還正成又入天王寺

正成勝隅田高橋其威振遠近迫天王寺而六波羅使公綱伐之公綱曰大軍已不利而使我今以小勢往可謂万死一生雖然非所可辭乃受令以麾下七百騎馳赴天王寺和田正遠聞之欲逆戰謂正成曰六波羅怒隅田高橋之敗今又使公綱擊我也彼之軍不過七百人向隅田高橋之七千尚奔之況於宇都宮乎逆擊敵之正成曰凡戰之勝敗不在於大衆在小惟在士卒之同心與離心所謂劉將軍見小敵

怯見大敵勇是也向者大敵敗北宇都宮不顧若斯來欲攻我者彼念忘身不顧生者也然彼之時勇非素立勢不能久不如暫避其鋭與緩迫五日遠攻其心彼棄勢蹙而生退心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是不戰而蹙之術也今若急之彼殊力死戰其士卒七百同心伐之必危也夜將曉天敵衛到為早可去此與和田及湯淺等退天王寺之陣公綱更入天王寺乃令人告六波羅六波羅聞而大喜數日而正成集黨在

数千焼篝於四山、為懸来之風勢。宇都宮及紀
清勁兵、待正成之来、到四書夜、努気大弛。然正
成不敢到、唯毎夜燎其烽耳。紀氏清氏共見火
愈多、勢之愈盛、謂公綱曰、正成率大軍襲来、在
於近、我小敵彼大、不亦雖乎。不如早還京師、
是所以不失前日之功也。公綱然之、夜半棄来去、
還。（翌日早天）正成又入天王寺。
秋八月、正成詣天王寺、閲秘府、見聖徳太子未来
之讖文。

本朝通紀巻之十一　後編　九

一日、正成献駿馬三匹於住吉社、献白鞍馬又
太刀白絲甲於天王寺、聞当寺有太子未来
讖文、伏願見之。寺僧許諾之、開金軸之書。乃書
写今時治乱之記一編而示之。正成大喜披覧
之、其文曰、　当人王九十五代、天下一乱、而主
不安。此時東魚来呑四海、日没西天三百有七
旬、西鳥来食東魚、其後海内帰一。云々。正成見
讖詞、悦曰、今也固当若讖文、我君再践祚在近
耳。聞者、会悦服、伝至都下。於是帰正成者、鮮多

村上天皇之後胤也
六十二代村上
天皇第七皇子
具平親王
六代之後胤
従三位季房

師季
季則
頼則
家則
則景
久則
茂則
則村圓心
範資
貞範
則祐
氏範

失東軍闘大失望。○或伝正成勝京兵、其威
震遠近、天下欽伝、伺東西之安否之中、気未
決、正成託讖綱欽定天下之疑気、故興時之事、
主旨利大師勠計作讖文、密納宝庫矣、然不知
而誦之者。

赤松圓心起兵於播州

圓心者出自村上天皇裔、世領播州佐用庄。為
人奇赤強、如不有下風。有三子、長曰範資、次曰
貞範、季曰則祐、各皆有将累能、中則祐之策

本朝通紀巻之十一　後編　十

是一見則祐初従護良親王、戦危難事見親王
返播吉野城奉命、帰於播州、勧圓心、々々可其
旨、乃占蔵苔縄城拠之。時東軍攻千劔破城
不利、頻兵於城下、察六波羅兵少、皆縄軍山
兵梨原、開参山陽山陰之通路。於是備前又安
藝周防之兵、悉六波羅之命、撃圓心。圓心使長
子範資佐安範資、逆撃之。範資待丹波之兵、大敗
之、擒其将二十餘輩。圓心不敢誅之、解縛遣
之。於是伊東大和次郎感其恩恐、奉圓心、築三

攻赤坂

石城伊東塞西國之往還絶京師之糧道圓心大喜還播州地國中之兵雲集響應從圓心進據摩耶城暑圍內自是播州之地悉靡屬圓心圓心之威勢大振矣

年春二月東軍攻落赤坂城

大樹高時聞東西南北官軍大起令即國招兵乘會鎌倉之兵都十八万餘高時使名越遠江守公篤大佛陸奥守貞直等將諸軍總京師東軍發鎌倉到京師分兵三二階堂道蘊圍吉野

城護良親王在于此城陸奥右馬頭向金剛山正成守之彈正少弼向赤坂城正成家人等守之三將各發京師二發時赤坂先鋒人見四郎入道及本間九郎資貞等矢鏃未拔拔懸直到城下戰死既諸兵進到城下攻之城兵固守數日城不拔攻兵攻守連營山下時播州人吉河八郎知城中之用水自南山以樋入通飼水仍與諸將謀使人穿掘山腹二丈餘亦斷播塞流自是城中水乏守兵悉苦于飲渴城中之軍爭平野將監入道詐與曰城兵渴水十餘日無由致力不如請降下獻軍待時而動鎮乘皆然焉於是城兵悉降東軍東兵執諸所降之兵將二百八十人送六波羅六波羅悉斬將二百八十餘人衆六條河原

東軍陷吉野城

東指二階堂道蘊將二万四千余攻吉野城吉野大衆八万死守戦數日城不落東軍[illegible]十萬當山城下窺于城機時城導岩菊丸吉野執行也執

祭城背阻其固而少守兵故問候之間岩菊丸踰一谿時狐狸走過驛雉鳴旗于是祭之旗幟散之計告岩菊岩菊大喜與諸將私相圖自率家人乘夜攀險坂附城壁守兵果然明諸方攻兵鼓譟登城城兵除守防急攻其疾於是所伏之岩菊之兵起城背發火敵於前後兵受攻兵乘勝頓進逼宮殿護良親王自取長刀左右精兵二十餘輩挿戰數勢緊然不可當東軍恐避親王被疵數所流

血戰前不救言笑自如座戰跡實木寺相模貫
賊首於鋒頭起歌舞曰戈鋋降劍戟如雷光磐
石懸岩似春雨躍然不迯天帝之身却破修羅
之身坐宴之兵發諷烟火懸目不習鬨聲速迫
耳猶不聞士卒見死如飲時村上彦四郎義光
来謂親王曰賊軍已強城已陷願吾賜君之鎧
刀髣髴毛下斯親王潛出於城親王曰汝自初
拂于南紀之危難苦備嘗矣我豈汝以死令含
汝何色不救義光大諫曰君為天下起大事

居此因危君死于此有親人為誘後之功哉君
已繋國家之大事豈為微臣一人輕其死乎自
起解親王之所着鎧之上帶親王遊謂義光曰
我若死供契泉下若不死吊汝之冥福潛道出
城義光大喜佩鎧傳日旗登櫓樓大塔宮自
殺西方已攻兵供呼万歳集一所親王脱急走
天河時岩菊丸察親王之城道率五百余兵追
迫之村上兵衞藏人義隆支曲道躍踊切敵數
十人賊兵辟易不敢進義隆防于爰半時移敵

寄手ハ軍勢百萬余騎野ニ満山ニ漫リテ城ノ方二三里ガ間ニ
城ハ四方僅二町ノ廻リ一里ニタラヌトハ谷深ク崖峙
東西ハ長ク南北
十人ニ足ヌ小勢ニテ防キ戦ヘ
不敵ナレ

登十餘箇所走入林叢自殺於是親王脱急秘
義隆見父義光之自殺將從其死義光曰
呼汝過同死奴君大事死于爰有何用乎義隆
不得止止至于此果父之諫

(按)義光初從皇子自奥鋸南紀之間一從百
戰万危不顧其身遂以命代君之大毒與千
古之英雄可謂獨步前後護良先以義光此
宮殿宮殿猶有勇無義如義光父子勇也忠
也羣然傳万世漢有紀信我朝有義光孰人

謂其忠之偉方乎

○東軍圍千劍破城

紀正成圍東綱大軍上洛以為以小對大不殆
使吟難陷退見把河一州也附挑千劍破古塁
守爲爲其地勢子東西帶深谷生石之便南
北連金剛山高峯峙立貢青嶽西路絶比之地
也既東軍大将大佛陸奥守率二十四万餘兵
勢千劍破其兵稱百方兵毎振山谷直到城下
時城中守兵僅三千東兵慢小敵撃行伍職

圍攻數日正成願欲對守故以攻兵日少城
皆以万計東兵疲倦不攻敢城建營於城下對
守既相議曰山險之地不可有水疑汲澗水今
名越越前守守澗水正成見城之娘見山峯背
涌下以漏則汲之滿器計其漏出之分考水用
之無不足矣又製大桶置諸營之軒下雨自
之霤為用仍水用不乏久城兵不出汲澗水名
越之兵以為不汲澗水懈守正成伺其困嬾夜
曉令選兵二三百而出自城襲名越之陣名越

之兵大驚捨旗棄走正成之兵所舍之收旗幕
人城明日城兵張名越之旗幕於壘上半名越
之兵非笑名越大慙怒曰汝曹那為不逃死衆
則死此我將先死冑衛附城壘正成之兵自城
上下木石名越之兵悉墜死東軍殊恐正成堅
溝壘結營對耳城兵倦無為大虞時正成藏
作藁人被以黑衣夜縋城外至晨明自後
攻兵望見以為正成食盡出爭進擊之正成發
矢石大殪之如此驚敵連日其後請兵適二百

餘人出城下於黎明發声東兵為藁人笑不設
備城兵竟其無備急進攻當東兵驚邀走城兵
収器械矛矢歸城東兵怒集散兵又到城下巧
為數十丈之雲梯而渡架城岸轄梢之徒數千
人爭進渡長梯遲鈍亦從登鼓聲與雷霆雷
呼動天地正成以乾草製松明投梯上數千人
彈灌油焚之所登之大兵欲進炎烟熾不得進
欲返後陣大勢遮塞進退大失度時梯梁自中
斷折雲梯一時墜所登之兵悉淀溝壑死者數

千人東軍更術攻之守摧態撓挫之東軍攻術
已盡時護良親王在近卿令野士絶東軍糧道
塞往返之道故東兵大疲倦遁還者十而八九
今圍城之兵僅五万餘人也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十一　畢

執柄之五家

近衛　鷹司　九條　二條　一條

大織冠鎌足十七代

頼通　忠通　法性寺

基通　近衛祖

基實

兼平　鷹司祖

松殿　基房

月輪　兼實

良經

道家

教實　九條家之祖

良實　二條家之祖

實經　一條家之祖

仁治三年

寛元

建長

頼經

先是近衛九條二流以後為五摂家

鎌足二十一代

藤原忠通

六條

兼經

兼平

宗實

兼基

兼平

五摂家　近衛　九條　二條　一條　鷹司

六十餘州悉く
符を合せるが如く
同時に軍紀て
四十三日の中に
滅びぬる事
是も不思議なる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十二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守　集編

起後醍醐帝正慶二年、尽後醍醐帝延元元年、凡四年

重作

後醍醐天皇

八年（元弘三年）夏六月、以護良皇子任征夷大將

帝雖復祚、護良未入洛、在志貴、帝使右大辨清忠謂皇子曰、四海已定、天下服皇化、然卿

本朝通紀巻之十二　後編　一

不貿大統在畿外、備兵何故乎、且四海擾亂之間、為濟危、纔佩戎衣、世已還太平、遽解甲錯、可受門跡承之業、皇子對清忠曰、定海内一時、皇運唯開、惟雖在陛下之聖徳、且因微臣之功歟、而足利高氏才讒一戦之功、欲立志於萬人之上、今也乗勢微、不誅尊氏則有噬臍之悔歟、夫涓々不塞、將為江河、熒々不救、炎々奈何、一賊亡、一賊在、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也、以所臣之不釋武也、且剃髪之事、由陸減一時、大下

雖殘賊猶竄身窺隙者、充山野、當此時、臣棄武業、還僧律、干城朝家、衛禁廷者誰乎、臣思衣而守一門跡、元帥武臣守朝家、國家之用何乎、清忠服命、帝復詔曰、為人衛朝廷可也、誅高氏不可也、想夫彼不忠何乎、朕雖不徳棄功臣、天下之士豈有叛心乎、於大樹之任世運所以然、卑創平諸士、尚懼至是誤刑、可避其、法於高氏誅戮暫止之則、發使第、以[illegible]任征夷大將軍、於是皇子率兵入洛

本朝通紀巻之十二　後編　二

按、護良為朝廷、經營和紀之間、險阻難艱無所不至、兼處勇略無所不盛、四海齊定、神器還皇政者、無旬非皇子之功者、加之身至存異志、欲早除其異乎、謀明矣、惜哉其討[illegible]而傳聞於家良等姑害其躬、護良寃欲[illegible]二[illegible]不顯其情、留彼反謀之實[illegible]可也、皇子之討、慮不至干斯、以如清忠之奉御、卒爾奏大事、曷自義之邪、佞進后之功、言不構讒口、拒其奏乎自[illegible]

准后之思固不足道護良亦招延其説者興
或曰夫乱日滋者治之亦易乱日久者除之
亦難矣尊氏之強大當此時不討至于周猖
獗爾朝廷安克為討伐乎曰宜也然未萌
君仁不懐者未有君義不属者護良諌天皇
以道德仁義使民心帰朝廷使天下億兆之
人撥乱除害雖足利強暴誰與為其悪乎嚮天
皇不論其言有人悲衆畔護良自絶患乎逆
衆叛亡而后與正成義貞等之諸將相計討

之矣苟正哉乎夫圖之有前後為之有本末
可歎哉失護良之本末之計矣

秋八月欲使洞院實世等為上卿賞群士之戰功不成罷

帝以實世攝上卿將定軍士之功行恩賞時戰
士論勲功立支證望賞者以千數有忠戀功丕
諛不恐不功之輩媚諂實世于封故數月漫賜
賞者僅二十餘人也而尚以非正賞帝怒奪代
輩之封將罷實世之判者而以中納言藤[illegible]氏

之藤房無偏無頗欲正忠否定賞功時邪由倖
姦之曹昵准后達内奏阿寵聊掠皇闡於是無
忠浮賞無功賜禄者夥矣藤房亟諌之帝不可
藤房患称疾既帝後使九條民部卿光経勘藤
房光経明決拍勲欲賜封戸食邑時闕地皆為
皇子之領或賜郢曲妓婦鞠宮女等匪
可賞功士之地光経無奈何竊由是太功忠貞
之輩見不主戦功政道之不正皆失望帰于郷
里矣

尊氏ノ事ヲ[illegible]故ニ[illegible]天子ハ[illegible]君ノ威不重[illegible]ハ臣不敬

○高氏叙従三位賜諱字改名於尊氏

建武元年春正月作大内裏

天下一統之後帝驕侈逸遊也於是係郷同帝
頼阿上意奏曰夫天子以四海為家禁内狭壮
麗實大無以重威願營宮室廣皇城帝可之然
造宮殿藤房諌曰大乱之後人罷民弊力怠不
止農桑失業為早宮室興奏作阿房之何合其
興従其亡乎帝不聴新作大内當藝州二州今
入我諸國課二十之一為経營之用矣

春二月大封勲功之諸将
諸卿相議曰繼絶軍卒之恩賜至遲滞先於人
功之諸将可定其賞以尊氏為功第一封于武
蔵常陸下総直義于遠江義貞于上野播磨義[illegible]
顕于越後[illegible]功于駿河正成于摂津河内長年
于因幡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食封賞各有差時圓心遇准后
之讒口僅賜[illegible]用庄一所且[illegible]自初所補任之
播州之守護職圓心大憤之也初護良親王圓心
約有[illegible]書志於朝家賜備前播磨之両國圓心

本朝通紀巻之十二　後編　五

吹毛求疵盡忠於朝廷於是護良連帝向帝[illegible][illegible]
上賜綸旨有可賞両州之勅約迨統護良奏
将封二州時護良與准后有郤故讒圓心拒護
良之奏於是圓心陥准后之口竊[illegible]其功矣
夏[illegible][illegible]以大将軍護良親王謫于鎌[illegible]
護良[illegible][illegible]尊氏[illegible]有異志故欲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尊氏
及直義尊氏畏怖賂准后構於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護
良其辨[illegible]然所不至帝大怒使護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護良憂献書陳謝無罪然其奏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逮帝聞遂使直義護送護良配于鎌倉下獄[illegible]
以成良親王任征夷大将軍居鎌倉
成良者帝第八之皇子也継護良親王居鎌倉
[illegible]直義為執権輔親王於是直義挾藉皇威倍
[illegible]勢
[illegible]春白雲州獻龍馬
[illegible]歳造営内裏新建馬場殿帝毎幸此殿有歌
舞遊鞠[illegible]弓競馬之戯時雲州之太守塩屋高
貞献龍馬其相異常[illegible]骨高筋少脂肉纖頭而

本朝通紀巻之十二　後編　六

長鬣龍背而連毛耳似削竹瞳如[illegible]鏡今[illegible]之
卯[illegible]出雲冨田至于皇京著其道路[illegible]川百五十
六里帝悦曰良馬也幸馬場殿則令本間重氏
乗之重氏以為[illegible]四蹄則可令在[illegible][illegible]之盤一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越十丈之濤若非天馬争如此哉
帝[illegible][illegible]於群卿僉曰吉也帝亦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帝又向藤房曰支那屈地之虚項羽之騅有一
日千里之名也於本朝未聞之而今此馬出来
是何祥乎藤房対曰天馬之出于本朝其吉[illegible]

難勸、雖然退而惟之其不吉也乎臣謹案漢書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安之乎與道路費還馬且夫周之方衰也房星墮爲八駿之牡穆王乘之四荒八極莫不敢違王肆其心而久不返周于此祭祀廢朝宗廢矣所以漢帝却之而興所以周王愛之而衰一吉一凶的然在焉臣伏以由來尚矣雖然天未棄若故降此妖災而示戒者也幸陛下監

之今士卒兵革之餘支黎人困天下未安而[illegible]溺辭上執政無吐哺而接人之禮下之阿旨故無上疏以正主之諫故以男女之謗有不得見者奈何下情不上通之故也惜乎元弘大亂之始天下士雲萃響應更無他此皆欲以一戰之功受數郡之封也太平之後望之者不可勝計然恩賜未遍故愁訴怨懟而若默止者也當此時新太內其課甚多其數不知幾千万也而[illegible]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illegible]

知之何且天運齊圖逆徒雖亡不然定天下安陛下者尊氏義貞正成圓心長年也譬諸漢初臣則蕭何曹參陳平張良周勃之流乎其當籌向義立忠思義豈可云長短計按于其間乎然圖心一人陛下不及恩賞何也賞中其功則有忠者進爵當其罪則有戮者退嗚呼今政道非歟帷中抽賞之功儻有所反論言之掌令若有乎臣亡國之燼爲本兵竿旗之事者則天下之士卒荷擾杖戈而不速來也必矣抑又臣案天馬

之所用不足以爲用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是豈用天馬也今也兵革之后兼乎之世愛此奇物此又非所以武王之歸馬華山也書曰玩物喪志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犬馬非其土性弗畜是召公所以用訓武王若又於有所用之則大亂世用而非太平之用也豈[illegible]吉乎不吉也願陛下明監穆王之所衰漢帝之所興又永惟武王所以歸之召公所以訓之也然則是所以隨天意也若隨天意則禍害速消

禎祥畢臻。故天所以見異者，是殊愛君也。逢災而不改，則天永棄之。故未有天時人和而不興者也，未有天棄人畔而不亡者也。今房星之精下為此馬，而若覺之，此所以諷君心也，所以天見災也。唯幸陛下卑貴異物，而貴賢人，行逆豫，而行仁政，是則所以隨天意也，然則天下之幸甚也。帝不懌，作色，諸卿皆默然，由是寢其日宴矣。

春三月，前上卿、萬里小路中納言藤原藤房隱于

北山

時帝逸遊尚不已，藤房諫數度，帝不聽，藤房退而言曰，吁已矣乎。遂有欲遁世之志。時帝幸八幡，藤房從之，因言帝曰，龍逢比干之諫死，死不悔；伯夷叔齊之餓死，死不悲。陛下亦愚之乎。帝從不容於是。藤房謂人曰，爲臣之道知斯而可乎。遂解冠服，剃髮，潛隱于北山岩倉。帝大驚，詔父宣房，令追之。宣房行北山，求藤房，遂不得，大悲淚而返，帝愁悔焉。初藤房將去，潛招正成，

論説移時，歎息曰，方今喪亂之後，以民之勞血，大興土木，尋致無聞其論功行賞之當，實矣。過以足下為第一，義貞宜次之，且赤松父子舍生苦戰，六波羅之亡，彼功許多，然當時鷄司展之時，尊氏以微功居大功之上，而赤松父子賞恩不及，臣敢諫之，然大廈之將顛，非一木所支，我將去，從人臣之禮，足下武將，其義不可去，宜益忠慮，報國。正成流涕曰，其非不知，時事然，握兵之大權，當與國同存亡，相與拭涙，退。不幾藤房

去，正成聞之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夫，大亂將興矣。【諫諍錄曰】易所謂豐其蔀，日中見斗者，其藤房之謂乎。時當成豐明當立功，唯六五之柔暗不正，不足資之，則獨明不能成豐，猶如日中見斗，可勝歎哉。三諫十論，都不見納，義當去焉。於是視棄其義官重祿，猶如敝屣，而遁歟西山。于嗟之詩，傷南土汨徂之情，可謂義之盡也。讀耕林氏曰，藤房遯去之亦所以諫之也，猶庶幾帝之驚而省，省而驚，而改之。蓋其或然歟。

秋七月北條時行起亂於信州入鎌倉直義弑護良皇子奉成良皇子出奔鎌倉

時行者高時之次子也幼字龜壽丸初爲時遠自殺長子以邦時屬五大院宗繁以龜壽託諏訪三郎盛高曰我令汝爲敵死汝曹苟有忠志與殉死寧匿扶翼孤窺時再起兵報我怨二士則許諾抱持幼子遁戰場時宗繁殺邦時降官軍盛高能扶持龜壽匿信州潛從平族之餘黨群國之平氏悉應盛高々々大悅使龜壽號相

摸次郎時行勃起于信州欲攻鎌倉直義大驚使澁川刑部大夫小山判官秀朝將兵擊之秀朝等軍武藏關與時行戰官軍戰而無利小山澁川等戰死餘軍大敗走直義又使新田四郎帥大兵防之上野利根河新田々兵大敗績時行盛高等倍兼勝自三方進入鎌倉紅旗翳天鼓声動地當此時鎌倉甚不靜與時行不作於是直義携將軍宮沒落鎌倉時直義以爲令也時行數雖衆其利滅亡不幾始終爲

黨當家人護良也則使家臣渕邊伊賀守弑護良護良竟薨二階堂之獄中

秋八月帝使足利尊氏擊時行時行軍敗伏誅

直義遁鎌倉也先是於參州矢矧馳使告急於京師帝大周章詔尊氏討時行尊氏奏曰冀任征夷大將軍管領關東征東州帝輙詔尊氏任關東之管領將軍之請有可依戰功之勅約尊氏大悅率五万人發京時行聞之躬與盛高守鎌倉使名越式部大輔將兵三万與官軍逆戰遠

州小夜中山賊軍大敗名越等闘死殘兵北散尊氏追北入鎌倉時行盛高帥師戰尊氏又敗賊軍時行盛高勢蹙自殺餘黨皆遁亡東州漸定矣

尊氏自立任征夷大將軍

關東平均之后尊氏誇其功驕初帝勅約於大樹之任可依東征之功令也一旦敗大寇斬時行在其勲號出我右不逮迎勅許則自立任征夷大將軍肆賞賚剝掠新田之族所領之地賞

軍士義貞聞之怒棄尊氏之族在所領之地
軍士自是新田與足利相確執不停於是尊氏
遣使於京師獻奏狀毀義貞義貞亦上書奏尊
氏之詐偽及弑護良之罪至是帝始知護良之
薨大怒下尊氏征伐之詔於義貞矣

冬十一月帝使新田義貞將諸軍擊尊氏足利直
義戰于矢矯鷺坂之所々直義軍敗歸鎌倉

聞義貞率大軍東征直義與諸臣於尊氏之第
議軍事尊氏大恐曰令我蒙朝敵之名者在弑
護良下教號於諸國之兩事惟一非所我識謹
奏無罪之赴若亦至難解天聽圖頸黒衣謝其
罪耳於軍事非所我與聞勿敢議不聞將在閫
之失色經一二日佐々木道誉説直義曰傳聞
義貞之大軍入參遠然我兵忙然逃散數日踰難
所於敵有噬臍之悔乎不如君率兵待之而戰
直義然之以兵進軍參州矢矯河義貞帥六萬
騎衛河陣直義兵直渡河戰義貞鳴皷驅馬而
戰直義之兵不利卻陣鷺坂義貞涉河追之直義

入退兵屯手越河原義貞進迫之戰直義敗走
衡阪鎌倉義貞續入伊豆府休兵尊氏聞直義
之敗軍大恐斷髮入建長寺於是所集鎌倉之
兵皆失氣無防敵之意時上杉重能輝直義胆
計書謀號二三通稱所賜諸將之綸旨示尊氏
其詞言足利尊氏直義以下之一族誇武威輕
朝憲所被征罰也縱雖面縛隱遁謝罪不
可寛刑伐云々尊氏見謀書謂不可免乃脱法
衣著戎衣於是諸兵大喜兵氣懈盛也軍士懽

至及二十万

冬十二月尊氏直義率軍與義貞戰箱根竹下之
處々官軍敗績還京師

尊氏帥十八萬騎發鎌倉陣竹下直義將六萬
軍箱根拒義貞義貞分兵於伊豆府上將一宮中務
親王以脇屋義助爲次將將七千餘騎對竹下
之敵義貞將七万向箱根峠義貞之小將菊池
肥後守武重先鋒破賊砦圍舟田義昌 義貞[illegible]
撫士卒進撰戰義貞亦登高鳴鼓勵銳氣[illegible]

之軍殆奔時竹下戰中書王之幟下不堪其勇
不待將令大喜直進尊氏之陣士卒皆頗逐亦
松負則等大呼苦戰於是官軍少却賊軍乘勝
急突戰中書王之軍大破道義助怒以遅兵當
敵數回然大軍難拉軍潰西走尊氏增進入伊
豆府迫義貞之後義貞之軍遽驚不戰北散殘
兵僅可百騎義貞却箱根菊地武重等追屬賊
軍遮路戰義貞之旗下入万死當敵數度蹴驅
破出西義貞尙集散兵欲途拒敵天皇發使爲

召義貞於京師義貞不得止引兵歸京義貞到
至尾張之時甲斐源氏下山某及加賀義冥
說義貞曰今度君無戰利東士悉從尊氏者無
他歌皇家而慕武家之故也願將軍自立别樹
旗幟則衆悅歸之實今世之傾朝也何不爲之
義貞曰吾於君無恨諸頒欲逆天下豈謀知哉
者乎二子連勸之義貞遂不可二子無奈何去
船田經口識移書告關東諸將以義貞自立之
田玉壁宇佐美小山佐竹桃井石堂小笠原二

浦土岐川越狩野松田川村武藏七黨皆舉奉
誓詞以愚由良船田與二子同奉之勸自立義
貞曰彼等棄我從賊令知其故然雖君不爲不
臣以不臣我令討賊不克自以爲恥乞爲賊
其取恥而榮不如取義而死也船田等流涕
而退二子留一通書去從尊氏

赤松圓心謀反起兵於播州

按圓心爲朝室自起兵以往沐雨櫛風之勞
不顧其身故摧强敵陷堅陣數度可謂旺時

之勇將也惜哉追朝廷創業封功賞之時爲
佞臣所惟不得賞賚自是恨朝廷悒々遂謀
反兵圓心之狗反謀實依不被賞顧之圓心
者乎雖然怒不廢禮怨不棄義臣子之常也
圓心有愛世忠君之誠不可觀賞恩之淺深
然圓心不顧公義之可否怒不及恩賞之其
身慨歎人臣義由是見之圓心之戰功出名
譽利貪之際者可知古人不謂于人臣爲利
祿而致忠其忠不益宜乎圓心之大功陷一

備之乎哉

朝敵大起諸州

起。細川定禅于讃州。佐々木信胤于備中。冨樫于加州。河野于伊予。厚東一族于長門。熊谷于安芸。冨田于出雲。波多野于伯耆。矢部小備于因幡。大内之党及江田弘沢三吾等于防州。欲発京師。於是京師大騒動。群国悉物忩也。帝大駭。詔義貞正成長年等諸将。使設拒戦之備矣

延元元年正月足利尊氏率大軍入京師。天皇避

賊。幸叡山

尊氏帥大軍。発向京師。旗旌亘数百里。塵埋迷天。號為八十万。帝詔諸将。拒尊氏。於是長年率出雲伯耆因幡三州之兵三千。軍于瀬多。正成将大和河内紀伊和泉兵五千余騎。守宇治。大友千代松丸宇都宮泰藤長九郎左衛門按察大納言文観僧正等之兵七千余騎。以義助為上将軍。山崎義貞将。里見鳥山山名桃井菊池結城之兵一万騎。屯大渡。尊氏進与義貞戦。従

顕家延慶元年戊申生

負屢挫東軍。賊軍不能進戦。隔河定数日。時細川定禅帥四国之兵六万騎。以赤松範資為先鋒与義助戦山崎。義助防不利。大狼狽。帰洛城。軍進入京。義貞聞東軍入京師。以為賊徒狼籍禁内。乃棄大渡退。賊軍相続入洛。帝避賊。幸叡峯。義貞正成等之諸将各守。衆共登山上。長年閉山峙之軍敗績。帝乗山上以為直刺。山上不武也。従竜下二千百騎。破囲陣入京。賊見長年之旗。遮路戦。長年行戦十七回。連破竟到禁庭。長

年下馬巡見宮中。無遺出闕馳到山上。賊放火焚宮内。東兵焚尊氏遂入洛。使定禅居三井寺以窺山門。

奥州国司北畠顕家率奥州軍詣京師。

顕家名村上帝十三世之裔北畠准后親房之子也。為人仁慈而有勇略。帝初以顕家任中納言。為奥州之牧。当此時。詔顕家使催奥州之兵。於是顕家帥奥州之兵三千余騎上洛。行略海道十五州。諸州之兵杖戈荷糧属顕家。顕家之

其兵率二万騎詣叡山

（一）義貞等之諸将帥師攻三井寺定禪敗帰京逐義貞進入洛與尊氏大戰尊氏大敗績走義貞休兵於洛定禪還師襲義貞義貞軍敗帰坂本尊氏亦歸京

帝又使諸将攻三井寺義貞顕家正成率六万騎嚮大手山徒二万餘騎為奇軍自如意山義貞之先鋒千葉大舘等縱火先登定禪兵潰引入万死戰由是千葉新以等戰死官軍殆潰義

貞使十六騎之等撃之栗生篠塚畑亘之豪士進折関破門於是定禪兵擾乱官軍乗勝入城放火山徒亦自如意山下突撃賊軍大乱投死深谷者数千為官軍獲首七千三百餘級諸将引兵帰山上義貞欲同皈舟田政経呼馬曰兵勝之判不如追北禁其不備義貞然之以三万騎追北踵賊後賊軍倍乱散尊氏為援定禪出三條河原陣兵時義貞追賊出于糺尊氏火逃兵與義貞戦於是義貞選精鋭二千以五十

為一隊潜與賊混而伏其軍中自陣東山侍敵尊氏鼓噪張翼戦義貞應機血戦時所伏之兵鋒起戦後大呼衝[illegible]尊氏驚以為吾軍應敵大潰奔義貞乗勝急撃尊氏走丹波至摂津矢一[illegible]抜釼欲自殺數回郡筑其下馬援尊氏既日晡義貞逐兵不追尊氏漸脱義貞帰洛休時定禪謂従兵曰今日之敗自三井寺始罷有我不可下於戦計義貞終日之戦兵疲将急不設於備帰以三百騎間行入京縦火襲義貞義貞[illegible]不

備大敗舟田入道善昌大舘左近等戦死義貞被瘡数所以躬免帰坂本於是尊氏復帰洛

（一）義貞正成等諸将率軍攻京尊氏軍敗奔丹波

諸将相議又欲攻京正成長年結城以三千騎陣下松崎[illegible]一万騎軍山科洞院右衛門督二万騎赤山山徒一万騎已屯谷義貞率二万騎備北白川將正成先放火出其後賊軍齊兵突戦正成以連橋絶其衝列張弓射之賊軍少挫正成麾兵急撃官軍乗勝[illegible]

父二万騎自粟田口鼓譟進尊氏督諸軍逆戰良久矣時義貞以精鋭二万自東山馳出横合賊軍覩義貞之旗幟不戰走諸将追敵入京正成說義貞曰雖賊兵破散得賊首不衆且未知尊氏所之若賊還撃危哉富貴不陳勝場不久居不若速帰也諸将従其言各引兵歸山於是尊氏歸京集散卒是夕正成使僧二三十人出戰場索□尸有人問詰曰昨戰義貞正成以下諸将七人戰死故求其骸尊氏聞而大悦時正成遣夜使歩卒三千人手持松明燃于大原于鞍馬尊氏兵相謂曰官軍皆逃去尊氏大悦今兵或鞍馬或小原或嵯峨或仁和寺莫所不備於是守京兵甚少正成放間伺其無備與義貞等諸将巻旗伏鼓自三方潜兵襲京尊氏周章奔丹波路正成謂義貞曰尊氏已破追可擒也江田里見等曰兵非金鐵我軍士疲憊矣正成曰我疲彼亦疲賊軍之怯意蘇生後難不可測義貞不聽正成復勸竊々

曰討賊之節度在義貞不有我也正成無奈何而止矣

春二月帝自山門還京師○義貞顯家正成追尊氏戰於攝州豊嶋河原大破之尊氏奔九州

尊氏遁到攝州湊川聚散兵欲再攻京師帝聞之詔使義貞正成撃尊氏義貞率兵到吹田川直義整旅會戰豊嶋河原雌雄未決時正成疑抵逃家軍機回自神崎出敵之後自前後挾伐之直義受敵於前後不能拒戰敗還湊川正成與義貞合兵又破打出宿當此時尊氏之兵皆氣屈力盡故尊氏直義衆纔卒九州正成諸義貞曰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破竹之勢續宜撃之尊氏後振勢大事去矣時義貞愛別於其妻勾當内侍無出西之心正成復諫曰將軍心在内侍不在西征徒棄万世之功何不顧二國之戒乎義貞有慚色然不果由是尊氏到筑前入宗像大宮司館

○菊池武俊與小貳頼尚仁木義長戰筑後頼尚

義長軍敗奔筑前

尊氏在筑前、使人招頼尚子妙恵。頼尚則急募引兵赴筑前。武俊（武直義子也）聞之、帥三千餘騎発肥後、赴筑後、欲留行路。頼尚義長不察之、舩水木渡。先軍半渡、未布陣。武俊窺其虚、急襲之。於是小貳魁将時龍・豊前原田次郎等戦死、残兵乱没、死河水。小貳仁木等欲応戦、時舩主遯不運於舩。故切盡留河此、鏖數日。時武俊分兵至夜渉、自上瀬比且衆大霧襲之、自直航大呼衝之

軍。起不意、頼尚義長不能拒戦、引兵走筑前。武俊追北、斬首數百級。武俊乗勝攻妙恵所守之山内城。妙恵固守不降。時妙恵族三春猷三郎等濟逋于菊地、揚旗。是後妙恵免敵於表裏不能戦、自殺。自是武俊振武威於遠近。

〔　〕武俊軍多々良濱、欲攻尊氏。尊氏使直義撃武俊。武俊軍敗戦死。

武俊為攻尊氏、率一万六千騎、師多々良濱。尊氏使直義逆撃。為武俊慣勝數戦、侮直義之軍、故不整軍列、掘進撃直義之軍。直義之先鋒曽我左衛門・白石彦太郎等齊刃苦戦。直義亦自進大戦。武俊之軍殆危。武俊自嘗敵數回、被深疵。於是引兵帰肥後、遂病瘡死於路。敗兵僅帰于肥後。尊氏使仁木義長攻菊池之塁。時武俊没、守兵大失気、故不能拒戦、棄守遁。義長乗勝徇九州之數城。従是西海山陽山陰大望風悉応于尊氏。

春三月、詔以顕家任鎮守府将軍、以義貞為山陰

山陽之官領

顕家下向奥州、義貞率五万騎赴西州。

〔　〕義貞率軍攻赤松圓心於播州。圓心固守不下。

義貞到播州、先将攻圓心所守之白旗城。時圓心不完守禦。於是使人請義貞曰、圓心雖不肖、初興義軍、粉骨摧身、殲大敵數回。然儀俘者之長、未蒙爵禄、却出不功降者之下。是所以□□家也。然在讃良之旧恩、不敢忘。為請預許補備二州之牧、盡忠於朝廷、如元弘耳。義貞大喜、許之

於京師請綸旨。往反已十餘日。於是圖心詐撤。成完城郭。繕甲兵守。義貞怒。蟻付攻之三十餘日。圖心堅守不降。攻兵殆倦勞。義助謂義貞曰。傳聞尊氏帥大軍。欲犯帝都。在近日。君為上將。僅為一城曠日。曠兵是非良策。不如棄此圍。征西州。義貞然此言。自今兵圍城。使義助將二万騎征中國之敵矣

○義助帥師徇中州

義助帥師到備前時。賊徒據舟坂嶮拒之。由是中国路不通。舟坂宿留數日。時小嶋三郎高德潛遣使於義助曰。夫舟坂之地也。一夫按劍。万士不能踰。縱官軍雖百萬。無他策不可破。今高德起當州熊山。強其後。彼分兵來攻矣。於是君別兵攻舟坂。一者自三石山南經樵徑出三石宿西。彼受敵於表裏。必棄舟坂。舟坂破。中上可徼矣。義助大喜。約期。於是高德從二十八騎。上熊山為進取之勢。賊軍大驚。相議曰。先不破熊山。舟坂不可守。乃引兵攻熊山。高德先士

卒當敵數十合。故鏖賊兵多。不得敵敗。於是義助率二万騎。經間路出三石南。襲賊。賊受敵於腹背。大破。棄旗推走。於是中州之路開。義助入備作之地下數城

夏四月後伏見院崩。時四十九○尊氏直義為掠帝城帥大軍発筑紫○夏五月持明院賜院宣於尊氏

初尊氏軍敗到攝州之時。招熊野別當[illegible]之子藥師丸潛語曰。吾以天下兵僅攻一山不利。屢敗到于是。揣想非戰拙策短。惟在為人臣犯尊主之罪聞。汝有與日野一族所親者。歸洛潛語熙仁（持明院也）院宣。為君與君之争。欲無朝敵之名。藥師丸歸京。求便請之於熙仁。賜院宣於尊氏。三宝院僧正賢俊齎院宣。赴九州路授尊氏。尊氏大悅。而升授院宣

○尊氏直義率大軍向京師。帝使義貞正成拒尊氏於兵庫

赤松則祐遣使言尊氏。頃日官軍攻敝邑及備中備前美作。力屈糧乏。衆離散。兵衰不支矣

及鏖々我城將陷則雖百方衆能負戍功尊氏從之發大軍尊氏自海上直義自陸道並進從中土稱八十萬義貞悪帝都之危使人謂義助曰尊氏直義帥大軍向帝京吾軍在于此待敵賊軍出我背侵帝城必矣不知却兵于兵庫待海陸之敵於是義助引兵與義貞共還軍於兵庫時會灾雨河水漲到賀古川西留二日左右諫義貞先渡義貞不聽曰若賊來攻吾乘得死地何患之乎是所以淮陰之克趙也左右不敢

言既而水落義貞渡羸弱先渡自列歩騎從渡義貞已到兵庫馳使告朝廷帝大驚召正成曰汝速赴兵庫勠力於義貞時正成献策曰尊氏帥筑紫九国之兵掩擬計想如雲雨今以義負爛兵當其大敵則必敗也以彼懸軍糧運濟不知無與爭強召義貞歸京而陛下復幸叡山臣卻河内遮尊氏入洛以畿内兵絶糧道賊軍氣疲糧絶生退氣乘其勢義貞自東坂日尚共伐之賊軍滅也不日矣今以魔脱之軍

大敵非良計矣想義貞非無此謀然不戰而歸陛下將何謂耶故支于兵庫者也賊今若不速患必有近憂幸陛下留計之帝聽稍從也時坊門清忠謀言曰正成所謂雖有其理然官軍毎戰以寡制衆是非戰之善乃聖運合天也然爲慶使未戰而退皇帝不終一年再乘叡峯皆不可也且尊氏之勢大而不可遏今春東朔之兵来歸特甚速給正成之則可也帝從之趨促正成討西方正成計慮爲侯卿空無滯出闕即

日率兵下向兵庫正成到櫻井驛招其子正行曰（正行時十一成）我雖卑陋辱奉皇勅竭力於王室久矣以尺寸之計拒大敵數般然皇帝遇于臣以殊恩甞切以上判於是死力將報陛下而後挫私情雖竭忠言然准后讒于内清忠等間於外掩口辨課路故諫奏毎爲論者抑進退已迷窮痛縫已力竭想以死可報陛下之時也我死天下其歸尊氏手汝卑忘盡忠勿敢有二心守領地待時發矣是卿所爲孝也出金軸書（長以）

於湊川正成與義貞論議

衆愚之惑一賢之唯

干戈之法弓矢之精

懐中抜之曰此乃治國用兵之要巻汝當夙夜觀省以盡忠臣孝子之志授正行書中余熟兵全書先目録傳焉正行不敢從請與父共行矣正成大諫曰今也所以留汝非敢愛汝正爲朝廷也汝不悟爲戀離別執兒女子行非我子正行不得已含擊從父命兵皆泣莫仰視正成大悦帥七百騎赴兵庫正行泪數行歸于河内

義貞正成與尊氏大戰湊河正成戰竭自殺義貞戦敗歸京師

正成到于湊河謁義貞々々見正成而問帝之情也正成對以帝之旨與已之意也義貞謂正成曰以小當大非所宜叶而悼人口之譏是以駐此耳正成曰衆愚之惑々不如一賢之唯々不聞道之人之謗何必係于心乎元弘之夏撥平太守于一時建武之春攄足利氏於九州是雖憑帝徳惟在麾下武於于戈之法弓矢之精誰可閑辱哉義貞聞已顔色解二十五日尊氏渉海舳艫百里旗旌蔽空直義陸從而萬

正成以永仁二年甲午生

正成十一創

延元元年丙子五月廿五日楠正成正季自殺從兵二十八人同自殺矣

四鼓皷動地義貞陣于和田碕當海上敵義助陣于経嶋正成陣于湊河直義兵競到正成以七百騎對直義々々之兵數十萬見小勢圍自前後擊之正成正季把戈先士卒奮戰當西破北之南突變化倏忽一以當万衆直義之軍數走正成乗勝將擊直義々々馬傷鏃而猶令殆危藥師寺公義使我馬乗直義防隘路於是直義脱危尊氏見陸軍之敗麾左右攘之吉良石堂仁木畠山高上杉等諸衆從大擊之正成

正季又還兵與之戰其勢緊然七卒見死如歸尊氏益加援兵於是正成之兵悉死傷從餘七十餘人自被十一創正季亦傷馬乃馳入湊川見家將自殺尊氏使人言正成曰足下以寡敵衆功名蓋世忠誠格天我愛忠誠之信盡當進兵足下宜歸河内正成笑曰大丈夫功成則勳銘鐘鼎施竹帛不成則血膏艸野如今軍敗兵疲我豈欲其脱活乎有一董子歸河内途路無恙是君之恵也與弟正季倶及[illegible]

摂州坂本村醫王山廣嚴寶勝禅寺　楠正成香火之地開山ハ佛日燄
慧禅師諱楚俊明極元翔慶元昌國黄氏之子也淨法径山虎岩淨伏
禅師延元元年丙子九月廿七日寂壽七十五臘六十三日域行化一十八
年也歟

楠正成橘諸兄公十四世孫元弘之軍有功摂津河内和
泉三州太守深信禅法参孤峯大燈関山諸師後見明極一
喝下悟入云　軍敗　仁ト義ト勇ニ如サシキ武夫ハ大サヘモナス水ニ
溺ルヽ不知　延元元年丙子五月於湊河潔死ス（年四十三）文化十二乙亥ニ　四百八十年

扶桑僧宝傳巻之六丁四　河内太守橘公剏寺ヲ西浦ニ構ヘ為標伽寶壽禅寺ト
高山慈照禅師開山所也　九十七代光明帝康永二年癸未十二月廿五日逝ス
壽七十八臘六十四住山四十餘年　（文化乙亥ニ四百七十三年

忠勇節義
我朝良師

楠子前後無
楠子
千英萬雄

忠貞千古計
策而于神

四十三楠木正員少佐義正安神宮寺正師和
出正隆其餘之從兵五十人列席而自殺矣河
宇田醉巷翁曰河陽侯正成朝臣爲人忠勇節
義所謂我朝良師也其始戰伊於和河二州之
間遠雄於邦畿千里矣日午奉勅軍和河攝則
境或據危壘或忍飢寒蘇甦或築奇城堪渴暑於
鄙節也一吐一握不足爲焉鬢皓肌颯之勞沐
雨櫛風之羸良其乎否乎義士何鑑若斯其以
身奉一人以全代德兆矣故以戰若河以守
若山不動圍師望風解氷開而天下·綏然称爲
由然發焉潜竜發九五風啓回皇化於是知雖
而蠱其貞知錐下衛其可矣可謂克止戈者也
楠子前后既無楠子實夫千英萬雄乎唯憾丹
嗟不止猖鼠頻刺更纂五湖之上歸者三回未
遂名於千戈再出西東北南勞奈無功何嗚乎悲
哉

揚正成忠貞絕千古計策通于神遇於妬不
改忠志陷危地不失勇武可謂古今絕倫之

本朝無双良
將矣

正季論之
備大小若
楠正論一巻
楠正成弁
大忍良雄二
論正

賢臣本朝無双之良將矣累世以智仁勇称之
之亦不僭言就中可其孫奉者處可朝廷之
趣與還則守孤壘待時到察可其義之還則
以報朝恩爲非通于人道之經紀達天道
之盛義豈能造于此乎後世根據戰鼓投
一全英雄之心地執人繋之乎惜哉傷哉天
不資王室矣盡氣筆歎乎

義貞聞正成戰死率兵赴湊川尊氏直義合軍
攻之義貞以二万騎爲圓陣急接戰尊氏直義
發四隊急戰血流淹村里戰聲動地而無舜不
俐義負軍敗東西軍追北急擊義貞殿排敵流
衆之与傷義貞下居求援持敵追兵漸近射之
義貞持鉞於兩手大麾尊氏之兵動進射如雨
義貞殆危時小山田高家遁敵戰由是義貞免
急發散歸京高家尚拒敵戰死初義貞出軍於
嗚刈之時禁士卒之抄掠獵約令軍中嚴其制
禁於一木植建之於道傍日有刈探田麥犯之
民屋者逮罪時高家貧糧已盡餓出刈青麥且

延元元年丙子
七月
名和長年卒

由長濱某欲斬之義貞使人於其陣中遣言以
皆中蕭然有無常耳而無粮食義貞大感而三
軍之飢者特過也乃解衣服價麥粟宥高家之
罪以與之糧食高家大感其恩情遂及于此

夏五月天皇復登山〇夏六月尊氏遣諸將攻台
山義貞大破賊軍擒高直重〇秋七月義貞帥師
攻京官軍屢敗名和長年戰死

義貞與諸將攻京數回屢戰不利於是義貞相
議以賊軍自筑紫遠來居重地我入淺地好土

每戰破者以輕卒攻重鎮也謂官軍圍守要
鎮分兵絶糧道待其勞勝必矣諸將然之而分
山兵於諸路斷糧道使四國之兵陣阿弥陀峯
每夜舉炬數千万由是賊軍糧竭鋭氣大至長
負審其氣欲與諸將約期夾京攻焉尊氏放間
知其計故先期放火北白川爭功八幡官軍以
爲山兵拔懸矣不待將命躁躁而進於是時
高師直失守走官軍乗勝頻進城殆危將至
之驰臣土岐悪源太見城危入万死戰官軍

千種中將忠顯
三木一草也
結城上野入道
伯耆長年
楠正成
千種一類

勝其勇勢不敢進師直又皆敗矣拒戰於是官
軍大狼狽義貞不知之失其期將諸軍以義助
長年爲副將而進賊軍逆戰義貞指揮兵連破
到東寺門下于時尊氏在賊兵圍守義貞自發一矢
呼尊氏曰連年天下苦兵革殺無罪在吾與汝
願吾與汝自戰而決雌雄無徒煩天下耳尊氏
欲出戰上杉重能等諫止焉既而賊軍出自後遮
義貞々々還兵力戰賊軍頻圍義貞々々免敵
於四面不肯屈焉圍陣縱横馳突賊兵懼不逞

義貞既危歸山長年雖義貞待故於大宮二從兵
賊軍追來鬪急長年轉其後門鬪戰死初長年
從義貞編向鳥邊觀動之兒童指長年曰觜世
以結城伯耆楠千種四家號三木一草一木一草二
太既戰死今僅餘一木長年適聞之以爲恥
皆賤我死之遽因切有決死之志故官軍雖敗
獨山不敢歸自開闔未戰死
〔按〕長年自迎帝遷以往每權堅陷陣故所向
無敵故所攻皆拔可謂殊絶之勇將也惜哉

其志小勇爲小義戰決死矣嗟夫明臣識之大分識天下大義守死不變所以爲臣子之要而勇時過死者君子所深戒也長年生涯之間決其勇鋭雖無可愧古今者抱小武不顧朝家之榮枯恥兒女子之一言異死於輕忽自古昔死義守職之士見之豈爲虚死節得忠死之勇士乎

秋九月尊氏使佐佐木道譽絶山門之糧道○冬十月天皇誘尊氏入洛是日托太子恒良於義貞往北國

尊氏密遣使於叡山僞奏曰臣雖無[illegible]於朝叛逆因義貞義助等挾恨詐誣朝敵之[illegible]請天[illegible]還幸京師臣之大幸也帝許其請[illegible]是尊氏又使人説諸將菊池宇都宮及大[illegible]重氏等約降既而天皇欲幸洛義貞風聞之則[illegible]二千餘兵到皇居列朝廷且泣且怨帝大愧悔之密詔義貞附托東宮恒良赴北國義貞漸怒解奉東宮率七千餘兵下向北列車駕還入洛[illegible]義

[illegible]具率奉出帝於花山院擁供奉之諸兵禁錮之矣（其後菊池宇都宮等[illegible]赴國大[illegible]重氏等殘也）

○義貞奉東宮入金崎城

義貞赴北國途値大雪士卒寒死者什六七僅得入金崎城於是相議曰長労之軍集一所待敵非良策乃爲義顕二千餘兵赴越後爲義助一千騎入瓜生保之杣山城欲爲金崎後援

○足利尾張守高常帥二万餘兵圍金崎城○義助義顕歸金崎

初義助發敦賀臻鯖並之邑保大[illegible]酒肴迎義助爲無何高常使間説于保々自是通志於高常及義助時保之弟義鑑房不敢及義助詣鯖並告兄之反謀義助驚將歸金崎於是義鑑請義助曰願使義治（義治者義助男時十三歳）留于茲吾陰拘保時發兵而援金崎耳義助察無二心之情使義治属義鑑自遁歸金崎當此時北國州郡悉尊氏之威風道不通故義顕留道經數日還義貞之進退叔姪相共欲入金崎城時所保之

兵皆散逃僅餘十六騎義助義顯将自戰求生
進曰不如詐敵而入城也敵退則入城不退則
殺敵而死未晩十六騎皆然之乘夜出城背
以白布作旗注籤之樹旗以黎明爲延國敵兵
陣譟而出京兵驚亂義貞乘利出城救之京
兵大潰亂官軍追撃獲首級義助義顯愚
愚入城尊氏聞之大怒使仁木頼章高師泰等
再圍金崎城

冬十二月尊氏任權大納言○冬十二月天皇潛

遁洛幸吉野建都于此稱南朝改元年號爲延元
帝窺守衛之隙出京潛幸吉野[illegible]
然是皇居于天皇楠正行和田政武等衆三百
守護皇城遂卽于斯稱南帝改年爲延元冀
此時光明院爲尊氏被立卽位在洛亦又建
都于此自是土有二帝以吉野稱南朝稱京都
曰北朝南北相分而各建紀元矣

本朝通紀後編巻十二　畢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十三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人皇第九十七
光明院
起光明院建武四年、盡光明院貞和四年、凡十二年
諱豊仁、後伏見院第四子、光嚴院弟也

建武四年南朝後醍醐天皇延元二年○大元順宗至元三年春正月瓜生保及重等起杣山城

初保等屬高經之招、無幾義貞在於金崎之攻兵間、時問南帝潛幸吉野、而近國之群士來會、再

通謀於新田、潛遣歸于杣山、義鑑房大喜、將義治發杣山近隣之兵士起、欲屬義治、宗將高師泰聞之、帥六千餘兵嚮杣山、特降雪湮蹊、宗軍之行列大寒苦、留湯尾邑、距杣山僅五十町許不進、瓜生間察其怠、潛兵衆夜近敵營、卒鼓譟襲之、師泰界不備、大駭擾亂、瓜生之兵追擊、宗兵失度敗、擒者一百餘人、追擊者不知其諸、師泰漸遁歸

○義治陷新善光寺城、高經棄城遯、義治續與高直泰戰於敦賀、瓜生保及義鑑房戰死、義治敗遯杣山

聞師泰已敗、義治之威振國郡、高經拒義治、高經督三千餘兵、歸越前府、據新善光寺城、義治進兵圍城、攻一晝夜、斬首三百餘級、獲擒百三十餘人、高經棄城夜遁、義治戰勢大震、北土響應、郡縣携酒肴來賀焉、義治不諸樂、義鑑房諫義治曰、如今強敵新破、北則應風、君不樂何乎、義治曰、今近國徇麾下、北上望風、我來之、於不矣喜欣然、圍金崎之兵未散、若圖中之勞、思之我

獨雖此安居、不敢樂、聞者歎嘆、瓜生兄弟激金崎之遊怠、候風雪不降之日、使里見因賀守將五千餘兵援金崎城、師泰聞之、率二万餘兵待嶮岨逆鬪、義治之兵大破散北、師泰之兵大起追之甚急、大將伊賀守及保、義鑑房援諸兵留狹路奮戰、保之弟林次郎源琳及兵庫助重、其弟彈正左右衞門照凌敗軍來、與兄將戰死、義鑑顧吒曰、而等輕怒平白之言、誠徇小節不思大事、三弟不得止而留、三士大冒圍戎毋

諸軍先急歸杣山時瓜生母不愍其死持酒肴諸義治之營曰今般我軍大敗大將伊賀守戰死是皆抵敦賀之軍士不足籌策之故也在此危保義鑑等全命遣歸我尚可悲也幸伯父瑀三人殉大將之死繫命於鋒頭其弟三人應大將之後事而存命此又戰中之嘉也從來爲君與死大事則假令百千眷屬戰死未所可憂觀親眤近一秋慰軍士之勞於是失饑之軍士悉滿甚尼生勇氣

本朝通紀卷之十三　後編　三

春三月京兵陷金崎城一宮尊良親王及新田義顯自殺

金崎之敗兵敗北之後諸軍合一而金崎城時城中糧乏守兵大寒屈殺牛馬雜犬或出城背釣海魚食而遂至割死人肉於是義貞義助島從竊城潛出城入杣山集兵然郡縣無應招者義貞義助無奈之何責數日京兵察城中之饑乏饑治登城時城兵不食旬餘羸瘦不得守於是尊良親王及義顯自殺春宮（恒良親王一宮王子）捕

京

冬十二月奥州國司北畠顯家發奥州兵上洛鎌倉管領義詮與顯家合戰義詮敗績退鎌倉

顯家初奉勅從奥州兵然所遣伺彼我之泰否無應催促者時聞南帝遜京師潛幸吉野諸州官軍勃起一時上奥州國內諸兵來會者恰如雲霧顯家大得力發途奥州（八月九日）十一遂詣吉野義詮在于鎌倉聞之遣諸將防戰于利根川顯家之兵部井十郎高木三郎等先渡諸軍相續濟

本朝通紀卷之十三　後編　四

川而戰鎌倉兵大敗走歸於是宇都宮公綱紀黨清黨率千餘騎降顯家當此時相模次郎時行起於伊豆國（從兵五千）新田義興（義貞二子從兵二萬）自於上野國會顯家顯家勢倍震關左於是關東兵士荷旆戟戈來屬已顯家追鎌倉桃井斯波高上杉等諸將皆相議曰顯家勝利根川之戰勢不可當不如姑退鎌倉避鋭氣計後日安否佩戰兵義詮不敢肯曰（義詮時十一歲）顯家徇東國諸城勝利根川軍衆勝遠戰意其鋒不易當然吾適

爲関東八州之主在于斯時以敵強沫戦避賊豈不愧之乎且夫天下之笑何在義詮止其城戦死耳若奉有脱避難於房総兩州之間聚國兵従敵之後上洛京兵當通戦吾軍自後躡之夾[illegible][illegible]諸将兵衆皆服此一言守鎌倉頼[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來戦鎌倉之小将志和三郎等闘死[illegible]軍大潰顕家之兵入谷々鎌倉兵不能防遂高上杉等之諸将携義詮而走顕家入于鎌倉

暦応元年春正月顕家義興與土岐頼遠桃井直常戦于美濃青野原

顕家義興発鎌倉（此月八日）上洛其兵都號五十萬旗旌亘千里勢振遠近行收海道衆抄掠民間郡縣爲之追破社堂爲之放火民人大苦時鎌倉之諸将集散兵自後追到于美濃顕家還兵戦青野原（鎌倉兵五万）土岐頼遠桃井直常等見大敵不屑自先諸軍當敵數回挿撃戦聲動乾坤釼光迅電覆人目然大小衆寡不相敵首[illegible]遠自被傷數所兵卒多戦死於是鎌倉軍勢沮潰散顕家倍振戦勢

（一）義貞義助起杣山下越前諸城

義貞義助在杣山密聚兵應招兵三千餘騎尊氏聞之使足利高経及伊豫守将六千騎撃之高経到越前據府城與義貞相對不挑戦時却賀越前官軍約期将攻府城於是義助亦帥四百餘騎勠力陣鯖江宿高経聞察義助之寡兵使細川出羽守（従兵五百）出城襲義助義助兵蹴力死戦出羽守避鋭氣開靡義助兵欲追之義助制止之使篠塚某放火於村閭告急於遠近國内官軍望見而来援京兵益擾乱官軍連追撃高経帥三千餘騎出城救敗軍京兵得氣隔一河而軍義助兵徑渉川闘血流波路河水変紅雌雄未決于時所撥来之官軍出敵後随高経之軍尾高経之軍大敗散不得入府城走據足羽城至是州内之諸城望風降者七十餘壁也義貞義助震威於北國

[illegible]月北畠顯家與桃井直常高師直等戰南都

顯家敗軍於泉州安部野戰死

顯家戰青野原而得勝利之後倍振威勢入洛尊氏大驚使在京之諸將防之皆相議曰軍守洛爭多當川於前拒之高師泰進曰雖背山面川戰地之要古今以之拒賊於京師者皆不判爲敗以万國爲我有而戰氣震万里我屈垣裏氣之故也不知出江濃之間拒戰衆議決于此由是高直泰師冬細川頼春佐々木氏頼及

道誉等諸將帥師到黒地江濃其爲地勢前藤川背帶黒地川諸軍軍此盛陣而待時顯家由黒地迂道歷勢州欲到吉野屯南都白川城入道進曰君引大軍遠戰雖立功於數戰黒地敵迂路直到吉野人恐謂不武不如進入京與賊決勝敗顯家然之欲進入洛尊氏使桃井直常等撃之直常帥七百騎攻南都顯家軍般若坂防戰直常違進敗之顯家大怒俱進今戰家争頭信及新田義興等拒敵兵[illegible]

原顯家　歷應元年　戊寅五月　廿二日戰死　于安部野　年二十一　文化十三年　丙子　四百七十九年

等氏又使高師直撃之師直率大軍攻八幡城兵守固不能拔數日時顯家集散卒起天王寺將救八幡直師開之使分兵圍八幡自赴天王寺伐顯家顯家之兵失利於一戰散走顯家僅從二十騎赴吉野師直追之甚急顯家回馬奮戰自當敵數回遂戰死安倍野時三十一越尾四郎左衛門武藤政清等獲其首

按顯家雖非勇武家奉勅起衆於奥州遠戰[illegible]賊於遠境界後皇位身任鎮守府[illegible]

[illegible]復及侵京師皇輿南轅之時不日興大軍往拔數城陷鎌倉進戰青野原破直常駒遠之鋭於其勇武兵略推可知矣惜哉顯家行兵之源出有意之私不出濟國家之大義事已功而掠他功恃兵威之熾無法律[illegible]郡縣苦遠近傳曰軍卒於法與如在冰[illegible]法則勝采失法則負擊故將帥力行下先殺法宜哉安部野之戰官烏雖先隕命於賊手[illegible]全野尊書哉後之鬼兵武將不豈鑑

夏六月師直陷八幡城

顯家戰死之後八幡之官軍信失助城中大震勞故南帝賜宸筆勅書於義貞使促八幡之援兵義貞業勅自在越前圖所守高經之黑丸壘使義助屬二萬餘騎救八幡義助率兵赴敦賀尊氏聞之以爲覺裏敵未已又北國之大軍入京大事也乃馳使於八幡攻兵告之師直恐懼攻援兵之至故潛使閒放火於神殿時疾風吹火延火覆諸營所圍攻兵衆先蟻附登城城兵

大周章城將陷矣時城中在松山九郎者勁百人而性怯弱見城危大震股戰不能執戈本十郎者顧之切齒叱松山曰軍起不意城亡逆戰途危城如纏汝大力以何時用之乎懶留兆戰不力戲我與汝供邪同死耳松山怖畏念敵死也遇高木之懸死也同死爲敵死耳劍援所儲積城中之大石投攻兵其石轉係谷蹴死者不知其幾京兵不得攻退圍義助在敦賀聞八幡炎燒以爲城已陷矣不能速來援城中偕食盡無奈何顯信義興知事不濟棄衆夜二十七日出城逃義助亦自敦賀引兵還越前

後七月二日新田左中將義貞攻黑丸城中流矢沒

義貞爲攻足羽城高經守之自出燈明寺閣兵圍足羽城時足羽附城藤嶋平泉寺徒守之衆邑都將陷官軍衆動擾旗攻之城兵知不可脫入城堅守官軍拾失利義貞怒僅以五十騎赴于是時細川出羽守鹿草彥太郎帥三百騎要隘路射義貞兩左右立矢面壁義貞時躍靈駿景微雨降中

諸兵不知蹤將之危不救中野藤内左衛門尉義貞曰千鈞弩不爲鼷鼠發機義貞亡氣十卒苟免非吾志而進時矢中義貞内冑穿腦義貞意不可脫自刎頸藏泥中臥時歲三十七中野金持緒城等之四十餘兵亦中矢斃氏家重國得其首獻高經高經大悅匣其首送京師梟之

㊟按 義貞元弘之初奉勅誅賊徒於鎌倉興盛衰朝致治乃國既尊氏又至起於關東叛

帝城與之戰遁大敵於西州再擁寶位非墜
其大功忠烈不可勝言故皇帝授以上將推
賞以十大國至是英威震四海武名馳邊鄙
謂義貞行事及軍謀之間有譏指而謗之者
雖有可爲其善惡可否之評論者然奇計一
發碎國拼大敵數被撫府盡力於王室而朝
廷以爲義貞保全之一事推之則其智勇策
畧將嚌依之乎毛詩所謂皇皇于城者賊械
其志少義不覺大勇敝其瀧亡命於小鬪長

使覽北傳者淚滿襟噫失惜哉

義助歸于府城

義助未知義貞之死卒兵歸府中星聽兵已聞
義貞之死大怒將赴黑丸城而欲死時諸軍聞
上將之戰驚大失戰力響續落散止城中共從
二千餘騎也義助無奈何使河嶋某守三峰城
畑六郎左衛門保湊城自生衛杣山城義助義
治引七百騎歸府城

秋八月尊氏任征夷大將軍（）後醍醐天皇崩於

吉野

時壽五十二　此日楠正行 十五歲 以一千七百餘
騎衛禁裡和田新三郎 十四 率二百騎警固諸
門

冬十月後醍醐天皇皇子義良於吉野即天皇位
是號後村上天皇是後右廉子也北畠大納言
源親房 顯家之父 爲補佐洞院實世四條隆助執奏
諸事

二年 南朝後村上天皇興國元年 秋七月脇屋義助率北國勢

陷黑丸城尾張守高經奔加州富樫城

義助當還軍於府城之後弱力催兵將圖黑丸
城攻高經時遇先帝之崩倍失戰力延期旬時
新帝即位賜賊徒征罰之詔書於義助義助大
喜自帥三千餘兵發國府下數城出河合以
徵募兵畑時能率三百騎出湊城居金津長崎
河合河口數城會義助由良光氏帥五百騎拔
西方寺城拔和田江守波羅密寺安居等
城會河合堀口氏致將五百騎陷香下鶴澤光

聞河北等之城會義助義助合其兵將七千餘
圍黒丸城攻二十晝夜高經固守之時城兵上木
兵九郎家光謂高經曰去歳義貞卿攻此塁
義貞之兵雖多而不知地理我兵雖寡而能察
地形故以敵軍苦險隘陷深田義貞遂戰死城
得保全如今義助挙國内兵與畑時能等之勇
士抜數城盛兵圍此城我軍守孤城恐不有利
不如棄夜退加州得援兵京師而戰矣高經然
之縱火於城乘夜走富樫城至是義助擲根威

秋九月尊氏遣土岐頼遠佐々木氏頼等救高經伐義助義助狼狽走美濃守根尾城京兵續圍根尾城義助復敗軍逃于吉野

高經在于賀州馳使白急於京師尊氏大驚遣
頼遠氏頼將諸軍擊義助義助失利於戰棄
城楯籠根尾城京兵續攻之義助復失守僅二
十七騎逃尾州經十余日潜詣吉野頼遠氏頼
大驚北州之數城加賀能登越前越中若狹五
国之間僅殘所守畑時能之鷹巣一城諸軍合

一圍攻之數日時能纔二十七騎因防守之把
圍饑人太勞故以京兵不得攻連營於城下

冬十月京軍陷鷹巣城畑時能戰死

京兵圍鷹巣塁數重時能僅二十七騎固守之
時城中有奇獒犬獅子能解人言知指揮故
時能欲出城而夜襲則先使此犬竊城中犬入
敵營間之敵陣成衛堅固則一声吠而走出敵
懈怠戍衛則出自城中向時能振尾而告之由
是時能知敵之守備如神無不乘其怠者京兵
大恐悟因衛一日時能使一井兵部少輔十一騎
守城自率遅兵十六騎乘夜出城登敵營之後
山大呼高經聞之以為平泉寺衆徒通城中謀
之分兵擊之時能左右十六騎発聲突下京兵
三千合一所圍之時能振劈血戰其縦横馳騁
如飛勇鋭甚励京兵大驚閧靡高經亦麾衆擴
圍時能時能倍振戰力衝突八面其勢恰如雷
霆高經兵又辟易不進當此時時能之従兵戰
死者五騎殘兵亦衆疵自亦傷數所還城卒京

兵遂入城

二年春三月鹽屋高貞爲高師直被讒殺

海内大畧定師直師泰誇其勳功奢侈放肆無事而不爲矣師直一日觀高貞之妻之容貌艷麗喜不忘寸腸千結不能自制密遣艷簡求情歓其婦深拒之弗從師直怒譖被貞高將奪之尊氏信妄言欲誅高貞高貞聞之潛偕其妻適西國尊氏大憤使山名時氏桃井直常追之幾高貞之妻於播州陰山高貞遂奔雲州時氏直常追到雲州於是遠近之兵大起塞高貞之行路高貞窮其不可脱自殺時氏直常函其首而歸洛矣

夏四月義助赴豫州徇四國

義助奉朝命赴豫州到今張浦伊豫國守大館左馬助氏明迎之氏城土肥得能河田武市目言等之官軍來歸義助大聞兵將居賊城聞風迯攻乘城遯者十餘壁義助大振威

夏五月脇屋義助病卒於豫州

細川頼春聞義助之死以爲得時率七千餘騎攻川江城土肥三郎左衛門守之聞之烏擾川江城土肥得能合田二宮日吉三木羽床三宅高市等之官軍將金谷經氏艤船五百餘艘濟浮備前安藝周防長門之京軍相遇艤舳逆戰時暴風卒起白浪漂船官軍吹散西京兵悉被風以豫州之地

秋九月細川頼春拔豫州世田城城主大舘氏明自殺四國悉平均今歳尊氏建天龍寺以疎石爲開山號夢窓國師是也

康永元年天變地妖數見○秋九月土岐頼遠有罪伏誅

光嚴上皇幸伏見宮到夜還幸皇輿適東洞院過頼遠頼遠不及下馬前驅欲使頼遠下馬頼遠不還下馬大怒射上皇輿截車簾絲牛鞅所供奉之日野雲客大周章扶起上皇漸脱危且義聞之大驚歎責不恐天威之暴逆將誅之頼遠大怖恐夢窓國師謝罪直義不肯其罪欲赦遂

伏誅

二年高師直建真如寺

二年秋九月直義叙從二位

貞和二年秋七月釋師錬寂○今歳南朝改元正平

三年秋八月楠正行起于劔破城晉襲京師尊氏直義出奔江州

正行嘗承正成之遺命自櫻井宿歸國之後寢寐沈于味忘須臾後讐之志然時未至故計時

不発時正行多病於是語諸臣曰嘗聞父之讐不與共戴天正成戦没之後在數年所以未起兵者以特疾病也然我生平多病也矣且暮死則何面目以見先君於地下耶是如今所以起兵也衆皆泣感於是正行出師屯攝州天王寺尊氏聞之遣細川顕氏等將一万三千餘騎擊正行正行聞之為使敵分兵引兵歸千劔破楼於田高家等和泉城高家弟斬発意源秀守矢尾城顕氏等陣于渡邊擄見正行不在分兵使

上千餘騎赴大尾城赤松兄弟将二千六百餘騎赴和泉城顕氏躬率七千三百餘騎将赴千劔破次于藤井寺正行録騎蓐食兵行匿兵於八幡山下先令兵三百為大尾降人到顕氏之陣又詐使兵為和泉之攻兵使言城守卒降参時氏以源秀王顕氏大喜以為不攻二城降正行之戦力不足恐於是正行以七百精兵撫臥擊自進突戦所伏之兵相應自前後挟擊顕氏之兵大驚蹶不戦而走正行逐北六七里斬

首四千三百八十餘顕氏漸脱歸正行亡自詣朝天皇召見歎曰卿継父大功以制[illegible]又是父是子王室之干城也拜正行為左衛門督尊正之為大和守和田為和泉守恩地為兵衛[illegible]尊氏重発二万七千餘騎擊之正行謂衆[illegible]大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擄不如擊尊氏[illegible]會可為正行潜師間行入洛襲尊氏師起不息然守兵尊氏被二創踰沐室[illegible]而逃其妻為敵被獲直義自實而逃違而[illegible]

而逃　出

正行在京五十餘日兵寡不得鎮京引兵而還千劒破尊氏僅入洛

冬十一月尊氏重遣細川顯氏山名時氏擊正行正行逆戰住吉安部野大敗京兵

尊氏歸于京師集兵使顯氏時氏重擊正行時氏軍天王寺顯氏軍住吉正行計破顯氏之住吉之軍餘軍應風走放火於石津邑屯氏生野北時氏以爲正行之兵不出一所分兵於四所而進正行望敵之馬煙塞在其四所合一直薄

時氏之麾下和田源秀阿閉了願各橫長鎗於馬首從橫馳突（戰場用鎗之權輿也）丹下志貴繼之時氏大戰被三創殆危時氏弟三河守等救時氏戰死故免走餘軍應風不戰而奔到渡邊橋大軍迫一路不得渡漂溺河水者五百餘人正行素慈惠見而憫之命士卒令援上岸溫身與藥療其傷盡還送京師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十三　畢

本朝通紀後編巻十四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崇光院貞和五年盡後光厳院文和四年凡七年

崇光院

諱興仁光厳院第一子母藤原秀子陽禄門院三條大納言公秀女 人皇第九十八

貞和五年 南朝後村上天皇正平四年 ○ 元順宗至正九年

春正月高師直師泰率大軍與正行及正時戰四條繩手正行正時戰死師直師泰進侵吉野南帝奔賀名生

尊氏使師直師泰再攀正行々々聞之決意於

進死引弟正時及一族詣吉野使四條中納言隆資奏曰亡父正成雖短弱身碎大敵或拼戰於萬里而不幾賊徒又起西海至侵帝畿知不可勢之相對臣身殉節時臣歳十三自櫻井驛歸之教以扶持所殘之一族竭力於朝家討賊之事臣容父命歸古郷之後寤寐枕子未忘須臾討賊之志然臣生平多病且暮命不可算若徒死床上不逭戴與天之辜今般軍以師直首貫吾之鋒頭以我首掛敵之鋒頭不決此兩事

再不歸來念是在生前拜天顔於今日忠志貺言語義情溢面天皇捲南殿御簾歎正行曰正成以來數戰之間數碎大敵保守朝室累世之忠勳比布也然天下尚凶賊多今度後師直等盡大兵來攻賣天下安危繫此舉宜竭股肱之力折強敵朕所恃之股肱汝一人而已正行無言無涙退直拜先帝廟後醍醐記正行正時以下兵百四十三人之姓名於壁誓死於廟前云師直師泰率六萬餘騎進軍四條繩手南帝四

條隆資俊和泉紀伊之野士二万餘人登飯盛山而軍正行率三千餘騎分爲三陣令士卒曰今日之戰同亡父湊川之事諸兵皆其臣子也尚一心力無忝先君諸卒聞之悉隆志氣先而進擊下野守以三百騎自高駆下横遮路而戰正行短兵急接縣之兵若干戰死下野守被傷而退武田伊豆守帥七百騎進與正行挑戰正行二陣與武田之兵相鬪良久兩軍戰疲退衆議長崎資宗松田重明青砥有光等之京兵

四十八騎急進衝佐々木道誉。以三千餘騎分三、自飯盛山之南峯馳下、當正行之兵。正行之後軍大潰。擾所殘之兵僅三百騎、詐正行指左右、大呼馳突、無不一以當千。賊軍散所被鑿。正行進突戰、大敗京軍。馳出與師直相觸三十步、詐師直幾危。上山六郎左衛門見事急、自稱師直戰死。正行得其首、大喜、暫弛軍。師直脱急。既正行知欺師直、大怒、猶欲撃師直。時師直之兵須々木四郎者、善射、進射正行

之兵。諸兵蒙鏃不能進。正行正時亦被疵。正行謂師直遂不可得、相謂正時曰、占讖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如今得之、相與自殺。時正行二十五歲。麾下之一族悉從其死。師直乃放火於正行之館、直進到吉野。南帝奔賀名生。師直縱燒吉野皇居、歸京師。泰擒、到河内、攻正行之弟正儀。破鋭屯石河河原。兵初正成闘死湊川之時、送其首於京師。尊氏視之、哀嘗交誼、首傳送鄉里。於是正成之妻及正行視其首、啼泣

哭。正行不堪其悲、欲往於持佛堂、袒左袖、與二成與兵庫之日所授之刀、已欲自殺。母固制之、泣、教論曰、我聞、栴檀芳於二葉、獅子志千里。汝雖幼稚、爲正成之子。何爲迷惑如此之理。初正成赴兵庫之日、遺庭訓留汝、是全非、備後辰、亦令非爲使自殺也。汝有孝子忠臣之情、撫士有從父之讐討君之仇、再可使君卽於帝位。汝已以此言。忽我日月未幾、何以忘失遺言乎。一諫一怒而棄其刀。正行大哭倒伏、種盤下、自是已後父

之遺誡、母之教訓、刻心銘肝、常念復讐之情。勵繼志之思。時正行多病。以爲恢復之時未來。然多病天也。係病不繼父之志、則非勇士之義矣。致而戰死。

【按】南帝與尊氏爭大小十八、子雖不遇遇度、皇德不閑、賴正成義負長年、顯家等爲之尊氏戰死。自是南兵歎々失望、南朝危、然繼饒然京兵猶南不出兵於淡者、以有正行可謂英武可謂忠孝偉哉悲哉。正行係病、幽不

殺父殺之、金遂慚命於一戰下、天命如斯歟。

嗚呼夫、奈何乎、雖千載下、孰不臨涙。

秋八月、以宮内少輔足利直冬為西國探題。

師直・直泰擧時、直冬之寵遇極隆、日夜常相為奪人之婦女、或華不宣、以奢擲怪石満庭、加之織似有不合已心者、殺之刑之、其奢侈無事、而不為上。杉重能・畠山直宗等悪其奢、有隙。時有天龍寺僧妙吉者、為人衒智、以幻術能逞人。尊氏・直義惑彼之怪法、常傾心。重能・直宗賛

結心於妙吉、訟師直・師泰之不義、直義容之、遂欲誅師直兄弟。故先以其嫡直冬為西國之総司、為己援力。

尊氏嘗識通越前局公有身生直冬、世人以為尊氏之子、尊氏不許容其世斷為人、雖便其之於尊氏、々々不許、深歎之、直獨清甜、東慧直義、々々也其器之。非尊氏直義言、尊氏々々殆以為子難許之、是直冬與直義相睦為越、直義以直冬為西國之題也。

○直義與上杉重能・畠山直宗相計、欲誅師直・師泰、不成發覺、直義奔柳營、師直・師泰率兵囲柳營。尊氏與師直和睦、停直義之執政、流重能・直宗於

越後

直義欲誅師直、尚不止、與重能・直宗相議、密使大高伊豫守・宍戸安藝守二人力士之、有謀害之故。直義之道、請招師直、師直自不知其計、暑至直義之館。時粟飯原下總守心替、出目師直、師直察異氣、馳出歸已宅、馳使於河内、告急於師泰。師泰大驚、引兵歸洛、與師直合兵、欲攻三條殿。直義

直義周章奔柳營、師直・師泰自進兵圍柳營。於是尊氏使須賀韋岐守謂師直曰、我對故義

家自為天下之武將以来、汝祖事當家、一日不孛君臣之大義、而汝如今懐少憤、圍我、将播大義、諺我勢力不敵、已雖所汝、々々雖不避天誅。師直反命曰、君已自起兵、於之則以降、臣等在君後、百戰百勝、破堅碎鋭、其勲力恰不有比肩者。乎然君信任口以之下、欲誅之、故無罪無罪之趣、君設容所申、達流上杉・畠山、被停直義之執務、事於君如元。聡宰岐守衛命、由是尊氏令罷直義之執政、流重能・直宗於越後。

擁一人師直大悦解圍乃遣兵於中州攻直
義直義戰敗走于甲後
冬十月義詮至自鎌倉代直義行政務
自是師直強橫以義詮弟基氏任鎌倉管領
以上杉憲顯爲其執事
冬十二月直義剃髪號惠源時四十二
觀應元年夏六月直冬起兵於筑紫石州之三角
觀應之師泰師到于石州陷數城
直冬去武進據河見城護守之宮已而少

貮賴尚以直冬爲壻入鎮自是九州應直冬
之徒悉從氣且石見國士三角入道擁國
出應直冬由是師泰引二万餘兵赴石見三角
舍兵守國内之數城防師泰々々進拔數壘三
角之兵無利捨諸壘退守二角一城師泰頓圍
之攻數日然尚堅固不陷
冬十月尊氏御師赴九州義詮留守京師○冬十
二月惠源降吉野
惠源雖剃髪之後師直之怨尚不止發九州之

日私欲殺之惠源潛知之乘夜潛出京師遁和州
惠源會伊賀遣使請降南朝諸卿相
議或殺之或宥之議未決時二條左大臣
引兵界曰準他日則中力日新與惠源令擁
羅降我者實有假死而將謀己然一旦許彼
爲爲南方之太平不如議不能之衆議同然勅
免宣旨於惠源爲南方將軍
二年春正月義詮退去京師
惠源降南朝之後爲攻京師與和田楠合兵以

七千騎乘八幡出兆時畠山國清降
南方引千餘騎從惠源桃井直常救南軍入洛自
越中而登比叡山爲惠源中義詮聞兵來敗時
諸兵大怖散走義詮中兵僅五百餘騎義詮知
衆寡不相敵與仁木細川等諸將引兵奔西執
升乃入洛
○尊氏率諸軍歸洛直常防戰京師尊氏大敗後
奔西國義詮奔丹波
義詮出洛到播州御與尊氏自西國敗走義

率大軍與尊氏會其於嶋入洛之計分二万餘
兵爲三隊一隊將仁木頼章細川清氏仁木義長
今川駿河守等於七千騎軍四條東佐々木道
譽率摩下七百餘騎陣今中數逼尊氏義詮爲
下万騎於下鴨也法華寺前直常聞之自率七
千騎從東山後當賀茂川而待敵仁木細川之
下尋騎進當直常々々解賀茂戰良久時道譽
之七百騎揚旗推戮兵自中霊山南出直常之
後々々々之兵大驚逐散潰桃井大呼勵衆氣阻
前後之敵數回時嚮雲到西洞然八幡援兵悉
至直常大戰疲引兵將上東山來氣尊氏之手
千餘騎出二條於東絶歸路二方軍悉進戰直
常之兵周章且受敵於三方不能防戰冒圍引
兵陟關山大列嶮待明于時尊氏以爲畿內之
兵來屬我然國士等恩師直不歸尊氏而深患
恩是尊氏之兵大屈其戰氣尊氏義詮棄奔
何引兵奔尊氏于中國義詮于丹波

春二月師泰自石見還師與尊氏會播州尊氏與

旗戰於光明寺小清水之所々尊氏復敗軍走松
岡城

尊氏退京師到播州次書寫時師泰自石見來
到于軍尊氏々々悦之集散卒振旗再欲入洛
時愛曾伊勢守石堂右馬頭等卒千餘騎追
尊氏到于播州陳光明寺遣使於京師請救尊
氏督兵陳光明寺愛曾石堂等堅守不陥時城
中有一童忽狂而躍跳十丈許乃神語曰予即
太神在三本杉上守護此城師直雖縱以大兵
圍攻城不可陥城兵聞喜之攻兵傳聞而怯之
一日八有若白旗之物自九霄下諸衛卿繞之
隨風飛揚良久降師直之陣師直脱冑拜受執
見之綴以古一二三十枚韓不二歌其句甚悪措
然師直大忌之士卒太失氣聞石堂中務自
山國清等帥七千餘騎來屬氏師直退光明
寺陳兵庫官軍追與尊氏戰尊氏之軍屢敗
損官軍追之急也薬師寺次郎公義殿諸兵船
當敵十六戰官軍勝易不進尊氏欄殿憑走松

岡城
○尊氏與惠源講和入洛師直師泰伏誅
尊氏入松岡置之後弟兵大降敵我止城中矢
僅王百騎於是尊氏潛使饗庭命鶴說直義請
和命鶴到洛說直義直義肯之命鶴歸于松岡
告尊氏尊氏已欲入洛師直師泰剃髮辭職將
隱居源藥師寺公義諫曰執事數年之間勳績
直義以好誅諸將憎怨填胸懷憤懣圖頂累衣
然陳謝其罪不救辭不如自救與城師直師泰

戮然而不聞公義毅持諫諍然不容剃髮僧
衣從尊氏入洛官軍遮路攻之於武庫川邊刺
殺之其一族從者悉誅夷矣
按師直師泰以華驕奢僭踰專自欲誇戰功
蔑君主嬖倖放肆無事而不為矣其暴行不
義固不容於誅者也宜哉之怒降禍一族斯
殲乎雖然尊氏早識驕慢而成禍亂之機括
李斯之間假令師直師泰雖有此志何致行
焉然尊氏不學亡術闇大理任寵專職根

氣稍不負從之初挺繼之心而以天下之
人鄙夷之猶諸侯長邪惡之意懼高家死
宜徒自禍哉尊氏又相嗣禍之者歟
秋七月惠源再與尊氏不和惠源去京師走越前
尊氏初與惠源和好入洛之後仁木細川土岐
佐々木等黨附尊氏而惡惠源石塔上杉
畠山等歸尊氏惠源互爭威權相睨隙
桃井之徒自疑懼兄弟不和不相慊於是惠源
恐難遁出京奔北國尊氏使諸將禁之惠源不

我從之津道達于鎌倉
冬十月尊氏親帥師東征到駿州薩埵山惠源
十二月尊氏會戰惠源大敗降尊氏
尊氏三擊東國之義詮守京師親帥師東征時
尊氏僅三千騎到薩埵山惠源聞之與上杉氏
部六七萬騎百里左馬頭桃井等率數萬騎圍
薩埵山尊氏走險固守數日時宇都宮公綱援
我救我尊氏以水戶七郎高師直為將發軍時
七郎亂擊自後於是諸軍失機遁散惠源

文和元年辰二月
細川讃岐守頼春討死
（宗光院殿[illegible]）

七百騎公綱無奈何薬師寺公義曰全非首途之凶恠宇都宮神不使我氏子爲軍将而悪視他子爲将之故歟不知公綱爲軍将兵軍士皆欣賀於是公綱解卒兵援尊氏攻恵源尊氏而下薩埵山應戦恵源之軍大狼狽恵源以身脱奔伊豆御山八州兵悉下尊氏時尊氏遣書於恵源請和睦恵源喜降尊氏々々使畠山國清仁木頼章及義長迎之倶恵源帰于鎌倉

文和元年春二月尊氏毒殺弟恵源於鎌倉〇後二月南帝遣楠正儀北畠顕能等襲京義詮奔于江州

義詮守京師應守兵太少詐曰欲與南帝和睦南帝亦欺佯許容之車駕到男山義詮不察其詐謀急守正議 従兵五千 及顕能 従兵三千 乗其急速襲京師細川頼春等京將防之戦死於是義詮大狼狽出奔江州顕能奉執本院 光厳 新院 光明 主上 崇光 東宮 直仁 而幸于賀名生収三種神器於南朝

〇新田義興義宗及義治起兵於上野與尊氏會戦武蔵野

初義貞義助戦没之時義興 義貞二男 義宗 義貞三男 義治 義助子 俟躍龍之勢蔵于武蔵上野信濃越後之間時聞正儀顕能攻京師義詮没落與一族交結八百餘人勃起西上野聞之關左八州之豪桀風靡雲集馳會新田之義軍其勢恰及十万騎進軍武蔵野尊氏大驚領数万騎發鎌倉對新田時石堂中務入道二階堂下野次郎蘆

名判官小俣宮内少輔在尊氏之麾下通志於新田相約曰兩軍交戦相半起尊氏之後蹙之期戦日之前夕石堂入道召其子左馬頭耳語曰我初屬恵源戦薩埵山然軍無利恵源已被毒殺自尒以往蟄在尊氏之麾下軽侮仁木細川等尊氏亦疎闊我曽我常憾之故潜相約明日之軍救新田攻尊氏汝盍従之左馬頭聞之大作色諫言曰武臣之禮以無二心爲義背恩爲恥我被尊氏之恩日久矣如令吾争背其恩

寧為忠臣而死、不為逆臣而生、雖父命不敢従。
其詳自古、父子兄弟之争、不有為其例遠、以此
封界、皆尊氏起、欲入道驚以為左馬頭遣不宜
然、素與二階堂某名等相議出走、尊氏之軍既
新田諸将督諸軍戦三處、尊氏進戦、尊氏之先
鋒饗庭命鶴戦敗走、新田之軍乗勝進、尊氏更
將與之戦時、先陣急戦、然擲後兵、離後兵不能
進戦騒乱走、義宗自先諸軍顧左右大呼曰、為
天下爭覇於為我父讐、當此戦不見貴我之首期

何時乎、径進撃進、尊氏幾危、近士遍馬戦死者
二十餘輩、尊氏勝危、到石濱、義宗追、尚薄近尊
氏、乗勢涉川登崖、曉雪漸光、義宗還兵不追、尊
氏蒸虎口、義興義治與能旗下黨之兵敗走、碓
以為尊氏也、向北進之、五十餘町時、陰新田兵
列路謂大將、義興義治幾為遠留數日、故以後
先陣之兵數里、僅可三百騎留戀時、仁木頼顕
及義長候新田之兵疲、搦旗鼓伏叢中、襲
義興義治之兵寡且戦老、以一千騎俄起叢原
撃之、義興義治違兵縦横馳衝、殺獲義長、張旗
囲之甚急、當斯乾坤震動、血流波草野、然新田
之老兵與仁木之兵不相對、義興義治戦敗奔
東。

○義興義治襲鎌倉、南遠江守等防不利、足利基
氏出奔鎌倉。

義興義治從兵僅二百騎、許下居原野、聴兵
而相議曰、以疲老之寡兵難歸上野、亦無可通
之路、不如同死入鎌倉、而與基氏會戦決雌雄

衆皆然之、於是義興義治帥二百騎赴鎌倉、夜
野過関戸、于時遣石堂三浦二階堂等率数千
騎而西、歩義興義治大悦、合其兵直進入鎌倉
鎌倉之後、権南遠江守守拒之、義興輕先諸軍
破陣、奮怒不敵、義治奮力戦、遠江守防不利、捨
旗挺退、餘軍應風大潰、於是遠江守奉扶基氏
奔于石濱、義興義治在鎌倉、然振関東八州

○義宗與尊氏戦於笛吹嶺、義宗軍敗、奔越後國。

尊氏還兵攻鎌倉、義興義治退入河村城。

義宗興尊氏為相戦率二万騎出張於笛吹峠待尊氏在於石濱聞之相議曰鎌倉有義貞義治武蔵有義宗如之何衆僉曰與其向小敵不如先大敵尊氏然之以八万騎趣義宗之陣義宗白旄驚目雷鼓群箭惑心義宗揃衆下笛吹嶺而戦短兵急接矢鋒相拄然衆寡之兵力不相當義宗遂失戦利登笛吹峠而守自是所属義宗之兵引頗離散義宗慮其不勝而引兵還越後由是尊氏倍振威勢直進欲攻鎌倉時所屬於義貞義治之兵僅八千義貞義治以為作決死於鎌倉松田川村之一族諫曰以君之敵寡兵實數十万衆不能克戦不如暫避鋭氣伺京師之変再與越後信濃之諸将勤兵而戦矣義貞義治可其諫與石堂小俣二階堂葦名三浦相模去鎌倉入川村嶺

夏五月義詮師大軍攻八幡北畠顕能楠正儀等拒不利南方軍屢敗南帝還幸吉野

義詮前已戦於京師而奔江州之後洛中寧謐

然拒南軍之兵然南帝恐憚有不虞之難在八幡不入京師時尊氏勝於關東之戦蟻奪飛龍勢聞之来屬義詮兵淪如雲霧於是義詮弥振威猛率三万騎自江州入洛軍備裕代三大寺中是南方部将中院具忠卿賢一千騎出張於大渡時具忠聞敵軍之衆不敢戦卻兵於八幡義詮前兵屯東山於是南将北畠顕能去京師陣淀赤井義詮復進兵屯東寺與衆再獲陣於八幡山下南将恐義詮之威勢不戦去軍都三度南兵大失氣然義詮聞和田五郎正遠楠次郎正儀等在八幡待義詮安不進營陣東寺候諸國之援兵時細川陸奥守率四國兵三千餘赤松則祐亦将大兵到東寺於是義詮以三万騎攻南軍渡木津川而欲軍洞峠南軍遂在峠塞河州之枝道而戦兵力於是和田正遠率十六藤朝臣曰嗣一族兄弟討通戦数義也間悉闘死由是臣鎮弱輪偶與此太平臣念今日之戦公私之危急兩家存亡之秋也須勵

□□肯懐不喘則於生前再不得拜天顔而
赴宜意氣凱々無貳心之情溢其顔列帰之諸
將竟感歎既和田楠以無別之兵三千支於荒
坂山細川清氏顯氏及土岐大膳大夫其弟悪
五郎等師六千餘騎衝荒坂山荒坂之爲陣勢
峯高山險對陣敵散擲馬於麓貫歩而攀進和田
楠使精射兵鉄之練弓之兵取巖岸交射殺兩
攻兵辟易不敢前土岐悪五郎（年二十六 見衆恐）賁
將危崩兵避食和田正遠與之相鬪遂斬悪五

郎巻鋼而壽已於前真試敵之下將可謂不皇
宮既攻兵頗衂和田楠退勢勵氣禦之然攻
寡之勢不相過和田楠無奈何衆疲退去武軍
持陣於荒坂山時山名師氏出雲伯耆
二州之兵發濟矣挙於是武軍張戰勢以師
氏爲先鋒攻八幡清寺左兵衛督康長前並
渡川折搦救陣兵塞京軍師氏不能擒敵數
日漸知有淺瀬直渡川進衆長兵大破康長
佐磐馬於河畔當敵十七回遂圍八幡師氏

□□斷圍院於是四面之武軍乘勝攻進□拒
將三千騎防于園殿口楠和田湯淺山本等防
戰佐竹義科時師氏使兵放火於高橋邑助戰勢
大風烈火声響天地敵軍騰烟而走
度退八幡四方武軍乘進圍八幡官軍入刀死
防禦于城中張之於是和田楠灌出城遷河州
通根道將爲後殿時正遠戰傷病卒正儀過
與殘兵戒力守數月而不來救自是城中士卒
動之□□長引被於是主上潛衆從□□入

和□□□□□□□□敵方武軍遂前追後圍吉
興官軍防之死傷殆三百餘人新E及四條大
納言隆資園明院大納言三條中納言雅賢等
戰沒主上欲紛雜兵普宮衆馬□□兵
攄□□和兩法性寺康長然生而戰於□□□
脱□遂至吉野

秋八月義詮立崇光院弟弥仁親王即位

帝時十五歳光嚴院新院也豐春宮□□□
奉方故武家執行之使弥仁即位時三□□

恐在南朝群臣皆曰踐祚之禮無三器雖行踐
二條關白良基謂曰以尊氏為實鉞以我為神
璽何可不即位乎遂定策推奉於是踐祚

人皇第九十九

後光嚴院

諱彌仁光嚴院第二皇子崇光院同母之弟也

二年夏山名時氏及師氏帥師自伯州上洛與南

軍會師掠京師義詮奉帝奔濃州

師氏初自負八幡之戰功累志師鄙以為賞不
滿出義右為困賴佐々木道誉推擧若州今衛
庄故讎道誉之館數同時道誉累詩酒之宴皆

歌舞觀遊之樂不會師氏々々大怒曰周之
覺尚鬻髮吐哺而聞誹言況於道誉我將肖
僞則大樹之門葉何為如此不禮乎所謂
師散臧於儀嬌輒遂伯州告之於其父時氏時
氏亦大怒相共謀反伊田波多野矢部小幡等
應之師氏驟使於南帝請勅賊南帝大喜許
約曰師氏自山陰道上洛出兵援助師氏於是
師氏率但馬丹後之兵三千經丹波路上洛如
相圖四條大納言隆俊法性寺康長及和田楠

赤松氏範等之南將領精兵三千騎出張軍淀
橋羽束井大渡之所々時尊氏在于鎌倉故以
京師兵殆少於是土岐佐々木等相議曰我
等兵與南方之衆兵不相敵退勢兵於江州
而待敵於勢多義詮不聽曰敵雖多衆我豈
京師人口如何不如待敵於斯衆僉服此議遷
奉天皇於東坂本仁木細川土岐佐々木等將
三千騎背鹿谷而軍洛川之西南方之官軍放
火於八條九條以揚相圖之烽於是時氏師氏

等既縱火於梅津嵯峨仁和寺西七條之所々
入洛佐々木氏賴進兵與楠相戰雌雄未決時
山名之小將小林右京亮以七百騎救楠之軍
目楠合騎衛氏賴滑退神樂岡官軍乘勝細
川清氏代氏賴勵兵酣戰天地震動馬煙沈霞
清氏亦戰疲退四明峯赤松氏範等欲襲背
山戰大敗所々之武軍既日暮義詮知不可和
戰去東坂本清氏尚在四明峯不退集敵京武
勢與官軍相戰義詮遣使招還坂本奉帝奔江

州所通南方之卿子等大起遮行路滑氏及佐
々木秀綱等保護大駕拒戰秀綱竟戰死漸義
詮奉守皇輿而到江州舍井驛暫爲皇居聚兵
時氏師氏息兵於洛中欲集畿内之兵相續攻
江州時畿内之兵不來從山名知馳會義詮時
氏師氏慮後患引兵歸伯州於是義詮奉帝還
京師

三年冬山名時氏師氏迎足利直冬爲主再興大
軍於伯州

初新田義興義治雖失利鎌倉之戰之後斷潛
蘊相州河村之城窺天下之變欲尊氏備兵於
鎌倉不上洛時在歲義興義治排川村城遁潛
北越之間關東漸平均故尊氏使畠山國清爲
管領基氏之家老守關東親引兵赴洛使仁木
左京大夫賴章爲執事使義詮赴播州擊山名
之黨時氏聞之迎直冬爲主以應南方欲前足
利高經越中桃井直常亦有憾尊氏之故通山
名約同攻京

四年春正月足利直冬及師氏時氏率大兵上洛
尊氏奉光嚴帝奔江州

時氏師氏將直冬率七千餘騎發伯州經丹波
路上洛高經直常亦與山名合兵上洛丹波之
守護佐々木賴章悲敵之猛威勢一城不拒山
名行路山名之兵倍振威力直冬上洛時所在
京師之兵[illegible]義詮在於播州故守京
師之兵殆少兵故尊氏聞直冬擁大江山奉帝
幸江州武佐寺於是直冬時氏師氏及高經直

常等[illegible]入京

春二月義詮之師自東西上洛攻京直冬時
氏直常高經等戰盡沒落京師

尊氏爲攻京師催關東之兵上洛陣東坂本土
岐佐々木仁木等之諸將馳會尊氏之陣義詮
督七千餘騎自播州上洛軍神南北峯於是直
冬高經直常等構城於東寺令兵自七條至九
條備之時氏師氏擁五千餘騎當前深田帶左
河水而軍淀鳥羽赤井大渡自河內四條中納

言陸後法性寺康長等將良臺以下南方
之兵三千陣八幡之山下師氏進兵攻神南之
敵赤松則祐佐々木道譽真下大戰師氏特
武及和田楠小幡淺沼之兵三千餘騎越瀧
坂岨與所陣南尾崎之細川頼之會戰頼之防
戰屢失利時氏衆勝連進兵血戰城率入亂散
義詮之軍將潰赤松則祐佐々木道譽等叱
百騎援之奮戰則祐顧左右曰天下之大事在
乘此戰何戰死不殲者於後代諸兵感激則祐

身進入万死戰於是南兵卻于戰死時氏救
赤松之兵衆勝突戰時氏殆危河村彈正貴主
之危防赤松之兵闘死由是時氏脱急而退自
是南方諸軍大敗續歸于坂本尊氏義詮及
祐道譽等衆騰出兵整軍重攻南軍於洛中
寺等之處々相戰連日南軍戰疲且糧盡
時氏直常高經等各引兵退去國々於是京師
漸寧護兵（兵役不決尚後隆於尊氏）

本朝通紀後編卷十四　畢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十五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後光嚴院延文元年盡後光嚴院貞治六年　凡十二年

延文元年丙申元宣宗至正十六年正平十一年　秋八月義詮叙従三位(一)秋九月尊圓法親王薨

親王者伏見帝之皇子母者右衛門佐俊衡之女也舊名尊彦後改尊圓祝髪為僧號青蓮院行玄十七葉之門跡而本朝近代之能書也生于永仁六年今歳春秋五十九歳

二年春二月光嚴法皇光明院崇光院自吉野還幸京師

三年夏四月征夷大将軍正二位前大納言源尊氏薨

時歳五十四葬於衣笠山等持院法名仁山妙義道號仁山自建武三年至于今歳治世蓋二十三年也執事者高師直仁木頼章也太皇後日野右中納言忠光贈従一位左大臣

冬十月使畠山道誓江戸遠江守誘殺新田義興於武州矢口渡

初義興自笛吹之戦不利之後與義宗義治等籠于越後築城郭拠之時武蔵上野脱士七千余輩共起盟誓之書密遣新田氏曰公等三将之中若令一人来趣東國以建義旗則推以為主於是則両州之士皆率従焉於是義興率軍士百余人到武州有好于新田而有恨于畠山之輩感欲属義興故威勢漸萌矣事發覚聞于鎌倉道誓

大驚不安寝食時有竹澤某者有才辯姦邪也道誓招竹澤密語曰足下往年属義興有戦功今雖従我而義興豈忘舊好哉欺殺之者無如足下足下若殺之則其賞須従所求竹澤諾之詐為有犯法律遁道誓之命所削其名籍没収其采地如含恨者出相州走武州見義興説之曰以軽罪為道誓所黜逐公若有舊誼置於麾下則為公不顧躬代公之命必戦歿麾前之罪書言巧語陳謝義興始疑末許焉竹澤漸入麾進

義女羞皆謂事爲如此半歳義興逝日號肥舞
大計密謀不豫者也竹澤一日謂義興曰公登
赴鎌倉急發兵跡武野兩州之兵以攻畠山殘
黨在掌握矣義興從其計已欲往整軍器前途
從兵十五人竹澤辭計設船於矢口渡鑿二穴於舟
底以斷木塞其穴逆命舟子曰比及河中可拔
斷木是所豫秘計之江戶遠江守同下野守者
以三百騎伏川之西岸而待之義興不曾察
計輒上船至於河中舟子急拔塞木水滲于舟

於是所伏之江戶之兵起河邊發鬨義興無如
河自殺從兵井彈正忠大嶋周防守世良田右
馬助由良兵庫助等相續自殺舟即淪覆而後
使水手求義興之屍匣其首竹澤江戶相共至
鎌倉獻基氏基氏大悅以數庄賞二士竹澤留
在鎌倉江戶氏先赴庄所將至矢口時迅雷疾
風波急不可渡江戶氏大戰欲濟上瀨而驅馬
以行霹靂甚鳴江戶氏顚背後見義興衣甲冑
騎白馬在黑雲中射江戶氏江戶氏則墜馬氣

絶七日手足搞踊遂死翌日遽聾夢里雲上義
興率諸鬼伐鼓引車入基氏所陣入間河繼而
怒之以夢告人時雷火燒入間河民家數百宇
又多見怪於矢口渡人民甚恐懼於是爲立社
於矢口遣祭之曰新田明神

冬十一月菊池武光奉南朝皇子良懷爲將軍與
小貳大友等戰大克之

先是菊池武光在肥州潛告南朝奉仰先帝後醍
醐帝第九之皇子良懷於肥後建號征西將軍也

宮鈔掠邊境筑紫探題一色直氏及弟範光爲
武光被逐歸洛京師相議重使細川繁氏爲筑
紫之探題而下向繁氏途病死新田之族及與
南朝之兵士多從九州屬武光武光益攻擊邊
境率兵越山渡險赴日向國圍攻三俣城城上
畠山良部少輔彙守險深山時大友刑部太輔
氏時背武光趣豊後據高崎城塞菊池之路
宇都宮大和前司據河窪豊前道肥前刑部太
輔使於山鹿筑後路武光不敢屑類破圍歸肥

後大友等忌武勢不出戰爲武光又爲攻八方率五十餘騎奉將軍宮闘豐後國當此時小貳頼尚及阿蘇大宮司等俄背菊池小貳起太宰府大宮司者贈菊池之跡構城於九所武光怒逸兵所構大宮司攻落九城於一時盡進軍向小貳小貳亦與松浦秋月及嶋津之族類合當前杜之渡而軍武光渡川進賴尚不戰遂陣三十餘町武光乘勝進戰賴尚之子筑後新小貳忠資在先鋒戰死二十四之軍大擾戰於是

將軍宮被疵三所近衛日野左少辨坊城三川洞院權大納言北山三位中將北畠源中納言春日大納言土御門右少辨及新田一族世良日岩松田中桃井堀口江田山名等悉戰死武光怒自提兵當敵亡心屢變殺二所於是賴尚大敗棄引上宮爲嶽武光欲追之然將軍宮創疵自亦戰疲故引兵歸肥後

按南先帝自討高時辭中書傷以降于今三十餘年天綱地維一墜而難震安忌國故一嗷

而離修於是君臣上下之名義紛然大亂三綱五常已淪斁以利權爲尊故朝無良將國無忠義士且降而夕背暴屬而朝叛衆恩屬利無不回強相與者然菊池氏自寂阿至武光三世常扶敵國之際張武名確乎不攜代代守尊義不計其利故勇勢所及無強敵干戈所加偃然皆順可謂真忠士也惜哉武光潰小義不知大武任我勇攻擊背己者而爲以道服人之心頻張勇威於列境無恤降者

也推以是征東寵閒西敵遠起征南乘徵北敵大懼故菊池氏三世也門兵闘武戰前後大小百有餘戰遂爲拓州境建戰勢之功也傳曰勇克得之仁克不守之必失之如菊池氏有餘進取之推守仁功不足者歟

冬十二月義詮任征夷大將軍

日野左中辨時光爲勅使佐々木太郎判官秀詮奉書之　請宣旨

京都將軍源義詮 童名千壽王尊氏之子也母從二位平登子赤橋武藏守久時之女也

四年冬十月武家執事仁木頼章辞細川相模守
清氏代執事〇冬十一月鎌倉執事畠山道誓率
大軍上洛謁義詮勧滅南朝〇冬十二月義詮及
道誓将數十萬騎南方楠正儀和田正武等禦之
先是鎌倉流言基氏與義詮有隙也道誓東子
州肆已權故謂基氏曰如今義詮握将執不
幾故流言君與将軍争權不平將軍亦疑之願
我為君也官代徴秋大将也既率關八州兵上
洛速攻敗南帝囘功欲定天下之猜疑基氏從

而於是道誓募八箇國之兵発鎌倉赴京師既
書二十萬騎路滞留二十餘日入京師謁義詮
議攻南方義詮籌之義詮率七萬騎之陣
於尼崎道誓向楠手軍於津々山見八村山
野無軍勢不陣之地於是右馬頭正儀和泉守
正武等相議移皇居於金剛山之觀心寺在河內
得在天野也然後不便守衛故遷于觀心寺也正儀正武等以三百騎有
赤坂城楯篭川邊佐良隣當木岩郡楠木以下
兵構平石城守之守兵都五百騎眞木野酒邊佐和秋

〻等之兵保八尾之地守兵都八百騎此外大和河內宇
多宇智郡兵十餘人構砦於龍泉峯起高塔壘
石壁多觀者為見勢於是京兵憚楠和田之勇
盛且知城溝之堅固而不敢攻之逆圍諸城
經數月

五年春二月京兵陥紀伊龍門山

道誓使弟畠山尾張守義深攻所守四條中納
言隆俊之最初峯義深率白旗一揆及千葉一
族等三萬騎進登和佐山不進三日時南方之
侍大将塩谷伊勢守為誘義深使最初峯招龍
門山義深望見以為敵軍退散争進而攻龍門
山官兵為懼京兵不出戰京兵信被欺誘棄數
千之坂直登山腹官軍使野伏千餘人自東
西之尾崎射之京兵少卻寨時隆谷牧川貴
志山本野上山東等開門馳下京兵大驚動殆
遺二十餘町官軍追撃獲首虜甚多於是道誓
又使芳賀伊賀守畠山式部太輔佘川伊豫守
細川左近将監等援義深諸将師七千餘兵會

圍龍門山時所餘力宮軍之湯川某俄反參禁
於陣後所守一擲之趣智某爲降人芳賀自
是山兵相疑勇氣殆失兵氣辟京兵囑附顆攻
城城兵大屈不能守防棄守退篭阿瀰河城於
是京兵觀歡歸于津々山
○讓良皇子之子將軍宮謀叛舉旗於銀嵩山燒
賀名生之內裏南帝遷兵攻銀嵩賊軍戰破宮走
南都
宮ハ兵部卿讓良之子也（母北畠准后之女也）自幼聰達有

才智故南帝當寵之任征夷大將軍備于自然
之守衛時聞龍門山敗官軍墮失戰氣以赤松
彈正少弼氏範及吉野十八郷兵爲宮將欲
赭城之義氣時官軍喪畧心計如今天下一統
入武權南朝也危也如綫絕不保且夕不如我
南帝降于京師因其勲功領所屬之十八郷來
容通使於義詮約其降以屬兵三百餘騎及對
伏三千人登銀嵩山謀反燒賀名生之內裡南
帝大驚爲二條前關白於軍將攻銀嵩

登城才相南兵時爲兵愚其不義不敢於
兵儀所識智五十餘人也南兵進急攻三昼夜
氏範等防戰向被疵數箇所戰竭降于南軍宮
無奈何漸以身免走南都
五月京兵拔龍泉寺平石數城圍赤坂城正儀
武榮城通金剛山義詮通誓引兵歸于京師
五月京兵自陥龍門山盃く乘勝急進兵攻龍泉
寺平岩城南兵不能抵戰退散德風八尾城不
戰而下但所殘止赤坂一城而已諸方軍相聚

圍赤坂城數十重正儀正武不屈戰守與大軍
相對防戰數日然攻軍益日重傷戰氣大發正
儀正武相議冐爲壽有城大功遂不成縱火於
城乘夜潛匿金剛山奧京兵替登城南朝聞正
儀正武等之遁亡天皇大同東月卿雲客大恐
戰然義詮遁誓不敢侵皇居引兵歸于京師
夏六月天下大地震○秋七月道誓忠仁木義長
欲與細川清氏土岐善忠佐々木崇永等相謀殺
義長義長遁京師降南朝

起義長之弟攝津仕于尊氏屢數有戰功義長栽
其數功驕恣無人道誓惡之與清氏高忠等謀
相讒將殺之然窺時不發時和田楠等出張天
王寺斷澁邊橋欲攻譽田城攝州周防入道守之道誓請
氏等構言於和田楠等遣使討將攻義長故不待
義詮之命率兵獨至天王寺和田楠等去陣入金
剛山然道誓清氏不敢解陣偕畏兵欲還攻義
長義長聞之大驚趨新將軍府劫義詮陰嗚道誓
清氏等逆謀之御教書義長自居執事職募兵
守邦當佐々木道譽等時爲與義長隙義長以女
衣於義詮寢導之出幕府赴谷堂於是所護幕
府之兵不敢屬義長遣走谷堂義長守力竭無
奈之何出奔伊勢攜籠長野城義詮遣土岐賴
康佐々木崇永攻之義長戰力竭遂困吉田中
納言宗房降南朝求嗟和田楠起金剛山攻陷
河州守護杉原周防入道之吉城譽田城大眾
河州之地悉風泉州守護細川兵部太輔來
遁撒自是河泉紀州之諸城多屬南帝和田

等大震動搖京師悉驚動於是求都之路指道
誓曰此大亂起道誓搆讒義長兩虎鬪內一狗
乘弊之變道誓故懼之潛出京師歸于鎌倉
康安元年夏六月雪降大地震（一）秋七月山名伊
豆守時氏與赤松貞世及則祐戰隨義作諸城
時氏與嫡子右衛門佐師義等募出雲伯耆因
播之兵三千餘騎發向作州當國守護赤松筑
前入道世貞在播州不能急應戰於是隨向太
見文幕提寺小原大野也數城不戰降時氏又
時氏攻林野妙見之二城陷之時氏益乘勝竄
進兵攻倉懸城佐用美濃守貞久有元和泉守佐久守之也城兵固
守然城中困糧乏城殆危世貞及弟則祐等寄
二千餘騎援之時氏持兵相對數日時阿保肥
前入道信禪備與力南朝與長九郎左衛門相
供救時氏絕赤松之蹟世貞則祐等受敵於前
後不能挑戰引兵歸于播州於是倉懸城遂被
陷自是時氏倍振兵勢於邊境當此時菊池武
光及新田之一族又起肥後與小貳大友等相

戰大敗之。震于武威於四境。於是天下又大動

亂。

秋九月。楠正儀和田政武襲攝州。與佐々木秀詮

戰。秀詮敗鬪死。

初赤松範資攝津守作爲武家有忠勲。佐々木判官故以

範資爲攝州守護。範資卒後。嫡子光範相續守

任此職。時佐々木道譽謀謂。如何奪光範之守

護職以補孫秀詮任此職。時辭光範於義詮。義

詮信讒言停光範之守護。以秀詮代之。光範深

怨之。欲寛時不獲。正儀政武聞其甚忿起兵。累

攝州。秀詮平州內之兵逆戰。然秀詮之兵有雲

光範兵衆。不盡戰力大敗散。和田楠兵急追

擊。秀詮逐戰死。

冬十月。義詮之執事細川清氏降南方。南帝賜太

將印於清氏。

初清氏自爲執事。放縱權盛。時佐々木道譽

弟推大姦嫉之。自是供合懷締怨連年。時清氏

有二子。兄九歲。弟七歲也。愛寵之。繁使二子冠

八幡宮爲元服。以兄號八幡六郎。以弟號八幡

八郎。於是都下皆傳曰。淸其名。義詮聞。謂八幡

太郎者累祖義家之稱號也。如今清氏爲源臣

冒元祖之號。稱于子。其本意可推也。道譽察其

趣。與佐佐忠一上人者相謀。讒主義詮之事

讒清氏。義詮素疑清氏。故輒信其讒。將殺清氏。

清氏大驚去京。奔若州。籠小濱城。義詮遣尾張

左衞門佐氏賴仁木三郎等擊之。清氏出城逆

戰大破之。乃欲越城時。家臣領官幕在城落京

師不容清氏。清氏無如何。直到南方。悲哭不堪列

郎御賴秀降南朝。帝內之。賜大將之印於清氏。

冬十一月。畠山道誓謀叛去鎌倉。據箱根伊豆修禪

寺城。

道誓自歸鎌倉。倍逆其後。從已者則發虧之。不

從者則誅斥之。於是諸士皆連署訴道誓之非

於基氏。基氏怒遣使讓責道誓。道誓不能辭。

與弟尾張守義深相共去鎌倉。據箱根伊豆修禪

寺。

冬十二月正儀清氏等帥師攻入京師義詮奉徵光嚴帝赴江州清氏正儀等乃入洛

清氏奏曰雖臣不肖降南方之後諸州爲帝屯者多矣願使和田楠等之官軍援臣之軍責破京師於一日之際使君再臨幸于洛矣帝喜召正儀助洛清氏時正儀獻策曰如今也賊徒勝極數戰屢勝守衞乘今時攻京師雖不假清氏之力勝必矣然臣討想延元之初尊氏自道京師退築紫以降賊徒爲官軍被攻去京師五度

也然天下之諸卒猶無戴皇天者故官兵不能留足於洛都皆歸于南方令時追落義詮等而天子駕雖幸于京師後日與官軍之兵士治鮮不能守朝廷勞無功之計矣帝不聽賴儀正儀等令救清氏和田楠不得止與清氏及赤松範實細川氏春石堂賴房等合計攻入京師義詮宗不能防戰棄京師後光嚴帝退江州清氏等則入洛

○義詮募兵於諸州將入洛請氏等不能護京師還于南方義詮帥師歸洛

義詮退都之後在江州武作寺集兵以足利尾張右衛門佐氏頼高經之子爲先陣將攻京師清氏等欲催兵諸國在京師聞義詮時武軍在諸州塞京師之道路絶糧道不通故且應如麾從募之兵護洛之兵少清氏等無奈何去洛遁南方今月八日入洛十六日歸于南方義詮等入洛

貞治元年春二月彗星見○義詮以足利高經令道道朝之幼子治部太輔義將爲執事

初清氏爲謀反之後無京師之執事故義詮擇

可爲執事職者古皆曰尾張右衛門佐氏頼者修理大夫道朝子而佐々木道誉之婿也宜居此職義詮將從之時道朝專愛二男治部太輔義將辭氏頼道朝之前妻產氏頼京極之女又娶妻產義將時後妻譽氏頼無欲立愛將故數毀氏頼於道朝自是道朝疎氏頼故以不敢肯頼斷辭義將以爲執事義將年猶少故道朝輔義將行政務氏頼悶之遂剃髮遁世相從剃髮者二百七人

夏四月天皇自江州還幸京師○夏六月足利尚

冬山名時氏出張中國桃井直常從自信州入越

時氏起自伯耆赴義作圖分兵使左衛門佐師
義（時氏子也）將二千餘騎建備前備中攻數城使富
田彈正少弼直貞屬二千餘兵赴備後師義師
入備前備中攻陷數城直貞亦入備後攻諸
城左兵衛佐直冬至自石見因助富田之軍於
是國族悉應風降國中不屬直貞者宮下野入
道而已直冬使使謂下野入道曰如今天意時
到中國大畧屬官軍然公守孤壘不降曷如此

乎可速降來太事喩哀公耳入道對使曰今時
海內悉從武將如麾揮喩無直冬可與藉之地
使我頼回儀屬官軍救直冬兵如今中國大畧
應時氏直冬自措攘到此時降赴麾下非武士
之本意胥不降直冬怒欲攻之下野寮時從使
嫡子下野次郎氏信將五百騎先擊直冬之陣
（師所内）軍出不意直冬不能逆戰大敗瀨直貞之
軍應風散直冬直貞欲集亂卒而戰然不能兵
漸逃歸本國○直常率一千餘騎發自信州出

加州加賀能登越前兵三千餘騎赴越中軍三
所拒直常直常急進戰輕兵急三州之兵不能
防戰而退散直常乘勝輕敵怠守徽步行隔二
里桂井之城雖迭兵不敢知時加能之降人等
窺営虚入直常之陣放火陣中騒動不守直常
不能歸入直適猶籠井戸城

秋七月細川右馬頭頼之與細川清氏戰于讃州

清氏討死四國悉屬頼之

初清氏自脱京師擬居南方待時時直常時氏

見起信州擧平中國乘弊赴四國掠境邊於是
細川兵部太輔其弟掃部助率淡路讃岐兵八
百騎小笠原宮内太輔率阿波兵三百騎馳屬
清氏清氏音震于兵威時頼之在備中聞之引帥
師船赴四國清氏欲進兵待海邊與頼之戰頼
之無奈之何先使人欺謂清氏曰大樹不正群
少之說佞使公向刑科所恨有理雖然古將軍
無日以仁木細川之兩家爲股肱羽翼可恣栄
大樹累葉之九功令公離旗降南方寇甚矣亡

君之怨深於苔下不義譏不可拆爲世頑譏昔
非選降武軍清氏不敢聽於是往反數日推消
氏不從聽少急守賴之往反之間整兵構城壘
對清氏清氏大怒與賴之會戰賴之以計數欺
清氏之兵清氏益怒竭力戰鬭敗遂戰死（伊賀[illegible]）
助尚光討取之自是四國悉屬賴之
秋九月道朝之子氏経爲九州探題下向豐後菊
池武光逆戰氏経氏経軍敗歸于京師
先是武光在肥後出兵戰連年小貳大友等數
不利九州大畧屬武光於是京師相議以本京
大夫氏経（道朝次男）爲九州探題救小貳大友等氏
経下向豐後到著大友氏時之館武光聞之先
則有制人利將二千餘兵逆戰筑前國長者原
氏経之軍大狼狽籠高崎城武光續攻之氏経
不能防戰剃髪以謝罪漸逃歸于京師

二年春正月義詮任大納言（）秋七月義詮叙從
二位

三年春正月大内介降義詮時氏義長皆降于京

先是直常戰越中失利直冬真貞亦中國之戰
無利退散清氏與賴之會戰爲鬭死之後南方
軍威日減四海大畧屬義詮於是大内介者奉
領國周防長門到京師謁義詮時氏父子亦謝
前月之罪降于義詮義詮容之以因幡伯耆丹
波丹後美作五箇國賜時氏義長勢竭降于京
師自是義詮武威日隆南方戰勢日亡於是賴
之欲進使招楠正儀奉仕幕府正儀不從

六月鎌倉基氏以上杉民部太輔憲顯爲鎌倉
執事
初憲顯與惠源相共叛與尊氏相戰數年（事件見前）
前年惠源誅伏之後遁匿信州時基氏謂舊好召
芳賀兵衞入道禪可已越後守護職以憲顯稱
之招鎌倉將爲執事禪可怒率兵軍上野阪最
待向憲顯之鎌倉基氏聞之大怒將大軍與禪
可將相戰禪可進兵於武州與基氏會戰數回
禪可逆戰破奔下野憲顯遂入鎌倉爲執事自

實錄子孫相繼為將書執事

秋

七月光嚴院法皇崩

時壽五十二

四年秋八月佐々木道譽誘足利道朝道朝道歸國

初道朝俗名足利高經號尾張守稱修理大夫居直義直冬背尊氏義詮而從以有愉心後歸京師仕於義詮義詮不敢含舊惡寵道朝道朝自是[illegible]書[illegible]身權柄以己之幼子義將為執事親總政務無諸

士時道譽亦在于京師挾私意與道朝爭權不平也故諂諸大名親附于己周當迎異許道朝之驕於義詮義詮漸聽之將殺道朝道朝大驚與義將相共出京逃到越前道朝籠杣山城義將守栗屋城義詮遣兵屢攻之道朝等固守不降

五年秋七月斯波道朝死於越前其子義將降京師○秋九月義詮以義將為越中守護

前日義將降京師之後猶居越前昨不到京師

時義詮令義將擊桃井播磨守直常於越中義將催兵攻直常數日直常敗籠松倉城不幾而直常發病卒義將兼變畧國內自是北明大畧屬義將義詮賞義將為越中守護其子孫仕斯職以世稱武衛

秋

九月高麗人來朝

高麗人來朝着岸出雲遂赴洛義詮令不納之於洛中使居天龍寺其牒狀曰近年有賊船數多出自貴國地面侵奪我海邊燒毀官廨擄掠百姓擬文於貴國昭驗為行下加禁治毋使如

前出境作歉云云義詮謂是九州海賊也所為也所不及加刑罰也故不贈返簡賜鞍馬十四疋鎧二領白太刀三振鍬十股綿百段扇子三百本於使者歸國

六年春正月義詮叙正二位○夏四月鎌倉管領左馬頭源基氏卒

基氏時二十一或二十八號瑞泉寺臨死以幼子氏滿附上杉憲顯訃告京師義詮使氏滿補遂繼為關東管領○或傳義詮性愚弱無將器尊氏

謂恐圖聚爲人兇秦故興關東於基氏爲義詮之輔佐義詮常疑基氏故基氏所祈神早世遂解其嫌

秋九月義詮有病令義滿代任政召細川右馬頭賴之於四國以補執事職任武藏守託以後事○

冬十二月征夷大將軍正二位權大納言義詮薨時歲三十八自延文五年至于今歲治世凡十年葬於衣笠山麓号寶篋院於瑞山勅贈左大臣從一位義滿繼家跡義滿時十歲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十五　終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十六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源義満

童名ハ春王義詮長子也母ハ石清水善法寺通清法印之娘也

姓源後光嚴院應安元年迄後小松院明德四年凡二十六年

應安元年 南朝正平二十三年 明太祖帝洪武元年 春三月南朝後村上天皇崩皇子寛成即位○秋九月鎌倉執事上杉憲顯卒 民部大輔基氏之執事也

時憲顯之子能憲及其姪朝房掴丞代之執兩上杉

冬十二月義満任征夷大將軍

時義満僅十一歲執事細川頼之輔佐切名以天下為己任退佞臣而進正人且使有文才者侍左右從容匡導之為敬老納諫嘗媒之撰號者六人裳異衣著袴帶大小刀以作優者名使又曰犬坊弥某阿弥嬖倖婚媾言語微細營中為諸大名所被玩侮以為笑是欲使義満疾倖者也故頒轄之為諸倖者呼曰傳童

人皆服之於是頼之作制法示諸士 小笠原宗義 ... 伊勢伊勢守貞満又沙汰御也 所謂三議一統大草紙也 論事以斯氏直義義詮等之判形之諸書述頼本主如師直等所私出状則沒収之其餘致道能以淳理非於是雖天地未應化業教化之功漸成世以為良傳又頼之家以為言語義満於諸大名嚴刻也時人言之故雖義満皆愛之不得長伏

頼之補佐幼君天下大治

按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人生見

正事聞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不如那傍惡行所養身者教養行明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形容志氣端正才過人宜哉頼之為補翼義満幼智越人乎

二年夏四月山徒擧日吉神輿將入禁中後々木崇承拒之

先是叡山衆徒與南禅寺有相關之事不平也於是山徒擧状請破却南禅寺雖之不決山徒怒擧日吉神輿將入禁門放火佐々木氏將

兵防之山徒不勝入内裏歸山朝廷無遑　天皇
大善之賜宸筆於崇永感賞之
秋九月斯波義将攻桃井直常於越中直常敗績
入松倉城
三年（南朝康暦元年）春三月桃井直和（直常之弟）與斯波義将
戰越中長澤直和戰死與黨悉没落○冬十月和
田政武及楠氏之一族起河州窺京師細川頼之
圍數城既還師
正武及楠氏之一族起干戈破城構城於八尾
赤坂飯森伺京師京師大驚動頼之代義満督
諸軍向南京斯波義将畠山義深佐々木道
誉山名時氏及師義氏清等從之軍卒都十萬
餘艘之分軍四國千餘破八尾飯森赤坂之數
城和田楠等固守不服數月僅下八尾一城耳
京兵乃屈頼之以爲諸将豪傑皆在于斯當於
此時京師者有變不有據其變之備諸将亦謂
之於是留山名氏清於河州圍城頼之引兵歸
于京師

四年春二月菊池武政遣使於大明國
先是武光請南朝之先帝（後醍醐第九之皇子天皇也）
良懐據戴向爲西征大將軍（事見文中四年）奉挾宮暮
西州前將軍義詮義満菊池縱囬畿内之
紅滯近兵少武大友等敵師不能對於是武
光振威於九州西州從之通路則破
異域與本朝之紛擾封勘合好船向是西州
遠絶不通商賈難貨使遣境爲皆令識又武
政遣使於大明國王良懐將帝
本紀以爲良懐蓋然遣親王知之明帝忠
故遣使於本朝蒙明使到筑紫武政遣兵
追還之
○今川伊豫守貞世入道了俊補筑紫山探題下
向九州
了俊鎮筑紫探題應永二年被召四年至上
子部大六年
春三月天皇禪位於東宮緒仁
在位九二十年時東宮十四歳也
後圓融院（諱緒仁後光嚴之長子母崇賢門院仲子大納言藤原通陳女也　人皇第一百代）
秋八月細川頼之蟄居于丹波將軍家使赤松則

祐招還京師

先是義滿觀月見之新亭從饗宴前關白良基以下之公卿皆焉當中酒有參數珍膳盡美義滿和酔歎月自起舞賴之進抑義滿之袖曰君傾天下之武將任四海之大器如今輕忽非人主之行雖酔哉不可有不謹義滿赫然起席公卿失色止宴義滿謂我進與宴失威儀之譏之者可也然賴之不憚青雲達官之席直諫彼我面辱可謂不諱之臣也遂疎賴之欲畢擯起稱病蟄居丹州義滿大驚使則祐追招還京師尋之歸洛再任管領〇或傳賴之自為管領專權太重天下皆然抑害重權手賴之患之為壓我威勢義滿之威勢潛與義滿相計為被叱數滿蟄居丹州使天下知義滿之武將威嚴而後再任管領

冬十一月赤松則祐卒（時年六十）

壬子

五年（南朝文中元年）春三月菊池武敎師師與探題今川伊豫守貞世戰于筑前不克而歸于肥後

去歲貞世（法名了俊）下向九州義滿令大内義弘扶接貞世發京師著豐後國太宰少貳賴資等來加貞世武政聞之使其子武敎將七千餘兵擊貞世武敎督兵軍筑前貞世亦率八千餘出張筑前與武敎阻筑後川相對武敎開營張陣不撓相戰先使豪士百餘人為商人入置貞世之陣貞世之兵為實商人不疑武敎竊計時氣勵兵渡川而戰貞世之兵空營進應之時所間之豪士放火於敵營地發貞世之後備惟驚擾東西雷動華旗亂發前後京兵大駭踐踏蹂躪追走貞世勵進助旗奮戰然敗卒猶衆主不還戰貞世遂戰破時義弘進兵自指合擊武敎之中隊武敎之兵數般之戰勝竭力盡不敢當大敗潰武敎潰集散卒敗肥後貞世亦歸于國府

秋九月以萬壽寺為五山之列

癸丑

六年夏六月大明僧仲猷無逸來朝

二僧來朝潛入京師捧書曰我明帝昔二四遣使致書於日本持明帝（後光嚴院）然為阻於閩西

親王不得通故令使臣僧侶来云々府宰大然
以為良懐武政振燿懲阻明使観不征暴寇于
熾頼之以為管領職西征之畢計
秋八月南帝長慶院禅位於弟熙成王〇佐々木
道誉卒　秋九月大風
七年春正月後光巌院崩
時春秋三十七
夏四月将軍家命師征九州菊池武政挙兵戦于
長州武政不克帰肥後

義満観與頼之決西征之評議催群国之兵東
限伊豆北限越後召上杉弾正朝房於鎌倉為
京都之守使仁木義長鎮伊勢之国司北畠使
山名氏清拒和田楠使武田小笠原防伊豫国
金谷武市村上等三月義満発京頼之又斯波
義将畠山義深土岐佐々木赤松今川荒川細
下兵十万余人以山名右衛門佐師氏同伊豫
守時氏為左将軍以赤松越後守顕則今上総
介義則為右将軍使帥六万余騎経長門赴豊

到于太宰府当菊池山東之兵以細川右衛門
佐義之淡路守満春為奇将軍使帥二万余兵
経豊後路攻入海南挟敵於其中撃之二軍共
発起九州長驅雷野海帆蔽雲武政聞之諭其
子武教曰傳聞将軍為征我族挙国[illegible]之兵遠
来以我寡兵当彼大軍可謂以一葦塞江河以
孤豚之勢吠虎雖一当百難得利然祖父自寂
阿以来継南朝之義師挙四代（寂阿武重武光武政至武政四代）
于茲万苦百戦百傷唯一以忠信奇不顧身命

当今時雖勢蹶力谷争鋭甲擲彼之轅門之壁
我聞志士仁人者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
仁死生者命也行向鋼会大冠快死流佳名於
後世卿曹努力手将統衆九州之兵五千余騎
以西征親王為上将軍進軍長州下御京兵承
屯其境於是武政伺敵怠気分五千余騎為三
隊衆嚼直襲先陣山名陣軍起不意人々相蹂
躙五軍大周章而無戦意武政乗勝先鋒撒撒
馳突精兵五千騎亦奮戦京軍益閙敵将潰帥

戦喚自刃乗勢挾兵於是伊田波多野信
古田之麾士向戦羽鼓譟兜戈鋭揚雲河水爲之
不流野艸爲紅然餘兵恐怖武政勇鋭無戦氣
棄主遁走後軍者亦驚先軍不得進山名延士
悉戦歿細氏故疲敗所於是細氏去陣散官屯
三日戦兵悉敗績武政膽氣益壮張戦舞時海
内之敵手與今川大友等會兵間發武政之後
侵略肥後大隅武政爲當敵手之兵欲引兵歸
軍府於是列整既不齊嶋津清久伊東大和守

等拂菊池悉降京軍向是武政大失戦勢泰将
軍宮歸軍府

秋九月将軍家進兵與菊池戦筑後之高良山菊
池勢□降京軍西州悉定

武政自都長州九州悉属将軍之陣将軍大振
戦氣奮抜数城入肥州従兵號二十万自小国
公出者無不爲兵士於是武政與要所議以小
戦大者不知峻難引兵據高良山陣京軍進囲
之數重斯波細川山名赤松等且來攻附

丘十余日然武政固守不救於是輔之謂義満
曰兵法曰無攀窮寇如今武政以必死已無變
嶮守歎以力征爲難經數年勞兵恐不見成功
熟謂君臣已脩徳然安撫九州山民人封有功
不以奴叉功成歟是所以爲王者之師降三歳猶令
策縦菊池坚保不降守衛経數年九州之士思
惑敵民愛君之仁徳彼之単騎果地猶何爲遯
争大者容其諫而以日向賜伊東大和守祐弘
大隅薩摩賜嶋津清久筑前肥前授少貳長門

豊前界大内義弘豊後與大友氏継其勲功
誠忠賜賞有差自是西州悉属将軍撫無介菊池
者僅一族守孤塁爾輔之遺書菊池招諭和降
武政武数桐議遂和平於是九州大定将軍□
師菊池歸肥後而尚菊池之一族跋扈猶後肥
前勢衰沫哉

〔按〕菊池氏自欽阿以往至于武政内継世忠
于帝室臣進不失勇武能含生命致義其忠
者甚稀鮮備哉武政一旦爲輔之誘累世

忠義盡一擧貽十歲武臣之奥可謂如武沈
餘殆而不係絕者歟然菊池足利俱三世兒
倪和降之眞偽未可知也至于此時撲滅其
氏族過絕西顧而可也賴之明不有不悔之
戰至其和請會卒挫其師菊池尚領三州令
前後則三世之勇武餘燼猶未盡可知矣

冬十月將軍家歸洛

自是天下悉從將軍家海内大入將孤故諸州
大姓參請求師王城月繁榮從後義滿時十七

永和元年（南朝天授元年）秋八月大宰少貳冬資謀反探
題令川貞世討平之

初建武年中少貳興尊氏自與菊池相戰以勝
爲父之讐子之敵研刄爭兵數年時去崇菊
池伏降而九州一統矣少貳以爲我家與京師
與菊池相戰久矣知令菊池降京師九州和
治矣彼降人等思貴不如我舊時柳營探題
共貴菊池領國威權漸增少貳大患之遂
謀反探題貞世自世馳使告於京師催九州之

兵攻少貳之所籠之生葉城少貳守戰敗
大小之勢不均守兵戰敗城陷一族與黨故斬
獲者都七百餘人國内漸定矣

冬十一月義滿叙從三位

二年春正月禪僧絕海汝霖歸朝

初應安元年絕海入明見太祖皇帝太祖問徐
福事海答之以詩曰熊野峯前徐福祠滿山藥
草雨餘肥祇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
太祖大感之而賜和章賞之曰熊野峯前血食
祠松根琥珀也應肥昔時徐福求仙藥直到如
今竟不歸令年乘商船歸朝

秋七月前右兵衛佐直冬降京都大樹許使居石
州

三年秋八月天下大地震諸州之山崩（）令歲朝
鮮使鄭夢周來朝到鎮紫諭令川了俊歸國

四年春三月義滿始移室町花亭（）義滿任大納
言（）夏四月鎌倉上杉能憲卒其弟刑部太輔憲
春代行事（）冬十二月橋本民部正時等寇紀州

細川頼貞
和氏
頼春
師氏
氏春
滿春

邊同郡土丸城將軍家使細川兵部大輔氏春山名修理大夫義理等撃之一揆棄城逃亡

紀州之官軍播本正時率佐藤正種神宮寺師綱等各細氏會兵二千餘騎攻土丸壘侵畧延里於是將軍使細川氏春將三千餘兵征紀州氏春率兵到紀州圍攻數日然城兵固守不陷攻兵死亡殆半乞氏春救於京師請援兵將軍使細川顯元山名義理及氏清石堂赤松等救氏春細川山名等皆三方餘騎救氏春圍土丸數旬時城中糧乏兵士大饑困於是播本等相議曰我曹糧盡兵窮知城危矣今以飢餓之卒當彼大兵援兵在近難自守孤壘而徒死不如棄此城異日竊時而戰爲義士憖可之於是播本神宮寺等引兵夜中遁細川山名等亦班師

冬十二月楠正勝等後起千劍破之城細川顯元山名義理氏清等率三万余騎圍千劍破不克還

正勝正元與南方官軍合兵守千劍破將軍家欲親率兵征之頼之不可頻諫之於是使

而細川及山名佗々木高詮小笠原盛衡等攻之諸將率二万餘騎進圍千劍破時正勝詭計示羸弱無備之姿攻兵誘之輕守卒故直攀附登城正勝正元使力士持大石自壁上投下之數千攻兵墜死被瘡者千餘人攻將恐其計知不可侮輕故高向城深溝對守數日絶糧道塞往返於是城兵大倦正勝乘夜出人以明松數千結附樹頭使野夫持之於後山舉火光平將以爲正勝盡棄守遁乃縱兵虚營追之正勝睨其無備出精鋭襲其營蹂其背京兵驚散不集狼狽而還京

○義滿叙從二位

康暦元年春正月南征使山名義理氏清等陷紀之數城

菊池下武家西州悉從屬武風天下傳摩將拒通南朝者殆希故紀州之數城無援助資糧匱乏兵力日盡義理聞之與氏清等之義和合兵赴紀州圍數城阿瀬川湯淺左衛門之土丸之數壘

令將義理棄擊又拔數城南方於後之城得
赤坂千劔破新宮（紀州熊川郡之地名）之三城而已矣
是山名大振兵勢南軍為頗盛力義滿以紀州
賜義理賞戰功

春三月鎌倉氏滿謀反家臣上杉憲春諫死

鎌倉管領左馬頭氏滿反欲有窺京師之意義
滿賜自筆之書於氏滿之家令憲春讒償之憲
春奉義滿之命屢諫之氏滿對以託語舊拒諫
憲春大愁悲自殺至是氏滿驚悔止逆謀使憲
春之弟安房守憲方繼家督攀政事憲方始吾
鎌倉之山内

按憲春為人臣不阿主意正君忠數諫之諫
不聽遂自殺忠義不待論舉而自顯矣氏滿
亦有憲春之諫死驚悔然止其逆志可謂見
能改之者矣惜哉氏滿早不從其諫遷悟其
非而亡忠諫臣矣

夏閏四月執事細川賴之罷職蟄居讃州

賴之自為輔佐幼主以天下為已任致其身事

國故海内漸懷德教強敵浸偃餘顛西州南國
多解守然義滿甘佞口非賴之遂遣大館刑部
氏信二階堂中務氏行松田丹後守於賴之之
館褫職蟄居讃州（賴之封地）賴之奉令引氏族赴
讃州時賴之之從弟細川業氏扣馬諫曰自負
治年中一族為京都警衛守護御宮四十年來
之爭亂定一討海内唱太平大樹如今撫扰於
泰山之安是誰功乎一賴君賢佐之德一有下
族之勲功乎然大樹迷佞由信讒衆語棄功臣
疑直臣君無罪坐配流是何乎夫君臣以義合
矣大樹無義豈君以臣道守為何焉氏族結黨
比侵御曹正讒人不明無罪乎賴之曰我素無
昏愚溺浴恩沢倫執事之職上万臣故氏族門
葉威權趣万人施榮權是然非君恩哉奈何乎
而不犯為讒人惡重釁是非君過因恩而趣貶
之怒天讒譏臻人望野背我争威君乎哉聞下
愚者三黜未更其色蘇隆家者居配流引無愠
罪猶雖不為君君争紀臣道乎我無罪承源愠

淺澁之有許昧白精公嬖爲明鑑之臣令日奉
遠州爲勞瘁之士法曾又集言素氏俛首横之
今日剃髮遁世久矣一族共赴讃州矣
按頼之爲當権長慮厭讖蟄居讃州自致爲
四國之總轄卒讃阿伊三州之兵使豫州刑
守殺河野通直於高木戶城取豫州自立而
爲四國之總轄後太平記所載也頼之爲保
中諸人所讖蟄居讃岐讀太平記之説也下
情所載各處所審明似無明是非難頼之功
向備執事補幼主不忽退佞臣進正人而臣子
學之爲條坊之討警戒諸士之非心以善言
諭宮義滿及伏群臣於一討之間服降謝池
之強其聯翩感未高出諸臣可謂降上細之
黨何必是暴驕情然攻伐乎執中王代記曰
九月義滿欲殺頼之入道常久然無罪赦之
爲四國之總管明德二年使頼之攝政道
以其子頼元爲管領以知斯事見之則後本
年記之説與參可平取著故愚按本因讀太平

記之説者也讀者審正之矣
又曰子思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
能之矣有成善人不知之遁世而無悶之用
含默晦任天命者賢者尚難之況於庸人乎
故頼之遠浸潜實怨之災不感慨自引避守
臣道四海入將軍以爲數世之執事惟頼之
一人而已
○以斯波義將代頼之爲管領
初以執事號管領
是年彗星現東方
氏滿依遁世叙愁自是家親數則遂
有持氏之亂故今歲彗星現東方其萌彰于
是就謂天人相去之遠哉
二年春正月南禪寺妙葩任天下僧錄司賜國師
之號○將軍家叙從一位○夏五月小山下野守
義政出張宇都宮殺郡守下野前司基綱鎌倉氏
滿討義政義政自殺
義政基綱爭境界數年不平也義政怒率兵出

張宇都宮基綱亦集兵與義政戰基綱軍敗戰
死義政振威於東州侵略數郡於是氏滿使上
杉憲方將七千餘騎討義政憲方帥師於小山
小山自伏乞降氏滿許義政之罪返其地至是
東亂漸靜矣

夏六月光明院法皇崩

時春秋六十歲

七月山名陸奧守氏清陷紀伊城

去歲和田和泉守卒正武滿没自是楠軍勢微兵
戰爲氏清時軍和泉之堺關之進兵開赤坂築
守兵僅三十騎許遂燒陷是楠氏之威力倍
衰僅所殘千破劔一城而已

是年義滿創立鹿苑院及寶幢寺

永德元年（南朝弘和元年）春三月行幸義滿之館○義滿
任內大臣○令歲撰新葉和歌集

二年春正月將軍家轉任左大臣左大將○山名
氏清敗南軍

氏清自去歲居赤坂之壘令兵勢稍振南朝於是
南軍日衰兵勢東軍日爭勝故河泉之兩州悉屬
山名南朝漸定

夏四月天皇讓位於太子幹仁

在位凡十一年太子僅六歲上皇在于中院執
行政事

後小松院　人皇百一

諱幹仁後圓融院之長子母者通陽門院藤原嚴子三條內大臣公忠之娘也

三年春正月將軍家爲內辨兼學淳和兩院別
當補氏長者准三宮宣下（時于十六）○令年義滿建相
國寺

以妙葩爲開山時葩辭之推其師夢窓國師爲
之始祖於是以葩爲第二世

冬十二月勅中納言爲重撰新後拾遺集二十卷

初先帝詔中納言爲遠撰之時爲遠病
死依勅爲重代爲遠撰之今年自功成獻之

至德元年（南朝元中元年）春三月義滿辭大將

二年秋前執事賴之建阿刑寶冠寺

以中津爲開山中津住寶冠寺今冬義滿命賴
之使中津歸洛

嘉慶二年戊辰三月十八日征夷将軍懐良親王薨法名……肥後八代郡中宮山悟真寺……元文二十二……三月十八日三百五十年……西山餘……

六年秋七月将軍家定五山之列位以天龍寺為第一相国寺第二建仁寺第三東福寺第四萬寿寺為第五又定鎌倉五山之卒位以建長寺為甲円覚寺次之寿福寺次之浄智寺次之浄妙寺次之也

嘉慶元年春正月帝元服将軍家為理髪時帝十一歳也於霊光殿昭帝啓事

二年夏五月将軍家任左大臣○秋七月将軍家遊紀州濱又赴富士○秋八月擒正勝与山名氏清戦於平尾正勝軍敗帰于千劔破塁

時将軍家為眺望和歌至津嶋也往景出路赴紀州正勝窺知其虚相議曰今義満遊南紀吾挙兵士大半従義満洛中不為備衆此時使潜兵出其不意襲不備無不勝故衆皆発之可也於是正勝率八百余騎襲千劔破氏清在赤坂聞之使人間察其形引軍到于平尾伏兵待正勝正勝不察伏兵黎明到平尾山名之陰伏兵均起圍南軍正勝兵大驚乱氏清兵乗勝追

正勝及細川五郎左衛門恩地伊賀守等挺振剣大呼衝戦山名兵鋭不過南軍皆旗戦氏清怒鳴金鼓進兵山名兵集進撃之南軍離散衆寡不偶（時南軍八百山名兵二千五百）戦苦乱走正勝尚奮奮戦気振勇血戦山名師合数隊闘正勝正勝出四隊募破囲然大敗難防故衆数所与細川恩地等僅脱手遁千劔破矣

康応元年秋九月将軍家詣高野

明徳元年夏四月将軍家行尊氏三十三回忌法

行法華八講四箇大寺及閫兩貴僧悉赴関白師嗣等之公卿及殿上人出座其装束各厳重也時義満出仕畠山将監父子三人間口集等帯大刀持金鼓左右赤松率兵警固門庭月卿雲客降庭蹲踞而待義満見者無不驚知者矣

〔雜解子曰〕義満者欲行所為之主也頼之謙退而有容家氏清義弘満貞天下聳然公門畜畏其起居出入准擬仙院騎奉也

甚僭踰之極也。使已庶子無官者班關白之上也。於是乎天有二日、地有二天子、無如之何。彼蓋南朝皇統未絶、義滿知之。至若也、何爲不混一之乎。畢竟不免有自安姑息乎。

冬十月、將軍家命山名氏清・滿幸、擊山名時熙・氏幸。時熙・氏幸棄國遁亡。

初山名時氏、自建武年中屬尊氏、定畿下、數有戰功。尊氏以因幡・伯耆・隱岐・出雲四州封之。其子師氏相繼領四州。于時時氏與師氏、故武[illegible]

爲南朝（事見文和二年）。與官軍合兵入洛、大勝[illegible]。取備後・但馬・美作・丹後・丹波五州、合舊領[illegible]。朝。八年、又時氏父子背降歸武家（事見貞治二年）。自師氏兼嫡甚盛、領十一餘州、世人呼之號六分一殿（[illegible]六十餘州、而山名領六之一、故呼之）。師氏卒。師氏之弟時義繼嗣之。兄之采地、以隱岐・出雲・因幡・伯耆・但馬・丹後・丹波七箇國、充已子時熙・氏幸、以餘充師氏之子滿幸。至是時熙・氏幸放驕奢侈、盛滿幸憤懣、與彼曹不平也。時滿幸以辨宗阿覺[illegible]

義滿。乘使與叔父氏清（時氏四男）相謀、訴時熙・氏幸。義滿怒、遣兵擊之。氏清・滿幸歎請、爲西征使。義滿聽請、使二人爲西征使（氏清請合二州兵征時熙・氏幸、滿幸[illegible]。義滿許之）。於是氏清者率二千餘騎、從山陽道、滿幸者率一千騎、自山陰道攻入但馬（時熙・氏幸子但州）。時熙・氏幸等大周章、不戰而走。氏清・滿幸斬殺數百、梟其首、獻洛。

二年春正月、召自細川賴之入道常久於阿州、常久到于洛。以其子賴元任管領。

賴之聞京師之亂、忽爲守御、登至于洛。義滿喜、使大館中務氏信謂賴之曰、讒田疇病痕、則思良醫。國有危難、則思良將。是人情之常也。余幸因祖宗之餘功、雖不德、被補幕府之上將。自知在叔父溫育之德沐、知國家之憂苦寒煖。足下歸國之後、自百機纏繁、寢無食以思、以戚然人心不從。容初知其爲臣之難、爲君不易之事。如不返水、千悔何及乎。幸希悉令日來謁于斯。天意乎之時短、使公到斯乎。頓[illegible]馭海內

乃以政事委帝久以賴元代義將再為管領
冬十月時熙氏幸潛到于京師謝罪將軍家欲與
氏清議之赦其罪到氏清之宇治館氏清稱病不
謁
時熙氏幸間行上洛潛居清水寺謝罪義滿怒
漸解謂與氏清議之可赦其罪時氏清建使稱
曰願御于我館可見宇治遍之紅葉將軍許諾
謂於是議時熙等宥謝故期以十一日氏清喜
營造路次旅館以金銀飾饗膳治具甚備珍奇

饌盡數自和泉到淀遣使臨焉時九日滿幸
赴淀見氏清私語時熙等將被免之事氏清不
喜即稱病不會于宇治使家臣一人謝於將軍
家時將軍還駕於彼第聞之不豫而還誠也人
驚其不礼
（　）洛地大震殿舍民屋悉傾覆
冬十一月義滿使滿幸罷出雲之守護追洛中
滿幸擊時熙等自被大賞競欲奢驕慢恩行
甚盛矣時出雲橫田庄代仙洞領雖守護恣氏

者不得入之時滿幸橫雲州郡押領此地不
奉院使數爲院勅責滿幸滿幸大怒叱呵日野
中納言之下司在此地令武士追放之傳到都
下義滿怒使滿幸改易雲州之守護追洛於丹
波
冬十二月山名陸奥守氏清播磨守滿幸等謀叛
義滿赦時熙氏幸之罪還本領欲使之誅滿幸
滿幸聞之怒有嫌必報赴和泉勸氏清以若以
當世爲奈何乎去歲者使我等誅擬時氏一遂

今年又使我誅氏幸此計略是畢有使
山名氏絶根發構也計乎臣聞足下亡幸齒翼爲國
滅而卒爲數君之禍決我後必願與我合計誅
京師除其災氏清從之於是相共約攻京之期
日而滿幸歸于丹波
（　）氏清滿幸帥兵來攻京將軍家使諸將逆討之
賊軍敗氏清戰死滿幸氏冬逃走
氏清滿幸專國勢兵磨于戈傳風於洛下然東
香珠群時丹州古山滿藤代官馳使告滿幸不

形後河州之守護遊佐河内守白氏清謀叛曰
洛中不穏時山名中務太輔氏冬（氏清之弟）出京走
義満大驚遣書於山名修理大夫義理（氏清兄）
守護論之義理不従於是将下大勅動二十五
日召細川常久及頼元畠山基国今川泰範一
色詮範斯波義重大内義弘佐々木高明赤松
義則等議軍事二十六日将軍家入一色詮範
之亭以聚会之軍士議之是日不敢身家候退欲之故也在
従兵二十許騎而分軍士撰兵於住吉之浦使守諸
處賊軍進満幸帥山陰道七箇国之兵五千余
騎陣于谷堂氏清者率一万余兵軍于淀邊氏
冬者将開帽伯耆之兵二千余騎屯下鳥羽時
日氏清先鋒山名上総介義数（[illegible]）小林修理
亮進戦大驚大内義弘力戦撃敗賊軍修理
亮軍之危自奮闘而闘大内兵敗退義弘進與
修理亮戦得其首義数剃髪衣旗章捨而為京兵
虜将軍冒白衆撫梓毛馬助等知撃殺之満幸
率三千余兵襲来於内野口欲與常久合兵為

山基国逆戦満幸先鋒伊田波多野江原石
原塩見吉岡久世森川等力戦基国進精鋭先
家兵短兵急接血変野草屍塞行路基国兵少
不利賊軍乗勝連破而馳出常久頼元進兵援
基国当賊兵戦兵戦労伊田波多野等戦死満
幸之二軍士畳楯磨守顧左右大呼馳出細川
與畠山後列陣待戦士屋振賀風馳電撃無不
一以当千然常久基国也太兵遂前後出左右
頻血戦至于斯士皇之兵悉闘賊捨磨守下故
数十創不任干戈遂戦死自是賊軍大潰逃走
満幸遂馬走京軍乗勝追撃遮満幸松田将監
駿治五郎見之危留路戦死満幸遁走丹波
鉄怒己刻千刻聞氏清満幸之兵無利堀畫厲声進軍
士乱入京師赤松義則大内義弘山名時熈氏
幸遂戦不利而氏清殺多勝於是将軍使一色
詮範斯波義重為先鋒令今川泰範佐々木六角
判官土岐富樫帥一千余騎馳出七條細川畠
山自五條推寄斯波渋川今川京川土岐仁…

大友嶋津武田小笠原、沸小路、南北馳瀧、諸手
定、相圍發閧、山川爲之振盪、天地爲震動、於是
山名氏冬（氏清弟）山名滿氏及七郎等（氏清之子）太
敗逃亡、余軍望風棄旗旄走、氏清僅餘百騎、氏
清左右殘兵奮擊、諸軍合而圍之、氏清瞋目大
呼馳突、大軍披靡不進、然大小衆寡不均、山名
之矢或討或被疵、氏清尚振兵戰、小次郎清說
從氏清（清說昔山名右馬頭子也、右馬頭未幕兼一方之軍討死、於是氏清義之、爲一方時）
義（十一歲宗時縣錦世爲壽、氏清獻一色詮範其）

于滿範與氏清鬪、得其首（氏清時四十八）清說亦戰死
【按】時氏爲尊氏有戰功、于斯四朝世職大國
數國、戶園擅奪、僭其罪惡、遂使天誅絕家焉
其不明曉愚、不足道、古語所謂小人而有才
常之功、不幸識信讒、爭也、鄰佝克陵、孔子識
之、尊氏不戒諸叛、發矯焰對之多、執而叛成其
愚、驕而至此、亦尊氏之過乎
氏清初軍八幡、召小林修理亮、語曰、吾陣此然
者、有意、是之爲山氏累代宗廟之神、靈神與吾

於義軍、與神共誅賊軍、天下之草創由斯、汝無
如斯、以汝爲今度小林德叫、其下決、回、悲哉、言是
幕府累世之大臣、代々將數州之大國、天下罕
比、忘此莫大之恩、敢將軍、是何義乎、今以斯
請、雖依佛神、何爲、思神夫加守乎、兵法不謂乎
無名之兵不成功也、君之明白之軍不利、以臣愚
之、不能、不興、且慨然、臣愚謀靜無路、恐恐決到
于斯、爭當令之時、見戰勝之喜乎、今般之戰進
先陣早討死、報恩於泉下、不見當家之滅起

處、氏清大怒之、於是氏清招義數曰、小林志氣
殆焉、非忍之軍、汝與彼同謀、制不法之國、義
數諾、與小林將軍、竟八幡、然義數亦恐必死、二
士一畏、如先志【藤靜錄曰】人之所惑甚、於叛君
故周武以聖人行一時之大權、猶未免爲民說
所揶揄、氏清以常人起無名之師、棄恩忘義、就
從已欲、執不之義、且夫師之老壯在曲與直、自
反而縮則爲壯、否則爲老、安獲其不敗、而身
死也、小林叛憂而切諫之、蓋亦有所謂知義之

心後世人臣之不幸遭此患者豈可不以爲戒
哉至其不慕首陽之餓而致衛輒之戮亦不
可謂之過也大抵　本邦士風高乃不在彼而
在此矣○土屋播磨守累代山名之家臣也數
戰之功數諫之滿幸不聽知殃之土屋以爲辭
略既然背主者非臣道望早戰死傳忠死於
後世到戰日與從五十三人破鎧登城竊俱出
曰再不見營中而叢營望戰場果然爲敵死持
軍家傳聞之使賢僧葬其屍碑其墓感忠義

明德三年壬申

春正月分山名舊領於諸將大賞戰功
授山城于畠山基國丹波于細川頼元丹後于
一色滿範美作于赤松義則和泉紀伊于大内
義弘出雲隱岐于佐々木高明但馬于山名時
熈伯耆于山名氏幸又賜若狭今富庄于一色詮
範

○南朝行黄鳥賀慶
南帝幸南殿與群臣宴時黄鳥飛入叢裏轉鳴
數色群臣賀之帝亦悦之欲行黄鳥之賀慶

土屋播磨守忠義之事
使賢僧葬其屍碑其
墓感忠義

潤色賣世進曰夫天子宣言者如獅子之一色獅子一吼百獸懾懼天地爲震動天子出一言万國傾心八㝡恭儼是皇言所不出者也夫自元弘以後忠臣數盡諫謀士屢奏計意黃鳥百囀道然皇帝不容其諫却猶濺之故賢臣退叢謀士意死亡然天皇遂無後悔之色加之累年朝寡大宴朝儀大礼悉絶不行北辰朝拜百官徒峙宣千官空蹶階下書曰皇天無親是德惟之今皇帝不德爭天道告吉祥神祇壽守乎哉

本朝通鑑卷之十六　後編　三十二

今君聽意小鳥之古頭歎無例行驚轉之賀不興以帝德調奈何乎是取笑万人幾毀後世者歟夫治亂興廢在於己天灾地妖不能加君爲止此賀退以治德天命佐德四海歸南庭帝在懼色戢其礼時卜部宿禰兼勘文曰黃鳥之飛來以蓍龜勘之卜筮當地雷復六五是吉兆也昔孝元帝之世和州高聞寺在黃鳥囀曰祝陪帝朝來不相還本栖哲者聞此色以歸鳥者歟祇爲解令年丑十月帝爲還幸京師必而後事

然山恭臣被罷群臣喜之帝意之快然遂行幸時之賀宴

○滿氏時清剃髮欲到根來寺謁母數二子不謁

滿氏時清逃戰場竄伏草竹匿椒剃有馬邑於是剃髮出家聞其母在根來寺潛到根來寺因雖彼局白母曰此行也不幸所隙大歎不從父之死而偸到千載稱少無慈愛之情難謝以報母以其母聞之怨怒色勃使兩建之曰我聞戰

本朝通鑑卷之十六　後編　三十三

陣不顧未孝子汝從轄詮之趣綱常懈於戰禁衆父剣乎此是來吾予離歸身憐見彼不見遂閉門不內兄弟大慨悔亡跡母亦自恨時人感貞女之志

春二月将軍家使義弘赴紀伊討義理義理二万餘兵攻義理義理去城剃髮亡跡

師○佐々木高明連家人等討雲州之賊宿治師高自殺雲州悉定

高明欽賜雲州爲入部時山名餘黨留甲相尚

八兵嶋明使家長隠岐五郎左衛門尉秀晉將數百騎襲餘根秀重壁旗入國賊黨大恐怖秀援秀重時當國之守護代塩冶上郷入道及其子駿河守師高守富田城不下秀重欲使人說上郷等降之上郷漸從之問師高師高以爲汝當華之受殊恩久矣然國破君亡吾存非勇士之義然吾無許色則父不降父不下父亦亡不忍之則僞曰諾ニ卿遂降秀重於是師高密臣招木村某私語曰吾業滿事之恩倍他臣唯

曰爲山名之臣今日又爲佐々木之臣是人笑也夫人臣之道吾初欲降者爲父守城拒戰吾素所願之然父既爲佐々木之臣今對父君事攻守是倍父於心不安也不如自殺汝以此言報父及秀重遂刎頸而殺矣

按明氏曰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致忠則其忠必不盡今山名氏有後師高爲此行其心未可知滿幸爲國敵天下惡之到于是師高下愍勇士之志

愧對父主而拔戈刀遂自殺其孝意誠無語矣然箕子爲不彰惡佯狂遂不言紂非師高欲全忠孝不言其志而自殺可也然欲木村某告人臣之所守則是雖不言教父降敵之乎而高之志氣悲爲此行難也樂學之將寫備哉

前管領武藏守細川賴之入道常久卒時壽六十四葬嵯峨將軍家帷幄之柩駕送之公卿百官一族悉執紼送喪進聞其死慟哭

畠山義深拔千破劔城楠正勝深泊十津川死是將軍賜遺書於正勝招之正勝對使者曰吾知降生且富貴然自祖父正成以來爲南帝世守忠義無二心吾雖嗣繼祖父之遺誡守此城然謀慮違謬義死亡書南朝義武無功獄是未令人慮雖不可救贊然亦討策之拙故也其恥死而有餘况望其危戲其心傳武略於千歲乎爲群不降於是將軍使義深攻正勝義深將兵六千軍于赤坂森屋龍泉寺處々分兵

若水越峭壁攀援自是城中糧盡城兵大半疲
深衆其辭通攻守卒疲不能拒防正勝正元終
不可守保出城嘗十津川之道義深之兵更入
城 正儀因臨城干是已十餘年矣比至初入城

按楠氏爲南帝盡三世專守忠義不息肆累
繼謀策不衰後醍醐帝稱千南山至今五十
餘年鄉々皇統不絶者一頼楠氏之遺烈然
其志計未遂城陥身漂泊而長亡家名可哀
哉奈何天不賛南朝若天意在南帝應從之

仙舍楠氏論乎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嗚
呼信哉

楠小次郎正元　楠左馬頭正儀之子　正成之孫　正儀　正元　正勝

夏五月楠小次郎正元潛入京狙將軍家不成而
歿

正勝正元漂泊十津川之邊正元以爲遂不立
誠後之功然見君父之冤莫從微之志卒醜驥
非勇士之義潜入京師欲襲將軍時赤松家
長崎上七郎知之卿數百騎圍正元正元振利
刀殺人數多然多兵逼攻遂擒正元斬首於

其勇悍欲赦之使細川頼元諭之曰能改心以事
吾然則不失父祖之遺跡正元嫌然流涕曰幸
成備不能報爲人臣者死有餘辱況又受甚恩者
乎吾舍生執義而已遂不屈將軍家不得止斬
之 正勝不知其所終楠氏之家於是盡

按正元之忠嬔父也故是報也嚮報攀狩野
何以過之然和漢所同能從藝而死無所愧
正元不能從藝有餘恥由是知報攀狩同
能從藝者天也正元不能從藝者亦天也然

天與善人吾不信

仙舍日天與善人吾不信嗚呼信哉

南朝四帝合五十六年

冬閏十月大内義弘在泉州浩南北兩帝之和議
南帝從晨王入京師

南帝　後龜山天皇

正勝亡後正元被殺後南朝益衰皇威沈銷義
滿之紹業其義將軍家使義弘說帝調和合之義
義弘遣使説南帝於是南帝從晨王入嵯
峨之大覺寺二十日此月後遂三種神器於禁中内
以南帝奉太上天皇尊號後龜山院其後醍醐
帝遷幸吉野至是五十六年南北始一統矣

冬十二月將軍家還任右大臣○是年朝鮮遣使請修隣好將軍家許之

僧中津[illegible]

四年夏四月後圓融上皇崩

壽二十六葬于泉涌寺群臣供奉將軍家亦送之

是年斯波義將代義重再任管領

兆殿司　東福寺南明院明兆号吉山

經營意匠巧安排　崟與李顔同匠儕

天井龍為興雨勢　類伽鳥若搏雲階

人傳東福涅槃像　我愛南明破草鞋

神妙非凡毫所及　到今海内擬模楷

文政十年四月十五日

金山　[印]　[illegible]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十六　畢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 □=14664062
SS□=14664062